

●前集卷一

◎选将第一

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由是言之，可不谨诸？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之可用也，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故管仲射钩，齐威公任之以霸；孟明三败，秦缪公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张仪之游荡，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白起之世旧，韩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诸葛亮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谢艾以参军摧石虜，邓禹以文学扶汉业；李靖用于罪累，李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阔阔计其间哉？而庸人论将，常视于勇。夫勇者，才之偏尔，未必无害。盖勇必轻斗，未见所以必取胜之道也。大凡将以五才为体，五谨为用。所谓五才者，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严。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所谓五谨者，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诚，五曰约。理者理众如理寡（旌旗有分，金鼓有彳希，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备者出门如见敌（行则整战阵，住则严防守），果者见敌不怀生（传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诚者虽克如始战（宋义谓项羽：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政烦则人惰，水浊则鱼病。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明君知此十者，而犹惧取人之难，则必设九验之言词以考之，为九术之科例以复之。所谓九验者，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期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君子易观，不肖难明。由此验之，可知也）。又曰：二人交争，则知曲直；二人论议，则知道德；二人举重，则知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先后；二人治官，则知贪廉。所谓九术者，一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其饥寒，悉见其劳苦之谓仁将；二曰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荣而无生辱之谓义将；三曰贵而不骄，胜而不逸，贤而能下，刚而能忍之谓礼将；四曰奇变不常，动静无端，转祸为福，因危立胜之谓智将；五曰进之有重赏，退之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之谓信将；六曰足轻戎马，力越十夫，善用短兵，长于射之谓步将；七曰临高历险，驰射若飞，进则先行，退则为殿之谓骑将；八曰气凌三军，志轻强虜，怯于小战，勇于大敌之谓猛将；九曰

见贤思齐，见善若不及，从谏如流，宽而能刚，简而少傲之谓大将也。然而伎能有长短，局力有大小，器而使之。如钧石之权，不可以称锱铢；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若兵法所谓论除谨，动静时，吏卒办，兵甲治，正行伍，连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尔（尉官，司马）；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亡遗，此侯之官尔（侯，军之虞侯）；隧路塞，行辎治，赋物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尔（军司空，主善治）；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浮輿，无遗辎，此輿之官尔（輿，军之后殿者）。然此五者之于大将也，若车之有众材，各司其任，未足以宰制一车之用也。故曰：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赋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袭，斥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容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戒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法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不可有不决。感此论将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之少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此伎能局力之所以异也。凡将，有五危、六败、十过、十五貌情之不相应者，又不可不察。所谓五危者，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此五者用兵之灾也。何谓六败？一曰不量众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贪（一作贫）而好利者，可遗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有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缓者，可袭也；有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如揣敌人，知其情）。所谓十五貌不与中情相应者，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貌恭肃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无成者，有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忮空々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高々而反静恇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是以择将之主，澄其心如水鉴，平其诚如权衡，使贞伪不能窜于察视，大小不能移其称可。然后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后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是知能信在于能任，能任在于能用，能用在于能知，则知人之道可不重欤？

◎将职

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三军之事专达焉。兵法曰：辅周则国强

，辅隙则国弱。盖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将在军，必先知五事、六术、五权之用，与夫九变四机之说，然后可以内御士众，外料战形；苟昧于兹，虽一日不可居三军之上矣。所谓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下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不危疑）。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者，能机权识通变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战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队伍有分划也；制者，金鼓旌旗有节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营阵开阖各有道径也；主者，管库廩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军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所谓六术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处舍，营垒也。收藏，财物也。周密牢固，则敌不能凌辱）；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重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谓使间谍观敌，欲潜隐深入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道言行也）。所谓五权者，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强使人出战而轻敌），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熟谓精审，泰谓不吝赏也）。所谓九变者，圯地无舍（无舍，无依也。水毁曰圯也），衢地合交（结诸侯也），绝地无留（无久止也），围地则谋（发可谋也），死地则战（利死战也），涂有所不由（隘难之地，所不当从。不得已从之，则设奇变以防敌之掩袭），军有所不击（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以留之。锐卒勿攻，归师勿遏，穷寇勿逼，死地不可攻。或我强敌弱，前军先至，亦不可击，恐惊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军，皆不可击之也），城有所不攻（盖言敌于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积粮食，欲留我师。若攻拔之，未足为利；不拔，则挫我兵势，故不可攻之也），地有所不争（小利之地，得而失人，则不争。言得之难守，失之则无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所谓四机者，张设轻重，在于一人，谓之气机；道狭路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谓之地机；善行间谍，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谓之事机；车坚舟利，士马闲习，谓之力机。此五事、六术、五权、九变、四机者，皆良将之所要闻，而兵家之所先务也。古之言将者曰：静以幽，正以治

（清静简易，幽深难测，平正无偏，故能致治也）；能清能静，能平能整；不内顾，不迁怒；乐而不忧，深而不疑。凡将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为将之灾。夫鉴凶门而出，临死而不为生，将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胜（将无策略，苟以死先上，士即死之，当敌则惧，故不胜也），必死者可杀。战谨进止，临生而不为死，将之审矣，然而上生者多疑（将无义心，有求全避难，则事多疑），必生者可虏。策不再计，勇不留决，战如风发刃上，果以敏（攻战必利决断，速疾则不失时也），将之决矣，然而忿速者可悔。获财散之，清不可污，将之廉矣，然而廉洁者可辱。恕己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将之仁矣，然而爱人者可烦。养士不以异材，与之安，与之危，将之公矣，然而上同者无获（将明，将智，与众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随众取同，故无功）。自予而不循（常自负，不循理也），将之专矣，然而上专者多死，而下归咎（将无明智，耻求贤问能，而自专于事，故战者多死伤）。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虑必杂于利害而后能远兹患也。兵法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以用，此爱之不可独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十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然而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者难用，此威之不可独任又明也。惟善御众者，附之以文，齐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后所挥无不从移，所措无不从死；发号施令，人乃乐闻；兴师动众，人乃安斗。黄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骄。谦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骄。其此之谓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无知（言使军士非将军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聋愚也）；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所为之事，所有之谋，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识其所缘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远，故士卒怀必死之心也）。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师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使无退心，孟明焚舟是也）。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军但知进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军之众投于险（险，难也），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盖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将，不以己贵而贱人，不以独见而违众。故冬不被裘，夏不张盖，所以同寒暑；度险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劳佚；军食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合战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事叛；将自臧，则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则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贪、使过（智者乐立功，勇者好行志，贪者好趋利，过者不顾死）。下之为上也，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视下如子，则人死爱；心意激勉，则人死怒；使人以刑

，征之以义，则人死威；赏罚分明，则人死义；爵厚赏重，则人死利也）。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不强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谏，能听谏，能纳人，能采言。故曰：将主之法，务在览英雄之心，盖谓此矣。夫智莫大于弃疑，事莫大于无悔，进退无疑，见敌无谋（深知敌情，计谋素定，进故无疑，不待见敌而谋也），虑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则三军之心惑；一事不当，则三军之听疑；一法不举，则三军之志惰；一惠不周，则三军之情懈。如此，赏罚岂明而威岂行哉？故刑上极，赏下通，听诛。无诬其名，无变其旗（军法不反令于父，不移令于子。有罪，虽亲不问其名，不易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于民，则民服；令不素行，则民不服。故令素信者，与众相得也。凡兵之败道有六，皆将之过：谓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夫以一击十之道，先须察敌人与我将之智谋、兵之勇怯、天时地利、饥饱劳佚，十倍相辽，然后奋一以击十。若势均力敌，不能自料，以我之一，击敌之十，则须奔走，不能返舍复为驻止矣）；卒强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强，将帅懦弱，不能驱卒，故弛折坏散）；吏强卒弱曰陷（言其将欲为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进之，则陷没于死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愆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大将也。大将怒之而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将弱不严，教导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言吏卒皆不为常度，引兵出阵，或纵或横，此乃自乱也）；将不能料敌，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将之不可不察也。军之所患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谓糜军（为将，不知进退之利害，惟欲从己周权，令军士不能收功而糜系之矣）；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惑（军国异容，所理各异，欲以治国之法以治军，则军事惑乱）；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疑（不知用兵机谋之人，用为将，则军不治而士疑惑也）。三军既疑既惑，是谓乱军引胜（士疑惑而无畏，则乱）。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与战、不可与战者，胜；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者，胜之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胜。故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兵法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全；可杀，而不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将之胜败之先得也。夫上将，料敌之极，计险厄远近（馈运之费人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险厄远近。言若

能料此以制敌，乃为将臻极之道也）。至于天时审得，地形审便，车马审强，众寡审悉，士卒审谏，器械审利，居处审安，埃望审察，军用审足，进退审宜，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良将之百举百胜，得此道也。夫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烦轻，上暇重。子路问于孔子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败也，在慢。”故恭胜怠则吉，怠胜恭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恭谋无旷，恭事无旷，恭吏无旷，恭众无旷，恭敌无旷，是之谓五无旷，然后可以为天下之将而通于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岂有败者哉？

◎军制

古者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夏商而上，制度无载，不可得而记也。《周官》以一卿为大司马，掌制军诰禁。又有小司马、军司马官，皆用大夫。又有兴司马、行司马官，皆用士。是谓建其正，立其二，设其考，陈其众，以相督摄，以相辅承，而武官之例备矣。凡制军，国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乡万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为伍，而属之比长；五伍为两，而属之闾胥；四两为卒，而属之族师；五卒为旅，而属之党长；五旅为师，而属之州长；五师为军，而属之命卿，是谓五有长，两有司马，卒有长，师有帅，军有将焉；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师营之法备矣。齐威公用管夷吾之说制国，五家为轨，则五人为伍，有轨长以帅之；十轨为里，则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以帅之；四里为连，则二百人为卒，有连长以帅之；十连为乡，则二千人为旅，有乡长人以帅之；五乡为一帅，则万人为军，有五乡之帅以帅之。故有中军之军，高子之军，国子之军焉。旅治，略本周法，亦大国三军之制也。战国以前，军士在于闾里，有事焉而简稽，有时焉而教习，于功暇日农作而居家，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长征之法。是以其所处军置吏之名，一随于乡党；惟出师行营，则以部队裨校之号，一切为殊。汉以后，大改三代之军，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兴众，不任乡党之吏矣。初诏郡国选有材力之民，籍为材官骑士，使守尉令丞典领课试，以备征讨。京师则有虎贲羽林之士，多者千人，就选材高者迁为将监，而属在光禄。又有南官北官卫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剑戟士，有都侯丞一人掌之，而属在卫尉。又有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士各七百人，设置员吏，稍尊有司马，稍尊有校尉，而属在北军中候。皆闲时宿卫，有征则行。自高帝至建安，虽士员官号更易废置不常，而汉之营法具此也。魏晋已降，军号尤繁，处置统隶大约如汉。逮于西魏，始立诸府。府不满百人，有郎将主之，隶在二十四军。军一开府将之，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分属

六柱国。隋则每府有队副、旅帅、校尉、鹰扬郎将、副郎将，步卒有步兵校尉，骑士有越骑校尉，杂典兵马，而征防上免，内听命于十二卫。卫二将军，一大将军判之。唐贞观以后，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人为火，火有长，备六馱马；五十人为一队，立队正；三百人为一团，置团校尉。而府有折冲、左右果毅，知府并判府事。内属诸卫，则如隋制。凡武士，成丁入军，六十而免。应宿卫者，离为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起西魏大统，至唐天宝，凡名军防、乡团、卫士、武士，皆谓此也。

宋沿唐末五代之制，并号禁军，黥面营处，衣食公上，草教日阅，无得番休。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自厢都指挥使而下，皆节级有员品，每都立军使都头兵马使，则古之队正之任也；每营立指挥使，则古之旅师之任也；每军立都指挥使都虞侯，则古之师帅之任也；每军、每厢、每第立都指挥使，则古之军将之任也。各有副，以贰其政。其两河、关西诸州，则别募蕃汉丁壮，差置将职，以效内军。至其戍守征伐，则古有大将、元帅、大总管，今谓招讨使、都部署是也。古有副将、副元帅、副总管，今谓招讨副使、副部署钤辖是也。古有跳荡、左右虞侯，今谓之先锋、策先锋、殿后、策殿后是也。古有校尉已下兵职，今谓都监队将之类是也。立军制吏，古今率同，其名虽殊，其任则一。凡位师者，亦当参考前制，以为今事之式法焉。

◎料兵

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拙，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古法：马步三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三万七千五百人。近代营阵法，或以二万人为率。今按古法，马军每将三百人，其差次则先以善骑者，次以乔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总六千人；步军每将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强力疾足、负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远趋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射亲者四千人，次但能射远者四千人，次壮硕轻勇能格斗者一万人，总二万四千人；将校并居内，为马步战兵之数也。其所由曹司、车御、火长、收人、工匠，别计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过与不及此数者，约而损益之。或有蕃健，则以蕃将统押，每将一百五十人。蕃戎斗战善聚散，必以队少为利也。

◎选锋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为一，一则勇士不劝，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战自败也。故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昔齐以伎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汉有三河侠士剑客奇才，吴谓之解烦，齐谓之决命，唐则谓之跳荡，是皆选锋之别名也，兵之胜术无先于此。凡军众既具，则大将勒诸营，各选精锐之士，须乔健出众、武艺轶格者，部为别队，大约十人选一，万人选千。所选务寡

，要在必当，择腹心健将统押。自大将亲兵、前锋奇伏之类，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枝距神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愤之士；有贫穷忿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赘婿入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仁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别之，礼而厚之，属之于大将，有急则随事呼用，使各使所能，无不尽力致效也。

◎选能

夫总兵之任，务搜拔众材，以助观听，以咨筹略。春秋战国之际，虽九九之伎，鸡鸣狗盗之士，无不廷见收养，以为己用，其藏器草莱奋迹麾下者，盖不乏矣。故大将有受任，则与副佐讲求人材。有异能者，无问势之大小贵贱，皆置在幕府，以备役用。其或杖策挟术自干于军门，亦询视其颜色，察验其所来；所复可，则明试而录之。凡沉谋秘略出于人上者，可使佐谋；巧词善说能移人意者，可使游说，历聘四方；知风俗人情之隐者，可使佐术；得敌人门庐请谒之情者，可使为间；知山川险易、形势利害、井泉刍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导军；巧思出入，能烁金剡木为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乔健，能猿腾鹞击、逾沟越垒、来往无迹者，可使密覘；能占风候气、视月观星、揲箸转式、达于休咎者，可使佐谯。凡此色类，非可悉数，但负一能，军中皆有以用之，不可弃也，由智将之所裁量尔。其待遇资给，则随色为差次。

●前集卷二

传曰：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此不习勒卒之过也，其法百不当一。故曰：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负。兵不识将，将不知兵，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百万之众，以之对敌，如委肉虎蹊，安能求胜哉？所谓治者，居则阅习，动则坚整；进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劫如节，左右应麾；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虽绝成阵，虽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缪，五教不乱，是谓能军。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号令之数，教足知进退之度，教手知长短之兵，教心知赏罚之用

。五者用习，是取胜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将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前古讲武教慎之法，草教习勒之常，虽未尽制胜之方，要之卷舒离合，坐作进止，不失其节矣。然后观敌应变，临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无强对，宁不由斯而致焉？方今虽有训练之方，然而法制未立，是以旗幡虽设，不主进退；鼓角虽备，不为号令；行伍虽列，不问稀密；部阵虽立，不讲圆方。但见敌即驰，遇地即战，不制奇正，不为备伏，不择险易，不询孤虚。及夫连师百万，夹机呼吸，事不素定，难平应敌。今故悉采前世教阅之法，重复研究，详载于篇。夫训士之法，虽贵约乘繁，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齐劝，指顾如一，然有不可得省，要须兼存。故但习其容，不可施之战间者，草教日阅是也；虽曰训习，便可勒为行阵者，讲武、教骑、教步、教弩是也。故不先日阅，是谓教而无渐；不后讲武，是谓训习而无功。斯则交相为用，而成折冲静难之具也。若夫乘三农之隙，习六师之容；顺威仪，明少长，严赏罚，陈号令；麾焉使必从，指焉使必赴，则将帅者当于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讲武第一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请讲武，遂申命将帅，选阅军士。所由先于都门外，芟莱除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于其中单地为步骑六军营埒之处。左右厢各为三军，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向，中间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此立五行。表间前后各容五十步，为三军进止之节。前一日，将帅及士卒集于单地所，禁喧哗，依色建旗为和门于都单之中，四角皆见五彩牙旗。金鼓甲伏，威仪习备。大将以下，各有统率如常式。步军大将，被甲胄乘马，教习士众为战阵法。是日未明，十刻，士众严备；五刻，将士皆擐甲，各为直阵以俟将军。仪服备物，大将各处于其中，立于旗鼓之下（若六军，则每军鼓十三、钲二、大角四，其并止于其军后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军大将各以鼙合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卒皆跪，二军诸帅果毅已上，各疾趋集于中军旗鼓之下。左厢中军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于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听誓。大将军曰：“令：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讫，左右三军别长史二人，振铎分循，以警众；诸果毅各以词告其所部。遂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徒皆行。及表，击钲，骑征乃上。又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驹骤徒趋。及表，乃止，整列位定。东军一鼓而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亦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东军亦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鼓

而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阵，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圆阵以应之。凡阵，递为客主，先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每变阵，二军各选刀盾五十，挑战于两军之前。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为胜败之形。每有变阵，先鼓而为直阵，然后变为余阵之法。五阵毕，两军集，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复本列。乃讲骑军：二军吹角、击鼓、誓众，俱进及表乃止，皆如步军，惟无跪起。骑军东西迭为客主，为五变之阵，皆如步法。每阵八骑，挑战于两阵之间。五阵毕，俱待击鼓而前，盘马相拟而罢，遂振旅徒还。

◎教例

凡教为阵，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长者在后，少者在前。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击鼓。刀盾为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为后行。将帅先告士众，使习见旌旗指挥之节，旗作则跪，举则起；习知金鼓动止之节，击鼓则进，鸣金则止；知刑罚之苦（或作明），赏赐之利，持五兵之便，战斗之备，习惯跪起及行列险隘之路。凡步骑二军之士，备则满数，省则半之，损益随时，唯不得减将帅。凡相拟击，皆不得以刃及。凡步七，进退限过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过也。

◎教旗

凡教旗，人无常数，大抵五百人为一营。以营之多少分左右厢，列次第，建名号。营壁已定，依次秣马。甲冑器仗，置本队幕前；辎重兵粮，置本队幕下。凡步队，队五十人，其职仪则队头一人，副一人，执旗一人（天旗），嫌旗二人（诏旗）。其给器仗，则枪一十五根，通旗在内，弩五具，弓矢十具，棒六具，陌刀五具，拍把四具，牌五具。凡骑队，队五十人，执仪如步队，器仗则枪、稍、弓箭，自备不须。凡左右厢，给鼓与钲各五具，异色都教大旗旆二口，大角各四定，曰中央幡；稍十口，左右立牌，队别一枚（牌长二尺）。凡第一角声动，营各被马装束擐甲。第二角声动，即作队，马步皆当前，依次立。第三角声绝，步兵依次先发引至战地。凡折冲果毅（今则诸军虞侯指挥使等）及队头，看排量地之宜，依次均列，星布捉队。队头旗前立，副者押队。若南北列阵，则东西相向；东西列阵，则南北相向。凡一战队，为两副队。为驻队初立，皆枪脚量地，布置步阵。已定，第四角声绝，即引骑军左右厢，从营蹀躞缓行，从南去步队二十步以下，次鱼丽驻立。骑队已定，乃集折冲、果毅、队头等宣示法令，授回旋，陈规矩，告祸福。然后还着本队，各令

明告示众：闻鼓即战，闻钲即退。立定已后，第五角声绝，大旗向前摩，步骑齐行十步已下；大旗向后摩，步骑齐住；大旗卧，步兵皆胡跪卧枪；大旗举，并枪起立。第六角声绝，视大旗捺，诸队皆捺稍，胡跪，解幡；大旗举，左右厢齐举槊。第七角声绝，左右厢并击鼓，战队皆捺槊，齐叫缓行，相向交战。右厢击钲息鼓，诸队引退，左厢逐至右厢立队处。右厢息钲击鼓，驻队捺槊，齐叫而前；左厢击钲息鼓，却回引退至中央。左厢息钲击鼓，却回交战。少顷，左厢击钲息鼓，引退至驻车，右厢逐至左厢立队处。右厢息鼓击钲，却退；左厢息钲鸣鼓，驻队捺槊，齐叫而前，逐至中央。右厢息钲击鼓，却回交战。少顷，左右厢皆击钲息鼓，各还本布阵，据立定，视大旗，听鼓声。旗合鼓动，左右厢前后正副三队作一队，齐叫捺槊，至中央交战。听左右厢钲声动，各还本地，依队举稍，立定。少顷，听鼓视大旗合，两战队相依，并四副队共为一队，且行且合而前，直入齐叫，至中央交战，听左右钲声动即止，各还本队处（此是三百人作一队战），立定。听鼓视大旗合，左右厢三战队并六副队共为一队，且行且合，齐叫直前，至中央交战。少顷，听左右钲声则止，各还本队处（此是五百人作一队战也），立定。大旗捺，诸队枪皆捺；大旗举，诸队枪皆举；又捺至半，诸队即降枪；大旗摆，鼓声动，左右厢齐叫，缓步行，唱护护；大旗急摆，更大叫吐枪急入相刺。当此之时，大旗头著地。听钲声动，大旗举，即还依本队处立，不得举枪。须大旗举，诸队枪齐举；大旗合，大队自簇立定；视大旗旋，本队还归本处。视大旗捺，诸队枪齐捺；大旗举，诸队枪齐举；又捺大旗，诸队即降枪，听鼓声。视大旗摆，却直前，齐唱护护，至中路。以后更大呼急入，左右厢刀交直过，左厢向右厢地立，右厢向左厢地立。立地，视大旗摆，左右诸队准前直入，齐唱护护中路，大叫急入，刀交直过，各还本地立。视大旗举，诸队举；大旗合，正副队齐簇队，步军立定。第八角声动绝，左右骑军从北相掩相交，蹀躞缓行，绕兵一匝，还旧位立定。步军视大旗捺，从北而南，以次歌舞还营。至营，依队次立。少顷，第九角声绝，胡跪卷旗缠幡。视大旗捺，诸队齐捺；大旗举，诸队齐举；大旗旋，诸队散还本幕。步军散后，更捺大旗，骑军以次从北卷队，蹀躞缓行还营。至营，依队次立。少顷，第十角声绝，以次解脱马复槽枥。

◎旗例

凡棹而卓旗，则众皆集。一点卓旗，则队头集。二点卓旗，则百人将集。三点卓旗，则五百人将集。一点一招，则千人将集。一招而掉，则讵敢；簸则整齐；掉而指则合；左再挥则左；右再摆则右；偃旗则止；摆而指则开；再掉而指则聚；再掉则散；卷旗则衔枚；卧旗则俯伏；举旗则起；三掉则见敌；左右掉则布阵；再炎则进；招而掩则跪；再招则退；再招、再掉，则素救援；再

招、再炎，则发军归。

◎习勒进止常法

凡教，前一日，诸营将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东军立青旗，西军白旗，南军赤，北军黑（为和门，皆牙旗）；大将居于中，立黄牙旗以为四旗之主。诸军行止，视大将之旗。金钲鼓角，陈之于牙旗之左右。其法：每队五十人，教日，遂队自营缠旗枪至场，左右厢各依队决解幡而立队，各相去十步，方十步，分布使匀。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布列已讫，诸营将校悉向大将军牙旗候处分。每隔一队，定一战队，即出队前五十步。听角第一声绝，诸队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齐捺枪、卷幡、张弓、拔剑。第三声绝，诸队一齐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齐笼枪、跪膝，目视大将军黄旗，耳听鼓声。如黄旗前亚，鼓声动，齐唱呜呼呜呼，两厢队并进前至中界，齐斗，唱杀击刺争战。胜负讫，胜从负不过三十步。审知其败，马军逐北。闻鼓钲，即止叫却行，膊上架枪侧行，回身向本处散立。第一角声绝，一时捺枪解幡。第二声绝，一时举枪。第三声绝，一齐簇队，听进止。如放散更听角声一会，然后依次发引归本营。失节度者有罪。凡教战，如须加兵作大队者，即视大将军碧白二旗交，即五队合为一队（是合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旗、举枪、簇队、斗战，一依前法。若大将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是合五百人为一队。虑贼大队前冲，故合大队以御之也），队如法。初教讫，欲还营，听次角第一声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队；第二声绝，即散五十人为队。如此凡三度，则教毕。

◎教平原兵

凡教兵，必择平原旷野、孤山高陇，可以登高视远之地，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十二面，角十二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节次之。监军御史稗副左右衙官驻队如偃刀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诸将分为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冑旗帜教之，盖以易见而生勇也。各以兵马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人间容人。出入来往，不斗驰逐，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不趋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以正合，以奇胜。听音望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而五申之：白旗点，鼓声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声动，则左右厢齐离。离之与合，皆不过子午之位。左厢阳向而旋，右厢阴向而旋，左右各复初位信旗下立。俟白旗掉，鼓音动，左右厢各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厢各复初位。前后左右，人立之疏密，使无差尺寸，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三离、三聚、三散，不如法者，军吏之罪，罚

从军令。既毕，大将乃立五色旗十二口，置于左右厢阵前。每旗命壮士五十守之，使壮士五十夺旗，左厢夺右厢旗，右厢夺左厢旗，鼓音动而夺，角音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则赏，负则罚。因是使习知立阵之法。

◎教步兵

凡教阵，先量士卒多少，即教场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厢，相对四队夹一土盆，以次布战锋队。第一队为战队，间一队抽取一队为驻队。队随多少，每厢各两重布队。凡入教场，布阵，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鼓，次钲，次诏旗，次左右厢兵马使，次第相续立定。一队为驻队，一队为战队，皆取五方信旗为号（凡士卒，动静皆号信旗）。吹角一会，点青旗，兵马使都虞侯集（凡旗皆须地土，卧为点也）；点赤旗，大将副将同集；点皂旗，小所由悉集，受处分。讫，却归本队（放归本队，须俟却揭立本色旗乃还）。丁宁晓喻讫，南头第一队两厢各出一旗以告办（办谓排比所教练兵马已讫）。告讫，旗归本队。即视信旗合，击鼓一槌，诸队尽簇。信旗开，鼓一槌，诸队尽开，却依本处立。信旗举，鼓一槌，诸队枪旗并举，齐唱轧声。信旗亚，又鼓一槌，诸队枪旗并亚，齐唱于声，诸队弩手齐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势（凡出并至前第三土河）。又鼓一槌，架箭。又鼓一槌，皆唱杀声，即退至本队，立定。又鼓一槌，齐唱于声，弓手齐出，至土河，各为架箭势。又鼓一槌，齐唱杀声，陌刀齐亚，不得背面起陌刀头，却还本队立定（凡归队却行，皆须前脚续后脚，不得回面行也）。信旗又三点，一点一交声。三点三交声讫，鼓三声（一声警众，二声排比，三声陈长打），便长打鼓，皆作何何声。左右厢并进，至中央出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禄交匝。右厢退，左厢还至本队前土河。右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救，与战队齐立定。左厢退，右厢逐之，至本土河前，左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叫，与战队立定。右厢退，左厢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听鼓声歇，何何声绝。鼓一槌，齐唱千声，枪头并举，与肩齐（若枪头低天地一尺已下也）。又鼓一槌，齐唱杀，枪旗尽亚。三于三杀，然后击钲。钲发，左右厢齐退，并不得回面起枪，至本土河立定讫。候鼓声一槌，齐唱千声，枪旗并揭。立信旗，合鼓一槌，诸队齐作羽林声，听角声发，羽林声止杀毕（侯传语齐唱喏）。视信旗点着地，即两厢齐唱喏。视五方旗及角声行，左右厢两头各出一队，至第二土河，行依军次还营。

◎教骑兵

凡出骑兵，须以五方旗先引，次角，次鼓，次金钲，余依军次。左右厢兵马相续至教场，法就进退，一视信旗金鼓。左右厢各十队（大小临时量马数多少），已至教场，立定，帷展信旗，余诸旗幡尽卷。左右厢相去各二百步散立。凡一骑军，纵横各四步，立定。吹角一会，点青旗，大将集；点赤旗，副将

集；点皂旗，小所由集。其所由来集，须军行傍队前，从南左右厢齐对抽来（还队亦准此法），取教练，使处分曰：兵贵静而恶喧，一切齐整，勿令纷乱。进退去就，一视信旗。所由得处分讫，还队，各喻本队士众。须左右两旗出，至中央土河，告辨讫，专听角声。第一通角声绝，敛兵作队。第二通角声绝，旗槩皆捺，解幡。第三通角声绝，旗稍尽举而亚，左右厢击鼓声动，两厢齐叫急行，进至中央土河，便唱何何，交战。少时，右厢钲声动，右厢引退至本立处；左厢钲动，左厢引退至本立处。其右厢逐至左厢第二土河；右厢钲声动，右厢即引退至中央土河；其左厢人还，逐至中心土河。左右厢即引退，击鼓齐唱何何，更交战。少时毕，左右厢击钲，钲声动，即各退还本立处。听角声第一通绝，卷旌旗幡，掇箭弛弓。第二通绝，诸旗稍一时尽举，簇作队。第三通绝，各引散退本立处。视五方旗及信旗，从南作两队，相对直出向前，至教场中央相合。双旗续五方旗及鼓角，即归，并如来次。

（图）

（图）

◎教法

入唱护护，退唱何何，救唱交交，倒枪旗唱杀，立枪旗唱于。转队，左厢阳转，右厢阴旋。鼓一声，进一步；金一声，退一步。信旗交点，唱诺。旗转，唱杀。旗队下不得辄语。角声、鼓声各一，诸队亚枪（头去地约五寸）。角声一，鼓声二，弩手出阵前齐进，去队三步，量疏密解镫立。鼓一声，架箭。二声，发箭唱杀。比三发箭，止，退入队。角声一，鼓声三，即弓手出，如弩手法，三于，三杀。角声一，鼓声四，陌刀大斧出；听鼓声，三于，三杀，刀斧相间，闻金声即退。鼓一声，即唱于，揭枪。听角声一，鼓声一，其左右厢下各出一队，至中土河岸，看亚认旗相交，后开两队，各抽归本位，即举认旗交，两厢齐亚枪唱杀。听鼓长打，即战锋队左右齐入，至土盆交一匝，闻金而退，名曰小胡禄交。鼓声长打，战锋队与驻队齐入，至土盆交一匝，四队为大胡禄交。闻金声，各还旧立，何何声勿绝。又听鼓声，齐作于杀三声，举枪。听角声一，鼓声一，左右各簇两队为一队。鼓声二，即簇四队为一队。角声一，鼓声三，信旗开散，各引还本队立。角声三，鼓声四，左右唱喏，则左右从首，以次卷队。至将军前，齐簸旗作乾千声，两厢队合，双引当中央出还营。

◎教条十六事

凡教士，应进不进，应退不退，应坐不坐，应起不起，应簇不簇，应捺不捺，应卷不卷，应举不举，应合队而不合队，应擘队而不擘队；不应合队而误入他队，不应擘队而误入他队；言语讪哂，不闻鼓声旗幡纷扰，疏密失次，并节级科罪。其条勒于总管以下，各录一本，熟喻士卒，免临阵失仪。

○三令

一令：观敌人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

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

三令：举斧越，以宜其刑赏。

○五申

一申：中赏罚，以一其心。

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

三申：昼战，戒旌旗。

四申：夜战，听火鼓。

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越。

右草教之法：一人守围地三尺；十二将，将别千人，凡万二千人，守地三万六千尺。积尺得步六千，积步得里一十五余二百四十步。围中径阔得地五里余二百步。以左右决胜将为交头，其次左右将主，士伍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为节度。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无远近皆为部分。其合围地，虞候先择之。定讫，以善弧矢者人为围中骑，其步卒抢幡守围。有漏禽者，坐守围之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也。

（图）

◎日阅法（并图）

国朝军制，凡五百人为一指挥。其别有五都，都一百人，统以一营居之。大阅步骑，既不常设，但每营为日习之法，以教坐作进退，然非施于两军相当者，故宜用鼓声为节，骑兵五变，步兵三变。今列于右：

第一习（军中呼为开闭门阵）

（图）

右步四十六，骑百七十四，合为一部。闻鼓声，步箭三发；说军门开，骑马出，各箭三发，马回，背身两发。讫，步迎骑箭三发，骑入，军门闭。骑步箭又三发，鼓声止。

第二变（军中呼为叠三）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三部，部别四行。闻鼓声，第一部出，各箭三发，讫，前二行架枪大呼，三刺，后二行亦大呼，回马背发二箭，乃还旧处。第二、第三部次出箭发，略同（惟第二部出时，前二队行架枪刺讫不回射；第三部复如第一部也）。凡三部皆再出，鼓声止（第一部后行已曾回马发箭者，再出时不发，即第二部未发者更送习之，下皆仿此）。

第三变（军中呼为花六）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为六队，队别五行。进退如第二变。

第四变（军中呼为家计）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为六队。闻鼓声，二人执旗先出，前。二队出，箭三发，回马背发二箭，讫，后四队不动，迎前队回，各箭三发，鼓声止。

第五变（军中呼为入二队）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十二队。闻鼓声，并再出，各箭三发，架枪大呼，二刺，声鼓止。

步兵习四变图

第一习（军中呼为闭门）

(图)

右步一百八十八，骑二十七，合为一阵。第一鼓，直（或查）作枪刀。第二鼓，枪刀弩皆坐，弓者立，俟击木乃发箭。余如骑兵第一习。

第二变（军中呼为六花）

(图)

右兵数及进退法如第二，惟弓弩听击木各发一箭，依此无差也。

第三变（军中呼为军阵）

(图)

右步一百八十八。鼓声作，执旗者出，行前以为界。一鼓，直枪刀。二鼓，枪刀皆坐，弓弩者立，俟击木，弓弩各箭三发。鼓声作，少进。又三发箭讫，俟鼓声前行，曳枪刀而趋，弓弩从之，至界旗止。闻鼓，直枪刀；又鼓，皆坐，弓弩者立，箭三发。讫，闻鼓复立，垂枪首，闻金而退至旧处止。一鼓直枪刀，二鼓坐解族，三鼓复直枪刀，四鼓旗枪如旧，鼓声止。

第四变（军中呼为鼓声阵）

(图)

此变右如第三变。

大凡讲武以示法程，教旗以习进退，教草以示杀护，日阅以便坐作，虽在治世，不可以阙。故善训士者，先教耳所以审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帜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进退合宜、往来迅疾，末教心使庶务恭顺（执事）精强。又教之抵对，令赞喏整肃，趋骤捷；教之装束，使裹复佩结器仗伦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逾越，而示之礼；衣食寝卧，顺时调息，不伤寒暑，而为之制。教战之法，号令既审，指挥无失，阵而

方之，生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别而合之，绝而解之，无犯进退之节，无绝人马之力。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之众。此教兵之率也。至于执兵用刃（或作枝），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乃以形制轻重折（或作所）伐猛劣而为之等。教旗若枪者，先使把捉有方，盘旋进退，乃以干之长短大小、插刺深浅而为之等。教弓者，先使张弓架矢威仪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迟速远近、射的亲疏、穿甲重数而为之等。教弩者，先使之系缚弛张轻利捷敏，乃准弓矢而为之等。此教器械之略也。传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非此物欤？

◎教弩法（并图）

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黄连、百竹、八檐、双弓之号，绞车、擘张、马弩之差，今有叁弓、合蝉、手射、小黄，皆其遗法。若乃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为战不便于弩。然则非弩不便于战，为将者不善于用弩也。唐诸兵家，皆谓弩不利于短兵，必以张战大牌为前列以御奔突，亦令弩手负刀棒，若贼薄阵，短兵交，则舍弩而用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常先定驻队人收弩（恐弩临时遗损）。近世不然，最为利器。五尺之外，尚须发也，故弩当别为队，攒箭驻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若勇骑来突，驻足山立，不动于阵前，丛射之中，则无不毙踣。骑虽劲，不能骋，是以戎人畏之。又若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勇，非弩不克。用弩之法，不可杂于短兵，尤利处高以临下，但于阵中张之，阵外射之，进则蔽以旁牌，以次轮回，张而复入，则弩不绝声，则无奔战矣。故特出此法，以具于右。

（图）

其教法曰：

张弩后丁字立，当弩人字立，高揜手屈衫襟。

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有张。

张有阔狭，左皆右膊，还复当心。

安箭高举手，敌远抬头放箭，敌近平身，

敌在左右回身，敌在高掣手，敌在下低手。

发讫，唱杀却掣，幼蝎尾弩还着地。

◎教弓法

昔唐王琚教射二篇，多言射之容止，非战阵所急，今掇其切可施于兵家者，具于左。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软，服当自远；莫患力羸，常当引之。但力胜其弓，则容貌和，发无不中，故始学射，必先学持满，须能制其弓，定其体，后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发百中，寸以加之，渐至百步，亦百发百中，乃为术成矣。或升的于高山，或置的于深谷，或曳或掷，使其的纵横前却不失所准，乃可以射禽与敌。凡弓恶左倾，箭恶直懦，颐恶傍引，头恶脚垂，胸恶前凸，背恶后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疏，为猛虎方腾；额前临，为封儿欲斗；山弓，为怀中吐月；平箭，为弦上悬衡。此皆有容仪之善也。控弦有二术：无名指叠小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立，中国之法也；屈大指，以头指压勾之，此北边之法也。边法力小，利于马上；汉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头指间。世人皆以其指末齧弦，则置箭曲，又伤其羽；但令指面随弦直立，即脱而易中，其致还乃过常数十步，古人以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过头指，亦为妙耳。其执弓，欲使弛，前入扼巴，后当四指本节，平其大指，使承镞，却其头指，使不碍，则和美，其有声而快矣。

●前集卷三

◎叙战上

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立尸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则善制战者，必先审于己，一得地利，二卒习服，三器用利，然后察彼之形势。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知彼知此，则始定计于内，出兵于境，是谓以理击乱，以教卒练士击自徒驱众，无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上五者，未战先计度，必胜之法也）。地生度（地者，远近险易也。度，计也。未出军，先计敌国之险易，道路之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计度可伐，即出其军也），度生量（量酌彼我之形势），量生数（数，机变之先。酌量计度彼我之强弱利害，然后为机数也），数生称（称，拔也。校彼我之胜负），称生胜（称量计度，万无失胜之道。此所谓修道保法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其或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与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不可战，胜之半也。夫战兵先欲团一，团一则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心齐力均，故古之称如率然。如

率然者，常山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皆至。或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吴人与越人相恶，当其同舟而济，则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军，身也；卒，服也；伍，拇指也（大将以军为身，小将为四肢，士伍为拇指也）。谓将之役士，士之从将，如一身之与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当也，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五兵长短者有所宜）。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犯则钝，钝则不济（犯为触挂也。兵长短相为卫，太犯、太轻皆不中法度也）。故给兵配仗，咸有率分。夫兵以诈立，以利动（见利始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或分或合，以战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终能为变化以取战胜也）。其疾如风（来无迹，其至迅疾也），其徐如林（言缓行须有行列，如林木，以防所掩袭也），侵掠如火（猛烈不可肉也），难知如阴（如疑云蔽天，不见三辰也），动如雷电（如空中击，莫知所避），掠乡分众（敌之乡道聚落，无有守兵，大畜财谷，剽掠则须分配次第，使众人皆得往也，不可独有所任，则大小强弱皆欲与敌争利也），辟地分利（开拓大境，则分割与有功者），悬权而动（如权衡称量已定，然后动也）。动不可久，久则钝；兵费，则挫威拙力，纵敌生变，失利后时。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勿去。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敌之开阖，当亟入之（敌有间，当急入）。故曰：兵之情贵速，乘人不及也。虽然，犹须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以饱待饥，故曰：见利宜疾，未利则止，趋利乘时，间不容息。先之一刻，则大过；后之一刻，则失时也。夫善战者，能易寡为众，易众为寡。为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冲其所虚，形人而我无形。使我常专，使敌常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则此众彼寡，我所与战者约矣。我之战地常使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我与所战者又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夫战，固有当击、当避、当纵者，击其微静（懈怠无备面静），避其强静（攻收有备，闲处而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窳（劳倦者疲困，闲窳者暇逸）。无击堂堂之阵（堂堂，大也），无邀正正之气（正正，齐也）。至若朝气锐，昼气堕，暮气归，必避其锐气，击其堕归。又曰：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围兵者，围其三面，开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类者，皆敌人方乘气尽锐而来，不可亟争，故避而杀其锋，开而诱其溃也。或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其所爱，则听矣。敌所爱而恃者，便地、饶野、粮道也。先之，夺敌人之心也。夫战兵贵势，势可以先战而震敌，于其乘利则疾奋，敌不暇支，则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不复揠手。然则兵之所以能为势者有三：一气势，二地势，三因势。若将勇轻敌，士

卒乐战，三军之众，气如飘风，此谓气势也。阙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蟠磴，羊肠狗门，一丈守险，千人莫过，此谓地势也。因敌怠堕，疲劳饥渴，前营未舍，后军未涉，此谓因势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齐志，非敢决，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为势也。故曰：善战者，其节短，其势险。势如张弩，节如发机。又曰：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至于漂石者，皆势由然也，可不务乎？夫战兵，常持有余以待不足，故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若进止不度，饮食不继，马疾人倦，而不解舍，则兵不堪命，不堪命则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北矣。其要在更战更息，别用之不竭也。故曰：三军人戒分日（戒三军人之中合半日可止）。夫众以合寡，则为追里而开之（交，合战也。追，逐也。里，围也。以众敌寡者，逐而围之，开其去道，令无为穷寇也），或分而选击（以众攻寡，分众更战更息，知我佚彼劳，故能克也），或三分而乘之（三分，以一分饵之，彼趁利而乱，余二分为奇袭之）；彼众则以方从之（方，术也。谓杀诡诈奇变，敌虽众，分其形势，使不得并力而战也）。又曰：敌若众，众则受围（己兵寡，则士意不专，当作利道受围以坚众心，分兵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向生也），兵士甚陷，我乃不惧（谓陷则死战求生也）。故知以固存以为胜（人乘危，则以死而易生也）。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投兵于死地，示令自求生），则智者不得不谋，勇者不得不决也。夫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犹为不可，故其黷武而国利，兵久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因粮于敌，以足军食。是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战为国者，五胜者亡，四胜者祸，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此谓兵黷战久，残人屈财之如此也。故古之明主知将以言乎战者，莫之敢易也。

◎叙战中

兵法曰：凡战，昼以旌旗旄幡为麾，夜以金铎鼓菰荻为节（菰荻，芦叶，古先吹为号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军服威肃命如此，则前无坚敌。若闻鼓不起，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众，何益于用哉？故战之道，等艺立，卒伍定，行列正，从容固，言名实（等，比方也，次第其才能相集使。卒，百人。伍，五人。行列者，左右前后。从容者，驻止未战时，欲坚固有备。言名者，各以事为名也）；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窳，气欲闲，心欲一（上下尊卑，能相临制。赏罚必行，故人战栗。窳，佚也。气闲，则军静不扰。一，同也，心一则力同）；阵行惟疏，战惟密（疏者阔空其间，密者行止相承之道也）。远者示之则不畏，近者勿示则不散（用兵之道，开敌之实，示敌之虚，凡相去远，吏士见实犹不畏，近

则勿示敌虚实，但严备以一士心也）。示之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大将示人以悦乐之色，告以利害及必胜之道）。两锋相值，有将未知敌，则用寡而观其变（先以卑弱不能示之，以观敌之变化也），进退而观其固（以轻兵进至敌左右观察之也），危而观其惧（观敌危事，以知敌恐怖德失形势也），静而观其怠（敌静不动，则相视吏士懈怠与否也），动而观其疑（轻兵挑战相示敌人，知其疑否），袭而观其治（虚者斗无固备，怠者错乱相干），设而观其作（设我阵伍，观敌所施）。皆候敌家先动，变生其间，我得其形，则以计应，常击其乱，不攻其治。故善战者，应形于无穷（每有形我，则随应之），其理未可见。且以数相持，敌若执数，我先动则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擒。譬夫虎豹不动，不入槛阱；麋鹿不动，不罹网罗。凡物，未有不以先动而受制于人也。或待众之作，则遁而勿鼓（或待我众自动欲战，则因而鼓进之。未战，且当循理兵械部曲，申明号令，勿得先鼓也）。故曰：称众因地，因敌阵令心（称量众寡之数、土地之宜，因敌陈行为阵，令出必得众心）。虽然，若后动者不能观敌而制计，则祸愈于先动。故曰：先则弊，后则怯也（兵先举，则劳弊；后起，则志意不定而恐惧也）。又曰：先人有夺其心，后人有待其衰也。其或敌攻，则屯而伺之（敌盛来攻，则吾屯守为客人，视敌为客，客有虚失，乃以兵应之也）。敌谋老我师，坚阵不动，则噪以先之（先使轻翼兵喧呼而动之）。击其疑，驾其卒（示敌以利而不敢进者，疑也，则可先加兵，以卒暴击之也）；致其屈，袭其规（分敌之众，以尽其人，袭其不意之处也）。上下同欲，敌莫之御。战胜，则与众分善（将不自取功，推与下分之）。若将复战，则重赏罚（战胜而重当战，必先行前战之赏罚），誓以居前，无复先术（复战者，必又以赏罚约束先誓军，其战法则变易，不可用先所胜者耳）。夫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令敌来就，我蓄力待之，不往赴敌，恐人劳也）。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诱以利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也）。若擅利，则释旗迎而反之（反，转战也。若已据利地，则藏众委旌旗，示敌寡弱，纵轻兵挑战，迎之于险也）。夫战，以犹豫为凶，以隐微为胜。事莫大于必果，功莫成于勇决。譬夫一盗奋戈于市，则万人辟易。非一盗独勇，万人皆怯，必死与必生非对也。故曰：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刃上，合兵也。凡攻战，必利决断，不失其时也）。夫战，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兵少故不可胜，兵多大胜，不错乱行伍列正旌旗也）。以轻行轻危（轻兵高材疾足，追奔逐北，翌助进退者，必当须我部伍循节度进止也），以重行重无功（重兵若但持坚固守，不妄进退，虽不可胜，不能得利，无功也），进则相为重轻也（重兵持坚固守，轻兵攻取，相恃为用，为守固）。

夫必胜之兵必隐，谓先用弱于敌而后战也（计先定为必胜，藏其形，勿令敌知，知则备我）。譬夫搏攫噬之兽，其用齿角爪牙也，托于卑微隐蔽，所以能为暴（言胜兵隐伏形势，以骄敌人，伺其傲怠，则击之也）。故曰：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欲伪为乱形以诱敌人，先须至治，然后使敌人不知也。欲伪为怯形以伺敌人，先须至勇，然后使敌人不惧我也。欲伪为弱形以骄敌人，先须至强，然后能使敌人不能轻侮我军矣）。善动者形之，形之，敌必从之（见羸形也）；予之，敌必取之（以利诱敌，敌速离其垒而以便利击之也）。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动敌，敌既从我，则严以待之）。所以佯北勿从（恐有大兵），饵兵勿食，皆谓此也。亦复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审因求胜，不可穷也。

◎叙战下

凡击敌营，阵初破，不得更捉生口。

凡战胜逐奔，约三百步，则须收军整队，恐贼穷返斗，军乱难整。遣候骑审探，若已溃，则长驱追袭，乃分散逐之，勿令敌众得聚。

凡贼破而走，追之，防有救援，过一里且止，则严兵缓进；常去十里，随之。昼则时时警之，令不得食；夜则以火照之，以鼓胁之，令不得宿野。

◎抽队

夫兵进轻退重，士卒利退，争先难整，敌若自后警我，军众必乱；敌若乘而袭我，其患尤甚。故对阵抽军，须设方计，隔一队抽一队。队头俾官翻押后，副队头翻引前队，兵皆看副队头进止。退及百许步，其队便且止，定立整顿枪刀，执弓弩架箭，为将战势。既定，则又抽前队，一如上法。若贼来逼，则立队便当敌，见抽之队亦须回军拒战。凡动，并按次徐动，不得急行，仍逐队不得相越。

◎军争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军门为和门，两军相当为交和也），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患。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谓当战有所争利，则先示敌人，以迂远敌意，以怠慢复诱敌人以利，使敌人心不专，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后发先至，而得所争之要害也。凡趋而争利者，不可举兵皆进，又不可弃军实而往。故曰：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则千人斩。果毅领人兼人执刀又居后督战，观不入阵者斩。兵士尽领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凡队头与贼斗迫蹙，即左右谦旗急须赴前救援；若谦旗又被贼迫蹙，即行内急前救援；前行进救为贼所迫，则后行准前进救之。

凡伍队被贼攻迫，众寡不敌，邻近队伍并须齐进救援之。

凡以十人敌一，则围之；五人敌一，则三人攻之，二人为奇伏。

凡兵方战，其跳荡、奇兵、马军等队，即须量抽人马当之，仍于队内抽捉马人。

凡彼我相敌，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阴伏阻之；又不得，则并力偏攻。

凡料敌，战地若便利则守，不则去。若未得战地，虽见利不可就之。

凡背山战，宜藏军，少少诱之，入伏攻之。

凡背水战，步军当冲，马军为翼，步军后排营，有利则前战，无利浅进。

凡军前有水陷我，则据高以待之，候贼至陷中，即击。若贼不来，则设伏退军诱之。

凡驻军结阵，不得包原隰险阻在内。

凡前有深草，我则缓行以待之。候贼来入草，则焚之；贼若守不进，我则迂路攻之。

凡粮道易绝，虽有大利，不宜深入。

不得远追。审知贼势散乱，然后追袭。其驻队不得辄动。如追袭，败贼势败乱，然后追袭败贼，以收军，其举枪、卷旗一依教法（如营不牢固，无险可恃，即军中量一两队克驻队，令坚营垒。若营牢固，不要防守，其驻队亦不须出战）。若敌人恃险，因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则宜为立（或作坚）阵法。其法：弩手、弓手与战锋队相间，引前，驻队两边相翼。布阵既定，诸军听角声展旗簇队。看大将黄旗向敌亚，鼓声动，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呼，齐入。若弩手、弓手、战锋等队排此回还，即跳荡、奇兵再入。如见黄旗却立木亚，及闻击钲声乃止。膊上架枪，引还，各于旧处排立。如闻角声，即卷幡簇队，如便放。若更听鼓声、角声，依军次还营。此出战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变易，则才每诸阵之法。

凡军行，遇敌，既缩为方阵待战（大阵具军行次门）。敌人或击我前，或击我后，进止未得者，其阵中间充，忌断绝，须速令总管部落逐方面兵相承勿断也。

凡兵出战，每营跳荡、马军队、战锋、战驻队等分为五等，各有将领。出时先用某等兵出战，若续者益兵，则更令一等进。如此至尽五等。辎重队不得辄用。

凡兵，每队有队头，兵须队头前引则战。次立执旗；次立左兼旗，在左；右兼旗，在右；次则队兵，分作五行，在兼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铎布

列为队也。

队皆以副队头一人执刀押后，观兵士不入阵者，斩。

凡前无虏掠，粮不支月，不宜深入。

凡暴寒、暴暑，虽见大利，不宜进攻。

凡贼无故退军，不可进逐。

凡贼守隘险，我不得前进，则易路退军以诱之。

凡兵趋贼帐，或中道遇大城、要塞，须下之，或备之，而后过。

凡遇敌相迎，我从直路，置贼迂路，使之力疲，可胜。

凡前路有险阻，贼又固守，则示利诱之，潜令人取背夺之。

凡未测彼情，虽遇羸弱，不进攻之。

凡贼半隐半见、似警似乱，必有谋，不进攻之。

凡贼来掠我，激怒士众，或偏师挑战者，不须应之，恐设伏陷军。

凡贼入隘口，待十过其三，则从后促胁之。如贼惊乱，即奋兵横断之，然后战。

凡贼出隘口来斗，候其半出，击之，左右来攻，断其进退之路，可全虏。

凡贼队暴来掠吾苗稼牛羊者，当勿击其锐，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还务速，行队不属，我则进击之。

凡贼来，震威，部伍又整，我须且择险地自固，卑词禁掠，无激其怒。贼既众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时，可急击也。

凡兵士，当战，不得离队献功，恐为贼所乘。

唐李靖法：凡出兵，且以二万人为准，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虞候二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总而言之，得二万人，内取万四千人，为二百八十队出战，六千人守战重。凡中军，四千人内拣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其间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马军千，跳荡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每军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左右军各二千六百人，每军内拣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战布阵，先从右虞候军引出，次右军，次中军，次后军，次左军，次左虞候军。自马军八十队外，其步军二百队，中军三十六队，左右虞候两军各二十八队，左右厢四军各二十七队。须先置大队，以三十队（或作三队）合为一队，防贼并兵冲突。其队在阵中安置，使均。其大队五十队（或作十五队），中军三队，余六军各二队，通五十人队，合有七十队（或作百七十队），为战驻等队。其马军各在当战驻队后左右，下马立。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

，即射手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射手，先络膊将力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战锋每队重行在战队前，闻鼓声即入也。其为军跳荡、奇兵，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逐，则跳荡、马军、奇兵迎前腾击，步兵须却回整频援前。若跳荡、奇兵又为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如击贼退，马军亦中择百人最勇者先往，次勇者数百人继往，罢软者后往，令相续而至也。故曰：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擒三军将，劲者先，罢者后，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里外，千人中择勇者五百人先往，罢者继往，故曰：五十里而争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争利者，则十人中择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所易至，故可去者多，亦少败亡。故曰：三十里而争利者，三分之二至是也。所以常不失也。先后战，有更代也。又曰：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谓敌所爱恃之处，我先夺之。必密其处为期，潜往赴期，故敌人不觉而后之焉。此皆军争之道也。

◎以寡击众

夫以寡击众者，利在于出奇也。兵法所说有三焉：一曰要之于险，二曰以整击乱，三曰以日之暮。将能明此者，则可以一击十，以千击万，虽敌人甚众，则其势易覆。今列兵家旧说于后。

凡敌众我寡，必避于易，要之于险。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险厄相值，我军鼓噪卒起，彼虽众多，前徒固已惊骇，乘此击之，势却则破也。一说得丘阜林木之地，可广设旗帜，多置鼓铙，散为疑兵。敌人必分军以备我，则选精锐出奇以击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蔽林木，疏我行队，以弓弩居前当之，伺夜晏则疾击也。

凡小阵逢大阵，不利持久，敌意轻我，必不惮战，我宜乘利速进。敌人兵众阵大，多连延不整，金鼓之音不相闻，旌旗之色不相见，左不闻右，右不闻左，前不闻后，后不闻前。如此，我以少众并力击之，必胜矣。或敌人下营未定，布阵未集，备垒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击也。兵法又谓：敌众我寡，则作利道受围以坚众心，四向而受敌，我兵则在死地而决战也。

凡战，敌人之众，或分为三四，或西或东，更息更战，或鼓呼而行，或静若而伏，使轻骑驰我左右，则我当候日暮而击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或呼，或衔枚止声而疾击其两傍，冲其左右，或勇士直冲其阵，敌人虽众，其将可虏也。

◎捉生

凡军中立威怖敌，莫重捉生。获贼千兵，不如生擒一将。其法：择士之身手强敌者，专教以弓矢枪刀、撩钩搭索，悉使精习；马之壮健疾走，鞍勒牢密者，部为三百人，每百人为一队。若贼出小阵偏师，其将必勇，当为利以诱之

，使贪功轻斗。乃以一队即近为伏，一队为直冲，一队为驻队。直冲队既入，缓则挠击，急则引去。驻队候直冲队过，直前，粗若支敌，示引走。敌见两队全走，又无傍救，必速追奔。待引贼过伏队处，即发掩伏背杀之，两队回旗应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阵，即以三队合为一队，望阵疏或器处突过之，皆捉贼将。假令未获，挠之令乱，亦当奔北也。

●前集卷四

◎用车

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寝以骑兵为便，故车制湮灭，世莫得详。至汉卫青击胡，以武刚车自环为营，纵骑兵出击，单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与虏遇，众寡不敌，陵以大军为营，引士于外，千弩俱发，虏乃解去。晋马隆讨树机能，贼乘险设伏，遏绝隆前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以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遂平羌众。唐马燧亦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

宋咸平中，吴淑上议，复谓平原广野，胡骑焱至，苟非连车以制之，则何以御其奔突？故用车战为便（其制：取常用车，接其斯扼，驾以一牛，布为方阵，四面皆然。东西鳞次，前后栉比，车上置枪，以刃残向上，蔽革以防火攻。列士卒于外，前行持枪盾，后行持弓弩。贼至，令兵士上车，每车载四人，皆持弩。军阵之内数十步间，连六车或四牛，上为重屋，施强弩。贼至，击鼓为节以射之，虏不能犯，乃出骑兵以击之）。此数者，皆谓以车为卫，则非三代驰车击战之法，然自足以御敌制胜也。惟唐房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夹以马步，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时，而用有利害也。则知车战之法，所以躡烁强阵，止御奔冲，行则负载粮械，止则环作营卫，其用一也，其制则不必尽同。取地之所利，与敌人之所害，或因或改，便于施用而已。其用车之要，古兵法皆具之，今列于左。

兵法曰：用车之法，五车有一长，十车有一吏，五十车有一卒，百车有一将。易战之法，五车为列，前后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循道，十车为一聚，二十车为一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一里。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车骑者，军之武兵也，故十乘败千人，百乘乱万人。用车之道，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要害，逐其粮草；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遂其迹。其士须选少壮乔健，走追

奔马，及驰而乘之，则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缚车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后左右便习者，名武车之士，眷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车之道，死地有十，胜势有八，不可不审察也。可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前易后险者，车之用地；陷之险阻，出而无以返者，车之绝地；圯下渐泽，黑土粘埴者，车之劳地；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深堑者，车之坏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溃地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车之陷地。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见避。凡以车陷敌者，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坐或起，即陷之；阵坚不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势也。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莫之御也。至若胡骑剽轻，以安车制之，适当其理；河朔坦平，以车骑行之，正得其便。前贤著说，皆可推用。故谓以车御侮，以骑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则不可犯，动则不可失机，此用车之利。

◎用骑

兵法曰：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击便寇、绝粮道也。置骑之法，凡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为阵之法，五骑为列，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四百，队间五十步。险战之法，前后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队间二十五步。三十骑为屯，六十骑为辈，十骑一更，纵横相去百步，周环各复故处。易战之法，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车骑者，军之兵武也，故十骑乱百人，百骑败千人。选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八尺，材必健疾，力迈伦等，能驰骑而善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超越沟堑，驰上陵，逾险阻，绝大泽，涉名水，敢犯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养之不可不厚也。故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异用。若乃逆敌始至，乘乱击虚，追败离结，邀前蹶后，断敌粮道，掠其辎重，攻其关津，绝其桥梁，掩其不备，击其未整，攻其懈怠，出其不意，烧其积聚，掠其市里，空其田野，俘其子弟，此十六者，骑之所长也。加以能合能离，能寇能追；百里之期不终日，千里之赴不隔旬；倏而集，忽而散；利则击，否则回；三军既合，阵已成列，击首则应尾，备前则冲后。古之善骑者无阵不摧，此又骑之捷利也。故用骑之道，有八胜、九败。敌人始至，行阵未定，前后不属，车陷其所，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敌人行阵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疾驱而风，疾击而电，白昼而昏

，数更旗鼓，变易衣服，敌人可克。敌人行阵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敌之，敌人必惧。敌人日暮，抽军翼其两傍，疾击其后，或扼其垒门，无令得交，敌人必败。敌人涉险而来，以骑绝其粮道，敌人必饥。地若平易，四面受敌，军骑合而犯之，敌人必乱。三军皆走，或翼其两傍，或犄角其前后，敌人可败，其将可擒。吾军暮归，敌来薄我，其行阵勿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明举旗鼓，诱之大来，抗以强弩，或陷其两傍，或击其前后，敌将必虏。此之谓八胜也。所谓九败者，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敌人伪退，以车骑反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追北逾险，长驱不止，敌伏我两傍，断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能往而不能反，或陷于天井，顿于地穴，此骑之死地也。所从入者泥泞，所从去者遥远，彼弱可以击我强，彼寡可以击我众，此骑之没地也。大涧深谷，丛林隐蔽，此骑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高阜，后有高山，三军战两水之傍，敌居表里，此骑之艰地也。敌绝我粮道，往而无以返，此骑之困地也。污潴渐泽，进退不便，此骑之患地也。左有深沟，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望之广易，进退相敌，此骑之陷地也。此九败之地也，明将之所预见，拙将所以陷败，可不戒之哉？孙臆亦曰：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也。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属（属，接也，谓布阵兵未相接也），四邀其粮道，五绝其关梁，六袭其不虑，七乱其战器，八陵其恐情，九撩其未装，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敌乘背虚，寇蹶其后；二，越阻追背，为敌所覆；三，往而无以反，入而无以出；四，所从入者隘，所回去者远；五，涧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后山阜，土地多污泽，难以进退；八，地多沟坑，众草接茂。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将必习，乃可从事焉。

◎奇兵

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也。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取胜。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历观前志，连百万之师，两敌相向，列阵以战，而不用奇者，未有不败亡也，故兵不奇则不胜。凡阵者，所以为兵出入之计而制胜者，常在奇也。韩信破赵，奇而有正也；符坚败于晋，正而无奇也。项籍善用兵者也，乌江所存，惟二十八骑，犹分奇正，况其众多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阵，常以十分之三为奇、伏。设有万人，则一千五百为两奇，一千五百为两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阵如身，三者令为一体，迭相救援，战则互为进退，循环而无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此言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处则合而为正，出则散而为奇，乘敌之不意以击之之谓也。至其出入诡道，驰骋诈力，则势有万变。故兵法

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饱而饥之，安而动之，攻其所不备，出其所不意。此兵法之所以为神也。所谓能而示之不能者，贼兵羸师，以诱汉祖围于白登是也。所谓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云中，大败林胡是也。所谓远而示之近者，韩信陈船临晋而度夏阳是也。所谓近而示之远者，晋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谓利而诱之者，赤眉委辎重而饵邓洪是也。所谓乱而取之者，李靖乘轻舟而破萧铣是也。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所谓强而避之者，隋季良无与楚君遇是也。所谓怒而挠之者，汉兵击曹无咎于汜水是也。所谓卑而骄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谓佚而劳之者，吴子亟肆以疲楚军是也。所谓亲而离之者，汉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谓饱而饥之者，晋文困诸葛诞而拔寿春是也。所谓安而动之者，齐军走大梁而退魏师是也。所谓攻其无备者，制人以不虞而败南燕是也。所谓出其不意者，邓艾由邪径而趋剑阁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因地形以为变者。法曰：师行以近敌境者，大将必谨视山川原隰之形，心预计之，为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流矢，击之若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诡伏远引者，所以擒敌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也；因其惊骇者，所以用一击倍也；因其恐惧疲倦者，所以用十击百也；隘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济江河大水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击后也；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食，谬号令也；山林翳会者，所以默行往来也。夫兵以诈立，以利动，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将卒不相救，众寡不相恃，譬如蜂虿出于怀袖，烈火发于庐舍，虽壮夫猛士，无不惊挠，我得乘而制之之谓也。

宋雍熙中，契丹犯塞，贪怵林不整，无资粮辎重之给，利夫虏获，众议清野坚壁以挫之，然既逾亭障，散驰原野，分掠田里。太宗特出圣谋，选骑士之骁果及募禁卫诸侯之胆勇者，使押战队，分为数十，或至百队，伏缘边要害地。俟其侵轶，与大军表里奋击，昼则虚张旗帜，依蔽林木，使其可疑；夜则潜伏郊野，多用大鼓，使其可惧。彼腹背受敌，无所俘掠；我则首尾相为援也。时师臣马知节上策，亦曰：“北面边徼之地，横亘虽长，然据要害，来路惟顺安抵西山耳。若列阵于此，各设奇兵为应，使其久莫能进，众将疲弊时，以偏师轻骑逼而挠之。如敢来犯，深入力战，彼将颠覆不暇也。”咸平中，虏犯边，真宗命诸将择锐卒，散为游兵，伺戎首南侵，我取径道趋幽燕，取其车帐，仍俾边郡应援之。景德初，亦命我军大阵帷驻中山，别择四健将，分握精骑，伺虏至，则间道深入北境，挠虏腹心，以牵制之。所部皆听便宜，不取上将

节制。此四者，亦因地用奇之术也。

◎料敌将

夫敌国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决事，必先探其将能否而后战。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左右既震，则敌虽众，必擒其将。故其将愚而信人者，可诱而诈；贪而忽名者，可货而赂；轻变无重者，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者，可离而间（可用间也）。凡两军相望，而患不知其可将者，当令贱而勇者，将吾轻锐之众，犯而挑之，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利佯为不知，此智将也，勿遽与战；若其众喧哗，旗幡纷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愚将也，虽众可败。又若两军相持，未战未挑，欲知敌将之谋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马骁雄，反示我以羸弱；阵伍齐整，反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必奇兵诱以奔北；内实严备，而外为弛慢，频使谍来，托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赂以相悦；移军则减灶，合营则偃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举少，必候晨朝，以寡击众，必候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图，理须曲为防备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是也。

◎察敌形

兵法曰：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敌远而挑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言远求挑者，恃其所处平易，利于作战，故欲我进前）；众木动者，来也（伐木除道欲来）；众草多障者，疑也（泽中结草障蔽道分，以致疑我，恐见追掇也）；鸟起者，伏也（下有伏兵）；兽骇者，覆也（敌阵张翼，来复我军）；尘高而锐者，车来也（车马行疾，尘土冲起）；尘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驱者，进也（军在诡诈。两敌使在其间，观其言之发，可料其情）；轻骑先出，居其侧者，障也（障兵欲战）；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或有外兵相应之期，专候吉时）；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向人见利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食肉，军无粮也（杀马食肉，是无储蓄也）；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军无悬缶者，悉破之，示不复炊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谆翕，两人切语貌。士卒怒将，则私语作诽）；数赏者，窘也（军骄，不有战，数赏以劝之，此窘迫也）；屡罚者，困也；先果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刻暴以示强，欲士卒畏服。不以刑法，德政不精之）；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徐进徐退谓之谢。如此，倦战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谋也；使者目动

而言肆，惧我也；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兵非益多，足以并力料敌取足而已。若不虑而易于敌者，必擒于人也。太公亦谓用兵之法，大要在审察敌人。其形之变，十有五变。见贿击之，新集可击（敌初至，行阵未整），未食可击（敌军或阵，日高未馈食），奔走可击（行阵失次，用力不齐，布阵不均），不戒可击（我示弱诱敌，敌不设备），不顺可击（逆风向水向山之谓也），动劳可击（倍道无行，人马未歇，未申约束，夜行于路，阵虽成列，前后不整），将离可击（大将已离士卒，独在小将。小将无威，不能率人，人皆不服），长路可击（远行争路，昼夜不马），扰乱可击（敌未成列，纵不相属，横行相战或生或立），不暇可击（贪利求食，不暇成阵），候济可击（渡河半济），险路可击（山路险狭，沮泽泥陷，车马单行，左右难救），警怖可击（厄路相逢，都无备拟，鼓噪掩击，三军怖惧），不定可击（阵数移易，人马候望）。皆谓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其不能为计也。吴起曰：其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心，塞易开险，可要而取（疑为不决也。无依无利度者，怯也。士轻其将，为无威也。审易开险，得地形也。可要而取，言其易也）；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可诱敌使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怠士懈，可潜而袭；日暮道远，士众劳倦，饥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虏。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敌，又有不卜而与战，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风大寒，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一也。盛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饥渴，务于取远，二也。师既淹久，粮食无备，百姓怨嗟，妖祥数起，上不能止，下无其准，前攻失序，言声高遽，三也。军资既竭，薪刍又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马疾瘳，四邻莫至，五也。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六也。战胜而骄，士卒献功，行伍失序，军中哗乱，七也（一本作：道遂日暮，士庶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亡也）。阵而未定，舍而未毕，行坂涉险，半隐半出，八也。诸如此者，击之勿疑。若其土地广大，财富人众，惠施流传，赏信行察，发必得将，陈功居列，任贤使能，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者，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兵法又当视敌鼓角、人马队伍喧静以避之。凡金铎之声下以浊，鼓鞞之音隰如沐，旗帜皆重而自垂曳如沾雾，此衰败之兆也。戎马惊奔，士卒恐惧，妖言相惑，或以耳相属，此溃散之象也。队伍扰乱，行阵不定，或坐或起，言语喧闹，此军乱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虽然，见敌之意可击如此，又当反虑敌人矫计诱我。所谓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进半退之类，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变。虽云鸟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自伏兵之上，譎为妻鸟，安高不动；或竦人立于草木之

中，挽弓别弹以祛飞鸟，令人疑之之类，则察者又须以他事参验而后动。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此百胜之术也。

●前集卷五

◎军行次第

凡军将发，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覘，逐营各以跳荡、奇兵、马军先出，去营一里外，当前面布列。战锋队、驻队各持伏，依营四面布列队伍，一如装束辎重讫，依次第起发。

凡闻第一角声绝，右虞候捉马骡。第二角声绝，即彼驾。右一军捉马骡。第三角声绝，右虞候即发，右一军被驾，右二军捉马骡。第四角声绝，右一军即发，右二军被驾（已上兵等唐制，今官之号见合阵法）。以后诸军，每听角声，装束、被驾准此（或用笛声代角，亦便）。每营各出一战队，令取虞候进止，防有贼至，便用腾击。如其路更狭小，须更加角声，仍令将校排此催督急过，勿令停拥。其步兵队、辎重队二千步外引，马军去步军二里外引（李靖、裴绪亦同）。今以军行次第图列之于左。

（图）

右行军之法，大率如此，其辎重在內，计兵三万人，凡四百队。除马军八十队、辎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队悉在內也。

凡军马行动，常先右虞候马军为首，次右虞候步军，次右军马军，次右军步军，次前军马军，次前军步军，次中军马军，次中军步军，次后军马军，次后军步军，次左军马步，次左军步军，次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某行每经高处，即令三五骑马踏高四顾，以候不虞。余军准此候望。右虞候既先发，半安营，踏行道路，检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踏桥津，捍后，收拾阑道，排北队仗，整齐军次，使不交杂。若回入，先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次左军马军，次左军步军。余次第准前却转。其虞候军职掌，准初发交换。

凡道狭不可并行者，即第一战锋队为首，右战队次之，左战队又次之，右驻队又次之，左驻队又次之。若道平川阔，可得并行之，宜作统行法。其统行法，每统战锋队居前，两战队并行次之，又两驻队并行次之，余统准此。若更堪齐头行者，每统五队，横引齐行，后统次之。如每统三百人，简取二百五十人，分为五队。第一队为战锋队，第二队为战队，第三队为奇伏队，第四队、五队为驻队。队头一人，副队一人。其下等五十人为辎重队，别著队头一人

，副队头一人，拟战日押辎重，遥为声援。若兵数更多，皆放此类。

凡兵，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或作倒）。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小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前引，住则立于帐前（或作侧）。统头亦别给异色旗，拟临阵之时辨其进退。骑队等旗，别样制造，令引辎重。各领本军营队，识认此旗。

凡大将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青乱黑，以碧代之。务易辨也）。中央上位不动，故大将军以黄旗为四旗之主，常使诸军准望知大将军所在。若南方有贼，大将军赤旗以应之；东方有贼，则举青旗以应之；西方有贼，则举白旗以应之；北方有贼，则举黑旗以应之；无战常偃之。举旗者，令诸军知贼所从来也。其诸军见本方旗举，当方面兵急装束；旗若亚，则前进奋击；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

凡大将，置鼓四十面，小总管给十面，营列给鼓一面，行即负随纛下，拟昼夜及在道有警急击之，令传响相闻。如军行时，前军卒逢贼，即急击鼓，中腰闻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军便往；后军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击鼓）。并量抽军兵相救。如发引稍长，更须置鼓传响，使前后得闻。

凡军行，须令候骑前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河桥揭白，水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将。

凡军行，若遇道途泥泞，山河险隘，并右虞候于诸军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理桥道、开拓窄隘之用。

凡分兵数道，于贼界相逢远望，未审善恶，临发时须同计会。如远探相见之时，便令定立，合令一队向前。一百步外，分为两队。左队左（或非右）转，右队右（或作左）转行，前队亦盘旋相应。讫，即并队，左转三匝，前军右转三匝，各计去时旗号（临时改号亦得）。然后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贼马，即得前进，仍须严备以待之。

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乾粮，六十里食宿（古法：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今六十里为食宿，亦量军士急缓为节）。

凡军行，其辎重委（于伪反）积（子赐反）并在营阵中安置，以防焚掠。

凡下营排兵布队，人皆取队后过；发兵收军，人皆取队前过。如入城郭街巷、窄狭两面，下营人即队前过。

凡军所过，先报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绝行人、六畜、水陆船乘，皆令息治。虞候并游变将与地界所由先二十里，约此清路。

◎行为阵法（并图）

凡军行渐迩贼阵，或行于贼境，我军有数营，发引逢贼，首尾难救，须行引时，先准为方阵行列，以兵分为四分，辎重为两道引，战锋等队亦为两道引

。其第一分初发，辎重及战锋分为四道行，两行辎重在中心双引，战锋队并各在辎重外，左右夹双引。其第二分，战锋队与前面左右行战锋队相当，辎重队与前行辎重队相当。其第三、第四分，并准上。今约行列图之于右。

（图）

凡军行，即逢贼，即抽第一分中两行辎重横列在内，为两重；其两行战锋队横列在外，两重，为阵。前面第二分中两行辎重即前进，居阵内，又偏直列为两重；其两行战锋队前进，居阵内，为两重，居右偏辎重外，为阵右面。其第三分战锋辎重，依第二分法转为阵左面。第四分战锋辎重依第一分法，转为阵后面。令四角相后，结成三阵，缓急遇贼即战，贼远则成阵而行。常令辎重并近前头战锋队，相去十步下一队，则战锋常裹辎重。若逢川陆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队纵横相当，布列使匀也。其制具图于左。

（图）

凡山路隘狭，布阵不得，须使部队密相连接，枪旗两边，弩弓居外，缓行即过（馀且出隘门）。

凡盛夏行师，道中深草茂木，四望不绝者，亦约方阵而行。

凡兵迎敌境，若过州县城镇，皆先使人守门，城中人无得辄出。

凡入敌境，若船渡桥梁，先过重物试之，然后渡军。

凡军入贼境，所经要路平陆，须遣人前行，探地审试。虑敌人先作方田阴坑，种苗于上，诱陷人马。

凡暴寇来劫掠牛马货财，不可轻动。其初至气锐，犯之未必胜，候其去，则邀击之。

凡骑军入贼境，惟战，其外余物不得负斤两之重。步军战具外，带物不得过十斤。

◎禁喧

凡兵体尚静恶喧，静则有序，喧则必乱。其军行在路，若要唤人，及进退止息，令每队取晓事者两人，一人执小绯旗子，于本队外，傍行，去队十步以为望；一人专听待唤。如去贼近，即递相暗报。欲令止息，即卧旗子，当队下即住。候见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当队回身速行。其大军首尾亦各差小校领主将处分，他人不得辄传声。

◎度险

凡军行，入山林翳会之地，防有伏兵，先须选し健三二百人，于险阻不防之地偷路过，把其出道。又选骁勇当道索搜，或自高山树杪使人远视。审无藏伏，分兵前后以为镇柘，然后遣辎重老小先渡，以步兵继进，其济水亦如之。

凡遇坑穴阔三五丈，人马不可通，即令军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刍

之类，遽传填之，方可渡。

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则以接梯倚其壁，选し健者，手执钩竿，身系二绳索，缘梯并勾木石而上。至不稳处，即系绳于木，垂两头至地，系横关为软梯，与众军攀缘，并续加绳索及缒人登之。

◎出隘

凡军行贼境，若逢山水窄隘，桥梁济渡，须防壅遏，自相躁践，及为敌人邀截，先令左右厢虞候各领第一队过，便于两边卓队排阵，以为防招。次第二队过，以次排立。第三队亦如之。余军亦准此。待末队过尽，即左右两厢对行引发。如非贼境，即军伍相连缓行。过渡，依常引发，仍置斥候远望如前法。

◎赍粮

夫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况深入敌境，飞挽不通，袭师及寇，益资拟备。虽云因粮于敌，亦虞清野以待。旧法：人持乾粮三斗，可用数旬。若班师在道，去境犹远，储贮乏绝，即须拣择羸瘦牛马应卒，以充军食，庶全人力，不至为贼困逼。

旧法：米一石，取无谷者净淘炊熟，下浆水中壬水曝干，淘去尘，又蒸曝之。经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之，待湿彻，然后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盐三升，以水和入锅中，炭火烧之，即坚小不消。一人食可五十日，又宜夏月将行。

粗布一尺，以一升酃醋浸，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麦面，作蒸饼一枚，浸醋一升（或作丰），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时，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豉三升，捣如膏，加盐五升，捻作饼子，曝干。每食如枣核大，以代酱菜。人可食五十日。

米一升，人食可一日。

牛一头，食之五十人日。

马一匹，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驴一头，食之三十人，可一日。

如更急难，诸戎装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饥。

山行，即采松皮，每十斤与米五合煮之，令烂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每人将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

亦可将乌梅、干酪行。

每人将葫芦子、或竹筒皮、或受二升者，料前程之水，即盛行。

马军，每人将干酪与马，恐马渴乏。

近代边兵远行，则有麩饼、皱饭、袋、杂饼之类。麩饼，用麩末作饼，投沸汤和为饼，厚一分。候冷，切作棋子，曝干，收贮。如在营寨内，以汤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战阵中，干食之，味美不渴。余于杂饼、皱饭、并制如常法，惟曝极干，令可齐持及久。

◎斥堠听望

凡军遣候吏，必择精明勇敢奇谋远虑者。令彼乡国之人引导而往，或刻兽足，即中路为却行之状；或上冠微禽，而隐伏丛薄之间。盖欲密声晦迹，惕人知觉，然后倾耳而听，专目而视，谛伺它物，以迎知敌人之情。故见水痕，则知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验寇来之驰骤；众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飞鸟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骇兽奔逃者，谋潜袭也（敌来之伏，余见察敌形门）。凡此之类，皆可察而预知之。必待逢敌之军，而后用其耳目，则不能及矣。若师行，斥堠多择高要之处察望四边，前探不得推后探以为锋，左矛不得望右矛以为固，是以军行军止，必先谨听候之法也。

◎探旗

军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转语后第二、第三部诸主者白之。贼百人已下，但举幡指；百人已上，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

◎探马

军行前后及左右肋上五里，著探马两骑，十里加两骑，十五里更加两骑，至三十用十二骑，前后为一道。其最远及以次远者，各等第拣壮马给与之，马弱则恐为贼所擒。若兵多，发引稍长，即肋上更量加一两道。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各执一方面旗，无贼则卷，有贼则舒，以次递应至大军。大军见旗展，则知贼至，庶先贼来，足得择利便设机应变，迎前出战也。

◎递铺

凡军行，去营镇二百里以来，须置递铺以探报警急，务择要径，使往来疾速。平陆，别置健卒之人。水路，亦作飞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铺。从非寇来之方，亦须置之。

◎烽火

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不可阙也。唐兵部有烽式，尤为详具。今之边塞所置，则颇为简略而易从。唐李筌所记法制，适与今同。今以唐式录为前，而今法次之，庶参考用焉。

唐法：凡边城堠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一数，要在烽烽相望。若临边界，则烽火外周筑城障。

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并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视，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且须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兵五人，兼收烽城。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

置烽之法：每烽别有土筒四口，筒间火台四具，台上插橛，拟安火炬，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险地狭，下及二十五步，但取应火分明，不须限远近。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已下，四面各阔一丈二尺；向上，则渐锐狭。造筒，先泥里，后泥表，使不漏烟。筒上著无底瓦盆盖之，勿令烟出；下有鸟炉灶口，去地三尺，纵横各一尺五寸，着门开闭。其鸟炉灶门用木为骨，厚泥之，勿令火焰烧及。其烽筒之外，皆作深堑环绕。在烽贮备之物，要柴藁木材。每岁秋前，别采艾蒿茎叶苇条草节，皆要相杂，为枚烟之薪。及置麻蕴火钻狼粪之属，所委（于伪反）积（子赐反）处，亦掘堑环之，防野烧延燎近边者，亦量给弓弩。

用烽火之法：应火炬长八尺，橛上火炬长五尺，并二尺围。干苇作薪，苇上用干草节缚，缚处周回插肥木。其次炬橛等，在烽每道当蓄一千（或作十）具以上，于舍下作架积贮，不得雨湿。其土筒里，常须预着羊粪郁心火使暖。

凡应火土筒，若向东应，筒口西开；若向西应，筒口东开；南北准此。诸烽烟相应时，于土筒旁级上立开盆放烟，合盆灭烟。其烟看放时，若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若昼放烟，至夜即放火，无事尽一夜。若夜放火，至天晓还续放烟，后烽放讫，前烽不应，烟尽一时，火尽一炬，即差脚力人走问探知。失候或被贼掩捉，其脚力人问者即亦须防虑，且至烽侧遥听，如无消息，唤烽师姓名，若无人应接，先径过向前烽，依式放火。仍录被捉失候之状，告所在州县勘当。

凡白日放烟，夜放火，先须看筒里至实不错，然后相应时。将火炬就鸟炉灶口里焚熟成焰，即出为应。一炬火，一人应；二炬火，二人应；三炬火，三人应；四炬火，四人应。若应灭时，将应火炬插鸟炉灶口里，不得火焰出外。应灭讫，别捉五尺火炬，安着土台橛上。烟相应时，一炉筒烟，一人开闭；二筒烟，二人开闭；三筒烟，三人开闭；四筒烟，四人开闭。若昼日阴晦雾起，望烟不见，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烽；雾开之处，依式放烟。如有一烽承两道已上烽者，用骑一人，拟告州县发驿，报烽来之处。若烽与驿相连者，只差驿马。

凡寇贼入境，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满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及有烟尘，知欲南入，放烽两炬；若馀寇贼五百人以上，不满三千人，亦放

两炬；蕃贼五百骑以上，不满千骑，审知南入，放烽三炬；若余贼寇三千骑以上，亦望三炬；若余蕃贼千人以上，不知头数，放烽四炬；若余寇贼一万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烽一炬者，至所管州县镇止；南炬以上者，并至京。先放烟火处州县镇即录状驰驿奏闻。若依式放烽至京讫，贼回者，放烽一炬报平安。凡放烽告贼者，三应三灭；报平安者，两应两灭。

凡告贼烽起处，即须传告随近州镇县、城堡、村坊等人，令当处警固，不得浪行递牒。

凡烽号隐密，不令人解者，惟烽帅、烽副自执，烽子亦不得知委。

凡烽帅、烽副当番者，常须在烽台检视。若将家口，听于堑内安泊。烽子则昼分为五番，夜分持五更；昼候烟，夜望火。凡烟火，一昼夜须行二千里。

今法（与李筌法同），明烽台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尺，下阔三尺，上阔一尺。形图：上建圆屋覆之；屋底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泥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讫，复收之。四壁开望贼孔，及安火筒，置水罍、干粮、麻蕴、火镇、蒿艾、狼粪、牛羊粪。每旦夜平安，举一火；闻警鼓，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笼柴。如每早夜平安火不来，则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漏，观望动静；一人烽帅，知文书符牒转递之事。

◎行烽

凡军马出行，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里以来权置烽。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来要路，每二十里一烽，连接至军所。其游奕马骑，昼日游奕候视，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贼徒暮间见烟火，掩袭烽人。其贼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听贼徒。如觉贼来，即举烽递报军司。贼十骑已下，即举小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不及百骑至二百骑，即于一炬。若三百骑至四百骑，即放二炬。若五百骑至五千骑，即放三炬。准前应灭。前烽应讫，即赴军。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抵山谷藏伏。既置烽，军内即须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忽举，即报大总管“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戒严，收饮畜产，遣人斥探。

◎军祭

宋咸平四年，诏礼官详定于所征地之礼，付北面总管。其礼：除地为单，以祀黄帝轩辕氏，用羊豕代太牢。都总管为初献，余用旧仪。其牙神、熏神一少牢。其币：牙以白，熏以皂。用刚日，以漆器常饌祠之于单，统以青绳，覆以幄幕。（置军牙大熏位，方七寸，厚三分）。亦三献。衅鼓以一豕。祠

官皆戎服，清斋一宿。旧法兼磔风师、祭雨师、祭马师，其荐献亦用牲牢、酒脯、香币如上仪，惟风师磔犬以为牲。祝文曰：维某年某月某日将帅具官称姓名某。以某物之奠，致祭于某神。凶党首难，干纪乱常，毒流生人，恶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讨，殄寇克敌，△神是助。尚飨（一说祭毗沙门天王，有祠貌则就其祠，无祠则望北为位，设香灯、渍泉漫杨枝、乳粥、酥蜜饼食之属）。三军首路之日，则祭道路神以车犯较（祭礼：于城外之首路，封土为山形，蒲台棘柏为神主，祭仪牲币皆准上）。祭军，以车辄之而过谓之犯较。军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庙，皆道官以酒脯祭告。

◎军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众于军中，欲人先成其虑也。商人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将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书之所记，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交，所以申饬有众，坚整士心，为战阵之首也。今之出师，凡将发及战，主帅当亲临士众，明布誓言，使在下无不闻者，感激众志，然后行也。

大将某官，告尔三军将校士卒：整尔众，无谨其端，听予命令！今戎兵不宾，侵败王略，挠我边陲，害我穡事，毒流于庶民。皇帝受我斧钺，肃将天诛。尔尚一乃心力，锐乃戈矛，生歼大憝。有进死而荣，无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赏，不用命有显戮。勉哉，尔众！服勤王事，毋干与刑（此誓之大意也，主兵者临时为约以誓军）！

◎定惑

夫万众之聚，事变不一，起为哗乱，不可不虑。或士卒未信，下轻其上；或妖异数起，众情生畏。主将当修德改令，缮砺锋甲，勤诚誓众，以祇天诫。复择吉时，具牲牢盛饌，震鼓铙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请，以观祥应。若人马喜跃，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铙之音扬以清，鼙鼓之音宛以鸣，此得神灵之助，当示众以安其心；否则矫说善祥而布之于下，乃可定也。虽云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然而智者以权佐政，古称有五助焉：一曰助谋，二曰助势，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机，不可不察也（余见故事假说安众门）。

●前集卷六

◎下营法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言营、阵同制也。法云：阵中容阵，谓队伍布列，有广狭之制。欲其回转离合，无相夺伦。营中有营，谓部分次序，有

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乱。卒有外寇侵轶，皆坚壁全备，莫得而动也。苟非规模素定，其孰能与于此乎？故司马宣王观武侯营垒处所而叹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卫青出塞，以武刚自环（盖今之车营也）；充国屯田，则校联不绝（盖今之木栅营也）。其来尚矣。今采诸家之法，著于篇云。

凡置营，先计人数，列营几重，配地多少。随师众寡，一人一步。使队间容队，宁使剩队，不得少队。已往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厢有剩，所剩之队友配守御，不使士卒烦扰。如久住暂时，各量其宜。咸立表于十二辰，立五旌，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旌立午地，白虎旌立酉地，玄武旌立子地，青龙旌立卯地，招摇旌立中央。其樵牧汲饮不得出表外。

凡军营将下之时，当营跳荡、奇兵、马军、并战锋、驻队，各令严备持仗，一准发兵法。待当营卓幕讫，方可立队释仗，各于本队下安置。若有警急，随方捍御。其马军下营讫，取总管进止，其马合群牧放。

凡下营，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须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买者，营司判官差人押领，不许擅入城郭。

◎营法（并三图）

○李靖法

凡大将军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

中军四千人，内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一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两厢各二军，每军各二千六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计一百四十八队）。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凡马步军，通计总当万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队当战，余六千人守辎重。下营之时，以四千人为中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小营。每队幕五口。若在贼境，地狭，则四步下幕；若地土广阔，不在贼境，则五步下营。

凡五十人为一队，其队内兵士须结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又合三小队，得意者结为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大队。余少五人：押官一人，队头执旗一人，副队头一人，左右兼旗二人。即五十人。至于行立前

却当队，并须自相依附。如三人队失一人者，九人队失小队二人者，临阵日仰押官、队头便斩。不救人，阵散计会队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斩。

每军大将一人（别奏八人，兼十六人），副二人（军务奏兼，减大将军半）。

判官二人，典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卫，兼各五人）。

子将八人（委其分行阵，辨金鼓皮，总管兼二人）。

执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仓、司骑、司胄、承局各一人。每队五十人，押官一人，队头一人，副队头二人，旗头一人，副二人，火长五人。

纛六口，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唐制，天子一十二卫，诸侯六军，故纛有六以主之。

门旗二口，色红，八幅，大将军牙门之旗，出引将军前列。门枪（或作旗）二根，以豹尾为刃，出，居红旗后；止，居帐门前左右卓立。

五方旗五口，各逐其方色，大将军中营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纛后，随方而建。

严警鼓十二面，大将军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

角十二具，于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认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图禽兽，与诸队不同。各自出为志认，出居队前，恐士卒交杂。阵将门旗色随所尚，不得以红，恐乱大将军。

阵将鼓一百二十五面，备设疑警敌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根，备扬兵及缚筏用。牛助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计弩二千五百张，弦七千五百条，箭子十五万只。

弓十分，弦三付，箭三十六只，计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射甲箭三十七万五千只，生钢箭五万只，长垛箭二万五千只。弓袋葫芦、张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十五百口。四二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锥钺斧伐，各四分支，重五千事。拓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用军。驴六分，七千五百头，鞍各自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铁镢、锤自副。锅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斗。干粮十分，一人一〈豆斗〉二升，一军二千五百石。袋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羊皮缝可，绕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夹绢练袋代皮亦得。

马盂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皆以坚木为之。或以孰铁为之，受三升，冬月可暖食。刀子、错子、钳子、锁子、药袋、盐袋、火石袋、解结锤、砺石都

共一十万二千五百事。裤奴、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都共六万二千五百事。

摊子、忽蒙、涩子各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量。麻鞋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量。毡裘十分，一万二千五百领。皮裘、皮裤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领，作为蕃兵用。抑罐、袷考袷老各二分，共五十口，有皮囊可代抑罐。

锹锤斧锯凿各二分，都共一万二千五百事。镰四分，五千张。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三升。

马鞍辔革带各十分，都共三万七千五百具。披毡、被马毡，都共三万七千五百事。马军无幕，故以披毡袋。插连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绊二十分，二万五千条，皮毛及连板（或作枝）中半。韦皮条三十分，五万七千五百条，盘于带上，拟缚贼用。

大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三口，毡四领，褥二领。副大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二口，毡二领，褥一领。副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一口，毡二领。总管、子总管、长史、司马各给帐一口，食幕一口，毡一领。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别敕、差行、折冲、果毅各幕一口。典五人共给幕一口。兼十人共给幕一口。随军以下不满此数，并量给。镇守准此。

凡弓弦，有副箭簇。枪不锈，刀不涩，衣甲动用，常须阅视，不得临事有误。

（图）

右方营法图

法曰：诸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候军别三营，六军都当十八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不在贼境内，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则不得使容一营地。中一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军出日，右虞候引其前营，在中央右厢向南；左军虞候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军虞候相当，状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令依本营卓幕，得相统摄，急缓须相救援。若欲得放马，其外营幕即狭长布列，务取营里面宽广，不使街巷窄狭，营外仍置拓队效此。

（图）

月营法曰：凡地带半险，须作月营。其营单列，面平背险，而两翅向险，如月初生。每营相去疏密，及安置队伍准前法。其门则临时计之。至若兵马多少，幕次所设，此大约也。如有警急，畜牧并于营后安置。

一说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每一大营有四十子营，营各四十幕为一部。其一子营皆空，其内入开，开三迳。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盾后弩，旗鼓中央，大将之所。余法准上同。

○裴绪营法

凡兵师之营，拟于城郭、宫室，必须牢固，不可得而犯乱也。其古法多依九宫、六甲、太乙、天门、地户之法，皆为疑惑，不便于事。今则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随其险易为之，御平则方列，围水则圆关，山路则盘回，川流则屈曲，务于适时使用耳。

法曰：凡下营，非贼境，地土宽平，即布大方阵。营内有一十七小营，中间相去使容一营。如在贼庭，即须窄狭，不得使容一营。其营四角编入，仿佛使圆（圆则易守）。其一十七小营，计一万七千人。古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令加四千五百人为奇伏扬备，则军中之手足，以应时用。其非正门，不得辄出入，犯者论如军律。

◎诸家军营九说

凡安营部分之法，已载前说。其周营须设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旧法有九种：大约军不久驻，则为立枪、枕枪、车营、拒马之类；若兵久驻，则用柴营、掘壕、城营、木栅之类。符参卿曰：左贼境宿，用枪营，行用方阵，惟大将度宜而处之。今御军者，皆可约此为制也。

○立枪营法

凡军不久驻，可立枪为营。枪头间架令均。黄昏擂鼓，各着不枪，鼓声绝，刺枪讫，兵士更不得出白绳，便断烟火。营外置约铺，其外更着一人伏听。营外有警，当铺不得高声，敲枪传过。四面即如有警，豫作提防。

○枕枪营法

凡枕枪为营者，其枪如鸦巢，枕幕外七尺。枕枪之外，造土壕一重。枪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车马在傍横排。

○柴营法

凡柴营，其柴须密排，不通车人过。其间钉橛，仍着不压之。其车横排，须间间架均，急疾转车，便可为城（或作袍）。若久住，营中置一望竿。

○掘壕营法

凡掘壕立枪，则白绳取定。其壕底阔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阔一丈五尺。其土向里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实，勿至摧塌。里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门。掘彻，即权施浮桥，急疾折去。当界二十步，置一战楼，以门扇及他板木权造。壕唇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枪三根，失头入火令坚。近壕布棘城一重，阔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坚，为营，其棘须鱼罗布之

，令棘头平阔三十尺）。

○筑城营法

凡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女墙高四尺，阔二尺。每百步置一战楼，五十步置一风炮一具，每三尺置连枷棒一具，每铺更板并架城内，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阔三步，立木栅一重，栅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马坑一重。

○车营法

凡车营法，车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为战车，车中出战队。其车子营及外营横排，牛在当中，拒马枪在外，仍连车辕为左右厢和门。

○木棚法

凡木棚，因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棚，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短为阁道，外柱一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栅外掘壕一重，阔二丈，深一丈。木栅里，每百步造战楼一具，中置望楼，以远探望。

○绳营法

凡绳营所以援马，若入敌境，刍牧不给，即须寻择水草放牧；每人给马索一条，入夜则为绳营，以护畜产。其制：立枪为杠，凡两重，上系马索，连绎相续。马居营中布，官健牧人四面卫马，使不得逸出。营外复出更铺，夜则环营击更鼓为备。内外军士各守本界，不得过从交杂，即奸人无便以入。

○拒马营法

每人配鹿角马枪两枝，去前枪城三步布置，须首尾相系，鱼鳞布之，则牢固矣。

◎下营择地法

夫下营之法，择地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木，谓之四备。大约军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阳背阴，养生处实，无以水火为虑。居山在阳，居水避卑。不居恶名，谓豆入牛口之类；不居无障塞，谓四通八达之道，受敌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潜袭，或被火烧；不居水冲，恐有涨溢，或彼决雍。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饮致病；不居无出路，谓四面地溢，恐被围难解，及粮运阻绝。不居无草菜，恐军乏绝；不居下湿，恐人多疾病，军马不利。不居废军故城久无人居者，急疾无固守；不居冢墓间，与鬼神共处。春夏宜居高，以防暴雨；秋冬不居清涧深阜，虑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谓之天柱；泽中之高，谓之地柱；高中之下，谓之天狱；下中之下，谓之地狱。斥卤之地，草木不生，谓之飞锋。故村墟落、荒城、古寨，谓之虚耗；川谷之口，乏水无草，谓之天灶；穹隆阜敖背，四面平坦，谓之沃焦

（亦名龟背）；神祠社木，谓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出之口，谓之死地；大山之端，谓之龙头。凡过此地，并去无留。常令我远之，敌近之，我迎之，敌背之，则此利而彼害矣。

◎缘营杂制法

凡兵马，每下营讫，营主即须干当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吏主持畜产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行巡视马驴，有疾者医，有疮者剪剔传药，有伤者申送，量事决罚。

凡下营讫，司胄及佐即巡队检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绽损污，即须修葺磨砺。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为案记，准法科决。

凡在营，司仓及佐监管兵士粮食，封贮点捻，勿令广费。

凡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

凡营垒既定，其自外屠沽贩卖人一切禁断，营内自交易即不禁。

凡营门，各配随近将校守把。杂色职掌，亦专配一门出入，不得交杂。仍令识认，以防奸细。

凡军中，皆令三人或五人为保同行，不得分散。递相觉察，不得与外人私语军事，及受外人财贿，犯者重罪同保。

凡陷没人投来，当别差主务，勿使随军，恐为备用。

◎警备法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

，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覘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备夜战法

兵法曰：昼战多旌旗，夜战多火鼓，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后，必无与敌列阵克期而战。若但袭敌之营，鸣鼓燃火适足以助敌人之耳目，于我返害，其义安在？曰：此孙武之微旨也。

凡夜战者，多为敌来袭我军垒，不得已而与之战，其法在于立营。立营之法，与阵法同。故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盖大阵之中必包小阵，大营之内亦包小营，前后左右之军各自有营。大将营居中央，诸营环之，隅落钩连曲折，相去远不过百步，近不过五十步，道途通达，足以出入；部坠壁垒相望

，足以弓弩相救。

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闻鼓声四起，即令燔燎。贼人夜入营门，四顾屹然皆有小营，各自坚守，未知所攻。大将营中，或诸小营先觉贼至者，当按兵勿动。敌贼尽入，然后击鼓，诸营齐应，众堡皆起，然火内照。诸营兵士悉闭门登垒，下瞰敌人，劲弩强弓四面俱发。若奸人潜入一营，斫营杀士，即诸营举火出兵，四面绕之，号令营中不得辄动，须臾之际，善恶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罗网矣。今之立营，通洞豁达，部分无法，若有贼夜至军中斫营，军中无不警才，虽多置斥堠，严为备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纵有众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战之法，贵在于乘敌之不备，幸敌之挠乱，骇而攻之，则有胜计。前史所记，或因天之阴霾，夜之风甚，各执火炬，衔枚疾驰，出其不意。若寇营士卒警怖蹂躪，吾以精骑劲兵乘之，此必胜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乱，攻之而愈靖，将卒不惊，营壁如故，则是彼之法制谨严，备预周密，我当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盖兵者，避实击虚，以整待乱，故锐而避之，乱而取之，此良将之善计也。晋罗尚遣人夜袭贼将李特营，特知之，戒严以待。及至其营，特坚卧不动，俟其众半入，发伏击之，大败。此所谓舍而勿攻者也。

◎立号法

每日酉时，虞候于大将军幕府请号。其号簿，先粘纸二十四张，张界一十五行，即缝标轴。题首云：某军某年某月日己后号簿。出号时，大将军率意于一行书写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答。一夜书一行。二十四纸，三百六十行。尽一年讫，则更其簿。如闰年，则加二纸。其号不得犯国讳及大将军元帅都统等讳。其分巡虞候及诸将等，候大将一号出，分明传写审勘。凡坐喝行答者，乃号之大纲，及有警急，或恐敌人偷窃，或虞内应，则不可专循定法，须临事改变，或逾时出，或平明改。其白昼，则以片彩为号，其彩亦须逐日改易。如分兵掩袭，及设奇伏，白昼或以门旗为立表色为号，暮夜或吹笛，或击小鼓子、铜孟子，小大之类声音可通一里余者，或使人长啸为应验，随大将临时处分。

◎定铺法

定铺者，每日戌时，严警鼓动，虞候领甲士一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中及城上。在野，则巡营外，定铺疏密。坐者喝问：“谁何？”行者答曰：“虞候总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铺。”如此三喝三答讫，坐者曰：“虞候总管过。”

◎持更法

凡营，夜时更者，每铺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击板。一人专听杂事，以

至睡魔警众者，亦须递相警觉。临时或密号，敲弓箭应之，即奸人无所施计。旧法：更铺之次，更置狗铺。军在贼境，将士远行困乏，籍狗以为警也。

◎巡探法

凡定铺发更后，当军折冲、果毅并押铺宿，尽更探，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健，通探都巡。探人不得高声喝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肖三下，方挑军号以相应答。营内巡探，周而复始。

◎漏刻法

凡军中，虽置水漏，则用更牌，一昼夜一百刻。以竹为一百牌，长三尺，阔一寸，题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传一牌，一日一夜计行二百里，则传一百牌。常取月中气为正。

雨水：正月中，夜传牌四十九四分，一更传牌九，馀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一更传牌一十。

谷雨：三月中，夜传牌三十七六分，一更传牌七，馀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满：四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

夏至：五月中，夜传牌三十五一分，一更传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处暑：七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二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传牌四十四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传牌四十九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一十，馀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传牌五十五，一更传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一十，馀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又法曰：行军于外，日出日没时，挝鼓吹角为严警，九鼓三百三十三捶为一通，角一十二变为一叠。鼓音止，角音动。凡鼓三通、角三叠，昼夜足矣。又近代马上法：以数珠记时，先约一昼夜为准，余日仿之，与刻漏法差。

◎防毒法

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

凡敌人遗饮饌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店卖酒肉脯盐麸豆之类，亦须审试即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谓新得敌地，勿饮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谓流泉出于敌境，恐潜于上流入毒。三谓死水不流。四谓夏潦涨霪，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带沫如沸，或赤而味咸，或浊而味涩。五谓土境旧有恶毒草、毒木、恶虫恶蛇，如有含沙、水弩、有蜮之类，皆须审告之，以谨防虑。

◎寻水泉法

行军下营，须先择水泉。旧法：军行，右虞候在前，兼视水草，道中遇水，则揭青旗以告众。

凡军至处乏水，则视沙碛中有野马黄牛路纵，寻其所至，当有水。

凡野外，鸟兽所集，或水鸟聚处，并当有水。

凡地生葭苇菰蒲，并有蚁壤处，其下皆有伏泉也。一说：骆驼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当有泉。

凡大军冬月行，人各持冰片，可以备渴。

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气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中逆上。

凡逾越山阻，以刳系竿头，引挂高处。拟固能胜人，便即令上。又增刳，次引人，而又加大刳续更汲上，则束马悬车可以立办。

◎养病法

凡军行，士卒有疾病者，阵伤者，每军先定一官，专掌药饵馱輿及抹养之人。若非贼境，即所在寄留，责医为治，并给刳兼人扶养。若在贼境，即作馱（或作驴）马輿及给刳兼将之，随军而行。每月，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大将间往临视。疾愈，则主者、刳兼人并厚赏。恐不用心，故赏之。如弃掷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瘞者，斩。庸将多不恤士，即被弃掷生理，以此求士死力，不可得也。其有死者，箠醪祭酹，墓深四尺，将校亲哭之，仍立标记，以防后取。若非贼庭，递归本贯，每人给钱帛，充送终之用。所由不举者罪之。

◎征马法

兵法曰：凡戎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克剔毛鬣，谨烙四蹄，戢其耳目，毋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辔勒御，必令全好，乏绝辄补。

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

，宁劳于人，切无极马，常令有余，备敌之覆我也。

凡军行，每营先差一官专知牧放，不得连系。诸营各作一异旗放马，一记旗放驴，并于所管地界放牧。如营侧草恶，即计会虞候，别择放地，不得交杂。如卒有警急追唤，见旗则知驴马处所。

凡牧畜，马居中央，放驴在四面，援马。牧人并于驴群四面环绕。若贼偷盗，驴群在外，驱趁稍难。

凡马，遂营各为印记，以防阑失理认。如死，即申所部官验印，是本营畜产，即令皮剥；如印不同，即是盗杀他营畜产，论如军律。

凡诸营遗失驴马衣服驮运，并于捍后虞候处理认。擅取及借人不送，并剪破印记毛尾者，论如军律。

凡军马正给马外，每军更量分数增给备马。诸营除六驮外，每火别置驴一头，准备疾病添补。如当队不足，均抽比队比营（并音毗）。其杂畜，非警急，兵士不得辄骑。

凡军中畜产，非理致死，并偿填。

凡非时，不得乘官马游猎，及回换军司六畜。若借人乘用，并论如军律。因检校而行者，不坐。

凡应乘官马，非警急不得辄奔走，致马汗及打磨伤破，并论如军律（已上量轻重科罪，平居则轻，临阵则重）。

凡官健有私驴马随行，即官给刍秣，令均载衣服。

凡军牛行十里一歇，仍刷口鼻；三十里一饮饲。

凡征马之职，有副使（佐主将），有总管，有押官，有子将（并择善牧养者充），有群头（择善骑马教习及知医药者充），其数以马为准。

●前集卷七

◎阵法总说

昔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此言伐谋制变先声后实，军志素定夺敌人心，不待旗垒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胜负之势决于前矣。其次，则立部曲，度权谋，先偏后伍，弥缝其阙，用以乘机而佐胜。由中古以来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训练，兵械坚良，号令以申之，赏罚以督之。因山川形势之宜，讲步骑离合之要，不器不隘，按阵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劳，常以我治待彼乱，常以我近待彼远，常以我饱待彼饥。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难知如阴；震动如雷，侵掠如火。此制胜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胜。然则正者，行阵也；奇者，无方以用变也。奇不得正，虽锐而无恃；正不得奇，虽整而

无功。故必交相用，而后能百战百胜矣。故曰：治众如治寡，非分数不能；斗众如斗寡，非形名不辑；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阵、地阵、人阵，以象三才；直阵、锐阵、曲阵、方阵、圆阵。以法五行。其体易明，其习易成，从昔之成法，当今之可用。且古者以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勇怯并用，出生入死，谁与我敌哉？若夫鸣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鸣二鼓，举白旗，则为锐阵；鸣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鸣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鸣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此应敌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列，十列为队，则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此教习之详也。然则陈兵誓众者，胡可忽而不务邪？议者或曰：武夫介士出于闾井，非有明达之姿、强敏之性，而令心存进退，耳听金鼓，手知击刺，足趋坐作，随旗变阵，焱驰雷发，俄顷之际事自繁多，则心迷意倦，劳而无暇，安能乘便奋锐猎敌争胜哉？若但使闻鼓知进，闻金知退，辨旌旗之指麾，习器械之便利，则粗明三四，不必遍知，亦足勒兵示法，杀敌致果。兹诚一端之论，不为无旨。然特施于忘战之久、市人之合，或庶几焉。若乃提卒十万，深入贼境，大军在前，坚城未下，欲战则胜负未决，欲攻则利害难知，自非整饬车徒、部分营垒，或先据地之要害，或先扼敌之襟喉，蛇蟠月偃，中权后切，畴能收万全之胜哉？氏如平原大野，深林险道，前兵后泽，乘高趋下，顿兵拥众，呼吸俟命，若不素练施設，敢问何以处之？然后知议者之言，粗而不精也。或曰：“唐人李筌号能言兵者，其说曰：‘兵犹水也，水因地以制行，兵因敌以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自以教习之法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离则杂而无章，四奇四正则定而不变，自胶其柱，而谓瑟无五音，其愚而妄决矣。昔诸葛亮推衍八阵，得其新意，以巴蜀弱卒数万，东屯渭水，天下震动。司马宣王以十万之众抗之，坚壁不敢出。会亮死，仅能取胜。马隆以步卒三千，案八阵图，转战千里，破者机能数万骑之众，以复凉州。今谓二人为庸将，可乎？谓不为战阵之阵，可乎？此筌之不足为准也。今取古今阵法，绘出其图，以存梗概，俾将帅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又寄之明哲，要之与孙吴暗合为极致耳。历代阵法，沿袭各殊，盖施予古者，或泥于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雍熙中，契丹数盗边境，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俾从事焉。今存其详，用冠篇首

，以示圣制云。

◎本朝平戎万全阵法

前行，每队五十人。后行，每队并三十人。前后并五队为一点。每队计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车一、兵二十二，并十地分为一点。

（图）

右万全阵法，凡九围，共成一阵（内三为方阵，一为前锋，一为后殿，二为左翼，二为右翼）。凡中心连排方阵三，每阵各大将一人生之。其阵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东西占十七里。每阵周回二十里，计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为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战车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车上，四人掌拒马四、小牌四、枪四、剑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弓三、圆牌三）。一阵计千四百四十地分，战车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人。无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为一队，计百六十六队。余二十人。其兵士队于阵内列行（拒马五千七百六十，枪五千七百六十，剑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二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剑四千三百二十，围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楼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计八十人。凡阵之四面，列战车榜牌，及诸兵器，皆持满外向。车中贮糗粮、军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门一门为临时启闭之节）。东西稍阵，各用骑兵万人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计六千二百五十步，计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后行配三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东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马计三十队，每路各浮图子排列，计百六十五骑（轻骑七千五百人，骑枪七千五百条，团牌七千五百面。剑三千七百五十口，东西阵各剑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朵三千七百五十条，东西稍阵各骨朵千八百七十五条）。前后阵各用骑兵五千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三十步，计一十一里七十步。后行配三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余十八人；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九十五步，计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马计五十队（后阵成两路牌），每路各浮图子排，计二百七十五骑（轻骑三千八百人，骑枪三千八百条，团牌三千八百面。剑一千九百口，前后阵各剑九百五十口。骨朵一千九百条，前后阵各骨朵九百五十条）。

三阵图凡用兵士十四万九百三十人（十一万三百八十人步，内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万六百五十人骑，内六百五十人充探马。数内骑军及无地分兵士共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三万六百五十人骑，一万五十人步也）。

伏详圣制特以河朔之壤，远近如砥，胡虏恃马常为奔冲，故因洞尝馀法增

广其制，所以挫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循名摘实，知神谋之有在矣。

◎本朝八阵法

法曰：八阵者，盖本裴绪新令方、圆、牝、牡、冲方、罟、车轮、雁行之名也。今约李靖阵法，用一万四千人之为马步军，益以五十人为一队，计二百八十队，步军二百队，马军八十队，分为中军、左右虞候、左右前后七军。凡布阵，一卒占地二步，一马纵横二步，阵中每十人为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大抵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阵有八门，所谓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至者也。其驻队者，即今之阵脚兵也。战锋队、战队、跳荡、奇兵者，即今之阵内战兵及无地分兵也。右虞候、右军者，即今之先锋、策先锋将也。前军、后军者，即今之左助、右助将也。左虞候、左军者，即今之殿后、策殿后将也。但古今玄立其名，故学者感而难晓。每出战，则马步迭用，更战更息，循环无穷。战锋队出，则为锐阵，状如鼎足，左右战队各分为两列，如雁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正者，阵也，金鼓之严卫，将帅之大防，奇兵之机要。奇因正则出不意，掩不备，欲图西北，先击东南，视彼虚实，冲其心腹，可以决胜矣。

（图）

右牝阵，即黄帝五行之水阵，孙子之牝阵，吴起之曲阵，诸葛亮之龙腾，刘豫之却月也。举皂旗，鸣鼓，则为之。左右俱高，行军溪谷，利为牝。牝则前张两翼，便于吞掩，使彼奔卫，三面受敌，足以胜牝矣。牝之列也，前锐后重，象剑之锋。牝张两翼，夹攻其锋。经曰：锐而锋者，夹击之。故牝胜牡，犹复胜单。

（图）

右牡阵，即黄帝五行之火阵，孙子之牡阵，吴起之锐阵，诸葛亮之鸟翔。举朱旗，鸣鼓，则为之。前下峻高，乘虚冒乱，因其地势，则利为牡，可以胜冲方矣。冲方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余。经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凶。故牡阵胜冲方。

（图）

右冲方阵，即五行之木阵，孙子之冲方，吴起之直阵，诸葛亮之折冲也。举青旗，鸣鼓，则为之。前高后下，左右或险，则利为冲方，可以胜车轮。兵得成行，善乱敌而畏险阻。冲方守险以疲车轮，故冲方胜车轮。

（图）

右车轮阵，即太公三才之地阵，孙子之车轮阵，吴起之冲阵，诸葛亮之握机也。举熊旗，八鼓，则为之。平原广野，且行且战，宜为车轮。车轮利进，可以胜罟。罟备其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四备强弩，善冲乱敌。

经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故车轮胜罟也。

（图）

右罟阵，即太公三才之人阵，孙子之罟，吴起之卦阵，诸葛亮之虎翼，《左传》之鱼丽也。举虎旗，七鼓，则为之。川泽漫衍，草木扶疏，遇敌决胜，则为罟。罟前后横，中央纵，张其四翼，利于相救；雁行延斜，恶其断绝。故可以胜雁行。

（图）

右雁行阵，即太公三才之天阵，孙子之雁行，吴起之鹅鹳，诸葛亮之冲阵也。举雕旗，九鼓，则为之。背城南敌，易断绕人，则利为雁行，可以胜方阵。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经曰：厚而正者坚。当选勇力，胁其两旁。故雁行胜方阵也。

（图）

右容辘重方阵

◎本朝常阵制

○大阵

大阵，即中军阵也。布阵之法，大约指画分明，进退有节，审地势，设阵形。或排长阵（常山地阵也），或排方阵（令号四门斗底阵），以步军枪刀手在前（为方阵，即四面排布，凡一指挥五百人，则人十人，枪手四，一人陌刀手），杂以旁牌标枪（今广搜步军，悉教枪牌）。当阵面联布不拒马，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案：《随书》：举鹿角，设戎阵，为方，车步骑相参。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劲弩居其后，以双弓床子弩参之。行伍厚薄，出于临时。务于坚整，戎马无以驰突。一阵开四门，骑兵居其中。候出战，即开门，放战队出。出绝，开之。有驻队，有战队，环相为用，不竭人马之力也。若马军在前，先踊战，即候战久，抽归步军阵后（若排方阵，即抽归阵中），亦依门而入。马部军都部署（若出师伐罪，即立招讨使名），押大阵，古之中军也，观大将军鼓旗所在应敌。用兵俱禀成算，有先锋阵、策先锋阵队，拐子阵前阵、拒后阵，皆受节制（先锋阵、策先锋阵、拐子阵、拒后阵，各有法制，具载于后）。今以钤辖都监，每一员领一将，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阵中之阵也。若俾将十员各领兵，则五万人阵也，押大阵东稍西稍，临时措置，今不具录（本朝雍熙迄景德年，北而用兵，选兵官钤辖已上，押大阵东稍及西稍，乃置排阵使）。又有应募骁果及取使臣、军校之勇干者，分押战队，大约皆千人，此队中之队也（掌一将兵马，分押战队，自景佑年后夏固阻命，边将建议永为军旅之制）。凡一指挥，以五百人准之，皆军校一员所辖，仍分隶五都。凡一将佐一部队，一营垒大小相辖，上下相维，元帅统之，故居则营垒办

，行则阵队成，此其大较也（营阵之法，各有门类）。如偏师出征，或行隘陕之地，则随形布阵，不可限以常法。

○东西拐子马阵

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

大宋而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先锋阵

《春秋传》：“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顺少长也。”说者云：出则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还则在后，明尊卑也。是知出师之时，以少壮勇健之士在前，则先锋之义也；入则少壮勇健者在后，则殿后之义也。当时列国诸侯战阵军旅，已用此法。楚人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谓前建茅旌，以虞敌之有无；又使权谋者居中，劲悍者在后也。《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军锋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选，汉有樊、郤、滕、灌先登陷阵，光武以冯异、马武为众军前锋，曹魏以于禁、张辽、乐进、徐晃迭为军锋，晋谢玄镇广陵，领应募骁锐为前锋，后唐置踏白、横冲二军。自古先锋之选，所以御奔冲、陷坚阵、击锐师，须尽勇力也。

本朝行营，常选精兵置先锋阵，将领三员或二员押之。虑捍御不及，患在奔冲，又置策先锋阵为援兵。雍熙北伐，置先锋部署以下将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总重兵十馀万，会合选骑兵二万为先锋；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阵于先锋之前，犄角相应。景德初所出阵图，防捍北狄，前锋阵外，盛选锐兵，命骁将领之，别为一队，遏其奔冲（阵前置五将，各领精骑及骁将别为一队，并本朝一时之制，不须并置）。咸平中，真宗观阵图，因曰：“北兵寇边，常遣精悍为前锋。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轶之患。今盛选锐兵，骁将统领，别为一队，遏其奔冲。彼既挫锐而退，馀则望风不敢进矣。”

○策先锋阵

置阵在先锋阵后，骁将一员统之。先锋抗敌，或兵势不支，则策先锋阵为应援，制其奔突。

○前阵

大宋用兵排阵之法，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按《风后握奇图》曰：凡兵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十人为一队，总二百五十队。有中叠，有外叠，有阵兵，有奇兵。阵兵一百七十五队，奇兵七十五队；阵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孙武曰：“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者，奇正

是也。”谓当敌以正阵，决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相应，则常胜而无败。凡战以正合，以奇胜（当敌为正，外击为奇）。则用奇之策，揣摩敌形，指向分众，兵非贵多也，乘机取胜而已。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约《握奇图》奇兵之数。

○无地分马

无地分马，轻锐之兵也。凡一指挥，各成战队，分遣指使使臣或军头一员押之，处大地营阵左右前后，备缓急驱使。其战队多少，临时分置，无定数。

○拒后阵

拒后阵，殿后兵也。凡出征伐，并为拒后军阵之制，粮道居后。若强寇对垒，欲图奇变，引重兵踊战，潜选精锐，由间道掩袭我委（于伪反）积（子赐反）辎重，则须殿后捍之（宋朝与北狄战拒马河、战君子馆、战望都，王师不利，因为粮道断绝）。

大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图曰：北虏好遣精兵，出大阵后断我粮道。因别选良将，领二万人兵殿其后，倚之捍寇，缓急用之，无腹背受敌之患。

●前集卷八

◎古阵法叙

古阵法图籍皆六，旧记所传《风后握奇图》云：“初受之于玄女，佐黄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镇名而已。其后太公又增镇之。汉武帝令丞相公孙弘敷演其义，授霍光，常习八阵于长乐馆，而辅少主，以令天下。史称诸葛亮推演八阵图，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岸，沙中累石，为八阵形势。凡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温伐蜀，路繇之僚佐观之，无能知者，视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晋马隆征西羌，依八阵法且战且行，诛斩万计，遂复凉州。以此论之，公孙弘既已讨论，诸葛亮又能推演，桓温知其率然，其后马隆依以破敌，则八阵之用无废矣。唐李筌所载八阵图，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圆地方，风锐其首，云佐右向而垂。飞龙盘屈，虎张两翼，蛇形宛转，鸟翔为突击之势，定而不变。及观《握奇经》义，则筌尽出臆度，殊乖本文。至曰：天地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天地后轴为飞龙，云为鸟翔。明四为正，四为奇，奇之名寓之于正，阵则有天地风云之目，变之则为龙虎蛇鸟之名。所谓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出则就敌，归则复列，正合此义也。其图已亡，今载其经，以俟识者，宗阵法之始也。复有《握奇续图》，记金革旗麾进退趋斗之法。又载公孙弘、范蠡、乐毅之说，错综于其中。今附其末。旧说：汉仪，立秋日斩牲祀白帝，大司马隶孙吴六十四阵。其图亦亡，其说不明，难以究

宣，今所不取。唐李靖所作兵法，有分军定队之数，而无立阵之形，已载于叙战篇。

大宋庆历中，上出《临机指胜图》，赐近臣。中有阵制，曰：李靖法及裴绪来诸家之义，为九阵变动之势。其说颇详，今并列于后。

◎八阵法（天阵、地阵、风阵、云阵、虎翼阵、蛇盘阵、飞龙阵、鸟翔阵）

《握奇经》曰：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后人解云：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天有衡，地有轴，前后为风。风辅于天，云辅于地。衡重列各四队，前后之衡各三队，风居四维，故以图轴单列各三队，前后之轴各三队，居，居四角，故以方。天居两端，地居中间，总有八阵。阵讫，游军从右蹶其敌，或警左，或警右，听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衡为虎翼，风为蛇蟠，为主之义也。虎居于中，张翼而争。蛇居两端，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后轴为飞龙，云龙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于中，张翼而进；鸟掖两端，而应之虚实。三军皆逐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进，以正合，以奇胜。

说奇正者多戾，而《握奇》云：“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或总称者，先出游军定两端。”此奇偶之奇。阵数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将握之，以应副八阵之急处。

◎握奇图

（图）

右《握奇经》虽存，其图不传久矣。今采其说，列而为图，恐未必与古合，更俟识者参订之。

◎握奇续图

○金鼓旌旗数

角音二初警众未收众

革音五一持名二结阵三斗四超五急斗

金音五一缓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

麾色五一黑二黄三白四赤五青

旗法八一天黑二地黄三风赤四云青五天前上黑下赤六天后上黑下白七地前上黄下青八地黑上黄下赤

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金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此八阵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间加一角音者，在天为兼风，在地为兼云，在龙为兼鸟，在虎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师进东。加三角音者，全师进西。加四角音者，全师进

南。加五角音者，全师进北。兆音不止者，师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师并旋。天圆布不动（前为右，后为左），天地四望之属是也。风象天，居两端，其次风，其次云，左右相向是也。公孙弘曰：“地为静，地方，布风云，各在后衡之前。天居两端，其次地居中间，两地为北是也。地为动，为从天阵变为地阵，或即张形布势，破敌攻围，不定其形，故为动也。云象龙，纵布两天。两天次之，纵布四地。四地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天前衡居其左，云居两端。”人多传韩信注释者，与此微有差异，而有范蠡、乐毅之说相杂，今亦错综于其中（公孙弘解绩说之意，谓之上语）。其于部队，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阵图如此，变通由人。其八阵用方圆，阵法以寡御。阵法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骑出其间，出奇突击焉。隆以三千步卒，败羌万骑，用此术也。

◎李靖阵法

古今以来，临戎对敌，每作四面阵，周回受敌，以为必固。倘若选锋而击之，其阵必破。此非天殃，将之失也。亦或作长阵，或作蛇阵，背以队伍，步骑相接。或被之破一处，即败散不全。不将避溃师之罪移过于下，遂使骁勇小将无罪受诛。今则成定制，各立阵，各部曲分斗，各明奇正，若失一阵，则斩一将。形势既就，诸战阵相应，犹手臂相救，以此攻守，万无一失。然以中军为中黄阵，次有若前御后冲，左突右击，白云青蛇，大赤大黑，推凶决胜，先锋破敌。以上除中黄之外，余十二阵，以应十二辰。

大黑子大赤午破敌丑

在突寅青蛇卯摧凶辰

前冲巳先锋未右击申

白云酉决胜戌后冲亥

凡每八百人，为一小方阵。阵周围十二队五十人，中间二百人，并骑射、长枪、短兵等伏在阵中，随便冲击。其白云、青蛇、大赤、大黑既碍掩尾趁退，每阵加骑长枪一百人。凡都计马步军，共万八百人，成一大阵。其中三千人，是骑射长枪马军。除中黄、大黑、大赤、白云、青蛇之外，余八阵，每阵抽骑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游突军挑战，乱兵引敌。如兵少，即于队中减人；兵多，即于队中加数。必要存其阵队，止即为营，动即为阵。逢贼告急，鼓声一发，阵即立成，更不在劳烦指布。此则应变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胜，所向无敌。其小阵皆有四头，每头配勇将一人，用战鼓一面，中兵立一大旗号，凡每面如有贼来攻击，即诸阵相救。欲救南阵，即南面鼓动，八百人一时顺日向南转战，东、西、北同此。只转步人，骑兵不移。每阵相去广狭一百步，状如街陌。设诈挑战，引之令入，即背他阵，突出弓弩骑射长枪，左右夹

击，前抄其胸，后掩其尾，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

◎裴子法

五阵之法，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二鼓，举朱旗，则为锐阵；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阵之疏密，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一列，一队凡十列，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先，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无伏走，五阵乃理。

凡百人曰队，二队曰官，二官曰曲，二曲曰部。

（图）

◎常山蛇阵

（图）

右以常山阵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后左右等军，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阵而居，可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其扬、奇、备、伏，皆马骑，分而为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应权也。六鼓，举龙旗，则为常山矣。按《战国策》曰：“常山蛇，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首尾皆救。”此其义也。

◎八阵图

（图）

方阵图乃黄帝五行之金阵，于卦属兑宫，于五音属商，为白兽，则孙子之方阵，吴起之车箱阵，诸葛亮之同当阵，以其行伍洞彻而相当也。其扬、奇、备、伏兵后八阵，皆仿常山之法布之，恐烦多，不重录。

右为方阵，法曰：举白旗，闻鼓音，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后部居后，中部居中。部皆并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马各按部以前后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当，官以前后队相随。队以百人为列，列以十人为对，对以五人为伍，各按其处，无动。队分为团，团合为队，谓之分合。卒一人居地二步，一队方十步，广二十步，队间容队。曲广十步，曲间容曲。部袤百八十步，部间容部。阵广四百六十步，阵间容阵。凡设方者，所以弛张也，高平利方，方利变矣。

（图）

圆阵图者，黄帝五行之土阵，于卦属艮宫，于五音属宫，为勾陈，则孙子之圆阵，吴起之车阵，诸葛亮之中黄阵，以居其中位者土也。

右以方阵为圆阵，法曰：举黄旗，闻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其前，前部后曲出与之并，后部后曲出其后，后部前曲出与之并，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

卫骑随之，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圆，圆利守。

（图）

右牝阵图，昔黄帝五行之水阵，于卦属坎宫，于五音属羽，为玄武，则孙子之牝阵，吴起之曲阵，诸葛亮之龙腾阵，以其曲屈如龙腾也。或名却月阵。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方阵为牝阵，法曰：举黑旗，闻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为左翼；后部前曲出在右部前，为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骑队分为左右，与后队并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吞也。

（图）

右牡阵图者，乃黄帝五行之火阵，于卦属离宫，于五音属徵，为朱雀，太公名乌云阵，则孙子之牡阵，吴起之锐阵，诸葛亮之鸟翔阵，以其轻锐如鸟飞翔也。

右以方阵为牡阵，法曰：举朱旗，闻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后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进二十步为鬣，中部前曲左右队前次之，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后高前下，利牡，牡利溃。

（图）

冲方阵者，乃黄帝五行之木阵，于卦属震宫，于五音属角，为青龙，则孙子之冲方阵，吴起之直阵，诸葛亮之折冲阵，以其直前折冲于敌。

右以方阵为冲方阵，法曰：举青旗，闻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后、中三部前，并列相从，而居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前高后下，利冲方，利争险也。

（图）

右车轮阵图，昔太公三才之地阵，于卦属坤宫，则孙子之车轮阵，吴起之衡阵，诸葛亮之握机阵，以其进止机巧为名。

右又以方阵为车轮阵，法曰：举熊旗，闻六鼓音，左部前曲后队左右官、后曲前队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鼓翼状。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平易利车轮，车轮利进矣。

（图）

右罟阵图，昔太公三才之人阵，一曰飞翼阵，于卦属巽宫，则孙子之罟阵，吴起之卦阵，诸葛亮之名虎（或作禽）翼，以其游骑两傍而舒翼也。或名鱼丽阵，又曰鱼贯阵。《左传》曰：“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公为鱼丽之阵。”则此也。

右以方阵为罟阵，阵法曰：举旗，闻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横列，后曲居后亦如之，中部及前后部曲等布地如法。斥泽利罟，罟利救。

(图)

雁行阵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阵，于卦属干宫，则孙子之雁行阵，吴起之鹅鹳阵，诸葛亮之衡阵，以其连接如秤衡也。《左传》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是也。

右以方阵为雁行阵，法曰：举雕旗，闻八鼓音，中部前曲进，前出为首，其后曲次之，与前部前曲、后部前曲并前，前部后曲左斜官曲相随，后部后曲右斜官曲相随。右部却次、后部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随。左部却次、前部后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随。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城丘利雁行，雁行利绕也。

裴子法曰：凡八阵之法，转而相胜，更为雌雄。方阵正而厚，圆阵随而取，正厚者力并，故方胜圆，犹厚胜薄也。圆阵无角，利以坚守；牝阵张其两翼，若卷取之。以牝吞圆，牝可败也。法曰：翼而张者，攻其两角。故圆胜牝，犹聚胜散也。牝阵胜牡者，牡阵前锐后重，象剑之锋；而牝张其两翼，前单后复也。法曰：锐而锋者，夹击之。故牝胜牡，犹复胜单也。牡阵胜冲方，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馀，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势，以溃其虚，可以败敌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胜冲方。冲方胜车轮，车轮兵得成行，善冒乱敌而畏阻险。冲方地势高，利守，以疲车轮之力，故冲方胜车轮也。罟备在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之兵备以强弩，善冲乱敌。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此车轮胜罟也。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绕人；罟前后横，中央纵，便于绝延斜，利于相救，且战且息。此罟胜雁行也。方阵行重而厚，佚居者众，用力者寡；雁行延斜张两翼，便于左右，利于周旋也。法曰：厚而升者坚，当选其勇力胁其旁。此雁行胜方阵也。

凡三军迁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恶；依其水草，利以刍牧。因险阻为沟垒，则施功薄而易备。

凡屯兵处军于山之高者，则为敌所栖；于山之卑者，则为敌所囚。故处山之势，据其阴阳，备其左右，命曰乌云之阵，言能鸟散而云合，应变从利也。

右军法，兵之形势也，雷动焱举，后发而先至，离合向背，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也者。自春秋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定著三十五家，而孙武书凡八十二篇，图九卷；孙臆八十九篇，图四卷。复有蚩尤二篇，李左车、韩信等篇目，并亡。今之秘府所存孙武书，惟十三篇，无图，其所言皆权谋之事，极为精密。《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穰苴法》《吴子书》，皆远古所存可观者。唐《李靖兵法》于近世最为详练，可举而行。杜佑采其条目，著于《通典》。其书亡虑数十家，悉浅近无取。而阵图所存者，惟唐人李筌有八阵图，而其说难以依据。《裴绪新令》有九阵图，参引太公、孙子、诸葛亮之法为证，舍是无有焉。惜哉，兵家形势之法不可无也

！战国如二孙、吴起辈，号善用兵者，而著书皆有图。汉名臣如韩信、子房册定，亦著其法。周公六典，司马教坐作进退之度。盖阵法者，所以训齐士众，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可与之俱生，可与之俱死；升天险，赴深，莫有逆其命者；猝然遇寇，莫有错乱。然后可以从事于敌，驱驰以绝域，同乎祸福存亡，则能决胜计矣。无是法也，则将何以使人哉？平居则训齐，遇敌则击搏，此其义也。故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夫便击刺之利者，习广纵之势，见敌而无奔北挠乱之祸，拱揖指挥无不服从者，是岂不由素所习哉？素习之法，非形势不可。是以孙武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破。不用阵法，其孰能与于此乎？

●前集卷九

◎杂叙战地土俗

夫顿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顿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下者，将之道也。孙武论之曰：“九变之地，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故兵之情，围则御之，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盖言九地之利，倘不知一，则非霸王之举，况皆昧者乎？是以处军之法，好高恶下，以其居得其势，则易为制人。故秦人得ㄣ函之固，六国诸侯常叩关而攻，秦无亡镞遗矢，而诸侯之师已困。然而秦之地不广于吴楚，秦之兵不劲于燕赵，所以能胜者，以其地有险固也。故其势有建瓴之喻，其守有百二之利，可不务哉！今著地形一篇。

◎九地

○散地

士卒恃之，怀恋妻子，争则散走，是谓散地。一曰：地无斗键，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又曰：地远四平，更无要害，士卒不坚意而易离散，故曰散地也。兵法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士卒恋土，道近易散）。”是故散地则无战（恐失散地）。又曰：“散地，吾将一其志（守则志一，战则易散）。”吴子问孙武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敌攻我城垒，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攻，则如何之何？”武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敌。吾兵在国

，安土怀生，以阵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众，聚谷蓄帛，保城避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地无险，则隐于天气阴晴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

○轻地

轻于退也。入敌境未深，往返轻易，不可止息，将不得数动劳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为轻地。轻地则无止。”又曰：“轻地，吾将使之属（属，营垒连属也。一备逃逸，一敌至易相救也）。”吴子问孙武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远，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如之何？”武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高（或作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伴惑，示若将去。乃选骁骑，御以先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又曰：“军人入敌境，敌人固垒不战，士卒思归，欲退且艰，谓之轻地。当选骁兵伏要路，我退敌追，来则击之。”

○争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胜，是以争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可以少胜众，弱胜强，乃险要也）。”又曰：“争地则无攻（敌人若已先得，则不可攻也），吾将趋其后（利也在前，当速趋其后）。”吴子问孙武曰：“敌若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或备或奇，则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先据为利。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感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吾取，此争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外伏于险阻，敌人还斗，伏兵旁起，此全胜之道也。”

○交地

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结，不可杜绝之，绝之致隙。又曰：交通四达（或作远），不可遏绝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为交地（道路相交错也。一曰川广道平，可以往来，足以交战对垒也）。”又曰：“交地则无绝（使车骑步伍连属，恐敌人乘我也），吾将谨其守（严壁垒也）。”吴子问孙武曰：“交地，吾将绝敌，令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守备，深绝道路，固其险塞。若不先图之，敌人已备，彼可得而来，吾不得而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敌人且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衢，控带数道。先据此地，众必从之，故得之则安，失之则危也。兵法曰：“诸侯之地三属（我与敌相当，旁有他国也），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先至其地，即交结诸侯之众为助也）。衢地则合交（交结旁国诸侯）。”又曰：“吾将固其结（交结诸侯，使牢固也）。”吴子问孙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武曰：“诸侯参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有傍有他国。所谓先者，必先重币帛，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已属矣。我有众助，彼失其党。与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

○重地

入敌已深，国粮难应资给，将士不挟，何取？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难返，背城邑多者，为重地（难返之地。入人之境已深，过人之城已多，津泽皆为所持也）。重地则掠，吾将维其食（所入既深，常梁皆为所符，粮道不无阻绝，须掠人储积，给我军用，而得以伺敌者也）。”又曰：凡为客之道，入深则专，主人不克（言大凡为客攻伐，若深入敌，则士卒有必死之志，专一，则主人不能胜）。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养士气并兵，为不可测度之计。又曰：深入敌境，须掠其田野，使我足食，然后闲垒养之，勿使劳。若气力盛，一发取胜也）。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战而不奔也），死焉不得（言士必死，安有不得胜之理也）？士人尽力（士竭其力也。在难地，必并也），兵士甚陷则不衢（陷于危险，势不独死，三军固心，故不惧也），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往，走也。言深入敌境，走无生路，则人坚固，如拘缚之也），不得已则斗（不得已者，陷在死地，必不生全。以死救死，盖不得已，则人皆悉力而斗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凡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惧，不待求使而自得情实，不待约束而自亲附，不待号令而自听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黄石公曰：禁止巫祝不得为吏士卜射问吉凶，恐惑乱军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则士至死无有异心也）。无馀财，非恶货也；无馀命，非恶寿也（皆焚烧财物，非恶货之多。弃财致死者，不得已也。若有财货，恐士卒顾恋，有苟生之心，无必死之志者也）。令发之日，士坐者涕流（或作沾）襟，偃寝者涕交颐（皆持必死之计，将士皆有以死为约。未战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即一举。若不用命，身膏草野，为禽兽所食耳）。投之无往，诸别之勇也（言所投之处，皆为专诸、曹刿之勇也）。吴子问孙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上。

多者有赏，士卒无归意。若欲还出，即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

○圯地

少固之地也，不可为城垒沟隍，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险阻、沮泽难行之道者，为圯地。圯地，吾将进其途（疾去无稽留）。”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斯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也。”

○围地

入则隘险，归则迂回，进退无从，虽众何用？能为奇变，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众者，为围地（出入艰险，易设奇覆）。”又曰：“背固前隘者，围地也。围地则谋（艰阻之地，与敌相将，须用奇险诡譎之谋），吾将塞其阙（围其三面，间其一面。塞之，则人死战）。”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阻隘路。敌绝我粮道，利我走势，鼓噪不进，以观吾能，则如之何？”武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所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无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则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长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疾击我，则前斗后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敌在吾围，伏而深谋，示我以利，縶我以旗，纷纭若乱，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旗，分塞要道。轻兵进挑，阵而勿抟，交而勿去。此败谋之法。”

○死地

力战或生，守隅则死。兵法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为死地（战军行师，不因乡导，陷于危败，为敌所制。左谷右则，前穷后绝，野无水草，军之资粮；一人当隘，万夫莫向是也）。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示之必死，令自奋求生。不活者，为填井毁灶，焚烧实货者是也）。”又曰：“死地则战（此地速为死战则生，君俟已卒气衰，粮饷又绝，则不死何待也），投之亡地，然后陷于地，然后主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吴子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人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飨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损冠，绝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励刃，并气一力，或

攻两旁（或作奇），震心疾噪，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吴子曰：“若吾图敌，则如之何？”武曰：“山敌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法：伏则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无斗意。因而击之，虽众必败。”兵法又曰：“若敌人在死地，士卒勇气，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刹，则必开其道，以精骑分塞要路，轻兵进而诱之，阵而勿战，败谋之法也。”

◎六形

○通形

可以先，先之以待敌。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胜（兵法：宁致于人，无致于人。通者，四战之地，须先据高阳之处，勿使敌先得而我后至也。利粮道者，我每于津扼之要冲，筑垒城，或作通道以护之。又曰通地虽有高版而无要害，故两通往来。处高阳，候望向阳示生，粮道便人转运，所以利于战）。”

○挂形

出不胜，返亦难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难可以退，曰挂形。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可以返，不利也（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地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往攻敌，敌若无备，攻之必胜，则虽与敌险阻相错，敌人已败，不能邀我归路矣。若我能往，而敌人有备，则不能胜，必为敌人守险，邀我归路，难以返矣。一曰不得已陷在彼，须为持久之计，掠取敌人之粮，以伺利便而击之也）。”

○支形

支者隔隘，可以相要截支，支持，故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敌难邀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支者，如我与敌人各守高险，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阵，攻敌则自下御上。如此之镇，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敌若蹶我，候其半出险中，发伏击之，则无不利。若敌先去以诱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

隘形者，敌先守隘，我去之；若无守，我从之。兵法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盈，满也。言遇两山之间，中有通谷，则须当山口为营，与两山口齐，如水之在器，与口齐也。如此则平易险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敌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则我当引而去，不可从之。如敌人处隘之半，不知齐口盈满之术，我则入隘以从之。若敌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胜败在兵，不在地形。夫齐口盈满之术，非惟隘形独能有口，譬如平陵，迫则车马不通，舟揖不胜，中有一迳，亦

须据其路口，使敌不得进也。诸可知之）。”

○险形

险形者，居险阻之地，不可后于人也。兵法曰：“险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阳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凡地隘险者，犹不可致于人也。险者，山险谷深，非人力所能作为，必居高阳以待敌。敌若先据之，必不可与争，则当引去。阳者，向面地。恐与敌人持久，居阴而生疾也。今若于崤澠相遇，须先据北山，此乃面阳而背阴也。高与阳二者，宁舍阳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阳，经乃统而言之也）。”

○远形

力敌而战，胜败未可知也。兵法曰：“夫远形，势均，难以挑战，则不利（譬如我与敌对垒，相去三十里，若我来就敌垒而延战者，我困敌逸，故战不利。敌若来就我垒，是我逸敌用，亦不利。故言势均。然则如之何？曰：必欲战者，则以垒而相近也）。”

◎杂叙战地

兵法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绝，过也。依，近也。言若行军过山险，须近谷而处，有水草之利也），视生处高（生者，阳也，处高而面南向也），战隆无登（隆，高也。言敌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仰敌人而接战，败。处高勿攻是也），此处山之军也，教山战（凡寇敌保据山谷，攻击进战与平陆不同，或登峰陟岭，或援树引藤，或透险缘崖，理须素教又令便习也）。绝水必远水（宽敌令渡也），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半渡，势不并，易击而败也）。欲战，无附于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迎之，敌军不肯渡），视生处高（视生，向阳远视也。军处高，远见敌势，则敌不得潜来，出我不意者也），无迎水流（水流之地，可以既吾军，可以流毒药。一云逆流而营军，兵家之忌也），此处水上之军也。平陆之军处易（平陆必择其坦易平移之处，我军骑得以驰逐之也），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战便也。太公曰：军必左川泽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御高，战不便于军马也），此处平陆之军。地绝斥泽，虽急去无留。如交军于斥泽之中，依水草而倍众树（不得已与敌会于斥泽之中，即须有水草林木处军也），此处斥泽之军也。凡四军之制，黄帝所以胜四帝者也。吴子问孙武曰：“敌人保据山险，择利而处之，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刃，以利诱之，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固，则夺其所爱也。”又魏武侯问于吴起曰：“凡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者，奈何？”曰：“此谷战也，虽众不用。当募吾材士，与敌相当，阳为不惊，轻足

利意，以排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令见兵。敌必坚阵，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旗，行出外山，营之，敌人必惧。以骑挑之，勿令休息。敌若坚守，急行间谍，以观其变乱，则击之，缩则复之。此可胜也。”凡谷战之兵，巧于设伏，选精锐，当前列以强弩。次以短兵，勇斗而速战。又选轻足之卒，择径升高下瞰，敌兵而战，或多建旗鼓，自高以震之。凡于山峡，卒遇敌，即急鼓噪，先使其惊乱，然后合变以击之。凡发兵深入，遇大林木，与敌分林相拒，谓之林战。以我军分为冲阵，便兵所处，矛弩为表，战盾为里。斩除草木，极吾广道，以便戟所。高置旌旗，谨饬军众，无使敌人知吾情实。然后卒吾矛弩，相与为伍。若遇林树少，则以骑为辅，见利则战，未利则止。若遇林木多，又有险隘阻，以冲阵谨备前后，更息更战，敌人必走。又林战之道，昼广旌旗，夜多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发于前，或起于后，左之右之，中以强弩。利且守险而止。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汉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万，围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验也。近世贼兵奇策，亦不过是，此名将之所察，而愚将之所陷也。然其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而中国之马弗与也（与犹如也）；险道倾反，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贼寇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贼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贼寇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贼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驍发（驍，矢之善者），矢道同的，则贼寇之革笥木荐（革笥以皮作，如铠皮之。木荐以木荐作，如孽才肴也）弗能及也；下马地斗，剑战相接，去就相簿，则寇贼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寇贼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前史称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今虽颇得汉巧，犹三而当一。是中国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骑而不善步，中国步兵有强弩利刃之锐，足以抗之。然中国之不敌者，人性习安，不若其耐劳苦于霜雪、沙磧、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攻亦不久，惟利冲击，故前世名将必以奇制之，而不与争驰逐也。南之夷蛮，其性剽悍狠怒，乐为盗贼，而势不能坚；惟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以为兵械；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辄死；依山阻水，怙恃其险，急则窜伏，缓则钞掠；浮舡则水道多绝，陆行则险阻不进，非中国之所能。击此之法，利于平地，以奇略诱其人，隐伏精兵，窃发而禽之。诱之术，多纵反间，出甘言重币，招使致来，则入吾计中。大凡中国之民，屋宿火食，衣被缁纁，北方杀气早降，手足皴痂，不能渡汉；南方暑湿，溪谷毒疠，不能逾岭。以中国之人戍守，则十不当一，故古者以蛮夷攻蛮夷，则强弱相当。是以滨塞之民召募为用，斗旷土以食之，厚赏格以激之，驰射格斗是其素所畜积，省县官之费，减转饷之劳，多纵间谍，以重赂诱其

酋豪大姓，使之攻击，比用华人其利十倍。故吴起，古之善将也，亦常论六国之俗不同：曰：“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当走，三晋阵理而不用（三晋，韩赵魏也）。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人，其政宽，禄不均（齐成王新立，不理国政，委于卿大夫，故言骄奢而禄不均。简者轻易细人，皂隶牧关之人也），一阵两心，前重后轻（上骄下怨，故曰二心）。击之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阵可坏（卒不敢偷生，故其阵自坏也）。秦性强，其地险（秦左崤函，右陇，终南、太白在前，朔方郡固其后），其政严，赏罚明。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自斗也（秦孝公用商鞅强国之术，人皆勇于公战，依于私斗也）。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引而去之。士贪于得而离于将，乘乖设伏，其将可取。楚性弱（江淮之间，地薄水浅，人性怯懦），其地广，其政躁，其人疲，故整而不久（楚悼王急于政令，故躁。疲者，整而不能久也）。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阵，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自败（惊其屯聚，出其不意，以动其气。既动，则勿与战。楚人轻薄，不能持久，自败散也）。燕性恇（土原水深，故性端恇），其人甚好勇义，寡诈谋（地近蕃戎，俗习其射，好勇好斗，而无机变）。击此之道，触而迫之，凌而远之，驰而后之，使上疑而下惑；整我车骑，必避之，使怒，其将可虏（迫之使勇及怒，远之令疑惑，性朴不可怒，怒则必死，可出奇取之）。三晋，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有成康之遗风，故其性和平也）。其人疾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理而不用（军募不息，则民轻其将。胜败无劳，则上薄其禄。不畏威，不贪利，则士无死志。故初理，而后不堪用也）。击此之道，限阵而压之，众来而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则可败也。皆谓揣其人性之弊，又度其国政之失，因其弊而制之，则我得其利，彼受其害，且易为之力矣。”《司马法》曰：人方其性，性则异言。四方之人，性有强弱愚智不同也。教成俗，俗则异言。四方兵势，西与北有兵马之便，东与南有舟楫之利；西与北寒惨无金铁，东与南暑湿毁弓弩；中土多五兵杂木，便弓马舟楫，是其异宜也。故燕无函，秦无卢，胡无弓车，言其俗之所长也。孙武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亦言先定彼我之善否。不知此而用兵，犹瞽之无相，其颠隕立可待矣。计而施于用，一不中试，则胜负随至。故陈不守障水，而高祖平之；庞涓失计于马陵，而孙臆破之；成安君不保井径，终擒于韩信；慕容超不固大岷，卒败于刘裕；赵奢之登北山，秦兵虽强而莫上；李弼之据渭曲，齐师虽众而弗利（已上见故事门）。得失之鉴，较然如斯，可不务哉！

◎土俗

夫中国外邦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刚柔迟速异齐，器械异制，衣

服异宜。故朔陲积阴之野，食肉饮酪，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粤多阳之地，其人疏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将，受命伐国，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大抵北方之狄与西方之戎其性相类，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习战攻以侵伐为事。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击之法，利为伏兵，相其险阻隐匿之地，或丛林荟翳之据，择精兵利器，千人为部，在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坚者从以弱卒，佯为不利，以数百千人委之，必贪其获。俟其兢进，发伏以击之，必克。若与之平原广野，度长击大，争一切之利，则非我所长。又彼之能在弓矢，我当以强弩邀之。故春秋时战法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此已试之效也。其俗亦好为诱兵羸师以致敌，宜谨视之。故汉高帝。大凡兵之体用，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生为阳，养于阳则气胜；实为高，处于高则远绝卑湿，百疾不起，人安于用。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兵法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六者，谓之六害，遇之者远去，不可近也。”所谓绝涧者，山水深大之地也；天井者，天形下，大水可及之地也；天罗者，山涧迫狭，可罗绝人之地也；天牢者，林木隐蔽，葭苇深广之地也；天陷者，遁路泥淖，人马不通之地也；天者，土多沟坑、坎陷、木石之地也。常令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潢井、生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故兵行，途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者，谓此类也。夫出师有主客，用兵有步骑，所有既殊，则地亦下能兼利。故晁错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渐，侵也），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车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战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乱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战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兵法曰：“候望所及，阻壑分川，可以纵弓矢；深苇奥草，可以施风火；左右俱高山，则长翼而进；后高前下，则锐冲而进；历渐泽，则整队而亟过；居平陆，则前死而后生；丘陆，则必处于阳而右背之；堤防，则必据其阴，左向之。”若此，皆须大将察理，而谕于心先。

◎攻城法（但贼躲避于城用此法攻之附器具图）

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此谓用谋以降敌，必不得已，始修车橧，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踊土距，又三月而后已。恐伤人之甚也，故曰攻城为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审彼之强弱，量我之众寡，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知此之道，则能胜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与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缓而克之者。若彼我势均，外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以制者，当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谓不以兵攻，以计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毁。若城坚兵众，欲留我师，外援且至，则表里受敌，援之未足为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将有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士卒被伤，城终不拔者，乃攻之灾。此所谓不审彼之强弱者也。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兵少则不可久围，环而斗之，离而合之，此所谓量我之众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谍者求知城中之粮数，计人为费，粮多而人少，则攻而勿围；粮少而人多，则围而勿攻也。此所谓或攻或围者。凡欲攻城，备攻具，然后行之；得主地，然后临之。趋其所邑，谓攻其军主之所在；绝其所恃，谓断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围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则弓矢不及，奸伪不通，贼出突围，势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则四面挠之，使敌不知所备。此兵谋也。不发掘坟墓，不杀老幼妇女，不焚庐舍，不污井灶，不毁神祠佛像，恐怒敌也。破城鼓声未绝，不许散俘虏，口俘虏须限以时。及时，击鼓三通，军人便须归营。若捉获妇女者，三日外不许留置在营，此军礼也。得贼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镇守。得贼城近境者，则固守以积粮储薪刍中备之物，此所以免转输之劳也。今采历代攻城之器，可施设者，图形于左，以备用。

（图 A

右地道，约高七尺五寸，广八尺。凡攻城者，使头车抵城，凿城为地道。每开至尺余，便施横地伏，立排沙柱，架罨梁，防城土下摧。凿之渐深，则随益设之。役夫运木，皆自头车绪棚内外来往冗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来，则积薪于内，纵火焚之，柱折则城摧。

（图 A

右距堙，即土山也。凡头车冗城，则取其土为堆阜；非冗城者，亦可凿土为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谓之叠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运土人以避矢。

（图 A

右绪棚，接绪头车，架木为棚，故曰绪棚。其高下如头车，棚上及两旁皆设皮笆，以御矢石。若头车进，则益设之，随其远近。若敌人以火焚车及棚

，则施設泥浆、麻搭、浑脱水袋以救之。

锋刃、鸦嘴、铍锹、方锹、铁、铲子。右地道内搬土用之，并设人常用，更不图形。

（图 A

右头车，攻城器也。身長九尺，阔七尺，前高七尺，后高八尺。以两巨木为地伏，前后梯枕各一，前枕尤要壮大。上植四柱，柱头设涎衣梁，上铺散子木为盖，中留方窍，广二尺，容人上下。盖上铺皮篋一重（皮篋以竹片编成，以生牛皮漫），篋上铺穰藁，厚尺馀，穰藁上又施皮篋，所以御炮石也。车三面皆设约竿（如今坐槛上栏干）。头牌木每牌长九尺，阔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窍，以皮绳系著车盖，垂在约竿外，木无定数，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篋，亦以御炮。方窍下置梯，以升。盖上前施屏风篋一，篋中开箭窗，倚以木马，令人于篋内射外。凡攻城凿地道，以车蔽人。先于百步内，以矢石击当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进车。用大木二条，各长一丈八尺，谓之揭竿，首插前枕下，稍压后枕，出，以土囊压竿，稍令揭车首昂起。车每进，便设绪棚续车后。遇壕，则运土杂刍藁填之，运者皆自车中及绪棚下往来，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绳系车前枕，引向后出，以绞车自后急绞，以助竿力，令车首常去地尺余。两面约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摧才克梯，枕下又以木橛铁挺鞞跳，使进抵城下。

头车旧本无轮，又无头牌。今添入两旁十轮及前面屏风牌，并两掩手，庶可适用。

（图 A

右壕桥，长短以壕为准。下施两巨轮，首贯两小轮。推进入壕，轮陷则桥平可渡。若壕阔，则用折叠桥，其制以两壕桥相接，中施转轴，用法亦如之。

（图 A

右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大轮，上立二梯，各长二丈余，中施转轴。车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内以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以窥城中，故曰云梯。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

蹶头飞梯，如飞梯之制，为两层，上层用独竿竹，中施转轴，以起梯。竿首贯双轮，取其附城易起。

（图 A

右火车，以车轮车中为炉，上施镬，满盛以油，炽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积薪，推至城门楼下，纵火而去。敌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则焰益高，则楼可燔也。

（图A

右賁せ车，下虚上盖，如斧刃（其车梯盘勿施桃板，中可容人着地推车），载以四车轮，其盖以独绳为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攻隍推之，直抵城下攻厥。

尖头木驴，形如賁せ车，惟增二轮，上横大木为脊，长一丈五尺，上锐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内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木牛，以坚木厚板为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车轮，自内推进，以蔽攻城人，亦木驴之类也。

木幔，以版为之，制如屏，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槔，载以四车轮，低昂，以绳挽之。凡攻城，欲蚁附者，则以幔御当面矢石也。

（图A

右凡望楼，与城中望楼为一（制具守城门），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徒，故以车载。其制，以坚木为车坐，并辕长一丈五尺。下施四轮，轮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鹿颊木），长四十五尺，上径八寸，下径一尺二寸（如乏长木，亦可接用），上安望楼，竿下施转轴，两傍施叉手木。系麻绳三棚，上棚二条，各长七十尺；中棚二条，各长五十尺；下棚二条，各长四十尺。带环、铁掇十条，皆下锐。凡立竿，如舟上建檣法，钉掇系绳，六面维之，令固。馀制及候望法，皆约城中望楼也。

（图A

右铁猫，以铁索系三须。

火钩，以双钩刀为刃。

火镰，以钩刀为刃。

火叉，以铁为两歧。凡攻城将透，积薪草、松明、麻迅（音洗）于地道中，加以膏油，纵火焚城，续之令不灭，则施四物以备用。烧之三日，其城自摧。

（图A

右短刃枪并，长二尺，杆长六尺。

短锥枪并，长一尺二寸，杆长六尺。

抓枪，刃长一尺五寸，刃后有四逆须。杆长六尺，前二尺施铁，刺如鸡距。

。 蒺藜枪，刃并长一尺三寸，杆长六尺，前二尺施铁蒺藜。皆头车、绪棚中所用战器。

拐枪刃连裤，长二尺五寸，杆长四尺，有拐。攻城将透，敌来迎我，则与前四枪通用捍敌也。

（图A

右烈钻，刃连长一尺五寸，上锐下方，阔八寸，柄长三尺，有拐。

耳刀，刃连长一尺，上锐下狭，柄长三尺。凡冗城，先用刀钻土，后施锹
锄。

牟霍锥，刃连长二尺，柄长二尺五寸。冗城深者，以锥探透否。

蛾眉牟瞿，长九寸，刃阔五寸，柄长三尺。

凰头斧，头长八寸，柄长二尺五寸。并地道内搬土用之。

（图A

古注盘，方四尺，深七寸，中开一窍。

木槛，方四尺，深二尺，以储人清臭药。

皮透槽，长四尺，阔三尺，以生牛皮为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为之。四角各施铁连环，环贯火绳。凡攻城，为地道，敌人返冗地以迎我，我则煮人清臭药，自翻身窟中，以注盘透槽下灌敌人（翻身，谓城中凿地道迎我，以瓮听审知所自，我则傍穿暗道，层级渐高，直至敌人所凿地道的上为冗，冗口施注盘，以透槽注药以灌之）。皮漫，凡我凿地道，敌人作翻身窟注药害我，我则张皮漫，系绳于排沙柱端以盛之，则无害。

（图A

尘车，约行烟置三二十具，如飞梯板屋之类（或即以飞梯板屋移用之，亦通）。其车与烟同纵，待烟气盛，即推车逼城，其尘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边，则攻城人可缘上（用石灰最佳）。

（图A

右巢车，其制以八轮车当中建高竿，竿首施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御矢石。竿之高下，以城为准。使人藏屋中，下窥城中事。远望如鸟巢，故谓之巢车也。

（图A

右其说不著。

●前集卷十一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绝敌之道，沉敌之城，漂敌之庐舍，坏敌之积聚。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害之轻者，犹使缘木而居，县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阳，济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颍川。韩信夹潍水决沙囊而斩龙沮

，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吕布，皆控带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陆引水，劳力费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焉。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强。凡水，因地而成势，谓源高于城，本高于末，则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或引而绝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于上流，或决壅于半济，其道非一。须先设水平，测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图A

水平者，木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间相去一尺五寸。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谓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可握。

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其分向远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乘。山岗、沟涧、水之高下浅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水战（并图）

吴楚杨越之间，俗习水战，故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平道，是其所长。春秋时，吴以舟师伐楚；又越军、吴军舟战于江，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北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陆军之车；小翼者，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桥船者，当轻足骠骑（大翼以下，皆船名）。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

汉武伐南越，于昆明开池习水战，制楼船，上建橦楼戈矛，船下置戈戟，以御蛟鼉水怪之害。然楼船战舰形制之盛，不若轻疾之利，为故张兵威，畜器械，以楼船大舰为先趋，便利立功效；则走舸、海鹞为其用，或伏袭而入敌境，则凡舟皆可用也。故吕蒙袭关羽，白衣摇橦，作商贾服，羽不闻，遂立功。

○战船

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胜人多少皆以米为准，一人不过重米二石。帆橦轻便为上，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鹞；其潜袭，则有蒙冲、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诸军视大将军之旗，旗前亚，闻鼓，进，则旗立；闻金，则止；旗偃即还。若先锋、游变等船，为贼所围，以须外援，则视大将赤旗，向贼点则进。每点，一船进

；旗前亚，不举，则战船徐退；旗向内点，每点，一船退。若张疑兵，则于浦泥广设旌旗、帆樯以惑之。此其大略也。

（图 A

游艇者，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子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用之。

拍竿者，施于大舰之上。每舰作五层，楼高百尺，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每迎战，敌船若逼，则发拍竿，当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杨素伐陈，自信州下峡，造大舰名五牙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五百人。自馀平乘舫等各有差。军下至荆门，陈将吕仲肃于州以舰拒素，素令巴蛮乘五牙四艘逆战，船近，以拍竿碎陈十余舰，夺江路。

（图 A

蒙冲者，以生牛革蒙战船背，左右开掣棹空，矢石不能败。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近则施放。此不用大船，务在才建速，乘人之不备。

（图 A

楼船者，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外施毡革御火；置炮车、橇石、铁汁，状如小垒。其长者步可以奔车驰马。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然施之水军，不可以不设，足张形势也。

（图 A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墙，棹夫多，战卒皆选勇力精锐者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图 A

斗舰者，船舷上设女墙，可蔽半身；墙下开掣棹空（音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士，上无覆背，前后左右竖牙旗、金鼓（晋谋伐吴，诏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舟连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十人。以木为城，起橈櫓间，四间，其上皆得驰马。尽首怪兽，人惧江神）。

（图 A

海鹞者，船形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鹞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鹞翼翅，助其舡，虽风涛怒涨，而无侧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济水附

凡军行，遇津渡泛滥，及入山谷，逢水暴涨，止则无舍，济则无舟。太公对周武王，以飞桥辘轳越沟堑，飞江天于济大水，而不显制度，无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无患。或有急难，以赍持。故韩信以木罌渡河，而虏魏王豹

；邓训以缝革置筏，而系胡，此又临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图之于后。

凡军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须待其定，测水不涨，则渡。盖虑半渡水涨，或虏人壅遏上流，欲绝吾军也。

凡殊方异域，水势有洄γ险恶者，及蛟鼉水害之属，兵师济渡，须皆先得乡导问状，预为防虑。

凡将渡，先于岸上四面阵列，仍令乘高远望，以候骑探之，防寇之掩袭，然后分队旋济。

凡济，必先战队。既升岸，勒为方阵，亦令人乘高远望，如前法。

凡筏，谓以竹木及有屋宇处可以毁拆为筏浮渡，并束草刍，亦可用之。

凡遇沟涧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为索，推置水中，使前后积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济，流澌未合，以巨绳横绝水面约澌，须臾流澌自合，可以济矣。

凡军行，遇溪陂未得济者，则渡水阔狭，以军中车用铁索相维，横绝中流，实以土囊，以遏水势。水稍浅，诸军可渡。

（图 A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围，颠倒为十道，缚如束枪状，量长短为之。无蒲，用苇。可以浮渡。

（图 A

飞为者，募善游水土，或使人腋才交浮水，系绳于腰，先浮渡水；次引大为于两岸，立大柱，急定其为。使人挟为浮水而过，器械戴于首。如大军，可为数十道渡。

（图 A

浮囊者，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其空，束于腋下，人浮以渡。

（图 A

皮船者，以生牛马皮，以竹木缘之，如箱形，火干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两皮船合缝能乘三人，以竿系木助之，可十余返。

（图 A

木罌者，缚瓮罌以为筏。瓮罌受二石，力胜一人。瓮间容五寸，下以绳勾联，编枪其上，形长而方，前置筏（或作版）头，后置稍，左右置棹。

（图 A

械筏者，以枪十条为束，一力胜一人。且以五千条为率，为一筏。枪去刃，鳞次而排，纵横缚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系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

立大柱，系二大为，属之两岸，以夹筏。为上以木为环贯之，施绳联者于筏，筏首系绳，令岸上牵挽之，以大为约，免漂溺之患。

◎火攻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所谓火人者，焚其营栅，及其士卒，骇而攻之，必溃也。所谓火积者，焚其粮食薪刍，军无以存也。所谓火辎者，器械、财货及军士衣装在道未止者也。所谓火库者，军在营垒，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绝也。所谓火队者，焚其行伍，因乱击之，可覆也。此五者，灭敌之大利也。

又曰：“烟火必素具。”谓蒿茅、薪刍、膏油之属，皆素备也。发火必有时，起火必有日。时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军应之于外（谓外以兵攻也）。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谓火尽以来，若敌扰乱，则攻之；不挠，则收兵而退）。火可发于外，无持于内，以时发之（若敌居草莱，则可从外及时发火，不必更待内火发而应之，恐敌自挠草莱，我不能起火）。火发上风，无攻下风（以兵随风势攻之）。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须算星躔之数，守风起之日，乃可发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今以诸家旧法附于后。

兵法曰：引兵深入敌境，遇丛林深草在军前后，三军行远，人马疲倦，不及休止。敌人因疾风之利，燔吾上风，锐兵伏于吾后。若此者，则燔吾前之草木，以绝火势；又燔吾后，以拒敌人。我军按黑地而处，坚整队伍，敌莫能害。

（图A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先捕敌境中野鸡，系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中，桃败火发。

（图A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捕取敌人城中及仓库中雀数十百枚，以杏系雀足上，加火。薄暮，群飞入城垒中栖宿，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

（图A

火兵，以骑枚缚马口，人负束薪、束蕴，怀火，直抵敌营。一时举火，营中大乱，急而乘之；静而不乱，舍而勿攻。

（图A

火兽，以艾力火（于间）置瓢中，开四孔。系瓢于野猪、獐鹿项上，针其尾端，向营而纵放之，奔走入草，瓢败火发。

（图 A

古法也。用牛，前膊缚枪，其刃向外，以桦皮、细草注尾上，驱其首向敌，发火，其牛震骇前奔，敌众必乱，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马，其法略同，皆可度宜用之。

（图 A

凡火战，用弊船或木筏载以刍薪，从上风顺流发火，以焚敌人楼船、战舰。

○火盗

择人状貌、音服与敌同者，夜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火焚其聚积。火发，众乱而出，以兵攻之。

○行烟

猛烟冲人无拒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则备蓬艾、薪草万束已来，其束轻重使人力可负，以干草为心，湿草外傅，候风势急烈，于上风班布发烟，渐渐逼城，仍具皮篋、傍牌，以御矢石。

○烟球

球内用火药三斤，外傅黄蒿一重，约重一斤，上如火球法，涂傅之令厚，用时以锥烙透。

○毒药烟球

球重五斤，用硫黄一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芭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贯之以麻绳一条，长一丈二尺，重半斤，为弦子。更以故纸一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捣合涂傅于外。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二物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

凡燔积聚及应可燔之物，并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床子弩，度远近放之，其法见攻守及器械门。

●前集卷十二

◎守城（并器具图附）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

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此虽得御攻之计，然又要先审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败：一曰壮大、寡小、弱众，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众，四曰蓄货积于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内低，土脉疏而池隍浅，守具未足，薪水不供，虽有高城，宜弃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亲，五曰刑严赏重。加之得太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恃，兼此刑势，守则有余。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谓此也。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若得敌人称降及和，切勿弛备，当益加守御，防其诈我。若敌攻已久，不拔而去，此为疲师，可蹶而袭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见利而行，不可羁以常检也。古法曰：三里之城，万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敌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约容一军人马，如筑于闲时，须稍宽阔，作四门，二开二闭。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壕之内岸筑羊马城，去大城约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墙，每十步及马面，皆上设敌棚、敌团、敌楼。瓮城（敌团城角也）有战棚，棚楼之上有曰露屋。城门重门、闸版、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台。自敌棚至城门，常设兵守，以观候敌人。图形于左。

右平陆筑城，下阔与上倍，其高又与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则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

羊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即羊马城门在右也。女墙高可五尺。壕面各随其地为阔狭，大要在面阔底狭，其深及泉，使箭炮难及即住。

壕桥直对羊马城门，若城门汲水须在城外，则瓮城、羊马城各更对开一门，以通汲路，惟不得对大城门。若依山带河，地势不便，则大城须为偃月形，开三门而已，余不改平陆之制。

瓮城上各设战棚，其制与敌楼同，间数视城之广狭。其山城，则又择前后左右，取去大城近处，随山形别筑一城，令与大城相接，必尽据高地，外亦开堦。两城之中，或设烽台以为远候，贼至，即以兵专守，免先为贼所据，下窥城中虚实。今秦州、州城皆若是也（一说筑城之法，每下阔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阔五丈，上收二丈，尤坚固矣）。

（图A

右弩台，上狭下阔，如城制，高与城等，面阔一丈六尺，长三步，与城相

接。每台相拒亦如之。上通阔道。台上架屋，制如敞棚，三面垂以濡毡，以遮垂钟板，亦备绳梯。内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队将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弩、楛木、炮石、火鞬等皆蓄之。常伺寇至，举旗为表号，令台及城上见之，皆举旗相应。寇来自东，即举青旗；南，举赤旗；西，举白旗；北，举黑旗；已来复还，举黄旗。寇来渐近，则望其主将发弩丛射之，其炮楛用如城上法。

（图 A

右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条编如穷庐状，外涂石灰，有门有窍，中容一人，以为候望。每敌楼、战棚上五间置一所，于两傍施木拒马、篋篱笆，隐人于下，持泥浆麻搭，以备火攻。

敌楼，前高七尺，后五尺，每间阔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约容二十人。若城愈阔，则愈深。上施搭头木，中设双柱，下施地伏，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间二柱，此用四柱，以备矢石所摧，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炭泥之，被以濡毡，及椽伏之首并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敌楼之制与战棚同。

（图 A

右钓桥，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桥上施三铁环，贯以二铁索，副以麻绳，系属于城楼上。桥后去城约三步，主二柱，各长二丈五尺。开上山口，置熟铁转输为槽，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门。城上常以炮及弓弩御敌，虑以火燔烧及被攻斫。

（图 A

右垂钟版，长六尺，阔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开箭窗，施于战棚，前后有伏兔拐子木。

篋篱笆，以荆柳编成，长五尺，阔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牛竿，长六七尺，用于战棚上，则以木马倚之在女墙外，以狗脚木挂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条编江竹为之，高八尺，阔六尺，施于白露屋两边，以木马倚定，开箭窗，可以射外。

木马子，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长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于女墙内，相去五尺，准墙为高下，柱上施横木钩挂。

（图 A

右闸版，与城门为重门，其制用榆槐木，广狭准城门，漫以生牛皮，裹以铁叶，两傍施铁环，贯铁索。凡大城门，去门阖五尺，立两颊木，木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若寇至，即以绞车自城楼上抽所贯铁索，下闸版于槽中，外实以土，防火攻；内枝以柱，防倾折。一说不用闸版，则凿门为数十孔，敌逼城门，则出矛戟，以强弩射之，谓之凿扇。暗门，更于兵出入便处潜凿城为门

，外存尺余，勿透，以备出兵袭敌。其制：高七尺，阔六尺，内施排沙柱，上施横木搭头，下施门，门阖。常伺敌间出奇兵以袭击之。仍于城上多积巨石，及虞敌人犯门，即下石击而断之。

（图 A

右陷马坑，长五尺，阔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枪、竹签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坚。其坑排如巨字，或解枪为之，覆以刍草，或上种草苗，务令敌人不觉。凡敌来路及城门内外，皆设之。

机桥，用一梁仍为转轴，两端施横栝，置沟壕上，贼至，即去栝，人马践之则翻。

（图 A

右铁菱角，如铁蒺藜，布水中，刺人马足。

鹿角木，择坚木，如鹿角形者，断之，长数尺，埋入地，深尺余，以阹马足。

地涩，以逆须钉布版上，版厚三寸，长、阔约三二尺。

铁蒺藜，并以置贼来要路，使人马不得骋，古所谓渠答也。

马蹄，斗四木为方形，径七寸，中横施铁逆须，钉其上，示拦马路之具。

木蒺藜，以三角重木为之。

凡壕中，遇天旱水浅，则布铁菱角于水中；城外有溪陂可绝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图 A

刃车，以两轮车自后出枪刃密布之。凡为敌攻坏城门，则以车塞之。

木女头，形制如女墙，以版为之，高六尺，阔五尺，下施两轮轴，施拐木二条。凡敌人攻城，摧坏女墙，则以此木女头代之。

（图 A

右木橛，以木体重者为之，长四尺，径五寸。

泥橛，用紧慢土调泥，入猪鬃、马尾毛鬃三十斤，捣熟，捍成，长二三尺，径五寸。

砖橛，如橛形，烧砖为之，长三尺五寸，径六寸。

车脚橛，以绳系独轮，以绞车放下，复收。

夜叉橛，一名留客住，用湿榆木，长一丈许，径一尺，周四施逆须，出木五寸；两端安轮脚，轮径二尺。以铁索绞车放下，复收，并以击攻城蚁附者。

（图 A

右狼牙拍，合榆木为箕，长五尺，阔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皆长五寸，重六两，布钉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刀入木

寸半。前后各施二铁环，贯以麻绳，钩于城上。敌人蚁附登城，则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飞钩，一名铁鸱，脚钩锋长利，四出而曲。贯铁索，以麻绳续之。凡敌人被重甲，头有鍪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视，候其聚处，则掷钩于稠人中，急牵挽之，每钩可取三两人。

（图A

右绞车，合大木为床，前建二义手，柱上为绞车，下施四卑轮，皆极壮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飞梯木幔逼城，使善用搭索者，遥抛钩索，挂及梯幔，并力挽，令近前，即以长竿举大索钩及而绞之入城。如绞木驴，待其逼城，且掷大木橛石击之，次下小石勿绝，使木驴内惊惧，人不散出，则使二壮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设辘轳，系铁索，缒至水驴上，二人俱出，引绞车钩索挂搭木驴毕，复拽上，即速绞取入城（皮屋以铁卷为质，生牛革裹之，开出入窍，可容二壮士）。

撞车上设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铁叶裹其首，逐便移从，伺飞梯临城，则撞之。

（图A

右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门置两具。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敌若积薪城下，顺风发火，则以囊掷火中。古军法作油囊亦便。

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

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蘸泥浆，皆以蹙火。

（图A

铁撞木，木身铁首，其首六铁锋，锋大三指，长尺余，锋尖为逆须，其窍贯铁索。凡木驴逼城，即自城上以辘轳绞铁撞下而断之，皮革皆坏，乃下燕尾炬烧之。

穿环，锻铁或屈柔忍木为大环，以索系之，则用。撞车及城，则举环穿挂车，一并力挽绳，随以弓弩，两傍射之，其车必翻；射仍勿止，车下人多不被甲，当遁走，急缒健卒掷薪刍以焚之。

绞车，立两颊木，横施转轴，施十字绞木，垂两绳，下贯蹈版，乘之上下。

绳梯，以巨绳系横栢为软梯。凡登高，则用之。

（图A

右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内，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

我。若贼开地道迎我，则急以霹雳火球（具守城门）、毒药烟球（具火攻门）熏灼之。其桦烛、铁灯笼、木灯笼，皆用地道中点照。

（图 A

右风扇车，二柱二栲，高阔约地道能容。上施转轴，轴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敌人，用扇石炭簸火球烟以害敌人。

（图 A

右布幔，以复布为幕。度矢石来处，以弱竿张挂，去城七八尺，居女墙之外，以折矢石势。一说：结粗绳为网，如布幔张挂，亦可护女墙楼橹。

（图 A

右皮帘，以水牛皮为之，阔一丈，长八尺，横缀皮耳七个。凡城上有阙遮蔽，则张挂之。

（图 A

右木立牌，高五尺，阔三尺，背施横（笔力反），连转关拐子长三尺。

（图 A

竹立牌，取厚竹条，阔五分，长五尺者，用生牛皮条编成，上锐下方，余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孔，以厚竹编之，尤坚。皆盾之类也。可以巡城及敌棚上，以防火炮火箭之类，亦以蔽人射外。

（图 A

右拐突枪，杆长二丈五尺，上施四棱麦穗铁刃，连裤长二尺，后有拐。

抓枪，长二丈四尺，上施铁刃，长一尺，下有四逆须，连裤长二尺。

拐刃枪，杆长二丈五尺，刃连裤长二尺；后有拐，长六寸。

钩竿，如枪，两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铁叶，施铁刺，如鸡距。

锉手斧，直柄横刀，刃长四寸，厚四寸五分，阔七寸；柄长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长四寸。并用于敌楼、战棚蹈空版下，钩刺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叉竿，长二丈，两岐，用叉以叉飞梯及登城。

（图 A

右毡帘，制为土色。凡地道两傍，皆横凿洞穴，可容十人，执短兵，藏穴中，外垂帘为蔽，与土色无别。若敌人攻夺地道，则出兵捍之。

（图 A

右炮车，大木为床，下施四轮，上建独竿，竿首施罗匡木，上置炮梢，高下约城为准，推徙往来，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准常炮法。

（图 A

右单稍炮，用前后脚柱四（前长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铁叶；后长一丈六尺五寸），上扇栲（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栲

（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丈）。上会桃一（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桃一（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尺一寸，阔五寸，厚三分）。轴一（长七尺，径一尺），龟头木二（长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长一尺八寸，阔四寸，厚三分），梢一（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二尺五寸，阔二寸，厚三寸），极竿二（长二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铁双蝎尾一（长一尺二寸，重二斤），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八，弦子二（长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礼索六（长五尺，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长四丈，用麻四斤）。凡炮，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

（图A

又单稍炮，用脚柱四（长一丈，径一尺二寸，仰斜三寸，从葦筑头至上扇桃五尺七寸），上扇桃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桃二（长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一尺。自上扇桃至此五尺九寸），上会桃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会桃二（长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一丈二尺），轴一（长八尺，除仰斜，留五尺，昨眼一，圆三寸，径寸。径一寸一寸），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三寸），罨头木二（长八尺，径九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尺，径三寸），梢一（长一丈六尺，大径四寸，小径一寸八分），鸱头一（长二尺五寸，阔八寸，厚五寸），鹅项一（长五尺），极竿一（长二尺四寸，径六寸），铁蝎尾二（长一尺二寸，每条重二斤八两），铁束四（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八，弦子二（长二丈五尺，十一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八寸，阔四寸），扎索九（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图A

右双稍炮，用脚柱四（长二丈，径二尺二寸，仰斜三寸。后栗头至上扇桃二尺七寸），上扇桃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桃二（长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自止扇桃至此一尺九寸），上会桃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会桃二（长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凿孔二，圆四寸，径一寸），鹿耳四，夹轴端（长一丈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八尺，径七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寸，厚三寸），梢二（长二丈六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木一（长二尺五寸，阔八寸，厚三分），鹅项一（长五尺五寸），极竿一（长二丈四尺，径六寸），铁蝎

尾二（长一尺二寸，每条重二斤半），铁束四（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长二丈五尺，每条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小，如鞋底样），絜索二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五十（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

（图A

右五梢炮，用脚柱四（长一丈二寸，径一尺一寸，仰斜二寸。从栗头至上扇桃，二尺七寸），上扇桃二（长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桃二（长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桃至此一尺九寸），上会桃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会桃二（长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轴一（长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径一尺二寸），鹿耳四，夹轴（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九尺，自方一尺，用轴尺方，阔四尺八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寸，厚三寸），梢三（长一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四尺，阔八寸，厚四寸），鹅项一（长五尺七寸），极竿二（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铁蝎尾二（长一尺五寸，每条重三斤），铁束四（每个重八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长五丈，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二（长一尺，阔八寸），系索四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八十（长五丈，每条麻五斤）。

凡一炮，百五十七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七八十斤。二炮守具设于大城门左右，击攻城人头车。

（图A

右七梢炮，用脚柱四（长二丈一尺，径一尺二寸，仰斜三寸。从栗头至上扇桃，三尺七寸），上扇桃二（长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桃二（长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桃至，凡一尺九寸），上会桃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会桃二（长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轴一（长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径一尺二寸），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丈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九尺五寸，自方一尺，用转尺取方四尺八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二寸，厚三寸），梢四（长二丈八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四尺，阔八寸，小四寸），鹅项一（长五尺七寸），极竿三（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七寸八分），铁蝎尾二（长一尺五寸，每条重三斤），铁束四（每个重八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各长二丈八尺，六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一尺二寸，阔一尺），絜索五十（长五十尺，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一百二十

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九十一百斤。

（图A

右旋风炮，用冲天柱一（长一丈七尺，径九寸，下埋五尺八，置夹柱木二），夹木二（长八尺五寸，阔八寸，厚四寸。山口二，各深六寸），上下腰盘木二（长四尺五寸，阔一尺，厚五寸），轴一（长四尺五寸，径八寸，两头用铁叶裹才旬），铁仰月二（每个重十两），梢一（长一丈八尺，大径四寸，小径四寸八分），鸱头一（长一尺五寸，阔七寸，厚三寸），铁蝎尾一（长一丈二寸，重一斤半），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八，弦子一（长二丈三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四寸，如鞋底麻皮里八重），拽索四十（长四丈，每条用麻四斤），札索六（长四丈，每条用麻一斤半），凡一炮，五十人拽，一人定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半。其柱须埋定，即可发石。守则施于城上战棚左右。

手炮，敌近则用之，炮竿一（长八尺），蝎尾一（长四寸），铁环一，皮窝一（方二寸半，系于竿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图A

右虎蹲炮，用前后脚柱四（前长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铁叶，后长一丈六尺五寸），下扇桃二（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上会桃二（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桃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轴一（长七尺，径一尺），罨头木三（长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长一尺八寸，阔四寸，厚三寸），梢一（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木一（长二尺五寸，阔七寸，厚三寸），极竿一（长二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铁双蝎尾一（长一尺二寸，重二斤），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八，弦子二（长二十五尺，十二子用麻皮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絜索六（长五十尺，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长四丈，每条用麻四斤）。

凡一炮，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图A

凡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轻，故旋风、单梢、虎蹲，师行即用之，守则皆可设也。又阵中可以打其队兵，中其行伍，则不整矣。若燔刍粮积聚及城门、敌棚、头车之类，则上施大球、火鹞、大枪以放之（雄军梢不可放，以其力小故也。其大球等，重及十二斤）。

○随炮动用

长木十二条（长一丈，径三寸），木杠四条，笠头木一十二条，大斧三具

，界索滑椽四十条，拐头柱一十八条，皮帘八片，皮索一十条，散子本二百五十条，救火大桶二，铁钩十八个，大木槛二百，界扎索一十条，水洒二个，拒马二，麻搭四具，小水桶二只，唧筒四个，土布袋一十五条，界椽常一十条，锹三具，毡一领，三具，火索一十条。

右随炮预备，用以盖覆及防火箭。

○火药法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一十四两，浓油一分。

右以晋州硫黄、窝黄、焰硝同捣，罗砒黄、定粉、黄丹同研，干漆捣为末，竹茹、麻茹即微炒为碎末，黄蜡、松脂、清油、桐油、浓油同熬成膏。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五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以炮放，复有放毒药、烟球法，具火攻门。

○粪炮罐法

右先以人清砖槽内盛炼，择静晒干，打碎，用筛罗细，盛在瓮内。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斤，草乌头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黄半斤，班猫四两，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镬内煎沸，入薄瓦罐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炮内放以击攻城人，可以透铁甲中，则成疮溃烂。放毒者仍以乌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金火罐法

右其制围九寸，高四寸，形圆，口径八分。先用麻皮泥浆，次使麦面泥，次又用猪鬃泥，逐重涂傅，煨暖后盛金火汁，以麦面土泥塞口，用湿毡五指裹（至肘者）入炮内放。其盛器，则有生铁筛盆（用铸成者以盛金汁，仍有两耳手把）；挹注，则有生铁杓、熟铁杓（并把注金汁）。若敌来攻城，有团队者，以金炮打之，人马中则解散。放宜急，勿使凝结。凡炮，拽三声放，此可一声放之。

（图A

右燕尾炬，束苇草，下分两岐，如燕尾，以脂油灌之。发火，自城上缒下，骑其木驴板屋烧之。

飞炬，如燕尾炬。城上设桔槔，以铁索缒之下，烧攻城蚁附者。

鞭箭，用新青竹，长一丈，径寸半，为竿，下施铁索，梢系丝绳六尺。别削劲竹，为鞭箭，长六尺，有镞。度正中，施一竹梟（亦谓鞭子）。放时，以绳钩梟，系箭于竿，一人摇竿为势，一人持箭末激而发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放火药箭，则如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

（图 A

右铁火床，制用熟铁，长五六尺，阔四尺。下施四木轮，以铁叶裹之。首贯二铁索，上缚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缝下，烧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游火箱，以熟铁如篮形，盛薪火，加艾蜡，以铁索缒下，烧灼穴中攻城人。

行炉，熔铁汁，昇行于城上，以泼敌人。

（图 A

右引火球，以纸为球，内实砖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黄蜡、沥青、炭末为泥，周涂其物，贯以麻绳。凡将放火球，只先放此球，以准远近。

蒺藜火球，以三枝六首铁刃，以火药团之，中贯麻绳，长一丈二尺。外以纸并杂药傅之，又施铁蒺藜八枚，各有逆须。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火药法：用硫黄一斤四两，焰硝二斤半，粗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干漆二两半，捣为末；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剪碎，用桐油、小油各二两半，蜡二两半，熔汁和之。外傅用纸十二两半，麻一十两，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以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熔汁和合，周涂之）。

铁嘴火鹞，木身铁嘴，束杆草为尾，入火药于尾内。

竹火鹞，编竹为疏眼笼，腹大口狭，形微修长。外糊纸数重，刷令黄色。入火药一斤，在内加小卵石，使其势重。束杆草三五斤为尾。二物与球同，若贼来攻城，皆以炮放之，燔贼积聚及惊队兵。

（图 A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搯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搯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葫芦，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搯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先于上流簸糠秕熟草，以引其火）。

右霹雳火球，用干竹两三节，径一寸半，无罅裂者，存节勿透，用薄瓷如

铁钱三十片，和火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加傅药（火药外傅药，注具火球说）。若贼穿地道攻城，我则穴地迎之，用火锥烙球，开声如霹雳，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薰灼敌人（放球者合甘草）。

一说用干艾一石烧烟，亦可代球。

（图A

右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具霹雳球说）。

托叉，火钩，火镰，铁猫，毡，瓮，柳罐，柳水洒，右常置城上。托叉、火钩、火镰、铁猫、濡毡以救焚，瓮、柳罐以贮水，唧筒以使水。木灯笼，铁灯笼，灯搭子，蜡烛，桦烛，油，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贼攻城。锹，，铁铲，大斧，牛皮，石灰袋，右常置城上。锹、、铲、斧、牛皮以应缓急，石灰袋飘扬以害蚁附攻城人。以上并常用，更不图形。

守城之法，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木石砖瓦茭刍糗粮畜牧与居民什器，尽徙入城内。徙不逮者，焚之。主将阅视守御器械，各令牢具。又预穿井无数，惟井无近城。又备粮糗、布帛、刍草、芦苇、茅荻、石灰、沙土、铁炭、松桦、蒿艾、膏油、麻皮毡、荆棘、篋籥、釜镬、盆、瓮桶、罌、木、石、砖、竹、锹、、铲、斧、锥、凿梯索之类。凡委（于为切）积（子智切）及楼棚、门扇、门栈，但火攻可及之处，悉皆毡覆泥涂。棚楼下随处积樗木樗石枪斧及他短兵，外立弩车炮架（弩车炮架，形制具次城门）。棚楼、女墙上加篋籥、竹笛，城中立望楼。籍民中壮男为一军，以充防人；壮女为一军，以隶杂役；老弱为一军，以供饮饲、放牧、樵采。三军无得相过。主将延问军中奇谋、勇力、机捷、斥弛、精伎、辨口之士，如鸡鸣狗盗之类，无不加礼，以备防用。城上每将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作小旗数十枚，有呼索，即大书物名，贴旗于上，举以示城下。仍预检校备用之物，各为部分，使吏主当谨伺，见降旗则应逆。城上城下百步，给杂役三五十人，掌负挈所须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领。衢巷通夜张灯烛，察奸人出入，与军士之私相过从者。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防非时抽易。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百步有将。别令虞候领战队，作雌雄契，特以巡城，所至，与守队勘同，乃过（符形制符契门）。若贼势外振，士心内贰，则或转左队以为右，易前军以置后，或一日数易，或数日不移；又间使人持伪契巡行，以验试将士。每将各设四表，贼来近，则举一表；贼至城，则举二表；贼登城，则举三表；贼攀女墙，则举四表；夜则加烛于表上

，虞候战队视举表处急缓，如贼已向城、乘城，将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台上，并度视远近，施放矢石、火球、火鹞、鞭箭。贼在城下，则抛飞钩；贼若填壕，则为火药、鞭箭以射，焚其刍藁桥械；贼傅城欲上，则随其处下樁木樁石以击之，随飞炬以烧其攻器，下火床及以竹炉熔铁洒灼敌人，石灰糠麸昧害其目，楼棚踏空版内杂出短兵，下刺登者。若登者渐多，则御以狼牙铁拍；手渐攀城，则以连枷棒击之（连枷之制具兵器门），锉手斧断之；贼以冲车等进，则穿以铁环木钗，放猛火油；贼云梯倚城，则引文竿推撞车；贼木驴空（音孔）城，则用绞车、铁撞、燕尾炬坏之；贼飞炮石，则张布幔绳过其；贼为地道来攻，则为地听，候其来方，穿井邀之，霹雳火球杂兵等害之；贼附高穴城，则缒游火箱灼之；贼筑土堙傍城欲上，则穿地道至埋下，引取其土，贼堙自坏（凡火地道所用器械，与攻城室子所用器同，其名件制度具在攻城器械图）。或城内薄城起堙，相对盛兵抵御；贼以火攻城，则以城上应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钩、火镰、柳洒子、柳罐、铁猫手、唧筒，寻常之所预备者（形制具攻城器械图中）；若攻具猛至，则为水袋、水带以投沃之，应相楼器械虽已涂覆，亦频举麻搭润护；若贼为火车烧城门，则下湿沙灭之，切勿以水，水加则火焰愈炽；贼若纵烟向城，则列瓮罌，以醋浆水各实五分，人覆面于上，其烟不能犯鼻目；贼夜围城，则每五十步以一犬系城下，置食其前，城上闻犬吠，则缒火下照，举表加备，又于城半腹，每十步系一灯笼，又束芦苇为椁，插以松明、桦皮，可用照城上城下（城下以索缒之）。贼或攻推女墙者，则以木女代之；或攻坏城门，则以刁车塞之。

凡贼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则壅塞诸门，察视城穴之处，悉加傅筑；城内促围，望外水高下，别筑阔桥墙，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队备城如故。周视地势，有可泄水处，十数步开一井，井内各相通，以泄流之。若水已入城，则于新筑墙外，作船二十只，选勇士，每船三十人，质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楸，遣暝夜从门衔枚并出，决贼堤堰，破贼营寨。所选之士须预习水战。度力不足，则加船以进；或贼已觉，则城上鼓噪为助。

凡贼有勇悍之卒，必使来突我城门。我当伪为不知，开门以待，于道路设陷马坑、机桥，于重墙曲巷内出奇伏兵掩击，逼陷之，或约其过一二百人，即下重门插板，使其前败后绝。

凡城内器械已备，守御已得，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先为暗门，或因贼初至，营阵未整，或暮夜乘贼不觉，或贼攻城初息，或贼围久已怠，潜出精骑，衔枚击之。击败下不远袭，或我兵已出、贼未出，贼突门而入，则自城上向里连下巨石击压，以断其入。

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

令：凡失火者斩！杜奸人也。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凡贼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举高物，如竿表之类，及吹击乐器，恐贼内应。

凡城中有使至门者，径遵诣主将，俾校民吏不得辄见。如得城中飞书，不得辄读，持逆本营，对众封送主将。

凡有晓星气术数人，悉收隶官府，不得与他人窃语，及禁论说怪异以惑众者。

凡号令一出，主将并副将以下不得专异指挥，余依行军约束修件。

●前集卷十三

◎器图

古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盖士卒犹工也，兵械犹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事强，势则然矣。故曰：兵不精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斗而不勇，与无手同。其法五不当一，然则五兵者，三军所以恃而为勇也，可不谨乎？历代异宜，形制有异，今但取当世兵机，绘出其形，纪新制云。

（图A

右其饰有黑漆、黄白桦、麻背之别，其强弱以石斗为等。箭有点钢、木扑头、鸣。点钢，精铁也；木扑头，施于教阅；鸣，戏射者。又有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之。其傅药轻重，以弓力为准。

（图A

右以皮革为之，随弓弩及箭大小长短用之。

（图A

右双弓床弩，前后各施一弓，以绳轴绞张之，下施床承弩。其名有小大合蝉，有手射合蝉者，谓如两蝉之状。大者张时用十许人，次者五七人，一工准所射高下，一人以槌发其牙，箭用大小凿头箭。惟手射斗子弩最小，数人就床张讫，一人手发之，射并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

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三弩并射及二百大步，其箭皆可施火药用之，轻重以弩力为准。

（图 A

古人自踏张者，其饰有黑漆、黄白桦、雌黄桦，稍小则有跳镫弩、木弩。跳镫弩赤曰小黄，其用尤利；木弩虽可施，不能久，边兵不甚用。其力之强弱，皆以石斗为等。箭有点钢、木羽、风物、木扑头、三停。木羽者，以木为羽。咸平初，军校石归宋上之。箭中人，虽去，镞留，牢不可拔，戎人最畏之。风羽者，谓当安羽处，剔空两边，以客风气，则射时不掉，此不常用，备翎羽之乏耳。三停者，箭形至短，羽、镞三停，故云三停；箭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图 A

右以七人张，发大凿头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图 A

以七人张，发大凿头箭，射及一百四十步。

（图 A

以四人张，发小凿头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图 A

以二十人张，发踏蹶箭，射及二百五十步。

（图 A

以七十人张，发一枪三剑箭，射及三百步。

（图 A

以三十人张，发踏蹶箭，射及二百步。

（图 A

右蒺藜、蒜头骨朵二色，以铁若木为大首。迹其意，本为胛肫。胛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胛而大，后人语讹，以胛为骨，以肫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羔首，俗亦随宜呼之）。

短柄铁链皆骨朵类，特形制小异尔。

铁鞭、铁筒，两色。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人有作四棱者，谓之铁筒，言方棱似筒形，皆鞭类也。

铁链夹棒，本出西戎，马上用之，以敌汉之步兵。其状如农家打麦之枷，以铁饰之，利于自上击下，故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

（图 A

右取坚重木为之，长四五尺，异名有四：曰棒、曰轮、曰杵、曰杆。有以

铁裹其上者，人谓诃藜棒。近边臣施棒首施锐刃，下作倒双钩，谓之钩棒。无刃而钩者，亦曰铁才瓜。植钉于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为杵；长细而坚重者，为杆。亦有施刃者，大抵皆棒之一种。

（图 A

右搗马突枪，其状如枪，而刃首微阔。

剑饰有银、石、铜素之品，近边臣乞制厚脊短身剑，军颇便其用。

大斧，一面刃，长柯，近有开山、静燕、日华、无敌、长柯之名，大抵其形一耳。

（图 A

右手刀，一旁刃，柄短如剑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施。牟屈刀，刃前锐，后斜阔，长柄，施。其小别有笔刀。此皆军中常用。其间健斗者，兢为异制以自表，故刀则有太平、定我、朝天、开山、开阵、割阵、偏刀、车刀、七首之名，掉则有两刃、山字之制，要皆小异，故不悉出。

（图 A

右枪九色，其制：木杆，上刃下，骑兵则枪首之侧施例双钩、倒单钩，或杆上施环；步兵则直用素木或鸦项。鸦项者，以锡饰铁嘴，如鸟项之白。其小别，有锥枪、梭枪、槌枪。锥枪者，其刃为四棱，颇壮锐，不可折，形如麦穗，边人谓为麦穗枪。梭枪，长数尺，本出南方，蛮獠用之，一手持旁牌，一手标以掷人，数十步内，中者皆踣。以其如梭之掷，故云梭枪，亦曰飞梭枪。槌枪者，木为圆首，教阅用之。近边臣献太宁笔枪，首刃下数寸施小铁盘，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也。以状类笔，故云。近有静戎笔，亦其小异也。今不悉出。

拒马枪，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贯。首皆有刃，植地辄立。贯处以铁为索，更相勾联，或布阵立营，拒险塞空，皆宜设之，所以御贼突骑，使不得骋，故曰拒马。

（图 A

右并以木为质，以革束而坚之。步兵牌长可蔽身，内施枪木，倚立于地。骑牌正圆，施于马射，左臂击之，以捍飞矢。

（图 A

右旗之色采、名号无常，随宜呼之。竿首施铁，世谓耀篋。下注旌，谓之纛头旗。脚或三或二。

（图 A

右望楼，高八丈，以坚木为竿（大不及八丈，则三两楼亦可），上施版屋，方阔五尺，上下开窍，过人。竿两旁钉寻八十个，用索三棚，上棚四条，各

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条，各一百尺；下棚四条，各八十尺。尖铁橛十二个，各长三尺，橛端穿铁环。凡起楼，用鹿颊木二，各长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铁叉、层竿数条（更用木马及巴木坚之），如船上建檣法。其高亦有百尺、百二十尺者，棚索随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执白旗，以候望敌人，无寇常卷旗，寇来则开之，旗杆平则寇近，垂则至矣，寇退徐举之，寇去复卷之，此军中备预之道也。

右有铁、皮、纸三等，其制有甲身，上缀披膊，下属吊腿，首则兜鍪顿项。贵者铁，则有锁甲；次则锦绣缘繒里；马装，则并以皮，或如列铁，或如笏头，上者以银饰，次则朱漆二种而已。

●前集卷十四

右军中赏罚之法，于旧史往往杂见而备存者。独今令有兵卫，律有擅兴，自汉以来，沿革掇定，随世为异。

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兼置随军赏给库或付空名宣符，有立功者，听大将便宜爵赏，不待中覆。景德初，真宗垂意边务，始增著赏格罚条。庆历之后，陕西用师，上复诏近臣参定，比旧文益为详密，颁于边鄙，可为永式，与律令并行。今列于左。

◎赏格

阵获转迁赐物等第

叁阵：以少击多为上阵，数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

叁获：据贼数十分率之，杀获四分已上，输不及一分，为上获；二分已上，输少获多，为中获；一分已上，输获相当，为下获（以上并谓大势得胜者，若虽有获，而奔败，不用此例）。

转官：七资为第一等，五资为弟二等，三资为弟三等，二资为弟四等，一资为弟五等。右转及诸司使副者，即依平转例，以五额为一资。

赏等：上阵上获弟一等转官，上阵中获弟二等，上阵下获弟三等；

中阵上获弟二等，中阵中获弟三等，中阵下获弟四等；

下阵上获弟三等，下阵中获弟四等，下阵下获弟五等。

右上都监巡检及随军使臣用此例。其赐物，临时准阵获上下约数支給，钐辖已上定阵获上下奏取。

转阶级：三转为弟一等，两转为二等，一转为弟三等。

右厢禁军、蕃落、义军、弓箭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用此例。凡军头、十将以下随属处牒补讫，奏；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先用此例给付身功状凭

，牒奏，乞降宣。其军都指挥使以上奏取朝旨。

五转为第二等，三转为第二等，一转为第三等。

右厢禁军、蕃落及义军、弓箭手，自长行军士以上，用此例。

赐物：绢十疋，钱十贯，为弟一等；绢七疋，钱八贯，为弟二等；绢五疋，钱五贯，为弟三等；绢三疋，钱三贯，为弟四等；绢一疋，钱三贯，为弟五等。

右厢禁军用此例。军都挥使以上，委诸主将宾功大小，约此等，优加酬赏，给讫奏闻。

绢十疋，为弟一等；绢八疋，为弟二等；钱十贯，为弟三等；钱五贯，为弟四等；钱三贯，为弟五等。

右蕃落、义军、弓箭手用此例。此上二等赐物，或有旧支锦袄子腰带者，自依旧例支，仍将价直纳准赐物等第配折。弟四等以下，更不支锦袄子腰带。

一、临阵对贼，矢石未交，先锋驰入，陷阵突众，贼徒因而破败者，为奇功。或寇贼坚锐，城池险固，山林阻隘，道路遥远，及救兵不继，如此之类，既制胜克敌，难易相远，并不可以常格酬叙，委主将临时录奏旌赏。

一、杀贼，斩一级者，与弟四等赐。其临阵斫营，率先用命，及突众深入，各有杀获者，与弟二等转。转者，谓转阶级，下条转准此。

一、临阵或斫营，生擒贼，每一人，与弟二等转。

一、生擒贼人员者，与弟一等转。

一、斫贼营寨，能使寨动贼乱，因而入败者，若使臣部领，与弟三等转官；若只军员部领，与弟一等转，仍并给弟二等赐；随从军士，各与弟三等赐。若使臣部领有军员随从，其军员与弟二等转，赐物准上。

一、临阵能用命杀退贼者，除主将准阵获行赏外，其余军士，非擒生斩级者，每人给弟五等赐；若与贼对阵，未决胜负，因策应而得胜者，其策应将士各加一等赏赐。

一、能邀获贼探马游骑者，与弟二等转。

一、深入杀贼致中伤者，给弟四等赐；虽中伤，仍有获，除转迁外，给弟三等赐；重者加一等。

一、擒生斩级，有中伤者，除转迁外，别给弟四等赐，重者加一等。

一、临阵斫散头首、旗鼓者，与弟三等转，仍给与弟五等赐。如能夺致旗鼓者，与弟二等转，仍给本等赐。夺致者，须主将临阵亲见，及众人保委，方得行赏。

一、将校临阵被伤，有能救免者，与给弟一等赐。

一、数人共擒斩贼一人，或数十人共擒斩贼数人者，除亲擒斩到依上条赏赐外，余随从人各降一等。

一、将士每有战伤，官司并给与公凭。若重伤两次、轻伤三次，与弟三等转。

一、覘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

一、捕获贼奸细者，赐物。

一、告人与贼通情得实者，赐物，仍别给所犯之家妻子杂畜资财。以上三条，并随功大小，酬给赐物，先定数。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若诱降酋长、城戍及贼庭用事将相者，并为奇功，录奏特议旌赏。

一、攻战所获军帐人畜资财杂物等，并赐所获之人；内马及甲仗，纳官给偿。

一、大捷多获，除赏奇功外，一半入官，一半均赏战士。其物非私家得用者，官给其直。

一、擒斩到贼近上头首，并理入奇功，委主将录奏。

一、将士得功或高于所立赏格者，并比奇功录奏。

一、破蛮獠立功者，减西北边战功二等赏之。

○战伤例

禁军副指挥使以上，至军都指挥使，伤重者，支绢七疋；轻者，五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五疋，轻三疋。长行以上，重三疋，轻二疋。

厢军、义军、弓箭三副指挥使以上，重五疋，轻三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三疋，轻二疋。长行以上，重二疋，轻一疋。

右为裹疮之赐，其酒药钱物，并临时约旧例随轻重支給，以公用物充。

○战士例

阵亡军士，各随军分指挥给与赙赠，其等第用三司。

○宣例

阵亡军士之家子孙及亲弟侄，取最长一名，年二十已上，充填本军。内有人材过本军等样，或不及元军，分等样配军，并倍支入军例物。内十五以上，身无残疾，愿充军者，且支半分，请受候年及二十，据等配军。其无人充军者，家属随便，仍给钱十贯。

阵亡军员子孙，指挥使、副指挥使，录用三人；副都头、副兵马使已上，二人，并充殿侍。或已在军者，与十将；如十将以上者，量与转迁。若无子孙可录，指挥使，家给钱一百贯；副指挥使，八十贯；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七十贯。其都虞候以上录用子孙，列奏取旨。

○行赏约束

一、立功将士应合酬叙者，皆令主将于贼退后、诸军未散时，对众叙定，直言斩获中伤次第，务从简速。

一、将士得功，主将即时对定，明其姓名申奏，不得以随身牙队亲识移换有功人姓名，致抑压先锋、远探及临阵效命之人。如士卒显有功状，为人移易抑压者，许经随处官司自言。

一、申得功将士，使臣皆具官任、军分、姓名、本属主帅、官军贼众多少、彼此杀获输失之数、及夺得军资器械、并战时月日、战处去州县远近，仍具部着等姓名开奏，亦须文字简速，不得淹迟。

一、定将士战伤，内临阵者，如背后伤中，不在赏例；若深入杀贼，斫营陷阵，虽伤中在背后，不为退怯，亦与赏赐。

一、应随军赏赐钱帛袍带等纳数，将行备军前合要即时支给外，若将士得功应赐者，并主将先给印纸，开出色件付身。其印纸不得临阵对垒给散，别致喧挠，军回日所在州军疾速申请。若有违约束者，斩。

一、临阵，非主将命，辄离队先入者，斩。

一、贼军去阵尚远，弓弩乱射者，斩。谓射力不及之地。

一、临阵闻鼓声，合发弓弩而不发，或虽发而箭不尽，不尽谓若众射三箭，已独射二箭之类，及抛弃余箭者，斩。

一、临阵，弓弩已注箭而回顾者，斩。

一、将校士卒临阵诈称病者，斩。在边镇，诈有所规免者，绞。或副部署以上，诈病者，奏裁。

一、临阵或在贼境，非应得传言，而辄高声者，斩。非临阵、在贼境者，杖一百。

一、下营讫，非正门辄出入者，斩。

一、觇候谬说事宜，吏相托及漏泄者，斩。

一、将座有私仇，至临阵以相报复者，斩。

一、临阵失马者，斩。力战，马被伤杀者，不坐。即军员将弱马换军士壮马者，亦斩。铃辖已下，除名决配；副部署已上，约取奏裁。

一、合战，争他人所获首级者，斩。若众力杀获，不辨主名，辄取首级者，亦斩。

一、逐贼将帅，指定远近逐所而辄过者，斩。或不及指定处所者，亦斩。

一、不战而降贼者，或背国归贼者，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仍没其家。没家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祖孙兄弟姊妹资财田宅，并没官。余修没官准此。

一、战阵失主将，亲兵者并斩。临阵擅离主将左右者，并拟违制之罪。

◎罚条

一、漏军事或散号漏泄者，斩。

一、克日会战，或计会军事，后期者，斩。计会军事，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一、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旌旗军号者，斩。若号令未便，须合改易者，先申大将；如事当机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实便者，不坐。即叫呼或吹物涉伪号者，亦斩。

一、排阵已定，都监使臣军员以下辄抽一人一骑者，斩。

一、会战或临贼下寨，行列不齐，旌旗不正，金鼓不鸣，主者及所犯者皆斩。教阵而违者，杖一百断。

一、下营误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贼庭者，斩。

一、背军走者，斩。非出军临阵日，依厢禁军敕修。

一、边塞有警急，及探得贼中事机，不取主将节度而擅发兵者，斩。若贼已叩境，即时须兵马策应，关报主将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不即发谓出军临阵之时，若寻常抽发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虽得符契，不依次弟，及无宣命文牒相副而报发者，亦斩。

一、临阵先退者，斩。

一、逐队部被攻危急，前后及左右队部当救不救，因致陷者，全队部皆斩。亦斩，但随从坐起。

一、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

一、阵定后，辄进退乱行者，前后左右所行之处，听便斩。

一、设奇伏掩袭，务应机速，如前将先合，后将即赴。进退应接乖者，斩。

。

一、贼来，可出军而不出者，斩。

一、令远探卓望，不觉贼来者，斩。

一、差探贼军，反入贼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以实言者，斩。

。

一、有警急，不举烽；及见前烽已举，后烽不应者，斩。或无警而误举烽，致警扰城寨；及举烽多少不如法，致误事者，亦斩。承承误而应者，不坐。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斩。或围贼城不固，亦斩。

一、更铺失候，夜巡失号，止宿他火者，斩。

一、行军不赴队伍，犯兰后马者，斩。

一、器仗不预修整，致临阵不堪施用；或给受之际，不即言上，致临阵败

事者，斩。

一、部署铃辖以下，商议兵政，务在和允，即时裁遣，违者以违制论；所执显涉颇曲者，除名。

一、部署铃辖等，每有行下宣敕文字，并具承受日时，疾速奏报，迟者以违制论。

一、出军在道，及缘边城寨，支请受典级，敢减克粮食草料衣资赏赐者，不以多少，皆斩。

一、吏卒与贼私交通，或言语书疏者，斩没其家。

一、主吏役使不平者，斩主吏。谓指挥使已下。

一、不服差遣者，斩。

一、自相窃盗者，不计物多少，并斩。非出军临阵，自从常法。

一、巧诈以避征役者，斩。

一、避役自伤残者，斩。

一、将吏受赃枉法，及论功定罪，故不以实者，斩。失者，委主帅量罪断遣。妄张贼数，至误奏阵获者，亦斩。

一、隐欺破贼收获及死亡兵士资财者，斩。

一、以强凌弱，忿争酗酒，喧悖恶骂，或扇摇恐吓军伍，及犯阶级，于理不顺者，斩。

一、博戏赌钱物者，斩。非出军临阵，自依常法。

一、去失衣甲器械者，斩。主将见而不收，从违制之罪。及故毁弃军装、或盗卖器械、军装而诈称去失者，亦斩。

一、大军在路遗落器械、衣物，皆须移在道傍，令收后人收候下营处，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认、及隐匿者，斩。收后人不收者，杖一百。

一、军中奔车走马者，斩。自指挥使以下，并须步入营寨，违者，杖一百。营寨，谓主帅所在。

一、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

一、讹言诬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以动众心者，斩。

一、无故惊军，叫呼奔走，妄言贼至，及夜呼惊众者，并斩。即贼乘暗攻营，将士辄呼动者，亦斩。

一、军中有卒警急及失火，在军人辄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斩之。若在城守围中，亦斩。

一、放火者，斩，仍没其家。或遗火烧屋宇、军募及财物、积聚，通计钱二贯足已上者，斩。

一、军中有火，除救火人外，余人皆严备，若辄离本职掌、部队等处者

，斩。

一、入贼境，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者，斩。如主将有命，令蹂践贼地禾稼、伐树木、或焚荡庐舍者，不坐。

一、军士虽破敌有功，擅掘冢、烧舍、掠取资财者，斩。

一、奸犯居人妇女，及将妇女入营者，斩。

一、贼使人入军，非主司，辄与语者，斩。若擒获敌人、及来降者，并领见主帅，不得询问敌中事宜。若违因而漏泄者，斩。

一、行营吏卒私议军中事宜者，斩。

一、行营吏卒受他人财贿，情涉交通者，斩。亲戚供馈者，不坐。

一、得贼射书，吏卒即时封送大将，辄开读者，斩。如士卒有亲故赠遗书信者，领赴主将验认给付，违者，杖一百。

一、贼军弃敌来降，而辄杀者，斩。

一、破贼，先虏掠者，或入贼境擅虏掠者，斩。

一、破贼后，因争俘虏相伤者，斩。

一、战罢抽军酒，徐缓而行，辄走者，斩。

一、违主将一时之令者，斩。谓随事号令。

一、军下营，乱行失伍；及樵牧汲饮出表外者，杖一百。

一、凡见奇禽异兽怪物入营垒及捕获者，当时报主将。不告而辄传道者，杖一百。

夫三军之众，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此赏罚之所以设也。明将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晓众，信赏必罚以劝功，及对阵交和，咸见钺爵禄之具在，则士卒虽欲勿战，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懦者决，进有幸生，退有必死焉。昔战国时，秦人兵力最雄，盖能教蓄锐士，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凡民欲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其有军功者，各以律受，上五甲首而隶伍家，以此为赏，民无不勉也。若军大战而大将死，吏自五百石已上不能死敌，皆当斩。大将左右吏卒亡军者，皆斩。士卒有军功者，夺；无军功者，戍三岁。五人为伍，五十人为行，战而亡其伍，同五人夺功；无功者，亦戍三岁。以此为罚，民无不惧也。所以四世有胜，衡击六国，六国莫敢抗之，非幸也，有术数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诛大以为威，赏小以为明，刑上极而不避贵重，赏下通而不遣厮贱，诛戮一卒而万众畏劝者，用此道也。

●前集卷十五

◎行军约束

凡行军及在营，应军中条约，主将并须先出榜晓告，令将士知审。

凡军行，大将平明与诸将论一日之事，暮与诸将议一夜之事。

凡欲攻围，只主将知委，应行将士不得预知，并候临时唱发。

凡前有斗敌，主将先须下令，合到远近处所及收军记号准节。

凡军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绝行人，不得令辄犯队伍（犯者并执送所在官司。其山川狭隘处，更不定地理，但犯队伍者即坐）。

凡将佐在行营应交代者，旧将不得出迎，先令严兵守备，待新将到营，发符敕合同，即听交代。

凡贼已临境，事机急切，而主将不在军，又驰报不及者，即副使商议与发兵马，仍飞报主将。

凡将佐及将士，内有宿相仇嫌者，不得相监统及同营队（士卒具事申主将文将奏闻）。

凡未发军三日以前，所须排比毕定。临行一日，须内外寂静如常日。

凡主将，给亲兵外，不得更于诸军诸队抽拣勇士为随身防卫。

凡行军，不得践踏田苗。

凡与敌战胜逐贼，须留军于后守辎重，诸军亦不得辄动。其奇兵追赴不得过百步，审知贼势败散，乃许远逐之。

凡行营吏卒，非于亲戚，不得辄受他人馈遗财物。

凡营幕作食事已讫，未昏以前，须灭火。或夜中有文牒及抄写，须火烛者，申主将判押，乃听。

凡营垒已定，兵士须出采樵及市易者，人持一牙牌，书其姓名，门司验认，始听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独自行。

凡营门，常须严整，呵察出入。虽敕使至，皆须先报主将候，严整军备，然后见。

凡破城阵所得军器粮储，即收入官，余物并给获功之人。

凡敌中有人来降，即直引见主将，余人不得辄问贼中事宜。

凡步军，既入贼境，除器械外，不得负重过十斤。如不在贼境，任轻重自负。

凡马军，器甲及的须物外，不得负斤两之重。

凡随军发粮运，须主将密定行期，关报官司，不得漏泄。

凡一军正给旗鼓外，更多具其数，以备疑兵之用。

凡士卒给弓弩，须分软硬为三等，量人力强弱均配。衣甲亦定长短为三等，量人材大小给之。

凡朝廷问机密事宜及兵甲钱粮文字，不得只凭口宣，须亲见宣敕，方得奏

报。

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日一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

凡士卒临事务熟主将指呼，如已分定，使臣主领其所管部队，不得频有移易。

凡军行在道，十里一令整齐，二十五里食干粮，五十里宿食（或步骑众多，或山川险阻，并令主将约此裁令）。

凡军中，不得多系俘虏，虚占防守之人。

凡贼境有直路狭隘险阻泥陷处，不得引军过之，以防掩袭。

凡军行所至处，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并差人监当，不得令浊乱，及非理践踏踪。

凡破贼得殊方异物，堪以奉人主者，随物给价与所获人，物即归官。

凡士卒临阵，随身私物将挈不行者，各书姓名、色件付本队辎重主者。

凡军欲临阵，士卒不能执作劳役，听补缉衣履，务令安逸。

凡兵士军装衣资，并将校检察，勿得浪费。

凡士卒乘马，皆本军将校递为检辖，令谨切爱护，以时饮饲。

凡马军，未见贼，骑十里，步十里。事非警急，不得辄驰走，以损马力。

凡马，须择拣迟速相等者，给配同队。有强、恶者，别拣为群，以备冲突。若性恶不可制者，不得给配战士。

凡战士给配得马，有钝弱不堪入战者，许自白主将，听与换给。

凡探候得贼事宜，并与邻道主将密相关报。

凡军行，主将先令士卒曰：军行所到之处，兵士不得妄割稼穡，伐林木，杀六畜，掠财物，奸犯人妇女。

凡将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恤疾苦。

凡军中，不得采风言，及受匿名论人是非者，恐贼人谋害良善。

凡军中，不得讽诵歌诗曲调感切人者，及乐中不得为悲凉之声。

凡士卒有过，本因错失，非有害军士者，主将量情愿减拟，以怀人心。

凡军，强暴凌人不受羁制者，并当除去。

凡军中，除依时教阅外，主将不得劳扰军士，务令休志。

凡军行，住营三日外，并须教习武艺，缮备器械。

凡军中教射，先教射近，次教射远。

凡辎重，常令在中军，不得在前后，恐贼偏攻。

凡军营，无利不住，经时久则弛慢，贼因得计，但时有移易，则人不懈怠，贼亦不测。

凡阵破，不许捉生，恐因争竞以致军乱。

凡吏士杀敌，得资财蓄产，并悉数以白大将，无得辄隐。

凡合战时，不许收贼器械军号错杂。

凡军中掠获，除按条赏士外，大将不得辄取。

凡得被掠将佐及敌中偏裨，并验问申奏。

凡军中，不使羸老疾病人在战列，恐牵溃行阵。及不使工巧人战斗，妨葺理军器。

凡书生杂吏，不许临阵观瞻。

凡得敌中降人，自陈军中利害者，不可即听，须受而审覆之。

凡得生口，无问逆顺，皆不得辄杀，以招来者，渐以诱开敌情；亦不可纵逸，防为间谍。

凡贼势未穷蹙，辄求和者，当佯许，勿拒之，益戒军中为备。

凡行营，每队定官一员，专察高声。或诸军前后相远，须传声唤人，则委差定当传者，他人不得辄传。合传不传，不合传而传者，皆论如军律。

凡军中请器械并战袍，并定斤两、标记、色号、枪剑、弓弩等，并各记之，军司明立文簿，军还送纳，皆按簿交受。

凡军士请纳器甲，须本营将校部勒同毕，不得前后自便。

凡军人得所遗物产，并当日于所属送纳。

凡军中除炊炮及应得存火外，余并不许辄留。

凡军士，不得辄议敌中事宜。

凡军中，除习武艺为戏外（如拔距、投石之类也），余博戏并皆禁断。

凡军中有克捷，所送露布，由都部署以闻，乃牒转运使，遍下管内。

◎符契

符契之设尚矣，周武王问：“欲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三军卒有缓急利害，吾将以近通远，从中应外，以给三军之用，奈何？”太公曰：“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有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警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军败亡将之符，长四寸；有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泄，闻、告者皆诛之。敌虽圣智，莫之能识。”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

宋康定初制符契，颁于沿边诸部。今附其法于后云。

符长五寸，阔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面铸虎豹为饰。中分为二段，牙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头四枚，左一段右旁开四窍，为勘合之处。先勘合讫，却将篆文面相向合定，于侧向刻十干字为号。其弟

一符，勘甲己字为合。第二符，勘乙庚字为合。第三符，勘丙辛字为合。第四符，勘丁壬字为合。第五符，勘戊癸字为合。左符，即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己等两半字。右五段留京师，左五段降付逐道主将收掌。

凡发兵马，全指挥或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双虎只豹符。以下符之法委枢密院，以右符第一为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与宣命相副，付于使臣。宣内具言：下第一符发兵马若干。主将遇宣与符，即将左符看验得合，乃为兴发。发讫，即以本司印封题右符，还付使臣，归京，仍飞驿别奏。

凡主将所掌符契，专择一官为腹心典领。

凡给受符契次第、月日、所发兵马之数，皆书于籍，勿得谬误，以备照覆。若再有抽发，枢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周而复始。其降宣、遣使、封题、勘合，并如下第一之制。其铜符右段，委枢密长官于本院严固封锁，以承旨主事各一员典掌，亦置籍抄记如法，本院官通押递相照验。

本契长七寸，阔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并题云：某处契。中剖为上下二段，上段内为鱼形，并题一二三次第，下段内刻空鱼，为勘合之处。左侧题云：左鱼合；右侧题云：右鱼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留主将收掌，下一段付诸军州城寨主收掌。

凡主将差发兵马百人以上，先发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职员赍付。文牒内具言：发第一契兵马若干。其州县城寨主得牒与契，即将下契与上契勘验，得合，乃交付兵马。付讫，其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题，发付使人赍归。其第二、第三契差发勘合，并如下第一契条约。如再有抽发，即依次用之，周而复始。其收掌给受委官置籍，一准符制。

◎传信牌

宋大将石普上言：北面抗敌行阵间，有所号令则遣人驰告，恐失计划，复虞奸诈，请令将帅各持破钱造牌，遇传令，合而为信。

真宗以古有兵符，废之已久，因制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柄，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黑，上施纸扎。每临阵，则分而持之；或传令，则书其言，而系军吏之颈，至彼，合契，乃书复命焉。

◎字验

旧法：军中咨事，若以文牒往来，须防泄漏；以腹心报覆，不惟劳烦，亦防人情有时离叛。今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

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车牛、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

兵、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士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右凡偏裨将校受命攻围，临发时，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如有报覆事，据字于寻常书状或文牒中书之，加印记所请。得所报知，即书本字，或亦加印记。如不允，即空印之，使众人不能晓也。

◎间谍

兵法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之情者也。夫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因间者，因敌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也。内间者，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无过而被刑者，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遣、厚赐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间者，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赐诱之，反为我用之；或佯为不觉，示其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死间者，外诈立事迹，令吾间凭其诈迹以输诚于敌，而得敌信；若我进取与诈迹不同，间者不能脱，则为敌所杀。生间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庄、闲于鄙事、能忍饥寒诟耻者，往来通报也。此五者，皆当谨察其人而任之，否则不能成务而自屠其身，漏吾军事也。故曰：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知不能用间，谓先量间者之性，诚实多智，乃可用之。然则间亦有利于财货，不得敌之情实，但将虚词以赴我约。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伪。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索知之，使往则自通也。又曰：必索间（谓常于军中搜索敌人间谍）。敌间之来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待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为神纪，此谓善任间者。同时而任，五间异辞，合谋往之，于敌虽有明智，无不惑者。又有求彼邻好，旁致事端，佯缓罪囚，露此伪迹，通尺书以离其亲信，却降虏以示吾虚状，临敌为计，非一途也。

凡遣间者，受词指纵必于卧内。其人非素旧者，亦当羁质其族，使虽死不敢漏吾密。故曰：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皆死也。夫水能济舟，亦能覆舟。我用间以谋人，人亦有用间以谋己。我以审往，人以密来，为将者亦当酌

此以待之，可无失矣。

◎乡导

经曰：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盖入人之境者，我孤军以进，彼密严而待，渡险则有发伏之虑，涉川则有壅决之忧，昼行则有暴来之斗，夜止则有虚惊之挠；顿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刍草，一事不备，则自投于死，安能获寇哉？故敌国之山林兵阜可以设险者，灌丛茂草蒲苇之可以隐藏者，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小大，委（于伪切）积（子智切）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众寡，器甲之坚脆，必尽知之，则兵行乡导不可暂无。

凡用军事，或俘虏为乡导者，须防贼谍阴持奸计，为其诱误。必在鉴其色，察其情，参验数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当厚其颁赏，要之爵秩。乃选腹心智谋之士，挟而偕相出处，密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谙练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旷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当视北辰及候中星为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二月：昏，井中；旦，箕中。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四月：昏，翼中；旦，牵牛中。五月：昏，角中；旦，危中。六月：昏，氐中；旦，壁中。七月：昏，尾中；旦，娄中。八月：昏，南斗中；旦，毕中。九月：昏，牛中；旦，井中。十月：昏，虚中；旦，室中。十一月：昏，营室中；旦，轸中。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 a 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则当纵老马前行，令识道路。

或出指南车及指南鱼以辨所向。指南车法，世不传。鱼法，用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中，火烧之，候通赤（以铁铃铃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醮水盆中，没尾数分，则上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当南向午也。

●前集卷十六

叙曰：王者守在四陲，东西北尤重，怀柔示信，谨疆场之事；折冲御侮，张蕃卫之服；治险阻，缮甲兵，严烽燧，设亭障，斯长辔远馭之术也。宋制：东起沧海，至北平军，十数城、六百馀里，属河北路；东起大郡，西缘大河，至隰州，十三城、千馀里，属河东路；东起延安，穷边至阶州，十五城、千馀里，属陕西路；巴蜀之地，黎、惟、威、茂、文、龙、永康，属益利州路；戎、泸、夔、施、黔、云安，属梓夔州路；荆、辰、澧、鼎、潭、衡、全、邵、桂阳，属荆湖南北路；广、桂、宜、邕、钦、融、廉、雷、容、琼，属广

南东西路。皆山川阻深，绵亘数千里。此自古限隔，蛮夷之地。其边镇襟带之处，建都部署、钤辖、都巡检，专督戎政，治城郭，塞蹊遂，置关镇，立堡寨，以为御冲之备。遣卫禁之师，三载更戍，谓之驻泊兵。募土人泊边杂之师，隶禁军额者，谓之就粮军。州兵系训练者，亦充营阵之役。又约府兵之制，河北、河东置义勇三十馀万人。陕西以土人愿徙边者，给田，置堡，有寇则战，无事力农，谓之弓箭手。熟户蕃部，置本族巡检、都军主。以下兵官凡十一级，蕃部百帐以上补军主，其次指挥使以下至正副兵马使、本族巡检，叙王官之列，至殿侍。廷、石、岚、隰有捉生民兵；荆、湖、施、夔间。置寨将蛮酋，土人为之土丁、义军，亦置都指挥使以下戎校，分戍城垒。其非控带四夷州郡，略而不书。今厘为五卷，谓之边防。疆域之远近，城戍之要害，开卷尽在是矣。我朝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县直隶六部，天下府州县分为十三布政司以统之，都司卫所又错制于其间，以为防御，猗与密哉。总之，为府一百四十有六，军民府十一，州二百三十九，县一千一百四十九，卫四百九十三，仪卫司二十九，所二千九百一十，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一，安抚司十九，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七十九，巡检司一千三百二十五。

◎河北路

河北，《禹贡》冀州之域，天文毕昴之分，春秋赵魏悉居其境。言星者十二分野，灾异可以参验（它路仿此）。古之障塞，以卢龙山镇为限，五代以来陷于北土，今定州至西山，沧州距东海，地方千里，无险阻可恃。宋定州、真定府、高阳关皆屯重兵，离为三路，修蒲阴为祁州，则高阳关会兵之路；出井陘至常山，则河东道进师之所。沧州至海口百六十里，即平州界，至淳化后顺安军，东有塘水隔限胡骑；莫州屯步兵，以护堤道，保州一路，平川旷野，利胡骑驰突，置沿边巡檄兵。北平路置兵马一司，断西山之路。登州隶京东海路，抵女直契丹界，置水师，隶巡检司。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内则屏蔽王畿，外张三路之援，又置北京路兵官（属内地，后不录），令保边寨，咸以兵马为务，亦罕任文吏，防秋捍寇，为他路之剧。其有战守之策，塘水之利，悉论次于后。

◎定州路

定州中山郡，冀州之域，战国为中山国，地平近胡。西北捍奚契丹，东至瀛州二百八十里，东北至保州一百二十里，南至真定府百二十里，北至长城口百六十里，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藁城路，至赵州百九十里，东南至深州百七十里，东北至莫州二百五十里。宋时广屯重兵，为边镇之剧。置本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总五十八

指挥，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咸隶之。

北平军，治北平县，秦曲逆县地，后魏改名北平。宋建寨筑城，控安州、四望口一带山路，至蔚州界，给军满万人，断西山之路。东至保州五十里，南至定州九十里，西至龙泉镇六十里，北至易州界狼山寨九十里，西北至安阳川口三十里。今之保定府定县。

○寨铺二十六所：

鱼台口铺，北至界首桑乾河一十里，北至北界新起团标约一里，东至保州界柏山口铺二十里，南至北平军三十里，东南至驴马岭约二十里，惟通单骑；东南至重县口约十里，惟通单骑；西南合入安阳口十五里，西南至道务村五里，道务村西南至安阳口一十里，东西阔约二百五十步。耆老言：贼马多于此出入，易州未陷时，皆驿路也。鱼台口阔约半里。

四望口铺，北至界首乾河二十里，北至北界一十五里，契丹新建一寨；东至鱼台口约二十里，至安阳口十里；西至捉马口三十里；东南至军约四十里。口甚狭，惟通单骑。兵级巡子共六十三人。

捉马口铺，其口甚狭，不通骑，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灰岭山二十五里，次北界无铺；东至四望口三十里；东南合入安阳关口四十里；西至唐县界白土口十里；东南至本军七十里。兵级巡子共六十三人。

安阳口铺，东北合入鱼台口一十五里，南至本军三十里，西北合入捉马口四十里，正北合入四望口一十里。

鱼鼻山口，在军东北山嘴，约二十里，不通北界，惟讥察商贩而已。

白崖寨，其上面平，东西约一里，南北长约一里半，在军西北四十里，惟通人行。山内二十里，居民常避寇于此。

唐县，西北至白土口铺九十里，西北至花塔子铺约一百六十里，西北至田常口铺六十里，西北至钮牙口铺七十里，西北至黄蛇口铺约一百一十里，西北至下苇子铺约一百一十五里，西北至上苇子铺约一百三十里。

白土口铺，通单骑。北至界首南道人谷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正东落北至北平县界捉马口铺约十里，北至花塔子铺约二十里，东南至本县界九十里，西南至田常口铺约二十里。口西约五十步有唐河，西流，口以北界内河阔处五七十步，狭处三十步。

花塔子铺，铺北山路阔处五七十步，狭处一二十步。南至蕃服（或作眼）岭约一十五里，惟通人行，今移至周家庄。北至界首石碑子约四十三里，南至白土口铺二十里，南至葛洪山约五十里，西至驼茂川军铺二十里。

田常口铺，甚狭，通人行。北至界首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白土口铺约二十里；南至唐县六十里；西北至锯牙口二十里；北至唐河约二

十里；西北至乾河口三十里。乾河口西北至沙岭子一十里，沙岭子东北至银坊城一十里，今移置张政庄。

锯牙口铺，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白土口铺二十里；西南至东娘神铺二十五里。东娘神北至军城寨黄蛇口铺七里，东南至唐县七十里，西北至鹤神谷三十里。鹤神谷东北至银坊城约四十五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鹤谷口。

黄蛇口铺，以北山路，不通车骑。北至界首石碑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邢奶寨约二十里，东南至锯牙口铺四十里，西北至秦王岭一十五里，南至军城寨七里，西至石门子铺约三十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乾河口。

下苇子铺，北行，山路，惟通单骑。西北至界首倒马关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黄蛇口约三里，南至军城寨约五里，西至于家寨约二十里。

上苇子铺，北行，山路，惟通单骑。吴儿口西北至界首倒马关约七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西北至令公神谷约五里，西北至南岭子一十五里。

驼茂川铺，本唐河谷道，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四十步。南道人谷至石道人谷，约四十里；南道人谷至碑子旧界，二十里。

军城寨，东至东娘子神铺约七里，南至嫌薄山约十五里，西南至三会口约一十五里，西北至于家寨铺一十三里，西北至岳岭分水为界，约八十里，北至下苇子铺约五里，北至上苇子铺约三十里，北至柳家谷北界石墙约五十里，东北至黄蛇口铺约七里，东北至北界石墙处十里，次北至银坊城新修寨约七里。

于家寨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本寨约二十里，南至三会口铺约十里，西北至石门铺约一十五里。山路阔处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石门西北至界首，约四十五里，惟通单骑。

石门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四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于家寨约十五里，南至古道口约十里，西至旧磨谷一十五里。铺西北至界首，惟通单骑。今移置夹耳安王谷。

和家寨，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军城寨七十里，东北至三会口约五十五里，东北至岳岭口铺约三十五里，东北至古道口铺约三十里，直东至龙泉镇约六十里，东南至曲阳县约九十里，曲阳县至定州约六十里，北至和家口铺约七里，直北落西至安王口铺约一十五里，西至板谷口铺约十里，西南至王柳口铺约二十五里，西南至北寨王柳口铺约三十五里，西南至北寨约五十五里。至安王口铺，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安王口铺以北至界首，约五十里，山路，惟通单骑，至本寨管口铺。

三会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七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军城

寨约十五里，东南至龙泉铺约四十里，西至岳岭口铺约二十里，北至军城寨于家口铺约一十三里。铺西北约二十五里，到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分壁岭以西至界首，二十里，惟通单骑。今移置柳家谷。

岳岭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三会口铺约三十里，东南至龙泉镇约六十里，西至古道口铺约三里，北至军城寨石门铺约十里。铺西北约七八里至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分壁岭以西至界首，约六十里，惟通单骑。

古道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四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岳岭口铺约三里，南至闻风山约五里，西至安王口约十五里。铺西北约五里至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分壁岭山路以西界首，约六十里，惟通单骑。今移置石臼。

安王口铺，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古道口铺约十里，南至和家口铺约八里，西北至辘轳谷约三十里。铺北山路，惟通单骑。

和家口铺，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古道口铺约二十五里，南至和家寨约七里，北至安王口铺约八里，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安王口铺以北至界首，约五十里，惟通单骑。今移在南山坡上。

板谷口铺，西北至界首破河岭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和家寨约十里，南至王柳口铺二十里，西南至北寨约六十里，北至安王口铺约二十里，西北约一十里至刘素庄，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刘素庄西北至界首，约四十五里，惟通单骑。今移置辘轳谷。

王柳口铺，西北至界首破河岭约九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曲阳县约一百一十里，南至沙河约五里，西至北林寨王柳口铺五里，北至板谷口铺二十里，西北约五十里至辘轳谷口，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辘轳谷西北至界首，约三十里，惟通单骑。

保州，治保塞县，旧莫州清苑县地。宋建隆初，建保塞军。太平兴国初，建为州。每戎马南牧，率师捍御，常为军锋之冠。今置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缘边至西山。都巡检使以保州为治所。东至顺安军七十里，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北至广信军四十里，北至契丹狼山寨百里，东北至安肃军约四十里，南至永宁军九十里，西至北平军七十里，西北至柏山口铺约六十五里。

○口铺六：

子口铺，阔一里。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四里，又西北至契丹训口铺约五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三十五里，正东落北至广信军约三十里

，东北至广信军龙山口铺约七里，西南至八角口铺约十里，有主客户五十馀家。

八角口铺，即赵旷川口也，川阔约六里。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五里，自界首东北至契丹川口铺约四里，其铺有蕃汉一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四十里，南至跳山约六里，东北至子口铺约十里，西至两岭口铺五里。州内有五村，约二百家。

两岭口铺，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魏家庄铺五里，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四十五里，东至八角口铺五里，西至狗号口铺一十里，东至謁山村约五里。凡两岭，其南岭阔九步，北岭阔一十五步。

狗号口铺，北至西界首赤岭约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铺约七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五十五里，东至两岭口铺一十里，西至白道口一里，东至王村约一十里，岭阔二十步。

白道口铺，至界首赤岭约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铺约七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五十五里，东至狗号口铺约一里，西至柏山口约一十里，东至两王村约一十里，岭阔六十步。

柏山口铺，北至界首赤岭约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鱼台村铺三里，其铺有蕃汉一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六十五里，东至白道口铺约一十里，西至北平军地分鱼台口约二十一里。柏山口铺周回有人户约五十馀家，口阔五百二十步。

广信军，治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县地，秦筑长城所起，因名遂城。宋建军。东至安肃军二十里，西至长城一十里，南至安肃军一十五里，西南至北平军约九十里，西至北易州七十里。

○寨铺十五：

谢坊口铺，北至当军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阔台铺七里，东至安肃军界王马村铺二里，西至本军界二里，西北至新河铺二里。

新河铺，北至军界首二十里，界首东北至契丹界陈村铺五里，东至谢坊口铺二里，西南至本军一里，西南至张花村铺二里。

张花村铺，北至本军界二十里，北至契丹新水村铺二里，东至新河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里，西至许家庄铺二里。

许家庄铺，北至当军界首二十里，北至契丹界北城村铺三里，东至张花村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三里，西至庞村铺三里半。

庞村铺，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孤山村铺三里，东至许家庄铺三里半，东南至本军六里半，西至赤鲁村铺一里半。

赤鲁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七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太山铺二里半，东至庞村

一里半，东南至本军八里，东至广门村铺三里。

广门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赤鲁村三里，西北至马家庄铺二里半。

马家庄铺，北至界首一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南至广门村铺二里半，东南至本军一十三里半，西北至长城口铺二里。

长城口铺，口阔一十步。至界首一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田庄铺三里半，东南至马家庄铺三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六里半，西至牟山铺二里。

牟山村铺，山口阔九百步。北至界首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田庄铺三里，东至长城口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八里，平西至佛阳口铺四里。

佛阳口铺，山口阔一百二十步。北至界首约一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荆口铺一里，东至牟山铺四里，东南至本军二十二里半，西至围道山铺五里。

围道山铺，山口阔一十步。北至界首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楼山铺三里，东至佛阳口铺五里，东南至本军二十七里半，西南至釜山村铺四里。

釜山村铺，西至界首五里，界首以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围道山铺四里，东南至军三十一里半，西南至黑山村铺十里。

黑山村铺，山口阔三百二十步。西至界首八里，界首以西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釜山村铺一十里，东至本军约三十里，西南至龙山村铺六里半。

龙山村铺，山口阔六十步。西至界首七里，界首西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黑山村铺六里半，东至本军约三十里，南至保州界五里半。

安肃军，治安肃县，唐宥戎镇，周为梁门口寨，太平兴國中建军。东至雄州八十里，西至广信军二十里，南至保州四十里，北至契丹界二十里，东南至顺安军四十五里，西南至保州四十里，东北至雄州二十里，西北至易州二十里。

○寨铺二十六：

间板口铺，东南至顺安军界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三十五里，北至顺安军界首约三十六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高公口铺，东南至间板口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三十三里，北至界首约三十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李三口铺，东南至高公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三十里半，北至界首约三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大商村大桥铺，东南至李三口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九里，北至界首约三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汉阳口铺，东至大商村大桥铺约三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五里半，北至界首三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千秋口铺，东南至汉阳口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四里，北至界首约三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万年桥铺，东南至千秋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一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拗觜铺，东北至万年桥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一十九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界渠铺，东北至拗觜铺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一十七里，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半，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沙口大寨，东南至界渠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一十五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徐城口铺，东至沙口寨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十三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五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杨家口铺，东至徐城口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一十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渠头铺约四里半，有契丹七人守把。

菱角河桥铺，东南至杨家口铺二里半，西北至军约八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三义口铺，东南至菱角河桥铺约二里，北至军约六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郭老铺，东南至三义口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四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桥门铺，东南至郭老铺约一里半，西至军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杨湾铺，东南至桥门铺约一里半，西南至军约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固城铺约二里半，有契丹五人守把。

北桥门铺，东至柳湾铺约一里，南至军约一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西北至青冢铺约二里，有契丹五人守把。

霸子口铺，东至北桥门铺约二里，东南至军约一里半，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姜女庙铺，东至霸子口铺约一里半，东至军约三里，北至界首约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车道口铺，东至姜女庙铺约一里半，东至军约四里半，北至界首约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碾窝口铺，东至车道口铺约二里，东至军六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无铺。

辛家口铺，东至碾窝口铺约二里，东至军约八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赤崖口铺，东至辛家口铺约二里半，东至军约一十二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王马村寨，东至赤崖口铺二里，东至军约一十二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王马村，系广信军两界首铺，东至大寨约二里，东至军约十五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铺西正属广信军界。

顺安军，治高阳县，旧瀛州属邑。宋为重镇，常屯重兵，与定州路兵马犄角捍寇。其地东至定州百二十里，西至井陘路，至并州五百里（燕赵人谓山眷为陘，今县城控其要害。《汉书》曰：井陘，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南至赵州百里，北自西山，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平定军三百二十里。后置真定府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统真定府、磁、相、邢、赵、洛六州，以府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一百十八指挥，凡四万五千二十人。今之保定府安州。

○寨铺八：

北寨，东至定川一百八十里，东南至真定府二百一十里，西至承天阁一百里，西至代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至破河岭约百里，东北至交牙川山岭约八十里，北至东铁岭约八十里，北至箭岭约百里，北至西铁岭约八十里，西北至上竿岭约八十里，西北至马军岭约一百三十里。管七铺。

王柳口铺，北至界首破河岭约七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定州地分，东北至东王柳口铺约三四里，西至本寨三十里，西北至黄家寨铺三十里，南至丁家庄铺约十五里，山路阔处约一丈或五尺，狭处二尺，惟通人行。

黄家寨铺，北至界首交牙川岭约六十里，以北至契丹界倍泉寨约二十里，东至王柳河约一十五里，西南至本寨二十五里，东南至王柳口铺约三十里，西至番眼岭铺约一十五里，西北至薄岩神铺约一十五里，山路阔处约三十里步，狭处三两步，通人骑。

番眼岭铺，北至界首东铁岭约七十里，以北至契丹界下平寨约三十里，东至黄家寨约一十五里，东北至薄岩铺约二十里，南至北寨一十里，西北至东曹铺三十里，惟通单骑、行人。

薄岩神铺，北绕熊头山，北过至界首箭岭约七里，以北至契丹界安保健寨约二十里，东南至黄家寨约十里，南至北寨约三十里，西南至番眼岭铺约二十里，西北至东曹谷铺约三十里。界首山路阔处约一丈，狭处二三尺，惟通单骑。

东曹谷铺，北至界首西铁岭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上平寨约三十里，东南

至番眼岭铺约三十里，东至薄岩神铺三十里，东南至北寨约二十五里，西南至西曹谷铺约二十里，山路阔处约一丈至七尺，狭处约三五尺，惟通单骑。

西曹谷铺，北至界首上竿岭约五十里，以北至契丹界首灵丘城约五十里，东南至北寨约三十里，东至东曹谷铺约三十里，西至龙窝庄二十五里，山路，仅通人骑。

龙窝庄铺，北至界首马军岭约六十里，又北至契丹界铁冶寨约五十里，东至西曹谷铺二十里，东南至北岩七十里，西至代州羊头山七十里，山路阔处约一丈至七尺，狭处三五尺，惟通人骑。

◎高阳关路

瀛州河间郡，古燕之南境，周世宗恢复土宇，两河之地并置叁关（霸州益津关、雄川瓦桥关、瀛州高阳关），捍御北狄，分重兵守之，西与真定府定州三路军马相为掎角。其地东至霸州百里，西至永安军六十里，南至永静军九十里。北至君子馆，至莫州百里，东南至沧州百二十里，西南至深州四十五里。后置高阳关路，马步军都部署已下兵官，统瀛、莫、雄、霸、具、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一州军，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七十七指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人。

沧州横海军，冀兖二州之域，齐赵二国之境，地居九河下流（《书》曰：九河既道。河水分九道，悉在州境），东距大海，趋平州路，北距界河，至幽陵；东至大海百八十里；西至瀛州二百里；南至德州二百四十里；北至乾宁军九十里，至幽州共五百五十里；东北至海口二百三十里，又至平川五百里；西至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莫州二百六十里。今之河间府沧州。

○寨九：

泥姑寨，东至蛟脐港铺十里，北至界梁河。

双港寨，东至泥姑寨二十五里。

三女镇寨，东至双港寨八里。

苇场港寨，东至叁女镇寨二十里。

小南河寨，东至苇场港一十八里。

百万涡寨，东至小南河寨三十里。

沙涡寨，东至百万涡寨十一里。

独流寨，东至沙涡寨一十二里。

钓台寨，南至乾宁军六十里，北至独流寨六十里。寨城居其中，沿御河一路，独有稻田务。

乾宁军，治乾宁县，唐卢台军地。控御河崖，在沧、霸二州之境。先为契丹割据，升为宁州。周世宗收复关南地，因置永安县，属沧州。宋置乾宁军。

今之河间府青县是也。

○寨五：

当城寨，东至独流寨十五里，北至渤海县入平川路。

李祥寨，东至当城寨二十五里。

佛圣涡寨，东至李祥寨二十五里。

狠城寨，东至佛圣涡寨一十四里。

田家寨，东至狠城寨一十四里。

太宗置唐兴寨，淳化中建为军，东至莫州六十里，南至瀛州一百一十里，西至安肃军三十里，北至契丹界易州二十里，东北至雄州八十里，东南至莫州约七十里，西南至保州七十里，西南至安肃军约四十五里。

○寨铺十五：

顺安寨，下至柳林铺三里。军东路自顺寨至莫州界二十六里，凡十一寨铺。

柳林铺，下至新铺二里。

新铺，下至祭头铺二里。

祭头铺，下至向阳寨四里半。

向阳寨，下至旧寨一里。

旧寨铺，下至上新铺一里半。

上新铺，下至绪口铺一里。

绪口铺，下至下新铺三里。

下新铺，下至百易铺三里。

百易铺，下至泥口铺三里。

泥口铺，下至莫州地界一里。

问事铺，至牙家港铺约三里。军北路自问事铺至安肃军界约一十五里，凡四铺。

牙家港铺，至第二铺约二里半。

第二铺，至马村铺约二里半。

马村铺，至安肃军界约六里。

◎真定府路

真定府常山郡，古赵地也。今之直隶真定府。

信安军，旧幽州安次县地，古於口关也。周朝置寨戍守，太平兴国中升为破虏军，至景德初改今名。东至独流百二十里，西至霸州六十里，北至界河。

○寨六：

周河寨，东至信安军五里。

鹿角寨，东至周河寨六里。

嘉涡寨，东至鹿角寨十里，北至幽州永清。

黎阳涡寨，东至嘉涡寨二里。

雁头寨，东至黎阳涡寨二里，北至幽州香河县。

阿翁寨，东至雁头寨六里。

霸州，治平清县，古上谷郡地，北枕拒马水，即幽州之南境，旧号益津关，周朝建为州。沧州北控海口，霸州控莫今口，塘水不接及，水势浅狭，可涉兵马，然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近三百里野无所掠，非入寇之径。景德中以前沧州部署常兼都巡检使，今省，惟置霸雄州路，界河至海口，都巡检使以霸州为治所。海口北趋平州路，限以界河，朝夕有潮水。东自海岸，西距塘泊，其间葭苇蒙密，径路迂直，非鞍马驰骋之利。何承矩曰：自陶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里，天设险阻，真地利也。今治水战之具蒙冲、斗舰、走舸、海鹞百馀只，治水师广德、怀顺，泊禁兵，岁时讲习，淳化中兼护塘水，缘边沧霸州、乾宁军。自契丹界缘河增补巡缴军，曰忠顺（旧曰乡丁，真宗建军额），宝元初，因补空缺，又有增置缓急之备，大为要害矣。东至信安军六十里，西至雄州九十里，南至保定军三十里，北至拒马河，至契丹界。

○寨十：

刘家涡寨，东北至霸州四里。

莫金口寨，东北至刘家涡寨四里。

桃花寨，东至莫金口寨五里。

父母寨，东至桃花寨五里。

新坦寨，东至父母寨六里，北至幽州安次县。

红城寨，东至新坦寨六里。

七姑寨，东至红城寨三里。

大涡寨，东至七姑寨五里。

双柳东寨，东至大涡寨十里，北至幽州固安县。

双柳西寨，东至双柳寨十里。

雄州，治归信县，本涿州瓦桥关，在易州水东，当九河之末。周收复三关，此其一也。地控幽蓟，故建为州。至淳化中，创水田，以捍戎马走集。今知州兼河北缘边安抚营田使。东至霸州九十里，西至顺安军八十里，南至莫州二拾里，北至白沟河叁十里。今为保定府雄县。

○寨四：

木场寨，东至三桥子寨五里。

张家寨，东至木场寨三里。

王家寨，东至张家寨十四里。

向阳寨，东至马村寨十八里。

莫州，治文安县，汉莫州县地，唐景云中分瀛州属邑，置州。南县君子馆路至瀛州百馀里，北缘堤岸至雄州三十里，东至保定军。塘泊狭浅，旧置部署以下兵官，屯兵满万人，以护塘泊。东至保定军六十里，北至雄州三十里。

○塘水：

一、塘水东起沧州界，去海西岸黑龙港口，西至乾宁军，沿御河岸（以破船淀、满淀、灰淀、方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约百二十里，南北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深约五尺。

一、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御河西（以鹅巢、陈八、燕丹、大光、孟家五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至五十里，深丈余至六尺。

一、东起信安军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以水纹、得胜、下光、小藺、李子、大藺六淀合成一水）。其水迂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五里至六里，深六七尺。

一、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父母寨（以粮料、回淀二淀合成一水）。其水东北二十七里，南北八里，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沿塘岸行，其水最为浅狭。至咸平、景德，频年南牧，霸州、信安军并胡马归路。

一、东南起保定军，西北雄州（以百世、黑羊、小莲花三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六十里，南北二十五里至十五里，深八九尺。

一、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以大莲花、洛阳、牛横、史军、康淀、池畴、白羊七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七十里，南北三十里至四十五里，深一丈至六七尺。

一、东起顺安军，西边具淀至保州（益以齐女、宜子、定胜、劳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东北三十馀里，南北百五十里，深一丈三尺至一丈。

一、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以沉沔河聚为塘泊。南北二十里，东西十馀里，深五尺至三尺，号沉沔泊，至西山口约三十里。

一、自保州西鸡距泉、尚泉二水合成，并方田稻田。南北东西各十里，深五尺至三尺，号四塘泊。

右塘水之北，画河为界，所以限南北，谨障塞也。初，淳化中，雄州何承矩制置缘边屯田，以大理丞黄懋充判官。懋於河北大兴作水田，缘山导泉，倍省工力。以陂塘甚多，引水溉田，公私获利，因诏承矩领护之，发戍兵万八千人给其役。承矩于顺安军西开易河蒲口，引水东注至海，东西三百馀里，南北五十七里，滋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捍蕃骑侵轶。时多为将帅

所沮云：甲马雄盛，不宜示弱。殊不知地利者，兵之助也。又顺安至西山，地跨数军，不遥百里，维有兵陵冈阜，而多泉渎，因而广之，审地势而制塘埭，令沧州乾宁军常督壕寨吏专视斗门水口，旦夕俟海潮至，放水入御河，东置堰以益塘水，由是顺安军东濒于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莞蒲半蛤，民赖其利。宋太宗以为渠田之设，制胡马之长技，又以安抚司专制置缘边浚陂塘、筑堤道，具为条式画图，以付边郡屯田司，东自泥姑海口，凡一百六十里；西尽边吴泊，凡历七州军。后复据枢密使夏竦上言：沿边塘泊，自海而西，至边吴淀及安肃军、保州，而西接西山路，阔壹百馀里，其间有鲍河、曹河、徐河、叫喉泉、尚泉、方顺河、安阳河、唐河，尽可堰截，引水灌注以为塘淀。遂诏修保州、广信、安肃、顺安、永宁五州军堤道，作汇水之备。惟跳山以西，有壅水不可到处，第密种所宜树木。祥符中，缘边官地所种榆柳三百万。真宗出图以示辅臣曰：可以代鹿角及开陷马坑。委州县守宰主役。此并中国战守之助也。先是太宗时，患北戎侵轶，亦尝置开方田，使以陷胡骑。咸平中，上封人孙士龙及静戎军王能，并言方田之利，请置于北边。能请於军城东新河之北开之，广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状若连锁（俗谓之解镫），东西至顺安、威虜军境。仍以地图来上。是日诏令：静戎、顺安、威虜军界皆置方田，凿河以遏胡骑。今保州、广信、安肃军境皆可设置，与竦前言陷马坑类，极边赖之，与塘水共为利也。

论曰：今北边控扼之方，中国形势之地，西自黑芦口，东距沧海，其间叁百馀里，中国得地者多，匈奴得地者寡，何哉？自顺安军东至莫州二十里，皆是川塹沟渎，葭苇蒙蔽，泉水纵横，此乃匈奴天牢之地也，彼则不能驰骋。又东北至雄州三十里，又东至霸州七十里，又东至海水口，皆是营田堤岸，隰水渐洳，此乃匈奴天陷之地也，彼则不能骑射。又自顺安军西至安肃军约五十里，夹两河之间，草木茂盛，乃匈奴天罗之地也，彼则不能骑战。又西至广信军二十里，夹二军之间，地多磽确，此匈奴天隙之地也，彼则不能奔冲。此中国得地形之多也。夫引弓之民，恃其劲骑，利在平地；中国多步兵，利於险阻，赵魏之比，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兵法谓“走不逐飞，步不逐骑”，较然可知矣。今北边要害，塘水之外，自保州边吴泊西距长城口，广袤五十里，可以长驱深入，乃中国与匈奴必争之地。自牟山至柏山，凡路口十馀，八角口尤阔，凡二千步，其余千步，泊二十步；定州安阳口趋北山路，岳岭北寨趋蔚州界石臼、银坊治山路，并入寇之所，此守边之将所宜经略也。若胡马南牧，王师分入虜境，牵制其势，则保州沿边都巡检缘西山路入幽蓟（咸平中出师大有擒获），北平军路部署出飞狐口路入蔚州界，东莫州路部自白沟河入涿州界，河东麟府路军司马渡河入天德界（咸平二年，入五合川，破黄寨。

景德中，自火山军路入朔州界），代州部署出西陁等山谷间入云朔界（景德元年，出军甚有俘获），岢岚军兵马出草城川路入朔州界，此扼吭捣虚之义也。北狄入寇，诏分兵三路，以六千骑屯广信军，将佐三员领之；五千骑屯保州，将佐三员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军，将佐三员领之，以抗贼锋。始至，勿与斗；待其气衰，披城诱战。若其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广信之师与保州兵会，使腹背受敌，而乘便掩击。若其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军兵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州、信安军以来，互为应援。又命将佐三员，领兵八千，屯永定军；又将佐三员，领军五千，屯邢州，拒东西路。戎寇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合击之。又令将佐三员，统兵一万，於莫州俟戎骑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贼由东路，则将佐三员，领兵五千，会莫州路军，犄角攻之。仍命上将一员，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

○登州附见

登州，古东牟郡，汉黄县也，唐建州於蓬莱镇，即今治所也。东西北三面距大海各五里，一路至女真界，扬帆一日一夜至马石山。按《皇华四达记》：北渡海，至马石山五百里，旧女真国，今契丹界。开宝年以前，女真内附，产良马，通中国贸易。诏登州大谢岛等人户，特免地租，令许置舟船，渡女真马往来。淳化中，契丹去海岸四百里建寨，置兵三千，女真朝贡遂绝。一路往三韩，海行，东北历大谢鼉、鸟湖等岛，约三百里。又傍海岸历青泥铺、桃花浦、杏花浦、骆驮湾约八百里，自具江口，即新罗界。东控高丽诸国，唐置东牟、东莱二郡守，悉兼守捉使。宋隶京东路，领水军牙鱼船、入海战舰数百，教习水战。知州兼海内战棹都巡检使。

●前集卷十七

◎河东路

《禹贡》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为多，天文觜参之分，春秋晋地，秦之太原、河东、上党、雁门四郡，皆其境。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扼云朔。人生劲悍，便於弓马，逼近羌胡，风俗使然。今沿雍熙旧制，乡兵训以战射，又招募羌浑泊边杂之师，分据要害，皆守方绥远之略也。

并代忻州宁化岢岚军路

并州，古太原也，唐置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北狄。统天成、大同、横野、岢岚等军。五代为刘氏窃据，宋降刘继元，始平河东，移州治三交。东至真定府五百里，西至石州叁百九十里，南至潞州四百五十里，北至忻州一

百八十里。地近胡戎，其俗尚武，为天下雄镇。今置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其所统十五州军，并、忻、代三州，宁化、岢岚二军，控契丹云朔州界云中、定襄、句注、四卢川、草城川；麟、府二州，守河外十数城；岚、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军，缘黄河捍夏国绥州界。本路置州兵及禁兵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一百一十六指挥，总七万二千九百人。即今之山西太原府。

关寨四：赤塘关，关城控西北金山岭一带，入定襄雁门路，当川谷之口，号为险固。宋庆历中，再加板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天门关，关城控西北岚石谷，天设险阻。宋庆历中，再加修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百井寨，北控石岭关路，二寨相应援。

阳兴谷寨，西北控五台山岭，连北界路。

代州雁门郡，宋治广武城，三面临边，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号要害之郡。与忻州相应援，置十三寨守之，仍为沿边安抚司治所。东北至契丹应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契丹蔚州五百九十里，北至契丹朔州四百七十里。三百里至姜女馆，百五十里至妨州。今之太原府代州是也。

○县二：

繁峙县，在州东六十里，敌楼战具全。代州地形，号牛角川。繁峙、崞县二县，各屯戍兵，以相犄角。有谷路三抵北界。

崞县，在州西五十里，敌楼战具全。县西旧有九河，壹曰羌河，二曰唐昌，三曰马墟，四曰郃村，五曰龙泉，六曰白水，七曰王里，八曰军坊，九曰宇父。淳化中尝浚之，以捍狄人南牧。西至朔州界陆蕃岭四十里，南至忻州所口寨六十里，北至朔州界分水岭三十里。

○寨十三：

凡沿边十三寨，起代州，至忻州东北故三边，每寨各当川谷之口，控胡骑走集。凡有谷路大小通契丹界四十四。

瓶形寨，距河叁里，北至梅回寨十五里，东北至契丹灵丘县界，有谷路三至北界，二通车骑，一通人行。东南至契丹飞狐县界。

梅回寨，距河叁里，北至麻谷寨八里，东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过车骑。东至契丹灵丘县界。

麻谷寨，有井泉，南北至羨兴治寨六十里，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叁，通车骑。

羨兴寨，西北大石寨叁十里，东西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通车骑。

大石寨，距河一里，西至茹越寨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七，六通车

骑，一通行人。

茹越寨，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车骑，四通行人。

胡谷寨，距河三里，西至雁门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

雁门寨，距河二里，西至西陉寨，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二，一阔五十步，一才通车骑。

西陉寨，有井泉河水，西至土灯寨七十里，按《河东记》“契丹寰州”句注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陉山也。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北至契丹平寇镇，谷路十二，十通车骑，二通行人。

土灯寨，距河五里，西至石跌寨三十里，北至契丹寰州界，有谷路叁，皆通行人。

石跌寨，西至阳武寨二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可阔十步。

阳武寨，有井泉河水，西至楼板寨三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通行人。

楼板寨，有井泉河水，西至云内寨二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州定襄郡，治秀容县。后汉匈奴扰边，遂空定襄、云中、雁门地。建安中，曹公招辑流散置郡，因旧名。唐为忻州。东至五台县百五十里，西至岚州二百四十里，南至并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代州一百六十里。今之太原府忻州是也。

○关一：

石岭关，太平兴国中筑，在州南三十里，山势回抱，号为险阻。其路可行单车，旧有关城控扼。庆历中，关南削山为城，即烽火山，南正控山口，西连天涧，地势险深，可遏北虏南牧。山东面沟涧四百馀步，开置方田。

○寨叁：

云内寨，有井泉河水，太平兴国中筑云内谷口，西至徒合寨，东至兴州六十里，北至契丹界。

徒合寨，取河水三里，东至忻州七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口寨，有泉水，太平兴国中筑城。北唐林县，居西山之口，最为险要。南至忻州五十里，寨西即金山岭四卢川，东西至宽平十七里，胡骑入寇之路。

入三受降城路，自州北九十里入朔州西界，又三十里至朔州，又三百四十里至单于都护府，号振武军，又西百二十里至东受降城，又西二百里安北都护府，至中受降城（在黄河北拂云堆上），又西二百里至天德军，又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西三百里至鹑泉。

宁化军，本岚州地，伪汉刘崇置军，控西北，至契丹界。宋太平兴国中

，改今名。管安庆历蕃兵二百人，马二百疋。东至徒合寨九十里，西至契丹朔州雪山分界五十里，南至宪州界六十里，北至契丹朔州横岭界六十里，西北至朔州一百里，东北至代州阳武寨一百里，西南至岢岚军界锹贴岭四十里。

○寨二：

窟谷寨城，居大川之口，在军城东南，西至大山军。

细腰寨，在军城西，北至故长城下。

石州昌化郡，汉西河郡地，后周为石州，今因河为塞岚、石、隰三州。西北至黄河，缘河置城戍关，渡河外入麟州路，捍夏国界。景德中，置石、隰路兵马部署，令合三州为一，置都巡检使以下兵官，以石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遣戍外，又领蕃捉生一千六百二人。东至汾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绥州一百九十里，又九十里至定胡县，至孟门关渡黄河二十五里，即绥州延福驿。又八十里至绥州界分，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北至岚州二百三十里，东北至并州三百九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永宁州是也。

○县一：

平夷县，县地形险固，庆历中再加修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寨一：

克胡寨，寨城西济河即绥州界，南至保德军天浑津界二十八里，置铺十二；北至保德军乳浪寨四十八里，置铺二十三。

隰州大宁郡，汉河东郡地，唐建州。北控大河，东至汾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延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慈川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绥州三百五十里。即今之平阳府隰州是也。

○关一：

永和关，汉狐讫县，后周临河郡也。控索陀谷口，关之西七里济河即绥州界定仙岭路，上津十五里置二铺，下津十五里置三铺。

铁茄岭路，自伏落津济河，西入铁茄平，过古绥州，沿无定河川行，入银州。北入夏州，西入盐州。济黄河，即银州界。西北入夏州、盐州，地形平坦。淳化中，李继隆进军入夏州，至道中五路出师，王超领兵过河，至乌白池，即此路。

岚州楼烦郡，汉汾阳郡地，后魏置岚州，以境内岢岚山为名。东至宪州四十里，西至合河津二百三十里，南至石州二百三十里，北至岢岚界四十里，至契丹朔州共三百里，东北至宁化军界四十里，至代州共三百里，西南至石州界六十里，西北至岢岚界五十里，以鹿鸣峡为界，至契丹胜州共一百八十里。兼领三部族千人，马叁百疋。今为太原府岚县。

○津一：

合河津，以蔚汾水西与黄河合，因以为名，寨城当一川之口，北渡河至麟州百二十里。按《皇华四达记》：合河津关至麟州，以黄河分界，即唐时张说出师之路。一说过河三十五里至瓦浪，又三十里至栏竿，又五十里入麟州。路甚平易。

岢岚军，治岚谷县，在岚州北百里。隋大业中置岢岚镇，捍草城川贼路。唐长寿中，李迥秀奏置军，寻废。宋太平兴国中再建军，仍别屯禁军，援河外麟府一路。西南至岚州一百七十里，东北至契丹朔州百六十里，至韩光岭界五十里，又东至契丹朔州雪山界六十里，自分界至朔州各百里，西至岚州合河县百七十里。今为太原府岢岚州。

○川谷城堡五：

草城川，川口阔一里余，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筑长城，控扼贼路。

峨婆谷、胡谷，二谷地形甚狭，北至契丹界。

洪谷，唐乾符中，沙陀部寇河东，战于洪谷，即此地。亦匈奴入寇之处。谷在军东一十馀里，有平路接契丹界雪山，容军骑之地。

飞鸢堡，堡之西北，即草城川、洪谷、峨婆谷、胡谷四路至契丹界。伪汉刘崇尝建军。宋庆历中，修垒重复险固，以兵戍守。

火山军，本岚州地，东控契丹界，西接藏才三族，最为极边。伪汉刘崇置雄勇镇，居河上。宋平晋阳，始建军於镇西叁十里，改今名，仍临河置护水寨。旧制别屯禁兵，应援忻代一路缘边城寨。西至黄河七里，东至契丹界七十里，军境河势西流，至保德军七十里。南至保德军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一百二十三里，西北至雄勇津二十里，西南至府州五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河曲县是也。

○津寨六：

久良津，南自雄勇津镇至军，北至契丹静寇镇，南有榷场，西南至黄河，渡河三里至河湊堡。

雄勇津，南至军城，东北至久良津，西渡河至石台神寨。

偏头寨，在军城东北一百二十里，控韩光岭。伪汉天会中筑。

桔槔寨，在军城东南五十里，伪汉置。西北济河至府州四十里。

横谷寨，在军城东十五里，雍熙中筑。

董家寨，在军城北八十里，雍熙中筑。

保德军，淳化中析宪州地置定羌军。北济河八里接州界，最为冲要。景德中改今名。南至岚州合河津界一百里，东至府州界五里，西至府中界二十里。军西自乔家会铺二十里，河势南流，至大堡津。今为太原府保德州。

○津寨关六：

大堡津，据一川之口，在军西南四十里，去合河津七十里，置铺七。

天浑津，控一川之口，西济河即绥州界。至定胡县界三十一里，置铺十八。北至克胡寨叁十五里，置铺十三。

定胡县寨，后周置定胡郡，即今孟关县城。西济河至绥州延福县，其地险阻。南至伏落津五十里，置铺二十四。北至天浑津四十四里，置铺二十三。

伏落津，西济河，入故绥州界铁茄平路，至上平关土荆河界二十八里，置铺十二。

乳浪寨，在一川之口，南至石州克胡县寨，北渡黄河至麟州神树堡、银城寨、牛栏川。

上平关，关城隶石楼县，建隆中置，以土荆河为界。山谷阻深，管叁铺。

通河北路，自土门路，即古之井陘口，通真定府定州。咸平初，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黄泽关路辽州，正控其要。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吴儿谷路潞州界，由川谷入邢、洛、磁州路。

◎麟府路

府州，党项羌故地，河西蕃中一镇也，在大河之外，折嗣伦代为镇将。后唐庄宗有河朔，以代北诸部屡为边患，天佑中诏建为州，改今名，以扼蕃寇，居下城。寻以契丹侵扰，移州於留人堡（即今地）。晋高祖起义，以契丹援之而立，赂以云中、河西，契丹欲徙其民以实辽东，折氏保验拒之。汉升为永安军，延胜、振武（振武，朔州）、忻州缘河五镇隶焉。东至火山军四十里，西至麟州百四十里，南至岢岚军百四十里，北至丰州百二十里。东南济河至火山军桔槔寨四十里，东北至唐龙镇百五十里。今置麟府路军马司，以并代路钤辖领之，自戍兵置州兵外，又领大路蕃汉义勇军三千九百人。即今之延安府府谷县是也。

○寨堡十一：

清寨堡，东南至府州二十里，西北至百胜寨二十里，南自石梯子路赤土谷，至黄河北横阳河叁十里。

百胜寨，地名深泊焉城，北控西界横阳河贼路，南至府州四十里，北至青冈峡横阳河，东至宣威寨二十里，西至石马川。

宣威寨，城控步陀沟路，东南至黄河天桥子入火山军路，南至府州六十里，东北至安丰寨龙门川，西至后河川。

怀来堡，东至永宁堡，西至三菱川，南至清寨堡，北至宁府寨。

○安丰寨

旧号石台神寨，康定中陷丰州，特筑城，以安丰为名。地接故丰州，安辑蕃汉户口，兼控龙门川入府州路。南至府州七十里，东至河滨堡十里，即雄勇

津路。西南至永宁寨十五里，南至宣威寨四十九里，北至故丰州五十二里，入受降城路。西北至镇戎军故寨五十里，地名宜罗娥泊，旧汉地。

河滨堡，城东控雄勇津一路，东至黄河三里，济河即雄勇津。西至安丰寨十六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自故卢子寨白家津入唐龙镇。

永宁堡，城控西北故丰州路，东北至安丰寨十五里，西北至宁府寨一十八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北至桔槔峰黑榆林贼路。

宁府堡，东至永宁堡二十九里，西至三菱河，南至府州七十二里，北至故宁远寨三十里，西北至横阳河川百里。

西安堡，控三菱川一带贼路，东至宁府寨二十里，西至靖化堡十四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至故来远寨暖泉峰贼路。

靖化堡，东至西安堡十四里，西至建宁寨叁十七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西北至兔毛州。

金城堡，北控后河川乾谷，南至黄河沙谷津，东至府州五里，西北至乾谷川路，南至黄河，北至兔毛川。

麟州，治新秦，古白翟地，汉武帝徙贫民实之，谓之新秦。后赫连勃勃有之。唐党项叛，并州都督张说掩击大破之，招集流散，奏置麟州。乾德元年，迁於吴儿堡，即今城也。地形依险，三面孤绝，城中少水。今为镇西军节度。东至府州百四十里，西南至夏州五百里，南至银州三百里，北至丰州一百三十里，东南至合河津百二十里，西北至夏州谷篱镇百二十里。即今之延安府神木县是也。

○寨堡十二：

横阳堡，天中置。北控横阳河一带贼路，东至府州靖化堡八十五里，西至西界下和市俄支谷，南至故连谷县城，北至横阳河。

临塞堡，东至镇川堡二十里，西自故连谷县路至西界大横水谷约六十里，南至州十二里，北至横阳堡八里。

静羌堡，控兔毛川一带贼路。东南至建宁寨十七里，西至镇川堡十二里，至州三十八里，南至黄河浸遮川百里，北至西界。

镇川堡，居兔毛川西岭上。景德已前，岁运麟州刍粮下营寨防援，即此地。今设城堡，扼塞岭三松木一带胡骑侵寇。东至静羌堡十三里，西至建宁堡十三里，南至横戎堡二十五里，北至横阳河。

建宁寨，控张师岭一带戎马来路。康定中，贼陷宁远寨，特筑城，赐今名。东至府州中侯寨，十二里，西至麟州五十里，东北至府州静化堡，北至静羌堡十七里。

神堂寨，即麟州旧城也，咸平中废，庆历中修复。东南至大堡津一百里

，西至故麟州南北银城寨四十里，北至建宁寨五十里。

横戎寨，废寨也。地控横阳州贼路，庆历中重修。东至神堂寨十五里，西控窟野河西界染版谷，南至神堂寨十五里，北至麟州十五里，西北至白草平贼路。

通津堡，筑城控合河津路，东至石马川路，南至黄河一百步，西至神树堡四十五里，北至府州一百一十里。

神树堡，麟州旧寨也，咸平中废，庆历中修复。东南至通津堡，西至西界，南至黄河十里，即合河津路。

肃定堡，地名清水谷。南至神树寨二十里，北至银城寨二十五里。

银城寨，即麟州废县，庆历中始筑为寨，西扼贼路。西接西界榆平岭三十五里，南至通津堡五十五里，北至惠宁堡三十五里。

惠宁堡，西控泥多谷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城寨二十五里，北至神树寨二十里。

窟野河路，自麟州过河，西入盐州，约七百里，南至银州约三百里，控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州，以西则地势平易，可行大军。至道中五路出师，一将出窟野河路。

◎废垒

丰州九原郡，春秋戎狄之地，接胜州界，有藏才三族，并在河北。东邻契丹，北接达靺鞨，南即麟府东火山军界。开宝初，契丹伪立藏才酋长，王承美归顺，因建州，就治郡事。累升为防御州，今陷于贼。其地控子河汉一带蕃部，东至火山军，西至横阳川，南至故宁远寨，北至隔河藏才族，东南至府州。

○寨镇二：

浊轮寨，控合河路。至道中，以重兵戍守，置浊轮寨，部署蕃户三族一千五百帐，徙于岚石州，给田居之。今陷于贼。

唐龙镇，旧遥隶并州。景以前，南北蕃部互市良马之所。酋帅来氏世其职，亦受契丹及夏国封爵。东南至火山军久良津，北至故胜州，西北至柳发川，东北至子河汉混波川。今陷于贼。

●前集卷十八

◎陕西路

陕西路，《禹贡》雍梁冀豫四州之地，而雍州全得焉。天文东井与鬼宿之分。西接羌戎，东界潼陕，南连巴汉，北际朔方，自安定、北地、上郡皆逼近戎狄，历代未尝去战备，武都之地则氐羌杂处，武威以西皆匈奴接境，故防秋

乘塞，严兵置戎，并列雄镇，以讲武经为中朝之西屏。

◎延丹坊堡安军路

延州延安郡，古白翟地，唐置州，升为总管府。徙吐谷浑部落，立浑州、宽州、浩（音浩）（音门）府，寄治州界（凉州有浩河六谷，吐浑所居，唐初迁部族在州界，乔立浑州、宽州，即浑州、宽州川也），迄今蕃汉杂处。唐置延节度。宋为彰信军节度。其地东至隰州三百七十里，西至庆州三百三十里，南至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保安军一百五十里，又至大理河二百七十里，东北至绥州，西北至宥州，皆三百馀里。自绥、宥、灵、夏以北，皆党项所据，官军戍守设寨十七。置延丹坊保安军路马部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控绥、银、夏、卢子关一路。本路置州兵及禁军更戍外，又领熟户蕃户蕃兵九大族一万二千七百人，马一千四百九十疋，弓箭手一千五百二十一人，马一百五十五疋。即今之陕西延安府是也。

○保寨十七：

○顺安寨

即唐初南平州安固县地。宋建南安寨，康定中弃之，庆历初重修，赐今名。自寨西北至怀宁绥平二寨，俱一川守御之要。东至白草寨四十里，西南至石胡寨四十里，北至绥州四十里，西至怀宁寨四十里，南至清涧城五十里。

怀宁寨，故长宁寨也，庆历中重修，赐今名。东南至顺安寨四十里；南自宽州，至清涧城四十五里；西至绥平寨四十里；北至大理河八十里，至横山一带。

绥平寨，绥州城平县也。隋时置城平川；宋天圣中重筑，改名永平，寻弃之；庆历中又修复，改今名。东至顺安寨，西至金明县界一百一十里，南至永平川，北边壕，接绥州，西南至州百里。东北无定河至铁茄平五里。

黑水堡，庆历中筑。东控城平川，西控黑水川路，入卢子关北外大理河至横山，最为要害之地。东至绥平寨四十里，西至土门堡二十里，南至安定堡六十里，北至大理河六十里。

白草寨，东控黄河伏落关路，北绥州界铁茄平定仙岭满堂川路，最为要害之地。东至黄河二十里，西至顺安寨四十里，南至隰州上平关三十里。

清涧城，即故绥德县地，名清涧川。东控黄河一带贼路，庆历中修。东至石胡镇四十里，西至水平寨八十里，西南至延州二百里，南至延州寨四十里，北至怀宁寨四十五里。

石胡寨，庆历中筑。西南至清涧城四十里，北至顺安寨四十里。

丹头寨，旧号丹头堡，东宽州川路。庆历中修。东至清涧城四十里，西至安定堡四十里，南至水平寨四十里，北至绥平寨四十里。

安定堡，地名为蹄川，控清涧川一带，东西控安远废寨。庆历中筑。东至丹头寨七十里，西南至安远废寨，南至大粮寨七十里，北至黑水堡五十里。

青化寨，太平兴国中筑，号青化堡，加兵戍守，西控青化州口，庆历中增修建寨。东至永平寨七十里，西至延州五十里。

永平寨，东控永平川路，东南至清涧城八十里，西南至青化寨七十里，北至丹头寨四十里。

招安寨，北接杏子河，至横山一路，庆历中筑。东至金明寨三十五里，西至静边镇八十里，北至保安军八十里。

新寨，控延州东北疆远川一带，太平兴国中重修。东至青化寨二十里，西至金明寨四十里。

金明寨，控金明一川之口。本汉高奴县地，董翳所居，后魏为广县，隋改金明，唐置北武川，

宋以县为寨。东至青化寨八十里，西至招安寨二十五里，南至延州四十里，北至龙口平二十里。

龙安寨，在废栲栳寨之西，地名龙口平，控塞门川废寨一带戎马来路。东至新寨七十里，南至金明寨三十五里，西至万安寨七十里，北至塞门故寨八十里。

万安寨，东控五龙川入延州路。东至延州八十里，西浑州川路至招安寨，北至保安军八十里，南至敷政县。

围林寨，西控土门一带贼路，入浑州川至瓦堂川。庆历中置堡戍守。东至龙安寨九十里，西至北安军五十里，南至招安寨八十里，北至瓦堂川界。

盐夏路，自州北过塞门寨，度卢子关，由屏风谷入夏州界，石堡、乌延、马岭入平夏，至盐州，约六百里，其路自塞门至石堡、乌延，并山谷中行，最为险狭；乌延至夏州平地。宋初，塞门至乌延蕃部内附，石堡城置兵戍守。至道中，五路出师，范廷召从此路进军，凡二十日，至乌白池会师。今废卢子关、石堡、安远、塞门四城。北路山谷险峻，比诸路最甚。

保安军，旧延州栲栳城。唐为神策军，控扼蕃寇。宋建军，置三寨守之。东至延州百五十里，经敷政、敷施二县界，山谷不通车轨。西至庆州界九十里，南至延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长城八十里，十里即蕃族界，入宥州、夏州路。今为保安县，属陕之延安府。

○寨三：

德靖寨，北控洛河川，入西界金汤镇大路，旧号建子城，天圣中改今名。东至军六十里，西至金汤镇六十里，南至保胜寨七十里，北至熨斗平川路，至金汤六十里。

顺宁寨，东控大虫谷口，北五里即生户归娘族，至大理河，庆历中筑。东至塞门弃寨百六十里。西北至西界，南至军四十里，北至归娘岭三十里。

保胜寨，东北控扼莫河路一带蕃部，庆历中筑。东至万安寨八十里，西至义征川，南至静边镇五十里，北至保安军四十里。

长城岭路，自军北归娘族六十里，过长城岭，北至秦王井驿，入平夏，经柳泊岭、并铁市、白池、人头堡、苦井、三分山、谷口、河北九驿，至故灵州怀远镇七百里（后为建兴州）。北路自军至秦王井，在山谷中行，险狭。自秦王井，地势渐宽平，经沙碛，少水泉，可掘沙为井。夏国宥州界并沙碛地，卑险，掘丈馀，则有水。若因大风，寻复湮塞。保安军至贼界三十里，此路可行师。

鹿_⊗州洛郊郡，古白翟国，唐武德中置州，以鹿_⊗为名，又建为都督府。宋为保大军节度。东至丹州百二十里，西至庆州界百八十里，南至坊州界七十里，北至延州百六十里。今仍为鹿_⊗州，属延安府。

康定军，康定元年以鹿_⊗城县置，即今之鹿_⊗州是也。

○寨一：

直罗县寨，唐武德中，分三川、洛交置县，以城枕罗水，其川平故也。今分兵戍守，控华池一带蕃部。至庆州华池镇四十里。

◎宁环庆路

庆州安化郡，古义渠戎地，隋置州，今城在白马两川口。唐为中都督府，又立安化、芳池二都督府，党项、野利种落皆寄治州界，为鹿_⊗宁节度。其地南至宁州百二十里，北至环州百八十里，西南至宁州七十里，东北至宥州。宋置宁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北控翰海灵盐一路，居要害之地，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二百四十七族，总四万四千人，马四千三百九十疋，弓箭手二十一指挥，马一百九十五疋。即今之陕西庆阳府是也。

○城寨镇堡十二：

淮安镇，古淮安县地，北控通塞川，道路宽平，最为要害之地。咸平中筑，去环州木波镇八十里，二镇兵马为诸路之援。按唐史，开元中检校逃户置，因为怀安，字讹谓之淮安。东至五交镇三十里，西北至柔远寨五十里，南至州七十里，东北至东谷寨三十里，北至西谷寨四十里，西至西界五十里。

淮安东谷寨，北控入西界通塞川大路，西南至州百七十里，南至淮安镇三十里，北至西界五里。

淮安西谷寨，淮安西边谷口，入环州路。西南至州百八十里，南至淮安镇四十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美利堡，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东谷寨十五里，淮安镇十五里。

雪泥堡，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淮安镇十五里，西谷二十五里。

华池镇，后魏蔚州故城，控胡卢河川路，入鹿州直罗县界，隋为县，有子午山。宋置巡检兵官，总华池、平戎、凤川、柔远、淮安。自子午山狗道岭，至义州达磨洛河川保安宁小胡族。东南至州一百三十里，西至凤川镇二十里，东至平戎镇四十里，州直罗县四十五里。

业乐镇，大中祥符中筑。因蕃族内附，时筑业乐、凤川、柔远三城。西南至州七十里，淮安镇七十里，柔远寨五十里。

五交镇，西至淮安镇三十里，西南至州百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凤川镇，西北控子午岭路至西界，大中祥符中筑。东至川百五十里，西南至合水镇五十里，东南至华池镇二十里，西至界四十里。

合水镇，即唐之合川县。宋祥符中，修理废县为镇。西至凤川六十里，东至华池七十里，西至州五十里，至西界百里。

平戎镇，控洛河一带入西界路，西至州百六十里，西南至华池镇四十里，西界六十里。

柔远寨，东有路入西界白豹、后桥二镇，大中祥符中筑。东南至州百二十里，东至业乐镇五十里，东北入西界后桥、白豹谷三十里。

大顺城，新城，北据两川之口，东自乌川路至故凤川城，西自后桥堡川路至十二盘堡，北自木岭，与夏国以古道分界。东至花池县界，西至柔远寨界。其木岭即突厥川也，东至乌川，西至十二盘堡，南至州，北至蕃界十五里。

车箱峡路，自淮安西北入通塞川，经大胡泊、静边镇、香柏寨，取车箱峡路，过庆州旧蕃戎地（今为建安州），北入盐州，约五百里。此路山原川谷中行，不至艰险。国初，淮安至盐州蕃部并内附。至道中五路出师，丁空从此路进军，至盐州金静边白豹、金汤、后桥等镇，并为贼境，各置堡寨。

环州，治通远县，古朔方鸣沙地，秦长城在焉，居人部落相杂。唐为乐州，天宝后陷吐蕃。宣宗收复，建为威州，割木波、马岭二镇隶之。周置通远军使，本朝淳化中复为州，改今名。其地三面控蕃戎，最为檄塞之剧。东至蕃界十五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至庆州百四十里（木波镇路），北至洪德寨八十里，寨北即蕃界。青冈峡、清远军、积石浦、洛河、耀德镇、清边寨、灵州共七程，沙碛远无邮传，冬夏少水。按《皇华四达记》：至灵州五百四十里。

○镇寨十三：

洪德寨，西北路即旧口，入灵武大路，号青冈峡。东至盐州路，号归德川。东永和寨，南至州十里，西肃远寨，东北边墩二十里接界。

乌仑寨，控乌仑川一带贼马来路，咸平中重修。东接蕃界，西即永和寨

，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肃远寨十三里。

肃远寨，北控大落乾川，即骆驼平地入西界旧路。咸平中，增筑新城，赐今名。南至州三十七里，北至洪德寨十三里。

定边寨，在三店沟戎马来路，北控西界三条路。天圣中置。东至平远寨二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熟户，北至边壕十五里。

平远寨，东控大岷山入灵武路，天禧中筑。东至州七十里，西至定边寨二十里，南熟户二十里。

大枚寨，入庆州中路。西北至州七十五里，东至熟户郭家族十五里，西至石昌镇五十里，南至马岭四十五里，北至木波镇三十里。

永和寨，西控大岷山北至蕃界，天德中始筑。东至洪德寨，西至熟户，南至金汤族，北至蕃界。

安寨寨，北控西界九星原路，天禧中筑。东至边壕界三十里，西至州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

团堡寨，天禧中筑。东至熟户，西至熟户，南至熟户，北至石昌镇四十里，又至州一百五十里。

马岭镇，旧属灵州，周广顺初割属环州，即古之马岭县，汉为牧地。川形似马岭，因为县名。今控马岭川大路。东至熟户，东南至庆州六十五里，南至府城镇二十五里，北至大拔寨四十五里，至州一百三十里。

木波镇，旧属灵州，北路通庆州，咸平中重修。东至北界，西至合道镇四十里，南至大拔寨三十里，北至州四十五里。

石昌镇，控西北马岭大川口入故威州路，北与合道镇相应援，咸平中重修。东北至大拔寨五十里，西至州百五十五里，南至团堡寨四十里，西北至西界。

合道镇，东至木波镇四十里，西至西界，南至熟户，北至州百一十里。

灵盐路，自洪德寨西北入青冈峡上，至美利寨入清远军，军城则宋初转运使郑文宝建议筑之，在灵州南界积石岭上瀚海中，至灵环州三四百里地不毛，无水泉。浦洛河、耀德、盐井、清边镇入灵州，约五百里，本灵环州大路，咸平中陷清远军，明年陷灵州，弃美利寨。此路经瀚海中，无水泉。一路至洪德寨，东北入归德川上，过西界虾蟆寨、骆驼会，取双堆峰至盐州，约三百馀里。洪德寨至骆驼会，系归德川奖水谷，甚为险狭，多泥泞。自骆驼会至盐州路，路平，人马易行。建隆以来，蕃族并为熟户。至道中，五路出师，李继隆由此路进军，日行数十里，凡十日到盐州。后并为贼境。

◎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

渭州，旧治襄武县。秦伐义渠戎，置郡。唐为渭州。至德后，陷於吐蕃。

元和中置州。於平凉一境，坦平无险，利于驰突。其东至泾州一百三十里，西镇戎军一百四十里，南仪州，北原州，并七十里。宋咸平中，曹玮守边，自州界循陇山而东剝边壕数百里，颇得守御之要。后置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初屯泾州，后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百七十七族，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一人，马五千五十三疋，弓箭手一百四十七指挥，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马六千五百六十八疋。即今之陕西巩昌府是也。

○县寨镇七：

六盘关寨，古六盘关也，在瓦亭西南陇山上。唐天宝后陷于吐蕃，宣宗收复。宋置寨戍守。东至木波寨二十里，西至神林寨四十里，南至杜家堡三十里，北至瓦亭寨二十里。

瓦亭寨，控龙山一带，即汉朝那县北古箫关也。后汉隗嚣使牛邯守瓦亭山，即此地，弹筝峡在焉。东自安国镇路至州七十里，西至安边堡二十里，南至定川堡一十里，北东山寨五十里。

安国镇，唐中和中置静塞寨，后改今名。东至州三十里，西自山河寨入瓦亭寨四十里，南至定川寨十里，西北二里至弹筝峡。

新寨，地名小卢关，开宝中筑，赐今名。东北至耀武镇十五里，西蒿店沟戎马来路，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镇戎军彭阳城三十里。

定川寨，西控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至赵林寨二十里，西南至仪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东山寨三十里。

潘原寨，古邑也。唐至德后，河陇尽陷，国之西境极于潘原。宣宗恢复，建为武州，今仍旧为县。东至泾州界五十里，西至平凉县界十三里，南至仪州华亭县界五十里，北至原州临泾县界三十五里，西北至平凉县界五十里。

耀武镇，东至原州铁原寨十五里，西至安国镇三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原州平安寨二十五里。

原州，治临泾县，取“高平曰原”为名。唐天宝末，河湟陇右尽陷。元和中，始修临泾城为原州，自是西戎无犯边者。四封之地，羌戎维居，北捍蕃境，置十一镇寨守之。东北宁州七十里，西镇戎军界百三十里，南渭州界百三十里，北庆州百三十里。即今之陕西平凉府是也。

○镇寨十一：

柳泉镇，旧名鹑鸽泉，今名柳泉镇。西即熟户明珠灭藏康奴等族帐，北绥宁寨，西至故城五里，东至宁州界七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环州界十里。

新城镇，控大卢川路，东至州六十里，西铁原寨二十五里，南渭州潘原县二十五里，北开远寨三十里。

铁原寨，东至新城镇二十五里，西至渭州界十里，南至耀武镇十里，北至平安寨三十里。

开远寨，东至州三十里，西至平安寨三十里，南至新城镇三十里，北至新门寨十里。

平安寨，东至开远寨三十里，西至彭阳城二十里，南至铁原寨二十里，北至绥宁寨八十里。

新门寨，东至州三十里，西边壕，南开远寨，北西壕寨十里。

西壕寨，东至彭阳城七十里，西至新门寨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柳泉镇三十里。

绥宁寨，在州西北。按地图，细腰古城北有一路入蕃界故威州，庆历中修筑，赐今名。与靖安寨相应援，得守御之要，舆柳泉等八寨为次边。东南至州百一十里，东柳泉镇，西北戎马来路，东南环州定边寨，西至胡卢泉三十里。

靖边寨，地名胡卢泉，此有二路，一入蕃界故威州，一至新门寨。庆历中修筑，赐今名。得守御之要。东南至州百三十里，东北至绥宁寨三十里，西镇戎军乾兴寨、北羊屈族帐戎马来路。

佛空平堡，古城也，庆历中修，捍北边胡马来路。东环州定边寨，西耳朵城，南至州北边界。

耳朵城，古城也，庆历中重修，舆绥宁、靖安二寨相应援。东佛空平川，西绥宁寨，南至州北边界。

镇戎军，故原州城也，萧关都卢山朝那湫及泾水所出，即其境。唐至德中陷于吐蕃，自是三辅西无襟带之固。时宰臣元载上议曰：今西境极於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原州界，其间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长壕大堑，重复深固，乘间筑之，可移大军居泾州，以为本根，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关，北抵於河，皆连山峻极、不可越。置鸣沙县，为丰安军之羽翼，灵武五城为形势，然后居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匈奴之胫。图其地以献，量井泉，计徒庸畚鍤，皆具而不果城。宋咸平初，诏曹玮修筑建军，自陇山而东，缘古长城开浚壕堑。初李继隆请城镇戎，朝廷询其事，弟继和奏曰：平凉旧地，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乃城之。故迄今为便。其东至泾州百八十里，西南至临洮军六百里，南至秦州四百七十里，西北至灵州五百里，即今之平凉府镇原县是也。

○城寨堡九：

朝廷以军境平易，无扼束，利於驰突，令旁陇山而东循古长城，劄大壕以隔胡骑。寨城并在壕内。

三川寨，在捺龙川、天麻川、武延三川之间，因名三川。西控妙娥山一带西北入天都山路，可至灵武，地宽平美水草。西至天麻川，北至定川寨，去好水川百里。

定川寨，北控胡卢河大川入西界天都山，正扼贼路。东至渭州四十里，西至兰州约五百里，南至制胜关三十里，北至故会州约三百里。

高平寨，北至西界野鸡峰戎马来路。东天胜寨，西定川寨，南至军三十里，东北萧远寨，北至野鸡峰，北至菜园等川戎马来路。

天圣寨，天圣中筑，因赐名。东乾兴寨，西高平寨，北安远堡，控兰萧川菜园川贼路。

乾兴寨，天禧中筑，明年赐名乾兴。东至原州界黑寨沟二十里，西南至军七十里，西天圣寨，北至边壕七十里，南彭阳城北三川堡戎马来路。

彭阳城，东至平安寨二十里，西东山寨路，至军七十里。南至渭州新寨四十里，北至乾兴寨五十里。

东山寨，东至彭阳城三十里，西开远堡，接陇山。西至军五十里，西南安边堡三十里，北天圣寨六十里。

开远堡，祥符中筑。东至东山寨三十五里，西摧沙堡六盘山一带，南至安远堡三十里，北至军三十里。

刘堡，缘胡卢河川路，北控贼界，从苇子湾至故萧关。

萧关路，自军北刘堡，缘胡卢河川，过古城，入苇子湾。出萧关至鸣沙县界，入灵武，约五百馀里，地形平敞。至道中，李继隆护送刍粮入灵武，由此路。

德顺军，旧陇竿城也，在六盘山外。祥符中，渭州曹玮言：今陇山外有弃地，陇竿川坦，为兵冲，曾无捍蔽。熟户以田输官，因相地形筑城，尽要害之地，以兵戍之，立堡寨，置弓弩手居之。庆历初，经略使韩琦言：笼竿城为山外四寨之首，北接镇戎军，捍一路戎马走集；北缘胡卢川河，经古萧关至鸣沙县。乞建为军。因赐名德顺。自六盘山寨二十里，至瓦亭四十里，又七十里至渭州。西自神林堡四十里，至石门蕃界七十里。东南至仪州百二十里，东北至镇戎军一十里，南好水川界。即今之平凉府静宁州是也。

○城寨堡七：

隆德寨，天禧中筑，寨属渭州。地名邪没笼川，蕃语讹谓之羊牧隆城。庆历初改今名，隶德顺军，在陇山外，隆德、静边二寨居边壕外。东至笼竿城六十里，西至边壕四十里，南至静边四十里，北至东胜寨三十五里，南石门路。宣宗朝收复六关，即石门关也。

静边寨，在边壕外，祥符中蕃部献南市城地。天禧初筑，赐今名。西控捺

陇谷、天麻川戎马来路，南自三角城路，入秦州弓门寨。旧属渭州，庆历中移属。东至神林堡四十里，西至边壕二十里，南至熟户蕃族四十里，北至羊牧隆城四十里。

德胜寨，旧属渭州，天圣中筑，与隆德、静边寨抵秦州界。东南至军八十里，东至李武堡一十里，西至边壕一十里，南至笼竿城七十里，北至怀远城二十里，又西至界瓦川会百五十里，即西蕃笼谷也。此武延川戎马来路，有摘星、开边二堡。

中安堡，东至军三十里，西隆德寨，南章川堡，北熟户地。

章川堡，西北控扼西峡口戎马来路。地名樟川，顷因生户求内附，筑城，赐今名。东南结公城，西静边寨、捺龙川一路，南秦州白石堡，北神林堡熟户地。

水洛城，庆历中，蕃部铎厮舟_β等献水洛、结公二城池，因命版筑。又献良肥地数千顷，募弓箭手居之，以为捍御开秦亭之路。苏温罗等族献山林，连延数百里，去水洛城三十里，仪州、制胜关、德胜、静边、章川寨遂为内地。又於陇城川修一城，南至床穰寨、龙城寨，今属秦州。东制胜关百里，西熟户王家族，西南至床穰寨五十里，东南至弓门寨七十里，又四十里至秦州，东北至德顺军百一十里，北至静边寨九十五里。

结公城，南至水洛城三十五里，北至章川堡二十里，东至制胜关百里，西至静边寨六十里，西南至秦州百里。

泾州安定郡，唐平薛仁杲，置州泾渭之间，地形平敞，正当西塞之口。至德以后，河湟尽陷，西鄙之地极於潘原，遂屯重兵，升州为方镇。又谓散地不足守御，乃建平凉为渭州，临泾县为行原州，外张蕃翼之卫。宋建镇戎军，以通陇右；置德顺军，以制山外，渐复襟带之固。今为章化军节度。东至州界六十里，西至渭州界三十里，南至凤翔府界百里，西至原州界二十五里。今仍为泾州，属平凉府。

○寨一：

长武寨，筑城在安仁谷中，四面险固皆阻，天涧陡绝，惟有一路可上。唐太宗讨薛仁杲，顿兵于此。与折摭城相对，皆大险也。后置神策军地，高崇文尝为长武城使。西北至州四十里，南至灵台川。

仪州华亭县，旧陇州属邑，后魏筑城置镇，以扼蕃戎之路。唐为神策军地。后唐同光中，置义州。宋改今名。东至泾州百里，西至西蕃界一百里，南至陇州九十里，北至渭州瓦亭寨一百二十里。今为平凉府华亭县。

○关一：

制胜关，控陇西一带，旧号大震关，改赐今名。管缘山小寨二十五里。

◎秦陇凤翔阶成路

秦州天水郡，本秦初封之地，在渭之间，诸羌杂处。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宝后，陷於吐蕃。至宣宗时，复为内地。土壤辽旷，尤宜畜牧。其东入陇州界故关山路，西至蕃界一百九十里，南凤州界一百八十里，东北陇州界一百四十里。本朝建为雄武军节度，扼巴蜀之境，限河湟之城，其西又控党项、吐蕃陇右山之外，今之一都会也，置寨二十三以守御之。知州旧兼缘边都巡检使，今置秦陇凤翔阶成六州军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百七十四族，总三万五千六百六人，马二万二千四百七十疋；弓箭手十六指挥，五千九百人，马二千六百四十二疋。

○寨二十三：

州境旷远，曹玮在边增筑弓门、治方、床穰、静戎、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落门、威远凡十寨，浚壕二百八十里。

永宁寨，建隆中筑。西北控龕谷路，至兰州五百五十里。旧号向书寨，至道中赐今名，置稻田以为险固。东至休羌寨三十里，西至来远寨二十里，南至小落门三十里，北宗哥城九百里。

伏羌寨，本唐初伏州，后改为县，天宝后陷於吐蕃。本朝建隆中，酋长尚波於献地，特置寨戍守。东至定西寨四十里，南至永宁寨三十里，南至夕阳镇三十里。

大落门寨，在伏羌寨西，有落门谷，良木所产，先为羌戎所据。雍熙中，知州温仲舒发兵侵取，颇致骚动。诏中使视之，言得地甚利，遂置寨，迄今为内地。祥符中再修置。东至永宁寨三十里，西威远寨八里，北来远寨二十里。

弓门寨，太平兴国中筑，在赤城川东波上，管小寨五。东至陇州故关七十里，西至治坊寨四十里，南至床穰寨六十里，北至边壕，西南至州百五十里。

定边寨，至本州一百八十里，东至陇州定戎镇四十里，西南至清水县八十里，西至弓门寨三十里。

治坊寨，太平兴国中筑，在卧牛山东，管小寨四。东至弓门寨四十里，西至壕门外蕃界五里，南至床穰寨四十五里，北至熟户二里，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床穰寨，开宝中筑，控床川一带，管小堡十一。东至治坊寨四十里，西至静戎寨四十里，东至州百五十里，东南至清水县十里，北至蕃界二里。

静戎寨，太平兴国中筑，在长山岭下，管小堡五。东至床穰寨四十里，西至三阳寨四十里，南至陇城界五里，北至蕃界五里。开宝中重修。

三阳寨，开宝中筑，扼三都谷。庆历中置，开稻田四百顷，以捍贼路。管

小寨十六。东至静戎寨四十五里，西至定西寨十三里，南至州三十五里，北至蕃界七里。

定西寨，太平兴国中筑，管小寨四。东至三阳寨十五里，西至伏羌寨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蕃界五里。

威远寨，祥符中筑，旧名梟篁，后改今名。东至小落门寨五里，西至壕门外蕃部三里，南至马鬣寨十二里，北至来远寨八里。

安远寨，天禧中筑。东伏羌寨三十里，西来远寨一十里，南小落门寨三十里，北至生户五十六里。

临江寨，雍熙初筑，在渭水之南，与汉阳水合流，俗谓之西江。东至良恭故县四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西北将鸡寨四十里，北至蕃界五十里。

滔山寨，太平兴国中筑。东至骨谷镇七十里，西至良恭镇九十里，东北至长县界九十里。

来远寨，至州一百一十九里，东至永宁寨二十里，西至宁远寨郢南谷一十一里，南至威远寨堀堀一十里，北至渭河穷边。

小落门寨，至州一百四十里，东至永宁寨三十里，西南至威远寨八里，北至来远寨二十里。

宁远寨，至州一百三十里，东至来远寨、定边堡一十里，西至熟户，南至马家族二十里，北至丁家部族二十里。

榆柳寨，至州三百四十五里，东至良恭镇五十里，西至临江寨四十里，南至蕃界二十里，北至管下将鸡寨一十里。

将鸡寨，天禧中筑。东南至古良恭城四十里，西至临江寨五十里，南至驼项寨十五里，北至蕃界约一百里。

马骏寨，在州西马骏岭下。东至故城镇五十里，至州一百九十里，西至壕外蕃界五里，南至长道县三十里，北至威远寨界八里。

静边镇，祥符中，诏筑於南市城。西南至州百五十里，东北至德顺军八十里。渭相接，控扼西戎之要。

陇城寨，唐县也，至德后陷於吐蕃。宋庆历中建寨，与德顺军水洛城、结公城二城相援。东弓门寨六十里，南白石堡四十里，北瓦龙谷堡四十里，东南治场寨四十五里，东北水洛城五十里，西床穰寨六十里。

达龙谷堡，庆历中筑。东龙川约四十里，西至西界生户约百里，东南安远寨六十里。

河湟甘肃瓜沙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又百八十里至临州，又东北二百里至兰州，北渡湟河，出金城关，二百六十里至凉州松昌县，又二百一十里至凉州，又五百一十里至甘州，又四百里至肃州，又九十里渡玉门关

，又四百二十里至瓜州，又三百里至沙州入洮叠州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渭州，又二百里至岷州，又百九十里至洮州，百八十里至叠州。

阶州武都郡，本白马氏之地，西魏置武州，唐大历中陷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复，立武州，寻改今名。东至兴州三百里，西至石州二百七十里，南至文州百五十里，北至成州二百六十里。今仍为阶州，属巩昌府。

○寨二：

峰贴峡寨，捍吐蕃，并控宕州路，南至宕州七十七里，北至州二百里。

武平寨，地居险要，多生户，蕃部往年频有聚劫。庆历中，改就苦李平筑城，赐今名。与沙滩、峰贴峡二寨防托应援，管青冈峡、围城谷、斫鞍、三堡子、东磨鼻山、石妇口、西青岗峡、沙滩川。

成州同谷郡，古白马氏所居国，其地险固。唐至德后，吐蕃侵扰，百姓流散，因废为镇。咸通中，人户渐复，再置州。其东至凤州界五十五里，西秦州界一百五十里，南兴州界五十里，北秦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宕州三百五十里。今之巩昌府平县是也。

论曰：羌戎即叙，种落实繁，古之申远略制犷俗者，重降附之爵，用羁縻之策，罔不纳质向化，叩关请吏。今之夷人内附者，吐蕃党项之族，散居西北边，种落不相统一，款塞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陇原渭环庆鹿阨延四路，河东则隰石麟府二路，其酋长则命之戎秩，赐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绩，听世相承袭。凡大首领得为都军主，自百帐以上得为军主，又其次者皆等级补指挥使以下职名；其立功者，别建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至借职殿侍，充本族巡检，绥怀族帐，谨固疆界，器械糗粮无烦于公上（蕃部巡检，有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受俸准正员官，添支亦如之。诸刺史、诸卫将军者，授俸准蕃部官首领。补都军主、副军主、副都虞侯、指挥使、副兵马使者，其月给自三千至三百为差，每岁冬又给袍服，红锦者七种，紫绫者二种，以官为差。次十将以下，皆给土田。景德中，镇戎军曹玮言：蕃部兵最为精锐，其列校皆朝廷补授，多已衰老，愿省者择本军人充。从之）。凡四路，总六百七族，十五万五千六百人，三万四千三百疋马。其隶鹿阨延路者，皆居延州保安军界。隶宁路者，居环庆州界。隶泾原路者，居源渭州镇戎军界。隶秦凤路者，居秦凤州界。所以离戎丑之势，张蕃翼之卫也。又若戍兵防边之制，前世卒皆代更，俾之保障，为费甚大，故晁错建策，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屋具田器，及募民徙塞下，所以减贍边之用，得慑俗之便。中朝用是法於西陲，募土人为弓箭手，给田二顷，出一甲士；至三顷，乃出战马一疋，税租徭役悉为蠲复，器械粮饷俾其自给。分筑堡垒使相聚居，设营校之名，循卒伍之制，亦置指挥使以下戎秩以统率之，有战功者亦补军都指挥使，乃

置弓箭手巡检以护领之，每战则常为诸军前锋。凡四路，总一百九十二指挥，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人，马九千五百九十疋。此备塞御戎之至要也。

●前集卷十九

◎西蕃地里

夏州，汉朔方郡，后魏置夏州，深在沙汉之地。唐开元中，为朔方军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钺，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中，李继捧来朝，愿纳土疆，得州四，酋豪二百七十人，部族五万帐，复为王土。其弟继迁时十七岁，不乐内徙，啸聚亡命，侵扰边界，淳化中诏废毁旧城，其州兵徙相州置营，仍曰夏州；迁居民于绥银州，分官地给之。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子德明款塞内附，得假本道节制。德明死，子元景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王绥怀之，尽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之地。东银州三百馀里，西盐州三百里，南盐州三百八十里，北蕃界，东南绥州四百里，西南庆州五百九十里，西北丰州九百里，东北胜州九百里。

○镇寨六：

洪门镇，本夏州地，唐宁节度张献甫筑洪门镇城，置兵以防蕃寇。宋雍熙中废夏州，其地后伪号为洪州。

石堡镇，本延州西边镇寨也，至道中陷于虏，今伪号为龙州。

贺兰山，东至怀远镇六十里，《泾阳图经》曰：贺兰山在邑西九十三里。

天都山，按关右、陇西图记并无此山，今虏中曰为天都山，在镇戎军西北百五十里，土地宽平，西南有路入渭州，山外德顺军四寨界。

瓦川会，东至镇戎军易藏山界，西入兰州界，皆山路。南至明堂川，北至会州界，皆川谷路。

天麻川，东北至捺龙谷路，入静边寨。西至马衔山，南至龛谷路，北至瓦川会，皆川路。

银州银川郡，汉属西河郡，为一阴县地，以其在一水之阴也。五代以来，为夏州属郡。夏州废毁，迁居民延石州，今陷于虏。东石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夏州界二百里，南绥州界百陆十里，北麟州界三百里。

绥州上郡，秦所置，西魏为绥川。西汉六郡良家子，东汉十二郡骑士，其一绥州。唐属朔方节度，城在延州东北无定河川。宋李继迁叛，河右亡扰，以高文丕知州事，继迁攻击不已，因徙，文丕泊居民于石州，废毁其城。咸平初，言事者请城绥州，屯兵积谷以遏党项。言利害者相半。遣工部侍郎钱若水驰

往规度，既而若水上言：绥州顷为内地，民赋登集，尚须旁郡转饷。自赐赵保忠以来，人户凋残。今若城之，须广屯戍兵倍于往日，刍粮之给全仰河东，地隔黄河小大铁碣二山，城下有无定河，缓急用兵，输运艰阻。即罢其役。德明既款附，上言乞割绥州土界隶当道，诏以誓表令边臣详定附之。其地东至石州一百三十里，一说自石州孟门渡河一百五里，至绥州西夏州四百里，南延州三百五十里，北银州一百六十里。

○河二：

浦洛河，东南五十里至清远军。

○无定河

宥州宁朔郡，即汉三封县之地。自河曲灵夏有蕃戎部落，后周武帝乃立胡州以统之。唐天宝中，改宁朔郡，后寄理於经略军。以地形居中，可总统蕃部，北以应接天德，南为夏州之援，元和十九年复置宥州於长泽县，隶夏绥银节度，刺史兼管策军。宋李继捧纳国，复为王土。自夏州废毁，因陷于贼。东夏州界六十里，西盐州界二百里，南保安军界约百里，北夏州界约百五十里。

灵州灵武郡，即唐之回乐峰也，自后魏置灵州，初在河北，大统六年筑城，即今城是也。唐开元中，边境置节度，以平定四夷，以州为四方节度理所，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捍御北狄，统经略安丰、定远、西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内经略军治在城内。肃宗即位，升都督府。宋初，杨琼为部署，导黄河，溉民田数千顷，户口四千馀，课利四十五万贯。咸平中陷于贼。河外旧有五镇，今夏国伪升为州。按唐史元载献议以灵武五城为之形势；开元中，朔方节度张说往巡五城处置兵马，即此地。东盐州三百里，西凉州九百里，南原州五百六十里，东北丰州九百里。

○镇寨九：

保静镇，本河外镇，咸平中陷，今为伪静州，本镇旧管蕃部六族。

临河镇，镇城，旧管蕃部二族，置巡检使，以酋长为之。

怀远镇，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兴州。旧有盐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检使七员，以本族酋长为之。有水田果园，本黑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也。

定远镇，唐制：朔方节度下定远一军七千人，在此城南，至怀远镇一百里，西贺兰山六十里，西南至州二百里。宋至道中建为威远军，咸平中陷，今为伪定州。其城则唐光天中，朔方总管郭元振以西域援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郭烽堠，故置此城，募官健五千五百人镇守，为行军计集之所。后信安郡王玮又筑羊马城，幅员四十里，管蕃部四族，以酋长为巡检使。

灵武镇，河外镇也。南渡黄河，至灵州五十里，东至保静镇四十里，西至

贺兰山六十里，北至怀远镇七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顺州。以上五镇，自咸平以前，以灵州都监兼五原镇都巡检使主之。

丰安军，唐屯田二十万以上，并河外六镇也。天宝末，魏少游为六城水运使，杜鸿渐为朔方留后度支使副，率兵白草镇，迎谒肃宗，言：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地。上仓储库物之数。

艾山旧渠，后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上表请开富平西三十里艾山旧渠，南北二十六里，州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自禹旧迹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步，以河水溉公私田四万顷。人获其利。

回乐烽，置县在州城，开元初置东皋兰州，皆九姓突厥部落。

温池，唐神龙年置县，县侧有盐池。唐泊五代，节度使兼领温池榷盐事。开元初，置燕然、烛龙二州，寄治温池界，并九姓突厥部落。

盐州五原郡，唐都督府，正元中城为部蕃所毁，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复加版筑。既城之后，边患息焉，迄德宗朝，虜不敢犯塞。今陷。东绥州六百里，西会州八百里，南庆州二百五十里，北宥州一百四十里，东南延州五百三十里，东北夏州三百里，西南原州七百里，西北灵州三百里。其地有白池，南北九十里，旧蕃戎之地。隋以其地有盐池，置城以护之。唐曰白池县，又名井城葭芦泽。正元中，度支使兼灵盐等州池井榷盐使。宋景德中，赵德明乞入青盐交易，不允。

清远军，东南七十里至环州美泥寨，西北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圣泉，七十里至定边镇，又六十里至灵州，西甜水堡五里，南至木波镇。四十里。本席鸡城地，宋太宗以灵武道路艰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漕挽，转运使郑文宝固请筑此城，以清远军为名。深在瀚海不毛之地，素无井泉，陕西之民甚苦其役。咸平中，都盐段义逾城叛，寻陷于贼。

胜州榆林郡，战国为云中地，隋置州，为下都督府。炀帝发丁男百万筑长块，东至紫河，西距榆林，车驾因幸榆林，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即此地。唐正观中，平梁师都时，柴绍以破灭匈奴，夺得河南之地，因置，以决胜为名。今废。东北东受降城二百里，东朔州四百二十里，南麟州四百里。

○河镇二：

紫河，隋筑长城，起于紫河，即此地。今为之紫河汉，地产良马。

唐龙镇，在胜州之境，地居险峻，东至黄河二十里，河之东曰东躔，河之西曰西躔，骑兵所不能及。蕃族来义者尝持两端，事契丹及夏国。宋真宗朝，与叔不协，趋契丹破之，来依府州。义非大族，乃悯其穷而款塞优容之，赐锦袍银带，子孙官。景佑中为夏国所并。

凉州武威郡，唐为河西节度使，以断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

王门、墨离、豆卢、新全等八军，内四军凉州界。地势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汉时号为断匈奴右臂。西晋末，张丸据之，为一会府，号前凉。后吕光有其地，号后凉。唐建方镇，开元末，宰相兼领节钺以镇之；天宝末陷于西戎。宣宗恢复河湟，命土豪领之，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五代汉高祖命申师厚为之帅。迄今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宋开宝中复来请帅，以殿直丁惟清领州事（时惟清市马于凉州，而西境大丰稔，因为所留，就而命也）。咸平初。潘罗支来贡，命为六国大首领。李继迁来寇凉州，战于城下，退至三十井死。罗支封武威郡王，天圣初土贡不绝。东会州六百里，西甘州五百里，西北三百里先至甘州删丹，又二百里至州南浩河，二百六十里东南兰州，五百四十里东北会州乌兰县界。

赤水军，唐武德中置，在凉州城内，军之最大者，幅员五千里，赤坞有赤泉，因以名焉。

大斗军，在州西二百里，又百八十里即张掖郡古安西城也。唐开元中，以赤水军守捉使改大斗军，以西接张掖，东连武威州，故曰大斗。其镇曰雪山，雪山在军南五十里。

建康军，在州西西二百里，即甘肃二州中路，在祈连山下。唐证圣中，王孝杰开四镇置军，张守常为军使。

宁寇军，后周保定中置，号同城戍，在州东北千馀里。唐旧号同城守捉，天宝中置军，隶张掖守捉使。

○山一：

焉支山，汉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涉狐境水，过焉支山千馀里，执浑邪王收休屠祭天金人，即此地也。山在河西郡界，东西百馀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古木。其水甘草美，宜畜牧。一说焉支山在删丹故县，东西百馀里，南北二十里。

甘州张掖郡，地里风俗记曰：汉结乌孙，绝隔诸羌，裂寇贼右臂，自张其掖。后魏为甘州，以地有甘峻山为名，号外国古地。《禹贡》曰：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即此地。今黎水并在郡界，居延海、祈连山、遮虜障在焉。遮虜障，路博德所筑。隋大业，车驾巡河右，置桥梁於浩河，以幸张掖。唐天宝之乱，遂陷回鹘。后尚公主，迄宋景以来，犹陈甥舅礼，酋长称可汗，王妻称公主，朝廷岁颁正朔。东凉州五百里，西肃州四百二十里，南雪山，北张掖河三百里。

○山一：

祈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馀里，南北百馀里。山中冬温夏凉，美水草畜牧。古寇贼尝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隋自西平鄯州，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皆为隋土，置郡县镇戎，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山下有霍将军神祠。

肃州酒泉郡，汉元狩中昆邪王以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二郡，而酒泉郡以隔绝故，与羌通路；又西通月支、大夏故，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外国西方之援。后为凉武昭所据。隋置肃州，玉门在其西，去长安二千八百里，东至甘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玉门关七十里，又四百一十里瓜州，南蕃界，北回鹘界。

玉门军，本废玉门县，唐开元中置，隶河西节度，在州西二百里。

瓜州军晋昌县，古西戎地，汉武帝开之为墩煌郡，隋置瓜州。前秦苻坚徙江汉之人于墩煌，中州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千户。凉武昭王以南人置会稽郡，中州人置广夏郡。西方之俗高尚武力，唐之骁将郭知运、王君，俱郡人也。今城即开元中刺史张守所筑。东至肃州五百二十里，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南至新昌镇，北豹门守捉，西北至伊州界五百里。

墨离军，本月支国旧地，唐武德初置瓜州，因置军焉，隶河西节度。城在瓜州西北千里，张守尝为军使，修筑此城。河西陇右节度王忠嗣伐吐浑於墨离川，虏其全军而归，即此地。

沙州，汉墩煌郡地，居流沙东北，以其沙风吹流行，谓之流沙，在郡西八十里。唐天宝后，陷於西戎。大中后，刺史张义潮以州归顺，特建归义军节度，以义潮为帅。宋太平兴国中，义潮孙延禄承袭，累封譙国王，后每修贡。东至瓜州二百八十里，西南口烽，北至咸泉戍三百二十里，东北至伊州界三百八十里，即大碛之外地。

○关山四：

阳关，汉龙勒县地，县有阳关、玉门关。

玉门关，汉列河西四郡，通道玉门障塞，出长城外数千里是也。东至沙州百二十里，东南至沙州二百五十里，去长安三千六百里。自关度流沙西一千里至鄯善，又自关度流沙北行二千三百里至车师。隋炀帝巡狩河西，至玉门关，置伊吾、且末等郡。唐为玉门县。

鸟鼠同穴山，渭水出於山中，有鸟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黄而无尾，同穴。

白龙堆，在沙州玉门关，东倚三危，北望蒲昌，是为西极外国要路。

伊州伊吾郡，汉乌垒城地，在沙州北大碛之外，去玉门关八百里。隋将段文振征吐谷浑，出伊吾道，逐贼于青海，即此路。地多沙碛，一名鬼碛。一说乌垒城去阳关一千七百里。唐郭知运、王孝杰相继为刺史。东至瓜州界八百里

，西至西州七百三十里，南至沙州界二百四十里，北至伊吾军三百里。

屯山二：伊吾屯，汉置伊吾屯田，后汉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号膏腴之地。后魏置邑，唐贞观中分置纳职县。

天山，伊吾有天山，高十五里，广六十里，冬夏积雪，一名雪山，匈奴过之皆下马拜。汉遣二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得虏万级而还，即此地也。一说且弥国治天山东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伊吾军，本昆吾国地，西扼大碛。唐景龙中置军，隶北庭节度，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

西州交河县，本车师国之高昌壁也。汉和帝时，班超定西域，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戍之，以地势高峻，人物昌盛，故立高昌垒，垒有八城。唐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营大总管，平高昌，置两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其水流出邑地），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北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仪凤中，吐蕃叛，洮河道总管裴行俭帅师至西州破之，立碑於碎叶城，以纪功，皆此地。东至伊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轮台县五百里，南吐蕃界，北至北庭都护府四十五里。

○河一：

交河，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东京九千三百里。城北三源，一源出东北五里，一源正北六里，一源出西北五里，去城百步，三河合流，又分流域之四合，故曰交河。汉戊己校尉所理。

天山军，汉戊己校尉所理。唐正观中置，隶安西节度。在西北三百里，东西三百里。其山春夏有积雪。

○庭一：

北庭，治金蒲县，在流沙西北，汉乌孙县旧地也。去阳关二千七百里，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历代为胡虏所居。唐贞观中，置庭。文明中，郭元振奏置瀚海军，后为北庭都护府，又置节度，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防制突骑施坚昆。东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西碎叶岭，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东北回县。

瀚海军，在西安都护府，唐长安中置，隶北庭节度。居金山之北，赤野之南，地方五千里，汉乌孙王之境。

○海县二：

蒲类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冬夏不增减。一名婆惜海。汉班超将兵击伊吾於蒲类海是也。《水经》曰：河水一源出于阆国南山下，水北流，与葱岭河合，又东注于蒲昌海，即蒲类也。隋开皇中，西羌内附，诏宇文弼持节安辑，置蒲昌、盐泽二郡，以安降附。

轮台县，汉桑弘羊上希主意，遣士卒绕田轮台筑城，以威西域，是此地。后弃之。唐时因城置县。

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开西域，初置府。高宗开四镇，西境开拓数千里，得于阗、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明庆中移都护於龟兹，东接焉耆，西连疏勒，至葱岭七百里。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如意初，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郭元振、郭知运辈并相次为都护。后为安西节度，抚宁西城，统领四国。今龟兹即安西都护治所。

疏勒国，都白山南百里，汉时旧国。东至安西一百里，北至碎叶二千里，唐亦置都督府。去东京一万五里。

于阗，统十三州国，周四千里，都葱岭之北二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北至龟兹一千四百里，东去鄯善一千五里，去长安九千六百里。宜五谷，气序和畅，知礼义。

焉耆国，都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贞观中，驸马府都尉阿史那社尔平之，置都督府，北至墩煌，南至且末，并古界。

○山一：

葱岭山，西域三十六国，而限以葱岭。其河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在南山下，与葱岭河合。按《水经》：葱岭高千里，行十二日可至其顶。一说葱岭在墩煌西，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说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里至车师。又一说自沙车西行百里至葱岭。

鄯州西平郡，治湟水县，本西羌乌弋奚剑所居，谓之湟中，亦月支之别种也。赵充国伐先零，计度临羌至浩，为屯田，可垦者二千顷。霍去病逐诸羌，及渡河湟，筑龙居塞。隋炀帝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后汉为西平郡），陈兵讲武，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皆此地。唐平薛举，置鄯州，为陇右节度使治所，管临洮、河源、安仁、振武、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共九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东至兰州广武百十里，西至吐蕃界三百一十里。自州西百二十里至河源军，又百二十里至白水军，又八十里至定戎军，又七十里石堡城，南一百八十里至廓州，北七十里至青海凉州，二十里至昌松县界。

○水一：

湟水，《水经》曰：金城东允吾县北，即湟河之源。地理志亦谓湟水所出处。

积石军，在廓州远化县西界，本吐谷浑地。唐贞观中，吐谷浑叛。初置为静边镇，仪凤中升军额。

○城一：

石堡城。天威军，唐开元中信安王攻下之，置振武军，后为吐蕃所陷。天宝中，哥舒翰又攻下，置军。

临洮军，秦始皇筑长城，界中国，西不过临洮，是也。唐开元中，移洮州狄道县置军。自军西六十里，即河州大夏县，又一百一十里至河州，东南至故渭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兰州二百里。

河源军，置在湟川东北，今鄯州西一百二十里。一云汉赵充国亭堠地也。

白水军，唐开元中郭知运、张怀亮置。

安仁军，在鄯州西北星宿州，唐开元中置。

振武军，在鄯州鄯城县西界，东距州二百里，本吐蕃铁仞城。

威戎军，唐开元中，杜希望收吐蕃新城，因置军。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

。

故渭州陇西郡，汉阳有坂，名曰陇坻，今州城处其西，故曰陇西。领狄道等十一县，风俗尚武力，习战射，西汉六郡良家，东汉十二郡骑士，其一出陇西。唐置州，升为都督府。广德中，西戎犯边。洮兰秦渭尽为虏境，废城在秦州永宁寨北七十里、熟户张香儿族帐之所。东秦州三百里，西岷州三百里，南成州四百里，北兰州四百里。

兰州金城郡，汉昭帝置，以其地并狄种，故曰狄道；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赵充国曰：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即此地。范晔《后汉书》曰：西戎在汉金城郡之西南，即古之西戎地也。东北会州二百里，西鄯州四百九十里，南故渭州四百里，北凉州五百五十里，州城北渡金城关二十驿至凉州。

○水一：

浩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兰州有浩故城。

会州会宁郡，古西羌地，秦并天下，属金城郡。汉昭帝分天水、陇西、张掖各三县，为金城、安定二郡，此为栝阳县地，属金城。后魏置会宁县，西魏因立会州，寻废。唐复建州。东故原州四百里，西凉州六百里，南兰州四百二十里，北灵州六百里。

○关二：

乌兰关，会宁关西四十里。

会宁关，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河州抱罕县，《禹贡》导河自积石，今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河之所经。汉始元中，分陇西、天水、张掖三郡，立金城郡，今州即金城之抱罕县。唐平李轨，置河州。后陷於虏。东兰州三百里，两廓州三百九十里，南洮州三百里，北鄯州三百里。自州北百里过凤州关，渡黄河，百四十里至鄯州龙支县，又百六十里至鄯州镇西军。

○山二：

积石山，《书》曰：导河自积石。唐贞观中，吐谷浑叛，诏李靖、侯君集为西海路大总管，师出鄯州，行空虚之地二千里，过星宿川，望积石原，观河源之所出焉，乃班师。

皋兰山，在积石山下，有石门，有河水西南流，《禹贡》所谓导河积石也。汉元狩中，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山。

洮州临洮县，本羌戎地。秦分三十六郡，西临洮，即其地。洮水出西戎中，北至抱罕，东入河。周恭帝置州，唐隶陇右道。天宝初，哥舒翰破吐蕃於临洮城西二百里，遂以其地为神策军。后唐长兴中，建为保顺军，节度塞外十镇，洮州则其一也。今邈川大首领角厮罗立文法临制诸羌，款塞为藩臣，其部族在洮河之地，康定中命为节度以羁縻之。东至岷州百七十里，西无州县，南至叠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一十里。

莫门军，在洮州，唐仪凤中置。

○山海三：

洮水，《汉书》：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东入于河。

青海，在吐谷浑国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其海周回千馀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於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常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骠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骠。隋将段文振征吐谷浑，出伊吾，逐贼于青海。唐天宝中，筑神武军於青海上，吐蕃攻破，哥舒翰筑城于青海之中龙驹岛，吐蕃遂不敢近青海。

金山，会州之西，青海之东，甘州之南，邈州之北。蠕蠕虜世居金山之阳，山之西南薛延陀旧地。

岷州和政郡，秦三十六郡，陇西之临洮县地。蒙恬击胡出塞，筑长城起於此，通道九原，至云阳。后魏大统中置岷州，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宝初改名和正郡，至德后陷于虜。东至故渭州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南至怀安二百五十里，北至兰州狄道县五百二十里。

廓州宁塞郡，古西域之地，城本吐谷浑所筑。汉宣帝时诸羌皆叛，后将军赵充国屯陇西，縻诸羌不敢动，即此地。

叠州合川郡，其地山多重叠，秦汉晋魏为诸羌所据，后周西逐诸羌，始统有其地，因置州焉。唐李出为都督，尽西域之地，皆设屯田，以为战守之备。宰相娄师德常为河源积石怀远军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使，而河西陇右凡三百六十屯，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河西岁入二十六万石，陇右四十四万石，今皆在蕃地。

●前集卷二十

东西川峡路，《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地为多，天文与秦同分。春秋楚、巴、庸、夔、诸国之地，后皆属楚，秦之汉中、蜀郡、黔中、南郡、巴郡皆其境也。东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羌戎，而巴蜀、广汉本南夷地，沉黎、维川制生獠、吐蕃，云安、清江控、夜郎，江油、阴平氏羌之地，南溪、卢川抚南诏之国。其涪渝数州，亦有夷人，不为边患，故不录。而施州、黔中置义军土丁，防守边徼。此中国控制之要也。

◎益利路

益州，秦汉蜀郡地，晋武帝改为成都国，南朝皆为益州。唐领西川剑南节度，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中，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剑南节度，治成都。宋沿唐制，节度使兼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其地东至简州阳安县界六十六里，西至永康军导江县界八十七里，南至陵州籍阳县界九十二里，北至汉州雒县界六十七里，一路十五州军，邛威茂黎雅五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暨云南诸国；利州军、文龙二州，捍吐蕃。后合二路为一，置钤辖以下兵官，以益州、利州为治所。今之四川成都府。

邛州临邛县，汉蜀郡故地。梁於蒲水口立垒栅为城，以控生獠，改曰邛州，以南邛来山为名。今置一寨守之。东至夷界百三十里，西北至羌戎界百二十里，西南至羌戎界百三十里，以山为界，西无郡县。今仍为邛州，直隶四川布政司。

○寨一：

平乐寨，在火井县界，北至县三十里。

黎州洪源郡，古邛都国，汉置沉黎郡，后周破羌夷得此土，因立黎州。唐长安中，割洪源、越州之阳山置州，取沉黎为名。旧领羁縻五十四州（后并荒梗不通），西控吐蕃，南捍蛮界，东南至邛部川蛮十一日程（西南夷之种也，居汉蛮越郡地，其酋长自称百都鬼王），西至戎州。州西南百二十里，渡大

渡河，出瘴川口清溪关，二百三十里至州界，又四百九十里至州（州，即西南夷也，控滇之要，扼蕃蛮之口，共八日程。州今废，又三百六十里与南诏分界，即云南国。今之四川黎州安抚司是也。

○羈縻州五十四：

罗岩州索古州秦上州合钦州剧川州辄縻州蓬州柏坡州博卢州明川州施皮州蓬矢州大渡州米川州大属州

河东州诺州甫岚州昌明州归化州象川州丛夏州和良州和都州附树州东川州上贵州滑川州北川州

古川州甫{卅}州比地州苍荣州野川州邛陈州贵林州护川州牒综州浪弥州郎郭州上钦州时蓬州俨马州

檄查州邛川州护邛州脚川州开望州上蓬州北蓬州剥重州久护州瑶剑州明昌州

雅州卢山郡，严道故地，后魏因招携离散侨立卢山郡，唐初立雅州，下都护府。今管羈縻四十六州，吐蕃生獠置五寨守之。东至邛州界八十里，西南至黎州百里，州西陆行三百六十里蛮界严罗州（卢山县西北六十里章卢山下，有石狭口，阔三丈，长二百步，俗谓之卢关，关外即生獠也），西北陆行五百七十里吐蕃栖鸡城，东陆行二百三十里涂州，西陆行二百三十里悉州，南陆行二百六十里至雪岭，北陆行九十三里翼州界，东南陆行一百六十里吐蕃旧界。今仍为雅州，直隶四州布政司。

○寨戍五：

碉门寨，在严道县界，东南至县八十里。

灵关镇寨，在卢山县界，南至县八十里。四面险峻，控带蕃界。今有土兵镇守。

荣经县寨，在本县城内，有兵马监押守戍。

鱼泉戍，在卢山县界，南至县，西四十里接邛州大井县。

琉璃戍，在卢山县界，南至县二十里。

○羈縻州四十六：

罗岩州，至州四百八十里。

当马州，至罗岩州二百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三井州，至罗岩州五里，至州四百七十五里。

来锋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名配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七里。

牟井苯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斜恭州，至罗岩州五里，至州四百七十五里。

昼重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八十八里。
罗林州，至罗岩州三里，至州四百七十七里。
笼羊州，至罗岩州一里，至州四百七十九里。
林波州，至罗岩州六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林烧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龙蓬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索古州，至罗岩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敢川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惊川州，至罗岩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祸眉州，至罗岩州七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木烛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百坡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当品州，至百坡州五十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严城州，至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二百六十里。
中川州，至百坡州五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钳矢州，至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昌磊州，至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三百六十里。
钳并州，至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林波州，至百坡州三里，至州三百七十七里。
会野州，至百坡州六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当仁州，至会野州三百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推梅州，至会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作重州，至会野州二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祸林州，至会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金林州，至会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诺祚州，至会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三恭州，至会野州五十里，至州五百八十里。
布岚州，至会野州六十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欠马州，至三恭州五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罗蓬州，至欠马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已上三十七州，并管罗岩州、会野州路。
谕川州，至州五百八十里。
让川州，至谕川州五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远南州，至让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卑庐州，至夔龙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夔龙州，至卑庐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耀川州，至金川州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金川州，至耀川州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东嘉梁州，至金川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西嘉梁州，至东嘉梁州十里，至州五百六十五里。
已上九州，并管夏阳路。

茂州汶山郡，汉武置汶山郡，梁置绳川，取桃关之路，以绳为桥，因作州。唐置茂州，又建都督府，管羁縻十七州，东至绵州四百里，西至威州二百二十里；州北陆行百五十里至翼州，又二百里至松州，又三百里至芳州；西南陆行三百七十里至涂川州；西北陆行至吐蕃栖鸡城。即今仍为茂州，属四川成都府。

○羁縻州十七：

静州，管部落四万户，去州七十五里。
恭州，管部落二万户，去州五里。
当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六十五里。
直州，管部落二百二十户，去州三十里。
时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六十里。
宕州，管部落二百七十五户，去州二十里。
涂州，管部落六十户，去州五里。
达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百五十里。
松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七十里。
飞州，管部落二万户，去州三百里。
柘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七十里。
乾州，管部落四万户，去州三百里。
悉州，管部落三百一十五户，去州二百里。
可州，管部落二万户，去州五百里。
翼州，管部落二万户，去州三百里。
向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三十里。
居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三十里。

威州维川郡，古徼外羌冉龙之地，蜀姜维、马忠讨汶山叛羌，即此地也。唐武德中，白狗羌内附，乃于姜维故城置维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阳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井底，一面临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唐时吐蕃得之，号无忧城，宣宗收复。宋以羁縻保、羁二州隶焉

，景佑初改今名。东至涂州二百三十里，西至悉州二百三十里，南至雪岭一百八十里，北至蕃界。今仍为威州，属四川成都府。

○羈縻州二：

保州雪山郡，本维州定廉县，南至吐蕃，为夷落之极塞。唐开元以来，董氏世袭刺史。

羈州静戎郡，唐天宝中，招慰生羌置郡，亦许世袭。

利州，治绵谷县，本汉中地，昔蜀王封弟苴侯，命邑曰葭萌，秦命司马错伐蜀，出剑阁，即此地。亦谓石牛道。东至阆州岐平县、集州鸡江县界三百四里，西至文州曲水县、龙州江油县、剑州剑门县界二百八十里，南至剑州剑门县、阆州苍溪县界一百六十里，北至三泉县、文州曲水县界三百二十五里，西南控巴蜀，东北接梁洋，号为要害。唐为都督府，宋为昭武军节度，置益州路兵马钤辖，治於益州。

文州阴平郡，古氏羌之地，汉开西南夷，置阴平道，属武都郡。西魏置文州。西至龙州四百里，南至阆州二百四十里，东至扶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阶州六十三里，西南陆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又二百里至松州，西北吐蕃界大恭岭一百二十里。今之陕西阶州文县是也。

龙州江油郡，汉魏以前为无人之境。邓艾伐蜀，由阴平道景谷行七百里，凿山通道，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险难。艾以毡自裹缚而下，将士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即此地。西魏建州。东至利州界三百三十里，西至松州界二百四十里，接蕃部，山谷深险，不通人行。南至绵州界八十五里，北至文州一百一十五里，西三百里至松州，西北五百里至扶州。今之四川龙安府是也。

◎梓夔路

梓州梓潼郡，汉属广汉、巴西二郡地，隋置梓州，左带潼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要。东至果州西充县界二百里，西至汉州德阳县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普州乐至县界二百三十八里，北至剑州普安县界一百六十二里。凡统五十州军，戎泸二州处边防，夔州路九州军、施黔二州、云安军居蛮徼，西尽巴，控带夷獠。唐置东川节度，夔州置团结兵戍守，与西川节度相犄角。宋合二路为一，置钤辖以下兵官，遂州夔州为治所，兼领施黔思三州，缘边诸寨将士丁义军四千三百二十七人，并隶都巡检司。庆历中，诏著迁职例，自押蕃至军头，凡七年一转资；副都头至指挥使，十年一转资；缘功者不循此例，功微者但给盐菜。义军之守边，最为健伉，习知山川道路，每蛮寇至，不计远近掩杀，官军守险策应而已。即今之四川潼川是也。

戎州南溪郡（政和四年改为叙州），古侯国也，秦惠王破滇池，通五尺道

。汉武得唐蒙理道于此，而破、夜郎，因置道。梁置州，以镇戎夷。隋移于南溪。唐置中都督府，管羁縻州三十，东至泸州三百八十里，西至羁縻武昌德州一千五百七里，南至马湖江、羁縻武昌德州界二千三百一十七里，北至荣州公井县界二百四十五里，西南至马湖江千里，又至石门镇三百里，协州四百里，至南诏国所居阳苴咩城二千三百里，置一寨控其要，即今之四川叙州府是也。

○县寨一：

南溪县寨，汉南广县地，控生獠。后周置南武戍，隋改今名。东至泸州江安县，南至沅育井监界三十五里，西至青衣江西岸界，并夷獠所居，南至泸州江安县界十五里，北至泸州江安县界二十五里。

泸州泸川郡，梁置州，取泸水为名。唐开山洞，置羁縻州十三，并属泸州都督，后又益五州，管彝人丁口十万。今东至渝州江津县界三百三里，西至戎州南溪县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纳州五百二十七里，北至昌川永州县界八十五里（我州西二十里渡江，即至纳溪口水路，自生户美人界入乌蛮路）。置寨四，控其要。真宗朝，外国叛，诏曰：泸州三月节苦瘴毒，蛮人旅拒，可量差戎兵守其要害之地，以防之。

○监县寨四：

沅育井监，西控悦江口，隋富世县地，有盐井，人获厚利，号玉女泉，故云富世。今升为监，控彝地之要冲也，水路至州九百程。监城旧无濠堑，祥符中，巡检王怀信发兵浚濠筑城，捍近界边人。东戎州百里，西悦江口，至蛮界悦州，西乌蛮界，南晏州界。

江安县，汉江阳县地，隋改今名，天禧中为戎泸资荣都巡检所，贼人惊扰，便于应援。县东南自纳州汉水至乌蛮界。

合江县，汉江符县地，晋置安乐县，周改今名。当绵水大江之口，在涪水之南。

三江寨，西北至州，陆路三日程，水路五日程。自江路入黔南，至沅育井监三十里。

乌蛮姚州，戎泸州界，唐武德后开拓山洞，置四十八州，安辑夷獠，迄今许世袭。通时贡，或巨或否，羁縻而已。隶戎州者三十，隶泸州者十八。本朝庆历中，乌蛮王得盖自言：十年弹压，人不入汉界为过，因乞州名符印。诏名姚州。即云南国之地也。

戎州羁縻州三十：

连州，在戎州西南九百二十七里，从筠州析出。

南州，在戎州西五百四十五里，从盈州析出。

德州，在戎州南五百六十四里，从志州析出。

为州，在戎州南四百九十里，从扶德州析出。

洛州，在戎州南四百二十里，从照州析出。

移州，在戎州西南五百八十七里。

照州，在戎州南三百九十六里。

筠州，在戎州南四百一十七里。

志州，在戎州西四百五十六里。

盈州，在戎州西五百五十七里。

猷州，在戎州南六百六里。

武昌州，在戎州南二千二百一十七里。

扶德州，在戎州东南四百五十七里。

播郎州，在戎州南二百八十七里，从泸州析出。

商州，在戎州西七百九十三里。

驯州，在戎州西北七百九十三里。

浪州，在戎州西一千三百四十里。

骋州，在戎州西一千三十二里。

协州，在戎州西南八百里。

靖州，在戎州西南五百一十里。

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里。

播陵州，在戎州南五百七十七里。

钳州，在戎州西南四百五十七里。

哥灵州，在戎州西南一千四百里。

切骑州，在戎州西南一千一百里。

品州，在戎州西北二千三百九十五里。

从州，在戎州西南二千六百四十二里。

可连州，在戎州南九百里。

碾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九十七里。

洵高州，在戎州南九百一十二里。

泸州羁縻州十八：

纳州，北自纳溪口，至泸州三百五十里，以施池水为界。唐仪凤中，开山洞置。天宝中，改都宁郡。乾元中，复为纳州。

薛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六十里。北洵育井监。唐仪凤中，招生獠置。天宝中改为黄池郡，乾元中复为薛州。管山口夷人丁口五万。

晏州，在泸州东南五百三十里，北洵育井监。唐与薛州同置，天宝初为罗

阳郡，乾元初为晏州，系山前，管六县夷人丁口三万。

巩州，在泸州西南六百里，西北_注育井监。唐仪凤中开山洞置，天宝初改为因忠郡，乾元初为巩州，管山后夷人丁口一万。

奉州，在泸州西南七百里，北_注育井监。唐仪凤中置，管山后夷人丁口三千。

悦州，州之东有三路，一入_注育井监，甚平易；一自峡石路至_注育井监，险隘；一自悦江口水路入泸州。管山前夷人丁口万人。

思义州，在泸州东南四百五十里，东至_注育井监，西南至戎州，南溪县界。唐天授中置，管山前夷人丁口八千。

长宁州，在泸州西南五百三十里。

能州，唐太定中置。

_注育州，在泸州西南四百五十里，唐贞观中置定_注育川县，管山前夷人丁口六百。

浙州，唐仪凤中置，理浙原县，管山前夷人丁口六百。

定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六十里，本_注育州新定县地分置，管山后夷人丁口五千。

宋州，在泸州东南三百三十里。

顺州，在泸州东南四百五十里。唐载初中置，理曲中县，管夷人丁口万人。

蓝州，在泸州东南六百里。

漆州，唐贞观中置。

高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八十里。

姚州，至_注育井监三十日程。汉武帝开西南夷，置益州部永昌郡云南，即蜀邑也。蜀诸葛亮南伐，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即此地。遂置云南郡，居弄才东川。天宝中，蛮王阁罗凤弗恭，以鲜于仲通将兵十万讨之，大为所败。韦皋镇蜀，兼云南招抚大使，册为南诏是也。厥后或臣或否，西南夷中最大者。今侨立姚州，令得尽领之。

夔州云安郡，古巴郡地也。晋置三巴都尉，绥靖蛮寇。隋立夔州总管府，州城临大江之，据三峡上游，东至归州三百四十里，西至云安军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施州界五百里，北至大宁监界六十二里。为宁江军节度，置梓州夔路兵马钤辖，以梓州为治所。置五寨，守其要。即今之四川夔州府是也。

○寨三：

茆田寨黄连寨土场寨石门隘寨支垆坪石磊寨

已上并在蜀江南岸。

施州清江郡，古巴郡之境。唐置施州，地杂夷落，土俗轻悍。今管羁縻五州，时通朝贡。置十二寨守之，管义军土丁寨将一千二百余人。东至峡州界三百一十里，西至万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高州界三百一十五里，北至夔州界一百一里，西北至夔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黔州界一百三十六里，东南至澧州界二百四十七里。又自维子岩小路至澧州慈利县界，东北陆行五百五十里至叙州，南三百四十里至高州界。

○寨十二：

宁边寨，旧名暗利，天圣中赐今名。北至州三百里，西至五路溪口，入蛮界约五十里。南至安化州蛮界。

连天寨，西至州四百五十里；东南罗大寨、松木隘、曲木隘，入溪峒懿州路；南至蛮界二十里，又三十里至顺州。

尖木寨，东北至州三百里，七日程。寨城咸平中置，初高州蛮人钞略汉界，乃置寨守之，溪峒帖息。

永宁寨，西北至州二百六十里。

静边寨，东北至州二百五十五里，七日程。南顺州，西尖木寨十五里。

施度寨，北至州二百二十五里，西南歌罗寨。

永兴寨，南控五路溪口，入天赐州界，控蛮界五路溪口。北至州二百六十里。

歌罗寨，东至施度寨十五里，西南至永兴寨，西北至州二百四十五里。

细砂寨，北至州二百八十五里。

太平寨，北至州一百三十二里。

罗大寨，在建始县界，北至县四百七十三里。

支土寨，在建始县界，北至界二百七里。

○羁縻州五

咸平中，转运使丁谓招抚蛮人，每有诚谕，并令歃血为盟，置铁柱以志其事，条制甚多。蛮酋三十人，悉补寨将。

西高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国之地，汉都尉居之。唐蒙自俯道抵江，即此地。旧名珍州，蛮酋田氏世袭，乾德中改今名。北至尖木寨五日程。祥符初，五团蛮啸聚攻高州，欲令暗利寨出兵援之，真宗以蛮夷相攻，不许。

富州，蛮酋向氏世袭刺史，天禧初，向通汉来朝，官至五溪十洞都防御使。

顺州奉化州天赐州

黔州，治彭水县，古蛮夷地，春秋庸人率庸蛮叛，即其地。秦置黔中郡，五溪蛮之西界也。五溪，谓酉辰巫武沅也。永嘉后，没入蛮夷二百五十年。

伪蜀移黔南，寄治涪州。宋理黔州，管黔内思南费溱夷播六州（东与施溪锦蒋五州隔一高岭，其西南溱高州，与泸州接境），又有羁縻州数十。其十州有名，得通朝贡，并夷獠部落，置寨三十二守之，管土军三千四百人。东至南州四百里，西至涪州界四百四十里，南至夷州界五百九十一里，北至中州二百四十三里，西北至部州界四十二里，东南至思州界二百二十里。西南行二十九日，至南宁州，接云南昆明部落。即今之重庆府彭水县是也。

黔江县管寨二十九：

白石寨，在县东一程，并兴洛、长王两寨为一寨把托。

马栏寨，在县东一程半。

白水寨，在县北四程。

佐水寨，在县东二程，并合蓬、重王两寨为一寨把托。

永安寨，在县东三程，明道中重修。

安乐寨，在县东三程。

双洪寨，在县东四程。

小村寨，在县东二程。

鹿角寨，在县东七程。

社营寨，在县东四程。

茆田寨，在县东四程。

古水寨，在县东五程。

蛮冢寨，在县东五程。

木栏寨，在县东一程。

洛水寨，在县东六程。

潜千寨，在县东七程。

虎眼寨，在县东三程。

木孔寨，在县东一程。

六保寨，在县东北三程。

相阳寨，在县东三程，祥符中重立，有寨主，以官军兼土丁守把。

土溪寨，在县东北一程。

东流寨，在县东北两程。

李昌寨，在县东北两程。

石柱寨，在县东南一程。

高望寨，在县东南一程。

石门寨，在县东南一程。

万就寨，在县东南一程。

小溪寨，在县南五程。

仆射寨，在县南二程。

○彭水县管寨三：

杂溪寨，在县东三程。

小洞野漆桥隘寨，在县东三程。

界山寨，在县东四程。

羁縻州，西南汉郡地，唐置费今庄琰播郎夷等诸州。今谓之黔内者六，羁縻者十，皆以黔州控扼之。其领郡者，或以土豪，或补以牙职，而一方恬然，此中朝规制之得也。

○黔内州六：

思、南、费、秦，以黔州牙职典州事，有租税贡奉。夷、播二州，土人世袭。

思州，隋巴东之务川县也，唐置务州，改为思州。当要路，以招慰生獠。西北至州三百五十里，管义军一千四百二十二人。

南州南川郡，本溪生獠，唐招谕以置郡，尤为高险。东至渝州，西至黔州四百里，南至秦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自龙合川路至州千里。

费州涪川郡，因费水为名。隋志曰：九丘之外有费州，是也。唐贞观中，分黔州、涪川县置州，招慰生獠。州之南即广南溪洞界。西入西南蕃路，北至州七百五十里。

溱州溱溪郡，唐初开拓南蛮，因置州，即夜郎地。东北至州五百五十里，东至州水路千一百里，西至泸州七百六十里，西南兴元府城固县界。

夷州绥阳郡，本地。荆州之外，历代不臣附，隋置夜州，唐置夷州于宁夷县，领夜郎等县，古徼外蛮夷也。

播州播川郡，即秦夜郎、且兰二郡西南隅之地。贞观中置郡于播川，东北至州八百一十里。

○羁縻州十：

充州，夜郎侯邑也。又云：八郡在夜郎之西，司马相如开之，至州百五十里。

州郡，五代志曰：之地，宜州之西，陆行四十五日程。东辰州二千四百里，南交州一千五百里，西昆明九百里，无城廓，散居村落，稻皆再熟，征战时聚。

庄州，楚威王时，庄乔将甲兵入地讨平，后置州，以庄为名。

蒋州龙溪郡，至州百里，又五十里至犍州。

犍州，东北至州百里，西南至庄州五十里，又百里至桂蒲关。

南宁州，本清溪镇，东北至黔州二十九日程；西南八日程，至罗殿王部落，接云南界地。出名马，产宝货。隋尝令史万岁讨平之。

琬州清州矩州蛮州

云安军军城，汉胸忍县地，今县西万户故城是也。有盐井之利，蛮夷杂居。

本朝始建为军。置三寨守之。东至夔州百三十里，西至万州百四十二里，南至施州二百七十里，北至大宁监四百二十六里。蜀江水路东至夔州界一十八里，西入万州界六十里。

○寨三：

思问寨，在县南二百里。

南平寨，在县南二百里。

捍文寨，在县南一百里。已上并本朝咸平中置。

●前集卷二十一

荆湖两路，皆天文张翼轸之分，春秋楚地，秦之长沙、黔中、南郡悉其境。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汉沔。其人多劲悍忿决，勇於私斗。自南郡、凌夷、卢溪、辰阳诸郡兼杂蛮夷，散处山谷，其外又有羁縻州县，岁时修贡，间侵边境，朝廷据要害戍守。凡典城领兵者，并择武干以充其任。其澧鼎辰峡潭全邵永州，仍募土丁，置寨将，与官军杂戍界上。

◎荆湖北路

江陵府南郡，《禹贡》之荆州，汉初领南蛮校尉，晋为南平郡。居江左上流，外控蛮，土地辽，至南朝，皆择重臣守之。唐初为都总管府，上元中加荆南节度，领澧鼎峡夔忠万等州；宋江陵府。其地东至复州二百二十里，东北至荆门军百九十里，西至峡州三百五十里，南至澧州二百七十里。置荆湖北路兵马都钤辖已下兵官，领鄂岳辰鼎等十三州军，以府为治所。其捍边寇者，澧鼎而下五州焉。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义军土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今之荆州府江陵县是也。

澧州天门郡，汉属荆州；吴分武陵西界立郡，曰天门；隋改为澧州。在澧水之北，与辰鼎二州并为极边，分控羁縻州数十。州境置十寨。东至岳州水路七百里，西至蛮界溪州水陆一千里，南至鼎州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辰州六百七十里，北至江陵府三百里。今之澧州，属荆州府。

寨十：伏求寨，旧寨也，东至州九十里，咸平中置。

石门县寨，汉属武陵郡，吴为天门郡，隋平陈，为石门县，咸平中置寨。

东至州百里，西南慈利寨。

慈利县寨，汉陵阳县，隋改今名，天禧中置寨。东至州水行二百四十六里，西至武口寨接黔州界十馀里，南至辰州辰阳县界二百三十里，东北灵溪寨。

灵溪寨，捍高州蛮界，咸平中置。西北慈利寨，北石门寨。

台宜寨，旧寨也，天圣中移置。东至州水路四百里，七日程。

索口寨，天禧中置，在慈利县境。东至州六日程，东北台宜寨，西南西牛寨，南澧川寨，西北安福寨。

澧川寨，祥符中置，在慈利界，正控溪洞之口，东至州九日程。

西牛寨，天禧中置，东至州十日程。

武口寨，在慈利县界，正控溪洞，与澧川寨同置。东至州十日程，西南下溪州二百三十里，西接高州茨洞界。寨城三面控武溪口。

安福寨，天禧中置，深在蛮境，控没底溪、恶石溪二水。东至州十四日程，东南索口寨，东北施州罗大寨。

鼎州武陵郡（隆兴二年升为常德府），秦使白起略取蛮夷，置黔中郡，后司马错立城，据此以扼五溪之要，有壶头山、天门山。后汉武陵蛮叛，伏波将军讨破於临沅，即此地。隋置朗州，宋改鼎州，属武陵郡。东至岳州华容县界三百五里，西至辰州辰阳县界二百四十六里，南至潭州益阳县界一百六十五里，北至澧州澧阳县界九十里，管寨四。今之常德府是也。

○寨四：

黄石寨，东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白砖寨，东南至州一百七十里。

汤口寨，东南至州二百二十里。

桃源寨，寨城本武陵县地，乾道中析其西境置寨，以兵戍之。东至州六十里。

溪洞州，在辰鼎澧三州之界，外皆盘瓠遗种，世为边寇，讨之则负固自守，事久则劳人烦费，故前代皆为兽畜之，款附则受而不逆，反叛则弃而不追。唐季承乱，遂自立州县，建为刺史。晋天福中，马希范守湖南，溪州酋彭士愁等以溪锦蒋三州归马氏，立铜柱为界。宋因而抚之，太宗时溪锦叙富四州蛮相率诣辰州，愿北内郡民，输租税，诏本道按山川地形以图来献，卒不许，此圣王深惟远览之至也；惟设溪洞诸州，赐以印绶，羁縻不绝，故屯戍之兵差减前世。今管溪洞南北两江五十六州。即今之永顺军民宣慰使司之地。

○北江州三十六：

上溪州，古灵溪郡，分辰州大乡县置。州东至辰州三百六十里，西至黔南五百里，南至锦州五百六十里。

下溪州，自澧州武口寨过生羊峡，设木梯，到马县岭，渡江至州。天禧中，知辰州钱绛领兵至城下，焚其寨栅。

忠彭州来化州南州谓州永顺州溪宁州感化州溶州彊夷州（庆历中改为宠赐州）溪监州新府州（有城郭）永州

顺州保静州吉州万州远州费州（庆历中改为天赐州，东至蒋州六百里）奉州襄州许赐州越州宁化州向化州归明州

新定州归信州保安州顺现州保富州永安州新化州远富州新赐州

○南江州二十：

富州刺史，并兼都巡检使，初因本州向通汉，上言：五溪十洞，控西南夷之地，为辰州墙壁。故加是名。天禧中，求纳土疆，不许。

懿州，湖南马希范建，以叙州潭阳县为州。古州。

叙州，秦为黔中，汉武阳地，在武水之阳。唐贞观中，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东至辰州五百三十里，南至融州一千五百里，西至古州二千一百里，北至辰州五百里。

元州鹤州（今为西高州）云州硤州黔州冲州绣州波州显州晃州

奖州卢阳郡，唐垂拱中，分麻阳县并开山洞置州。西至费州六百里，龙溪郡北锦州一百五十里。

锦州，东至辰州三百五十里，南至奖州一百五十里。唐垂拱中，分辰州，开山洞於麻阳县界，置州。北至溪州五百六十里。

保胜州允州冷州绵州。

辰州，治沅陵县，古蛮夷地，秦置黔中郡，汉曰辰阳，在辰水之阳，县西故城是也。马援征蛮壶头山，渡至临沅，即此处。唐初为辰州，寻升都督府，又为卢溪郡。在东，界置十九寨控之，守郡者兼溪洞巡检使。东至鼎州四百六十里，南至邵州界五百二十里，西南至溪州三百八十里（自石门洞缘西水行），西南至叙州三百二十里（按《皇华四达记》：二百四十里即叙州界，又一百二十里至蒋州，又二百八十里至允州，又百里至州，五十里至捷州，又五十里至庄州），北至澧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溪州百八十八里。今之辰州府是也。

○寨十九：

卢溪寨，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招谕县北卢溪口，因县城置寨。县西有武溪水，水路入蛮界。祥符中，转运司言：卢溪慢水等寨最为冲要，只以木为寨城。因请版筑。从之。旧有石洞寨，深在蛮界，不当要路，无所控扼，遂毁。有事许驰报卢南溪寨。

慢水寨，在州东二百里。

叙浦寨，汉武阳县也，因县城置寨，控叙浦江口。北至州，西南至富州界。

新兴寨，在州北百里，西北至下溪州，自深溪源水路入。

招谕寨，因县城为寨，下枕辰溪，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西麻阳县寨，东厢阳寨，南龙门寨，北豸吉獠洞。

酉溪寨，在州西七十里，西北豸吉獠洞，北卢溪界豸吉獠团至盘瓠崖。

落鹤寨，在州西北五十里，西卢溪界，入径团，又西至豸吉獠洞。

东亭寨，在州东三百里，控东亭溪口。

江口寨，西南招谕寨，南龙苇洞寨。城三面控卢溪水口，以卢溪寨主领之。

乌速寨，在州西北五十里，南乌速洞口，北落鹤寨。城在酉溪上。

黔阳寨，在州西六十里，西南酉溪堡蛮，寨城控黔溪、酉溪二口。

铜安寨，在州西南二百五十里，东富州桃溪路，西富、峡二州界。

麻阳寨，东招谕县，西北锦州。以县城为之，控马爷溪一路蛮洞。

龙门寨，在州西南二百八十四里，东大苗洞，西富州界。

骡子寨，在州西六十里，北溪州界。寨城居酉溪上。

○诗水寨

招人寨，在州东北二百五十里。

黄头寨，在州东北四十里。

金溪寨，在州西北五十里。

峡州，治夷陵县，汉属南郡，有夷陵山在西北，因以为名。控川峡水路，颇为险要，孙权时尤重，号为西门。唐武德中置州，治陆抗故垒，其地兼扼蛮獠，置八寨守之。东至江陵三百五十里，西至归州二百里，南至江陵府水路三百三十里，北至襄州五百七十里，西南至施州七百里。今之荆州府夷陵州是也。

○寨八：

新安寨，在州西南一百六十里。

长阳寨，在州西九十五里。

麻溪寨，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

汉流寨，在州西南二百二十里。

巴山寨，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长乐寨，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鱼羊寨，在州西南三百一十七里。

梅字亚寨，在州西南三百四十里。

◎荆湖南路

潭州长沙郡，古三苗国，秦置长沙郡，以统湘川，南通岭峽，控带溪洞，历代号为重镇。隋建州；唐初为都督府，寻置观察团练使，督湘中七郡；宋领武安节度。其地东至袁州界二百五十里，北至岳州二百七十里，西南至邵州四百七十里，西至鼎州三百七十里，南至衡州五百里。今置荆湖南路兵马钤辖以下兵官，州为治所，领八州监，其捍溪洞者，潭及全邵衡永道桂阳而已。凡州兵及遣兵更戍外，更领土军、弩手、义军土丁五千一百五十八人。今之长沙府是也。

○寨一：

宁乡县七星寨，在宁乡县地，控梅山洞口，太平兴国中置，以制蛮獠。

全州，治清湘县，南扼邕桂之路，晋天福中，马希范奏置州。西襟带溪洞，设峡口七寨御之，管土丁弩手四百人。咸平中，知州钱洛请招诱溪洞酋豪，真宗曰：西南蛮，惟全州一境久已安静，不必以虚名生事。不许。东至永州一百三十里，西至桂州二百五十里，西南溪洞至叙州水陆六千八百里，北至邵州三百三十里。今之全州，属桂林府。

○寨七：

全西溪洞，有栗氏率，常杀掠吏民。雍熙中置五寨御之，不能止。知州柳开遗以衣帽等物招谕，栗氏五酋长俱出听命，皆补全州上佐。作时鉴一篇，刻石诫之，至今服从。

峡口寨，在羊状洞口，东至州三十里。

香烟寨，南至禄塘寨三十五里，北至石家源五里。

羊状寨，东至峡口寨二十里，西南至小洞二十里。

磨石寨，南至桂府大通虚十五里，北至获源寨四十里。

获源寨，南至磨石寨四十里，北至峡口寨四十里。

长乌寨，南至峡口寨四十里，北至香烟寨四十五里。

禄塘寨，南至长乌寨十里，北至香烟寨三十五里。

七寨之外，又有洞源路口十六，皆夷獠出入路，尽以诸寨兵游徼，遣土丁弓弩手防扼之：

大贼源口，南至香烟寨五里，北过山岭通永州坦源寨。

石家源口，西入洞路，通邵州武岗县，南至香烟寨五里。

横溪源口，南至禄塘寨三十里，北至香烟寨五里。

紫溪源口，南至禄塘寨三十里，北至香烟寨十里。

古桃洞口，南至禄塘寨十五里，北至香烟寨二十里。

可洞口，南至长乌寨十五里，北至香烟寨三十里。

雄江源口，东至长乌寨五里，北至禄塘寨十五里。

栗村源口，南至峡口寨二十里，北至长乌寨二十里。

驿马源口，南至郭源五里，在羊状寨背山外。

郭源口，南至羊状寨三里，北至驿马源五里，在羊状寨背山外。

包源口，东北至羊状寨二十里。

高良源口，南至获源寨二十里，北至峡口寨二十里。

获源洞口，东至获源寨五里，南至耿陂源十里。

耿陂源口，南至磨石寨三里，北至获源寨十里。

西延洞口，入洞，西北至阳田黄沙镇约八十里，又大木寨约三十五里，又至官祠约二十里，并山溪路。

孤留洞口，南至桂州界十五里，北至磨石寨五里。

邵州，治邵阳县，吴分陵零郡北部立邵陵，兼置郡以理之。湘南有梅山洞，连数州界。开宝中，江左用兵，乘间寇武岗；暨宋初，抄盗不止，命将平讨，置十五寨守之，管土丁弩手一千三百二十四人。东至潭州五百三十五里，西至蛮界城州一千一十里，南至永州二百六十里，北至辰州六百五十里。即今之宝庆府是也。

○寨十五：

武岗县寨，即旧城置寨，控梅山洞口。开宝、太平兴国中，梅山洞左甲首、右甲首寇寨城，发潭州兵平之。

真田寨，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

白沙寨，在州北一百二十五里。

水竹寨，在州北一百一十五里。

界岗寨，在州东北八十里。

王堂寨，在武岗县界北，至县九十里。

罗尾寨，在武岗县界北，至县一百一十五里。

盆溪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五十里。

塘儿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六十一里。

古限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五十五里。

查木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六十五里。

新兴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五十五里。

安定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七十里。

三门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百四十里。

峡口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九十里。

永州零陵郡，战国时楚之南境。《后汉书》云：地多下湿。筑土城多坏

，编木以为城。唐初置州，去湘水八里，控溪洞之要，置三寨守之，管土丁二千六百二十人。东至桂阳监百二十里，至邵州百六十里，南至道州百五十里，北至衡州百三十里。今之永州府是也。

○寨三：

东安寨，在东安县界，去县界三十里，五代马氏置东安，宋升为县，天圣中置寨。

零陵县寨，即零陵县也，去州一百里，天圣中置。

乐山寨，在祁阳县地，名乐山镇，控扼方山、贼径路。

衡州衡阳郡，隋置，以衡山为名。东至吉州永新县界三百里，西至邵州邵阳县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桂阳监界一百九十里，北至潭州湘乡县界九十二里。蛮、侬错居山谷间，庆历中置二寨控之。今之衡州府是也。

○寨贰：

怀远寨，在常宁山中，夹控奖中白水洞蛮、侬啸聚之所，接衡、道、永三州、桂阳监界。庆历中度地形便利，山为城，又控太平、浮竹等九洞，诏以怀远为名。至衡州常宁县一日程。

泉石寨，在常宁县地，庆历中筑，地名泉水岭。山林延袤数百里，接衡、永、道、桂阳监、九疑山、衡山界。旧皆山、侬耕凿自给，近与亡命啸聚，因讨平建寨，与冷石源、大泉观村、乐山寨分控山谷之口。

道州江华郡，春秋楚地，秦汉以下或隶长沙，或入荆州，唐为道州地。与溪洞相接，东至桂阳监一百四十里，西至昭州三百一十里，南至贺州二百五十里，北至永州一百五十里。

今之永州府道州是也。

○寨

冷石源寨，在区分容冷石源。

桂阳监，汉桂阳郡（今为桂阳军），在桂阳洞之南，唐曰桂阳监，地与洞相接。东至彬州六十五里，南至连州二百三十里，西至道州一百七十里，北至衡州二百里。今之衡州府桂阳州是也。

○寨一：

水泉观寨，在平阳县地，名大泉观，扼控安乐、佛节、大泉、罗塘四山口。

○广南路

广南东西路，本荆、杨二州之域，天文牵牛婺女之分。春秋百粤地，后属楚。秦取百粤，增置南海、桂林、象郡。自汉武破灭南粤，入海得大州，分置诸郡，皆其地也。东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人性轻悍，好相剽杀

，多结讎怨。汉世，朱崖数反叛，朝议弃之。唐置五管屯兵，命使领之，故岭南经略使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一军、桂容邕安南四经略使，以重其备御。唐末，曲承美据交趾，刘隐据南海，至宋荡平之，始复被声教，迄今并建四镇以维御之。诸州自内遣戍兵外，又置澄海战兵。而儋崖万安州，地狭户少，常以琼管牙校典治。安南数郡，土壤遐僻，山海深险，尤多瘴毒，故但羁縻不绝而已。

◎广南东路

广州南海郡，古百粤也，皆蛮所居，自汉以后，入为郡县。唐为清海军节度，宋平刘侏，复建方镇，为一都会，提举十六州兵甲盗贼，控外海诸国，有市舶之利，蕃汉杂处。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东西二口，阔二百八十丈，至屯门山二百里，治鱼入海战舰。其地东南至大海四十里，东至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二十里皆水浅，日可行五十里，计二百里。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在环州国界），又南三日至陵山东（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太平兴国中，遣三将兵伐交州，由此州水路进师。置广南东路兵马钤辖，以州为治所。今之广州府是也。

◎广南西路

桂州始安郡（绍兴三年升为静江府），秦桂林郡，唐置总管府，寻为都督府，又领桂管经略军使，乾元中为桂州。东至邵州二百六十里，西至柳州四百七十里，南至蒙州三百四十六里，北至全州二百五十二里。宋为静江军节度，本路置兵马钤辖，州为治所，领二十九州。其宜融二州，西捍蛮徼；邕钦廉三州，南控交趾；雷容二州，控海路；琼州临制海外焉。今之桂林府是也。

宜州龙水郡，唐乾封中以桂管溪洞地置宜州，控、昆明等十五部，为岭南要害地。今置五寨，控守管羁縻十八州。知军州者，兼领溪洞巡检使。淳化中，以琳州为怀远军，环州、镇宁州、金城州、智州并立城寨，加兵戍守，或置以牙职焉。其地东至柳州三百里，西北至大山，无径路，西南至丹州三百里，南至芝忻州百里，北至融州罗城县界六十五里。今之庆远府是也。

○寨五：

天河寨，南至州百里，北融州安箱寨，西德谨寨，西北控安化州蛮界。

思立寨，东至州七十五里，西至环州七十五里，南怀安军，北安化州化遐镇。

普义寨，东至州一百八十五里，西富人监，北安化州。

带溪寨，东至州一百七十里，西北镇宁州，北安化州，南环州。

德谨寨，南至州百五十里，西南思立寨，西安化州。

○羈縻州十八：

州境悉蛮夷故地，西南昆明罗殿王国，北部落，其馀溪洞绵亘千馀里，风壤温湿，加之瘴疠，即其土人建立郡县，有时贡，无地租，领州者多许夷人世袭。

芝忻州，唐忻城郡地，水土最远恶，在州南一百四十二里，东至述昆州界二十里，西至紆州界二十五里，南至滨州十五里，北至龙水界五十里。

紆州，在州南二百一里，东至象州三十里，西至芝忻州界十五里，南至归恩州七十里，北至象州界六十五里。

归恩州，在州南二百五十里，东至柳州界十五里，西至紆州界二十五里，南至象州界二十五里，北至柳州界二十五里。

蕃州，在州西南四十五里，东至龙水县界一十里，西至龙水县界二十里，南至芝忻州界十五里，北至龙水县界十里。

述昆州，在州西南一百二十二里，东至龙水县三十八里，西至智州界二百里，南至富安监界三十里，北至金城州界一百一十里。

环州，唐贞观中，李洪节开拓生獠置州，以环国为名。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东至怀远军界五十二里，西至金城州界三十里，南至怀远军界六十里，北至安化军界一百馀里。

镇宁州，在州西二百二十一里，东至怀州界六十里，西至山，无路，南亦无路，西南蕃界一百里。

金城州，在州西一百六十三里，东至怀远军界二十七里，西至智州界十三里，南至述昆州界三十里，北至环州界五十里。

智州，在州西二百一十五里，东至金城州界四十二里，西至富仁监界七十五里，南至述昆州三十里，北至金城州界八里。

文州，在州西七百三十里。

兰州，在州西六百五十里。

安化州，在州西北百八十里，本抚水州，唐隶黔南，在宜州南。有四县，曰抚水、京水、多逢、古劳，保聚山险。祥符中，屡为寇钞。宋以蛮夷异类，攻剽不足以剿绝，又意其道隘险难进师，第令因而抚之。宜州言其兵过恶岭，入黄泥岭，贼依篁竹间，时出战斗，遂破之，焚其庐舍，皆面缚诣军，愿迁汉地者七百馀口，分置广西荆湖间。改为安化州，抚其馀种，令蛮人分为上中下三州。

南丹州，溪洞之别种也，与管下金州接界。宋太宗以蛮夷之俗，羈縻而已，许世袭知州莫淮<迤山>者。祥符中，因抚水蛮反，诏淮<迤山>约勒溪洞，不

从诱胁。明年，平抚水州，并以劳进秩。

泉州温泉郡，秦留郡地，今以牙职领之。西北至州百里。

思顺州，西北至州九十里，尝以蛮酋主之。

怀远州，在州西三十二里，本溪洞琳州，控龙江水口，天圣中移置。西至金城州一百三十里，南济江至述昆州六十里，东至州三十二里。

富安监，在州西南一百五十七里，本溪洞。东至述昆州十五里，西至述昆州界十五里，南至述昆州界一十里，北至述昆州界三十里。

富仁监，在州西二百九十五里，东至三宝山一里，西至文州界清水镇五里，南至智州富刀县界五里，北至南丹州白坑二里。

融州融水郡，在东南，隋始安郡之义熙县也。唐初，平萧铣，置州，控溪洞，置三寨，以兵戍之。东至柳州落容县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宜州东零县界二百里，南至柳州柳城县界一百七十九里，西北至古州水路八百里，西南至宜州三百五十五里，北至叙州一千六百里。今之柳州府融县是也。

○寨三：

安厢寨，东至州百二十里，南陆路至宜州天河寨，北陆路至安化州界。本武阳郡地，淳化中析为安厢寨，景德中置，接安化一带蛮界，东北武阳县寨。

乐善寨，即古临羊县地，东至州，西南安化州，西北控一带蛮界。

○武阳寨

邕州永宁郡，古骆越地，州北有郁江，出唐初为邕州都督府，长庆后，刺史充邕管经略使，咸通中分置岭南西道节度。本朝为建武军节度。东至横州永定县二百九十二里，水路至溪洞蛮州二百四十里，西至田州六百四十里，南至州二百八十里，北至登州二百七十里，南至交州界七百里。旧至交趾水路隘狭，巨石梗途，高骈在安南开凿，迄今舟楫无滞。东南至钦州界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恩州二百七十里。岭峽之外，土地辽广，管左右两江羁縻州县洞总三十六，南控交趾，治甲洞夷人；西至马援铜柱；南蛮界，尽西南要害之地，置四寨守之。令知州兼溪洞都巡检提举七州兵甲贼盗。

○寨四：

太平寨，在左江南岸，南控思蓝蛮洞右江地分。东至州十日程，西广源州二日程，西南门州水口，南蹲洞一日程，西北西平州，北寨西州界。

迁龙寨，控武盈洞一带蛮界，东至州四日程，西思明州，北江州，南至思州，接钦州，抵棹铺，入交趾苏州界一日程。

永平寨，东至州西南交趾甲洞丹波界、门州界，并一日程。

南平废寨，东至州西南交趾十二程，南至平州西南徼外洞蛮夷界。

○羁縻州三十：

州境跨邕州三面，分左右江，皆蛮夷所居。太平兴国中，在江十溪洞首领献款内附，因隶入邕州。其地乌许蛮之旧，最难属。朝廷得控御之策，惟城要害置屯戍，来则通之，去则备之，羁縻而已，故不为边患焉。

鹧州，南至州九日程，本溪洞监州。本朝太平兴国中，改为鹧州，今废。

思诚州，南至州八日程。

禄州，东北至州十一日程，东南至交趾苏茂州，南丹波蛮界，西甲洞蛮界，正西微南至铜柱界。端拱中，交州所管苏茂州，以乡兵五千寇禄州，击退。

武龙州，东南至州十日程。

田州，东南至州五百五十里，十一日程。东至横山寨，东南古甑洞，西北徼外罗鹅洞蛮界。

思恩州，东南至州六百里。

思陵州，东南至州九日程。

万承州，东南至州六日程。

左州，东南至州九日程。

冻州，北徼外拥鹅洞，东南至州十二日程。

笼州，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节招慰生蛮置州。南古甑洞，东南至州十日程，北门甑洞、都控洞，西罗徕洞。

波州，东南至州六日程，北寨洞、龙英洞、宁毕洞。

西平州，东南至州十二日程，东南至平故寨，西北门州水口，北至七源州，南至甲洞蛮夷界。

上冻州，南下冻州，北至武德洞，接外界广源州及铜桂界，东南至州十三日程。

武莪州，今邕州武缘县也，天宝年改为武莪州。

中州，东至州三日程。

石西州，东至州八日程。

广源州，东北至州四日程。

上恩州，东北至州四日程。

昆明州，东至州七日程。

○归恩州

思明州，东至州七日程。

○归乐州

○蕃州

○万德州

富劳州，旧田州管下。

婪凤州，旧田州管下。

功饶州，旧田州管下。

七源州，东至州十二日程，太平兴国中，率十洞首领内附，输税租，授官爵。

苏茂州，东北至州十三日。南至海，北古万洞，西北禄州，西丹波，东伏侣洞。州之间又有十七洞，一曰龙英，二曰宁毕，三曰都控，四曰门增，五曰耸洞，六曰武德，七曰罗绯，八曰武盈，九曰田古甑，十曰樽洞，十一曰凭详，十二曰万古，十三曰思蓝，十四曰伏侣，十五曰卓洞，十六曰古增，十七曰拥鹅。

交趾路，自州西南陆行，取马援路，至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禄州，又二百里至交州。天宝以前，陆行凡二十驿。一说：南渡郁江西南行，经羈縻五州至交州，约六百里安南城。西至爱州界小黄江口四百六十里，南至长州界靖江镇百五十里，西北至峰州界论江口水路百五十里，东至朱鸢界小黄江口五百五十里，北至武定江二百五十里。太平兴国中，伐交州，金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帅三将兵由邕州路进师。

钦州宁越郡，汉合浦县，梁置州，唐初置总管府，宋移治南宾县。州临涨海，又有奴洪、咄步、如昔三镇，皆濒海，与交州密迩，置兵戍守。东至严州四百里，西至州五百八十里，南大海，杨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阳镇，西南至陆州七百四十里。今之廉州府钦州是也。

○寨铺四：

咄步寨，南至州四十五里，南即咄步大口入海路，至交趾潮阳镇。兼陆路行，拒交趾管下苏茂州玉山寨，如昔浪等洞，今已废。

抵掉军铺，南即抵掉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阳。陆路掉交州管下苏茂州、永安州、玉山寨，如昔帖浪等四洞，东至如洪水口，西邕州界伏侣洞，接交州界。

如洪镇，镇城旧为寨，有戍兵，天禧中废。近交趾苏茂州界，接如洪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阳镇水路。端拱中，交趾战舰一百馀艘至镇，略居民功廩食而去。

如昔军铺，本如昔洞地，在安远县界。东北至县一百三十里，东至州，西邕州界，接交趾苏茂州。

廉州合浦郡，汉所置，吴改珠官。宋兼置临瘴郡及越州，领郡三，并治于此。时西江督护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穿土为城，威服徭獠。唐置廉州。地控海口，有瘴江，置二寨守之。东至白州百二十里，西至钦州三十里，南至大海六十里，北至钦州界百四十里，东南西南皆大海，东北白州二百六十里。今

为廉州府合浦县。

○寨二：

鹿井寨，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

叁村寨，在州东南，控宝蛤湾至海口水路，东南转海至雷州递角场。

海路州，西南边海，有谭家水口、黄标水口、藏涌水口、西阳水口、大湾水口、大亭水口，并入海之路。

雷州海康军，汉属合浦县，梁置合州，后以合淝为合州，因加南字。唐为雷州，控入海水路。东至海三十里，西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化州一百陆拾里。

今为雷州府海康县地。

海路，从海州东北陆行二十五里抵谭源，泛海至罗场，接吴州县通江水，从吴川上水至化州三日程，自化州下水至海口四日程，从州东至海三十里，渡小海抵化州界，地名冈州，入思广州，通江浙福建等路。从州东南陆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诸蕃国。从州南陆行一百七十四里至递角场，抵南海，即琼州对岸，泛海一程可至琼州。从州西陆行一百五十里，泛海水路至安南诸蕃国。从州西北陆行至成月驿两程，至化州吴川县界。旧从康渌场陆行，至旧廉州六里，有海涌，共六处水口。

容州普宁郡，古越地，宋南流郡。唐平萧铣，置铜州，寻改容州，置经路军使，兵千人。鬼门关距州南五十里，往交趾海路由此。宋为宁远军节度，管一路九州兵甲贼盗。东至藤州一百二十里，西至郁林州七十七里，北至龚州九十九里，南至南仪州五十八里。今之梧州府容县是也。

琼州琼山郡，海中之洲也，其地方千里，编户泊黎人所居。汉武帝置朱崖、儋耳二郡，尽其境。元帝纳贾捐之议，弃之。唐宪宗朝，琼管六州六十二洞归顺，复置刺史治之。今知州兼琼管一路转运使及兵甲盗贼事。东至海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儋川一百八十里，南至万安州界七日程，北至海一十里。今为琼州府琼山县地。

黎洞，杂琼管旧地，在大海南，北对雷州岸，泛海一月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今澹崖万安皆以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行径者为生黎，亦时与郡人互市焉。

论曰：蛮夷诸种，惟其内属之国，则皆列为郡县，有酋长颇同齐人，其余类无君长，随溪谷群处，有采捕而无赋役，则曰莫徭；错居山谷间者，则曰夷人、獠人、黎人；濒海而居者，则曰户，其名不可胜纪，皆依帖岩险，居篁竹之间，凿山火种，杂射猎为食。然天性喜寇盗，稍穷则相攻夺，甚则至侵犯边民。祥符中，万安州言黎洞人互相杀仇，巡检使臣深入诛捕，王卒有战伤者。

真宗曰：朕累有宣谕，蛮夷相攻，止令和断，不得擅发兵甲，致其不宁，常令禁止之。盖圣王之爱民也，不以不居之地、不教之俗，反劳弊中国之众也。是以前代遇四夷，率羁縻而不属，其反覆者备之而已，不讨其罪；其侵轶者驱之而已，不报其怨。先帝戒吏，正谓此焉，苟谨守勿生事，则边患亦鲜矣。凡湖湘夔峡三路边州，义军土丁三万九百八十人以守诸寨，命土人总领，以代王师之戍者，不给赋役，不资馈饷，习其风土，故罕婴瘴毒；知其溪谷，故可制狡狴，仍置都挥使、寨将指挥使、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副都头、以下戎级，以部勒之，有分番代更之制，有叙功迁补之例，施之裔夷，正得御策。其广南及戎泸雅三路，不置，故不书。

●前集卷二十二

◎北蕃地理

契丹，其先与奚异种同类，俱为慕容氏所破，窜于松漠之地，后居黄龙之北辽泽间。辽泽去榆关一千一百里，榆关去幽州七百里，其地南接海，东际辽河，西包冷陁，北界松陁，山川东西三千里。唐置契丹王兼松漠府都督。光启中，中原多故，北边无备，其王钦德稍蚕食，达靺、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寝盛。天末，遂〈冗辱〉号。钦德政衰，别部酋长阿保机强大，乃攻渤海扶馀城下之，徙其人而尽有其他，又陷中国平、营二州。石晋有国，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赂之。周世宗复收瀛、莫，宋陷易州，后契丹尽有奚、达靺、室韦、渤海扶馀及中国十八州之地。其振武丰州，旧在胡中，而中国置吏领之，寻亦陷。其国东南界新罗熟女真，东际生女真，东北控黑水，西抵夏国，西南距河东岢岚、火山、宁化军、代忻并州，南滨真定州西山界，泊保雄；食州东南泛海至京东登、莱州。

◎燕京州军十二

中原旧地，幽州，古冀北之地，舜置幽州，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楼烦白檀，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州。唐置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理幽州。自石晋割赂戎主，建为南京，又改燕京，东至符家口三百九十里，正东微北至松亭关四百五十里，西至牛山口百里，正西微北至居庸关一百二十里，东北至中京，出北门，过古长城，至望京，四十里。又过温馀河大夏坡五十里至顺州。东北过白峪河七十里至檀州，自此渐入山，五十里至金沟淀。入山诘曲，无复里堠。过朝鲜河九十里，至古北河口，两旁峻崖，有路，仅容车轨。八十里至新馆，过雕窠岭四十里至卧如来馆，又七十里至柳馆，过松亭岭七十里至丁造部落。又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又九十里至铁浆馆。自

北至山七十里至富谷馆，又八十里至通天馆，又二十里至中京。南至雄州，出南门渡卢孤河六十里至良乡县，又过刘李河、范水、涿水至涿州六十里，又七十里至新城县，又四十里至白沟河，渡河至雄州。

◎关口

幽川，四面平川，无险阻可恃，惟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可设兵屯置堡寨。唐范阳节度之地，古北口、松亭关、野狐门等路并立保障，至今古垒基堞尚存。有入番之路十数。

大林口，幽州正南，东至盐泊，北至涿州石城县，西北至苻家口山路。

待家口，幽州正东三百四十里，正东至滦河，即滦州，北至平州山。口之西属幽州，东属平州。

松亭关，关东北五里至滦河关城，自幽州东趋营平路，甚平坦，自古匈奴犯边，多由此路。幽州东北四百八十里，北趋泽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西至平川蓟州，有柜安、燕氏二山口，通车马。

古北口，幽州正东二百七十里，在今密云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两旁陡峻，中路仅容一车，下有涧，巨石磊鬼，凡四十五里。本范阳防扼奚契丹之所，最为隘束。

得胜口，山口在幽州正北，山口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南至檀州，北至北安州。

宋王口，幽州北一百二十里，居宋王山，口之地属山后。

曹王口，幽州微北一百二十里，居曹王山之北，属山后。

居庸关，幽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在今顺天府北，两山夹峙，一水旁流，关跨南北四十里，悬崖峭壁，最为要险，一路西至妫州，一路北至儒州。

牛山口，在幽州西。

紫荆岭口，幽州西南二百里，岭口之南属易州，北即山后蔚州界。

◎幽州四面州军

涿州，古涿鹿之野，轩辕皇帝战蚩尤之地。汉高祖置涿郡，隋炀帝伐辽，开永济渠二千里，泛龙舟，通涿郡，是也。新城即古督尤亭之地。州之北有涿水、范水、刘李河入幽州界，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东北至水一百二十里。

○关一：

祁沟关，东北至涿州四十里，西北至易州六十里。

蓟州渔阳郡，隋置总管府，唐开元中分渔阳玉田县置州。东至平州三百里，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南至海口百八十里，北至废长城塞二百二十里，东南至平州一百八十里，东北至卢龙戍一百里，西北至檀州二百七十里。

檀州，治密云县，汉李广弭节白檀是也。隋置州，为燕之边陲障塞。唐置

威武军。东至蓟州二百一十里，西至幽州界，北长城四十五里，南至幽州五十五里，东北至长城障塞百里，西北至妫州二百五十里。

顺州，治怀柔县，唐开元中置。东至蓟州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十里，东北至檀州八十里。

平塞军，在涿州西南，北至易州四十里，南至广信军四十里。

易州，汉涿郡固安县地，隋为上谷郡，唐武德中平窦建德，改为易州。石晋割赂北虏，寻为定武军节度孙行友袭取之，雍熙中再陷。有驳牛山、五回岭、易水、徐水，东牛栏二寨，南至莫州百八十里，广信军七十里；东北至幽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紫荆岭一百里，趋飞狐口，至蔚州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定州百四十七里。

滦州，治义丰县。唐末，刘守光据州叛。暴虐尤甚，营平之地於中国南为海隔，其民不得已归於北虏。会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师三都，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县邑犹不改望都、安喜之名，东北滦河（按贾耽所说，自蓟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至盐城守地，又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西至石城九十里，南至海二百一十里，北至平州四十里。

辽州，古辽西北之地，临渝关在州东北五里。先是平渤海，迁其民置州以居之，仍名其邑曰迁民。东至来州七十里，西至闰州四十里，南至海州三十里，北至利州四百五十里。

润州，卢龙塞，东北接辽东泽，唐光启中，契丹有营平之地，因渤海之叛，既讨平，迁其部落，置州以居之，取润水为名。东至辽州四十里，西至渝关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

平川卢龙郡，汉属辽西郡，《三国志》曹公北伐乌丸，田畴从卢龙道引军，塹山堙谷五百里，登白狼山，即此路。隋置北平郡，有长城、临渝宫、碣石，有玄水、卢水、沮水、润水、龙鲜水、滦河，又有黄洛水，今有羊洛城。西至冀州三百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上谷口八十里，东北至渝关守捉百九十里，西北至卢龙塞二百里。

北安州，后魏置安州，筑城在幽州之北，正当松漠之地。契丹建为北安州，墨斗岭、牛山、会仙石、栾河、柳河皆在其境。东北至中京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二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北至柳河五十里。

招延州，置州，以渤海部落居之。东至小凌河，西南至幽州四百五十里，南至润州界，北至泽州。

以上并幽州四面州军。

◎西京州军十一

云州云中郡，平城、白登山、单于台并在其境。唐置大同军，雍熙中，王

师北伐，潘美、杨业并出云应路，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乾河，会曹彬班师，遂不克守，迁四州民于内地。今契丹伪号西京。东取妫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正西微北至单于都护府三百里，西南至代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长城蕃界三百里，西南至并州七百里，西北至黑山七百里，东北至阳河曲蕃一百四十里。

◎云州四面诸州

妫州妫州郡，唐初置北燕州，贞观中改妫州，取城中妫水为名，涿鹿山、磨笄山、版泉在焉。石晋割赂契丹，周世宗时，戎主避归周之名，改为可汗州。东北至儒州二百里，西南至蔚州二百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二百里，西南至代州四百二十里，东北至美女关百里。北至张说筑长城九十里。

御夷镇，后魏筑长城，今契丹改为望云县。按《皇华四达记》：妫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广边镇，一名白城，又东北五十里至赤城，又北七十里至镇城。陁山在镇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处，今曰炭山。

蔚州安边郡，有胡卢河，即《周礼》并州沔夷川也。汉塞飞狐之口，言其隘也。有松子口，即古之松陁岭也。宋田重进将兵北征，牙将李存璋与契丹酋帅率夷民空壁来降，重进无一兵一矢之损，会幽陵不守，弃之。东至易州三百二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西至代州四百六十里（贾耽曰：西行二百九十里至灵丘县，又二百里至代州），南至真定府五百里，北至天城军百八十里，东南至幽州五百里，西南至乱柳关九十里。

朔州，汉马邑城，唐初置州。西北四百二十里即单于台，东北四十里至白登山，桑乾河、参合陂并在其境。宋雍熙中，王师北伐围城，节度副使赵希贤以城降，会曹彬班师，寻弃之。东至蔚州四百里，西至黄河，南至南界草城川口四十里，川口至岢岚军三十里，北至应州二百里，东南至火山军界六十里，西南至神武县，自县至南界宁化军二十五里，西北至雪山百六十里，与岢岚军分界。

新州，治永兴县，后唐同光中升为威塞军节度，以妫儒武三州隶之，契丹改为奉圣州。东即桑乾河源所出，东至妫川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三百里，西南至蔚州百里，南至云州四百里。

儒州，治缙山县，唐隶河北道，不知创州之由。东至望云县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至新州百二十里，西南至云州九十里，西北至九十九泉。

武州，治文德县，旧曰毅州，长兴中改为武州，地有武川。石晋割赂胡中，改为归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

应州，泊金城县，后唐天成中建为彰国军节度，以寰州隶焉。宋雍熙中，潘美乘云朔之捷，兵至城下，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东至云州二百里，西至

黄河，南至朔州二百里，北至浑源县八十里。

寰州，治寰清县。宋雍熙中，大将潘美北伐，出雁门西陉路，与虜遇，力战至城下，州将赵彦辛以城降，会幽陵不守，弃之。

振武军单于府，阴山之阳，黄河之北，汉遣因捍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唐为振武节度，治东受降城，善阳岭、燕然山、李陵台、窆宪铭在焉。东南至幽州一千二百里，南至朔州三百五十里，北至黑沙磧石口七百里。

安北都护府，唐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先诣祠祭酹，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张仁愿乘虚取之，河北筑城三所，以拂云祠为中受降城，与东西两城相应，皆据津济。开元中，丰胜二州界置都护府。东南至东受降城二百里，西南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阴山八千里，西北至磧石口三百里。

故丰州九原郡，隋开皇中置丰州。又云：唐贞观中，平突厥置州。天宝中，於木刺山置横塞军，寻改为天德军，郭子仪为之使，仍兼九原太守，以归附之众置都护府，惟领蕃兵。西受降城在州北河外九十里。

◎戎狄旧地

中京，旧鲜卑之地，在饶乐府西南，本奚王国牙帐之地。奚部落南距古北口，北距汉水，东即营州千馀里，皆其境土，后为契丹所并。景德中，虜王筑宫室城垣，建为中京，伪号大定府。东至营州界青山岭一百七十里，西即山后儒州界，东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百里（一路由松亭关，一路古北口），北至上京六百九十里，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宫室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又七十里至崇信馆，又九十里至广宁馆，又五十里至姚寨馆，又五十里至咸宁馆，又三十里渡汉石桥，旁有饶乐州，盖唐常於契丹置饶乐府，又五十里至保和馆，又七十里渡黑水河至宣化馆，又五十里至长秦馆，西二十里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上京，东微北至木叶山五百一十里。

◎中京四面诸州

泽州，松亭关北，辽泽之地。东至利州百里，北至中京百里，西至北安州二百里，南至平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松亭关二百里。

渝州，隋临渝宫之地，北控营平，历代置关戍守，今陷胡中置州，东至北海州，西北至中京百七十里，西至招延州四十里。

黔州，虜王耶律德光初置，东北至望海峰五十里，东至显州五十里，东南至梁家务六十里，北至闾山县六十里。

来州，号归德军，女真国五部落相率来降，胡中因建州以居之。东至隰州七十里，西至辽州七十里，南至大海四十里，北至建州三百五十里。

利州，虜承天后所建，东至建州百二十里，东北至建州百一十里，西南至

兰州六十里，南小凌河路至平州五十里，西北至中京百五十里。

建州，胡中地，今号保静军节度，本辽西之地，德光立为州。嗣王即位（契丹号穆宗）三关之地复为周世宗所取，时江南诸国欲牵制中原，遣使赍金币泛海至契丹国，乞出师南牧，卒不能用其谋，入蕃人使舟楫水师悉留之，建州、双州、霸州并置营居之，号通吴军。东南至器仗山三十里，东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

兴中府，营州地，汉末乌桓鲜卑所居，唐平卢军节度使泊所，今号兴中府。东至辽河三百里，西至中京三百里，西南至建州六十里，北至湟水四百里（旧契丹界），西北至松陞岭百里，东南至安东都护府二百七十里，号平壤城，东北至白川州七十里。

新州，本契丹国之地，东至徽州二百里，北至永州三百七十里，西至惠州百三十里，南至霸州三百里。

白川州，筑城在辽泽之中，东距医巫闾山，西至营州地。宜桑柘，民知织之利，岁奉中国币帛，多书白川州税户所输云。东至黔州七十里，西至中京四百三十里，东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宜州，按《皇华四达记》：营州东北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守捉，渡辽州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约五百里。今以契丹地图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

东京，即安东都护治所，州城即古之燕郡城是也。本辽之西地，汉魏间乌桓鲜卑所据，在营州之东，契丹置崇仪军节度。旧有江南水军，号通吴军，置营居之。东至医巫闾山，西至霸州二百里，南至锦州九十里。

北白川州，辽州辽隧县故地，宋天禧中契丹建为州，仍曰始平军。东至乾州百二十里，西北至宜州四十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北至医巫闾山八十里。

海北州，古城也，在辽河之西，沧海之北，阿保机建为州。东至锦州八十里，南至海百二十里，西北至中京五百三十里。

晖州，胡中呼为晖州、禄州、穆州，并曰于越王城。耶律逊宁者，虏中大将也，蕃语谓之越王，不知创立之因。东至宗州，西至紫蒙川，南至酒糟河，北至潢水。

禄州，东至曼头山，西南至晖州，北至梦送河。

穆州，东至医巫闾山，西至中京四百里，南至医巫闾山寨，北至酒糟河。

恩州，德光所建，本乌桓旧地。南至中京六十里，西至马孟山六十里，西北至曼头山三十里，山北至宜坤州五十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北至高州百二十里。

惠州，阿保机所建，在鲜卑之地。宋景德中，初契丹入寇河北，德清军失守，俘虏人民於此，置城居之。城方二里，至低小，城内有瓦舍仓廩，人多汉服。东至新州百三十里，西南至中京百二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至汉水石桥，至高州百五十里。

高州，契丹收新罗诸国俘虏人民，置州以居之，仍置倚郭一县，以三韩为名。南至中京百四十里，东南至恩州五十里，西北至饶州六十里。

东京，辽东安市城也。城之东即大辽河，城之西即小辽河。秦属辽东郡，汉属幽州，唐太宗平高丽，因名所幸山为驻蹕山，山在东北。后为渤海国，契丹建为辽州，得其地为东京。岩州在其东，即李所平白岩州也。《皇华四达记》曰：自安东府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约六百里，西北至建安城约三百里，正南微东至鸭绿江北泊约七百里。今以契丹地形图参校，惟达安城不知处所，其他地形远近率同也。东至熟女真界约五百里，西至辽河百五十里，又八百八十里至中京，西六十里至鹤柱馆，又九十里至辽水馆，又七十里至闾山馆，在医巫闾山中，又九十里至独山馆，又六十里至唐叶馆，又五十里至乾州；微北六十里至杨家寨馆，又五十里至辽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馆，在牛心山北中，又六十里至霸州，又七十里至建安馆，又五十里至富水、会安至中京三驿程，各去七十里；南至平州五十里，自平州至幽州五百五十里；北至沈州百二十里；东南至鸭绿水九百里；西南至锦州四百里；东北至黄龙府七百里；西北至显州三百里。

◎东京四面诸州

沈州，德光所建，仍曰昭德军，契丹旧地也。东至大辽水，水东即女真界，西南至东京百三十里，北至双州八十里。

韩州，在三韩之地，本州海西北边之邑，旧有三州，契丹并为韩州。东北至生女真界，西北至惠州九十里，西至辽河六十里，南至通八十里。

同州，阿保机所建，仍曰镇安军，契丹旧地。东至生女真界，西南至东京二百里，西北至双州七十里，东北至集州七十里。

耀州，地控新罗界，胡中要害之地。东至鸭绿江女真界，西至大辽，南至石城，北至东京百五十里。

信州，唐天后时置州，以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明年迁于青山州安置。今契丹建为彰胜军。东南北三面至生女真界各三十里，西至逆流河七十里，东南至长春州百二十里，北至黑水河三十里，地有黄龙县（古渤海国之地，今虏中号黄龙府，自云高祖射黄龙之所，夸词也）。

银州，阿保机所建，女真国旧地。东至逆流河五里，入生女真界，西至双州七十里，南至东京三百里，北至渤海州六十里。

双州，契丹号保安军，有通吴军营垒。东至逆流河二里，入生女真界，西至辽州七十里，南至沈州七十里，北至渝州百二十里。

贵州，古城，方二十里，曹魏时公孙康所据城也，汉乐浪等地。东南北皆生女真界，西至沈州八十里。

显州，本渤海国，按《皇华四达记》：唐天宝以前，渤海国所都显州，后为契丹所并。又有集康二州，并拨属本州。东至辽州九十里，又三百九十里至东京，西至宜州百二十里，南至乾州七里，北至医巫闾山。

乾州，在医巫闾山之南，古辽泽之地，虜主景宗陵寝在焉，今置广德军节度兼山陵都部署。东至显州八里，西南至银冶寨二十五里，西至辽州六十里，北至兔儿桥四十里。

宗州，在石熊山之阳，管熊山一县，古辽东之地。东至辽水，南至显州一百里，北至潢水。

岩州，本高丽所据之地，唐太宗伐辽，师次白岩城下，因建为岩州。今契丹置兵屯守，州名不改。东至女真界百九十里，东南至东京五十里，南至集州，北至云山县。

开州，渤海古城也，虜主东讨新罗国，都其城要害，建为州，仍曰开远军。西至来远城百二十里，西南至吉州七十里，东南至石城六十里。

来远城，虜中庚戌年讨新罗国，得要害地，筑城以守之，即中国大中祥符三年也。东至新罗兴化镇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西至保州四十里。

保州，渤海古城，东控鸭绿江新罗国界，仍置榷场，通互市之利。东南至宣化军四十里，南至海五十里，北至大陵河二十里。

吉州，三韩古城也，契丹置兵防控新罗诸国。东至石城，西南至鸭绿江，东至大监州百里，西至海。

盐州，三韩之地，旧有城邑，置兵防制新罗诸国；又有小盐州，相去八十里。东至保州，西至海，南即海，北至小盐州。

锦州，辽西之地，南至大海，北距柳城，阿保机建为州，今号临海军。东至显州二百里，西南至严州百七十里，南至大海三十里，北至宜州百二十里。

严州，柳城之南，古辽西之地，阿保机建为州。东至锦州百七十里，南至海四十里，北至霸州二十里。

隰州，虜主隆绪建为州。东至海二百里，西至来州八十里，南至海五里，北至建州三百三十里。

上京，潢水之北，东际辽河，西包冷陁，南与奚人部落相接，距幽州一千七百里。本鲜卑之地，君长姓大贺氏，有八部，唐贞观中，诸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府以居之，赐姓李氏，兼松漠都督。至阿保机，始私立年号，称大辽国

，建所居部落为西楼，有楼数间而已。后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邑屋门皆东向，如军帐之法。至德光，建为上京，置临潢府。东至潢水二百一十里，西南至饶州三百里，西至盐泊八百里。

◎上京四面诸州

长春州，契丹国旧地，仍曰韶阳军，亦为罪谴者配隶之所。北至黄龙府百里，东北至龙化州四百里，南至徽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百里，西北至上京二百里。

永州，在木叶山之阳，潢水之北，契丹国旧地也。一路西北至韩泥二百里，一路西北至上京三百里。

乌州，本契丹国旧地，为乌素部畜牧之所，今建为州。惠南至群鹿二十里，东北至遂州七十里，北至鸭子河三十里。

龙化州，州在木叶山东千里，阿保机始置四楼，此即东楼也。会病卒，葬于西南山，即今祖州也。以所卒之地置州，曰龙化，即此州也。东至泉州二十里，西至降圣州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十里，南至遂州二百里，北至梦送河五十里。

降圣州，契丹国旧地，东至辽河，西至野狐山，东南至晖州三十里，南至平顶山，北至龙化州五十里。

宜坤州，契丹为启圣军节度，即应天太后所主地也。东至长泊十五里，西南至上京二百里，北至踏弩河二千里，河北至大水泊五十里。

祖州，阿保机既创西楼，又于西南筑一城以贮汉人，今名祖州，在唐置饶乐府西北祖山之阳，因为州名，阿保机葬所也，今号天进军。南至饶州百八十里，北至上京四十里。

怀州，契丹号奉陵军，州将兼少陵都部署，即虜主德光葬所也。东南至中京三百五十里，西至平地松林四十里，北至潢河十里，河北至上京百五十里，西北至达靺国三百里。

庆州，契丹旧号黑河州，置州在黑山之阳，北至黑山三十里，即虜主隆绪所生也，近年改为庆州。东自金河馆至曼头山，西鞑靺国界，南至潢水二十里，北至室韦国七百里，东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

饶州，唐建饶乐府都督，以处奚人部落。契丹建为饶州，在潢水之北石桥旁，以渤海人居之。西南至平地松林百里，南至中京五百里，北至它河十里，东北至上京三十里，西北至祖州七十里。

通州，夫馀国，在高勾丽北，本貊之地，其国长城之北，西与鲜卑接，地方二千里，后为渤海国。阿保机平之，为东丹王国，今改为通州，仍名曰夫馀府。

◎蕃界有名山川

阴北，东南至云州六百里。秦始皇平天下，北却贼兵，筑长城，渡涿河，以阴山为塞是也。前汉侯应曰：北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理作弓矢，常出幽州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斥夺此地，然后边境少安。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周隋间，突厥复治焉。

炭山，本匈奴避暑之处，地多丰草，掘丈馀即有坚冰。贾耽所说：妫州西北八百里至陁山，即奚契丹避暑之处。唐史载契丹之地，西至冷陁是也。今胡中目为炭山，近更名{霍又}山。自幽州西北路清河馆，即居宝关雕巢馆，赤城口始有居人，望云县、受赐川凡十日程至炭山。

木叶山，本阿保机葬处，又云祭天之所。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将至山三十里，始有居人瓦舍僧居。又历荆榛枯草，复渡土河，始至焉。初阿保机强盛，于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山北置楼，谓之北楼；大部落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西至上京三百里，南至中京五百一十里。

长白山，在女真故会宁府南六十里，横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鸟兽尽白，故名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

曼头山，羌戎之地有曼头山，在甘肃州界；今北土亦有曼头山。南距潢水，本契丹之地，虜主避暑之处，今更名大安山。渡踏弩河，北至大水泊，南至小东京，东至宜神州，西至木叶山。

鲜卑山，柳城县，秦汉时鲜卑所保。

医巫闾山，《周礼》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山，其川曰奚养，即辽东山也。唐筑巫闾守捉城，契丹改为闾州，又置乾州、显州，在山之南，二州相去七里。

首阳山，古孤竹国之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饿死首阳山之下，即此山也。

碣石山，地里志：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汉武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大。石如柱形，世名天桥柱。

十三山，北医巫闾山，南距大海，东至东京，西小辽水。

狼山，北黑山，东祖州。

驻蹕山，在东京之东，唐太宗驻蹕之所。

墨叫岭，亦名庆云岭，在得胜岭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军，使御捍奚界。

鸭绿水，高丽国西，源出白山，水色似鸭头，去辽东五百里。高丽之中也

，此水最大，波澜清澈，恃之以为天堑，水阔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水东南二十里分界，至新罗国兴化镇；自黄土岩二十里西北至东京八百五十里，南至海六十里。

辽水，在汉乐浪玄荒之地，东西四百八十里。《水经》云：大辽水源出国西南山，南流会白枪水，至安市城。今号东京小辽水，源出辽山西南。流与天梁水会，在国西也。

潢水，出西北塞外，不知发源之所，水北即紫蒙川，有石桥，本契丹国旧地。

蹈弩河，源出木叶山，东流入鸭子河，在曼头山北。

易水，源出涿郡故安县，东流过武遂、西山、范阳、容城。

桑乾河，湿水源出雁门，东流与桑乾水会。马邑川水，出马邑西，东流至易州、幽州东南隅，东入于海。

巨马河，出代州郡广昌县漆山，即漆水也，有二源，俱出深山，过容城北，东入于海。

白马淀，秦起塞，西自临洮，北临沙漠，即此也。

金河泊，唐开元中胜州置阳寿县，后改名金河，今属振武。隋大业中，炀帝亲巡，溯金河而东，北幸突厥启民帐是也。泊东西二十里，周围十里，上承紫河汉蒙水西流入河。

长泊，周围二百里，泊多野鹅鸭，戎主射猎之所。道出中京之北四日程，经榆林馆、饥鸟馆、香山子馆，南北即长泊。北至上京八百里。西至宜坤州十五里。

九十九泉，《水经》曰：阻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海之上源也。后魏多住九十九泉，虜主每南牧，多聚谋，即此。南至云州，北至炭山。

鸳鸯泊，在狗泊西、盐泊东北，西南至幽州千三百里，南儒州佛峪岭，至泊八百里。东南妨州枪竿岭，至泊千里。

清泉淀，幽州西北清河馆，至清泉淀三日程。

尼姑河，《水经》曰：姑河从塞外来，一曰姑水。出御夷镇北九十里，过鱼阳，南与温馀水合为姑河。今号尼姑海口。

大盐泊，周围三百里，东至上京一千五百里，契丹中更名广济湖，虜中呼为糜到斯袅。滦州东南亦有大盐泊、小盐泊，南接汉界。

小盐泊，周围百里，东至上京二千里，契丹更名惠民湖。落黎泊，东至炭山，西至盐泊，南至退军部落，北至狗泊。

大水泊，周围三百里，至上京五百里，南至幽州千三百里，虜中呼为撒得

裒。一在曼头山北，西至水叶山，东至鸭子河。

鸭子河，在大水泊之东，黄龙府之西，是雁鸣生育之处。放马泊，番子中呼为招讨放马泊，在天德之北。

轩车泊，周围三十馀里，南中京，北上京。

驴驹儿河，源出塞外，在契丹国西北，契丹命齐王妃与撻览捍达靺，即此也。

狗泊，西鸳鸯泊，北达靺国界，东南炭山。

平地松林，东至怀州四十里，西南至幽州十七百里。

紫蒙川，秦制三十六郡，北沙漠，即紫蒙北白马淀是也。伪燕慕容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元康中定都大棘城，在大漠之南。唐营州节度张守破契丹，出师次于紫川，大阅军实。

◎奚、渤海、女真（始末附见）

奚，本匈奴别种，牙帐在东湖之地，酋长号王，唐制兼饶乐府都督，居阴凉州。东至营州五百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古北口之北。天初，契丹渐盛，遂受制焉。或徙居于妫州，依山而居之，有东西奚之号。今契丹尽取奚之故地。

渤海，夫馀之别种，本貊之地，其国西与鲜卑接，地方三千里。唐平高丽，就平壤城置安东都护府统之。万岁道天中，契丹攻陷营州，酋人反，据辽东，分王高丽之地，渤海因保挹娄故地，中宗封为渤海郡王，兼汴州都督。天成初，契丹阿保机兵力雄盛，东北诸蕃多臣属之，以渤海土地相接，有吞并之志，攻其国夫馀城下之，立长子突欲为东丹王，领兵守之。

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契丹谓之虜真。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后有首领三十，分领其种。地多良马。宋初，来贡方物。建隆中，诏登州沙门岛人户，置舟楫济度女真马来往。淳化中，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百里，置三城，以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今附契丹者，为熟女真。置一十八州：耀州、宾州、海州、铜州、教州、崇州、兴州、荊州、荷州、朝州、卢州、宾州、邮州、铁州、定理州、怀北州、麓州、广州。居于东京三面，皆侨立州立名，民籍每州千户至百户，馀依山林。不服从者，谓之生女真。

●后集卷一

◎上兵伐谋

前汉韩信击败楚将龙且，遂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

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日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后蹶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召其兵使击楚。

高帝时，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儒子耳。”高帝默然。以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王曰：“不能过也。”平曰：“陛下恃用兵有能敌韩信者乎？”王曰：“莫及也。”平曰：“窃为陛下危之。”王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预具武士，见信即执缚之。

唐冯行袭，武当人。僖宗在蜀，有贼首孙喜者，聚徒数千人欲入武当。刺史吕焯惶骇，无营。行袭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迎喜，谓喜曰：“郡人今得良牧，众心归矣，但缘兵多，民惧虏掠，若驻军江北，领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导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军吏迎谒，伏甲奋起，行袭击喜仆地，拔剑斩之，其党尽殪。贼众在江北者，悉奔溃。

本朝夏帅赵保忠叛逆，命李继隆率师问罪，秦翰监护其军。次延州，翰虑保忠遁逸，即乘驿先往，矫诏安抚，以绥其阴谋。王师至，翰又讽保忠以地主之礼郊迎，因并驱而出，保忠遂就擒。

◎不战屈人之师

前汉七国反，周亚夫为太尉击之，因谓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楚方攻梁，梁急求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不出，使轻骑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饥，方引而去。

后汉王霸讨周建、苏茂，既战归营，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曰：“茂已破，今易击。”霸曰：“不然，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挑战以缴一时之势。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茂不得战，乃引还。

魏扬州刺史毋丘俭反，文钦在外为游兵，司马宣王自将兵五六万渡淮进讨之，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胡遵督青、徐军出谯、宋，绝其

归路，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皆坚壁勿战。俭、钦进不得斗，退恐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弃众宵遁，追俭斩之。

蜀将姜维依麴山筑二城，聚羌胡等寇逼魏诸城，魏雍州刺史陈泰与郭淮谋所以御之。泰曰：“麴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围而取之，可不血刃拔其城。虽有救，山道险阻，非行兵之地。”淮进兵讨之，维果来救，自牛头山。泰曰：“兵法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今绝牛头，维无返路，我之禽也。”欲坚垒不战，绝维归路，维遁去。

◎用间

春秋时，楚师伐宋，九月不服。将去宋，楚大夫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楚子从之（筑室于宋，分兵归田，示无去志。王听其言）。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因以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自通矣）。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宁以国毙，不从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若不因间谍，无由得入楚军）。

春秋时，楚子反命军吏察夷伤（夷，亦伤也），补卒乘（补，善也），缮甲兵（缮，治也），展军驾（展，陈也），鸡鸣而食，惟命是听（复欲战）。晋人患之，苗贲皇彘旬曰：“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申，重也），明日复战。”乃逸楚囚。王闻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醉而不能见（谷阳子反，内臣）。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战国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期曰：“胡可伐。”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不备。袭胡，取之。

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田单东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为将军，以即墨拒燕。顷之，燕昭王卒，惠王与乐毅有隙。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惟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乐毅因归赵。单又宣言曰：“吾惟惧燕军之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剿，皆怒，坚守，惟恐见得。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辱先人。”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望见，皆涕泣。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

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掳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凿城，夜纵火牛，壮士鼓噪出击，燕军大骇败走，所亡七十馀城皆复。

赵奢为赵将，秦伐韩，军于阙与。赵王令赵奢将兵救之，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侯有一人言必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将不行，乃增垒，阙与非赵地也。”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军，解而走，遂解阙与之围而归。

范雎为秦昭王相，使右庶长王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因攻赵。赵使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雎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利，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以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

王翦为秦将，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亓骑。翦恶之，乃多遣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虜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前汉陈平初为汉王护军中尉，项羽围汉王于荥阳城，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求和，项王弗听。平曰：“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阳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去肴肉，更以恶草之具）。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欲急击下荥阳，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疽发背而死。卒用陈平计灭楚。

后汉坚鐔为杨化将军，与诸将攻洛阳，而朱鮪别将守东城者，为反间，私约鐔晨开上东门，鐔与建义大将军朱乘朝而入，与鮪大战武库下（建始殿东有太仓，太仓东有武库，藏兵之所也），杀伤甚众，至旦食乃罢，朱鮪遂降。

魏贾诩为执金吾，参太祖司空军事。太祖后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超等

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诩以为可伪许之，太祖乃用诩谋，离间超、遂，更相猜疑，军乃大败。

蒋济为丹阳太守，为魏太祖丞相主簿。初，蜀将关羽既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及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蹶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楚围自解。”太祖如其言。权闻之，即引兵据江陵，羽遂见擒。

蜀将孟达降魏，魏朝遇之甚厚。司马宣王以达言行倾巧，乃以达为新城太守。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吴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乃欲举兵。

吴陆逊为大将军、右都护，镇荆州。时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惶，遂自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相亲附，遂以免罢。

周鲂为鄱阳太守，加昭义校尉，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诡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鲂答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七条以诱休，且曰：“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鲂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若未径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但穷困举事，不时见应，寻受其祸耳。如使淮杨及青徐诸军首尾相衔，牵缀彼兵，使得不速退者，则善之善也。鲂生于江淮，长于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腹心。”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所获万计。鲂初建密计时，频有郎奉诏诰问诸事，鲂乃诣部郡门下，因下发谢，故休闻之不复疑虑。事捷军旋，帝大会诸将欢饮，酒酣，谓鲂曰：“郡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加裨将军，赐爵关内侯。

贼帅董嗣负阻劫抄，豫章、临川并受其害。吴粲、唐咨尝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周鲂表乞罢兵，得以便宜从事。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嗣弟怖惧，诣武昌降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后忧惕。

晋卫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护乌桓校尉。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离间二虏，遂至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朝廷加其功，赐爵子亭侯。

杜预为镇南大将军，督荆州。至镇，缮兵甲，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

陵督张政，大败之。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刘琨为并州刺史，领外域中郎将。刘元海时在离石，相去三百里许。琨密遣离间其所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

李矩为冠将军，领河东平阳太守。刘聪遣从弟畅讨矩，矩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仅以身免。先是，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长史周镇与固不协，密陈固罪。矩之破畅也，帐中得聪书，敕畅平矩讫，过洛阳，收固斩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斩振父子，遂率骑一千来降，矩还令守洛。

益州牧罗尚遣将隗伯攻蜀贼李雄于郫城，互有胜负。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譙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从泰击雄。雄将李让于道设伏，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伯军见火起而争缘梯，泰又以绳汲上尚军百余人，皆斩之。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此内间之势）。

后凉吕光将吕延伐乞伏乾归，大破之。乃纵反间，称众溃，东奔成纪。延信而追之。延司马耿雅曰：“告者视高而色动，必有奸计，不可。”延不从，相遇，战败，死之。

后周杨黝为太祖太行台左丞，仍率夷徒，更为经略，于是遣谍人诱说东魏城堡。旬月之间，正平、河北、南分、绛、建二州、大宁等诸城，并有请为内应者，大军因攻而拔之。黝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韦孝宽为南兖州刺史，东魏时段琛尧杰据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常扇诱边民。孝宽深患之，遣谍人访获道常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于琛营。琛得书，果疑道常。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阻，日出奇兵掩袭，擒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后孝宽为骠骑大将军，镇玉壁。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先知。时有主帅许盆，孝宽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东入。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其能致人情如此。

韦孝宽为后周将军，北齐将斛律光在汾北，孝宽忌光英勇，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邺曰：“百胜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摧，榦木不扶自立。”齐臣祖 ；、穆提婆与光有隙，因续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提婆闻之，以告后主乳母陆命萱，以饶舌斥己，盲老翁谓祖 ；也，遂相与协谋，以谣言启后主谋诛。光武帝闻之，始有灭齐之意，竟平其国。

达奚武为东魏秦州刺史，时齐神武趋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后三骑皆衣敌人衣服，至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捽之。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李达为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州诸军事，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敌中动静必先知。至有事泄被诛戮者，亦不以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阴寿为幽州总管，宝宁举兵反，寿讨之。宝宁奔于碛北，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宝宁遣其子僧迦率轻骑，掠城下而去，寻引契丹之众来攻道昂，苦战连日乃退。寿患之，于是重求宝宁，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赵世谟、王威等。月余，世谟率其众降。宝宁复走契丹，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北边遂安。

唐长孙晟为奉车都尉，以突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各以强兵，数姓尚和，难以力任，易可离间，因上书陈突厥强弱形势。高祖皆纳用。乃遣大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礼甚优。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行，果相猜二。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虏契丹等，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三年，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走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

裴矩为黄门侍郎，大业中，以始毕可汗强盛渐生怒隙，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兀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兵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

太宗讨窦建德，入武牢，进薄其营，多所伤杀。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败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傅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之使长孙安世阴贵金王，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耳，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扶出焉。于是，悉众进逼武牢，官军按甲挫其锐，建德中抢，窜于牛口渚，车骑将军杨武威生获之。

刘世让拜广州总管，将之任，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南寇

，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哼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以无可任者，乃使世让驰驿往经略之。突厥惧其威名，乃纵反间，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高祖不知察，遂诛世让。

曹王皋大历中镇江西，先是牙将伊慎讨梁崇义，摧锋陷敌，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计遁归。皋始至钟陵，大集将吏，得慎而壮之，拔为大将，缮理舟师。希烈惧慎为曹王所任，乃遗慎七属之甲，诈为慎书行间。为德宗遣中使即军以诰之。皋乃抗疏论雪，上章未报，会贼兵浙江来寇，皋乃召慎，勉之令战，大破三千余众。朝廷始信其不二。

五代梁帝以岐人坚壁不战，且虑师老，思欲旋旆以归河中，因密召上将数人语其事。时亲从指挥使高季昌独前出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困，愿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胜。奇者，诈也。乘机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给之。寻有骑士马景坚愿应命，且曰：“是行也，必无生理，愿录其孥。”帝凄然，立止其行。景固请，乃许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景因跃马西走，直叩岐，诈以梁军悉东遁为告，且言列寨尚留万余人，俟夕将遁矣，宜速掩之。茂真信其言，遽启二扉，悉众来寇。时诸军已介马待之，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又分遣数百骑以据其。岐人进不能驻其趾，退不能入其垒，杀戮蹂践，不知其数。茂真由是丧胆，但闭垒而已。

◎用谍

春秋时，楚子元为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也），以车六百乘伐郑，入桔秩之门（桔秩，郑远郊三门也）。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幕，帐也）。

唐朱Γ反，将吏自贼中逃来者言Γ众携离，可灭之状。会贼将姚令言、伪中丞崔宣咸使谍觐我军，为游骑所得，拘送于李晟。晟解缚，食而遣之，诫之曰：“尔报宣，善为贼守，诸将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贼也。”

李朔讨淮西，旧军令：有舍贼谍者，屠其家。朔除其令，因使厚之。谍反以情告朔，朔益知贼中虚实。

◎觐国

春秋时，子罕为宋司城（宋以武公讳，司马为司城），阳门之介夭死（阳门，宋国门名。介夭，卫甲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觐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夭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觐国乎（善知其微）！《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救犹助也）。虽微晋而已，天下孰能当之（微，犹无也）？”

晋与秦战，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韩简，晋大夫），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谓奔梁求秦），入用其宠（为秦所纳），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狃，忧也。言辟秦则使忧来）！”遂使请战。秦伯获晋侯以归。

晋侯将伐郑，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句耳，郑大夫）。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公子任夫）。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思虑也），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可败。”

魏无忌安王时为信陵君，不以富贵骄人。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言：“王猎耳，非为寇也。”王大惊，问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后魏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司马楚芝以绝粮运。蠕蠕乃遣觚楚之军，截驴耳去。而有告失驴耳者，楚芝曰：“必觚贼截之为验耳。”贼将至，乃伐柳为城，灌水冷冻。城立而贼至，不可攻逼，乃散走。

后周韩果性强记，兼有权略，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周文由是以果为虞侯都督，每从征行，常领侯骑昼夜巡察，略不眠寝。从大将军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通勇捷，号为著翅人。

◎用敌人以为谋主

春秋时，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杞梓，皆木名）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言楚有亡臣多在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在文十四年），晋人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殿，后军）。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钧，同声也），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咸六年，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侵沈，获子。复侵楚，败申息，获申丽）。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畜郟（畜郟，晋邑），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乘（简择关）秣马蓐食，师陈楚

次（次，舍也。楚舍，示必死）。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欲楚知之），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子灵，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使不得取夏姬）。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邢，晋邑），以为谋主。捍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孤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BF入州来（驾、棘皆楚邑，樵国郑邑东北有棘亭）。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见成七军）。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若敖乱在宣四年。苗，晋邑），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阵，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军），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塞井夷灶以为陈），栾、范易行以诱之（栾书时将中军，范燮佐之。易行，谓简易兵备，欲令楚贪已不复顾二穆之兵，中行二必克二穆（骑时将上军，中行偃佐之；至佐新军。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于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夷，伤也。吴楚之间以火灭为），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言楚亦不以为意）。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以举才能比叔向也）。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爵禄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

唐李讨吴元济，初贼将吴秀琳之降，单骑至栅下，与之语，亲释其缚，以为衙将。秀琳感恩，期于效报，谓曰：“若欲破贼，须得李。某无能为也。”者，贼之骑将，有胆略，守兴桥棚，尝侮易官军，去来不可备。召其将史用诚诫之曰：“令以众获麦于张柴，尔可以三百骑伏傍林中，又使摇旆于前，示将焚麦者。素易我军，必轻而来，遂尔以轻骑搏获之。用诚等如其言，果擒而还。官军常苦，皆请杀之。”不听，解缚而客礼之，乘间常召及李忠义，屏人而语，或至夜分。忠义亦降将也，致之，军中多谏，益宠。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为突将，自教习之。乃拜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略无猜间。李光颜节制陈许，贼悉以精卒抗光颜。先是，乘其无略，夜以李率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栅，众请所向，曰：“东六十里止。”至贼境曰张柴，尽杀其戍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泽险夷，张柴已东，师人未尝蹈其境，皆谓必不生还。既至张柴，诸将请所止，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诸将皆失色，监军使哭而言曰：“果落李计中。”不听，速令进军。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又分五百人，断郎山路。至悬瓠城夜半，雪逾甚。近城有鹅鸭池，令惊击之，以乱

军声。贼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李忠义坎庸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发其关，留击柝者。黎明，雪亦止，入止元济外宅。蔡吏告元济曰：“城已陷矣。”元济犹望董仲质来救，乃令访仲质家安恤之，使其家人持书召仲质。仲质单骑而归，以客礼待之。田进诚焚子城南门，元济城上请罪，进诚绳梯而下之，乃槛送京师。

◎纵生口

后汉光武初遣耿征张步，步闻之，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分兵屯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兵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开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闻祝阿已溃，空壁亡去。费邑遣弟守巨里，进军先胁巨里，使杨言多伐林木以填塞厄堑。数日，有降者，言邑闻欲攻巨里，谋来救之。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阴纵生口，令亡归。归者告邑，邑将精兵三万来救。曰：“吾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适其所求也。”大败之。

班超初在西域，发于阗诸国兵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兵五万，令温宿王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散去。于阗从是而东，超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而发。”阴纵所得生口归，以超言告龟兹王。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邀于阗。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级。自是威震西域。

唐元和中，魏博义成军送擒获逆贼李师道下，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并从释放，仍却递送军前驱使。如缘父母犹在贼中，或羸老疾病情切归还者，仍量事优给放去。及澄等至行营，贼觇知之，潜相传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继有降者。

●后集卷二

◎明赏罚

晋文公既立，从亡贱臣壶叔曰：“君行赏不及臣，臣不欲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矣。”晋人闻之，皆悦。

郑人赂晋侯歌钟之乐，晋文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谐，亦和也）。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愿

，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止君子，殿天子之邦。乐止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便蕃，数也。言达人相率来伏从，便蕃然在左右）。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规，正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待遇楼约），不能济河（渡河南服郑）。”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孰执羈勺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无乃不可乎？”不果班。

卫孙良夫帅师侵齐，师战于新筑，败绩。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筑大夫。新筑，卫之地）。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纓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不可不止也（此滥赏以惰军志）。”

晋文公与楚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祈瞞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卅伐}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权代舟之侨也）。秋七月丙申，振旅凯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召会计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三罪，颠颡、祈瞞、舟之侨）。《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汝于君，惧汝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大焉？事君以党，吾何以从政？吾故以是观汝，汝勉之！苟从是行也，长临晋国者，非汝其谁？”皆告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晋侯之弟杨干乱行干曲梁，魏绛戮其仆（仆，卿也）。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二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仆人，晋侯之御仆也），将伏剑，士魴、张老止之。读其书曰：“日君乏使，斯臣司马（斯，此也）。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

及杨子，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用钺，斩杨干之仆也）。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致尸于司寇，使戮之）。”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亲军。

司马穰苴，田完之苗裔，齐景公以为将军，捍晋燕之师。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权轻，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乃可。”景公乃使庄贾往。苴既辞，与贾约曰：“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至。苴曰：“何后期？”贾曰：“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授命之，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亡其亲；授桴鼓之急，则亡其身。今邻国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县于君，何为相送？”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到者，云何？”对曰：“当斩。”遂斩贾以徇三军，三军皆震。于是遂击燕，燕师遁，遂取所亡之地而归。

宋王师征蜀，刘光人下遂州，入城安抚，尽出府库钱帛以给军士。初诸将入辞，太祖谓曰：“所破郡县，当倾帑藏为朕赏战士。国用所取，惟土疆尔。”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军政不一必败

春秋时，楚伐郑，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佐之；士会将上军，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剿，劳也）？”楚归而动，不后（勒兵伐郑）。随武子曰：“善（武子，士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臣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献子，韩厥）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已甚。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甚。不如进也（令郑属楚，故曰失属。彘子以偏师陷，故曰亡师）。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晋师济河。楚子欲还，伍参言于楚子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愎，狠也，皮逼反）。其三师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闵，忧也）。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楚成王、穆王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淹，留也）。随季对曰：“昔平王东迁，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侯人（侯人，伺候望敌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

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言误对也）。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迁，徙也），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晋终为楚人所败。

吴师伐楚州来，楚救之，吴人御诸钟离。楚将子瑕卒，楚师（音安，吴楚之间谓火灭为。军之重主丧亡，其军无复气势）。吴将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克，胜也。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无定），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越为师，贱而多宠，政令不一（越非正卿也。军多宠人，政令人不一于越），七国同役而不同心（七国，楚、顿、胡、沈、陈、蔡、许），师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从之，楚师大奔。

后汉末，曹公击马超，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期，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酌适（音的），故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也。”

◎军无政令必败

后魏末，原州人豆卢狼害都督大野木儿等，据州城反。州人李贤乃召集豪杰谋曰：“贼起仓卒，便诛二将。其势虽盛，其志已骄，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残剥为业。夫以羁旅之贼，而御乌合之众，势自离畔。今若从中击之，贼必丧胆。如吾计者，指日取之。”众皆从焉。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为两道，乘夜鼓噪而出，群贼大惊，一战而败，遂追斩之。

◎将帅和必有功

春秋时，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骑佐之；韩厥将下军，荀佐之；赵旃将新军，至佐之。毅御式，栾针为右。孟献子曰：“晋师乘和，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晋之军师和，而蔡积怨于诸侯，是以克也）。

魏中山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杨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韦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自合肥轻趋阴陵大泽，过涧谷，造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缓缓行。曰：“钟离令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洲。初，帝敕景宗曰：“韦，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济矣。”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立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遂克之。

梁武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皆流血。韦以将师不和，将至祸患，酌酒自观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略于此役得无害焉。

◎将帅不和必败

唐初，刘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阳王道玄授山东道行军总管，师次下博，与贼军遇。道玄师骑先登，命副将史万宝督军继进。万宝与之不协，及道玄深入，而拥兵不进，谓所亲曰：“吾奉手诏，言淮阳小儿辈，虽名为将，而军之进止皆委于吾。今其轻锐越泥洳交战，大军若动，必陷泥溺。莫如结阵以待之，虽不利于王，而利于国。”道玄遂为贼所擒。

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三万余骑续至，苏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疋，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披甲结阵，由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斗志。定方谓知节曰：“本来讨贼，今乃坐守，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公为大将，阃外之事不许自专，别遣军副专其号令，理必不然。须囚系文度，飞表奏之。”知节不从。至怛笃城，有降胡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材。”定方曰：“如此，则自作贼耳，何名伐叛？”文度不从。师还，竟无功，文度坐处死。

宋银夏李继迁逆命，至道初，命将部送粮草于灵武。时会州观察使田绍斌治裨将，皇甫继明、白守荣皆在阵中。至浦洛河，与虜角斗，大败之。绍斌语诸将军曰：“蕃戎轻挑，勿弃辎重，但按辔结阵徐行。”守荣忿曰：“我不受君节度。”乃率兵去辎重四五里。继迁初见绍斌旌旗，不敢击。守荣等欲邀奇功，遂与战。贼先伏兵，以羸骑挑战，既而伏发，守荣等败走。

◎法贵必行

前汉胡建守军正丞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斩之，奏曰：“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有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为市，无以帅先士大夫。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三王戒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建又何疑？”建由是显名。

后汉祭遵从光武征河北，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陈嗣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吴将吕蒙为汉昌太守，围关羽，定南郡，尽得羽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物，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

隋樊子盖东都留守，属杨玄感作逆逼城，子盖遣河南赞务裴弘荣逆击之，反为所败，遂斩弘荣以徇。国子祭酒杨汪小不恭，子盖将斩之，汪拜谢顿首流血，久乃释免。于是三军莫不战栗，将吏无敢仰视。玄感每尽锐攻城，子盖徐设备御，至辄摧破。

唐高宗文献宗初为右神策行营节度，统诸镇兵，讨四川刘辟。至兴元，中军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斩以徇。初，辟陷东川，擒节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归康，求雪己之罪。崇文以康败军失律，斩之。

韦云起，契丹入寇营州，诏护突厥兵往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各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马。三令五申之后，击鼓而发。军中有犯约者，斩纆干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绵膝行股战，莫敢仰视。终立功焉。

王智兴，元和中王师追吴元济战，贼令姚海率劲兵二万围丰，攻城甚急。智兴复击败之，于贼壁获美妾。智兴惧军士争之，乃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此虽无罪，违军法也。”即斩之以徇。

邓士美讨王丞宗，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劲兵一万为前锋。献凶恶恃乱，逗挠不进。遽令召至，数其罪斩之，下令曰：“敢后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贼军大败。上大悦，曰：“吾故知士美能办吾事。”

高仙芝每出征讨令封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知留后时，仙芝乳母子郑德詮以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常清出回，诸将皆引前，德詮自后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凡经数重门，德詮既过，命随后闭之。常清离席谓曰：“常清起自细微，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容。”因令勒回，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状上仙芝。览之，惊曰：“已死矣！”及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谢。于是军中股票。

宋云州观察使郭进在石岭关，干敏有材，善听断，以钩距得其情，御下有方略，军政严肃。然天性喜杀，士卒少有违令，必置于法。每有讨伐，皆奋不

顾死，多致克捷。在西山，宋太祖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为将严肃如此。

马知节徙知定远军时，部民入堡，卒有盗妇人首饰者，护军止笞而遣之。知节曰：“民避外虞而来，反为内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即斩之。又虏众犯塞，民相携入城。知节与之约：有盗一钱者，斩。俄有窃童儿钱二百者，即戮之。自是无敢犯者。

◎兵道尚严

汉文帝时，贼兵入边，以周亚夫军细柳营。帝至军，吏被甲，锐金刃，控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帝使持节诏曰：“吾欲劳军。”亚夫传言开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天子按辔徐行，至营中，为动容，式车曰：“真将军也。”

魏平寇将军徐晃既破关羽，诸军皆集，太祖按行诸营，士卒咸离阵而观，独晃营齐整，将士驻阵不动。太祖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也。”

宋龙骧将军蒯恩伐鲁余之，其子轨乘胜击恩，矢下如雨，呼声震天地。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屡衡之，不少动，乃退。

隋杨素为灵州行军总管，讨突厥，馱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战无不胜，称为名将。

杜伏威聚众，自称总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号为上募，宠之甚厚，与同甘苦。有攻战，辄令上募击之。及战罢，闲视，有疮在背者便斩之，以其退而被击也。所获货财，皆以赏军士。及战死者，以其妻妾徇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士马，出肃章门。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将军所，士及开营纳使者。至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伪。”竟停使者。至晓，太宗闻而叹曰：“此真将军也，周亚夫无以加焉。”

李晟与李怀光同讨朱Γ，怀光军辄虏掠驱牛马，百姓苦之。晟军无所侵犯，收复京城，告谕于众百姓安堵，秋毫不犯。后其子克复蔡州，市不改肆，复踵其美。

长武城使高崇文统神策军讨刘辟，崇文在长武练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卯时宣命，辰时出师，兵仗军须，无不备具。

五代周韩令坤平杨州，吴人遣孟俊率众数万来逼城，世宗遽命宋太祖皇帝领兵二千援之。帝所领多天武禁兵，有临阵逗挠不用命者，帝必奋剑斫其皮笠，阳为趣战，其实识之。明日尽索皮笠，视有剑迹者，得数千人，立斩以徇。自是人皆死战。

◎临敌不顾亲

后汉邳彤从光武于河北，时王郎所置信都王捕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灭族。”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

梁羊侃为都官尚书，侯景叛，逼城。侃长子为景所获，执来城下视侃。侃谓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幸汝早能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曰：“久以汝为死，犹复在耶？吾以身许国，誓死行之，终不以汝而生进退。”因引弓射之。贼感其忠义，亦弗之害。

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仆固怀恩从郭子仪赴行在所。时同罗部落自西京叛，北寇朔方，子仪与怀恩击之，恩子汾领徒击贼，兵败而降，寻又自拔而归。怀恩叱而斩之。将士慑骇，无不一当百，遂破同罗。

◎仁爱

晋羊祜为平南将军，增修德信以怀。吴初附，每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儿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夕等来降，二儿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殓，景、尚子弟迎丧，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面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吴将陆抗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

宋檀道济为高祖北伐前锋，至洛阳，凡拔城破垒，俘四十余人。议者谓应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众。

刘π为宁朔将军，会豫州刺史商琰反，诏π辅国将军讨之。及琰开门请降，π令三军不得妄动，城内秋毫无所失。百姓感曰来苏。百姓生为立碑。

唐程名振，武德初遥授永年令，率兵经略河北。名振夜袭邺，俘其男女千余人。去邺八十里，闻妇女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悉放遣之。邺感其仁。

唐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勒兵镇守。初百姓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瘞埋吊祭之，赈贷贫乏，存问孤老，条录户口，人怀其惠。

宋开宝中，江南李煜违诏，称疾不朝，治城垒，缮甲兵，渐失藩臣礼。诏曹彬、李汉琼、田钦橐率兵先赴荆南，发舟舰；又命潘美发骑士共十余万，水陆齐进。太祖语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惟示威令使自

归顺，不须急击。”彬等率士卒晨夜攻城，长围中。彬每缓师，冀煜之归服。煜常为左右所惑，及凿城将陷，彬又使人入谕曰：“事势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生能归命，策之上也。”煜犹豫不决，翌日城陷。彬申严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与其臣百余人诣军门请罪，彬慰安之，待以宾礼，请煜入宫治装，尽以其礼归京师。彬殿数骑待于宫门外，煜既入，左右密启彬曰：“纵煜入宫，或致不测，为之奈何？”彬笑曰：“煜甚懦，素无断，既已降，必不能自引决。”果如彬言。伪朝文武官吏赖彬保全，各得其所，亲属为军士所掠者即遣还之。因大搜军中，无得匿人妻女。仓廩府库委转运使按籍检视，彬一不问。

◎士卒同甘苦

齐田穰苴为将，阅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抚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平分粮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败走。

汉耿秉击贼寇，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侯，明要誓。有警，军阵立成。士卒皆乐为之死。

唐朱Γ之乱，李晟于畿甸率聚征贼，吏民乐输守，御益固，由是军不乏食。神策军家族多陷于Γ，晟家亦百口在贼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舆何在，而敢恤家乎？”Γ又使晟小吏王无忌之婿诣晟军，且曰：“公家无恙，城中有书问。”晟曰：“尔敢与贼为间！”遽命斩之。时供输不至，盛夏，军士或衣裘褐，晟以同甘苦，每以大义奋激士心，士卒无离叛者。

五代王晏球围贼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贼垒坚峻，但食三州租税，抚恤黎民，爱养军士，彼自当鱼溃。”帝然其言。晏球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飧士，日具饮饌，与将校宴饮。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

◎亲受矢石

春秋时，晋师伐T阳，荀偃、士毛帅师攻T阳，亲受矢石（躬在矢石间）。

唐崔义元为婺州刺史，属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及其遣党童文宝领徒四千人掩袭婺州，义元将督兵拒战。时百姓讹言：“硕真当升天，犯其兵马者无不灭门。”众皆怖匈惧。司功参军崔元籍言于义元曰：“起兵仗顺，犹且不成，此乃妖诞，岂能得久？”义元以为然，因命元籍为先锋，义元率兵继进。至下淮戍，擒其间谍二十余人。诘朝进击，身先士卒，左右以盾蔽箭，义元曰：“刺史尚欲避箭，谁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斩首数百级，余悉许其归首。进兵至睦州界，归降万计。

宋游瑰以德宗出幸奉天，卫兵未集，与庆州刺史俞惟明合兵三千赴难，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Γ。会有人自京城来，言贼信宿当至，上遽令追游瑰等军。才入壁，Γ党果至，乃出斗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贼急夺门，游瑰与贼隔门血战。贼日攻城，游瑰等惟守，躬当矢石，不暇寝食。赴难之功，游瑰首焉。

宋初征河东，太宗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挥戎旅。左右有谏者，上曰：“将士争效命于锋镝之下，朕岂忍坐观？”士卒闻之，人百其勇，皆冒白刃，争为先登。凡控弦之士数十万，列陈于乘輿首，蹲甲交射，矢集于贼城上如猬毛。每给诸军矢数百万，必顷刻而尽。捕得生口云：“继元城中募市所射之箭，以十钱易一支，凡得百余万，集聚而贮之。”太宗闻之，笑曰：“此箭为我畜也。”及城降，尽得之。时又以牛革为洞屋，猛士数百蒙以攻城，上欲亲至其中，慰劳士卒。彰德军节度李汉琼法请曰：“晋阳孤垒，危若累卵，诸军用命，战士贾勇，堞城之下，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万乘之尊，欲亲临之？若不听臣言，臣愿先死！”上甚嘉之。

◎抚士

春秋时，楚师伐宋，围萧，萧溃。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楚子于是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纊，绵也。言其亡寒也）。

魏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果粮，与士分劳。卒有病疽者，吴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或谓其母曰：“子，卒也，而将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于是击秦，拔其五城。

后汉段为破羌将军，以征西羌。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争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士同甘苦，故皆乐为死战。

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讨零吾等羌。会军中大疾，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使乞降。

唐太宗亲征高丽，驾次定州城北门，亲慰抚之。有徒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床前问其所苦，仍勒州县厚加供给。凡在征人忻然，纵有病者，悦以忘疲。师次白岩城，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之吮血。由是，从行文武竞思奋励。及军回，行次柳城，招集战亡人骸骨，设大牢以祭之。太宗恸哭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者，归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儿之死，天子哭之，死无所恨！”

司空李每将兵在军，识某臧否，闻人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前后在军所得金帛，皆散之将士。以是人皆为用，所向皆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呕血者。

宋王超为将，善统部分，御下有恩，与高琼同典禁旅。常休假地，适遇营垒军校不时伺知者，琼即捶罚。超阻之，以为非公行，不当加罪。

◎得士心

齐田横为韩信袭击，走归彭越。汉灭项籍后，横与其徒属五百人入海，居岛中。帝使使招横，赦罪而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发兵加诛。”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至尸乡厩置，谓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见我，不过欲一见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改，犹可知也。”遂自刎，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以王者礼葬之。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馀五百人在海岛间，闻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之兄弟能得士心也。

汉将军李广，得赏赐辄分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不尽餐，不尝食。士卒以此皆乐为用。及死之日，皆为垂涕。

魏将诸葛诞守寿春，以司马氏累代擅权，遂举兵，以辅魏室为辞。司马文王率师讨之，寿春城陷。诞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战，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欲降之，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以至于尽，无一人降。时人比之田横耳。戍将于铨叹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所不取。”乃免胄冒阵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曹真每征行，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颁赐士卒，皆愿为用。

晋王为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仍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及伐吴，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戎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

唐乌重胤为河阳节度，讨蔡州，贼将有李端者，过汜殷河降重胤。其妻为贼束缚于木，齧肉至死，将绝，犹谓其夫曰：“善事乌重胤。”其得人心如此。

◎得士死力

西魏将王思政守颍川郡，东魏帅师十万攻之，备尽攻击之术，以颍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济，率左右谓曰：“义士受恩，遂辱王命，力屈道穷，计无所出，惟当效死以谢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号恸。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众共止之，不得引决。及城陷日，颍川士卒八千，存者才三千人，终无叛者。

◎贵先见

春秋时，秦师袭郑，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兵车，非大将，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超乘者三百。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

礼（谓过天子门不卷甲束兵，而起乘示勇也），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脱，易也），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晋人败秦师于㒼。

魏师诸葛诞据寿春反，魏将王基讨之。吴遣朱异来救诞于安城。诏王基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当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许。寿春竟拔。司马文王与基书曰：将军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过也。”

后魏薛永宗叛，帝西巡，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帝问崔浩曰：“今日可击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固。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避。若等明日，恐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帝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帝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水北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右。击蛇之法，当先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损伤。臣愚请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从，乃渡渭南。吴闻帝至，尽散入山林，果如浩言。军无所克，帝悔之。

◎知己知彼

前汉高帝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问曰：“将军何以教寡人策？”信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曰：“弗如也。”信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然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为人也。暗鸣猝嗟，千人皆废（猝嗟，犹言出嗟也。言羽一出嗟，千人皆失气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户知之。而失职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听信计，举兵东出。

项羽围汉王于荥阳，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然！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赏功爵邑重之（言爱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人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

高帝时，黥布反，帝召薛公，以问，对曰：“使布出于上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中计，东取吴

，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城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下计，东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高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必出下计。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出下计。”果如薛公揣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败死（时贾都丹徒），汉终破布。

后汉末，曹公征荆州，刘琮降，得其水军及步兵，遂遗书孙权云：“今将水军八十万，当于将军会猎于长洲之苑。”将士闻之，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咸曰：“曹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权将周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遗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马超、韩遂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权拔刀斫前奏按曰：“诸将吏敢复言迎曹操者，此按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将诸葛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出始平，据武功五丈原。魏将司马宣王帅师拒之，与亮对于渭南。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屡使交书及致巾幗（音虢，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亦屡表请战，魏使卫尉辛毗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示武于众矣。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请战耶？”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谓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中。及军退，宣王乃行其营垒，曰：天下奇才也。

陈将吴明彻进逼寿阳，北齐将王琳拒守，又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审明公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克寿阳。

◎料敌主将

春秋时，楚伐郑，晋师救之，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至曰：“楚

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子重、子反），王卒以旧（罢老不代），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蛮夷人楚者不结陈），陈不违晦（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以为忌），在陈而噐，合而加噐（陈合宜静，而楚有声）。各顾其后，莫有斗心（人恤其所底）。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巢车，车上为木鲁），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州犁，晋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噐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左将师右军右）。”“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祷请于鬼神）。”伯州犁以王卒告王（公晋侯）。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贲皇，楚斗椒子）。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晋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晋之情，且谓楚众多，故惮合战，与苗贲皇意异）。”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终如其言，败楚师于鄢陵。

必阨之战，楚子北师次于延阨（北地），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饮马于河而归（子反，公子侧）。闻晋师既济，王欲还，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莫肯用命（愎，很也），其三帅者，专行不获（欲专其所行而不得）。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高阨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栾武子曰（栾书）：“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军实，军器）。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以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君之亲兵），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十三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三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善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内官，近官，以次序也），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晋终为楚人所败。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羈马（晋邑）。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缺将上军，舆骈佐之；栾盈将下军，胥申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舆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舆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舆骈，赵盾属大夫，新出上军）。赵有侧室曰穿，晋

君之婿也（侧室，支子），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舆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肆，暂往而退也）。”乃皆出战，交绥而退。

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自豫章与楚夹汉，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大夫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不许。夫概王曰：“所为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击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吴入郢。

汉高祖如荥阳，谓酈食其曰：“缓颊往说魏王豹。豹不听，以韩信、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遂克之。

陈友，赵代地皆有。高祖闻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与之矣。”乃多以金赂将，将多降。

后汉曹公征张绣于穰，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贾诩曰：“不可追，追必败。”绣不从，大败而还。诩谓绣曰：“更追之，必胜。”绣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败，禁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亟往必利。”绣信之，遂收散卒追战，果以胜还。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皆验？”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大服。

魏张辽围昌于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曰：“数月以来，每行诸围，辄属目视辽，又射矢更稀，此必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尚可诱也。”乃使谓曰：“公有命，使辽传之。”果下与辽语。辽曰：“太祖神武，先附者受大赏。”乃降，辽入家，拜妻子。欢喜，随诣太祖。

太祖征吕布至下邳，布败退固守，攻之不下。连战，士卒疲。太祖欲还，荀攸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遂生擒布。

◎料敌制胜

春秋时，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晋人乃背先蔑而立灵公（晋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将上军，先

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董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夺敌人之战心也），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蓐食，朝食于寝蓐也）。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

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楚地）。伯棼射王，汰舟，及鼓跗，著于丁宁（伯棼，越椒也。，车辕汰过也，箭过车辕上。丁宁，钲也）。又射，汰，以贯笠毂（兵车无盖，尊者则边人执笠，毂。此言箭过车辕及王之盖）。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魏司马宣王征公孙文懿，贼保襄平，宣王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惧，欲移营。宣王令：“军中有言徙者，斩！”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绥，愚窃惑焉。”宣王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雨水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但恐贼粮尽而围络未合。掠其牛马，采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安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攻而拔之。

赵刘曜举军攻洛阳，石勒将亲救之，其长史程遐等以为不可，谏勒。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谓之曰：“刘曜敌，乘高侯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川，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光对曰：“刘曜乘高侯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县军三时，亡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风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使石季龙进据石门，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诸军集于成皋，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乃卷甲衔枚，出于巩訾之间。曜陈其军十余万人于城之西，勒自宣阳门升故太极前殿，季龙步卒三万，自城之北而西，攻其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太战于西阳门。勒躬擐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曜军大溃，于阵擒曜，以徇军前。

秦姚萇与苻登相持未解，登将魏褐飞自称大将军、冲天王，率氏胡数万人攻安北姚当城于杏城，雷恶地应之，攻镇东姚汉得于李润。萇议将讨之，群臣咸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可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已南引褐飞，东结党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于是潜军赴之。萇时众不满二千，褐飞、恶地众至数万，氏胡赴之，首尾不绝。萇每一见军至，辄有喜色。群下怪而问之，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势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余也。”褐飞等以萇兵少，尽众来攻。萇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后。褐飞兵扰乱，萇遣将王起等步骑击之，褐飞众大溃，斩褐飞。恶地请降。

东魏荆州刺史辛纂据穰地，西魏将杨忠从独孤信讨之。纂迎战，败退走。信与忠为前驱，驰至其城，令门者曰：“今大军已至，城中有应，尔等求活，何不避走？”门者尽散。忠乘城而入，弯弓大呼，纂兵卫百余人莫之敢御，遂斩纂以徇，城中慑伏。

唐高祖率众攻屈突通于河东，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余人，高祖在东原望之不见，会雨暴至，鸣角止军，由是不克。或劝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习兵而无勇，若决战，非其所长；婴城，难以必胜。此自守虏耳，不足为虞。”遂收军。

吐蕃大将麴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入自洪源谷，将围昌松县。唐休琼以数千人往击之，临阵，登高望见贼衣甲鲜盛，谓麾下曰：“自饮陵死，赞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贼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贵臣酋豪子弟皆从之。人马虽精，不习战事。吾为诸军取之。”乃被甲先登，于贼六战六克，大破之，斩其副将二人，首二千五百级，筑京观而还。

辅公_直于丹阳反，诏赵郡王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以讨之。李、任怀、张镇州、黄君汉等七总管并受节度。师次舒州。公_直遣将冯惠亮率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徐绍宗领步骑二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知月城，延袤十余里，与惠亮等为犄角之势。孝恭集诸将会议，皆云：“惠亮、正通并握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从其议，靖曰：“公_直精锐虽在水陆二军，然其所统之兵亦皆劲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_直既保石头，岂应易拔？若我师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公_直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背腹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通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惮于野战，止为公_直立计，令其持重，但欲不战以老我师。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惟在此举。

”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汉等先击惠亮，苦战破之，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惠亮奔走。靖率轻兵先至丹阳，公大惧，先遣伪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以为声援，公拥兵东走。

武后时，徐敬业据扬州乱，以李孝逸讨之，诏魏元忠监其军事。孝逸至临淮，为敬业先锋雷仁智所败。敬业先陷润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惧其锋，按甲不敢进。元忠促之，乃进击。时敬业屯下阿溪，其弟敬猷率偏师逼淮阴，元忠请先击敬猷，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贼劲兵尽在下阿，利在一决。若不捷，则大事去矣。敬猷本博徒，不习战斗，其众寡弱，人情易摇，其势可克。既克敬猷，我军乘胜而进，彼若引救淮阴，计程则不及，又恐我军进掩江都，必邀我于中路。彼则劳倦，我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从之，一战而破敬猷。乃进军，与敬业隔溪相拒，前军为贼所破，孝逸又惧，欲退。元忠曰：“风顺获干，火攻之利。”固请决战。乃平敬业。

宋至道中，府州观察使柳御卿受本州节度使，而兵不满数千。太宗戒之曰：“北贼尝以西兵为小蕃，必轻敌而深入，或引众入境。尔可先令近下蕃族，以羸师诱之，伏精兵以击之，必在吾掌中矣。”至北，御卿虔遵圣略，果成克捷。

马知节为益汉九州都巡检使，会韩景帐下卒刘盱胁牙兵为乱，自怀安军连下数州，众逾三千。知节领兵三百，追至蜀州，与之力战，自未至亥。贼惧，奔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飞书召知节还成都计议，知节曰：“贼党已逾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军虽倍，制之亦劳。不如出兵迎击，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镇，与贼遇，悉屠之。

景德中，知宣州刘永规在郡严酷，会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数不中程，即杖之。虽甚风雨，不停其役。众咸怨焉。故澄海军校陈进率所部害永规，泊监押国钧，拥判官卢成均为谋主，婴城拒命。诏东上卜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等发兵讨之。初奏至，真宗谓王旦等曰：“司天屡言当有兵，方忧远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当速使翦除。”廷议择官，旦言：“利用精于方略，悉心王事，张照尤熟用兵，张从古颇知岭外山川险厄，张继能勇敢可用。此贼不出三策，保其家属，据城拒守，一也；掠城中货，以趋山林，二也；用此二策，不足为虑。若选募骁果，立谋主，直趣广州，贼之上策。然其智识必不及此，犹虑为人诱教尔。”及闻贼分据柳州洛曹县，帝曰：“此不能离窟穴，枉自弃耳。”不久遂平。

◎料敌形势

晋刘裕征慕容超，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对曰：“贼众我寡，分其兵则

人测虚实，一处失利则阻三军之心。若聚众石头，则众力不分。”帝移镇石城，贼大至。帝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将避之。若回泊蔡州，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卢循多疑少决，每求万全，乃泊蔡州，以待军溃。帝登石头，望见之，大悦。十二月，大军次大雷。贼方江而下，帝躬提潘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钩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薄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大败。循还寻阳，遂走豫章。

梁侯景作乱，遣宋子山袭陷郢州。景乘胜西上，号二千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之有也。武帝闻之，谓御史中丞宗栗曰：“若贼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顿长沙，徇地零桂，运粮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拥众江口，连攻巴陵，锐气尽于坚城，士卒饥于半椒，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无所多忧。及次巴陵，王僧辨沉船卧鼓，若将已遁，景遂围城。元帝遣平北将军胡僧与居士陆法和破之。

西魏边将于谨讨梁元帝于江陵，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其下。”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东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人难与虑始，皆恋城邑，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谨乃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率精骑先下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立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至，众悉围之。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辄为谨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

晋王与梁军相持，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缓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回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邪？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兵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营，退保高邑。

晋王进兵趣大梁，至胡柳陂。诘旦，侯者言梁兵自后至矣，周德威曰

：“贼倍道而来，未有所舍。我营栅已固，守备有余。既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发。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怀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得志。王宜按兵勿战，德威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举灭之。”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见贼。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即以亲军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从之，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贺{杀米}结陈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师银枪都陷其陈，冲荡击斩，往返十余里。王彦章军先败，西走趣濮阳。晋辎重在陈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陈，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战死。晋兵无复部伍，梁兵四集，势甚盛，晋王据高丘收散兵。

●后集卷三

◎方略

元徽中，桂阳王休范举兵于浚阳，朝廷惶骇，时与楮渊等集中书省议，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以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因索笔下议，馀皆注同。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道成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卫，所欲以死报国耳。”乃单车白服至新亭。筑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等浮舸与贼水战，大破之，斩休范首。馀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奔散，张永溃于白下，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事败矣！”道成遣军主陈显达等从石头济淮，间道自承明门入卫宫阙。时休范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及至，乃是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皆已死，戮尸在南冈下。观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惧也。”乃遣众军击平贼党，道成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人也。”

唐郭虔为北庭都护，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仗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校颉利发石阿失毕将与同俄偕领兵，以其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

马燧镇太原，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西平易，受敌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潴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前政鲍防百井败军之后，兵甲

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二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

田悦与淄青、恒冀通谋，自将兵三万围邢州，次临洺名，筑重城，绝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州将李洪、临洺名张仁不皆坚守不拔，昭义军告急。乃诏燧将步骑二万，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行营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临洺名。燧军出崞口，未过险，乃遣持书谕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十一月，师次邯郸，悦遣使至，燧皆斩之以徇。遣兵击破其支军，射杀其将成兹之。悦自攻临洺名，遣大将杨朝光将兵万人，于临洺名南双冈东西列二栅以御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进军，营于二栅中。其夜，东栅走归悦。明日，燧进军营明山，取其弃栅置辎重。悦谓将吏曰：“朝光坚栅不下万人，假令燧等尽锐攻之，比数日，计不能下，杀伤必甚。吾必已拔临洺名，赏劳军士，而与之战，必胜之术也。”悦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军攻朝光，田悦将万余人救之。燧乃令大将李自良、李奉国将骑兵合神策军于双冈御之，令曰：“令悦得过者，斩。”自良等击却悦。燧乃令推火车以焚其栅，斩朝光及大将卢子昌，斩首五千余级，生虏八百余人。居五日，进军至临洺名，田悦悉军复战。燧自将锐兵扼其冲口，凡百余合，士皆死战，悦兵大败。

曲环镇许州，刘昌裔为营田副使，有兵马使安国宁与留后上官晁不善，谋反，以城降蔡贼。事泄，昌裔密计斩之。即召其麾下千余人，人赏缣二疋。伏兵诸要巷，令持缣者悉斩之，无一人得脱。

史思明之乱，王师败绩，乘胜而西。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谓留守韦陟曰：“贼乘邺下之胜，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锋锐，不利速战。洛城非御备之所，公计若何？”陟曰：“兵加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足挫其锐矣。”光弼曰：“此盖兵之常势，非用骑之策也。夫两军相寇，贵进尺寸之间。今尔委五百里而不顾，是张贼势也。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三城以抗，胜即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判官韦捐曰：“东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蜀岭皆须人守，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司宫徒，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军士运油铁诸物，以为战守之备。时史思明已至偃师，光弼军方至石桥。日暮，令秉烛徐行，与贼相随，而不敢来犯。一夜，入河阳三城，排门守备。贼惮光弼威略，顿兵白马寺，南不出百里，而不敢犯宫阙。

李为隋唐邓节度使，以讨吴元济。当兵士摧败之余，气势伤沮，揣知其情，乃不肃军阵，不齐部伍。或以不肃为言，曰：“贼方安袁尚书之宽易，吾不欲使其改备。”乃给告三军曰：“天子知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军众信而乐之。士卒伤夷者，亲自抚之。其贼既败高、袁二帅，且

轻名位无所畏惮，颇懈备。居半岁，知人可用，乃谋袭蔡，表请济师。诏河中、鹿邑坊奇兵二千人益之。由是修葺器械，阴计戎事，谍知贼中虚实。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冠诸军，贼悉以精卒拒光颜。由是乘其无备，遂袭蔡州，取元济以献。

李抱真领昭义军留后，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清贼重，人民益贫困，无以养军。乃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试之，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于是举部内之乡丁，得成卒二万，不仰衣食于官府，而仓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军冠诸军。乃遣门客贾林说王武俊合从击朱泚，武俊许之。时两军尚相疑，抱真乃以数骑诣武俊营。武俊设备甚严，抱真曰：“朱泚、李希烈〈冗辱〉窃大位，朱滔攻围具州，此辈尝欲凌驾吾属，足下既不能自振于数贼之间，乃舍九叶天子而北面臣反虏乎？乃者圣上奉天下罪己之诏，可谓禹汤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因退卧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公死敌矣。”饭讫，结为兄弟而别，约明日合战。遂击破朱滔于泾城。

五代后唐李存进，时王师据德胜渡；汴军据阳材渡，在上流。汴人取洛阳竹林，造浮梁以济军士。王师以舡渡，缓急难济。存进率意欲造浮桥。军使曰：“河桥须竹竿大者，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今无竹木，窃虑难成。”存进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课军造苇竿，维大舰数十艘，作土山巨木于岸以系之。初，军中以为戏，月余桥成，制度余直，人皆伏其勤智。

符存审初为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梁太祖北伐，至枣强，存审以骑兵三千屯于赵州。初，梁军声言五十万，存审以兵少不敌，心颇忧之，谓裨将赵行实曰：“但得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从容画策。”不旬日，杨师厚攻枣强，贺德伦寇蓓县，攻城甚急。存审谓赵行实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数人，今西道无兵，蓓县危急，我等坐观其敝，何以自安？”老贼既不下蓓城，必寇西淙。若不预为方略，则滋蔓难图。与公等轻骑而行，观其所向。乃选精骑八百，急趣信都，扼下博桥道。存审令史建瑭、李嗣肱分兵拒守。建瑭分麾下五百骑为五军，一军之衡水，一军之南宫，一军之信都，一军之阜城，自将一军深入，各命俘贼讨刍粮者，十日而会于下博桥。明日，诸军所至，遇梁军之樵刍者每数百人，皆杀之；留数人，断臂纵去，曰：“为我语米公，晋王大军至矣。”时梁祖引师厚兵就德伦，共攻蓓县，始至县西，未及置营，嗣肱、建瑭各领百余骑，为贼旗帜服色，与刍粮者相杂而行。至暮，及贺德

伦营门，杀其门者，纵火大呼，俘斩而旋。其刍藁者，断手臂得归，皆言我兵大至。梁祖大骇，速命夜遁。

宋初，孚纵迁陷清远军，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秦翰为钤辖，领步骑六万拔灵州。上问以策略，超上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援，贼无以钞略其资。一遇贼即变而为阵形，以外即分列游兵，持劲弩，遇贼则易聚而可并力。上甚奖之。

五路讨李继迁，以李重贵为麟府州浊轮寨路都部署，得对便殿，因言：“贼居沙碛中，逐水草牧畜，无定居，便于战斗，利则进，不利则走。今五路齐入，彼闻兵势大，或不来接战，且谋远遁。欲追，则人马乏食；将守，则地无坚垒。贼辈未平，臣辈何颜以见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剑以赐。又累遣使抚劳，至则诸将果无大功。

◎权奇

春秋时，齐师、宋师次于郎，鲁侯御之。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偃，鲁大夫）。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雩门，鲁南城门。皋比，虎皮）。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晋楚相持，城濮之战，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楚子王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西，斗宜申。子上，斗执）。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贰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见二旆而退，使若大将稍却），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为众走），楚师驰之。原轸、却湊以中军公族横击之（公族，公所率之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

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阳虎欲西奔晋，知齐必反，故诈以东为愿也），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楔其轴，麻约而归之（楔，刻也，欲绝追者）。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葱灵，辘车名）。

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携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刎。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华登帅吴师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难），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请君待复战决胜负）。”乃徇曰：“杨徽者，公徒也（徽者，识也）。”众从之。公自杨门见之，下而巡之曰：“国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岂专孤之罪也。”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见国人皆徽。睢阳门，正东门名），齐致死莫如去备（备，长兵也）。彼多兵矣，请

皆用剑。”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晋师伐秦，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饮毒水故）。

楚师伐吴，铁尹固与王同舟，王执燧象以奔吴师（烧火燧击象尾，使赴吴师，攻败之）。

战国燕师伐齐，已下七十余城，围即墨未下。齐将田单乃入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千穴，夜纵火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尽触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复收齐七十余城。

宋将宗悫征林邑，迳入象浦，有大渠南来注浦，宋阻渠置阵。林邑王倾国来逆，限渠不得渡，以具装被象。诸将惮之，请待前后军进然后击。悫曰：“不然。吾已屠其坚城，破其锐众，我气方属，彼已破胆。一与可定，何疑焉？”悫以为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此溃乱。悫率兵直渡渠奋击，其众奔散，遂克林邑。

宋檀越为广陵相，亡命司马国潘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数百，潜过淮，因天阴暗，夜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听事。越惊起出门，交处分，贼射之伤。却入，抵密语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掩我不备，但打五更，贼惧晓，必逸。”贼闻鼓鸣，将谓晓，于是奔散。追讨，尽获之。

武帝谋讨刘毅，王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给百舸为前驱。”及西讨，转镇恶参军事，使率龙骧将军蒯恩领百舸前发。镇恶受命，使昼夜兼行，杨声刘兖州上，毅谓为信，不知见袭。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舸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立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舸。镇恶径前袭城，津戍百姓皆言刘藩实上，宴然不疑。将至城，逢毅要将朱显之，驰前问藩所在，军人答云：在后。及至军后，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舸舰被烧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告毅令闭城门。镇恶亦驰进，得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门、南门及东门，而袭破之。

吴将周瑜使甘宁据夷陵，魏将曹仁围宁，吕蒙往救之。乃分遣三百人，截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军到夷陵，即交战，所杀过半。贼夜遁去，截道，骑皆舍马步走，蒙兵追蹙击，获马三百疋，方舸载还。

东晋将刘裕北征广固，岭南贼将徐道覆说其帅卢循曰：“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初，道覆密欲装舟船，仍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云：将下都货之。”称力少不能得致，即贱卖之，价减

数倍，居人贫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故舡板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案卖券而取之，无得匿者。乃并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卢陵、豫章诸郡，守将皆委任奔走。

晋刘裕为东晋相，率兵伐后秦姚泓。后魏遣将鹅青等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晋军进止。时晋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掠。遣军才过岸即退，军还复来。宋武乃遣白直队主丁昨，率七百人、车七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弓弩毕，使立一白毛（乃使反羽毛饰）。魏人初不解其意，并未动。宋武先命将朱超石戒严曰：“毛既举，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栅排于辕。魏人见营阵立，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之，魏军四面俱至，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遣善射者丛射之。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槊，乃断槊长三四尺赍以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人，魏众不能当，遂奔溃。

韦云起讨契丹，以其于突厥相通，素无猜忌。云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勿言营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斩。”契丹不备。去贼营百里，诈引南渡，夜复退还，去营五十里结阵而宿。契丹弗知之也。既明，俱发驰骑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工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炀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五代梁太祖屯军于岐下，晋军潜袭绛州，前军不利。晋军恃势而攻临汾，叔宗严备御，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阳县，牧马于道侧。蕃寇见之不疑，二人因杂其行间，俄而伺隙，各擒一虏而来。晋军大惊，且疑有伏兵，遂退据蒲城。

葛从周围兖州，兖人不出。从周诈阳言并人郟人来救，即引军趋高吴。夜半，潜却归寨。朱谨果出兵攻外壕，我军士突出，掩杀千余人，生擒都将孙汉筠。

◎奇计

春秋时，吴伐楚，吴公子光丧其乘舟余皇，光请于其众而鼓曰：“丧先王之乘舟，岂惟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收之以救死（藉众力以取舟）。”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长鬣名髭须，与吴人异形状，诈为其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

后周将贺若敦率骑六千渡江，取陈湘州，陈将侯讨之，江路遂断，粮援饥绝，人怀危惧。敦于是分兵钞掠，以充资费。恐等知其粮少，乃于营内聚土，覆之以米，因召侧近村人，佯有所访问，令于营外遥见，遂即遣之。等闻以

为实，乃据守要险，欲旷日老之。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遂纳之。敦又别取一马，牵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江岸，遣人乘畏船马以招军，诈称投附。便遣兵迎接，竟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敦发伏掩之，尽殪。又湘罗之人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军，敦患之，乃伪使人装船伏甲士于中，兵见之，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命奔填者，犹谓之设诈，逆遣击，并不敢受。相待岁余，不能制。

隋开皇中，文帝大议伐陈，诸将皆去大江阔远，兵不习水，以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当百。襄邑公贺若弼献十策，其一请多造船，须船既多，贼必防碍更甚。今南地无马，请付傍江诸州二十岁已上老马令饲，以平陈为名。贼心惧，求马拟战，密敕刺史令私卖博大舡。江南下湿，特不宜马，不逾周年，并当死尽，终不为彼用。陈叔宝果大造船，输船市马。输既多，方觉不便而止。高颖请所博得船运诸州米为贮寿阳，穿大池，以鱼莲游遨为名。造船放水战，仍以贺若弼为寿州总管。终以此平陈。

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卒有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知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诳，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去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返。

后魏方侯丑奴称乱关右，魏将贺拔岳讨之，军于渭之间，宣言远近曰：“今气候渐热，非征讨之时，待至秋凉，更图进取。”丑奴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将散营，农于岐山之北百里。纳川使大尉侯元进领兵五千，据险立棚，其千人以下为棚者，亦有数处，且田且守。岳知其势分，乃密严备。晡时，潜遣轻骑先行断诸路，然后诸军尽发，昧朝攻围元进棚，拔之。诸所俘执，皆放之。自余棚悉降。岳宣言径取泾州，其刺史侯长贵亦以城降，丑奴乃弃平亭而走。

齐王宪大举东讨，宪为前锋，守雀鼠谷，大将军永昌公椿屯鸡栖原，宇文盛守汾水关，并受宪节度。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处所。令兵去之后，贼犹致疑。”时齐王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令其众出汾水关，自率大兵与椿对。宇文盛驰告急，宪自救之，齐人遽退。盛与桂国侯莫陈芮逐之，多有斩获。俄而椿告齐众稍逼，宪又救之，会被敕追还，卒兵夜返，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不疑军退，翌日始悟。

◎诡道

后汉初，冯异将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

侧。明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所以视弱）。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甚乏。兵猝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

后汉末，袁尚出军于平原，使其将审配守邺。太祖攻邺，时袁尚闻邺急，弃平原而来救，欲入城计事。至暮，李孚请行，尚曰：“何当所办？”孚曰：“今邺围甚坚，多人则不可。”孚乃自选温信者三人，不示其谋，各给骏马，令释戎器。孚自著平上愤，将三骑，投暮直邸邺下，自称曹公都督，巡历围垒，所过呵责，失侯者辄捶之。自东历西，径入曹公营。当城门，复怒守围者，缚之，因开围驰入城下，配以缢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万岁。守围者以状闻，太祖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复出。”孚计事讫，欲还，而外围益急。谓配曰：“城中谷少，无用老弱为也，不如驱出之以省谷也。配从之。乃夜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烛，从三门而出请降。孚将所乘骑随降人而出。时守围吏闻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观火，不复视围，孚乃归尚。明日，曹公闻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魏曹公征马超于关中，军于渭南，为贼冲突，营不得立。地又纯沙，不胜版筑。其将蒯伯子说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须臾成冰，坚如铁石。功不达晓，百堵斯立。虽金汤之固，未能过也。”公从之，比明而就。

仁宗朝，契丹入寇，诏赵延进与崔翰、李继隆率兵八万御之。时诏赐阵图，分为八队，师浦城。虏骑至，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翰等方按图布阵，阵相去百步，延进曰：主上委吾等以边事，期于克敌。今贼众若此，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于是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咸捷。

太平兴国一年，梅山洞蛮叛，命田绍斌、翟守素分路掩击。至邵州，闻蛮酋苞汉阳死，去其居十里为阵，大败之，擒蛮二万，令军中取利剑二百斩之；留五千余人，遣归晓谕诸洞，自是蛮人不扰。三年，梅山洞蛮恃险又叛，诏遣翟守素率诸州屯兵往击之。值霖雨弥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将接战，守素一夕令削木为弩，及旦，贼奄至，交射之，贼遂败。乘胜逐北，尽平其巢穴。先是，数郡大吏富人多与贼帅苞汉阳交通，既而得其书讯数百封，守素并焚之，反侧以定。

端拱初，李继隆为定州部署。朝议有寇至，令坚壁清野，勿与战。一日，虏众寇蒲城，至唐河，护军表继忠慷慨请出师，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以诏书之，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军得专。”乃与继忠出兵，战数合，击走之。

大历中，城涇州，段秀实当留后，马诏徙镇涇州，其士众尝自四镇北庭赴

难中原，居侨骤移，颇为劳怨。刀斧将王童之因人心动摇，遂以为乱。或告其事，且曰：“侯严警鼓为约矣。”秀实乃召鼓人，阳怒失节，且戒曰：“每更筹尽，必来报。每更振，辄延数刻。四更毕，而晓。既差误，乱不能作。”告者复曰：“今夜将焚草场，期救火者同作乱。”秀实严警备，夜半火发，令于军中曰：“救火者斩之！”童之居外营，请入救火，不许。明日斩之。

王为河中少尹，有悍将凌正者，横暴扰军政，约至夜鼓噪斩关以逐。有告者，缩夜漏数刻，以差其期。贼惊远遁，遂诛正军，城又安。

王甫，代宗时武将也。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长安，甫诱长安恶少数百人，集六街鼓、朱雀街太鼓之。吐蕃闻之，慑振，乘夜而道。初，吐蕃既立广武王承き，将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队伍还番，及是，闻鼓声，谓有变，遂俱奔溃。

宋初，王师平成都，虎捷都校吕翰与绵州都校全师雄谋叛，贼约以三鼓攻城。裨将曹翰谍知之，戒掌漏者但击二鼓，贼众不集。至明而遁，我师袭破之。

宋祖朝，剑外初平，冯瓚知梓州，视事才数日，蜀军校上官进啸聚士卒三千余众，劫村民数万人，夜攻州城。瓚曰：“贼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以槌挺相挞击，必无固志，正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躬自率师众巡城，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悉遁去，因纵兵追之，擒上官进，斩于市。招诱余党，得千余人，并赦其罪，令复业。郡境以安。

◎临事制宜

春秋时，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洧氏（水名）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欲辟楚使渡，成阵而后战），迟速惟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矣。”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晋渡）。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

东晋卢循寇冠福建邺，刘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将军檀道济、倒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镇之为循党荀林所破，林乘胜伐江陵，声言徐道覆已克建邺。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谯纵以谦为荆州刺史，于其大将谯道福俱寇江陵。道规乃会将士戒之曰：“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欲去者不禁。”因夜开城门，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唐张守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众筑州城。板堞才立，贼暴至城下。军城中相顾失色，虽相率登埤，率无守御之意。守曰：“彼众我寡，创夷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贼徒疑城中有备

，而退。因纵兵击败之。

王镇恶与武帝期克洛阳，既而镇恶至潼关，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沂渭而进，舰外不见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悉遂流去。镇恶抚慰士卒曰：“去家万里，而舫乘粮衣遂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惟死战可立大功。”士卒莫不争先，遂陷长安。

秦苻坚陷襄阳，晋将桓冲攻之。坚将慕容垂等率步骑五万救襄阳，以石越为前锋，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军，人持十炬火，系炬于木枝，光照数十里。冲惧，退还上明。

永王拒命，肃宗使中官啖延琮招讨之，判官李铣、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出于瓜步州，广张旗识，耀乎江津。登埤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其夕，铣等多烧火，人报两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为二。军人以火应之，惧以为官军悉济矣，遂以儿女及麾下宵遁。

朱滔帅幽州，建中初，成德军季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滔与张孝忠征之，大破惟岳于束鹿。滔命偏师，守束鹿，进围深州。惟岳统万余众及田悦援兵围束鹿，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阵横进。滔绘帛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马惊乱，随击，大破之，惟岳焚营而遁。

东昏侯遣辅国将军刘山阳就荆州萧颖胄兵袭萧衍，衍时为雍州刺史，将起兵，虑颖胄不同，遣颖胄亲人三军王天虎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劝同举兵。颖胄意犹未决，山阳至巴陵。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颖达，且设奇略以疑之。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举。”及至江安，迟回十日余不上。颖胄大惧，计无所出，夜呼三军席阐文、柳沈闭阁定义。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又众寡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霸业成矣。山阳迟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诘旦，颖胄谓天虎曰：“天下之事，县在于卿。今就卿借头以诈山阳，昔樊于期亦以头借荆轲。”乃斩天虎，以示山阳。山阳大喜，至江津，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刘孝庆等伏兵城内，山阳入门，即于军中斩之。

侯景攻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羊侃副之，军旅指一决于侃。景乘胜至阙下，城中中匈惧。侃诈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众乃少安。景纵火烧诸门，侃使凿门上为窍，下水注炙火。景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头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掷焚之，俄尽。景又作登城数，高十二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

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观之。”车动果倒。景又东西起土山以临城，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及于城内筑土以应之。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侃令火掷多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不能进。

葛荣率众将向洛阳，众号百万。魏将尔朱荣自太原讨之，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在所处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棒一枚，置于马侧。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壮士勇者当冲突，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陈，擒葛荣。

东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帅诸军应之。至洛阳，围河桥南城。东魏兵十万至河北，泰纵火舡于上流，以烧河桥。东魏将斛律金使张亮以小艇不余，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

魏将于谨尝帅轻骑出塞覘候，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众骑，使匿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军众者。铁勒望见，疑有伏兵，既恃其众，不以为虑，乃进军逼谨。谨常乘骏马名紫（音爪），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率余军击迫，骑贼遂奔走，因得入塞。

南齐将鲁康祖、赵公政帅众万余，侵魏豫州太仓口，魏将傅永率三千人击之。时康祖等军于淮南，永舍于淮北十有余里，永量吴楚之兵好斫营，即夜分兵为二部，出于营外。又以贼若夜来，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记其浅处。永既设伏，乃密令人以<麦瓜>盛火渡南岸，当深处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亲领兵来斫营，东西二伏夹击之。康祖等奔趋淮水，火即竞起，不能记其本济处，遂望永所置火争渡。水深溺死，斩首千级，生擒公政，康祖人马堕淮，及晓获其尸，斩首，并公政送京师。

后赵将石虎领兵救陈州，为祖逖所败。收兵掠豫州，留将桃豹守川故城，居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令人真运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运米者弃走。贼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戍饥久，益惧，无复胆气。

后周末，杨坚为丞相，辅政，尉迟迥住河北，拒命。河南州县多从迥。丞相坚遣将于仲文讨之。迥将檀让屯城武，别将高士儒以万人屯永昌。仲文诈移书州县曰：“大将军至，可多积粟。”让谓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

知其怠，选精骑袭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于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将宣蜀公令（即尉迟迥），赏赐将士。”金乡人谓为信然，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遥见仲文军且至，以为檀让，乃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多劫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可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簿官军，仲文背城结阵，出军数里，设伏于麻田中。两阵才合，伏兵具发，曳柴鼓噪，尘埃张天。毗罗军大溃。仲文乘之，贼皆投洙水而死，水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江南悉平。

韩雄除徐州刺史，东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颇为边患。雄密图之，将十轻骑夜入其境，伏于道侧。遣都督韩士于略城东，服东魏人衣服，诈若自河阳叛投关西者，略出驰之，雄自后射之，再发咸中，遂斩略首。

隋达奚长儒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陈援军至，轨令长儒拒之。长儒取车轮数百，系以大石，沉之清水，连轂相次以待之。船舰碍轮不得进，长儒纵奇兵大破之，获吴明彻。

刘方授瞿州道行库总管，征林邑，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次黎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贼惧而溃。既渡江，行三十里，贼乘巨象四面奄至，方战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众而阵，方与战，伪奔北。梵志逐之，象多陷地颠蹶，转相惊骇，军遂乱。方又以弩射象，象中疮却走，蹂其阵，因以锐师继之，梵志大败，奔于栅，俘馘万计。于是济区粟渡六里，前后逢战，每战必捷。进至大绿江，贼据险，又击破之。经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梵志弃城奔海，方入城，获其庙主十八，皆铸金为之，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

汉王谅据并州反，代州总管李景发兵拒谅，谅遣乔钟馗围景，炀帝诏杨义臣率兵救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匿于山谷间。晡后，复于钟馗战，兵初合，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谷，尘埃涨天。钟馗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奔溃，纵击大破之。

唐北狄铁勒薛延陀发同罗、仆骨、回纥等众，合二十万，渡漠，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可汗李斯摩之部。思摩引其种落走朔州，留精骑以拒战。薛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乃令张俭、李等军率兵数道击之。太宗戒之曰：“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里，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进，不利速退。吾先敕思摩，烧秋草。延陀粮肉日尽，野无所获。顷有侦者来云：其马畜啮啖林木，皮革略尽。卿等犄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将奋激，制胜之举也。”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等，皆以步战而胜。

及其将来寇也，先讲武于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援马以追奔；失于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辄退，延陀乘胜而逐之。兵拒击，而延陀弓矢俱发，伤我战马。李乃令去马步战，率长槊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大败。

高宗遣将军裴行俭讨突厥于黑山，至朔州，谓其下曰：“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持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为之援，且伏精兵于隘要以待之。贼果至，羸兵弃车散走，贼驱车就水草，解鞍牧马，方拟取粮，壮士自车中跃出，击之，贼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几尽。自是粮运无敢近者。

雍熙初，张齐贤知代州，寇骑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卫都部马正以所部列南门外，众寡不敌。副都署卢汉斌畏懦，保壁自固。张齐贤选厢军三千，出正之右，誓众感慨，一以当百，贼遂却走，循胡卢河南而西。先是，约都部署潘美以并师来会战。至河间，使为贼所得。齐贤以师期既漏，且虞美之众为贼所乘。俄而美有使至，大师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得密诏，东路王师衄于君子馆，有诏并之全军不得出战，已还州矣。于时，寇骑塞川，齐贤曰：“寇知美之来，而未知美之退。”乃闭其使密室中，夜发兵二万，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帜燃刍。贼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矣，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磴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余，器甲甚众。齐贤归功汉斌。捷奏至，太宗嘉之，优诏褒美。

●后集卷四

◎将贵轻财

汉李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士卒不尽餐，不尝食。士卒以此爱乐为用也。

窦婴为大将军，婴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得金，陈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裁量其用，金无入家者。

后汉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为刺奸将军，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

魏曹真累迁大司马，每征行，与将士同甘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班赐

，士卒皆愿为用。

魏田豫为护乌丸鲜卑校尉，后为护贼寇中郎将、并州刺史。豫清约俭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

西魏将梁椿性果毅，善于抚纳，所获赏物，分赐麾下。故每践敌境，咸得其力。

唐李为行军总管，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将士。

萧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贼万余人寇暴纵横。潜募敢勇之士，设奇而击之，当阵而降。其众所获财畜，咸赏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马燧讨田悦，先战，燧誓军中曰：“战胜，请以家财行赏。”既胜，尽出其私财，以颁将士。德宗嘉之，诏度支出钱五万贯行赏，还燧家财。

石雄为丰州刺史，雄临财甚廉，每破贼立功，朝廷时有赐予，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余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思奋发。

◎将贪必败

晋张燕为巴西太守，时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饥饿流入汉中，保于城固，渐为抄盗。梁州刺史张殷遣燕讨之，定窘急，伪乞降于燕，并馈燕金银，燕喜为之缓师。定密结李雄，雄遣众救之。燕退，定遂进逼汉中，太守杜正冲东奔魏，燕亦弃官而遁。

前秦苻坚遣王猛伐前燕慕容，师次潞州。燕将慕容评率兵十万御之，以时久制之。猛乃遣其将郭度率骑五千，夜从间道，起火于高山，因烧评輜重，火见邺中。评性贪鄙，固山川，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因而大败。

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北征，将士多离恐。元谟又营货利，一疋布责人入百钱，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

唐独孤怀恩武德中为工部尚书，率兵讨贼，素无筹略，贪冒货财，频为贼所败，高祖屡下诏责之。

王仁必为灵盐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上先贮材木。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委于急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仁必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城桥，仍筑月城围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由仁必赎货，边上至今患焉。

李象古为安南都护，为土贼杨清所杀。象古贪纵，人心不附。安南数日城陷，古反被害。

李泳为河阳节度，泳本以市人发迹禁军，以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初任镇武节度，转为河阳。所至，以贪残为务，恃所交结，不畏宪章。犒宴所陈果实

，以木刻彩绘之。聚敛无已，人不堪命，遂至于乱，数月方止。文宗贬泳丰州长史。

◎临敌易将

战国燕昭王使将乐毅下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听齐间，以骑劫代毅，遂为齐将田单所败。

晋镇南将军杜元凯都督荆州诸军事，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吴之名将，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实闻于孙皓。元凯欲间吴边将，乃请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放晋军将，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竟殄灭焉。皓不悟，致败。

后周杨坚为相，尉迟迥据相州举兵。坚命上柱国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军于沁东。会沁水涨，未得渡。长史李询密启坚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等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仆蚤仆蚤，人情大异。坚深以为忧，谋代此三人。李德林独进计云：“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从，前所遣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安知其能尽复心耶？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奢之子所以致败。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以异志，必不敢动。”坚大悟，即令高颖驰驿往所为诸将节度，进成大功。

◎将骄必败

春秋，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庸人，楚之小国也）。楚使卢戢利侵庸，庸人逐之，囚于杨窗（窗，戢梨官属也）。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后进。”楚将潘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又与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鱼人实逐之（裨、鱼，庸三邑也。轻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巧，会师于临品（巧，传车也。临品，地名），分为二队（队，部也，两道攻），楚将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伐庸，遂灭之。

秦末，项梁起兵吴中，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秦三川守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必败。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梁不听，乃使宋义于济。路逢高陵君，曰：“公将见项梁乎？”曰：“然。”义曰：“臣谕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则免。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其将。章邯夜衔枚击梁，大破之定陶，梁败而死。

后魏崔延伯既破秦贼，乃于萧宝寅率众会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疋，军威甚盛。时万俟丑奴置营泾州西北七里当原城，时或轻骑暂来挑战，大兵未交，便尔奔北。延伯有功负胜，遂唱议先驱。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锁柱，教习强兵，负而趋走，号为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自泾州缘原北上。

众军将出，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乞缓师。宝寅、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斗。俄而宿勒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之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后受敌。延伯上马突阵，贼势摧挫，便尔逐北，迳造其营。贼本轻骑，延伯军兼步卒，兵力疲惫，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大败。

后周末，丞相坚辅，故周大将尉迟迥在河北，举兵拒命，遣将略地，河南州县多下之。丞相坚遣将于仲文率兵讨之。仲文军至汴州之东倪坞（乌古反），与迥将刘子昂、刘德裕等相遇，进击破之。军次蓼堤，迥将擅让拥众数万，仲文以羸师排战，让悉众来拒，仲文伪伯，让军颇骄，于是遣精兵左右翼击之，大败让军，生获五千余人。

隋末，翟让、李密起兵于河南荥阳郡，通守张须陀以兵攻让，让数为须陀所败，闻其来，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骄狠，可一战而擒之。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败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于林木间，诈与战不利，军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让合击须陀，众大败，遂斩须陀。

◎矜伐致败

春秋时，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师曰：“犯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盗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

前秦苻坚议伐吴，石越曰：“吴人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二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坚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遂兴师。苻融攻陷寿春，乃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犄角，禽贼帅必矣。”坚大悦，恐谢石等遁去，乃舍大军于顿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遂为谢玄所败。

◎不矜伐

后汉冯异为偏将军，从光武破王郎，封应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军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晋朱伺为陶侃骑督将，时西阳夷贼抄掠江夏，守杨珉每请督将议拒贼之计，伺独不言。珉曰：“诸将军何以不言？”伺答曰：“诸人以口击贼，伺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每得胜耶？”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是以胜矣。”

◎将帅自表异致败

春秋时，狄人伐卫师蒙泽，卫师败绩。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遂灭卫。

东晋末，桓玄篡晋，刘裕起义师讨之。玄败，溯流奔荆州，留其将何澹之、郭铨、郭杲之守湓口。刘裕将何无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军来战。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无忌谓诸将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之。”众曰：“澹之不在其中，纵得无益。”无忌曰：“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虽不居此舫，取之则获。但纵兵攻之，可一鼓而败也。”遂进攻，获舫。因传呼曰：“得何澹之矣！”贼中惊扰，无忌之众亦溃。然因乘胜势继进，无忌鼓噪赴之，澹之遂溃。

宋晋安公子勋举兵浚阳，宋将殷孝祖讨之。时贼据赭圻，孝祖将进，与贼合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异，若善射者，十人共射，欲不毙，得乎？”是日，于阵为矢所中，而死。

东魏大将高欢与西魏大将宇文泰战邙山，其时，泰见欢出旗鼓，识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贺拔胜总之，以犯其军。适与欢相遇，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乘胜逐欢数十里。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欢已逸去矣。

高敖曹与侯景等攻魏将独孤信于金墉城，大将宇文泰率众救之，战于邙山。敖曹心轻敌，建旗盖以凌阵。国人尽锐击之，一军皆没。敖曹轻骑走河阳城，仰呼求绳不得，拔刃剜门，未彻，而追至，敖曹奋头诟曰：“来！吾与汝斗！”国人追者斩之。

◎将帅自表异以夺敌心

唐朱泚之乱，李怀光自河北赴难。李晟每将合战，必自异衣锦裘绣帽前行，亲自指导。怀光望见，恶之，乃谓晟曰：“将帅当持重，岂宜自表饰以蹈贼也？”晟曰：“晟久在泾原，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先识以夺其心耳。”怀光益不悦。

◎均服

后周河桥之战，王思政下马用长槊左右扩击，一击踣数人。时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敌亦收军。思政久经军旅，每战唯著破衣弊甲，敌人疑非将师，故得免。有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已苏，遂相得。乃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方得还军。

◎隐语（军中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号隐语以喻之）

春秋时，楚师傅于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还无社，萧大夫。

司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无社素识叔展，故因以卯呼之）。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曲穷乎？”曰：“无（麦曲，曲穷，所以御湿，欲使无社逃泥水中。无社不解，故曰无。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河鱼腹疾奈何（叔展言无社御湿药将无疾也）？”曰：“目于智井而拯之（无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视虚废井而求也。出溺为拯也）。”“若为茅经，哭井则已矣（叔展又教结茅以表，并须哭，应以为信）。”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经存焉，号而出之。

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申叔仪，吴大夫，公孙有山氏，鲁大夫，旧相识），曰：“佩玉蕊兮，余无所系之（蕊，服饰备也。已独无以系佩，言吴王不恤下者矣）。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视也。凡寒贱之人，言但得视，不得饮）。”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

唐许钦明尝出按部，突厥默啜率众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贼将钦明至灵州城下，令说城中早降。钦明大呼曰：“贼中都无饮食，城内有美酱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时贼营处四面阻泥河，惟路得入。钦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简兵练将，俟夜掩袭。城中无悟其旨者。

◎先锋后殿

魏于禁、张辽、乐进、张、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进为军锋，还为后拒，故军严整。

晋大将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强盛，元多募劲勇。刘宇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恪、孙元忠等以骁猛应募，领骁锐为前锋，百战百胜，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所向必先。

隋大将杨素驭戎整严，每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陷阵而还者，斩之。又令三五百人复进，复如向法。将士恐悚，有必死之心，战无不胜。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虽严忍，士亦愿从。

梁韦为辅国将军，魏军败，讨合肥。既平，高祖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蹶，悉遣辎重居前，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后周齐王宪从文帝与齐人相拒，帝已去晋州，留宪后拒。宪阻水为阵。齐领军段畅至桥，宪隔水问畅姓名，畅曰：“领军段畅也。公复为谁？”宪曰：“我虞侯大都督耳。”畅曰：“观公言语，不是凡人，何用隐名位？”宪乃曰：“我齐王也。”遍指陈王纯已下，并以告之。畅鞭马去，宪即命旋军。齐人遽追之，戈甲甚锐。宪与开府宇文忻为殿拒之，斩其骁将贺兰豹三人，齐众乃退。

禄山反，诏关内节度使李嗣业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掎角。广平王伾收长

安，陈于香积寺北，澧水之东，嗣业以北庭军为前锋，王思礼为后军，戈鼓々々，震曜山野，列长阵待之。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因攒矢逐之。贼军大至，我师嚣乱，嗣业曰：“今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冀一生，我军无孑遗矣。”乃脱衣执长刀，立阵前大呼，当者人马死碎，阵复整。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而进，所向摧靡。

苏定方正观初为匡道府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王狼狽散走，余众傍伏。靖军既至，遂悉降。

代宗幸陕，避吐蕃，雍王为中军先锋，以仆固怀恩为副，领河东朔方节度行营，及镇西、回纥兵马赴陕州，并令诸道节度一时齐进。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观军容使鱼朝恩、陕州节度郭英又为后殿，自澠池入。怀恩等师至广水，贼徒数万，坚栅自固。怀恩阵于西原上，广张旗帜以当之，命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南山，出于东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进，贼死者数万。

五代梁牛存节大举以伐淮南，至濠州东，闻前军失利于清口，诸军退至淝河，无复队伍。存节遏其后，与诸将释骑步斗。诸军稍得齐，收拾所部兵并败兵共八千余人，至于淮。时不食已四五日矣，存节训励部分，以御追寇，遂得旋师。

王景仁伐寿州，至霍丘接战，擒贼将袁丛、王彦威、王蕃等，送京师。俄而朱瑾以大军至，景仁力战不屈，常以数骑身先奋击。寇不敢逼，乃引兵还。及济淮，复后殿，军故不甚衄，瑾亦不敢北渡。

◎击其后

春秋时，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略，行也。行吴界，将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速，召也），吴踵楚（蹶楚踵迹），而疆场无备，邑能无亡乎？”越大夫胥奸劳王于豫章之（水西曲），越公子仓归王乘舟（归，遗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寿梦，越大夫也），王及圉阳而还（楚地），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后汉，赤眉青犊十余万众并在射犬（汉野王县有射犬聚），光武引兵将击之，耿纯军在前，去营数里。贼忽夜攻，绝两军，营中士多伤。纯勒部曲，坚立不动。选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纯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遂破之。

宋柳元景为随郡太守，既至，而蛮反断驿道，欲攻郡。郡虚粮，仗又乏，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驿道。或曰：“蛮将逼城，不宜分众。”元景曰：“蛮闻郡遗重戍，岂悟城内兵少？且退，表里合势，于计为长。”会蛮垂至，乃使驿道潜出其后，戒曰：“火举驰进。”前后俱发，蛮众惊

扰，投郟水死者千余人，斩获数百，郡境肃然。

南齐末，萧衍举兵发雍州东下（雍州，今襄阳郡），大军已次江宁，衍使吕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移顿于越城。僧珍守白板，齐王东昏将李居士知城中兵少，率锐兵千人直来薄城。僧珍谓将士曰：“今既力不敌，不可与战，亦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后，守阵者复逾城而下，内外齐击，居士等应时奔散。

陈将周炆镇安靳等州，北齐遣将陆骞，以众二万，出自巴靳，与炆相遇。炆留羸弱辎重，鼓疑兵以当之，身率精骑，由间道邀其后，大败之。

后魏于谨，邙山之战，大军不利，谨率麾下伪降，立于路左。神武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谨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兵于后奋击，神武军乱，以此大军得全。

唐吐谷浑寇边，诏右仆射李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与吏部尚书侯君集副之。贼闻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数千里，诸将议息兵，道宗固请讨，李靖然之，君集不从。道宗遂帅偏师，兼行倍道，去大军十日，追及之。贼据险苦战，道宗潜遣千余骑，逾山，袭其后，表里受敌，一时奔溃。

吐谷浑、党项俱来寇边，诏霍国公柴绍讨之。贼据高临下，射绍军中，矢下如雨。绍乃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贼异之，驻弓矢而相与聚观。绍见虏阵不整，密使精骑自后击之，贼大溃，斩首五百余级。

王君为陇右节度使，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入寇大斗谷，又移攻邈州，焚烧市里而去。君以其兵疲，遂整士马，以掩其后。君先令人潜入贼境，于归路烧草。悉诺逻还至大非川，将悉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袭其后，至青海，时海水冰合，君率将士并乘冰而渡。悉诺逻已渡大非川，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纵兵尽俘获之，及羊马万数。

梁师都作乱，高祖遣延州总管段德操讨之。师都与突厥之众数千骑来寇延安，营于野猪岭。德操以众寡不敌，按甲以挫其锐。后伺师都稍息，遣副总管梁礼率众击之，德操以轻骑出其不意。师都与礼酣战久之，德操多张旗帜，奄至其后，师都惊溃，虏男女二百余人。

元和中，西戎频岁犯边。史奉敬白节度杜叔良，请兵三千，备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余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谓吐蕃尽杀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众之后。戎人惊溃，敬奉率众大破之，杀戮不可胜纪。

唐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郭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子仪奉元帅为中军，与贼将

安守忠、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王师结阵且三十里，贼众十万余，陈于北。归仁先薄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突，禽贼十余骑，乃定。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贼军大溃，斩首六万级。贼将张通余守长安，闻败奔陕。翌日，广平王入京师。

宋太平兴国中，北虏至定州，夺唐河桥，李重进召李继宣泊田绍ど赴援。绍ど为贼所败，继宣独按部，转间入定州。贼北去，重进命将五千骑蹶其后，抵拒马河。及贼据杨疃，继宣径掩击之，贼焚庐舍而遁。

刘延翰四年从征太原，刘继元降。车驾北伐，俄班师，命延翰、李汉琼率兵屯真定，崔彦进屯关南，崔翰屯定州。上谓延翰等曰：“戎人必来寇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必大捷。”是冬，贼果纵兵南牧。延翰先阵于徐河，彦进率师出黑芦堤北，缘长城西行，南下长城口，衔枚蹶贼后，摧翰、李汉琼兵亦至，合击之，大败贼众于蒲城。

端拱中，威贼军粮馈不继，贼欲窥取之，上遂遣大将李继隆发真定屯兵万余人，护送輜重数千乘。贼将于越谍知之，率精锐数万骑，将邀王师。边将尹继伦领步骑千余，缴巡塞上，正当贼所入道。贼不击而过，径袭大军。继伦谓麾下曰：“贼视我犹鱼肉，南出而捷，回日乘胜驱我北去；不捷，亦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今可卷甲衔枚，袭其后。贼锐气前去，其心轻我，不虞我之至。力战而死，犹不失忠义，岂能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因令军中秣马，侯夜，遣人持短兵，潜发蹶其后，行数十里，至唐河、徐河。天未明，贼去大军四五里，方会饮食讫，将战，继隆列阵以待之，继伦出其不意，从其后急击，杀贼将一人号皮室（皮室者，贼相也）。众遂惊乱。于越方食，失匕箸，为短兵中其臂，创伤，乘善马先遁。贼望见大将奔北，因大溃，自相蹂践死者无数，余党皆引去。自是贼兵不敢窥边。以继伦面黧，相戒曰：当避黑大王。

景德元年，契丹南牧，真宗与之继好，戎人请盟。北归，所过犹侵劫未已。遂以张疑为缘边安抚使，提兵蹶其后，贼乃出境不敢略夺。

◎退师

前汉高帝，匈奴围于平城七日，高帝使使间厚遗阼氏，乃开围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向，从解角直出，得与大军合。冒顿引兵去。

后周大将晋公护伐齐，遣将尉迟迥围洛阳，为敌所败。周将达奚武与齐王宪于部山御之，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目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备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军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朝弃之乎？”宪遂从之，全军而返。齐人弗悟，而不追，若追之，必克也。

五代黄文靖佐葛从周送朱崇节入潞，会晋军十余万俯外垣寨。文靖虑孤军难守，乃与葛从周启出师，文靖为殿后，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还。晋人不敢逼。

●后集卷五

◎出奇

战国廉颇为赵将，秦使间曰：“秦独畏赵括耳，廉颇易与，且降矣。”会颇军多亡失，数败，坚壁不敢战。又闻秦反间之言，使括代颇。括至，则出军击秦。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遂胜追，造壁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绝赵军后，又五千骑绝赵壁。赵兵分为二，粮道绝，括卒败。

突厥犯塞，炆帝令唐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率众备边。会虏寇马邑，仁恭以众寡不敌，有惧色。高祖谓之曰：“今主上遐远，孤城绝援，若不死战，难以图全。”于是亲选精骑二千，出为游军，居处饮食，随逐水草，一同于突厥。见虏侯，骑但驰骑射猎，示若轻之。及与虏相遇，则犄角置阵，选善射者为别队，持满以待之。虏莫能测，不敢决战。因纵奇兵击走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千万级。

唐太宗尝选精锐千余骑为骑兵，皆皂衣黑甲，分为左右队，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翟长孙等分统之。每临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锋率之，侯机而进，所向摧靡。常以少击众，贼徒气慑。

开元二年，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王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与临洮两军合势以拒之。贼营于大来谷口，吐蕃将盆达延文率兵继至。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袭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后者击鼓以应之。贼众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伤，死者万计。俄而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率众邀击吐蕃至武衡谷，去大来谷二十里，为贼所隔。率兵迎讷之军，贼置兵两军之间，连亘数十里。夜出壮士，衔枚击之，贼又大溃。乃与讷合军掩其余众，迫奔至洮水，杀获不可胜数。

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取长安，战于香积寺北，结阵三十里。贼将李归仁先薄我军，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业禽十余骑，乃定回讫。奇兵出贼背夹攻之，斩首六万级。

王忠嗣少勇敢自负，及为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但训练士卒，缺则补之。有漆弓百五十张，常贮之袋中，示无所用。军中皆日夜思战，因多纵间谍，以伺虏之隙，时以奇兵袭之，故士乐为用，师出必胜。每军出，即

各召本将付其兵器，令其士卒虽一弓一箭必书其姓名于上以记之，军罢而纳。若遗矢，即验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劝，甲仗充刃。

五代汉高祖在晋阳，郭进往依之，汉祖壮其材。会北寇屠安阳城，因遣进攻拔之。戎人遁去。授方州刺史。寇王道毙，高祖出兵井陘，进以奇兵，间道先入名州，因定河北。

◎伏兵

春秋时，必阝之战，晋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帅，将也。覆为伏兵七处），故上军不败。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刚不耻退）君三覆以待之（覆，伏兵）。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郑将祝时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

吴侵楚，楚将养由基奔命，楚司马子庚以师继之。养由基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楚地），大败吴师。

汉景帝时，吴楚反，以周亚夫击之，至霸上。赵涉说亚夫：“吴王素富，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渚澠之间。然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钟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如其计，至洛阳，使吏搜渚澠间，果得吴伏兵。

后汉荆州刘表遣刘备北侵，至叶，曹公遣将李典与夏侯拒之。备一朝烧屯去，夏侯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夏侯不听，与于禁追之。禁与夏侯等果入贼伏里。典往救，备见救至，乃退。

后魏万俟丑奴作乱关中，魏将贺拔岳率兵讨之。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杀掠其人以挑之。丑奴大将尉迟菩萨果率步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兵称阳国威，菩萨自言强盛，往覆数返，时以逼暮，于是各还。岳密于渭南傍水，分精骑数十处，随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将百余骑，隔水与贼相见。岳渐前进，先所置骑随岳而集。骑既渐增，贼不测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浅可济之处，岳使驰马东出，似欲奔遁。贼谓岳走，乃弃兵南渡渭水，轻骑追岳。东行十余里，依横岗设伏兵待之。贼各以路险不得齐进，前后继至，半渡江东。岳乃回与战，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下马。俄而获虏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

魏傅永为豫州刺史，南齐将裴叔业来侵楚王戍（地名）。永令戍填塞外塹

，夜伏战士一千人于城外。及晓，而叔业等至，顿于城东列阵将，置长围。永所伏兵于道左，击其后军破之。叔业乃令将佐守所列之阵，自率精甲数千人救之。永上城楼，观叔业南行五六里许，便开门奋击，遂摧破之。叔业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犹盛，非力屈而败，直堕吾计中耳。既不测我之虚实，足丧其胆。俘此足矣，何暇追之？”

十六国后赵将石季龙攻晋将刘演于景庭，兖州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弃营，设伏于外，扬声将归河北张。平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季龙回击，败之，遂陷廩丘。

夏赫连勃勃进屯依力川，后秦姚兴来伐，至三城，勃勃率骑御之。兴遣其将姚文崇拒战，勃勃伪退，伏以待之。姚兴、文崇等追之，伏兵夹击，皆擒之。

后周时，尉迟迥作乱，以宗文忻、韦孝宽击之。迥遣子盛兵武涉，忻击走之，进临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野马岗。忻以五百骑袭之，斩获略尽。进至草桥，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趋邺下。迥背城结阵，大战，官军不利。时邺城士庶观战者数万人，忻谓左右曰：“事急矣，吾当以权道破之。”于是射观者，走之，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齐力急击之，迥军大败。

韩褒为汾州刺史，先是齐寇数入，人家废耕桑，前后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适会寇来，褒乃下令属县。人既不及备，以故多被抄掠。齐人喜于不觉，以为州先未集，兵今还，必不能追蹶。由是益懈，不为营垒。褒已先勒精锐，伏兵北山中，分据险阻，邀其归路。乘其众怠，纵伏击之，尽获其众。

隋初，周将尉迟迥河北拒命，文帝遣将于仲文讨之。迥将檀让屯成武，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檀让出谒，仲文执之。仲文背城结阵，出军数里，设伏于麻田中。迥将比罗恃众而来，两阵才合，伏兵俱发，曳柴鼓噪，尘埃涨天，毗罗兵溃，皆投水死。

王世充欲击李密，密屯偃师北山上，时新破敌，有轻世充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令军人秣马蓐食，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发，乘高而下，驰压密营，又纵火焚其庐舍。密军溃，降其将张童仁、陈智略，进拔偃师，密走保洛口。

唐太宗讨窦建德，至武牢。建德自荥阳西上，太宗以数百骑，出武牢东二十余里以挑之，往往设伏。北至贼营，才四骑而已。谓左右曰：“贼初见骑少，疑为斥候。”语未毕，忽贼奄至，因引弓射之，毙其一将。贼以五六千骑并拔枪而进，从者咸失色。太宗谓之曰：“尔但前去，我自殿后。”于是按辔徐行，贼至辄引弓射之，毙一贼，贼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此再三，每至必毙

，贼乃不敢复逼。太宗引贼入伏内，伏兵相次而发，合击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瓚，斩首数百级。

李密之叛，将出山南，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谓盛彦师曰：“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决策而叛，其下兵亡思欲东归，若非计出万全，则不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当。”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梟其首。”万宝曰：“计将安出？”对曰：“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便领众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挟路乘高，刀盾者伏于溪谷。令曰：“待贼半渡，一时齐发弓弩，据高纵火，刀盾即乱出薄之。”或问之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实走襄邑城就张善相耳，必当出人不意。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展力，一夫殿后，必自能制。令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陕州，以为馀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李密。

封常清为安南节度，讨大勃律，师次贺隆劳城，一战而胜。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实曰：“贼兵羸弱，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遂歼其伏。

郭子仪自杏国渡河，围卫州。安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崔乾、薛嵩、田承嗣悉其众来援，分为三军。子仪阵以待之，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诫之曰：“俟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迫之。”既战，子仪伪遁，贼果乘之。及垒门，遽闻鼓噪，俄而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惊骇。子仪整阵追之，贼众大败。

郭子仪赴凤翔，将李归仁以锐卒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窘急，使仆固怀恩及王升、陈回光、浑释之、李国正等五将伏兵于白渠留运桥以待之。贼至，伏发，归仁大败而走。又从子仪战于清渠，不利，归于凤翔，及回纥来赴国难，肃宗乃遣广平王为元帅，以子仪为副，而怀恩领回纥兵从之汶水。贼伏兵于营东，怀恩引回纥驰往杀之，匹马不归，贼乃大溃。

史朝义叛，至贝州，与伪大将薛忠义两节度合。仆固至临清县，惧贼气盛，驻军以俟变。朝义领众三万，并攻具来攻。令高彦嵩、浑月进、李光逸等设三伏以待之，贼半渡，伏发，合击而走之。其时回纥又至，军益振，卷甲驰之，大战于下博县东南。贼背水而阵，大军冲击而推之，积尸拥流而下，朝义走莫州。

唐哥舒翰充陇右节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珣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十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余或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

吐蕃北寇灵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韦皋出兵深入，蜀师万人

据险设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战，论莽热见我师之少，悉众追之。发伏掩击，鼓噪震骇，蕃兵自溃，生擒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

五代梁将戴思远攻德胜北城，庄宗命李嗣源设伏于戚城，令骑军挑战。梁军大至，庄宗御中军以御之。时李从珂伪为梁帜，奔入梁垒，斧其望楼，持级而还。梁军愈恐。步骑渐至，李嗣源以铁骑三千乘之，梁军大败，俘斩二万计。

宋雍熙中，王师北征，以田重进为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兵薄飞狐城下。贼遣其将大鹏翼等来援。监军袁继忠谓重进曰：“贼多骑兵，利于平地，不如乘险逆击之。”重进率兵伏飞狐南口，贼兵方出，乃麾兵击之，遂擒鹏翼。

至道中，以李孝隆护送刍粟入威寇军，贼将干越率骑八万来邀王师。李继隆所领步骑才一万，先命千人设伏于城北十里，继隆与尹继伦列阵以待。贼众方食，继伦出其不意，击走之。继伦道奔，过徐河十余里，俘获甚众。

◎多方以误之

春秋时，吴子阖庐问于伍员曰：“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音的）任患。若为三师以隶焉（隶，犹劳也），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罢敝于道）。亟隶以罢之（亟，数也，音器），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吴遂入郢。

后汉末，曹公征关中，进军渡渭。马超及韩遂数请战，不许；因请割地，求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与遂交为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故旧，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骁骑夹击，大破之，遂、超等走凉州。

魏将田豫率兵进击鲜卑河比能，单将锐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后，断绝归路。豫乃进军，去虏众十余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燃之，从它道引去。胡见烟火不绝，以为尚在，行数十里乃知之。

魏末，诸葛诞、文钦反，据寿春，投吴请援。司马文王总兵讨之。王谓诸将曰：“诞当突围，决一朝之命。”或谓：“大军势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它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二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谷淮北廩，军士给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文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冗食，俄而城中乏粮。诸将并请攻之，文王曰：“诞聚粮固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必不便走。今与我合。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休，一战败之。”

武德中，太宗领兵征薛仁杲，攻析庶（上思力反，下之之怒反）城。贼有十余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诸将咸请战，太宗曰：“我士卒新经挫衄，彼锐气犹盛，必轻敌好斗。我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因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贼粮尽，军中颇携二，其将相继来降。太宗知仁杲人心内离，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贼大将宗罗自恃骁悍，求战不得，气愤者久之，乃是尽锐攻梁实，冀逞其志。梁实固险不出，以挫其锋。罗攻之愈急。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令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罗并军共战，王军几败。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气夺，于是大溃。

太宗讨刘黑闥，阻水列营以逼之，分遣奇兵断其粮道。黑闥又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闥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壅洛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侯贼半渡而决堰。”黑闥果率步骑二万，渡洛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闥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黑闥与范愿等以千余人奔于突厥。

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郭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答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裨，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贼寇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拔之，与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二。若追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

本朝征高平，付藩美精卒数千，扼江猪岭。贼果由其路来援，美坚壁不与战，贼遁去。

◎避锐

春秋时，城濮之战，楚子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曰：“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所置其可废乎？”子玉不从，而败。

后汉末，袁尚据邺，率兵围击兄谭于南皮。留苏由、审配守邺。曹公围邺，尚还救邺，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陈兵挑战，法尚先伏轻船于浦中，又伏精锐于古村之北，自张旗帜，逆流拒之。战数合，伪退，登岸，投古村。猛

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数里，与村北军合，复前击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发，船取其楫，建周旗帜，猛于是大败，仅以身免。

隋高颖献取陈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颖集士马，声言掩袭，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虽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文帝行其策，陈人益惧。

贺若弼镇淮南，请船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兵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其后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之觉，遂灭陈。

◎声言欲退诱敌破之

东晋末，妖贼孙恩北出海盐，时刘裕拒之，筑城于海盐故治。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深虑之，乃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者。明早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乃率兵众先入城。宋武帝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

后凉吕光遣将吕延伐西秦，大败之。乞伏乾归泣叹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纵反间，称乾归东奔成纪。吕延信之，引师轻进。司马耿稚谏曰：“乾归雄勇过人，权略难测，破王广，克杨定，皆羸师以诱之。虽蕞尔小国，不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乾归乎？今宣布阵而前，步骑相接，徐侯诸军大集，可一举灭之。”延不从，而战败。

北凉主沮渠蒙逊伐西凉李歆于酒泉，先攻（音闻）浩（音门）。蛇盘于帐前，蒙逊笑曰：“前一为蛇，今盖在吾帐。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乃烧攻具而还，次于川岩。闻歆集兵，欲攻张掖，蒙逊曰：“入吾计矣，但恐闻吾回军，不敢前也。兵事尚权。”乃露布西境，称得浩，将进军黄谷。歆闻而大悦，进入都渎间。蒙逊逆之，败歆于怀城，遂进克酒泉。

五代梁杨师厚率步骑屯于临朐，而声言欲东拔密州，留辎重于临朐。王师范果出兵来击。师厚设伏于野，追击至圣王山，杀万余众，擒都将八十人。

◎声言怠敌取之

唐吐蕃叛，诏裴行俭为洮州道总管。行俭建议曰：“吐蕃皆叛，干戈未息。敬玄、审礼，失律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帅师充质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从事，必可有功。”高祖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乃杨言给其下曰：“天时方熟，未可涉远。须凉秋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觜知之，遂不设备。行俭仍召四镇诸蕃兵长豪杰谓曰：“忆昔此游，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

，谁能从吾猎也？”时蕃酋子弟请从者仅万人。行俭阳为略游，教度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次使人趣召相见。都支先与遮鬲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儿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诸部贼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晓夜前进，将贼遮鬲。途中果获都支还使，与遮鬲使同来。行俭释遮鬲使者，令先往晓谕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鬲寻复来降。

◎称降及和因懈败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关，欲以二万人击秦关下军。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也。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王且留壁，使人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之上，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怠击之。”沛公乃引兵击之，秦军大破。

晋将李矩守荥阳城，前赵刘聪将刘畅步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于畅，潜匿精勇，见其老弱。畅不以为虞，大飨渠帅，师人皆醉。矩谋夜袭之，畅仅以身免。

贞观初，突厥颉利可汗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为蕃臣。太宗遣唐俭、安修仁持节出塞，以安抚之。以李靖为定襄赵总管，往迎颉利。颉利不肯朝覲，请待草青马肥，将逾砂磧。靖与其副将张公谨谋曰：“制使到彼，虏必自宽率。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诸将皆曰：“诏许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机也。如唐俭等辈，何足惜？”督军疾进，自白道袭之。至阴山，遇其斥侯十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之至。靖军奄到，纵击之，遂灭其国。

◎卑辞怠敌取之

单于冒顿初立，东境方强，遣使谓冒顿，欲得千里马。冒顿以问群臣，皆曰：“千里马，国之宝，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遂与之。居顷，东胡遣使来曰：“愿得单于一阏氏。冒顿问群臣，皆怒曰：“东境无道，乃求阏氏。”冒顿曰：“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与之。居顷之，东境复曰：“贼兵有弃地千余里，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或曰：“与之。”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之？”诸言与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至者斩！”遂往袭之。东胡轻冒顿，不为之备，冒顿灭之。

魏初，马超屯潼关，曹公大破之。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公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军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

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也。吾欲盛兵向汉关，贼众悉南守，西河之备虚，故徐晃等得掩取河西，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河西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植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矫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纵逸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朝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隋末，阳玄感反，攻东都。刑部尚书卫玄与玄感战，兵始会，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官军稍怠，玄感与数千骑乘之，玄于是大败。

◎甘言怠敌以击之

东晋初，石勒伪推奉晋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勒于是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护逊绕驰遣白浚，引军拒勒。浚将佐咸请出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者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飧以待之。勒晨至蓟北，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听事，命甲士执浚立之于前，数其罪恶而诛之，遂取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邺，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景，图逆，召高凉太守冯宝。宝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此诈君，欲为反耳。顷者京师危迫，羽檄召兵，遍于郡县。刺史称疾不赴，缮甲训兵，今已备矣，而更召君，往见留，愿且勿行。遣使谲之曰：身疾而笃，谨遣传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闻必无所防，为君取之，如反掌耳。”宝从之，於是沈氏自将千人，皆藏短兵，步担杂物，唱言琛货，先书报迁仕曰：“太守冯宝疾笃，谨令妻沈氏传启，并奉土贡，以资军费。”迁仕大悦，迎沈氏。因释担出刃，大破之。迁仕脱身而遁，沈氏入据其城，尽收其众。

◎捣虚

后汉将军耿秉，与窦固合兵一万四千骑，击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余里。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取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上马，众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抄掠，斩首数千，及牛马羊十余万头。后王安得震怖，将数百骑出迎秉降。

袁绍、曹公相持於官渡，沮（侧居反）授说绍：“可遣将奇别为支军於外，以绝曹公之援。”绍不从。许攸进曰：“曹公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其势必空弱。若公遣轻军，星夜袭许，则操为我擒。如其未溃，可著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用，竟为曹公所败。

魏武征河北，师次顿丘。黑山贼于毒等攻东武阳，魏武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东武阳。魏武要之於内，大破之。

梁同州刺史陈庆之率众围东魏南荆州，东魏将尧雄与行台使侯景救之。雄曰：“白狗堆，梁之北面重镇，因其空处攻之，必克。彼若闻难，荆围自解。此所谓机不可失也。”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城，擒梁镇将苟求广。

东魏大将高欢率兵伐西魏，济河，集诸将议进趣之计。斛律羌举曰：“宇文黑獭虽聚凶党，强弱可知。今固守，无粮援可恃，有同困兽。若不与其战，而径趣长安，长安空虚，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彼无所归，则黑獭之首悬於军门矣。”诸将议有异同，遂战于渭，大败而归。

隋赵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御陈。属霖雨数旬，城颓者百余步。蛮酋郑南乡叛，引陈将吴明彻欲掩安蜀。议者皆劝益修守御，不从，乃遣使说诱江外生蛮向武阳，令乘虚掩袭南乡所居，获其父母妻子。南乡闻之，其党各散，陈兵亦遁。

王世充与李密相持於东都，世充夜渡，阵于洛水之北。其时密已渡洛水，陈兵，与世充相对，东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多骑兵长枪，宜平宽放纵；世充兵多戈矛槊，宜隘险。然南逼洛水，北阻太山，地形偏促，骑不成列。世充纵<矛非>蹙之，密军失利。密与数子登船南济，自馀兵马皆东走月城。世充乘胜长驱，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马西上，直向世充本营，左右麾旗，相继而至。世充营内见密兵来逼急，连举六烽。世充乃舍月城之围，收兵西退。自洛北达於黑石，中间四十余里，奔赴颠狈，大丧师徒。密之行也，东北之围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战而成功，世充伏其权奇，不复轻出。

◎击东南备西北

前汉景帝时，七国反，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於帐下，周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后汉末，黄巾贼起，汉将朱隽率兵讨之，贼帅韩忠据宛拒隽。隽兵少，不敌，乃长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隽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魏将独孤信率兵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东北，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迟明克之。

◎声言击东其实击西

后汉耿攻张步於剧，步遣弟蓝屯西安，分诸将守临淄，相去四十里。进军画，居二城之间。视西安城小而坚，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曰：“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曰：“西安闻吾欲攻之

，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攻之可拔也。临淄若下，西安自溃，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能拔，屯兵坚城之下，深入敌境，后绝转输，敌制吾弊。”遂攻临淄，半日而拔。蓝弃西安而遁。

岑彭将兵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於邓，数月不得进。彭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且西击山都。乃纵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渡沔水，击其将张扬於阿头山，大破之。从山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先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

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绍遣将郭图、淳于仁、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於台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公北救延，荀攸说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帅分兵西应。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之围。

唐嗣曹王皋讨李希烈之叛，贼立堡栅于蔡山。皋度峻险不可攻，乃声言西取蕲州，理战舰，公兵傍南涯与舟师溯江而上。贼以老弱守栅，引军循江随战舰，南北与皋兵相去。直蔡山三百余里，皋令步兵登舟，顺流东下，不日拔蔡山。贼还救，间一日方至，大破之。因进拔蕲州，降其将。

◎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春秋时，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从舒鳩言），吴人见舟于豫章（伪将兴楚伐桐），而潜师于巢（实欲击楚）。以冬十月，吴军、楚师战于豫章，败之（楚不忌故也）。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

越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句卒（钩五相著，别为左右也。句音钩。），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左右勾卒为声势，以分吴军而三。越军于伐吴，越江南，乃其左右将军，有私卒六千人为中军。日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右军衔枚沿江五里。夜斗鸣鼓，吴师闻之，大骇曰：“人来攻我乎？因分其军为二阵拒越。越王乃以其中军衔枚以袭之，吴师大败。此《国语》与《左氏传》其语小异，故附于注末）。

汉王遣将韩信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舡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缶渡军（木为器，如罌罐，以度军，无船且尚密），袭安邑，据魏王豹。

后汉将吴汉、岑彭讨公孙述，述使其将延岑等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众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今南平郡，即汉江州），溯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袭击侯

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军和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

魏田豫到马城，鲜卑攻围之千重。豫密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兵从南门出。胡人皆属目，征赴之。豫将精锐自北门出，鼓噪而起，两头俱发，出贼不意。贼众散乱，皆无弓马，步走追三十余里，僵尸积地。

魏将司马宣王征公孙渊，师次于辽水东。渊遣将军卑衍、杨柞等步骑数万阻辽水以拒之，围堑二十余里。宣王令其军穿围，盛兵多张旗帜，出其东西，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急赴东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备，夜遁走。

郭淮讨叛羌，其羌遮塞等屯河关、白王故城，据河拒官军。淮见兵上流，密于下渡兵，据白王城，击，大破之。

蜀诸葛亮领兵出斜谷，魏将司马懿屯北源。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郭进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军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义熙八年，刘裕遣将诸龄石伐谯纵于蜀，裕谋曰：“往年刘敬宣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中。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封付龄石，署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至白帝，发函，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众军乃倍道兼行，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刺史侯辉、谯洗等率众万余屯彭模，夹水为城。龄石至彭模，诸将以贼水北城险众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攻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诘朝战至日暮，焚其楼櫓，四面并登，斩侯辉、谯洗，仍引军回趣南城，即时溃散。

宋刘道济为益州刺史，州政失中，群盗蜂起，攻围州城。道济将裴方明出东门，破贼三营，斩首数万级。贼虽败，已复还合。方明复伪出北门，回击城东大营，杀千余人。时天大雾，方明等复扬声出东门，而潜自北门出，攻城北、城西诸营，贼众大溃，于是奔散。

西魏末，岷州羌据州城反，魏将独孤信讨之。信乃勒兵向万年，顿三交口。贼并力拒守，信因诡道趋綦松领。贼不虞信兵之至，睹风奔溃。承胜遂北，径至城下，贼并出降。

前燕将慕容垂讨丁零翟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拒守。垂徙营就

西津，为牛皮船百余艘，载疑兵列伏，溯流而上，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拒。垂潜遣桂林王慕容国于黎阳津，夜济壁于河南。钊闻而奔还，士众疲竭，走归滑台，钊携妻子率数百骑北趣白鹿。垂遣追击之，尽擒其众。

隋汉王谅作乱，遣其将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隋将史祥讨之，军于河阴，久不得济。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才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攻河阳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拒祥。祥于是舣船河南，公理聚甲以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率众拒之。祥至（占闻反）水，两军相对，公理未成列，祥纵大破之。

雍熙中，知雄州贺令图与大将孙怀浦、薛继昭、刘文裕、侯莫、陈利用相继上言：“虜母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遂遣曹彬、崔彦进与米信自雄州，田重进趣飞狐，潘美出雁门，克期齐举。将发，太宗谓之曰：“潘美之师，但先趣云应，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虜闻大兵且至，必悉众救范阳，不暇援山后矣。”既而美之师先下寰、朔、云、应等州，重进之师又取飞狐、灵丘、蔚州，多得山后要害之地，而曹彬之大军亦连下州县，军势大振。每捷奏至，太宗每讶彬进兵之速，且忧虜断粮道。彬次涿州，旬日食尽，因退师以援饷馈。太宗闻之曰：“岂有敌人在前，而退军以援刍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师缘白沟河与米信军会集，按兵养锐，以张西师之势。待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重进之师东下，合势以取幽州。时彬部下诸将闻潘美、重进攻城野战，累获其利，以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画锋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虜大众当其前，且战且行，去城裁百里，二十日始至焉。虽频克捷，而时方炎暑，军士困乏，粮且尽，彬退军无得，行伍为虜所蹶，遂至于败。

●后集卷六

◎张大声势

春秋时，诸侯伐楚，楚子使屈元如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使与屈元乘而观之。齐侯曰：“若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元及诸侯盟。

诸侯伐郑（郑从楚也），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郈从荀莹、士毛门于门（郑城门也，二国从中军）。卫卫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

（师之梁，亦郟城门，三国从上军），滕人、薛人从栾、士魴门于北门（三国从下军），杞人、郟人从赵武、魏绛斩行粟（三国从待军行。粟，表道）。甲戌，师旋于汜（众军还聚汜。汜，郑地东汜）。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糒粮，归老幼（示将久师），居疾于虎牢（诸侯已取郑虎牢，故使军疾病悉其中），肆眚，围郑（肆，缓也。眚，过也）。郑人恐，乃行成。

晋侯伐齐，登巫山以望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斥，侯也。疏建旌旗以为阵，示众）。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以求拘为人形也。建旆以为驱），輿曳柴而后之（以扬尘）。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脱，不张旗帜）。

后汉虞诩为武郡太守，讨叛羌。羌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峻谷。诩停军不进，宣言上书请兵，须到乃发。羌闻之，乃分掠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因设伏于浅水，掩击大破之。

隋扬义臣为朔州总管，炀帝即位，汉王谅作乱并州，代州总管李景为汉王将乔钟葵所围，诏义臣救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出其不意。义臣晡后与钟葵战，兵初合，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涨天，钟葵军不知所为，伏兵发，因而大溃，纵击破之。

炀帝为突厥所围，郡县皆发兵赴援。时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师将发，太宗劝之多赍鼓旗，设疑兵以威突厥。定兴不纳。太宗谓之曰：“始毕扫其境内，敢围天子，本疑国家仓卒无援，忽见旗鼓之盛，必谓救兵云集。今者进师，可前后相次，数十里间连亘不绝，昼则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以张形势，则必见惧，望尘而退，此计之上也。不然，为彼所轻，悉军来战，公必不能支矣。定兴从焉。”将次崞县，突厥侯骑驰告始毕曰：兵大至矣。遂解围而退，果如所料。

◎先声后实

春秋，晋侯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塹防门而守之广里。晋将范宣子告齐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敌）。”齐师夜遁。

汉王遣韩信破陈余后，信募致广武军李左车，师事之。韩信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若何而有功？”对曰：“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于闾与，一举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军。名闻海内，威振天下，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疲（音疲），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敝之兵

，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力不能支，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拒境以自强。燕齐相持而不下，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之所短也。臣闻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抚其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幸兵（《魏都赋》曰：“幸者顺呼。刘逵曰：幸，酒也），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难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故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并从之，燕齐从风而靡。

◎疑兵

春秋时，晋声子聘楚，谓令尹屈建曰：“子仪之乱，析公奔晋，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钧同其声），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

前汉沛公欲击秦，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多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酈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

后汉廉范为云中太守，会兵寇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虏众盛不敌，会日暮，令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然火。贼遥见火多，谓汉救兵至，待朝将退。范乃令军中蓐食，晨往击之，斩首数百级。贼自此不敢兵向云中。

陈登守广陵，孙策遣军攻登于康琦城，登使人求救于曹公，而密去城十里军。营处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兵成行，令俱起火，井然其聚。城中称庆，若大军到。贼睹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

吴孙坚少时，与父共载船至钱塘，会海贼胡王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舡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大兵以逻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

魏文帝至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驾以木干，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

曹休与孙权兵战，休败。权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贾逵曰：“休败于外，进不能战，退不能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断，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所谓先人以夺其心。贼见吾兵必走。”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遂退。

大将军曹爽袭蜀，蜀将刘敏、王平镇汉中拒之。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余粮栖亩，若听敌人入，则大事去矣。遂帅所领，与平据形势多张旗帜，弥亘百里。会费至，军退。

东晋末，桓玄篡晋，刘裕起义兵讨之。玄使将钟谦、何澹之屯覆舟山。裕

先使羸弱登蒋山，多张旗帜，以油帔冠诸木杪，遍满山谷。玄不之测，大惧。裕乃与刘毅等分数队进，突谦阵，皆殊死战，无不以一当百。时东北风急，毅军放火，烟尘涨天，鼓噪之声震惊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奔散。

宋晋安王子勋举兵反，邓琬因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峽道入三吴，明帝命将讨之。时朝廷器甲悉克南讨，故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折竹为旗枪，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

蠕蠕侵西魏，大将于谨率二千骑追之，因领轻骑出塞覘贼。属虏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军众者。贼遥见，疑有伏兵，乃退。

西魏将宇文测行绥州事，每岁河水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侯，伺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给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

南齐将冯道根守阜陵，理城，仍远斥侯，有如敌将至者。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理城未毕，会魏将党法宗、傅竖眼率兵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堑垒未固，城中众少，皆失色。道根命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将战，败之。

刘寻_阝围晋阳，诫众曰：有病者，杀而焚之。三军咸称不病。乃退，因选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会关，留数马及旌旗，虚设于高岗之上。晋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时服其谋。

宋朝开宝中伐金陵，王师自荆渚乘战舰而下，以黄州刺史王明领战舰，为池岳州江路巡检。伪将先令_ど自上江领兵五十万，连大舰，沿流而下，将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为援。明请益舟师以袭令_ど，上曰：“非应急之策也，令_ど朝夕至，金陵之围解矣。”乃密遣人谕明，于洲浦间多立长木，若帆樯之状。令_ど望见，果疑我师袭其后，逗留不进。移檄诸军，生擒令_ど。

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路行营都部署，受诏开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运。翰遣夫数万人，抵贼境伐木，以给用。先用骏骑为斥侯，以五色旗授之，人执旗，前有林木，举青旗；有火，举赤旗；虏寇，举白旗；水潦，举黑旗；陵阜，举黄旗，以为验。凡贼之将至也，必举狼烟为侯，翰命大举烟于境上，贼众疑有伏兵，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数万。

◎察虚声

后汉末，刘备遣将吴兰屯下邳，曹公遣曹洪征之。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后。众议狐疑，洪曰：“贼实断道，当伏兵潜行，今反张虚声，此其不能也

。宜及未集，从击兰，兰破，则飞必走。”乃集兵击兰，大破之，飞果走。

刘裕率兵伐南燕，慕容超走广固，且乞师于秦。裕筑围守之。秦王姚兴遣使告裕云：“慕容氏相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长驱而进。”裕乃呼兴使者谓曰：“汝语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穆之闻兴使，驰入见裕，而秦使已去。裕以兴所送并答语示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无大小，必同与谋。此宜善详，云何率尔便答此语？未能威敌，适促彼怒耳。若燕未可拔，兴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强之辞耳。”兴果不出师，广固终拔，擒慕容超，平齐地。

◎避实击虚

春秋时，桓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拒，方阵），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人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不能支持也）。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萃，聚。集，成）。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战于葛（郑地）。令二拒曰：动而鼓（，旃也，通帛为之，盖今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占外反）。蔡卫陈皆奔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之。

楚伐随，军于淮汉之间。随将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离也）。”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不从季良谋）。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吴人伐州来，楚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克，胜也。军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无常），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使其师潜，帅贱多宠，政令不一（帅贱，越非正卿也。军多宠人，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七国，楚，顿，胡，沈，蔡，陈，许）。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示之不整以诱之），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违兵忌晦战，击楚所不意）。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囚徒不习战，以示不整），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吴王子）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

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吴楚二师阵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楚师乱，吴师大败之（楚瓦，楚令尹囊瓦也）。

魏文帝问司马懿曰：“吴蜀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散居东关。且攻敌必扼其喉，椿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军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下，破之必矣。”

东晋将王敦反，兵寇石头城，欲攻晋将刘隗（五罪反）。其将杜弘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头，其守将周礼少恩，兵不为之用，必败。礼败，隗自走。”敦从之。礼果开城门纳弘，诸将与敦战，晋师大败。

◎以寡击众

后汉更始初，王莽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等将兵百万、甲士四十二万人趣昆阳，搜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又驱猛兽虎象之属，以助威武。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诸将见寻之兵盛，反走，驰入昆阳，惶怖，欲散归诸城。光武曰：“今兵谷既少，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大兵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时寻兵围数十里，列营数百，云车十余丈，埃尘连天，钲鼓闻数百里。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寻、邑自以功在漏刻，不许。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阵。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光武复进，寻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千级。连胜，遂前。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而上，冲其中坚。寻阵乱，乘锐崩之，遂杀寻。城中亦鼓噪而出，莽兵大溃。

魏太祖征张鲁，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魏护军薛悌谓张辽曰：“公远征在外，北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飧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

，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降服。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获权。

后魏葛荣举兵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隼闭门自守。尔朱荣率精骑七千人，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金口，与葛荣遇，众寡非敌。葛荣闻之，喜，乃令其众办长绳，曰：“至便缚取之。”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旗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诸将。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神棒一枚，至战时，不听斩级，以棒击之而已。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悉降。

河北贼葛荣别帅韩娄、郝长等，有众数万人，屯据蓟城。魏将侯渊率骑七百讨之，去蓟百余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众，遂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掳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贼城。左右谏曰：“既获，何为当更资遣之？”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事须为计以离间之。”渊度其已至，遂帅师夜进。昧朝，攻其城门。韩娄果疑降卒为之内应，遂遁走，追擒之。

唐高祖为山西河东道抚慰大使，率兵以击群盗。行至太平关，遇贼数千人。时所将兵少，左右皆惧。高祖谓之曰：“此乌合之众，易与耳。”因率精骑十二人出击之，所向皆靡，众情始定，并力奋击，遂大破之。

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范阳，罗艺逆拒之。薛万均谓艺曰：“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请骑百人，伏于城侧，得其半渡击之，贼破必矣。”从其言。建德果引军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明年，建德率众二十万，复攻幽州。贼已攀堞，万均与万彻率敢死士百人，从地道而出，直掩贼背击之，贼遂溃奔。

薛仁贵从征辽东，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州四十余城，乘风震慑，一时送款。

大历中，吐蕃围灵州，大将李抱玉遣右军都将李晟将兵五千，以击吐蕃。晟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乃请将兵千人，疾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吐蕃因解灵州之围而去。

王为朔方副总管，开元初，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与临洮军合。出奇兵七百人，在蕃后夜袭之，去贼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贼大呼，后者击鼓。贼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者万计。

◎攻其必救

春秋时，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

威定霸，于是乎在（先轸，晋下军之佐，原轸也。报宋赠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时戍下以福齐）。”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门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与晋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未肯盲战）？”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求救于齐秦），藉之告楚（假齐秦使为宋请）。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受曹卫，必不许也（不许齐秦之请）。喜赂怒顽，能无击乎（言齐秦喜得宋赂，而怒楚之顽，必自战也。不可告请故曰顽）？”公说，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遂与楚人战，大败之。

魏伐赵，赵请救于齐。田忌引兵救赵，孙臏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丘员反），救战者不搏才戟，扼吭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今魏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敝于魏也。”田忌从之，直走大梁，魏解邯郸。

汉先零（音邻）罕、开（音）二种羌解仇，合党为寇。汉将赵充国讨之，上书曰：“先零羌寇欲为背叛，故与罕、开解仇。然私心恐汉兵至而开、开背之，当欲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若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寇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也，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犹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罕、开之属不烦兵服矣。”宣帝从之，果如其策。

王莽末，光武起兵据昆阳。时城中惟有八九千人，莽遣将王邑、严尤讨之，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留王凤等守城，与李轶等十余骑夜出。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急进大兵，彼必奔走，则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今将百万之众，遇贼而不能下，何谓耶？”遂围之，卒为光武所败。

光武东围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余不下，连攻不克。耿纯曰：“久守钜鹿，士众疲敝，不如引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钜鹿不战自服矣。”从之。乃留将军卿满守钜鹿，进军邯郸，连战破之。郎少傅李立开门纳汉兵，遂拔邯郸。

司马懿征公孙渊，渊遣步骑数万阻辽隧，拒懿。懿盛兵出南，贼尽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傍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懿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

。懿因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

东晋末，刘裕进伐南燕慕容超。超留羸老守广固，使其广宁王贺刺卢及公孙五楼悉力据临朐。大军分车四千两为二翼，方轨徐行，车张，御者执槊，以骑为游军，军令严肃。比及临朐，贼骑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邻等陷其陈。日向昃，战犹酣。帝用参军胡藩策，袭克临朐，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

唐马燧讨田悦，军中乏粮，悦深壁不战。燧令诸军持十日粮，进次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李抱真与李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今田悦与淄青恒三州为首尾，计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军破之。”燧乃造三桥道逾洹水，日挑战，悦不敢出。恒州兵以军少，惧为燧所并，乃引军合于悦。悦谓燧明日复挑战，乃伏兵万人，欲邀燧。燧乃令诸军半夜皆食，先鸡鸣时击鼓吹角，潜傍洹水径趋魏州，令曰：闻贼至，则止为阵。又令百骑鸣鼓吹角，皆留于后，仍抱薪持火，待军毕发，止鼓角，匿其旁，伺悦毕渡，焚其桥。军行十数里，悦乃率淄青恒州步骑四万人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乃坐申令无动，命前军除斩荆棘，广百步，以为阵。燧出阵，募勇士得五千余人，分为前列，以俟贼至。比悦军至，则火止之，气力少衰，乃纵兵击之，悦军大败。悦走桥，桥已焚矣。悦军乱，赴水，斩首二万，淄青殆尽。

五代汉除赵晖凤翔节度，属王景崇叛，据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命晖统兵讨之。时李守正叛于蒲，赵思绾据于雍，与景崇遥相为援。乃引蜀军出大散关，势不可遏。晖数战而胜，然后堑而围之。晖屡使人挑战，贼终不出。晖乃潜使千余人于城南一舍之外，擐甲执兵，伪为蜀兵旗帜，循南山而下，诈令诸军声言川军至矣。景崇令数千人溃围而出，以为应援。晖设伏而待，一鼓尽殪之。自是景崇胆破，无复敢出。明年春，降之。

◎夜击

春秋时，楚屈瑕将盟贰、轸（贰、轸，二国名）。郟人军于蒲骚，将与隋、绞、州、蓼伐楚师（郟、隋、绞、州、蓼，皆国名）。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斗廉曰：“郟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隋、绞、州、蓼，邑亦国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君，谓屈瑕也。郊郢，楚也）；以锐师宵加于郟，郟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郟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盍，何不也。济，益也）？”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

（商，纣也。周武王也。传曰：武王有乱臣十人，纣有亿兆夷人）。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郟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句卒（句卒，句伍相著，别为左右也）。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后汉马援为陇西太守，发步骑三千人击先零羌，羌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允吾音锐牙）。援乃潜行间道，掩赴其营。羌人大惊，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阵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贼遂大溃。

魏曹公征张鲁，至阳平，张鲁据横山筑城，绵亘十余里，攻之不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稍懈。公密遣骁将乘险夜袭，大破之。

武德中，突厥突利、颉利二可汗寇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曰：“今欲先令劲兵乱其阵，乃率突骑驱其后。贼俗进不相救，自此以北，涧谷深长，惟有一道，鱼贯以渡，因而迫之，彼数十万骑，坑井中物耳。追至黄河，纵不尽擒，必当十获八九。此晓兵者所解，诸君勿疑。”于是师夜出，冒雨而进，丑徒震骇。因纵反间于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因而请和。

刘迦谕举兵反，屈突通发关中兵击之。通侯其无备，简精甲，夜袭之，贼众大溃，遂斩迦谕。

杜伏威令辅公击李子通于江都，使王雄诞为副，战于溧水。子通大败，公乘胜追之，却为子通所破，军士皆坚壁不敢出。雄诞谓公曰：“子通军无营垒，且狃于初胜而不设备，若击之，必克。”公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衔枚夜击之，因顺风纵火，子通大败，走渡太湖。

后唐李嗣源袭郢州，高行周为前军。会日暮阴雨，人无进志。行周曰：“此天赞也，彼必无备。”是夜，涉河至城下，郢人不知。李从珂先登，启关纳外兵，旦拔牙城。

五代周李谦溥知隰州，并人来围其城，议者皆请速救，杨廷璋曰：“隰州壁垒甚固，敌人掩至，未能为攻城具，当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七百人，许以重赏，使人与谦溥潜为之期。既至，则果不为备。遂与城中相应，衔枚夜击，并人惊溃，逐数十里，斩首万级，获铠甲万计。

李谦溥知隰州，与太原接境。谦溥至，则浚城隍，严兵备。不旬日，并人果以数千骑来寇城。时盛暑，谦溥服，摇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视。贼知是谦溥，勒兵不敢动。谦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坚甲，夜缒而出，薄贼营鼓噪，营中大扰，遁去。

◎潜兵袭营

汉王遣将韩信击赵，师拒于井陘。信与赵军战，良久，弃旗鼓走，赵空壁来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骑，持汉赤帜，从间道依山潜伏，候赵壁空，驰入，乃拔赵帜，立汉帜二千。赵军既攻信不克，欲归还壁，见汉帜大惊，遂乱遁走，赵将斩之不能禁。汉兵来击，大破之。

涿郡贼帅卢明月众十余万，军祝阿。隋河南道讨捕使张须陀邀之，所将才万人，去贼六七里，立栅相持。经十余日，粮尽将退，谓将士曰：“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其众既出，营内即虚。欲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诚危险，谁能去者？”人皆莫对，惟秦叔宝与罗士信愿行。于是须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领千兵，潜伏于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宝、士信驰至栅，栅门闭，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楼，拔贼帜，各杀数人，营中大乱，叔宝斩关而纳外兵，因散放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却逐之，大破贼众。明月以数百骑遁去，余皆掳之。

李密击宇文化及，精兵良将多有死伤。王世充在东都，乘其敝而击之，率步骑二万，营于洛南。李密军于偃师北。世充潜遣二百骑，夜伏于邙山，自统其众，迟明渡水，人奔马驰，以袭密营。密出兵以拒之，阵未成，两军已合，伏兵于北山中乘高而下，驰入密营，烧其庐舍。密见营中火发，因而遁走。

李希烈将兵五万围宁陵，刘昌守宁陵，四十五日不释甲。浙西节度韩所遣别将王栖耀以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知之。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惊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至东去。

◎横击

春秋时，城濮之战，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将稍却），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为奔走），楚师驰之，原轸、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公族，公所卒之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三军惟中军全，不大崩）。晋师三日馆谷（馆，舍也。食楚军三日）。

高欢拔邺，尔朱兆等众二十万会于邺。欢出，将战于韩陵。土豪陈昂自领乡里部曲王桃汤、东方老等三千人，高欢将鲜卑十余万人，共相参合。昂对曰：“昂所将部曲，练习已久，不烦更配也。”欢从之。及战，欢军小不利，兆等方乘之，昂与蔡隽以千骑自突围出，横击兆军，大破之。是日，微昂等，欢几殆矣。

魏宇文泰六军与东魏高欢合战沙苑，李弼为右拒军，为敌所乘，因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分为二，遂大破之。

唐高祖初，率兵击群盗至龙门县，有贼母端儿众数千人掩至城下，时诸军无备，为贼所乘。高祖亲率十余骑，横出击之，所射应弦而倒。贼大溃，逐北数十里，伏尸相枕于道。

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侃等。诏薛仁贵统兵马为后援。同、侃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遣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侃等又进至今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

◎掩袭

后汉，赤眉青犊众十万并在射犬，光武将击之，耿纯军在前，贼忽夜攻纯，两军多伤。纯勒部曲不动，选敢死士二千，俱持强弩，各傅三矢，衔枚间行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追击破之。

后汉末，庐江太守刘勋理皖城，恃兵强士勇，横于江淮之间，无出其右者，孙策恶之。时已有江左，自领会稽太守，使人卑辞厚币而说之曰：“海昏上缭宗人数败下国，患之有年矣，击之路由不便，幸因将军神武而临之。且上缭国富廩实，吴娃越姬充于后廷，明珠大贝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资军，虽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过。策愿举敝邑，躬率士卒，以为外援。”勋允之。刘晔谏曰：“上缭虽小，而城坚池深，守之则易，攻之则难，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见疲于外，而国虚于内，孙策多谋而善用兵，乘虚袭我，将何御之？而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羝羊触藩，其在兹乎？”勋不从。遂大兴师伐上缭，策果袭庐江，破之，勋穷蹙，遂奔曹公。

袁绍将许攸降曹公，因说曰：“袁氏辎重有万余骑，屯军无严备，今轻兵袭之，不虞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矣。”公大喜，选锐步骑，皆用袁氏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把束茭薪。所历道有问者，应曰：“袁公恐曹操掠钞后军，还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及宝货。

蜀将关羽遣麋芳守南郡，羽领兵围楚。吴主遣将吕蒙屯陆口，厚与关羽结好。羽多留兵备南郡，恐蒙有变。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众还建邺，以理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徐以大军溯江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易擒矣。”吴主然之。蒙遂称病，而还建邺。羽稍撤备，而悉众赴樊城。蒙遂发兵，逆流而上，伏甲于舟，使更衣为商人，以理棹，达旦兼行，过羽所置屯戍辄缚之，羽遂大惊。师次于南郡

，袭夺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闻城已陷，而家属无恙，见待甚于平时，无复斗心，稍稍分散。羽竟为吴师所擒，荆州遂平。

魏初，曹公征张鲁至阳平，鲁使弟卫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魏兵攻之不拔，引军还。贼见大军还，其守备遂懈。公乃密遣骁将乘险夜袭，大破之。

曹公北征乌桓，谋臣郭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得以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闻公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以下。

后魏幽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众数万，宇文泰令刘亮袭之。定儿以义兵犹远，未为备。亮乃将三十骑，先植一燧于近城高岭，即驰入城。定儿方高会，卒见亮至，众皆骇愕。亮乃麾兵斩定儿，县首州门，号令贼党。仍遥指城外燧，命二骑曰：出追大军。贼党仆匈惧，一时降服。

唐高宗遣将薛仁贵、郭待封等伐吐蕃，次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军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又破贼即回，不烦转运。彼多瘴疠，无宜久留。大非川岭上宽平，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众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甚众，收其牛羊万余头。

思结阙俟斥都曼拥诸胡及疏勒、朱俱葜、盘陀三国叛，诏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之。至业叶水，而贼保马头川，于是选精卒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头城。王师进屯其门。入夜，诸军渐至，四面围之，伐木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

胡贼康待宾率众反，据长原县，自称叶护，陷兰池等六州。诏王率兵讨之，乃令张说知经略事。时叛胡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驰堰，胡及党项自相杀。阻夜，胡乃西遁，入铁建山，余党溃散。说招集党项，复其居业。

◎伪退掩袭

魏太和三年，孙权扬声欲向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权寻退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再到合肥城下，不克而还。

后魏将慕容白曜南征，以郗范为副，师次无监。宋将申纂凭城拒守。议者金以攻具未周，不宜便进，范曰：“轻军远袭，深入敌境，无宜淹留，以失机候。且纂必以我军来速，不在攻守，谓狐城可凭，弱卒可恃。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戎旅，密励将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潜军伪退，示以

不攻，纂果不设备。于是，即夜部分，晨便攻城，崇朝而克。

后魏末，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被尔朱兆所弑，遂举兵倡义，诸州豪右咸相通结。灵助进屯于定州之安固，魏遣将叱列延庆讨之。诸将谓延庆曰：“灵助善卜筮，百姓信惑，所在响应，未易可图。若万一战有利钝，则大事去矣。未若还师，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延庆曰：“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且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正欲出营城外，诡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举而擒。”乃出顿城西，扬声将还。简精骑一千，夜发，诘朝造灵助垒，战于北城，遂破擒之。

西魏宕昌羌獠甘作乱，逐其王弥定。魏遣将史宁讨破之。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王，弥定遂得复位。宁未获獠甘，密欲图之，乃扬声欲还。甘闻之，复招引叛羌，依山起栅，欲攻弥定。宁谓诸将曰：“此羌入吾术中，当进兵擒之耳。”遂进。獠甘众至，与战，大破之，并获巩廉王。

隋隼州乌蛮反，遣周法尚讨之。军将至，贼弃州城走散出谷间，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再合，潜遣人觇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欢。法尚遣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

●后集卷七

◎持重

秦王翦将兵六十万伐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有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起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之，大破荆军。

汉赵充国击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为寇所遮，夜遣三校衔枚先渡。会明，以次尽渡。寇数千百骑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驱驰。此皆骁骑，难制，恐诱我也。且击寇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侯四望峡中，亡寇。召诸校司马曰：“吾知羌寇不能为兵矣。”充国常以远斥侯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为坚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寇豪相责曰：“语汝亡反，今赵将军来，善为兵，欲一斗而死，可得耶！”寇人屯聚懈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故死。”诸校曰：“善”。寇赴水溺死者数百，后竟降之。

曹公西征马超，韩遂与超等夹淮而军，遣信讲和，公不许；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遂请与公相见，于是交马语，公又与遂书。克日会战，超等走，诸将问公，公曰：“吾与马超、韩遂战，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贼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蜀诸葛亮率众出渭南，魏大将军司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使致巾幗妇人之饰，以激怒懿。懿屡表请战，魏使辛毗持节，不许出战，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

梁韦进讨合肥，堰肥水，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胜至堤下，其势甚盛。监军潘灵劝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怒曰：“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植之堤下，示无动志。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厉众军，贼却城溃，合肥既平，高祖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蹶，悉遣辎重在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后唐李嗣昭守潞州，尝飨诸将，登城张乐，为梁军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觉，酣饮如故，以安士心。

◎轻敌必败

战国时，公子为魏将，秦孝公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公子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晋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武昌。时新破杜韬，乘胜击杜曾，有轻曾之色。侃司马鲁恬言于侃曰：“古人战争，先料其将。今使君诸将无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从，进军围之于石城。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出侃阵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

朱序镇襄阳，符坚遣苻丕、石越攻之，次沔北。序以秦无舟楫，不以为虞。石越遂游马以渡，序大惧，守中城。越攻陷外郭，获船百余艘，以济军。后屡战，秦兵引退，序不设备。督护季伯护密送款于秦，为内应，丕遂克襄阳，执序送长安。

谢琰为会稽太守时，孙恩作乱，琰不设备。恩淹至浹口，入余姚，破上虞，进邢浦。琰遣参军刘宣之击破之。少日，官军失利，恩乘胜往进，人情震骇。咸以宜持重严备，且设水军于南湖，分兵设伏以待之。琰不听。贼既至，尚未食，琰曰：“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跨马而出。广武将军旦宝为前锋

，摧锋陷阵，杀贼甚多。而塘路窄狭，琰军鱼贯而前，贼于舰中傍射之，前后断绝，琰至千秋亭败绩。琰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肇、峻俱被害，宝亦死之。

后燕慕容翰骁武有才，为弟所忌，奔段辽。辽弟兰与翰寇柳城，遣慕容汗及对突等救之。戒汗曰：“贼众气锐，难与争锋，宜顾万全，谨勿轻进。必须兵集阵整，然后击之。”汗性骁锐，遣千余骑为前锐锋而进，对突止之，汗不从，为兰所败，死者太半。

西秦乞伏益州，乾归之弟也。时天水姜乳袭据上畤，遣益州讨之。边芮、王松寿言于乾归曰：“益州以懿弟之亲，屡有战功，狃于累胜，常有骄色。若其遇寇，必将易之。未宜专任，示有所先。”乾归曰：“益州骁勇，善御众，诸将莫及之，但恐其专擅耳。若辅之以重臣，当无虑也。”于是以韦虔为长史，务和为司马。至大寒岭，益州恃胜自矜，不为部阵，令将士解甲游畋纵饮，令曰：敢言军事者斩。虔等谏，不听。乳率众拒战，益州果败。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皆赦之。

东魏莫多娄贷文为南道大都督，与行台侯景攻独孤如顾于金墉城。宇文泰军出幽谷，景与高昂议整旅厉卒，以待其至。贷文请率所部击其前锋，景等固不许。贷文性勇而专，不肯受命，以轻骑一千，军前斥堠，西遇涧，遇周军，战没。

王则，太原人，初以军功除给事中，爵白水子。从元天穆讨邢果，轻骑深入，为果所擒。

后周贺若为骠骑大将军，陈将侯贞、安都等围逼湘州，遏绝粮援，乃令率步兵六千渡江赴救。贞等以孤军深入，欲窥取之。每设奇伏，连战破贞。乘胜径进，遂次湘州。因此轻敌，不以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滥，陈人济师，江路遂断而败。

隋薛世雄为右翊卫将军，竇建德僭称长乐王，遣世雄率兵三万讨之。至河涧城南，营于七里井。建德闻世雄至，精兵数千人伏河涧南界泽中，悉拔诸城，伪遁去，入亘子<齿兄>中。世雄以为建德果亡，乃不设备。建德觇知之，自率敢死二千人，袭击世雄。会云雾昼晦，而两军不辨，隋军大溃，自相腾藉，死者万余。世雄以数百骑而遁。

唐姜宝谊武德初为右武卫将军，时刘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高祖令宝谊击之。子英数以轻兵挑战，宝谊兵才接，子英轻遁。如此者再三。宝谊悉众以逐之，伏兵发，军遂大败，宝谊为贼所擒。

赵景慈武德初领行军总管，与独孤怀恩击蒲州。时尧君素兵锋甚锐，前后遣将皆不能克。景慈谓将士曰：“君素小盗，何足经营？但诸君不武耳。”因

将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跃马突进，从者十余人，直趋南门，断贼归路，遂入其壕内。贼于地道中出兵掩之，怀恩不能救，诸军皆走。景慈被伤堕马，为贼所执。

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贞观中阿史那社尔既禽龟兹王，孝恪守之。龟兹相那利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孝恪。时营于城外，有龟兹人来谓孝恪曰：“那利，我之国相，人心素归。今亡在野，必思为变，城中之人颇有异志。公其备之。”孝恪不以为意。那利率兵掩至，孝恪始觉，乃领部下千余人，将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贼与那利表里以击，孝恪自为前锋，力战而入。既失部分，则为贼之所蹂躏，流矢及钺斧乱下。孝恪旋顾所部，犹有数十人随之，孝恪复将出城，既至西门，为贼寇所杀。

程千里有勇力，为上党郡长史。天宝中，贼将葵希德数以骑挑战，千里开城门，独将麾下百余骑逐希德，欲生得之。渡横桥坏，坠坑中，为贼所执。

李仁矩，胡宗时为阆州节度。董璋反，率凶党以攻其城。仁矩召军校谋守战利害，皆曰：“璋久图反计，以赂诱士心。凶气方盛，未可与战，宜坚壁以老之。倘旬浹之间，大军东至，贼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当我精甲？”即驱之出战。兵未交，为贼所败，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后唐伐蜀班师，副招讨使任圜至利州，会康延孝叛，据莫州，掌书记张砺献策于圜，请伏精兵于后，先以羸师诱之。圜深以为然。延孝，骁将也；任圜，儒生也。延孝睹其羸师，殊不介意。及战酣，圜发精兵击之，遂擒延孝。

◎戒轻举

春秋时，吴子诣楚伐谋，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攻巢门）。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启，开门也）。我获射之，必殪（殪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伏短墙以射之，卒。

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采樵者以诱之（，卫也。樵，薪也）。”从之。绞人获三十人（获楚人也）。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坐犹守也。覆，设伏兵而待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城下盟，诸侯所耻）。

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及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卢戎是南蛮）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

隋炀帝征吐谷浑，至覆袁川，时吐谷军主与数骑而遁，其名王诈为浑主保车师于真山。帝令将张定和率师击之。定和既与贼遇，轻其众少，呼之命降。贼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登山，贼伏兵于岩石之下，发矢中之而毙。

唐王世充移营洛北，造浮桥，悉众以击李密。密与千余骑拒之，不利，而

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简锐卒数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溃，争趋浮桥，溺死者数万人。

太宗命皇甫继明、白守荣、马绍忠护送军粮于灵州，韶发军乘，分为三辈护送，则寇至为御。仍命田绍斌率兵援接转运，便遣绍并为一。李继迁知之，邀于洛浦河。守荣等欲击之，绍斌曰：“蕃兵轻佻，勿弃辎重与战，但按辔结阵徐行。”守荣等忿曰：“我不受若节度，若但率兵来迎耳，勿预吾事。”绍斌因率所部，去辎重四五里。继迁望见绍斌旌旗，不敢击。守荣等自欲邀功，遂与战。贼先以羸骑挑战，既而伏发，守荣败于贼，溃走，蹂践死者无数。绍斌振旅徐还，所部不失一人。至青远与张延州会食，见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荣也。”以绳引上，解衣遗之。

◎坚壁挫锐

春秋时，晋将栾书伐楚，将战，楚晨压晋军而阵（压，窄其未备也）。军吏患之。裨将范文子趋进曰：“塞井夷灶，阵于军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当阵而前决开营垒为战道。文音盖；行，户郎反）。书曰：楚师轻窳，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终败楚师。”

后汉更始初，光武在河北，击铜马贼于鄆，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掳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

蜀先主率大众东伐吴，吴将陆逊拒之。蜀主从建平连围至夷陵，南立数十屯，以金帛爵赏诱动诸夷。先遣将吴班以数千人为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广野，当恐有焱沛交驰之忧（焱音标）。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备知其计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御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寇，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俄而势成，遂率诸军同时俱攻，战四十余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而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

魏末吴将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司马师使镇东将军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拒之。俭、钦请战，师曰：“恪卷甲深入，授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诸将高垒以蔽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者太

半。师乃令钦督锐卒趣合榆，断其归路，俭帅兵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前赵刘曜遣将讨羌，大酋权渠率众保险阻，曜将游子远频败之。权渠欲降，其子伊馀大言于众中曰：“往刘曜自来，犹若无人。”晨压子远垒门。左右劝出战，子远曰：“吾闻伊馀有专诸之勇、庆忌之捷，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兵劲悍，其锋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乃坚壁不战。伊馀有骄色，子远侯其无备，夜分，誓众秣马蓐食；先晨，具甲扫垒而出；迟明，设覆而战。擒伊馀，尽俘其众。

唐武德中，太宗率师往河东讨刘武周，江夏王道宗从军。太宗登玉壁城睹贼，顾谓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争。令众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见暗与我合。”若急攻之，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逆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破，钦等必为我擒矣。诞、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二，诞杀钦，钦子鸯逾城降，以为将军，封侯。使鸯巡城而呼，文王见城士持弓者不发，因令攻而拔之。

东晋平州刺史崔毖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同灭慕容，以分其地。闻之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不若静以待之，必怀疑二，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譎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后取之。于是三国攻，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众曰：“崔毖昨有使至。”于是二国果疑宇文同于也，引兵而归。宇文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兼其国。”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简精锐士配子音晃，推锋于前；子轮领精骑为奇兵，从傍出，且冲其营；方阵而进。悉独官自恃其众，不设备，见军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继大焚之，众遂大败。

东魏初，齐高欢每阳声云：欲讨尔朱兆。复出复止，如此者数四。神武揣兆岁首必应会饮，使将窦奉率精骑先驱，一朝一夜行三百里。兆军人因宴休惰，忽见奉军，莫不夺气，因而克之。

后燕慕容盛据辽东，辽西太守李朗阴引后魏军，上表请发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诈也。”召其使而诘之，果验。尽灭其族。遣将李旱率骑讨之，师次建安，召旱旋师。朗闻其家被诛也，拥二千余户以自固。及闻旱中路而还，谓有内变，不复为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迎魏师于北平。旱侯知之，袭克令支

，遣裨将追朗，及于无终，斩之。盛谓群臣曰：“前以追旱还者，朗新为叛逆，必忌官威，一则鳩合同类，劫害良善；二则亡窜山泽，未可卒平，故非意而还，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后魏陵州木笼獠恃险，每行抄劫，大将陆腾讨之。獠因山为城，攻之不可拔。腾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妓，示无战心。诸獠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知其无备，密令众军俱上。诸贼惶惧，不知所为，遂纵兵讨击，尽破之。

周法尚初自陈来归周，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韩即诈为背己，奔于陈，伪告猛曰：“法尚步兵不愿降此。若得军来，未必无斗者，自当于陈倒戈耳。”猛以为然，引师急进。法尚乃佯为畏惧，自保于江曲。猛战不如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来，临滏水为营。夜遣兵犯围，公逆击，破走之，城中崩溃。

陈安州刺史吴明彻江中夜上，将袭湓城，齐王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败之，明彻仅以身免。琳兵因东下。陈遣太尉侯、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等以琳军方盛，引军入芜湖避之。时西南风至急，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等徐出芜湖蹶之，而击败之。

隋来护高志慧据江南叛，杨素讨之，贼据浙江岸为营，周亘百余里，船舰初渡，鼓噪而进。护言于素曰：“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且严阵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以为然。护乃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涨天。贼顾火而惧，素因是一鼓破之。

李靖从河间王孝恭讨萧铣，兵至夷陵。铣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举师与贼合战。孝恭果败，奔于南岸。

◎以逸待劳

梁司州刺史柳仲礼留长史马岫守安陆，自率步骑一万寇襄阳。西魏将杨忠帅众南伐，攻梁隋郡，克之，进围安陆。仲礼闻隋郡陷，恐安陆不守，遂驰归赴援。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卒援。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回师，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必克，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而定也。”于是选精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于泚崇。忠亲自陷阵，擒仲礼，悉俘吴众。安陆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后周遣将，率突厥之众，逼齐晋阳。齐将段韶御之。时大雪之后，周人以

步卒为前锋，从西山下，去城二里。诸将欲逆击之，韶曰：“步人气力有限，今积雪降凝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战，大败之，贼前锋尽殪，无复孑遗，其余通宵奔遁。

唐武德中，太宗战窦建德于汜水东。建德列阵，弥亘数里。太宗将数骑，登高而观之，谓诸将曰：“贼渡险而嚣，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阵久卒饥，必将自退。退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卯至午，兵士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太宗曰：“可击之矣！”遂战，大破之，生擒建德。

◎矫情安众

楚汉相持，汉王与项羽临广武之间而语。汉王数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伤胸，乃扞足曰：“贼中吾指（伤胸而扞足者，以安众也）。”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汉王出行军，疾甚，因驰入成皋。

后汉耿征张步，飞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罢。

吴汉征苏茂，迎与之战，堕马伤膝，还营。诸将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飧士。军士激怒，人倍其气。

萧衍举兵指建康，至新林。杨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贼，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虏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中军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军乃退。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城中轻之，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厉士卒，克获更多。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涡阳，又以韦放为明威将军，总兵会之。魏大将费穆师众掩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单骑击刺，屡折魏军。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矢，众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林处分，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遂而大破之，诸营垒一时奔溃。

宋安守忠淳化中徙知雄州，方与寮佐宴饮，有军校谋变，裹甲及门，阍吏狼狈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顾坐客曰：“此辈酒狂耳。”即时擒获。人颇服其量。

驸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军，时契丹寇镇阳，侯骑至冀州，去魏二百里，邻境戒严，城中大恐。属上元节，承衍独下令市中及佛寺燃灯设乐，与宾佐游宴达旦，人赖以安。

雍熙中，王师大举北伐，幽州道行营前军都监郭守文与虏遇，为流矢所中，气色不挠，督战益急。左右骑从莫之知也。

景德中，契丹入寇，车驾幸澶渊，以向敏中为鹿耳延部署，知延州，赐密谥，尽付西鄙，许以便宜从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日，边潜以安。车驾远，乃纳前诏。

少府少监雷有终讨蜀贼李顺，进至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立栅，会夜阴晦，贼众奄至，鼓噪举火，士伍恐惧，有终安坐栲发，气貌自若。贼既合围，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众惊扰，赴水死者无算。

◎军中虚惊

汉景帝时吴楚反，周亚夫将兵击之。吴楚乏粮，欲退，数挑战，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

魏将张辽以荆州未定，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否则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众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亲将兵，中阵而立。有顷，即定，得首谋者，并杀之。

◎克敌安众心

后汉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毕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东晋末，寇逼建邺。荆州都督刘道规遣别将檀道济、刘彦之赴援朝廷，为贼所破。时雍州刺史鲁宗之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车迎之，众咸感悦。众议欲使檀道济、刘彦之共击荀林等，道规曰：“非吾自行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诸将破贼。时蜀譙纵又以桓谦寇江陵，建为荆州刺史。道规击败之，斩谦及荀林。初谦至被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道规一皆焚烧，众乃大安。江汉士庶感其焚书之恩，无二志。

唐李晟军入京师，勤兵屯于含元殿，号令诸军曰：“长安士庶，多陷贼庭，若小有震惊，则非伐罪吊人之义也。晟与公等各有家室，离别数年，今已成功，相见非晚，五日内不得辄通家信。违命者斩。”乃遣京兆尹李齐运告谕百姓：居人安堵，秋毫无所犯。尚可孤军人有擅取贼马者，晟大将高明曜虏贼女妓一人，司马仁由取贼马二匹，晟皆立斩之，莫敢仰视。士庶无不感悦，咸歔流涕，远方居人亦有经宿方知者。

◎辨诈伪

宋太平兴国中，马知节领兵戍秦州清水。时李飞雄矫乘驿称诏使至境，召知节泊刘文裕等縻系之，将加害。知节辨其诈，因语文裕，反执飞雄，案其奸而族之。

裴济知镇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毕，有卒扶牛去。济察其举止，知欲为变，亟命擒之，果有窃发者数千人，已劫口闭矣。悉搜捕腰斩之，军

民肃焉。

裴济监戍兵于威虏军，途次镇州。夜有贼骑扣城门，大呼曰：“官军至矣。”州将然之，促守吏开关。济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贼兵遁去。太宗嘉之。

●后集卷八

◎御士推诚

后汉更始初，光武为萧王，定河北诸贼，铜马余众降，对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皆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东晋末，刘道规为荆州刺史，叛臣桓玄余党荀林屯江津，桓谦军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绝都邑之间。荆楚既破，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军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西魏王罽守华（今冯翊郡）州，时西魏师与东魏师战于河桥，不利。东魏降卒赵青据长安城，所在莫有固志。而罽闻之，乃大开州门，召军人谓之曰：“如闻天子败绩，不知凶吉。诸人相惊，咸有异志。王罽受恩于此，以死报恩。诸人若有异图，可来见杀；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诚，能与王罽同心者，可共固守。”军人见其诚信，皆无异志。

◎与敌推诚

唐将郭元振在京州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虏帐，哭之其哀，行弗赠之礼。娑葛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

郭子仪屯于泾阳，仆固怀恩率蕃兵来寇。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兵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左右前后。虏见而问曰：“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惊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我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对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岁远涉万里，翦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一旦弃旧好，助一叛臣，何

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为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贼寇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贼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贼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贼初疑，持矢持之。子仪以数十骑免胄徐出，而劳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义，又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佳锦，欢好如初。

德宗时，朱 、朱滔、王武俊联兵反， 既污宫阙，群贼附李希烈，希烈僭号，欲臣制诸叛，众心稍离。自奉天下罪己诏，赦群贼，昭义帅李抱真先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合从击 。武俊虽许之，然尚犹豫。抱真乃以数骑径入武俊营，谓曰：“朱 、希烈僭窃大位，足下不能自振于数贼之间，乃舍九叶天子而臣反虏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又于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结为兄弟而别。明日合战，大破朱滔。

淮西既平，裴度为节度招抚使，蔡人大悦。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然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度乃约法：惟盗斗杀，外余尽除，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度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者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帅，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无不感泣。

贾耽为义成军帅，时淄清李纳虽外奉朝命，而心常蓄并吞之谋，纳兵士数千人，自行营归，路由滑州。大将请城外馆之，耽曰：“与人邻道，奈何野处其兵士？”因馆之城内。淄青将士心服之。

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时乌重胤移镇沧州，以河阳锐卒三千人为牙兵，士卒不愿出乡，至中路，溃散，不敢归，屯于境上。时楚未至，闻之，即疾驰赴镇。溃卒亦已至城北，将大寇掠。楚单车出迎，谕以逆顺，咸令兵士弛弓释甲，用之为先驱以归。仍斩其首恶，众遂定。

五代李茂贞为凤翔节度，性至宽。有部将符昭者，人或告其谋变，茂贞亲至其家，去爪牙，熟寝，经宿而还。上下遂服之。

◎以恩信结敌人

唐苏定方之讨贺鲁，薛仁贵上疏曰：“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杖素悍，不服贺鲁，为贺鲁所破，掳其妻子。汉兵有于贺鲁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将充贱者，宜括取送还，仍加赐赆。即是明其枉破，使百姓知贺鲁是贼，知陛下德泽广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还之，于是泥熟等请随军效其死节。

张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贵贱，但存纪纲羁縻而已。及俭移任州司，谓其将叛，遽以奏闻朝廷。议发兵进讨，仍起俭为使，就观动静。俭单将推诚入其部落，召诸首领，布以腹心，咸稽颡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检校代州都督。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骄侈，表请和余，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

隋末，义兵起，屈突通镇长安，兵败势蹙。或说通归降，通泣曰：“吾蒙国重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避难？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劳勉将士，未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

宋至道中，交趾酋长黎桓不顺，海贼频年剽劫。朝廷加恩于桓，以转运使陈尧叟为国信使。先是，将命交趾者，必赠遗数千缗，桓所赋敛，往往断民手足。尧叟召其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觐。及交趾民卜文勇等，先杀人亡命，为如昔镇将藏匿，凡百余人。尧叟皆搜获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捕送海贼为谢，且言已勒溪洞，不得搔动。

◎知人

后汉光武任使诸将，多访于邓禹。禹每有所举，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词自达。光武将发幽州兵，夜召禹问可使行者，禹曰：“数与吴汉言，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及。”即拜大将军。果立大功。

蜀将诸葛亮率诸军驻汉中，以魏延领司马，杨仪为长史司。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惟仪不假借延。延以为忿，有如水火。仪常视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亮深惜仪之才干，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延、仪才有所偏，孔明任人各取所长）。

晋羊祜为征南将军，时王参军事，祜深知之。或曰：为人志大，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大有将才，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识者谓祜能举善焉。后为益州刺史，祜以有奇略，密表留。伐吴之役，举杜预自代，遂建大功。

陈武帝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将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于下而骄于尊，矜其功，不知其拙；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居危履险，猜防不设，侯即傲诞而无厌，轻挑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如其言。

隋代州总管汉王谅作乱，李景发兵拒之，谅频遣刘嵩、乔钟旭等攻之，景帅士卒殊死战，屡挫贼锋。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

侯莫陈颖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推诚此三人，无所关预，惟务待重，时出抚循而已。

唐裴行俭晓用兵奇术，兼负知人之鉴，尝所引偏裨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至刺史者十数人。

西川刘辟反，杜黄裳以为独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拜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崇文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时出师，五千卒器用无阙者。至兴元，有折逆旅之匕著者，斩之以徇。西从阆中入，遂却剑门之师，解梓潼之围。黄裳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委高崇文为使。崇文素惮刘彧雍，黄裳使人谓崇文曰：“若不奋命，当以刘彧雍代汝。”由是得崇文死力。既平辟，宰臣入贺，帝目黄裳曰：“此卿之功也。”

宋朝曹彬为枢密使，太宗诏举材堪将帅者，久之，彬曰：“知人不易，朝廷虽多士，未见其能。臣有子玮，好谋而断，谓堪试用。”太宗喜其内举，乃自卜门侯，擢知渭州。时年十九，至部，腾檄区落，告以丹青之信，寇人皆泣下，康贼羌举族内附。李继迁寇西凉，次石门，玮率兵邀败之。城笼竿川，灭章族，破角厮罗，以功累历方镇。

◎善用人

前汉陈平事魏王，说不听，去归项羽。羽久不任，平乃就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拜平为都尉，使骖乘舆，护军。诸将及绛、灌等毁平曰：“平居家时，盗嫂；事魏王不容，而亡归楚；楚不中，又亡归汉。伏愿大王察之。”汉王疑之，以诘无知曰：“有之乎？”无知曰：“有之。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可以利国家耳，盗嫂安足疑乎？”汉王召平问曰：“吾闻先生事魏不遂，事楚亦然，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魏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任人，是以归大王。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采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付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加赐，拜以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卒用平计，灭楚。封户牖侯，世世勿绝。平辞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计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者，可谓不背本矣。”乃并赏无知。

唐尉迟敬德举城来降，太宗大悦，引为右一府统军。屈突通、殷开山咸谏，太宗引入卧内，赐以金宝，谓曰：“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

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心意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是日，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步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路，获排稍兵六千人。太宗谓敬德曰：“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凭，何相报之速也。”

郑从谏知人善任，性不骄矜，故所至有声绩。在大原时，大将张彦球强杰难制，前后帅守以疑间贻衅，故军旅不宁。及从谏抚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开怀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彦球之助也。

郭孝恪唐初拜宋州刺史，令与徐经营武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以选补。其后窦建德率众来援王世充，孝恪于青城宫进策于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尽计穷，县首面缚，翘足可持。建德远来助虐，粮道阻绝，此天丧之时。请固武牢，屯军汜水，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太宗然其计。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于洛阳置酒高会诸将曰：“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王长先龙门下米之功，皆出诸人之右也。”

颜真卿为平原太守，禄山遣其将李钦凑、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门。真卿从父兄常山守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谋杀凑、邈，擒千年，送京师。土门既开，十七郡同日归顺，共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余万，横绝燕、赵。诏加真卿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与郡人来乞师，谓真卿曰：“闻公义烈，首倡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方今清河，实公之西邻也，仆幸寓家，得其虚实，知可为长者用。今计其蓄积，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因而抚之，以为腹心辅车之郡，其他小城，运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谁敢不从？”真卿借兵千人，令萼将之。真卿谓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将出崞口，为贼所厄，兵不得前。今若伐魏郡，斩袁知泰，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分兵开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十万之众徇河阳，分兵而制其冲。计王师不下十万，公当坚壁，无与挑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裨将和琳、徐浩等进兵，与清河四千人合势，而博平以千人来，三郡之师屯于博平，去堂邑县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万人来拒战，贼人大败，斩首万余级。

◎解仇用人

春秋时，狄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鲍叔乘胜而进军，志在生得管仲，故托不忍之辞也）。管仲

，仇也，请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甘心，言欲快意戮杀之）。”乃杀子纠于生窦（鲁地），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脱之（堂阜，齐地）。归而以告曰：“夷吾治于高，（高，齐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政事之才多于敬仲），使相可也。从之。

初，臼季使过冀，见缺耨，其妻个盍之（臼季，胥臣边。冀，晋邑。耨，锄边。野馈曰个盍。）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臣闻之，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杀文公）？”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与禹。管敬仲，威之贼也，实相以济。”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及自箕，桓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且居，先轸之子。父死适，故进之也），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缺，子之功也（先茅绝后，故取其县，以赏胥臣）。”以一命命缺为卿，复与之冀（还其父故邑）。

前汉韩信击败赵军，令军中无斩广武君（李左车），有生得之者，赏千金。顷之，有缚而至戏下者。信解其缚，东向坐而师事之，得平燕之策焉。

周德威与李嗣昭有私憾，李克用临终顾谓其子存勖曰：“进通忠孝，不负我（嗣昭小名进通）。重围累年，似与德威有隙。以吾命谕之：若不解重围，殁有遗恨。”存勖达遗旨，德威感泣，由是励力坚战，竟破强敌，与嗣昭欢爱如初。

◎使过

春秋时，ヅ之役，晋人既归秦帅，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复使为政。其后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ヅ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晋侯入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报昔餐璧之施）。魏、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僖负羁氏。魏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犹万也）。乃舍之。杀颠颉，徇于师。

必阝之战，晋中军元帅荀林父败绩，晋师归，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贞子，士渥浊）。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言忧喜失时也）？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子玉，得臣），公喜曰：莫荼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兢。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兢乎？林父，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

，如日月之蚀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唐萧铣据荆州，遣李靖安辑之。至峡州，阻水涨，久不得进。高祖怒其迟留，阴使峡州都督许绍斩之。绍惜其才，为之请命，于是获免。会开州蛮首再肇则反，率众寇夔州，赵郡王孝恭与战不利。靖率兵八百，袭破其营，后又设伏，临阵斩肇则，俘获五千人。高祖甚悦，谓公卿曰：“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

嗣曹王皋为江西节度，其将伊慎尝将江西兵，从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惧皋用伊慎，乃阴遗之锁甲，又诈为慎书往复，置于境上。上闻，即遣中使斩慎。皋表请舍，令自效。会与贼夹江为军，中使又至，皋乃免令以功自赎，赐之以所乘马及器甲，令推锋而先，皋率军继之，责其有功。果大破贼，斩首数百级，慎方得免罪。

高崇文伐蜀，次万胜堆。大将阿跌光颜与崇文约，到行营愆一日，惧诛，请深入以自赎，乃军于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贼粮道。贼大骇。是日，贼锦江栅将李文悦以兵三千归顺，寻而鹿头将仇良辅举众二万及以城降。

宋初，西山巡检郭进善以权道任人。尝有军校，自西山来诣阙，讼进不法事。太祖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毅，必是此人有过，畏惧而诬罔之耳。”遣中使送与进，令诘而杀之。进方奉表称谢，会并人入寇，进因谓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令汝掩杀并寇。如得胜，即侍汝于朝；如败，便可自杀河东。”其人踊跃听命，果大致克捷。进即以闻，乞还其职。太祖悦而从之。

田绍斌尝盗官马数匹，贸直尽偿搏。事发，狱具，有司领见讲武殿，绍斌称死罪。太祖知其骁勇，欲宥之，执于门外，遣内侍私谓之曰：“汝今死有余责。”绍斌曰：“若恩贷其死，必能尽节上报。”俄再领见，特释之，密赐百金。会征江南，择诸军借事得五百人，为步斗军，令绍斌领之，及率云骑二千，抵升州城下，多所克捷。

◎示信

春秋时，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谍，间也）曰：“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晋文公伐楚，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无失信，不背三舍之约。先轸所谋军事，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代之政，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众人悦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长安，遣张领军劲卒四十余万向剑阁。诸葛亮有战士万

二千，更番归者八千。时魏军始阵，番兵适交，亮参佐咸以敌众强多，非力所制，请留下兵，以并声势。亮曰：“吾闻用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计日。”乃敕速遣。于是去者咸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咸思致命。临阵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却司马宣王，一战大克之，由信也夫。

◎示义

春秋时，晋将荀吴伐鲜虞，围鼓（鼓，白狄之别种）。鼓人或请以城叛，吴曰：“闻诸叔向：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如所好何（无复以如所好）？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庇民？”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邑，始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不取，勒人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所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人怠，将焉用邑？好恶不愆，可城获而民知义所（知义所在也。荀吴必其能获，故因以示义），有死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晋羊祜都督荆州诸军，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降者，前后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羨其死节而哭之，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咸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尝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吴将陆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左右多谏抗，抗曰：“羊祜岂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屈也。”

隋绛郡贼柴保昌等有众八万，炀帝令户部尚书樊子盖击之。子盖深沟高垒，不敢决战。有来归首者，不问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贼徒日盛，连年不能克。炀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贼有来降者，皆引致左右，推赤心以待之，人人自安，愿效死力。其党相谓曰：“我辈本无逆心，徒以政令严酷，惧死为盗耳。前后首者皆为子盖所杀，穷无所归。今唐公与人无隔，恩意如此，我辈知不死矣。”遂相率归，前后至者数万人。余贼散走他郡。

◎以义感人

唐嗣曹王李皇迁湖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果贪残，有将王国良镇郡州武岗县，豪富，京果以死罪加之，国良危惧，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连岁不能下。皇受命，乃曰：“驱疲毗诛反侧，非所以奉圣朝事。”遣使遗国良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谗嫉。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果所构，我已蒙圣朝昭雪，使我何必持刃杀将军耶？将军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且忧且喜，遣使请降，亦未决。皇即日赴县受降，中道有侯骑驰告曰：“国良军中有变，言降是诈也。”皇曰：“非尔辈所知。”遂留麾下兵，单骑假称使者，径入国良垒中。国良召使者入，皇遂大叫军中曰：“有人识曹王否？只是我！国良何不速降？”一军愕然，不敢动。适有识者走至，传呼曰：“是！”国良匍匐叩头请罪，皇执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取之备，散仓库，给兵士，令复农桑焉。

刘昌初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将士骸骨，坎瘞。久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昌上闻，德宗下诏深自刻责，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馔、内造衣服数百袭，令昌收其骸，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柩衣服，葬于浅水原。分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铭志祭文。昌盛陈兵设幕次，具牢馔祭之。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衣服纸钱，别立二石，标题以冢名。诸道师徒，莫不感泣。昌在西边仅十五年，强本节用，军储丰羨。

朔方大使王诛河曲降虜附布忠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张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寇帅以慰抚之。副使李宪以为外国难信，不宜轻涉不测，驰状以谏。说报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于是九性感义，其心乃安。

淮安王孝恭讨萧铣，铣将帅与官军拒战，死者罪状既重，当籍没其家，以赏将士。孝靖曰：“王者之师，义存吊伐。百姓既受驱逼，拒战岂其所愿？今新定荆郢，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以南城镇坚守不下，非计之善。”遂止。江汉城邑闻之，莫不争下。

◎激怒士心

燕围齐即墨，田单宣言曰：吾惧燕军剽所得齐卒。燕人如其言。齐人皆怒，愈坚守。田单又纵反间，言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于城上望见，皆涕泣，甚欲出战，怒自十倍。单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师。

后汉班超使西域，至鄯善，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曰

：“今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贼使到才数日，而王广礼貌即废，如收吾属送贼兵，骸骨长为豺狼食矣。”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贼营，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寇，则功成事立矣。”众曰：善。初夜，将吏士奔贼营，会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贼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余众烧死。

蜀庞统劝刘备袭益州，收刘璋。备曰：“此大事，不可仓卒。”及璋使备击张鲁，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吝于赏功，望士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由是相与破璋。

唐安禄山反，常山郡尽为贼伤，死人蔽野。大将李光弼帅本镇兵来援，亲酹其尸而哭之，为贼幽闭者出之，誓平寇难，以慰其心。众遂感动。

李受魏博节度，时幽镇复乱，田弘正遇害（弘正累世为魏帅），闻之，素服以令三军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圣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爱，使治镇州。且田公出于魏，抚师七年，一旦镇州不道，敢兹残害，以魏无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报？”众皆大哭，愿效用焉。

后唐柏乡之役，两军既成列，庄宗以梁军甚盛，虑师人之怯，欲激壮之，手持白金巨钟，赐李嗣源酒，谓之曰：“卿见南军白马、赤马都否？观之令人胆破。”嗣源曰：“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厩中。”庄宗抚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嗣源引钟尽，即属挥弦，跃马挺身，与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马、赤马都，奋挝舞槊，生挟二骑校而远，飞矢丽其甲如猬毛焉。由是三军增气，自辰及未，骑军百战，嗣源往来冲击，执讯获丑，不可胜计。是日，梁军大败。

◎威棱复众

前汉郅都为雁门太守，贼兵素闻郅都守节，举边为引军去，竟都死不近雁门。贼兵至于偶人象都（以木为人，象都之形也），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

魏司马懿讨公孙渊，渊保襄平，懿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既破城，兵士寒冻，乞襦。或曰：“幸多故襦，可赐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不与。

唐范希朝为振武节度，界上有党项，室常同居。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骑名马。虽廉者，犹曰当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十四年，皆

保塞，不敢横暴。蕃虽狗窃鼠偷，必杀无赦。

朔方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尽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役者无不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后集卷九

◎绝艺

梁大同初，魏军复围南郑，杜怀宝命第三子嶷帅二百人与魏前锋战于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马，敌人交槊将至，嶷斩其一骑而上，骑以归。嶷膂力绝人，便马善射，一日中战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

陈众军北伐，萧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長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试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犹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摩诃曰：“愿得识其形状。”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弥。”明彻遣人规伺，知胡在阵，仍自酌酒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铍见，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师退走。

陈吴明彻追军吕梁，与齐大战，摩诃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以功授谯州刺史。及周武帝灭齐，遣其将宇文忻争吕梁。忻时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馘甚众。及周遣大将王轨来赴，结长围，连锁于吕梁下流，断大军还路。摩诃谓明彻曰：“闻轨始锁下流，其两头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则吾属贼矣。”明彻不从，水路遂断，周兵益至。摩诃又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率步卒乘马輿徐行，摩诃驱驰前后，必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第马军宜须在前。”摩诃因夜发，选精骑八千，率先冲突，自后众骑继焉。比旦，达淮南。

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

唐高祖率兵击群盗，至龙门县，贼母端儿众数千人至城下，高祖亲率十余骑击之。高祖连射七十发，贼大败，皆应弦而倒。明日斩首，筑为京观。于尸上尽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祖讨刘黑闥，尝于肥乡列阵，太宗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厥，勇壮绝人，直冲太宗。两将接，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弦而毙，遂传此箭于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尝轻骑近出，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者，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太宗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慑气焉。

尉迟敬德善解避槊，每战，单骑入阵，贼槊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贼槊，还以刺之。出入重围，往返无碍。齐王元吉亦善马槊，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槊，两以竿相刺。敬德曰：“纵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槊谨当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夺槊避槊，何者难易？”对曰：“夺槊难。”乃令敬德夺元吉槊。元吉执槊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槊。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骑将单雄信领骑直赴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

薛仁贵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薛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重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便就磧北安拊余众，擒其伪主叶护兄第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车，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传枪，每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背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左车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

史敬奉形甚短少，若不能胜衣。至于野外驰逐，能擒奔马，自执鞍勒，随鞍跃上，然后羁带。矛矢在手，前无强敌。甥侄及僮使仅二百人，每以自随。临入敌，辄分其队为四五，随逐水草。每数日，各相遇，已而皆有获虏。

逆贼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健勇自恃，攀右足加马鬃上，谩骂李光弼。光弼登城顾望，谓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问：“所要几何兵？”孝德曰：“可独往耳。”光弼壮之，终问所欲，对曰：“愿选五十骑，于军门为继。兼请大军鼓噪以增气势，他无所用。”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鬃。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乃止。孝德呼曰：“待中使余致辞，非他也。”龙仙去十步与之言，褒骂如初。孝德息马伺便，因瞋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耶？”曰：“我，国之大

将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猪狗？”孝德发声敢，持矛跃马而搏。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暇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而归。

王敬尧魁杰沉勇，多力善战。所用枪矢，皆以钝铁煅就，抢重三十余斤，摧降破阵率以此胜。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诸将麾兵发机石攻城。初，帝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见者无不恐惧。会北戎遣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袒裊鼓噪，挥刃而入，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戎使见之，惧形于色。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各呈其技。贼众乘城望之，破胆。

◎挑战

春秋时，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单车挑战，示不欲崇和，以疑晋之群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靡旌，疾驱）。”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左，车左也。），矢之善也），代御执轡，御下，两马，掉鞅而还（两，饰也。掉，正也。示闲暇）。”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折馘，断耳）、执将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张两角，从旁夹攻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

楚汉相持，彭越数绝楚粮道。项羽欲讨越，谓其将曹咎曰：“谨守成皋，欲挑战，谨勿与战。无令得东。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汉果数挑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渡兵汜水，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货贿。曹咎自刭汜水上。

前秦苻坚遣将黄眉、邓羌等率步骑讨姚襄，据黄落，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伤弓之鸟，落于虚发。襄频为晋将桓温、张平所败，锐气衰矣。今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狼，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且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而擒也。”黄眉从之，遣羌率骑三千军，于襄垒以挑之。果怒，尽锐出战。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骑拒襄。俄而黄眉至，大战，斩之，尽俘其众。

宋苍梧王遇弑，沉攸之自江陵举兵东下，分兵出夏口，据鲁山。既至，有骄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行郢州事柳世隆曰：“被太后令，当暂还都。既相与奉国，想得此意。”世隆答曰：“东下之师，久承声闻。郢城小镇，自守而已。”攸之将去，世隆遣军于西渚挑战，攸之果怒，令诸军登岸，烧郭邑，筑长围，攻之。世隆随宜拒应，乘间屡破之。

武德四年，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余万来援，太宗自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德自荥阳西上，筑垒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骑出武

牢东二十余里，将挑战。先是，李、程咬金、秦叔宝令尉迟敬德执槊，造建德垒下，大呼致师，贼众大惊挠，出兵数千骑。太宗逡巡渐却，遂引贼以入伏内。李等奋击大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瓚，斩首数百级。

◎势宜决战

太祖围王世充于洛阳，旬余不克，将士皆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太宗曰：“今者兴兵，正欲一劳永逸，东道诸州望风归附，洛阳孤城何能支久？功在垂成，何乃弃之而去？”乃令诸军曰：“王世充未破，师必不还。更有言班师者，斩！”众心乃定。高祖知士卒有归志，恐众心离，不堪持久，密敕旋军。太宗抗表固请，克日当定。高祖喜而从之。果平世充。

五代梁将刘寻_卍攻同州，朱友谦求援于晋。晋遣将符存审、李嗣昭赴之，次河中。进营朝邑。时河中久臣于梁，衷持两端。及诸军大集，刍粟暴贵。嗣昭惧其翻覆，将急战以定胜负。居旬日，梁军逼我营，会望气者言西南有黑气，如斗鸡之状，当有战阵。存审曰：“我方欲决战，而形于气象，得非天赞欤？”是夜，阅其众；诘旦，进军。梁军逆战，大败之，追斩二千余级。自是梁军保垒不出。

晋王存勖进兵至胡柳陂，梁将贺环结陈而至，引兵据陂中土山。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欲领兵还营，诘朝复战。阎宝曰：“王彦章骑军已入汉阳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归志，我尽锐击之，败走必矣。今若引退，必为所乘。我军未集，更闻贼胜，即不战而自溃也。凡决胜料情，情势已得，断在不疑。今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战，设使余众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晋王闻之，愕然曰：“微公，几失计矣。”即引骑大噪，奋槊登山，大败梁兵。

◎临危决战

春秋时，孟明帅师伐晋，战于彭衙，秦师败绩。秦伯犹用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明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晋地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隋末，稽胡五万余人掠宜春，窦轨讨之，行次黄钦山，与贼相遇。贼乘高纵火，王师稍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帅以代之，勒兵复战。轨自率百骑殿于军后，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既而鼓之，士卒争赴敌，贼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昭宗时，幽州刘仁恭率军士十万寇魏州，屠其郡。梁将葛从周自形台驰入魏州，燕军突之上水关，攻馆陶门。从周与贺德伦率五百骑出战，谓门者曰：“前有敌，不可返顾！”命阖其门。从周等极力死战，大败燕人，擒都将薛突厥、王曾_卍郎等。翊日，破其八寨，追击至临清。

◎戮力必战

春秋时，晋师伐齐。阵于鞍。晋解张御克，郑丘缓为右。及战，克伤矢，流血及屨，未绝鼓音（执旗鼓，故虽伤而击鼓不息），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乌闲反），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识己推车）。”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镇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擐音患，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必正反）辔，右援x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晋师从克军）。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山名）。

晋元帝时，贼率杜曾聚兵数万，命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曾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常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赵胤领其父诱余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急，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自辰至申，两甄皆败。访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辄动，闻鼓音乃进。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遂定汉沔。

隋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藩那可汗寇掠而南，诏以达奚长儒为行军总管，击之。遇于周，众寡不敌，军中大惧。长儒慷慨，神色愈烈。为虏所冲突，散而复聚，且战且行。转斗三日，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寇气稍夺，于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儒，兵皆刀战，寇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

杜伏威聚徒数万屯六合，炀帝遣其护卫将军陈棱以兵八千讨之。棱不敢战，伏威遗棱妇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书号为陈姥。棱大怒，悉众而来。伏威逆拒，自出阵前挑战。棱部将射中其额，伏威怒指之曰：“不杀汝，我终不拔箭。”遂驰之。棱俯伏走奔其阵，伏威因入棱阵，大呼冲击，所向披靡。复获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后斩之。携其首复入，棱军大溃，仅以身免。

唐太宗从唐高祖破突厥于马邑，太宗手射杀特勒一人，由是贼退。

高祖拒历山飞，深入贼阵重围数匝。太宗望见之，将轻骑突围而进，弓矢乱发，殪数十人，既接短兵，所向必溃，拔高祖于万刃之中。时骑兵已散，高祖气愤将战，太宗苦谏方止。适会步兵至，太宗奋击大破之（历山飞，魏刀儿自号也）。

李光弼驻军河阳，自将于中₁单城，外置栅，栅外掘堑，阔二丈，深亦如之。贼将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₁单。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

。光弼于城东北角植小红旗，下望贼军。贼恃众直逼其城，以车千乘载木鹅、蒙冲、斗楼、勺车随其后，督兵填城下堑，三面各八道过其兵，又当堑开栅，各置一门。光弼遥望贼逼城，使人语荔非元礼曰：“中丞看贼填堑开栅过兵，居然不顾，何也？”元礼报曰：“太尉拟守乎，拟战乎？”光弼曰：“战。”元礼曰：“若战，贼为我填堑，复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礼候栅开，率其勇敢出战，一逼贼军，走退数百步。元礼料敌阵坚，虽出入驰突，不足破贼，收军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其收军，大怒，使人唤元礼，欲按军令。元礼云：“战正忙，唤作何物？”良久，令军中鼓噪出寨门，徒搏齐进，贼大溃。

后晋时，契丹大举入寇，以杜重威为都招讨使。至阳城，遇虜，围晋师数重。军中乏水，凿井辄坏，人马渴死甚众。时晋师居下风，将阵，弓弩无所施。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受擒，曷若力战？战未必死。”乃与张彦泽、乐元福等引精骑击贼众，大败，虜主乘橐驼以遁，获车仗器械数万计。贼自阳城之败，大畏彦卿，或马病不饮，必唾而咒曰：“此中岂有符王耶？”

◎骁勇敢前

西魏将王罽为华州刺史，尝修城，未毕，梯在城外。时高欢遣将韩轨从河东宵济，袭罽，罽不知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罽尚卧未起，闻卜外淘淘有声，罽便起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敌见之惊退，遂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众遂遁。

后魏中山王英征义阳，傅永为统军，当长围其南门。齐将马仙埤连营稍进，欲解城围。永乃分兵付长吏贾思祖，令守营垒，自将马步骑千人，南逆仙埤。贼俯射永，洞其左右股。永出箭，复入，遂大破之。仙埤烧营卷甲而遁。英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莫汉祖扞足，不欲人知。虽国家一帅，奈何使虜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极夜而返。

后周河桥之战，诸将退走，窦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追至芒山。炽乃下马，背山抗之。俄而，敌众渐多，矢下如雨。炽骑士所执弓，并为敌人所射破。炽乃总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马应弦而倒。敌乃相谓曰：“得此三人，未足为功。”乃稍引退。炽未其怠，突围而出。

唐马从李光弼攻贼洛阳，贼将史朝义自领精兵拒王师于北邙，营垒如山，旌甲耀日，诸将愕然不敢动。独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贼阵者数日，贼因披靡溃去。副元师李光弼壮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有雄健如马将军者。”

唐广德初，仆固怀恩诱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陕州。马即日自河右转斗戎虜间，至于凤翔。时蕃军云合，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方闭城自守，乃持满外向，突

入悬门，不解甲，背城出战，吐蕃奔溃。以劲骑追击，斩俘数千计，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还宫，召见慰劳之。

李靖击吐谷浑，请薛万彻同行。及至贼境，与诸将各率百余骑先行，卒与贼数千相遇，万彻单骑驰击之，贼无敢当者。还谓诸将曰：“贼易与耳！”跃马复进。诸将随之，斩数千级，人马流血，勇冠三军。

宋魏能咸平中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贼骑三万余复来寇。能率州军阵于南关门，又令其子正与都监刘知训间道断贼行势。邀战数十合，贼退，薄西山。追击走之，获其器械十八万。戎人常谋入抄，能伺知，即发兵逆击之，生擒首帅，斩杀殆尽。

马知节平剑州还，及三泉，诏与王继恩讨贼。继恩责势自任，恶知节不附己，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悉召还成都。知节累乞师，继恩不之听。贼十万众攻城，知节率兵力战，自寅至申，众寡不敌，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贼党败去。

耿全斌从征太原还，遇虜于蒲阴，追击至徐河，因据水口要害。迁补车骑副兵马使，又改云骑军使，屯瀛州。与虜战，所乘马两中流矢死，凡易三乘，战不却，贼为引去。

◎陷阵摧坚

晋襄公以狼覃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覃怒，其友曰：“盍死之？”覃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汝为难（欲共杀先轸）”。覃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周志，周书也。明堂，庙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义之士不得升）。死而不义，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属，属己病）。晋师从之，大败秦师。

吴伐楚，阳毛为令尹，卜战不吉（阳毛，穆王曾孙，令尹子瑕）。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鱼，公子魴也。顺流而下，易用胜敌）？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余皇，舟名）。

唐初，段志玄从刘文静拒屈突通于潼关，文静为通将桑显和所败，军营已溃。志玄率二十骑赴之，击杀数十人而还。为流矢中足，虑众心动，忍而不言，更入战阵者再三。显和军乱，大军因此复振击，大败之。

薛仁贵、梁建方、契何力于辽东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仁贵疋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高丽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杀十余人，仁贵单骑直往冲之

，其贼弓矢俱失手，不能举，便生擒之。

契何力与梁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同征吐谷浑，军次赤川。万均率骑先行，为贼所攻，兄弟皆中枪堕马，徒步而斗，死者兵士十六七。何力闻之，将数百骑驰往，突围而前，纵横奋击，贼兵披靡，万均兄弟由是获免。

天宝之乱，贼将史朝义领铁骑十万阵于昭觉寺，贼皆殊死决战，短兵既接，相杀甚众。官军骤击之，贼阵不动。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弓弩乱发，多中贼而死，阵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曰：“事急矣。”遂援旗而进，单骑奔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之中，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朝义大败，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万二千人。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党又败，人马躁践，填于尚书谷。朝义轻骑而走。

天宝末，吐蕃入寇，报新城之役。晨压官军，众寡不敌。王忠嗣单马进，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出而复合，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

五代晋皇甫遇拜滑州节度使，贼率众屯邯郸，遇与安审琦、慕容彦超等御之。遇将渡漳河，则前锋大至。遇引退，转斗二十里，至邺南榆林店。遇谓审琦等曰：“彼众我寡，走无生路，不如血战。”遂自辰及未，战百余合，所伤甚众。遇所乘马中镞而毙，遇有亲仆杜知敏以马授遇，遇得马复战，久之稍解。顾杜知敏已为贼获，遇谓彦超曰：“知敏仓皇之中以马授我，义也！安可使陷于贼中？”遂与彦超跃马取知敏而还。寇骑壮之。俄而率军复合，遇不能解。时审琦已至安阳河，谓首将张从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为轻骑所围，若不急救，则成擒矣。”从恩曰：“贼势甚盛，无以抵捂，将军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命也。设若不济，则与之俱死。若失此二将，将何面目以见天子？”遂率铁骑北渡赴之。虏见尘起，谓救军并至，乃引去。遇与彦超中数枪，得还。时诸军叹曰：此三人皆猛将也。

晋王存勖举兵击梁救赵，进军柏乡五里，遣周德威先以胡骑进薄梁营。梁将韩等精兵三万，铠甲皆被缯绮，金银炫耀，晋人望之惧形于色。德威谓李存璋曰：“贼志在不战，欲以兵甲耀威耳。”乃遣存璋谕诸军曰：“尔见此贼军否？是汴州天武健儿，皆屠沽佣贩，虚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当一，擒获足以为货。”德威自率精骑，击其两偏，左驰右决，出没数四。是日，获百余人，贼遂渡河而退。

宋咸平初，契丹入寇，张凝率部兵设伏于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奋击，挺身陷虏阵，凝子昭远从行，才十六岁，即单骑疾呼，突入阵中，掖凝而出，左右披靡不敢动。

◎表里夹攻

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原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北制，郑邑，今河南成皋县，一名虎牢）。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徒，步兵也。轶，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刚不耻退）君为三覆而待之（覆，是覆兵也）。戎轻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郑大夫），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为三部兵，祝聃使勇而无刚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覆兵至，后覆兵起，戎还走，祝聃反逐之，戎前人及中二处受敌，故曰衷戎师。殪，死也）。

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廉，楚大夫）。邓养甥、聃甥帅师救。三逐巴师，不克（三生皆郑大夫）。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衡，横也。分巴师为二部，斗廉横陈于其间，以与邓师战，而伪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楚师伪走，郑师逐之，背巴师，巴师攻之，楚师自前还与战）。邓师大败。人霄溃。

后汉初，光武遣王霸、马武击河南贼周建于垂惠。贼帅苏茂将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人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马武也）。与吾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军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败乱走。

武德三年七月，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世民移屯青城宫。营垒未立，王世充率众二万自方诸门出，凭故马坊垣堑，临谷水以御大军。诸将甚惧。秦王以精骑陈于北邙山，亲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谓左右曰：“贼势迫矣！悉众而出，利在一战。今日破之，其后不能出兵。”乃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以击之，通曰：“待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骑军南下。”兵才接，烟作，秦王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合击，俘斩七十。

武德三年十月，罗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通惧，举烽求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世充。通举三烽，已急，秦王方出援之。左右未获从，以两骑而进，遇贼骑将葛彦璋，射之，应强而

坠，擒之于阵。后军亦继至。通军复振，表里奋击，世充大败。几获世充。

秦王讨薛仁杲，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贼将宗罗攻之愈争。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复令将军靡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贼将宗罗并军共战，玉军将败，既而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望见，复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气夺，于是大溃，斩首数千级，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

肃宗初，逆贼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来赴陕，以抗官军。贼闻官军至，悉其众屯于陕西，负山为阵。郭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遇贼，潜师于山中，与斗过期，大军稍却，子仪麾回纥令进，尽杀之。师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数十箭，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僵尸遍山泽。

至德六年，贼安庆绪遣严庄助张通儒拒官军于陕。李嗣业、郭子仪讨贼，遇于新店，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遂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过，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

◎乘胜破敌

晋杜预袭吴乐乡，虏都督孙歆，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候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燕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王师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群帅，直指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吴。先议者惭而谢焉。

东晋将周访讨贼杜曾，曾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访曰：“曾骁勇能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

十六国蜀李特攻晋将张微，军溃。特议欲释微还涪，诸将进曰：“微军速战，士卒伤残，智勇俱竭，宜因其敝遂擒之。若舍而宽之，微养病，收亡余众，更合图之，未易也。”特从之，复追攻微，溃围走。特遣将水陆追之，遂害微，生擒微子存，以微丧还之。

唐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使其将宋金刚屯河东。太宗往征，金刚遁走。太宗追击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转战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马谏曰：“粮已竭，士卒疲顿，顾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后战。”太宗曰：“功者难成而易败，机者难得而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承其势击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是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也。”遂策马去，诸军乃进，莫敢以饥乏为辞。夜宿于雀鼠谷之

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苦饥，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抚将士与之同食，三军感恩，皆饥而思奋。明日，趋汾州，金刚列阵南北七里，以抗官军。太宗遣总管李等当其北，长孙等当其南，亲御大军以临之。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三千，直趋金刚，贼人太溃，遂破之。

太宗破薛仁杲将宗罗于高摭，乘胜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苦谏曰：“仁杲犹据坚城，虽破罗，未可轻进。请按兵以俟其变。”太宗曰：“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贼大军已散，余众何足为虞？凶魁之计，尽于此矣。”遂率众而进。至夜半，军临贼城，守垣者皆乱，争自投而下。仁杲穷蹙，开门请降。

郭子仪、仆固怀恩击贼将李归仁，大破之。日暮，怀恩谓子仪曰：“贼必弃城走，请以二百骑追之，缚取李归仁、白乾真、安守忠、张通儒。”子仪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迨明而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天下骁贼也。骤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不取？若使得众，复为我患，虽悔无及！夫战尚速，何明日为！”子仪固止之，令还营。怀恩又固请，往而复返，一夕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等果遁。

朱Γ之乱，贼骁将张庭芝逼栅求战。李晟谓诸将曰：“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勒诸将纵兵击之。时骆元光领华州兵营在于此，兵少，贼并力攻。晟遣李演、孟华以精卒救之，中军鼓噪，演力战，大破之，遂入光泰门。再战，又败之，僵尸满地。翌日，将复出师，诸将请待西军至，则左右夹攻。晟曰：“贼既伤败，须乘胜扑灭。若俟其有备，岂王师之利耶？”晟乃号令誓师，毕阵于光泰门外，使王仁必、李演率骑军，史万顷领步卒，直抵苑墙。先是，夜使人开苑墙二百余步，至是，贼已立木栅。贼倚栅拒战，晟叱军士曰：“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万顷惧，先登，拔栅而入。王仁必骑军继进，贼奔溃。大军分道并入，驱蹙至于白华。忽有贼骑千余，出于官军之背，晟以麾下百余骑驰入，左右呼曰：“相公来！”贼闻之惊溃，官军追斩，不可胜计。朱Γ、姚令言遁走，其余凶党相率来降。

◎乘机破敌

蜀将孟达降魏，以达领新城太守。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谋泄，将举兵，司马懿乃潜军进讨。诸将皆言：“达与二贼交结，审察而后动。”懿曰：“孟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及其未定，往决之。”倍道兼行，八日到城下。吴、蜀各遣将救达，分兵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吴二千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此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已固，诸军足办，吾无患矣。”及兵到，达曰：“吾举事八日，兵至城下，何神速也！”懿八道攻之，寻斩达。

唐高祖讨宋老生，太宗亲与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时方中夜，太宗驰入深谷，遂失道，下马步上，久而得路。及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为武侯，将轻骑夜发，行前。迟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战，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战。”甚欲停营。太宗曰：“机不可失，未破赵会食，岂得下营先食乎？”高祖乃与公子建成当东面，令太宗当南面。部分才定，老生出兵交战，左军遂败。太宗与军头段志玄跃马先登，深入贼阵。敌人矢下如雨，太宗为流矢所中，拔而复战，冲突其阵；后愤气弥厉，手杀数十人，两刃尽缺，血流入袖，洒而复战。老生遂大败。

太宗讨薛仁杲，既克，诸将奉贺，因问曰：“始大王野战破贼，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宗罗恃往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虽击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蹶，还走投城，仁杲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析庶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谓成算，诸君尽不见耶？”诸将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乘风雨破敌

后汉杨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贼攻劫州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人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排满拜反），系布索于马尾；及为兵车，专控弓弩。及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火烧布，然马惊奔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寇大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郡境以清。

永平中，贼兵杀后部王安得，攻金满城。戊己，校尉耿恭乘城转战，会天大风雨，随而击战，杀伤甚众。贼兵震怖，相谓曰：“汉兵有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唐苏定方骁悍多力，为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忽然雾歇，见牙帐，遂掩袭之，颉利狼狈散走。

梁将王琳大治舟舰，引兵东下，时攻陈霸先，遣侯拒之。以琳军威方盛，乃引军入芜湖避之。是时西南风急，琳自谓得天助，直趋建康。侯等引兵徐出芜湖，以蹶其后。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用，琳兵掷火炬以烧陈船者，则皆返烧其船。琳兵溃乱，投水死者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

后魏太武征赫连昌，师次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会风雨从东南来，沙尘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将士饥渴，顾且避之，更待后日。”崔浩曰：“不可！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人在，岂有常也

？”从之。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隋将皇甫绾屯兵一万在抱罕，薛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与绾军遇于赤岸。陈兵未战，俄而风雨暴至，初风逆举阵，而绾军遇不击之；忽返风，正逆绾阵，气色昏昧，军中扰乱。举策马先登，众军从之，隋军大溃，陷抱罕。

后晋时，契丹入寇，杜重威领大兵至白团卫村下营。贼骑环绕之，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夜东北风大起，至旦犹甚，破屋折木，营中掘井辄坏，人马俱歇。契丹主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晋军愤怒，大呼曰：“招讨使何不用军，而令士卒徒死！”诸将咸请战，重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李守真曰：“此风助我也！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奋命格斗，强者必胜。如俟风止，我无噍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力击贼！”又谓重威曰：“令公善守御，守真以中军决死矣。”张彦泽召诸将问计，药元福曰：“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反出战，吾属为寇矣。虏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以击之，此亦兵家诡道也。”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元福等引精骑出西门击贼，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谓守真曰：“其曳队往来乎，直前奋击以胜为度乎？”守真曰：“事势如此，安可回？宜长驱取胜耳！”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益甚，昏晦如夜，乃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

◎散众

后汉初，河南贼张步据齐地，汉将耿讨败之。步肉袒负斧于军门，传步诣行在所，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凡平城阳、琅琊、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泰山、临淄）。时步众尚十余万，辎重七十余两，令降军各以郡人诣旗下，皆罢遣军人，令归乡里，齐地悉平。

后魏末，河北贼葛荣为魏将尔朱荣所擒，余众悉降。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兵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时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亲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

●后集卷十

◎兵贵有继（兵无继必败附）后汉初，张步据齐地十二郡。汉将耿讨之，壁于临淄。步与第三篮弘寿及大彤渠帅重异等兵（重姓，异名也），号二十

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先出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水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营，与裨将刘歆等合战。升王宫怀台望之，（临淄本齐国所都，即齐王宫中之怀台也，《东观记》作怀台），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阵于东城下，大破之。

吕布从东缙与陈宫将万余人来与曹公战。时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曹公乃令妇人守陴，悉将兵距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兵，乃相谓曰：“曹公多诈，勿入伏中。”引军南屯十余里。明日复来，曹公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乘堤，步骑并进，大败之。

魏大将军曹休从皖口深入与贼战。贾逵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三百里，得生贼，言“休战败，孙权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军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合疾进，出其不意，所谓先人以夺其心，贼见吾兵必矣。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逵军遂退。

蜀将姜维围狄道。魏将陈泰等进军，度高城岭潜行，夜至狄道西南高山之上，多举烽火鸣鼓角。城中见救者至，皆愤勇。维谓：“救兵当须集众乃发。”而卒闻已至，谓有奇变宿谋，上下震惧而去。

◎兵无计必败唐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有诏王孝杰起白衣为清边总管，统兵十八万讨之。

孝杰军至于夹石谷遇贼，道险虜甚众。孝杰率精锐之士为先锋，且战且行。及出谷，布方阵以捍贼。后军总管苏元晖畏贼众，弃甲而遁。孝杰既无后继，为贼所乘，营中溃乱，孝杰堕谷而死，兵士被杀殆尽。时张说为节度管书记，驰奏其事。

则天问孝杰败亡之状，说曰：“孝杰忠勇敢死，深入贼境，以少御众。但为后援不至，所以致败。”

◎兵多宜分军相继东魏大将高欢大举以伐西魏，将度蒲津，其将薛叔曰：“西贼连年饥馑，但宜分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众，尽应饥死，西贼自然归降，愿无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兵众极大，万一不提，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高欢皆弗听，遂有沙苑之败。

◎救兵春秋时，楚伍员与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复，报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荐，数也。言吴贪害如蛇、豕）。”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

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万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吴道（道由去术）。”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王于沂（稷、沂，皆楚地）。

◎力少分军必败汉初，黥布反，渡淮击楚，楚发军与战徐僮间。楚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兵。

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军，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楚将不听，布破其一军，二军散走，遂西与高帝兵遇于蕲西，大战，帝军散走。

后汉初，渔阳太守彭宠反，自将万余人攻幽州刺史朱浮于蓟。光武使将军邓隆军路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者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得相及？比若还，此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二千袭其后，大破之。隆军去朱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

吴汉讨公孙述，乃进军攻广都，拔之。光武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攻，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逐，自将步骑二万余进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

，使责汉曰：“公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而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攻汉，使别将攻尚。汉败入壁，丰围之。汉乃召诸将励之曰：“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

如其不然，败以无余。”于是飨士秣马，闲营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辰至脯，遂大破之，斩谢丰、袁吉。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悉步骑赴之，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成都、广都之间，八战八克。

蜀先主引兵东下伐吴。魏文帝闻备立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权，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缓急不相救，一军溃则众心恐矣。”数日，果闻备败。

梁将王僧辨讨侯景，与陈霸先会于白矛湾，进克姑熟，次蔡洲。景登石头城，望官军之盛，不悦，密谓左右曰：“彼军上者如是紫气，不易可当。”因率铁骑万人，声鼓而进。霸先谓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贼今送死，欲为一战，我众彼寡，宜分其势。”僧辨然之，乃以强兵劲弩攻其前，轻锐躁其后，大兵冲其中。景遂夜溃，弃城而遁。

魏末，贼莫折后帜所在寇掠郡县。州人李贤率乡兵，与泾州刺史史宁讨之。

。

后帜列阵以待，贤谓宁曰：“贼结聚岁久，徒众甚多，数州之人皆为其用。我若总为一军，并力击之，彼既同恶相济，理必总卒于我。势既不分众，其莫敌我。

便究首尾，无以制之。今若令诸军分为数队，多设旗鼓，犄角而前，以胁诸栅；公既统精兵直指后帜，披甲而待，莫与交锋。后帜欲前则惮公之锐，诸栅欲出则惧我疑兵。令其进不得战，退不得走，以待其懈而击之，必破。后帜一败，则众栅不攻自拔矣。”宁不从，屡战类北。贤方率数百骑经后帜营，收

其妻子童仆五百余人，并辎重等属。后帜与宁战，胜，方欲追奔，忽遇贤，方弃宁而与贤接战，遂大败，后帜单骑奔走。

前秦苻坚遣将吕光领兵伐龟兹。光军其城南五里为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土。龟兹王帛纯婴城自守，乃倾国资宝请诸国来救。

温宿尉须等国，互合七十余万众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

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按兵拒之。光曰：“彼众我寡，营又相远，势分力散，非良策也。”于是迁营相接阵，为勾锁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战于城西，败之。帛纯遁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

◎分敌势破之项籍围汉王于营阳，汉将纪信诈降，而汉王得出走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屡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领兵南走。”

王深壁冷守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而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深壁不战（纳以此弊楚也）。

晋武帝欲灭吴，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之。自来十三年，是谓一周。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长久。”

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具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危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与下多忌，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军不逾时，必可勉矣。”帝纳之，终以此胜吴。

后魏贺拔岳讨方侯，贼兵寻弃岐州，北走安定。尔朱天光方自雍至，天光与岳合势，宣言：“今气候已热，非征讨之时。至秋凉，更图进取。”贼寇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军，散营众于岐州北百里，使太尉侯元进据险设栅。岳知其势分，密与天光严备，昧旦攻围元进栅，拔之，即擒元进，自馀缓抚悉降。又轻骑追配寇，及之，于平凉一战擒之。

贞元九年，朝廷筑盐州城，虑为吐蕃掩袭，诏剑南节度使韦皋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皋命大将董π、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鹤军，焚定廉城，凡平堡栅五十余所，城之，二旬而毕。其后赞普北寇灵朔，又令皋出兵深入。乃令陈泊等出三奇路，崔尧臣出龙溪石门路，仇冕等趋吐蕃维州城，邢耻等趋鸡栖老翁城，高倜等趋故松州，韦良金等出雅功黎路，王有道等过大渡河入蕃界，陈孝孙等进攻昆明城、诺齐城。自八月出军齐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生擒六千，斩首万余级，转战千里，蕃军连败。

唐末，朱全忠遣氏叔琮等将兵五万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将张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从周以兖郛兵会成德兵入自土门，汴名州刺史张归厚入自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入自飞狐，权知晋州侯言以慈隰、晋、绛兵入自阴地。叔琮入天井关，进兵昂车，沁州刺史蔡训以城降。河东都将盖璋诸侯言降。叔琮拔泽州，刺史李存璋弃城走。叔琮进攻潞州，昭义节度使孟迁降之。河东屯将李审违、王周将步军一万骑二千诣叔琮降。叔琮进趣晋阳，出石会关，营于洞汧高驿。张归厚引兵至辽州，辽州刺史张鄂降。别将白奉国会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又名属镇州），拔承天军，与叔琮烽火相应。叔琮等引兵抵晋阳城下，数挑战。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备御，不遑饮食。时汴军既众，刍粮不给，久雨，士卒虐病，全忠乃召兵还。

◎上速春秋时，舒鸠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舒鸠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先至舒鸠）、子才崩、息桓、子捷、子骈、子孟帅左师以退（五人不及，子木与吴相遇而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居是两军之间）。子才崩曰：“久将垫隘，隘乃擒也，不如速战（垫隘虑水雨）。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简后精兵驻后为阵）。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视其形势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擒。”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传诸其军（吴还逐五子至其本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灭之。

宋华登以吴师救华氏（登前军奔吴），齐乌枝鸣戍宋（乌枝鸣，齐大夫）。

厨人濮曰（濮，宋厨邑大夫）：“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盍及其劳且未定也，我请军。君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宋地）。

蜀将孟达降魏，魏朝以达领新城太守。达复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谋泄。时司马懿秉政，恐达速发，为书给以安之。达得书，犹豫不决。懿乃且潜军进讨，诸将皆言：“达与二贼交结，宜审察而后动。”懿答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讨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寨以救达，懿分诸将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吴二千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吴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造城下，八道攻之。

旬有六日，达甥刘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遂斩达。

后秦姚萇与苻登相持，萇将荀曜有众万人，密引苻登。萇与登战败于马头原，收众复战。姚硕德谓诸将曰：“上谨于轻敌，每欲以计取之，今战既失利而更逼贼，必有由也。”萇闻而谓硕德曰：“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遥据吾东，必荀曜儒子与之连结也。事久庶成，其福难测。所以速战者，欲使儒子谋之未就，好之未深，散败其事耳。”进战，大败之。

武后初，徐敬业举兵于江都，称康复皇家。以尉魏思温为谋主，问计于思温，对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康复。兵贵掘速，宜早渡淮北，亲率大众，直入东都。山东将士知公有勤王之举，必以死从。此则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业欲从其策，薛璋又诉曰：“金陵之地王气见矣，宜早应之。兼有大江，其险足以自固。请且收取常润等州，以为王霸之业。然后率兵北上，鼓行而前，北则退有所归，进无不利。实为良算也。”敬业以为然，乃自率

兵四千人南渡，以击润州。思温密谓社永仁曰：“无势，宜合不可分。今敬业不知并力渡淮，率山东之众以合洛阳，无能为也。”果败。

李靖征萧铣，集兵于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峡路险，必谓靖不能进，遂休兵不设备。九月，靖乃率师而进，将下峡。诸将皆请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促召兵，无以应敌。此兵家上策。”铣果大惧而降。

唐庄宗命将征蜀，以康延孝为先锋，排阵斩斫，使破凤州，收固镇，克兴州，取蜀三招讨兵于三泉，所俘皆谕而释之。自是昼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归成都，断桔柏津以绝追军。延孝复造浮梁以渡，进收绵州。王衍复断绵江，浮梁而去。

水泛无舟楫可渡，延孝谓招讨使李严曰：“吾悬军深入，利在速战。乘王衍破胆之时，人心离沮，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缮津梁，便留数日。

若王衍坚闭近关，析吾兵势，倘延旬浹，则胜负莫可知也。宜促骑渡江。”因与李严乘马浮江，于时得济者仅千人，步军溺死者千余人。延孝既济，长驱过鹿头关，进据汉州，遂平蜀。

后唐明宗将如汴州，至荥阳，宣武节度使朱守殷疑惧。孙晟劝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范延光谕之，延光曰：“若不急攻，则汴城坚矣。愿得骑兵五百，臣先赴之，则人心必骇。”明宗从其请。延光自酉时至夜半，驰二百余里，奄至城下，与贼交斗。翌日，守陴者望见乘舆，乃相率开门。延光乃入，与贼巷战，尽歼其党。

建隆元年，李筠反谋已决，枢密使吴延祚曰太祖曰：“潞城岩险，且有太行之阻，贼若保之，未可以岁月破。筠素轻锐，若速举兵击之，彼必出关，但离巢穴，即成禽矣。”上从其言，遂亲往次荥阳。西京留守向拱劝上：“济决河逾太行，乘其未集诛之。倘稽旬浹，恐贼愈滋，攻之难为力矣。”赵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贵巧迟。倍道兼行，掩其未备，可一战而克也。若使坚壁固守，老我师徒，馈运险艰，则胜负未决。”上纳之。六月己巳朔，上至泽州

，召控鹤左相都指挥使马全义问计策，全义请并力急攻，且曰：“缓之，恐生变。”上命诸军奋击，亲帅卫兵继之。辛巳，克其城。

◎示缓（攻敌有缓急）秦伐韩，赵令赵奢将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震。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

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阙与非赵地也必矣。”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阙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斗之，悉甲而至。奢纵兵击破之，遂解阙与之围。

曹操征张绣，荀攸曰：“绣以游军仰食于刘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以待之，可诱而致。若急之势必相救。”操不从，遂进军，与绣战，表来救之，操败。

曹操既克邺，袁尚、袁熙遂奔辽东，有众数千。时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

曹公破乌桓，或说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其首，不烦兵矣。”公引兵还，康果斩尚、熙，传送其首。诸将惑，问公还而斩熙、尚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

◎示弱春秋时，楚武王侵随（随国，今义阳隋县），使章求成焉（章，楚大夫也），军于瑕以待之（瑕，随地）。随人使少师董成（少师，随大夫董正也），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斗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羸，弱也）。王毁军而纳少师（从伯比之）。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师次于句篔（楚西界也），使庐戡黎侵庸（戡黎，卢大夫）及庸方城

（方城，庸地，庸县东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杨{窗心}（{窗心}，戢黎官属）。

三宿而逸，曰：“庸帅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还复句筮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分冒所以服陔隰也（冒，楚武王父）。”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军走曰北）。

惟裨、、鱼人实逐之（裨、、鱼，庸三邑。轻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也）。

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厉会师于临品（厉，传车也。临品，地名），分为二队（队，部也。两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以伐庸（子越，斗匕）。秦人、巴人从师楚盟（蛮见楚强故），遂灭庸（传言楚有谋臣，所以兴）。

战国赵将李牧常居代郡雁门备贼兵，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设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单于为盗，入堡。有敢捕盗者，斩。”贼兵每入，烽火谨，辄入堡，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贼兵谓牧为怯。赵王让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将。岁余，败兵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复遣牧，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兵车得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控弓弩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众满野。匈奴小入，佯走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而来。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破杀贼兵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边。

韩、魏相攻，齐相田忌率兵伐魏。魏将庞涓闻之，释韩而归。齐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皆悍勇而轻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趣利者蹶上将（蹶犹挫也），五十里趣利者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兵，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挟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万弩夹道而伏，其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夜至，砍树下见白书，乃举火烛之，读书未毕，齐军弩俱发，军大乱，庞

涓乃自刎。

前汉韩王信反，亡走败兵，与贼兵谋攻汉。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使人觇贼兵。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匿，藏），但是异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贼败可击。帝使刘敬复往使贼寇，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见，示也）。今臣往，徒见羸老弱（，音贵，谓死者之肉也，一说读瘠瘦）。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贼兵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汪，三十余万众兵已行。帝怒，以为沮吾军，械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贼兵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

后汉末，孙策攻陈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欲引军避之。登乃闭门自守，示弱不战，将士衔枚，寂若无人。登城观形势，知其可击，乃申命士卒众，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指贼营，步骑抄其后。贼周章方结阵不得还船，登纵兵乘之，遂大败。

陈霸先讨杜龔，以侯安都君守。齐军乘虚入，据石头，游骑至于关下。安都闭门兵旗职，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贼者，斩。”及夕，贼收军还石头。安都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明晨，贼骑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开东西掖门与战，大败之。贼乃退，不敢逼台城。

后周末，杨坚作相，尉迟迥拒命。坚遣将于仲文率兵定关东，次蓼堤。迥将檀让拥众数万人，仲文以羸师出战，让悉众来拒。仲文伪北，让军颇骄。于是遣精兵左右翼击之，大败让军。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子宽乘城遁走。

晋末，妖贼孙恩作乱，出海盐。刘裕筑城于故海盐，贼日来攻，城内兵少，裕乃选敢死士击走之。时虽连胜，裕深虑众寡不敌，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观其懈乃奋击，大破之。

隋末，贼师孟让众十余万屯盱眙。炀帝遣王世充拒之，保都梁山，不与战。

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贼中闻之。让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为将？吾当生缚之。”于是进攻其栅，世充与战，佯不胜。让益轻之，乃分兵虏掠。世充知其可击，令军中夷灶散幕，设方阵，四面而出战，大破之，虏男女十

万余口，让仅以身免。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将张永德请行效命。师至寿春，刘仁贍坚壁，不下。

永德出疲兵居前饵之，伏精兵于便地，每战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后夹攻，大败之，仁贍仅免。

本朝太宗时，契丹与西贼相结窥边，上密授成算于府州折御卿，使为之备。

至是，虜将韩德城万余众，诱党项、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大败之于子河仪，勒浪等族乘败之乱，诈为府州兵蹶其后，虜众死者十六七。奏至，上召其使问状，因笑谓左右曰：“北寇小丑，轻进易退，常戒边将，勿与争锋，待其深入，即分奇兵断其归路，从而击之，必无遗类。果如我言。”左右呼万岁。因遣内侍往图地形观之。勒浪等族既与虜有隙，悉款塞内附。

◎示强春秋，楚将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师于桔扶之门（桔扶，郑远郊之门也。桔，胡结反。扶，徒结反）。又自纯门，及逵市（纯门，郑外郭门也。逵市，郭门道上市）。县门不发，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县门施于内城门，郑示楚以闲门，故不闭城门，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者）。”诸侯救郑，楚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谍，间也。幕，帐也）。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庸，属楚之小国），麇人率百濮将以伐楚（百濮，夷也。麇，居钩也）。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备中国也）。楚人谋徙于阪高（楚陵北），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为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廩同食（往伐庸廩仓也，同仓，上下无异也）。

后汉虞翊为武都太守，以讨叛羌。羌乃率众数千，遮翊于陈仓峻谷。翊即停军不进，而上书请兵。羌闻之，乃分抄旁县。翊因其兵散，日夜进道行兼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逼。或问：“孙臆减灶，而君增之。

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贼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贼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子见弱，吾今示强，势不同故也。”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杀伤。明日，悉陈其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便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贼果奔，因掩而大破之。

赵石勒以荆州监军郭敬寇晋襄阳。勒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帜，寂若无人，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自受坚守，后七八日大旗将至，相禁不复得走。敬使人浴马于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伺谍还告晋南中郎将周抚，以为勒大军至，惧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阳。

◎示闲暇汉景帝时，贼人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李广勒兵击贼兵。贵人将十骑出猎，见射调三人，与战，被射伤。中贵人走广，广曰：“必是贼兵射周者也（周善飞，故使善射者射周）。”广乃从百骑往驰三人，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射彼三人，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周者也。遥见贼兵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惊，上山阵。广所从百骑皆大恐，欲还驰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若走，寇兵追射我立尽。今我留，贼兵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贼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阵以我为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用坚其意。”寇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于是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之，复还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贼兵终怪之，卒不敢击。向夜半时，贼兵以为汉有伏军于旁，皆引兵去。诘朝，广乃归其大军。

曹操军临汉中，蜀将赵云将数十骑轻行，猝与操大军遇。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操军追至营，云更大开门，偃旗息鼓。操兵疑有伏，引去。

蜀诸葛亮屯阳平，遣魏延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魏将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亮在城中兵力弱，将士失色。亮是时意气自若，勒军中皆偃旗卧鼓，不得出幔，开四门扫地却洒。懿疑其有伏，于是引军北趣山。亮谓参佐曰：“司马懿谓吾有强伏，循山走矣。”候进还，白如亮所言。宣王后知，深以

为恨。

前凉张重华以谢艾为军师，率骑三万进军临河。后赵石季龙将麻秋以三万众拒之。艾乘轺车，冠白合，鸣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或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据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有伏发也，惧不敢进。又遣将缘河截其后，秋军乃退。

艾乘胜奔击，遂大败之。

东魏高仲密叛，以北豫州附魏，宇文泰帅军应之，至洛阳，与东魏高欢战于招山，赵贵为左军，若干惠为右军。欢兵萃左军，赵贵等战不利。会日暮，欢进兵攻惠，惠击之，皆披靡。至夜，惠引去，欢骑复来追之。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讫，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有以异乎？”乃建旗鸣角，收败军，徐还。欢追骑惮惠，疑有伏兵，不敢逼。

唐吐蕃陷瓜州，王君[B16G]死，河西[B214]惧。以张守为瓜州刺史，领余众方复筑州城，贼又暴至，略无守御之具。守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不敢攻城而退。守总兵击败之。

本朝李谦溥初事周，为闲厩，使知隰州，与太原接境。谦溥至则设城隍，严兵备。不旬日，并人果以数十骑来寇城。时盛暑，谦溥服，摇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视。贼知是谦溥，勒兵不敢动。谦溥遣死士百人，短兵坚甲，夜缒而出，薄贼营鼓噪，营中天扰遁去。

◎素教春秋时，晋侯将伐虢。大夫士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夫人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上之所教，以义让、哀乐为大，不可以力强之）。虢勿蓄也，亟战将饥。”后为晋所灭（言虢不蓄义让而力战也）。

晋文公于被庐（晋常以春。礼，改政令贵其始也。被庐，晋地），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谷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

服以庸（敷纳以言观其志，明试以功考其事，车服以庸报其劳）。君其试之。”乃使谷将中军，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也）。

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息御戎，魏为右。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定王室，以示事君之义），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求不丰焉（不诈以求多），明征其辞。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大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执秩，至爵禄之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素备萧衍为雍州刺史，日招聚骁勇以万数。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将起数十间屋为止舍，多伐材竹沉于檀溪，积茅若山阜，皆未之用。中兵三军吕僧珍独悟其旨，因私具槽数百张。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装为船舰，葺之以茅，并立办众军。将发，诸将须槽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武帝以僧珍为辅国将军，出入卧内。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交市时，即高估马债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在河陇，又奏请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悉，赖其用焉。

端拱初，虜自大石路南侵。张齐贤预简厢军千人为五部，分屯繁及崞县，下令曰：“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至是，果为繁兵所败，复降诏褒美。

◎先设备取胜春秋时，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晋无楚备，以败于必阨。必阨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君臣和），是以楚不能报。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潜，楚邑），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季子本封延陵，后复封州来，故曰延州来），遂聘于晋以观诸侯（观强弱）。楚莠尹然、工尹麋帅师救潜（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都君子，在都邑之士。王马

之属，王之养马官属），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而还（沙，水名），左尹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楚师强，故吴不得退）。楚师济于罗，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射师繁杨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南怀、汝清皆楚界），吴不可入（有备）。楚子遂观兵于抵箕之山（观，示也）。是行也，吴甲设备楚，无功而还。

周末，荆人伐陈，吴救之。军行三十里，夜不见星。左史倚相谓大将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辑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乃为阵。吴人至，见荆有备而返。左史曰：“其返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为食。我行三十里，击之必克。”从之，遂破吴军。

魏大军南征吴，到精湖，大将满宠帅诸军在前，与敌隔水相对。宠令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营，宜为之备。”诸军皆警。夜半，贼果遣十部来烧营。

宠掩击破之。

晋将罗尚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等，潜率步骑三万袭蜀贼李特营。特素知之，乃缮甲砺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遂害曾元、张显等。

北燕冯跋据辽东，其弟方泥阻兵以叛。跋遣将冯弘与将军张兴讨之，克期出战。弘曰：“贼明日出战，今夜必来惊营，宜备之。”乃戒严，仍人课草十束，伏兵以待之。是夜，方泥果遣壮士千余人斫营。众火俱起，伏兵邀击，俘斩无遗，遂平方泥等。

◎戒不备附贞元初，诏李元谅从浑与吐蕃愈盟于平凉。元谅谓曰：“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诈、倘有急变，何由应赴？请次侍中为营。”以违诏，固止之。元谅竟与进，营距盟所二十里，元谅营次之，壕栅深固。及赴会，乃戒严部伍，结阵营中。是日，虜果伏甲，乘无备窃发。时士大夫皆朝服就执，军士死者十七八。单马奔还郡，虜追蹶。

营将李朝彩不能整众，多已奔散。至，空营而已，赖元谅之军严固。既入

营，虏皆散去。是日无元谅军，几不免。元谅乃整军，先遣辎重，次与俱申号令，严其部伍而还。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

●后集卷十一

◎新集可击（击未集附）蜀刘备遣吴兰屯下辨，魏太祖遣厉锋将军曹洪征之，以曹休为骑都尉。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后。众议狐疑，休曰：“贼实断道，宜及未集击兰，兰破，飞自走矣。”洪从之，进兵击兰，破之，飞果走。

后汉曹公征张鲁，定汉中，刘晔进说曰：“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矣。刘备，人杰也。新得蜀人犹未附。今破汉中，蜀人振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理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也。今不取，必为后日患，当急图之。”数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斩之而不禁也。曹公又问晔曰：“今尚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齐高欢伐西魏，至许原西，宇文泰拒之。至渭南，召其兵，皆未至。诸将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之。泰曰：“若至咸阳，人情转搔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军。

李弼谓泰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至渭，背水为阵，李弼为左拒，赵贵为右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日晡，齐师至，望见军少，竞萃于左，军乱不成列。泰乃鸣鼓，士皆奋起合战，李弼率铁骑横击之，绝其车为二，遂大败之。

太宗时，命李靖为西征行军大总管，讨吐谷浑伏充，以侯君集及任成王道宗并为之副，师次鄯州。君集言于靖曰：“大军已至，贼兵尚未走险，宜简精锐，长驱疾进，后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潜遁必远，山障为阻，讨之实难。”靖然其计，乃简精锐，轻赍深入。道宗追及伏充之众于库山，破之。伏充轻兵入碛，以避官军。靖乃中分士马为两道并入：靖与薛万均、李大亮趣北路，且使君集、道宗趣南路。历破逻真谷，逾汉哭山，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频与贼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师与李靖会于大非川。

本朝太宗征大原时，节度使何继筠把石岭关。大戎来援，继筠率数千骑御之。

虜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击之，败众大溃，追奔数十里。

太祖亲征泽潞，车驾次荥阳，西京留守向拱朝于行征。召拱，与语，拱曰：“李筠逆节，久露，兵势渐成。陛下宜速济大河，历太行，乘其未集而击之，平之必矣。或稽浹旬，恐贼锋益锐，难为力矣。”筠在泽州，五月戊辰，王师传傅其城下，癸酉拔其城。

◎半济可击春秋时，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未尽渡泓水），司马曰（子鱼也）：“彼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门官，守门者，师行军在君左右。歼，尽也。宋公违之，故败）。

吴伐楚，楚师败。及清发（水名也），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泜（音示），五战及郢（奔食，食者奔不阵）。

项羽引兵东击吴越，令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汉兵数挑成皋战，楚军不出。乃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

后汉末，黄巾贼三十万众入渤海界，欲与黑山合。公孙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二万余级，弃重车数万两。奔走渡河，瓒曰：“因其半济，薄之。”贼徒大破，死者三万。

魏将郭淮在汉中，刘备欲渡汉水来攻。时诸将以众寡不敌，欲作依水为阵以拒之。淮曰：“此则示弱而不足以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阵，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可击，备可破也。”既阵，备疑不敢渡。

魏钟繇都督关中，贼兵单于作乱平阳。繇率诸军图之，未拔，而袁尚所置

河东大守郭援到。河东兵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仇？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

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援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击大破之。

隋炀帝征高丽，将军宇文述与九军过鸭绿水，又东济萨水，去高丽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高丽国相乙支文德伪降，请述还师，奉其王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矣。

唐武德初，罗艺为幽州总管，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艺将逆战，薛万均曰：“众寡不敌，今若出战，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师弱马，阻水背城为阵而诱之。贼若渡水交兵，请公精锐骑百人伏于城侧，待其半渡而击之，必败矣。”从之。建德引兵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

本朝石保兴为银夏都巡检使，尝巡黑水河。戎人知之，以数千骑邀战。保兴所部不满二千，贼恃众据险，渡河求战。保兴分短兵伏于河浒，俟戎师半渡，即发之疾战，大有斩获。

◎饥渴可击蜀诸葛亮出祁山，魏将张督诸军拒之。亮将马谡于街亭依南山下据城，绝其汲道，大破之。

隋初，突厥寇兰州，大将贺楼子干率众拒之。至洛亥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干阻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饥弊，纵击，大破之。

唐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率众来救。太宗顿兵武牢，登高丘观之，谓诸将曰：“贼未见大敌，今渡险而来，料其兵众急于援救而速于进战。我按兵不出，待彼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倦。太宗曰：“可击矣。”乃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所向披靡，生擒建德。

◎心怖可击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攻曹城门）。曹人尸诸城上（磔晋死人于城上），晋侯恶之，听輿人之谋，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至曹人墓也。凶惧，恐惧声也，音吁勇反），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攻之，遂入曹。

邓艾既平蜀，言于司马昭曰：“兵有先声后实者，今因平蜀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会艾诛，不果行。

晋师伐吴，杜预遣牙门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督将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皆飞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万余口。

朱龄石伐蜀贼谯纵，纵将谯道福重兵守涪。龄石师次彭模，夹岸连城立栅。

龄石谓裨将刘锺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只困我师。吾欲蓄锐息兵，伺隙而进，卿以为何如？”锺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由内江，欲谯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军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胆矣。只可因其恐惧而攻之，势当必克。克彭模之后，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缓兵相持，彼知虚实，涪军复来，难为敌也。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余人适为蜀子虜耳。”从之。

翌日，进攻皆克，斩侯暉等，纵之城守相次瓦解。

唐贞观中，突厥离叛，将图进取。以李靖为代州道总管，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逼之。突利可汗不虞于靖，见官军奄至，大惧，相谓曰：“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敢孤军而至？”一日数惊。靖知之，令间谍离其腹心，进击之，部落并走碛北。

◎奔走可击吴孙权拒曹公于赤壁，诸葛亮说权云：“曹操之众远来，闻追刘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兵法忌之曰

：“必厥上将。”从之，遂败曹公。

晋刘琨守太原，遣将姬澹率众十余万讨石勒。勒将拒之，或谏曰：“澹兵马精盛，其锋不可当，宜深沟高垒以挫其锐，攻守之势，必获万全。”勒曰：“澹大众远来，体疲力竭，贼兵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走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之道也。”立斩谏者，以孔苕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后出者斩。设疑兵于山下，分为二伏。勒轻骑与澹战，伪收众而北，澹纵兵追之。勒前后伏发夹击，澹军大败。

魏孝武帝将图高欢，欢勒兵南出，以高敖曹为前锋，稍逼京师。魏帝亲总六军屯河桥，宇文泰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长安。

梁将陈庆之伐后魏，之<身>阳。魏遣将元昭等率兵来援，前军至驼涧，去<身>阳四十里。庆之谓诸将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败理。且闻贼所据营，林木甚盛，必不夜出。

诸君若皆疑惑，庆之请独取之。”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

东魏大将高欢伐西魏，军至许原西。宇文泰至渭南，召诸州兵皆未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渡河，远来至此，失亡之时也。及其新至，便可击之耶。”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南，夹渭而军，至沙苑，距欢军六十余里。欢闻泰至，引军来会，见泰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泰鸣鼓，士皆奋起，其将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遂大败之，斩六千余级，降者二万余人。欢夜遁，弃铠仗十有八万。

唐铁勒、薛延陀等合众二十万，度汉屯白道川。太宗遣李、张俭率兵数道击之，戒之曰：“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里，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进，不利速退。吾已敕李思摩烧雉获草，延陀粮肉日尽，野无所获，因一时奋击，其众溃散。”唐贞观中，大军讨高丽，令江夏王道宗与李靖

为前锋，济辽水，克高牟城。

逢贼兵大至，军中佥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大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必摧。昔者景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头清道以待舆驾。”李靖然之。乃与壮士数千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靖合击，大破之。

安禄山反，郭子仪、李光弼率师下井陘，拔常山。贼将史思明以数万人踵其后，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仪选骁骑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贼疲乃退。我军乘之，又败于沙河。禄山闻思明败，益以精兵。我军至恒阳，贼亦随至。子仪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追获，昼扬其兵，夜袭其幕，贼人不及息。数日，光弼曰：“贼怠矣，可以战。”战于嘉山，斩首四百级。

◎气衰可击春秋时，齐师伐鲁。庄公将战，曹刿请从，公与之同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也。”后汉梁州贼王国围陈仓，不拔而去。将军皇甫嵩进兵击之，董卓曰：“不可。”

兵法穷寇勿遏，归众勿追。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

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

荀攸从曹公征吕布，至下邳。布败固守，攻之不拔，连战士卒疲，曹公欲还。

攸与郭嘉说公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且布之谋主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衰而未复，宫谋而未定，进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众溃，生擒布。

魏将丘俭、文钦反，司马师遣邓艾督大山诸军进屯乐嘉。钦军将攻，艾师

銜枚径造乐嘉。钦子鸯年十八勇寇三军，谓钦曰：“及其未定，诸将登城鼓噪击之，可破也。”既谋而行，鼓噪而钦不能应，鸯退，相与引而东。师谓将曰：“钦走矣。”命发锐军以追之，诸将曰：“鸯少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师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而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矣。”乃与骁骑千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师遣骁骑八千翼而追之，钦父子与麾下走。俭闻钦败，弃众宵遁，追俭斩之。

唐太宗讨薛仁杲，相持于圻庶城者六十余日，兵锋甚锐。太宗按甲以挫之，贼粮尽，太宗曰：“彼气衰矣，吾当取之。”亲御大军奋击，斩首数千级。

◎粮尽可击（粮道不继必遁附）汉王与项籍约，中分天下。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宜因其机而取之。今释不取，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从之，会诸侯兵于垓下，终灭羽。

后汉初，河南贼董宪、刘纡悉共兵数万人，屯昌虑，招诱五校余贼，与之拒守建阳。光武亲征之，去宪百里，诸将请进，帝不听，曰：“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弊。顷之，五校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大破之。

汉末，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界。刺史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击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惟以抄掠为资。今不若蓄士众之力，先为固守，使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后遣将先据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贼战，果大败。

曹操征张绣，荀攸曰：“贼兵若来讨战，我当先发，以游军食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操不从，表果救之，进战，不利，谓攸曰：“不用君言至是。”蜀诸葛亮急攻陈仓，魏帝驿召张，问计曰：“亮无已得陈仓乎？”知亮孤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不致十日。”日夜进至南郑，亮退。

姜维破王继军，进围狄道。邓艾等以为兵锋宜避之，不如据险自保，观衅

待弊，然后进救，计之得者也。陈泰曰：“维提轻兵深入，正欲与我争锋原野，求一战之利。孤军远桥，粮谷不继，破贼之时也。”果遁去。

隋末，宇文化及作乱，复率兵来攻李密于黎阳。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降以弊其众。化及勿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化及，具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水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其将陈智略、张童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前后相继。

唐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其将朱金刚屯于河东。太宗往征之，谓诸将曰：“金刚持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自据太原，专以金刚以为蔽。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壁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湿，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必待此机，未宜速战。”于是遣刘弘等绝其粮道，其众馁，金刚乃遁。

窦建德以兵十万，来援王世充于酸枣。太宗将拒之，诸将进谏曰：“腹背受敌，恐非万全。请班师，且据谷州以观胜负。”太宗不许，曰：“世充粮尽，内外忿嫉，当不劳攻击，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西公将骁卒堕，今我进据武牢，扼其襟要。若贼恃胜冒险争锋，吾当破之必矣。贼若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终如其言。

穆宗用裴度代镇魏。时诸道兵十五万既深入，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分番樵采，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迁凑，邀而虏之，兵食益困，遂休兵。

◎不得地利可击韩信击赵，赵王聚兵井陘口，称二十万。李左车说王曰：“韩信乘胜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炊，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假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麾下。”赵王不从。信使间人伺知之，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各持一赤帜从间道草山而望赵军，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壁拔赵帜，立汉帜。”信又谓诸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壁，且彼未见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相郎反），恐吾阻险而还。”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兵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弃旗鼓走水上军。

赵空壁争汉旗，信已入水上军，皆殊死战。信所出奇兵二千见赵空壁逐利，即驰入赵壁，立汉赤帜。赵军已不能得信，欲还归壁，壁皆汉帜，遂乱遁走，虏赵王。

晋王存勖与梁军战于胡柳，陂中有土山，梁军先据之。帝曰：“今日之战，得土山者胜。贼已据山，吾与汝等率军先登。”遂夺其山，诸军继集，梁军大败。

时元城令吴琼等各部役徒万人于中山曳柴，扬尘鼓噪，助其势。梁军不之测，自相腾籍，弃甲如山积。

◎天时不顺可击唐武德中，突厥颉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值雨连月。太宗召诸将，谓之曰：“虏控弦鸣镝，弓马是凭。今雨连时，弧矢俱弊，突厥人众，如鸟铍羽，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之劳，此而不乘，夫复何待！今先以劲兵乱其阵，突骑蹶其后，贼进不相逊，退不相救，纵不尽擒，必获十八九。此晓兵者所解。”因潜师夜出，冒雨而进，丑徒惊骇，请和而去。

张公谨副李靖经略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状曰：“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塞地霜早，刍侯粮乏绝。若师出塞垣，自然有应者。”太宗深纳之。果破定襄，败颉利。

五代，梁将刘寻_𠃉趣黄泽关路归，后唐庄宗遣兵追之。时霖雨积旬，寻_𠃉倍道兼行，皆腹疾足重，颠坠岩坂，陷于泥泞，死者十二三。

后唐，契丹寇望都，庄宗追击之，毡裘毳幕不可胜纪。时大雪平地五尺，虏乏刍粮，人马毙踣于道，累累不绝。乘胜追袭，大破之。

◎不暇可击曹操征北白檀，历平刚，指柳城，登白狼山，卒与贼遇。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以张辽为先锋，纵兵击之，寇众大溃。

凉沮渠蒙逊率兵伐南凉秃发_{仁辱}（内沐反）檀至显美，徙数千户而还。_{仁辱}檀追及蒙逊于穷泉，蒙逊将击之，诸将皆曰：“贼已安营，不可犯也。”蒙

逊曰：“彳 辱擅谓吾远来疲弊，必轻而无备。及其垒望未成，可一鼓而灭。”进击之，果败，乘胜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万数。彳 辱擅惧，请和而归。

周尉迟迥起兵反，杨坚遣韦孝宽讨之。迥子率众十万人沿水东拒之，与孝宽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里，麾军小却，欲待孝宽军半济而击之。孝宽因其小却，鸣鼓齐进，大破之。

魏暉为小校尉，会征北寇，暉率众卒百万，趁其无备，贼人方解鞍卸马，暉出其不意，擒杀贼兵将几无遗类。

◎不戒可击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南燕国，今东郡燕县）。郑祭足、原繁、拽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漫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北制，郑邑，今河南成皋县也，一名虎牢）。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二公子，漫伯子原也）。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子庚，楚司马）。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养叔，养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备也）。子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庸浦，楚地），大败吴师。

高祖时，齐王田广军历下以距汉。使酈食其往说之，与连和。广然之，乃罢历下守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韩信渡平原，袭破齐。

后汉曹公征张鲁，至平阳。张鲁使弟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里。征之不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懈。公密遣骁骑等乘险夜袭，大破之。

晋妖贼孙恩北出海盐，刘裕为将，筑城于故海盐。贼来攻城，城内兵力甚苦，裕深虑之。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明日，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众进向港渚。裕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

◎将离部伍可击燕昭王使乐毅伐齐，齐王出奔莒城，燕师长驱平齐。昭王卒，惠王立，与毅有隙。田单纵反间于燕曰：“燕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南面而王齐。齐人所惧，惟恐他将之来。”燕王使骑劫代毅，燕士卒忿，齐师遂败之。

后汉中郎将朱隼击黄巾贼，贼据宛城，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召隼，司空张温上疏曰：“秦用白起，燕用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今隼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乃止。隼击贼帅赵弘，斩之。

太宗征高丽，筑土山逼其城，山顶数丈，下临城中，使杲毅、傅伏爱领队兵于山顶以防敌。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出城而战，据有山土。攻之不能克，遂班师。

◎挠乱可击春秋时，鲁庄公与齐师战于长勺。公将鼓之，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曰：“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克之。”后汉皇甫因贼兵营垒不整，着令徐隼前与贼战。战败贼军，隼追贼数十里之外，将抵其营。贼军中皆恐惧，悉为奔北败走。因天气将暮，各遂收兵，贼结营于绿崖城。我军号令将士不许与贼众交锋，着四面俱令我兵围困。风雪不通，贼兵无计可施，乘城使锐士间出重围。隼从其请，一面整顿我军，三鼓而奔其阵，贼惊乱奔走，大破之。

◎阵久力疲必败唐武德中，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悉众来援，太宗顿武牢拒之。建德阵于汜水东，弥亘数里。诸将有惧色，太宗将数骑登高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待彼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卯至午，卒伍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骑经贼阵之西南，诫之曰：“贼若不动，宜归引。如其觉动，即引东出。”士及才过，贼众果动。太宗曰：“可击矣。”乃命骑将建旗列队，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东，以掩贼背。建德遂引，阵却，上东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轻骑击之，所向披靡。

程咬金等众骑缠幡而入，（咬音咬），直突出贼阵后，齐张旗帜，内外表里俱奋，贼徒大溃，生擒建德。

则天时，李敬业起兵扬州，称匡复府。后令将军李孝逸讨之，敬业拒于高

邨之下阿溪。敬业置阵既久，士卒多疲惫胆顾目，不能整。孝逸遂率众击之，因风纵火，敬业惧火而退，孝逸进击，大破之。

后梁遣王景仁将兵七万人击赵，至柏乡，赵告急于晋，晋王存勖遣周德威先屯赵州，而自将会之。梁兵马铠胄光彩炫熠，晋人望之夺气。晋王欲速战，德威请待其衰乃进。军高平邑，久之，德威将精骑三千压梁垒门诟之。景仁怒，悉军以出，横亘六、七里，汴宋之军居西，魏滑之军居东。晋王谓威德曰：“我为公先，公可继进。”德威曰：“观梁兵之势，可以劳逸制之，末易以力较也。彼轻出而远来、与吾转战，虽挟糗粮，亦不暇食。日失之后，饥渴内迫，矢刃交列，士卒劳倦，必有退志。当是时，我以精骑乘，必大捷，于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日晡，梁军未食，士无斗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德威鼓噪而进，麾其西偏曰：“魏滑军走矣。”又麾其东偏曰：“梁军走矣。”晋兵争进，梁兵互相惊怖，遂大败，自高平追至柏乡，横尸数十里。

◎攻不整春秋时，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公子偃，鲁大夫），宋败，齐师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雩门，鲁南城。皋比，虎皮），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晋伐楚，晋大夫至曰：“楚有六间，其二卿相恶（子重、子反），王卒以旧（罢老），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阵。阵不违晦，在阵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败于鄢陵。

曹公讨乌桓，引军出庐龙塞外，道不通，乃凿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峻刚，涉鲜卑庭，东陷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将数万骑逆。军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登高观虏阵不整，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大败。

东晋时，苻坚率众号百万进屯寿阳，列阵临淝水。谢玄使谓苻融曰：“若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将稍却，令吾士得周旋，仆与将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等以精锐八千涉渡淝水，谢石军距张蚝小退，玄、淡仍进决战淝水南。坚中流矢，融驰骑略阵，欲以帅退者，马

倒，为晋兵所杀。秦兵奔溃，自相籍蹈，投水而死者不可胜计，淝水为之不流，馀众弃甲宵遁。

获坚乘輿器械、军资珍宝山积。

唐垂拱二年，突厥犯边，命黑齿常之率兵拒之。蹶至两井，忽逢贼三千余众。

常之见贼徒争下马著甲，遂领二百余骑，身当先锋直冲之，贼遂弃甲而散。俄顷，贼众大至，及日将暮，常之令伐木营中然火如烽燧。时东南忽有大风起，贼疑有救兵相应狼狈夜遁。

◎敌无固志可击春秋时，晋侯伐齐。齐侯驾将走邮棠（邮棠，齐邑），太子与郭荣扣马（太子，光也。荣，齐大夫）曰：“师速而疾，略也（言欲行其略地，无久攻意），将退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太子抽剑断鞅，乃止。于是晋师东侵至潍，南及沂（齐侯太子）。

晋将刘毅溯江追桓玄，战于峥嵘洲。时官军止数千，玄兵甚盛。而玄惧有败衄，常添轻舸于船侧，故其众莫有斗志。官军乘风纵火，锐尽争先，玄众大溃。

◎击不备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子曳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

楚大夫子囊帅子崇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子囊殿（殿军后），以吴为不能而弗备。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皋舟，吴险厄之道），楚人不能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谷。

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郚，莒无备故也。君子曰：“恃豫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备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曹操征乌桓，诸子多惧，郭嘉曰：“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

然击之，可破灭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不如轻以出，掩其意。”乃密出庐龙塞，直指单于庭，合战，大破之。

曹操击袁谭、袁尚于黎阳，使李典与程昱等以船运粮。会尚遣高藩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典与诸将议曰：“藩军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击之必克。”昱亦以为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隋末，李密攻宇文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死。隋将王世充守东都，欲乘弊击之。简练精锐，得二万余人、马二千余匹，至偃师，营于通济渠南。是时，密新得志于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垒。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命军士秣马蓐食。既而宵济，人奔马驰，逞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蔽山而上，潜登北原，乘高而下驰压之，密营遂乱，无能拒之者。

即入，纵火，军大惊溃。

唐李靖陈图萧铣十策，有诏拜行军总管，军政一委焉。靖阅兵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夹路危，必谓靖不能进，遂休兵不设备。靖率师而进，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纵使知我，仓卒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进兵至夷陵，铣始惧，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围城，铣遂降。

会昌中，回鹘寇天德，诏刘沔为招抚使，以太原师屯云州。沔谓大将石雄曰：“黠贼离散，不足驱除。今观其所为势凌我军，若稟朝肯，或恐依违。我辈捍边，但能除患，专之可也。公可选骁健，乘其不意，径趋贼帐。彼以疾雷之势不暇支吾，必弃公主远窜。苟不能捷，吾自继进，亦无患也。”雄自选劲骑并杂虏三千骑，月暗夜发马邑，径趋乌介之牙帐，逼振武。雄入城登埤，视其众寡，见毡帐车数十，从者朱碧。谍者曰：“此公主帐也。”因进兵斩万余级，迎公主还太原。

刘迦论举兵反叛，据雕阴郡，有众十余万。屈突通发关中兵击之，师临安定。

初不与战，军中以通为怯。乃扬声，施师而潜入上郡，迦论不知觉，遂进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诸城邑。通候其无备，简精甲夜袭之，贼众大溃，斩迦论。

契何力从征吐谷浑。时吐谷浑主在突伦川，何力复欲袭之，薛万均怨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贼非有城郭，逐水草以为生。若不袭其不虞，便恐鸟惊鱼散。一失机会，安可倾其巢穴耶？”乃自选骁兵千余骑，直入突伦川，袭破吐谷浑牙帐，斩首数千级，获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吐谷浑主脱身而免。

李元平大言好论兵，宰相关播奇重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时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与贼接境，刺史韦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缮理郭郭。

希烈乃使勇士应募执役板筑，凡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伪将李克诚以数百骑突至其城，先应募执役者应于内，缚元平驰去。既见希烈，遗下溲溺。希烈见之曰：“盲宰相使汝当我，何待我者浅耶！”梁兵攻潞州，会晋王克用死，太祖以为援兵不能复来，不复设备。存勖与诸将谋曰：“朱温所惮者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

若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乃大阅士卒，发晋阳军于黄碾，伏兵三垂冈。诘旦，大雾，进兵直抵夹寨。梁军无斥候，不意晋兵之至，将士尚未起，军中惊扰。晋兵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死亡将校士卒以万计。

李嗣源袭郢，高行周为前军。会夜分大雨，人进无志，行周曰：“此天赞我，彼必无备，直出其不意。”是夜涉河入东城，比明平之。

后周李谦溥知隰州，北汉兵来围其城。议者皆请速救，节度使杨廷璋曰：“隰州壁垒甚固，敌人掩至，未能为攻城具，当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人，许以重赏，使人潜与谦溥约，夜袭其营，俾城中相应。北汉兵惊溃，逐数十里，斩首千级，获铠甲万计。未几，谦溥击北汉石会关，拔其六寨。

◎出不意魏遣末将钟会、邓艾伐蜀，蜀将姜维守剑阁。钟会攻维，未能克

，艾上言：“请从阴平由料径出剑西入成都，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军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曲，蜀守将马邈降。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相拒，大败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军进至成都，蜀主刘禅面缚舁衬诣军请降。

晋王浑领豫州刺史，与吴接境，宣布威信，前后降附甚多。吴将薛莹、鲁淑，众号十万，淑向弋阳，莹向新息。时州兵并放休息，众统一旅。浮淮潜济，出其不意，莹等不虞晋师之至，浑击破之。

石勒据襄国，晋将王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才丕等部众五万余以讨勒。时城廓未修，乃筑隔城重栅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六眷所败。勒曰：“吾将士卒大阵于野以决之，何如？”张宾曰：“今段氏精勇悉在末才丕所，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才丕帐。敌必震恐，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才丕之众既奔，人自摧散。擒末才丕之后，王指日而定。”勒纳，即以孔苌为攻战都督，造诣突门于北城。鲜卑人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会孔苌督诸突门伏兵俱出战，击之，生擒末才丕，就六眷等遂众奔走。

晋刘裕与朱龄石密谋取蜀，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封付龄石，题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息从外水取成都，臧焘、朱牧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槛十余由内水向黄虎。”谯从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晖、仆射谯洗等屯彭模，夹水为城，以拒晋军。诸将多欲先攻南城，龄石帅诸军急攻北城，克之，斩侯晖、谯洗、朱牧。至广汉，复破谯道福别军。

东魏西京为梁将曹义宗所围，东魏召人赴救，慕容俨应募赴之。时东魏北平太守宋带剑谋叛，俨乃帅骑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语云：“大军已到，太

守何不出迎？”带剑惶恐，不知所为，便出迎。俨即执之，一部遂定。

东魏丞相高欢将率兵伐西魏，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西魏将宇文泰出军广阳，召诸将谓曰：“贼今倚吾三面，又造桥于河，示欲必渡，欲结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久与相持，其计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欢用兵，常以泰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诸将咸曰：“贼今在近，拾而远袭，事若差跌（徒结反），悔将何及也？”泰曰：“欢前再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兵未出郊，贼顾谓吾自守耳，无远斗意，又狃于得志，有轻我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未能径至。比五日中，吾取窦泰必矣。幸公等勿疑。”泰遂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往陇右。既而潜军东出晨兴，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泰乃纵兵击破之，斩泰，传首长安。高敖曹适陷洛州，闻泰死，焚辎重，弃城而走。

后周隋公坚为丞相，益州总管王谦举兵反。坚命梁睿为元帅讨之，进至龙门。

谦将赵俨拥众十万，据险为营，周亘三十里。睿令将军卸枚出自间道，四面奋击，破之。谦令高阿那环、达奚甚整顿，盛兵攻利州。闻睿将至，甚分兵据关。睿顾谓将士曰：“此虏寇欲过龙门，吾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将赴剑阁，一将诣巴西，一将水军入嘉陵，及遣将分道进，自午及申，破之。甚奔于谦，睿进逼成都。谦令达奚甚守城，亲率精兵五万背城结阵。睿击之，谦不利，将入城，甚以城降，谦将麾下三十骑遁走。

魏正光末，贼元伯圭西自崤潼，东至巩洛，屠陷坞壁，所在为患。孝武遣京畿都督匹娄昭讨之，昭请以五千人行，段永曰：“此贼无城栅，惟以寇钞为资，取之在速，不在众也。若星驰电发，出其不虞，精骑三百足矣。”帝然其计，于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骑倍道兼进，遂平之。

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叛降魏，宇文泰以仲密所据辽远，难为应接。诸将皆惮此行，李达独曰：“北豫远在贼境，高欢又屯兵河上，以常理而论，实难救援。

但不入兽穴，不得兽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济。脱有利钝，固是兵

家之常。

如其顾望不行，便无克定之日。”泰大喜曰：“李万岁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台尚书，前驱东出。泰率大军继进，远乃潜师而往，拔仲密以归。

唐贞观中，吐谷浑寇边，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五总管征之。军次伏侯城，吐谷浑烧去野草以饿我师，退保大非川。诸将咸言春草未生，马已羸瘦，不可赴。惟靖决计而进，出其不意，深入敌境，遂逾积石山，前后战数十合，杀伤甚众，大破其国。

唐光启中，秦宗权数为朱全忠所败，耻之，悉力以攻汴州。其将张至屯于北郊，秦贤屯于板桥，各有众数万，列三十六寨，连延二十余里。全忠谓诸将曰：“贼蓄锐休兵，方来击我。谓吾兵少畏惧，止于坚守而已。今出其不意，先击之。”乃亲引兵攻秦贤寨，将士踊跃争先，贼果不备，连拔四寨，斩首万余级，贼众以为神助。

本朝初征伪蜀，蜀人退守剑门，断阁道。王全斌遣裨将分兵趋来苏小路，渡江出剑关南，因起浮桥于江上。蜀人见桥成，弃寨而遁。全斌等以锐兵击破剑关，生擒将王昭远、赵宗韬。

◎大阵动可败春秋时，吴伐越。勾践御之，阵于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动（使敢死之士往辄为吴所擒，欲使吴师乱取之而吴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以剑注颈）而辞曰：“二君有治（治，军政），臣奸旗鼓（犯军令），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日，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蔡侯、吴子、唐侯伐楚，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

武后废中宗，徐敬业在扬州谋乱，以匡复为辞。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太后遣将军李孝逸讨之。敬业屯高邮之下阿溪，勒兵拒守。孝逸战，数不利，欲引退，魏元忠固请决战。敬业置阵既久，士卒多疲倦，顾望，阵不能整。

孝逸进击之，敬业大败。

◎击未成列春秋时，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即太卤也，无终山戎也）。崇卒也（崇，众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隘（地隘不便车），以什共车必克（更增十人以当一车之用）。困诸厄，又克（车每困于厄道，今去车，故为必克），请皆卒（去车为步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魏舒先自毁其属车为步阵），五乘为三伍（乘车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车，更以五人为伍，分为三分）。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殉（魏舒辄斩之，荀吴不恨，所以能立功）。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皆临时处置之名），以诱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后魏侯莫、陈崇从贺拔岳力战破万俟丑奴，与轻骑遂北至州长坑，及之。贼未成列，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生擒丑奴，遂大破之。

隋汉王谅作乱，遣其将綦母良自滏中徇黎阳塞、白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朝廷以史祥为行军总管讨之，于河阴久不得济，祥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又新得志，谓其众得恃，恃众必骄。且河谍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备。祥于是舣船南岸，公理聚甲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

唐李希烈反，已屠汴州，又遣骑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蕲黄，将绝江道。

嗣曹王皋遣尹慎将七千余众御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栅，相去才四里，列鼓角中栅。少诚至，分兵围之，部队未严，而声鼓发，三栅齐出奋击，不为行阵，贼乱，少诚败走，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

●后集卷十二

◎饵兵勿食春秋时。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采樵者以诱之（，卫也。樵，薪也）。”从之。绞人获三十人（获楚也）。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坐

，犹守也。覆设伏兵以待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后汉光武初，冯异与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议攻赤眉。异曰：“贼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难卒以用兵破之也。上令使诸将屯澠池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遂大战。赤眉佯败，弃辎重走，车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

魏曹公西征马超，与超夹出关而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公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距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

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既乃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坂下，使登垒视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曰：“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众，不如还保营。公曰：“此所以饵敌也，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兵五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取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击，大破之。

晋将刘牢之讨妖贼孙恩。恩败走，虏男女二十余万，一时入海，惧官军蹙其后，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复得逃去。

李矩守荥阳，后赵石勒亲率兵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放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破之，斩获甚众。勒乃退。

南凉秃发傉檀擅守姑藏，秦姚弋晃遣将姚弋晃等至于城下。傉檀驱牛羊于野，弋晃众抄掠，傉檀因分击，大破之。

后魏末，大将广阳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谨单骑入贼中，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也列河等五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欲与至折敷岭迎接之，谨曰：“陆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也列河等归附，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要

，则难与争锋。

今以列河等饵之，当竞来抄掠。然后设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击，破也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也列河之众。

隋炀帝征高丽，于仲文率军从乐浪道，军次乌骨城。仲文简羸马驴数千，置于军后，既而率众东过。高丽出兵掩袭辎重，仲文回击，大败之。

唐薛万均为将，会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范阳，万均曰：“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请精兵伏于城侧，待其半渡击之。”从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击，大破之。

◎防毒附后魏时，库莫奚乱，诏济阳王率众讨之。乃为毒酒，贼既逼，弃营而走。贼至，竞饮，毒作，王以轻骑纵击，俘获万计。

◎围敌勿周后汉初，张步据齐地，汉将耿总兵讨之。步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又分守祝阿、钟城。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

建武中，妖贼单臣、傅镇等相聚入原武，劫掠吏民，自称将军。臧宫将数千人围之，贼众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问方略，明帝时为东海王，对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出耳。小缓之，令得逃亡，则一亭长足以擒矣。”帝然之，即勒令撤围缓守。贼众分散，遂拔原武，斩单臣等。

将军朱隽与荆州刺史徐弋。共讨黄巾，余贼韩忠据宛乞降，不许。因急攻之，连战不克。隽登土山视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迫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

今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解围，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隽因击，大破之，忠等并降。

曹操围壶关，下令曰：“城拔，皆坑之。”连月不下，曹仁言于操曰：“围城必示之以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将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今频兵坚城之下，攻必死之寇，非良计也。”太祖从之，城遂降。

后魏末，高欢起义兵于河北。尔朱兆、天光、度律、仲远等四将，同会邺南，士马精强，号二十万，围欢于延陵山。是时，欢马二千，步卒不满三万人。兆等设围不合，欢连系牛马自塞之，于是将士死战，四面奋击，大破兆等。

◎穷寇勿逼汉赵充国讨先零羌。羌睹大军，弃辎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徐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穷寇也，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将皆曰：“善。”贼众果赴水，溺死者百数，于是大破贼众。

前燕大司马慕容恪围段龕于广固，诸将请急攻之，恪曰：“军势有宜缓以克敌，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势均，且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强彼弱，外无救援，力足制之者，常羁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围五攻，此之谓也。龕恩结贼党，众未离心，今凭天险，上下同心。攻守势倍，军之常法。若其促攻，不过数旬，克之必矣。但恐伤吾士众，当持久以取耳。”乃筑室返耕，严固围垒，终克广固。

吕护据野王、阴通晋，事觉，燕将慕容恪等率众讨之。将军傅颜言之恪曰：“护穷寇，假合王师既临，则上下丧气。殿下前以广固天险，守易攻难，故为长久之策。今贼形不与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费。恪曰：“护老贼，经变多矣。观其为备之道，未易卒图。今围之穷城，樵采路绝，内无蓄积，外无强援，不过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残士卒之命，而趣一时之利哉！此谓兵不血刃，坐以制胜也。”遂列长围守之，凡经六月而野王溃，护南奔于晋，悉降其众。

后晋开运中，契丹拥众南向，约八万余骑。晋将杜重威惧，退保泰州，契丹踵之。晋军至阳城，契丹大至，晋军与战，逐北十余里，契丹逾白沟而去，晋军结阵而南。胡骑四合如山，诸军力战拒之。是日，才行十余里，人马饥乏，晋军至白围卫村，埋鹿角为行寨。契丹围之数重，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

夕，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掘井，方及水辄崩，士卒取其泥，帛绞而饮之（绞，古巧切，缢也），人马俱渴。至曙，风尤甚。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国！”乃与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李守真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步骑俱进，逐北二十余里。铁鹞既下马，苍黄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杜重威曰：“贼已破胆，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骑击之，皆渡水去。

◎高陵勿向秦伐韩，赵王令赵奢救之。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曰：“请受令。”历又曰：“今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败秦军。

周人遣尉迟迥等袭洛阳，齐召段韶赴洛阳围，仍令督精骑一千发晋阳。五日济河，诏帅帐下三百骑与诸将登邙阪，观周军形势。至大和谷，与周军遇，即驰告诸营追集骑士，结阵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长恭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

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战。韶且战且却，以诱之。待其力敝，然后下马击之，周师大败，一时瓦解，投堕溪谷，殒者甚众。

◎佯北勿从战国，秦师伐赵，赵奢之子括代廉颇将，拒秦于长平。秦阴使白起为上将军。

赵出兵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坚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待救。秦王闻赵食道绝，自之河内，发卒遮绝救兵，赵卒食绝四十六日，阴相杀食。括与锐卒自转战，秦军射杀之，赵军大败，坑卒二十余万人。

蜀刘表遣刘备北侵至邳，曹公遣夏侯、李典拒之。一朝，备烧屯退兵，遣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不听，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见救至，乃退。

西魏末，大将军史宁与突厥木杵可汗同伐吐谷浑，遂至树敦。树敦即吐谷浑之旧都，多诸珍藏。而其主光已奔贺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宁进攻之，伪退。吐谷浑人果开门逐之，因回兵夺门，门未及阖，宁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

东魏侯景叛高澄归梁，围彭城，澄遣慕容绍宗讨之。将战，绍宗以梁人剽悍，恐其众不能支，召诸将帅语之曰：“我当佯退，诱吴儿使前，汝可击背。”其初，景戒梁人曰：“逐北不过一里。”会战。绍宗实败走，梁人不用景言，乘胜深入。

魏人以绍宗之言为信，掩击，遂大败之。

郭子仪讨安庆绪，渡河围卫州。庆绪率众来援，分三军。子仪阵以待之，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诫之曰：“候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逼之。”既战，子仪伪退，贼果乘之。乃开垒门，遂闻鼓噪，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震骇。因整众追之，贼众大败。

◎察敌进止春秋时，齐师伐鲁，公将战，曹刿曰：“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大国难测也，惧有伏兵焉（恐诈奔）。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东晋末，刘裕自京口举义兵讨桓玄。玄将桓谦屯于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以拒之。裕疑贼有伏兵，顾左右，见刘钟曰：“此山下当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索之。”钟应声驰进，果有伏兵数百，一时奔走。

宋雍州刺史袁粲举兵反，沿流入鹊尾，与官军相持既久，军士张兴世越鹊尾上据钱溪。刘胡攻之不下，遣人传唱钱溪已下。官军并惧，沈攸之曰：“不然。”

若钱溪实败，万人中要应有逃亡得还者。必是彼战失利，唱空声而以惑众心耳。”勒军中不得取动。钱溪捷报寻至，果大破贼。攸之悉以钱溪所送胡军

耳鼻示之，觊骇惧，急追胡还，遂败之。

后魏将司马楚之讨蠕蠕。蠕蠕潜遣奸覘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贼截之以为验，贼将至矣。”即使军人伐柳为城，灌水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凝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

西魏将韩果性强记，更有谋略所行之处，能记山川形势。兼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为间侦者，果登高视之，所拟之处，搜必获焉。

周大将军永昌公椿帅师东讨，屯鸡栖原，受齐王宪节度，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处所。令兵去之后，贼犹致疑。”会被勒追还，率兵夜反。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不疑军退，翌日始悟。

◎察敌逃遁春秋时，秦伐晋，取羈马。晋师御之，出战，交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军之士皆未也，明日请相见也。”晋大夫舆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申、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隘，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

晋师伐齐，齐侯畏众，齐师夜遁。师旷曰：“乌乌之声乐，齐师其遁（乌鸟得空营，故乐也）。”邢伯曰：“有班马之声（夜遁，马不相及故鸣也。班，别也）齐师其遁。”叔向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魏司马懿帅师拒诸葛亮于渭南，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中，及军退，百姓奔告，懿追焉。亮长史杨仪结阵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乃退，不敢逼。经二日，行其营垒，曰：“天下奇才也。”乃急追之。关中多蒺藜，懿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着履，然后马步俱进。退至赤岸，方知亮死。闻之。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后周齐王宪伐齐，将班师。乃烧粪壤而去。高齐视之，二日乃知其空营。

梁将刘寻_卩拒晋，以晋兵尽在魏州，晋阳必虚，欲以奇计取之，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晋人怪寻_卩军数日不出寂无声迹，遣骑覘之，无斥候者，城中亦无烟火，但有鸟止于垒上，时见旗帜循堞往来。晋王曰：“我闻刘寻_卩用兵

，一步百计，必诈也。”更使覘之，乃伏旗于刍偶之上，使驴负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诘之，云军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寻阳军至者，兵已趣黄泽。晋王发骑追之。

◎归师勿遏曹操围张绣于穰，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操将引还，绣兵来，操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輜重，设奇兵。会明，绣谓操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操谓荀曰：“虏遏吾归师，与吾死地战，是以知胜。”宋建武初，魏围钟离。张欣泰为军主，随崔慧景救援。及魏军退于阳洲上，余兵万人，求输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断路攻之，欣泰说慧景曰：“归师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轻也。”慧景乃听之过。

前秦苻坚征晋至寿春，兵败，还长安。慕容泓起兵于华泽，坚命苻讨之。

勇果轻敌，不恤士。晋人闻其至也，惧率众将奔关东。驱兵邀之，姚萇谏曰：“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弗从，战于华泽，败绩被收。

夏赫连勃勃伐秃发苻辱檀，大败之，驱掠二万馀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

苻辱檀率众追之，其将焦别曰：“勃勃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思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关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苻辱檀不从。勃勃闻而大喜，乃于阳武下峡凿陵埋军以塞路，勒众逆击苻辱檀，大败之，杀伤万计。

后凉吕弘攻段业于张掖，不胜，将东走。业议欲追击之，其将沮渠蒙逊谏曰：“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纵之，以为后图。”业曰：“一日纵敌，悔将无及。”遂率众追之，为弘所败。

◎死地勿攻汉韩信击赵，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大笑。平明，信建大将旗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良久，信走水上，军皆殊死战，不可败。遂破赵军，擒赵王歇。诸将因问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

，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也。其势非置死地，使人人自为战。即与之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曰：“非所及也。”后凉吕光遣二子绍纂伐段业，南凉秃发乌孤遣其将鹿孤及杨轨救业。绍以业等军盛，欲从三门关挟山而东。纂曰：“挟山示弱，取败之道。不如结阵冲之，彼必惮我而不战也。”绍乃引军而南，业将击之，其将沮渠蒙逊谏曰：“杨轨恃寇骑之强，有窥伺之心。绍、纂兵死地，必决战求生。不战则有太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业曰：“卿言是也。”乃按其兵不战，绍亦难之，各引兵归。

梁将陈庆之守濡阳城，与后魏将相持。自春至冬，数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诸将恐腹背受敌，议退师。庆之曰：“兵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粮仗，其数极多。诸军并无斗志，皆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钞暴耳！”吾闻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贼围合，然后与战。”诸将壮其计，从之。

魏人犄角作十三城，庆之衔枚夜出，陷其四垒。所馀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而攻，魏师遂大奔溃，斩获略尽。

高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请降于周，周遣杨忠、达奚武等率骑兵五千迎之。

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前后三遣使报，消难皆不应。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变，欲还。忠曰：“有进死，无退生。”独以千骑夜聚城下，城四面峭绝，但闻柝击声。武亲来麾数百骑西去，忠勒馀骑不动，候门开而入，驰遣召武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城，举烽严警。武惮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财帛以饵消难，及其属先归，忠以二千骑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齐众来追至洛北，忠谓将士曰：“但饱食，今在死地，贼必不敢渡水当吾锋。”食毕，齐师佯若渡水，忠骑将击之。齐兵不敢逼，遂引而还。

◎立奇功前汉傅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贼兵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贼兵，贼兵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贼兵使属过（属，近也，近始过去，之欲反），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贼兵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贼兵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平乐监。

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附近而亲就，言不相猜阻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汉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者私报王（谓密有所论）。”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屏人而坐共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动，动灭国矣。”遂持王首还诣阙。

唐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千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服。张守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刺与可突千恐惧，遣使许降。守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刺帐，贼徒初无降意，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千争权不叶，悔潜诱之，夜斩屈刺及可突千。尽诛其党，率余烬以降。守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犒赏将士，传屈刺、可突千首于东都。

高仙芝为安西副都护，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累讨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计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据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寮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沟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赵崇比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直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迁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中。又兵千人于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又兵八九千人屯城下。自娑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干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羈，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

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排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散走，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弱三千余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直下峭峻

四十余里。

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仙芝使二十人来迎，云何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桥已斫讫。仙芝佯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婆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

下岭三日，城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勒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为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救命赐练物。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仙芝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

大历中，擢王栩为容管经略使。自安禄山之变，溪洞夷僚相继为乱，陷城邑，遂据容州。前经略使陈仁、元结、长孙全绪等，皆侨治滕梧。栩至，言于众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财募士，有功者许署吏。

于是人自奋，不数月斩贼帅欧阳。因至广州，请节度使李勉出兵并力。勉不许，曰：“容陷贼久，獠方才崩，今远攻，只自败耳。”栩曰：“大夫即不出师，愿下书州县，扬言以兵为助，冀藉此声成万一功。”勉许诺，栩乃移书义、滕二州刺史，约皆进讨，引兵三千与贼鏖战数日。遇勉檄止之，辄匿不发。战愈力，卒破贼，禽崇牵，悉复容州故地。捷书闻，诏更置顺州，以定余乱。栩凡百余战，禽首领七十。

◎军师伐国若中路遇大城须下而过秦末，沛公破南阳，守（鱼绮反）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拒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黎，未也，又黎黑也，亦未明候也）。南阳守欲自刭

，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民自以为降必死。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其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

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而西，无不下者。

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辅公_𪔐。公_𪔐遣将冯惠亮率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徐绍宗领步骑二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与惠亮为犄角之势。孝恭集诸将会议，皆云：“惠亮、正通并据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从其议，靖曰：“公_𪔐精锐虽在水陆二军，然其自统之兵亦皆劲勇。

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_𪔐既保石头，岂应易拔？若我师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公_𪔐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通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惮于野战，止为公_𪔐立计令其持重，但欲不战以老我师。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须在此举。”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汉等先击惠亮，苦战破之，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惠亮奔走。靖率轻兵先至丹阳。公_𪔐大惧，先遣伪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以为声援。公_𪔐先拥先东走以趋游仙，至吴郡，与惠亮、正通并相次擒获，江南悉平。

◎舍小图大春秋时，晋荀偃、士毛请伐T阳，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尝事晋而向戌有贤行，故欲封之为附庸焉）。荀营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

后周时，诏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元帅，东讨尉迟迥，军次河阳。迥所置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遣兵击破之，进次怀县永桥城之东南。其城既在要冲，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据之。诸将士以此城当路，请先攻取，孝宽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亦何能为也？”于是引军次于武陟，因大破迥子，轻骑奔邺西门豹祠之南。迥自出战，又破之，迥穷迫自杀。

◎师不袭远春秋时，秦伯使杞子、逢孙戍郑。杞子自郑使告于秦伯曰

：“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劳师力竭，远人备之，无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辞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ゾ，ゾ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

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谋及子孙，可为死君乎（言不可谓背君）！”遂发命，遽兴羌戎，子墨（晋文未葬，故襄公称子，以凶服从戎，故墨之）。遂败秦师于ゾ，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曹操定荆州，将顺江东下，遗孙权书，欲以水军八十万会猎于吴。诸葛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刘备也），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兵法忌之。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能命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操破必矣。”权遂发兵拒战，操败于赤壁。

◎军胜重掠伏袭必败南凉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于姑臧，至蕃禾苕ワ，掠五千余户。其将屈古进曰：“陛下转战千里无完陈，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渡峻险。蒙逊善于用兵，士众习战，若轻军卒至，出吾虑表，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道也。”卫尉伊方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气自倍，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旋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檀大败而还。

唐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萧铣于江陵。铣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治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剽，匹妙反，勇利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趣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

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籍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觐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铣降。

◎击归墮襄公九年，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攻其三门（三门专阨，门师之梁北门也，晋果三分其军各攻一门）。闰月戊寅，济于阴坂，侵郑，次于阴口而还（阴口郑地名也）。子孔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

◎地有所不争晋陶侃镇武昌，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亲，外接群贼。寇中利深，晋人贪利，贼不堪命，必引寇贼。乃致祸之由，斯待寇也。今纵以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寇贼有可乘之势，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伐之，果大败。

●后集卷十三

◎察敌降附料降诈降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王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陈平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大怒而去，疽发病死。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右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之，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逃遁。

曹公入荆州，刘琮降，得水军步兵十万。孙权与曹公遇于赤壁，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观操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去也。”乃先书报欲降曹军，吏士引颈相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猛，烟焰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晋将李矩守荥阳城，刘聪遣从弟畅帅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于畅，潜匿精勇

，见在老弱。畅不以为虞，大飨渠帅，皆醉。矩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

后魏万俟丑奴、宿勒明达等叛，寇掠泾州，魏将崔延伯率众讨之。丑奴时或轻骑来挑战，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镇桩，教强兵负而趋走，号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众军将出，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乞缓师。”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斗。俄而宿勒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之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后受敌。贼本轻骑，延伯军兼步卒，兵力疲惫，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大败，死伤者数万。

西魏宇文泰与东魏高欢战于邙山。泰军不利，裨将于谨率其麾下伪降，立于路左。欢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追骑过尽，谨乃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兵于后突击，欢军乱。以此西魏军得全而退。

唐调露中，突厥阿史德温博反，与阿史那伏念合。诏裴行俭总诸军讨之。行俭乃纵反间，使相猜贰。伏念恐惧，密送降款，仍请自效。行俭不泄其事，而密表以闻，数日有烟尘涨天而至，斥堠惶惑来白，行俭召三军谓曰：“此是伏念执温博来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敌，但须严备。”遣军使迎前劳。少间，伏念果率其属缚温博诣军门请罪，尽平突厥余党。

唐史思明陷洛阳，贼锋甚盛，副元帅李光弼守河阳，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若何？”光弼曰：“过期而救不至，任弃城也。”贼帅周挚领安太清、徐黄玉等先攻南城，将陷之，抱玉乃给之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众大喜，敛军以候之。抱玉因得缮完设备，明日坚壁请战，贼怒欺给，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攻，杀伤甚众，挚军退。光弼自将于中滩城，挚赞南城攻中滩，不胜，乃整军将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战，大败之。

唐贞元三年，吐蕃入寇，为李晟邀击之，又袭破其推沙堡。深恨晟及浑、马燧，欲阴计图之。乃卑词厚礼告马燧，请重立盟誓，则蕃军引去。德宗不许，燧自入朝言之。上令崔翰入蕃报结赞言：“还我盐、夏二州，则同盟。”结赞曰：“清水之会，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轻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帅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灵州节度杜希全、泾源李观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时须令预盟。”翰约盟于清水，结赞曰：“清水非吉地，请盟于源州土梨树。盟毕，则

归二州。”翰归，备奏其事。神策将马有麟奏曰：“土梨树地多险阻，恐蕃军隐伏不利。不如于平凉，其地坦平，且迤泾州为便。”帝从之。诏报以希全只在灵州，李观又以改官，今遣侍中浑统充盟会。使崔汉衡副之，郑叔矩为判官。统兵二万，又诏华州节度骆元光以本镇兵从。与结赞初约，以兵三千列于坛之东西。是时蕃军精骑数万列坛西，结赞又请已下具衣冠剑。等入幕次，坦无他虑。结赞伐鼓三通，其众呼噪而进，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跨而奔驰。追骑云合，流矢雨集，崔汉衡已下六十余人皆陷于贼。

宋知夏州尹宪、同知李继迁遁在斤泽，乃与都巡检曹光实选精骑袭之，继迁仅以身免，获其母妻。于是继迁复结婚于豪酋，转徙匿浸。以强盛，使人给光实曰：“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矣。公许我降乎？”因陈舅甥之礼，期某日于葭芦州降。光实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与人谋。至期，继迁设伏，止领十数人近城迎，光实从百骑赴之。继迁前导，北行至其地，忽举手挥鞭伏兵尽起，光实被害。

张煦为西路行营都监，朝廷讨灵武，煦与张凝入戎境清远故城。有戎首请以甲骑三万来降，煦语凝曰：“此必诈也，亟严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归环州，道为虏所邀。煦闻之，领所部锐兵自庆州赴之，与凝会，射杀戎帅，与凝同还。

◎招降昭公十三年，鲁叔兮帅师围费，弗克败焉（为费人所败）。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区夫，鲁大夫）。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前汉高帝时，陈反于代。帝自往击之，至邯鄲，喜曰：“不南据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昌见四人，帝慢骂曰：“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帝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赏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汝所知。陈反，赵代地皆有。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惟独邯鄲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此四人，以慰赵子弟？”皆曰：“善。”遂平彘希。

吴孙权命吕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遗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

守郝普城守不降。蒙既定长沙，当之零陵，过酃，载南阳邓玄之。玄之者，郝普之旧也，欲令诱普。乃被书当还，蒙秘之，夜召诸将，援以方略。晨当攻城，顾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鲁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我度此家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听之。玄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蒙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及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尉，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痛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璋乡，众皆委羽而降权。

隋山獠作逆，以卫玄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太平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汝等勿惊。”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归服者十万余口。

唐将丘行恭，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有众二万，保故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余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寇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寇帅长揖，行恭呼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贼为主，使天下号为强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共谒太宗于渭北。

马燧与浑、骆元光、韩游环合军，讨李怀光于长春宫。怀光将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宫城，御备甚严。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自固，攻之旷日持久，所伤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素惮燧威名，则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谓之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复拜，燧乃谕之曰：“公等皆朔方将士，禄山已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勋力，背君上为灭族之计耶？从吾，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又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不远数步尔，当射我。”乃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下。

先一日，贼焦篱堡守将尉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庭光东道既绝，乃率众出降。燧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服。

◎论以祸福春秋时，齐孝公伐鲁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师（齐劳师），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太公为太师兼主师司盟之官）。威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缺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威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旧盟故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此展禽以大论论齐义，遂奔师）。

唐太宗讨薛仁杲，乘胜逼其城下，仁杲婴城自守。太宗具知贼中虚实，将领大军继至，四面合围。因继辨士谕以祸福，城中震骇，计无所出。诘朝，仁杲率其将士开门请降，得其精兵万余人。

李大亮为杜门令，胡寇入境。大亮众少不敌，遂单马诣贼营，召其豪师，谕以祸福。群胡感悟，相率请降。大亮又杀所乘马以与之宴乐，徒涉而归。前后降者千余人，县境以清。

张长逊除为丰州总管时，梁师都薛举请兵于突厥，欲令渡河。长逊知之，诈为诏书，谕以逆顺，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突厥乃拒师都等使，高祖嘉之。

◎纵舍春秋时，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临，哭也。

大宫，郑祖庙）。且巷出车，吉（出车于巷，示将见迁不得安居）。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陴，贼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穷也）。楚子退师。郑人修城。

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哀其穷哭，故为退师。为犹不服，故复围之九十日），入自皇门，至于逵路（涂方九轨曰逵）。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肉袒牵羊，示服为臣仆），曰：“孤不天（不为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惟命是听。”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而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

蜀诸葛亮南征，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观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陈祯明三年，隋师济江。宜黄侯慧纪率将士三万余艘欲趣台城，遣南康太守吕肃将兵据巫峡，肃竭私财以充军用。隋将杨素奋兵击之，四十余战，争马鞍山及磨刀涧守隘。隋军死者五千余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既而隋军屡捷，获陈之士，三纵之，肃乃遁走。

唐太宗讨薛仁杲，率左右二千余骑，追奔直趣圻庶以乘之。仁杲列阵城下，太宗据泾水以临贼阵。贼徒气沮，无敢进战，其骁将浑干等数人临阵来降，请还取马。太宗遣之，于是各乘良马，须臾并至。

◎占候春秋时，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上阳，虢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曰：丙之辰，龙尾伏（龙尾，尾星也。日月之会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见），均服振振，取虢之（戎事上下曰服。振振，盛貌。军之旌旗）。鹑之贲贲，天策享々，火中成军，虢公其奔（鹑鹑，火星也。贲贲，鸟星之体也。天策，传说星时近日星微享々无光曜。言丙子平旦、鹑中，军事有功也。此已上童谣言也。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嘻戏之言，似若有凭者。其言或中或不中，博览之士、能推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验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谓冬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望交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过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

鄢陵之战，晋吕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楚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牟奇，中项伏。

城濮之战，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其辀，是以惧。子犯曰：“吉。

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晋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

辀，所以柔物。子犯审见事故，宜惟言以答梦）。

后魏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太后亦固止，帝皆不听，惟崔浩劝之。

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郭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深渊、徐辨说帝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

虽克，不利于上。”群臣共赞深等，云：“深少时常谏苻坚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利协。如何举动？”帝意不决，乃召浩与深辨等论之，浩难渊曰：“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之朝市。战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人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术数，不远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象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故人语曰：“非常之原，黎人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蠕蠕恃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

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掩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望尘奔走。牡马护牝，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朋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也。斩劳永逸，时不可失。”遂行。及军将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于是分军搜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虏及获畜产、车庐

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千余万落，虏散乱。帝沿溺水西至涿邯山，诸大将军虑深入，恐有伏兵，劝帝止。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穹庐，舍料车，自载将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无人统领。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若复前行二日，则尽之矣。”帝恨之。

隋寿元年，长孙晟在朔州大利城，安抚新附，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两足下乘被地。谨按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贼兵，宜在今日。”诏杨素为行军元帅，晟为受降使者，北伐，遂败贼兵。

齐建武中，魏将王肃、刘昶攻同州。刺史萧诞甚急，明帝遣左卫将军王广之赴救，萧衍为偏师隶广之。一旦，有风从西北起，阵云从之来逼肃营，寻而风回云转，还向西北。衍曰：“此所谓归气，魏师遁矣。”令军中曰：“望麾而进，听鼓而动。”肃乃倾壁十万，阵于水北。衍杨麾鼓噪，响震山谷，敢死之士执短兵先登，长戟翼之。城中见援至，因出军攻魏栅。魏军表里受敌，因大败，肃、昶单马走，斩获千计，血流绛野。

◎至诚获神助后汉耿恭为戊己校尉，击贼兵。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乃引兵据之。贼兵复来攻恭，募先登数十人直驰之，胡骑散走，贼兵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箠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得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唐裴行俭讨吐蕃，且作安抚大食使，途经莫贺延碛属，风沙晦暝，导者益迷。

行俭命下营虔诚致祭，令告将吏井泉非遥。俄而云收风静，行数百步，水草甚丰。

后来之人莫知其处，众皆悦服，比之贰师将军。

开元初，突厥降者复叛，敕王师并州兵西济河以讨之。乃间行倍道，以夜

继昼，卷甲舍募而趋之。夜于山中，或遇风雪甚盛，恐失期，仰天誓曰：“若事君不忠，不讨有罪，明灵所殛，固自当之。今士众何辜，令其难苦。若诚心忠烈，天监孔明，当止雪回风，以济戎事。”言讫，风回而雪止。时叛者分为两道，其在东者，进及之，杀一千五百余人、生获一千四百余人，驼马牛羊甚众。

建中十三年，杨朝晟筑木波城以捍吐蕃。初，军次方渠无水，师徒噤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命筑防环之，遂为泚亭泉，军人仰饮，以足图其事，上闻，诏置祠焉。

◎推人事破灾异周武王代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骏乘惶震而死。

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之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怯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用能、举事而得胜时，此则不拘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而前，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吉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剖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析蓍，援抱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伐纣（此事《六韬》说与《荀子》异）。

后赵石勒伐张重华，将谢艾帅兵往击之。夜有二梟鸣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胜，今梟鸣牙中，克敌之兆。”于是进战，大破之。

唐初辅公_𪔐据江东反，赵郡王孝恭为元帅讨之。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论之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公何见忧之深？公_𪔐积恶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碗中之血乃公_𪔐授首之兆。”遂尽饮而罢。时人服其识度而能安众，遂平公_𪔐。

李晟以朱_Γ之叛，屯于渭桥。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宾介或劝曰：“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当死节，垂象高远。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贼后，晟谓参佐曰：“前者士大夫劝晟出军，非敢拒也。且军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尝闻五星盈缩无准，惧复来守岁，则我军不战而自溃。”参佐皆叹服。

李朔攻蔡州吴房，军吏曰：“今日往亡，请速避之。”朔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及战，遂捷而归。

◎假托安众春秋时，晋文公卒，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如牛吼声）。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视等三将袭郑，晋御于郟而败之（声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事也。偃闻秦密谋，故因柩鸣以正众心）。

燕将骑劫攻齐即墨，齐将田单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中庭。飞鸟悉翔舞城中而下食，燕人怪之。单复宣言曰：“神来下教我。”又曰：“当有神人为我师者。”有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返走。田单起，引东向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单曰：“子勿复言也。”因师之。每出入约束，必称神师。众心乃安，终击破燕。

秦二世初，天下乱，陈胜、吴广起兵于蕲，欲收人心，谋曰：“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楚人怜之，或以为在。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宜多应者（谓首号令）。”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须假托鬼神乃可兴起耳。故胜、广晓其意，则为鱼书、狐鸣以惑众也）！”胜、广喜，金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买鱼烹食得书，已怪之矣。又间令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间谓窃令人行也，密于广所次舍处旁侧祠中为之。丛，谓草木之岑蔚者也。祠，神祠也。篝火，谓结处也）”。卒皆夜惊恐。朝日，卒中往往指目。广、胜因而号令，众遂从之。

魏曹操军行失道，三军皆渴，公令曰：“前者有大梅林，饶子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皆口出水，遂及前水。

晋将李矩守荥阳城，刘畅讨矩，矩奉牛酒诈降，谋夜袭之。兵士以贼众，皆有惧色，矩令郭诵祷于郑子产祠曰：“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外国贼寇何得过庭？”使巫杨言曰：“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将士闻之，皆踊跃争进。乃使精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获铠甲、马匹甚多，斩首数千级，畅仅身免。

岭南贼庐循寇建邺，宋武帝击破之。贼徒至彭蠡湖，乃悉力栅断左里，大军至，左里，将战，宋武帝所执麾竿折幡沉水，众并怪惧。公欢笑曰：“往年覆舟之战，幡竿已折。今日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

诸军乘胜奔之，循军舸走，所杀及投水者万余人。

梁庾城为华阳太守，后魏军攻围南郡。时粮储寡少，人怀怖惧。州有空仓数十所，城手自封题，指示将士：“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安，虏退。

后魏皇始二年，慕容宝将慕容贺麟帅三万余人寇新市。甲子晦，道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对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王不以甲子日兵胜乎？”崇无以对，帝遂进兵新市。

贺ら退沮派水，依渐沮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战于义台坞，大破之。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还，士卒皆疲倦。王世充欲因其敝击之，恐众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遂立祠于潞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疲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故以惑之。众皆请战，遂破密。

◎下营择地唐裴行俭讨突厥，军至单于都护府之北际，晓营壕堑既周，遽令移就崇冈。

众谓已就安堵，不可劳扰，行俭不从，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吏惊服，问行俭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五代朱温遣庞师古与葛从周，分统大军渡淮以伐杨行密。师古营清口，其地卑下，或请就高为栅。师古以非太祖命，弗听。淮人决水浸之，请者告曰：“淮人决河上流，水至矣。”师古怒其惑众，斩之。已而，水至，军不战，遂见杀。

◎据险春秋时，蔡侯、吴子、唐侯伐楚，会舟于淮，约自豫章与楚夹汉水而阵。

楚左司马沈尹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沿汉上下，遮勿使渡也），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以方城外入毁吴所舍舟），还塞大隧、直辕、宜厄（三者，汉东三厄狭道也，欲塞之也）。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楚大夫武城墨谓子常曰：“吴用水，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大夫史皇曰：“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厄道之总名），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禹贡》：汉水至大别而南入江），三战，子常知不可，遂奔。

后汉末，曹操使夏侯渊、张屯汉中。先主进兵汉中，屯于阳平关，南渡沔水，沿山稍前，于定军山作营垒。渊自将大军来争其地。先主乃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败渊军，遂斩渊。曹公自长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日不战，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退，先主遂有汉中。

晋羊都督荆州，以孟献筑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后降者不绝。

刘裕讨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议拒晋师，大将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岷，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徐简精骑，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率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

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收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芟，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岷，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设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骑万群，纵令过岷，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岷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岷，自贻窘迫固也。昔成安公不守井陘之险，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卒擒于邓艾。

以为天时不如地利，阻守大岷，策之上也。”超又不从。乃缉吕、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蓄锐以待之。其夏，晋师度自东莞。超遣命其左军段暉等，步骑五万，进据临洮。俄而晋师过岷，超率四万兵就段暉等于临洮，谓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源。”晋军至川源，五楼战败而返。裕遣咨议参军檀韶率锐兵攻破临洮，超大惧，单骑奔段暉，众又战败，斩暉。超又奔还广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后超出亡，为裕军所执。

后魏遣将伐后燕。慕容宝已平并州，宝在中山，引群臣议之，中山尹符谟曰：“魏军强胜，千里转斗，乘胜而来，勇气兼倍。若逸骑平源。形势弥盛，殆难为敌。宜杜险拒之。”中书令眭邃曰：“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既尽，不过六旬，自然穷困。”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劲敌也。百姓虽欲营聚，不足自固。是徒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阻关拒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完守设备，待其敝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魏攻中山不克，进据博陵鲁口，诸将望风奔退，悉降于魏。

后周遣韦孝宽率众攻寿阳，并拔之。初，孝宽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诚款。然彼五门犹为险要，陈人若开塘放水，即津济路绝。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陈州刺史吴玄立果遣决堰，已无及。于是陈人退奔，江北悉平。

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围洛宫城，遣王世充书，谕以祸福，世充不报。窦建德悉发众西救洛阳，水陆兼进。世充弟世辨遣其将郭世衡，将兵会之，合十余万，号三十万，军于成皋之东原，筑宫版渚，遣使与世充相闻。秦王集将佐议之，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致死于我，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后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致死于我。若纵之，至此两寇合纵，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有未涯。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

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日，两主就缚矣。”世民善之。收，道冲之子也

。萧、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卷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敝。”秦王曰：“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精、吾据武牢，扼其咽喉（扼为言扼其要害，如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

若狐疑不战，旬日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西克，在此行矣。

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通等又请解围据险，以观其变。秦王不许，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齐王元吉围守东都，世民将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趣武牢。时正昼，出兵历北邙，抵河阳，超巩而去。世充登城而望，莫之测也，竟不敢出。建德迫于虎牢，不得进，留屯累月，战数不利，将士思归。秦王遣轻骑千余，抄其粮运，又破之。谍者告曰：“建德伺唐军乏尽，牧马河北，将袭虎牢。”秦王固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诱之，夕还武牢。建德果悉众而自版渚出牛口置阵，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鹄山（薄，迫也。汜音凡，又音祀，县名，属孟州。属之欲〈迂互〉连也），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将数骑升高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器，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进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

秦王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士及至阵前，阵果动，秦王曰：“可击矣。”时河渚马亦至，乃命战。秦王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薄其阵。建德群臣方朝谒，唐骑继来，朝臣趋就，建德召骑兵拒唐兵，阻朝臣不得过，建德挥朝臣令却。

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窦抗引兵击之，战小不利。秦王帅骑赴之，所向皆靡，于是诸军大战，尘埃涨天。秦王帅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抗引兵击之，战小不利。秦王帅骑赴之，所向皆靡，于是诸军大战，尘埃涨天。

秦王帅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卷旆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建德中槩，窜匿于牛回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逐之，建德坠马，武威下而擒之。

李怀光为宁、庆、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引众城长武，据原首。临泾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五代晋王存[B16H]起师趋汴，至胡柳陂，梁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环结阵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师银钲仓都蹈其阵。王彦章军先败走，晋辎重在阵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阵。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籍，晋兵无复部。梁兵四集，势甚盛。

陂中有土山，贺环引兵据之。晋王谓将士曰：“今日得此山者胜，吾与汝曹夺之。”即引骑兵先登，李从珂与王建极以步卒继之。梁兵纷纷而下，遂夺其山。日向晡，环阵于山西。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阎、宝曰：“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赴下击之，破之必矣。”王建极擐甲横槩而进曰：“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乃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弃甲山积，死亡者几三万人。

◎先据要地秦师伐韩，围阨与。赵遣将赵奢救之，军士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又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即发万人趋之。秦人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阨与之围。

光武遣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冯异军邑（，音询）。未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因分遣巡取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贼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伏小利（忸伏，犹惯习也，谓惯习前事而复为之也），遂欲深入。

若得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进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数十里，大破之。

蜀诸葛亮领师十万出斜谷，垒于之渭水南原。魏司马懿曰：“百姓积众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止五丈原，则无事矣。”亮果上原。是时懿比渭南，郭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北，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懿使淮遂屯北原，塹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击却之。

东魏高欢伐魏，军过蒲津，涉洛至许原。西魏将宇文泰军至沙苑。欢闻泰至，引军来会。候骑告欢军至，泰召诸将谋，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

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合战，大破之，欢夜遁。

◎据水草后汉建武十三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马援将四千余人往击之。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诸种万人悉降。

晋末刘裕领师伐慕容超。晋师度岷，超惧，率卒四万就其将段晖等于临洮，谓其将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源，晋师至而失水，亦不能战矣。”临洮有巨浅水，去城四十里，五楼急驰据之。比至，为晋将孟龙符所保。五楼乃退，因而大败。

后秦姚兴率众伐前秦苻登，登自六陌向废桥。兴乃自将精骑迫登，遣长史尹纬领步卒据废桥以抗登。登因急攻纬，纬与战，大破之，登众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溃。

◎绝水泉蜀诸葛亮出祁山，魏遣张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旁阻南山，不下据城。绝其汲，击，大破之。

赫连勃勃屯依力川，后秦姚兴将王奚聚羌胡三千余户于勃奇堡，勃勃进攻之。

奚骁悍有膂力，拒兵接战，勃勃之众多为所伤。于是偃断其水，堡人窘迫，执奚出降。

隋开皇初，突厥寇兰州。贺楼子干率众拒之，至河洛亥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干阻水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敝，纵击，大破之。

◎据仓廩汉王屯荥阳，韩信收兵与汉王会，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于河，以取敖仓粟。项羽数侵汉甬道，汉军乏食。羽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驰入张耳、韩信壁，夺之军，使庐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汉王数挑成皋战，大破楚军。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

隋大业末，翟让等奉李密为主。是时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密将李言于密曰：“在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密乃令领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掩袭，即日克之，开仓恣食。旬之间，得兵二十余万人。

◎断敌粮道秦攻赵，赵使赵括将军长平。秦乃阴使白起为上将军。括至，则出兵击秦。

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遂胜，追造秦壁，坚拒不得入。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为二，粮道绝。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赵军不得食四十六日，人相食。赵括出搏战，秦军射杀括，赵卒四十万人皆降。

汉王遣将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与成安君陈馀聚兵井陘口，称二十万。时李左车说馀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贼魏王豹，擒夏说，新喋血阙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炊，师不宿饱。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壁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不然，则必为所擒矣。”馀尝自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左车曰：“今韩信之兵号数万，千里而袭我，亦已

罢极，今如避之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不听。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大喜，乃敢引兵进破赵军。

吴楚反，周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亚夫会兵荥阳。吴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坚而守，使轻骑绝吴楚后食道。吴兵乏食饥，数战，终不出，乃引而去。

王莽篡汉，光武兄彘寅起兵，欲进攻宛，与莽将甄阜、梁丘赐战，败。阜、赐乘胜，先留辎重于篮乡，引精兵十万南渡淝水，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彘寅于是大飡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篮乡，昼获其辎重。明日，与下江兵共攻阜、赐，斩之。

光武在河北，击铜马贼于梟阨。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败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梟阨，音交，县名）。

后汉末，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沮授言于绍曰：“北兵虽众，劲果不及南；南军虽精，而资储不及北。南利于急战，北利于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操亦分营相当。合战，操不利，复还坚壁。绍为高楼，起土山，射营中。营中时蒙而行，众大惧，操乃以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绍为地道攻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绍运穀车数千乘至官渡，操遣徐晃击走之，烧其辎重。绍复遣军运粮，淳于琼等率兵万余送之。沮授说绍：“可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绍又不从。琼宿于故市鸟巢，去绍军营四十里。会绍谋士许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于操，谓操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危急之时也。袁氏辎重有万余两，军无严备，可轻兵袭之，不虞而至，燔其积聚。

不过二日，袁氏自败也。”操乃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氏旗帜，夜衔枚缚马口，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时有问者，给曰：“袁公恐曹公钞掠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之。既至围屯，火放，营中惊，执琼等，悉斩之，数日，绍弃甲而遁。

蜀将姜维率众侵魏，依曲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勾安、李歆等守之，聚羌

胡质仁等寇逼诸郡。魏将郭淮与陈泰谋所以御之，泰曰：“曲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后，未必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其有救，山道险阻，非行兵之道。”乃使邓艾等进兵围之，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稽岁月。维果来救，自牛头山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敕诸军坚壁勿与战，使淮截其道路，进军洮水。

维惧遁走，安等降魏。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姚豹分据陈川故城，豹居西台，潜居东台。豹兵久饥，后赵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豹。逖遣韩潜、冯铁等邀击于汴水，尽获之，豹霄遁。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以薛仁贵为行军大总管，郭待封副之。军至大非川，将发趋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辎重自随，难以趋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率轻锐倍道，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率所部先行，至河口逆贼，击破之。进兵乌海，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以待后援。待封遂自谓仁贵并列，不肯受其节度，领辎重徐进，遇吐蕃二十余万，大败之，待封败走趋山，辎重被贼所虏。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万拒战，官军大败。

武德中，辅公₁反，命河间王孝恭为行军元帅击之，公祐遣其伪将冯惠亮、陈当时领水军屯于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军于青林山。孝恭至，坚壁不与斗，使奇兵断其粮道。贼渐馁，夜薄我营，孝恭安卧不动。明日，纵羸兵以攻贼垒，使庐祖尚率精骑列阵以待之。俄而攻垒者败走，贼出奔数里，遇祖尚军，与战，大败之，正通弃营而走。

◎伏归路败之武平二年，周遣将攻边，高齐将斛律光率师御之。段韶请行周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诸将咸欲攻其新城，韶曰：“地险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围定阳，屠其外城。韶谓光曰：“此城三面重涧，并无走路，惟虑东南一处耳。

贼若突围，必从此出。但简精兵专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千余人设伏于

东南涧口。其夜，果如所策。贼出城，伏兵击之，大溃。

唐天复二年，河东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进逼晋、绛。朱全忠遣兄子友宁将兵，会晋州刺史氏叔琮击之。嗣昭等袭取绛州，汴将康怀英复取之。嗣昭屯蒲县，汴军十万营于蒲南。叔琮夜帅众断其归路，而攻其垒，破之，杀获万余人。

●后集卷十四

◎水战晋武帝谋伐吴，诏王修舟舰。乃作大船，连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

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吴彦取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皓不从。

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阳，克之，擒其丹阳监盛纪。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

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其锥辄着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车万人御，象军望旗而降。

东晋末，卢循率众数万，塞江而下。刘裕率兵拒之，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屯于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腾勇争先。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推陷。裕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翳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循等单舸走。

晋刘裕讨关中王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

冲大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

顺帝初，四方反叛。张兴世为龙骧将军，领水军拒战。南贼屯在鹊尾。既相持，久不决，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张地胜。今以奇兵潜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进退疑阻、粮运艰碍，乃制胜之术。”沈攸之、吴喜并赞其计，分战士七千配之。兴世轻舸溯流而旋复回还。一二日中辄复如此，使贼不为之防。贼帅刘胡闻兴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兴世何人，欲据我上？”兴世谓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钱溪可据。”乃往据之。及刘胡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曰：“贼来尚远，而气骤盛矣。夫骤盛力尽，盛亦易衰，此曹刿所以破齐也。将士不得妄动！”贼来转近，兴世乃命寿寂之、任农大率壮士击走之。

宋桓护之为钟离太守，随王玄谟攻滑台。护之以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及魏救将至，驰书劝玄谟急攻之，不见从。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而魏军悉牵去玄谟水军大艘，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馀舸并在。

梁天监初，魏围司州。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食裁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乃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堑。刺史蔡道恭于堑内作蒙冲斗舰以待之。

魏人不得进，又潜作大道以决堑水。道恭载土堙塞之。相持百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大造冲梯，攻围日急。道恭用乌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饮羽，一发或贯两人，敌人望弓皆靡。又于城内作土山，多作大槩，长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执以刺魏人。魏军甚惮之。

魏中山王英与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梁钟离城。于邵阳洲南岸为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以通粮运。梁高祖令将兵救钟离，命豫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大攻之计，令景宗与攻二桥，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会淮水暴涨六七尺，使马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泰郡太守李文钊（止遥反）乘斗舰，竞发击魏洲上军尽殆别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暝，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剽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一当百，魏军大败。英见桥绝，脱身

弃城走，大眼亦烧营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

梁末，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入于齐，引齐人渡江，据芜湖。陈霸先召周文育还都。嗣徽等列舰于青墩至于七矾，以断周文育归路。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将鲍砰独以小舰殿军，文育乘单舳舰与战，跳入舰中，斩砰，乃牵其舰而还。嗣徽众大骇。

后梁王琳欲攻陈，文帝命侯督诸军出屯芜湖。琳引合肥巢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军势甚盛。进军虎槛州，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州而泊。明日，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并坏没于沙中，浪大不得还浦。及旦，风静，琳入浦治船，等亦引军退入芜湖。周人闻琳东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刺史史宁将兵数万，乘虚袭郢州，孙婴城自守。琳闻之，恐其众溃，乃帅舟师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折闻于陈军，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将兵万余人且助琳水战。令军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时西南风急，琳自谓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等徐出芜湖，蹶其后。西南风反为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发拍以击琳舰，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其舰，并铁洒之。琳军大败，军士溺死者什二三，馀皆弃船登岸走，为陈军所杀殆尽。

闽中守陈宝应举兵反，据建安、晋江二郡，界水陆为栅。陈将章昭达讨之，据其上流，命军士伐木带枝叶为筏，施拍其上，继以大索相次连营夹两岸。宝应挑战，昭达乃按甲不动。俄而天暴雨，江水大涨，昭达放筏冲突，水栅尽破。又出兵攻其步营，宝应大溃，遂克定闽中。

欧阳统据岭南反，陈将章昭达督众军讨之。统闻昭达奄至，出顿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木栅之外，用遏船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舰造拍以临贼栅，又令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竹笼，笼、筏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贼众大败，因而擒统。

刘异据东阳叛，陈将侯安都奉诏讨。异本谓台军自钱塘江上，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出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岩谷间，坚栅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陇为堰，属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楼舰与异城等，发拍碎其楼堞，异与其子脱身奔

晋安。

唐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萧锐，属江水泛涨，诸将皆请停兵以待水退。靖谓孝恭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君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锐必成擒也。”孝恭从之。进兵至夷陵，锐将文士弘屯清江，靖与之决战，大破贼军。

五代梁贞明中，诏吴越王钱A大举伐吴。A以其子元为水战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州击吴。吴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神将陈汾拒之。元与彦章遇，元令每船皆载灰沙。及斗战于狼山江，吴船乘风而进，元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与战，元使顺风扬灰，吴人不得开目。及船舷相傍，元使撒沙于己船，而撒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元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彦章战甚力，兵尽继之以木，身被数十创。陈汾按兵不救，彦章知不免，舰杀。元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千余级，焚战舰四百艘。

梁贺瑰攻晋得胜南城，百道俱进，以竹竿联艨艟十余艘，蒙以牛革，设睥睨战格如城状，横于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使不得度。王自引兵驰往救之，陈于北岸，不能进。遣善游者马破龙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延赏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艨艟者，众莫知为计，亲将李建及曰：“贺瑰悉众而来，冀此一举。若我军不据，则彼为得计。今日之事，建及请之死战。”乃选效节敢死之士三百余人，披铠操斧，帅之乘舟而进。将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间，斧其竹竿，又以水罌载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纵之，随以巨舰，实甲士鼓噪攻之。艨艟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晋兵乃得度，瑰解围走。

周师攻吴寿州，吴人大发楼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师颇不利。吴将林仁肇以水陆军齐进，又以船载薪蒸，乘风纵火，焚周所为浮梁。周将张永德使习水者没其船下，系以铁锁，急引轻舫击，吴人船不得进退，溺者甚众，夺巨舰数十。

永德解金带赏习水者。

◎济水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陇东寇，征西将军元志为天生所擒，贼众甚盛，进屯黑水。诏崔延伯为西道都督，行台萧宝寅与延伯结垒马嵬南

北，相去百余步。延伯选精骑数千，下渡黑水，列阵而进，以向贼营。宝寅率骑于水东，寻原西北，以示后继。于时贼众大盛，水西一里营营相接。延伯径至贼垒，扬威胁之，徐而还退。贼以延伯众少，开营竞追。众过十倍，临水逼蹙，宝寅亲视之，恐有亏损。延伯不与之战，身自殿后，抽众东渡，转运如神，须臾济尽徐乃自济。

贼徒夺气，相率还营。

唐马燧讨田悦，悦求救于淄青、恒冀。淄青军东，恒冀军西，首尾相应。马燧率诸军进屯于邺，奏请益河阳兵，诏河阳节度李兪将兵会之，军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长桥，筑月城以为固。军不得渡，燧乃于下流，以车数百乘维以铁锁绝中流，实以土囊，水稍浅，诸军渡。乃造三桥，道逾洹水，与悦挑战。悦率骑四万人逾桥，鼓噪而进，燧纵兵击之，悦军大败。

梁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问以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笑。

彦章出，两日驰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扬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载治者皆具鞬火，乘流而下。会饮尚未散，彦章阳起入更衣，引精兵数千，循河南岸趋德胜。天微雨，朱守殷不为备。舟中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斩首数千级。时受命适三日。守殷以小舟载甲士济河救之，不及。彦章进攻景店诸寨，皆拔之，声势大震。帝遣宦者焦彦宾急趋杨刘，与镇使李周固守，命守殷弃德胜北城。撤屋材为筏，载兵械浮河东下助杨刘守备，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所耗失殆半。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湾回，辄于中流交斗，矢石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战，互有胜负。比及杨刘，殆亡士卒之半。彦章、段凝以十万之众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连巨舰九艘，横亘河津以绝援兵。城垂陷者数四，赖李周悉力拒之，与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为连营以守之。会晋王大军来援，彦章乃退。

周世宗亲征淮南，至濠州城西。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唐人栅于上，环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帝自攻之，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乘橐驼涉水，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遂拔之。李重进破濠州南关城，帝自攻濠州，王审琦拔其水寨。

唐人屯战船数百于城北，植巨木于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军攻之，拔其木，焚战船七十余艘，斩首二千余级，又收其羊马，城中震恐。

◎断船路梁将赵祖悦率水军偷据峡石，后魏将崔延伯率兵讨之。延伯夹淮为营，遂取车轮，去辋削锐，其辐两两对接，揉竹为为，贯联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辘轳，出没任情，不可烧斫。既断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悦全军咸见俘虏。

陈将吴明彻军至吕梁州，徐州总管王士彦频战不利，婴城自守。明彻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舰于城下以图攻取。诏以王轨为行军总管，率诸军赴救。轨引兵轻行据淮口，令违奚长儒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系以大石沉之清水，横断陈船归路。方欲密决其堰以毙之，明彻知之，乃破堰遽退，异乘决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阔，水势亦衰，船并碍于车轮，不得复过。轨因率兵围而蹙之，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十骑先走得免，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并器械辎重，并就俘获。

◎引水灌城汉末，曹公进军攻袁尚将审配于邺，先为地道，配亦于内作堑以当之。配将冯礼开突门内太祖兵三万余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突中栅门，栅门开，入者皆没。太祖遂围之，为堑周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争利。公一夜掘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

尚将兵还救，公逆击之，败还。尚惧，遣阴夔陈琳乞降。

后魏将刘昶攻宋寿春，宋将垣崇祖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遣数十人守之。谓长史封延伯曰：“虏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峡，自然沉溺，岂非小劳而大制耶！”及魏军由西道集堰南，分军东路内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纱帽，肩輿上城巡视。日晡时，决小埭水势奔下，魏攻城之众溺水千数，众退走。

梁韦讨合肥，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筑东西小城，夹肥水。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师五万奄至，众恐不敌，表请益兵，曰：“贼已至城下，方复

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

陈将吴明彻进逼寿阳，齐遣王琳拒守。明彻乘夜攻之。中宵而溃，齐兵退据相国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会齐遣将皮景和率兵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王琳等。

大顺二年，朱全忠遣丁会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帝大举南伐，命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师直趋清口，葛从周以兖、郟、曹、濮之众往赴安丰。淮人遣朱瑾领兵以拒师古，因决水以浸军，梁兵败，师古没焉。

宋太祖北征，王师薄太原，命筑长堤壅汾水灌其城，决晋祠水注城下，置寨于城四面。李继勋军于南，赵普军于西，曹彬军于北，党进军于东以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堤灌城内，又幸城东南，命水军乘小舟载强弩进攻其城。时殿前指挥使赵廷翰上白，以城垒未下诸班卫咸愿登城死力以图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训练，一以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敌，吾宁不得太原城，不欲汝辈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激，再拜呼万岁。其后北汉主决城下水注之，台駘泽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韩知犹在太原，叹曰：“王师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后涸，则并人无类矣。”

◎拥水误敌汉高祖遣韩信定齐临淄，遂东追齐王田广至高密。请兵项羽，使龙沮将二十万人救广，与信夹淮水阵。信乃令人用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沮。信佯不胜，退走，龙沮喜曰：“固知信怯也。”乃自逐信渡水。信使决壅囊，水大至，沮军大半不得渡，击杀沮水东，军遂败，广走。

后汉董卓将兵万人讨先零羌，为羌胡所图，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渡水中，伪立鄢以为捕鱼，而潜鄢（音堰）下渡过。比贼追之，决水已深，贼不得渡。时军众退败，惟卓全师而还。

唐初刘黑闥据滎名州，太宗统兵进讨，阻滎名水列营以遇之，分遣奇兵断

其粮道。黑闾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闾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壅洧名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候贼半渡而决水堰。”黑闾果率步骑二万渡洧名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闾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

◎火攻李陵与贼兵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贼兵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

后汉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将吏士奔贼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贼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贼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馀众悉烧死。

皇甫嵩率兵讨黄巾贼张角，嵩保长社，贼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火，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风，嵩乃敕兵士，皆束苜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火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阵，贼惊乱奔走，大破之。嵩进兵与角弟张梁大战于广中，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焚烧车三万余辆。

曹公克荆州，得刘琮水军，沿流东下。吴王孙权遣将周瑜领兵逆曹公，遇于赤壁。曹公在江北，瑜等在江南，周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

然观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以报曹公欲降，又先备走舸，各系于大船之后。因风相次前，曹公军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风盛狂，悉烧岸上营垒。顷之烟焰涨天，人马被烧溺死者甚众，操军遂败退。

曹操出兵与袁绍战，许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弱兵馀守，势必空虚。

若分遣轻军星夜掩袭，而许可拔也，乘以讨操，操成擒也。如其未溃，可

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取操。”会攸家犯法，审配收击之，攸怒，遂奔操。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馀有几粮乎？”操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辎重万余，来在故市为巢屯，军无严备。若以轻兵袭，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营，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操兵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尽燔其粮谷。杀士卒千余人，皆取其耳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绍军皆大溃。

先主兵自巫峡至夷陵界，立数十屯，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陆逊将攻，诸将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一营，遂乘势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诃等首，破其四十余营。

殷浩北伐，请江为咨议参军。姚襄结营以逼浩，浩令击之。进军至襄营，谓将校曰：“今兵非不精而众少于羌，且塹栅固，难与校力。吾当以计破之。”乃取鸡数百，以长绳连之，系火于足，群鸡骇散，飞集襄营，火发，因其乱随而击之，襄遂败。

侯景反，举兵趋建康，彭文粲以石头城降，景列兵攻台城，于城东西起土山，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羊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贼不能进。

陈章昭达为都督江州刺史，征江陵。时梁明帝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分遣偏将钱道戢、程文季乘轻舟焚之。

秦王坚遣王猛伐燕，屯于潞州，与慕容评相持。猛笑曰：“评真奴才，虽

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吾今破之必矣。”乃遣游击将军郭庆帅骑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烧评辎重，火见邺中，燕王趋评使战，猛众踊跃，燕败。

隋文帝尝问高取陈之策，高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自是陈人益弊。

乾宁中，朱全忠亲领大军自郢州东路北次于鱼山，攻朱。方整军出塞，与弟瑾已阵于前，须臾东南风大起，汴军旌旗失次，甚有惧色。全忠即令骑士扬鞭呼啸，俄而西北风骤发，时两军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纵火，烟焰亘天，乘势以攻贼阵。瑾大败，杀万余人，余众壅入清河，因筑京观于鱼山下。

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剑州拥兵西还，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使，诏谕蜀人，三日间众至五万。董璋将兵会任圜讨之，追及延孝于汉州。延孝出兵逆战，圜使璋以羸兵先战而却，伏精兵于后击破之。延孝入汉州闭城不出，汉州无城堑，树竹木为栅。圜帅诸军鼓噪而进，四面纵火，风焰亘空。延孝急引骑出阵，又败，与十余骑奔绵竹，追擒之。

开宝八年，王师征江南，军次秦淮。江南人水陆十万，阵于城下。时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骁果数万人，战必胜，攻必取，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渡乎！”遂率所部先渡，王师随之。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李汉琼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舰，实以葭苇，顺风纵火，攻其水寨，拔之，斩首数千级。

◎用车元狩四年春，大将军卫青等军数十万出定襄。翕侯赵信者，故贼人，后与单于战，兵尽奔降单于，为单于谋曰：“汉兵即度幕，人马罢困，而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直青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贼兵，贼兵亦纵万骑会战。时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皆强战，而匈奴不利。薄暮，单于遂乘六羸，壮骑数百，直冲汉围西北而去。

后汉光武尝造战军，可驾数牛，上施楼橹。置于塞上，以拒贼兵。寇皆遁去，却北狄，拓地千里。

魏郟陵侯彰征代郡，以弋阳太守田豫为左军，次易北。虏伏骑击之，军人扰乱，莫知所为。豫因地形，回车结圜阵，弓弩持满于内，短兵塞其隙，胡不敢进，散去。追击，大破之。

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攻钟离，勇冠三军，所向皆靡。梁帝诏韦会曹景宗拒之。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穿甲胸，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而走。明旦，魏中山王元英自率众来战。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元英甚惮其强。

宋景德初，契丹寇河朔，车驾亲征，大将李继隆为驾前排阵使，赴澶州，陈兵城北。澶州城壁不足守，无敌栅战格之具。继隆计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毁车为营，（去车之一轮也），先命士卒掘重濠堑，埋鹿角数十里（今谓之硬寨），以大车数千乘重叠环之，步骑处其中。戎马数万来犯，急攻其营，御之，遁去。

◎用骑后汉安帝时，以任尚为中郎将，代班雄屯三辅。怀令虞诩说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似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虽屯兵三十余万，旷日无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贼，追尾掩截（追尾如字，尾犹寻也），其道自穷，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计，遣轻骑击杜季贡于丁奚城，破之。

魏武泰初，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时葛荣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隽闭门自守。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而与葛荣众寡非敌。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乃令其众办长绳，至使缚取，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旗张而进。荣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袖棒一枝，至战时驰逐不限斩级，使以棒之而已。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擒葛荣，馀众悉降。

隋开皇中，突厥达可突犯塞。以杨素为灵州行军总管，出塞讨之。先是，诸将与贼战，每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

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贼号哭而灭。

五代符彦卿遇贼寇于阳城，彦卿以拒马为行寨，因大风出其不意，开拒马出骑兵以掩贼，乃大败。

◎游骑后汉光武击铜马贼于梟阨，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走，追至馆陶，大破之。

晋末，刘道规都督荆州。卢循党徐道覆掩至破冢，道规使刘遵而为游军拒之，前军失利。道规壮气愈厉，刘遵自外横击，大破之。初，使遵为游军，众咸言不宜割见力置无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军之方，众乃服焉。

●后集卷十五

◎修城栅后周韦孝宽在汾州，属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剪。欲当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色惧，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守，二日伪境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军，乃停留不进。其夜，又令汾州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其言。

刘昌为四镇北庭泾源节度营田使，躬率士众，力耕三年，军食丰羨，复筑连云堡。受诏筑城平凉，以扼弹箏峡口。昌命徒庀事，旬余而毕。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分兵援城，遏其要冲。筑神威军于青海中龙驹岛，名神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范希朝为振武节度使，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希朝于要害处置堡栅。斥堠严密，人遂获安。异蕃虽鼠窃狗盗，必杀无赦。戎虏惮之曰：“有张光晟苦我久矣。”闻是，乃更姓名而来。其见畏如此。

贞元中，杨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所须几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烦外助。”复问前筑盐州凡兴师七万，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盐州之役，诸军蕃戎尽知之。今臣境边虜，若大兴兵，即戎蕃来寇，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今请密发军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毕。蕃人始知，已无奈何。”上从之。已事军还，吐蕃始来，数日退。

张仁愿为朔方军总管。先是，朔方军北至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洞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突厥嘿啜尽众西击突厥施葛娑，仁愿请乘虚夺取汉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以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虜所有，建议以为不便。仁愿固请不已，中宗竟从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出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马，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曲敌战格之具，或问曰：“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则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始筑壅门以备寇。议者以此重仁愿，而轻元楷焉。

宋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军，溪谷绝险，戎虜之所保，多由此入寇。潘美潜师袭之，虜弃城遁，军使安庆以其族降。因积粟屯兵以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轶，居民以安。

◎攻城春秋时，齐侯、郑伯伐许，傅于许（傅于许城下）。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螯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颠（颠坠而死）。瑕叔盈又以螯弧登（瑕叔盈郑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偏也。麾，招也）。”郑师毕登，遂入许。

齐侯伐鲁北鄙，围龙（龙，鲁邑）。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

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封境）。”弗听，杀而膊诸城上

（膊，磔也）。齐侯亲鼓士凌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齐武平中，周师来寇，以段韶、斛律光拒之。行达西境，有柏谷城者，敌之绝险，诸将莫肯攻围，韶曰：“汾北河东，世为国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

计彼兵会于南道，今断其要路，救不能来，城势虽高，其中甚狭，大弩射之，一旦可尽。”遂攻之，城溃。仍城华谷，置戍而还，是月，周又遣将攻边。斛律光先率军御之，韶亦请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仍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韶抽壮士袭之，使人潜渡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应。进战，大破之。诸将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险，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并力图之。”从之。徙围定阳，屠其外城。时韶病在军中，谓兰陵王长恭曰：“此城三面重涧，并无走路，唯虑东面一处耳。贼若突围，必从此出。”长恭乃设伏。其夜，果如策，伏兵击之，大溃。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骑言其国王文泰克日将葬，国人咸集。诸将请袭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使吾恭行天罚。今袭人于灵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前，贼婴城自守。先是，大军之发也，上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悉遣从军。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车撞其睥睨，抛车飞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糜碎。咸张毡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复得立。

遂拔之，虏其男女七千余口，仍进兵围其东都。

代宗时，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崔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始次贼城，周围皆石砾，攻具无所设，惟东南隅环丈之地壤土可冗。谍知之，以告，旰昼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蕃众相语曰：“崔旰，神兵也。”将更前进，以粮尽还。武大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夸士众。

晋王存[B16H]入魏州，视河冰已坚，引步骑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杨刘城，缘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急攻，皆陷之，进攻杨刘城，使步卒斩其鹿角，负葭苇塞堑，四面进攻。即日拔之，获其守将安彦之。

◎守城梁侯景反，浮江西寇，军次夏首。王僧辩为大都督，军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将进寇荆州，于是沿江屯戍望风请服。僧辩并沈公私船于水，分命众军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翌日，贼众济江，轻骑至城下，谓城中曰：“语王领军，何不早降。”僧辩使答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僧辩百口在人掌握，岂得便降？”顷之，景军内薄苦攻，城内同时鼓噪，矢石雨下，贼乃引退。元帝又令平北将胡僧率兵援僧辩。是日，贼复攻城，不克。又为火舰烧栅，风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堕其营中，贼徒大骇，相顾失色。贼帅任约又为陆法和所擒，景乃烧营夜遁。

侯景反，攻陷历阳，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景卒既至，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序。侃乃区分防碍，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方得止。及贼逼城，众皆惶匈惧，侃伪称得外射书，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众乃少安。贼攻东掖门，纵火甚盛，侃以水沃灭火，射杀数人，贼乃退。有诏送金五千两、银五千两、绢万匹，赐战士，侃辞不受。部曲千余人，并私加赏赆。贼为尖头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

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贼人以东西起二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高十余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众皆服焉。

贼既频攻不捷，乃筑长围。朱异、张绾议出击之，帝以问侃，曰：“不可。贼多日攻城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今击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贼，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不从。遂使千余人出战，未及交锋，望风退走，果以争桥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将韦孝宽守玉璧。时东魏大将高欢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璧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欢使谓城中曰：“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雨。”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截其地道，仍简战士屯城外堑上，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

又于堑外积薪贮火，敌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鞞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推毁，虽有排，莫之能挠。孝宽乃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则张设之，布既悬于空中，其车竟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作长铁钩，利其锋刃，火竿既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孝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能入。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欢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徵谓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我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孝徵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孝弟子先迁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欢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夜遁去。

魏王罽为荆州刺史，梁遣曹义宗围荆州，偃水灌城，不没者数版。于时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遗一铁券云：“城全当受本州刺史。”城中粮尽，罽乃煮粥，与将士均令食之。每出战，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

天若不佑国家，使箭中王罽额。不尔，王罽须破贼兵。”屡经战阵，亦不被伤。

弥历三年，义宗方退。

魏王思政守颍川，东魏太尉高岳来攻，筑土山以临城，飞梯、火车，尽攻击之法。思政亦作火攒，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烧其攻具。乃募勇士縋而出战，据其两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引洧水以灌城。时虽有怪兽每冲坏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颓。岳悉众苦攻。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岳乃更修堰，作铁龙杂兽，用厌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悬釜而炊，粮力俱竭。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意以为闲，共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迫，赴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

毙，擒永珍，并获船中器械。思政谓永珍曰：“仆之破亡，在于咎漏，诚知杀卿无益。然人臣之节，守之以死。”乃流涕斩之。思政初入颍川，士卒八千人；被围既久，城中无盐，肿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才三千人。虽外无救援，亦无叛者。

后周梁士彦为晋州刺史，齐后主亲率兵攻围之。楼堞皆尽，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大军亦至，齐师围解。士彦见帝，持帝须泣，帝亦为之流涕。时帝欲班师，士彦扣马谏，帝从之，执其手曰：“朕有晋州，为平齐之基，宜善守之。”唐朱₁乱，德宗幸奉天。数日，贼军至，造云桥成，阔数十丈，以巨轮为脚椎之，使前施湿毡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直指城东北隅。两傍构木为庐，冒以牛皮，回环相属，负土运薪于其下，以填壕堑，矢石不能伤。城中₁匈惧，相顾失色，帝召浑勉谕之，令赍空名诰身，自御史大夫、实封五百户已下者千余轴，募诸军突将敢死之士以当之；兼赐御笔一管，当战胜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笔书其身。因命以位，抚背而遣之。前一日，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桥来路，先凿地道下深丈余，上积马粪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火。次一日，复下柴薪，夜烧之。平明，火焰高于城垒，是时北风正急，贼乃随风推桥以薄城下，贼三千余人相继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馁，又少甲冑，但感激戒厉之，以饥弱之众当剧贼之锋，虽力战应敌，人忧不济，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贼徒至地道所，桥脚偏陷不能进。须臾风回焰转，云桥焚为灰烬，贼焚死者数千，城中欢噪振地。时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沾沬，格斗不已，不言疮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怀光大军至，贼解围去。

吴少诚攻许州，上官[A115]知节度留后，欲弃城走，判官刘昌裔追止之曰：“留后既授诏，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马足以破贼，但坚壁不战，不过五、七日，贼势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A115]然之。贼日夕攻急，堞坏不得修，昌裔令造战棚木栅以待之。募壮士破营，得突将千人，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战棚木栅于城上，以故不陷。

五代梁军败于上党，晋人乘胜进迫泽州，州城陷。河南留守张全义召牛存节谋，遂以本军及右龙武羽林等军，往接应上党。师至天井关，存节谓诸将曰：“是行也虽不奉诏旨，然泽州要地，不可失也，当救之。”时晋人新胜，其锋甚盛，存节引众而前，衔枚夜至泽州。适遇守陴者已纵火鼓噪以应，外军刺

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为，存节至，乃定。晋军寻至，乃分布守御。晋军四面攻斗，开地道以入城，存节亦以隧道应之，逆战于地中，晋军不能进，又以劲弩射之，中者人马皆洞，经十三日，晋军死伤甚众，焚营而退，郡以获全。

黄巢陷长安，赵为陈州刺史，谓诸将吏曰：“以吾计，巢不为长安市人所诛，必驱其众东走，吾州适当其冲矣。”乃治城池为守备，迁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选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琳为将。巢败，果东走。先遣孟楷据项城，昶击破之，执楷归。巢从后至，闻楷被执，大怒。既而秦宗权以蔡州附巢，巢势甚盛，乃悉众围，置舂磨糜人之肉以为食。陈人恐，语其下曰：“吾家三世陈将，必能保此，尔曹男子当急于死中求生。建功立业，未必不因此时。”陈人皆踊跃。巢栅城三里，为八仙营，起宫间，置百官，聚粮饷，欲以久弊之，其兵号二十万。陈人旧有巨弩数百，皆废坏，后生弩工皆不识其器。创意理之，弩矢击五百步，人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围。凡三百日，食将尽，乃乞兵于梁。

梁太祖与李克用皆自将会击，败巢将黄邺于西华。西华有积粟，巢恃以为饷，又败，巢乃解围去。

晋将李嗣昭守潞州，汴将李思安将兵十万攻之。嗣昭乃筑夹城，深沟高垒，内外重复，飞走路绝，抚循士众，登城拒守。尝享诸将登城张乐，贼矢中足，密拔之，坐客不之觉，酣饮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驰书，说诱百端，嗣昭焚其书，斩其使者。城中固守经年，晋王率周德威等来攻梁军，梁兵大溃，嗣昭方开门。

◎屯田汉赵充国击先零羌，充国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其福生于内，不可不慎。臣所将吏士马牛，月食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千八百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策。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辟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林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二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水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隍^a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

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卒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今大司农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陆下裁许。”上报曰：“皇帝问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又曰：“班师罢兵，万人留田，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农，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隍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

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瘝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隍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遂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隍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

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诡，责也，自为忧责，言必能得之），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曹操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枣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为兴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今颍川郡许昌邑也），得谷百万斛。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廩皆满。

正始中，司马懿督诸军伐吴，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旨。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粮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永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克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

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懿善之，皆如艾计。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廩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

唐郭元振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东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峡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挫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

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纡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

唐黑齿常之充河源军副使，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飞免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

后唐张希崇迁灵州节度使。先是，灵州地接戎狄，戍兵饷道常苦抄掠。希崇乃开屯田，教士耕种，军以足食，而省转馈。明宗下诏褒美。

◎让功后汉冯异为人谦退不伐，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独屏树下。光武以此多之。隗嚣降，异上书言状，不敢自伐。诸欲分其功，帝下玺书曰：“征西功若丘山，而自以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异哉！”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桓反，曹操以子璋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入涿郡界，叛兵数千骑卒至，璋身自搏战，射贼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战过半日，璋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于桑乾，一日一夜，与贼相及，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璋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时操在长安，召璋诣行在所。璋自代过邺，太子谓璋曰：“卿新有功，今面见上，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璋到如太子言，归功诸将，太祖喜，持璋须曰：“黄须儿竟大奇也！”晋唐彬监巴东诸军事，加广武将军，上征吴之策，甚合武帝意。彬后与王共伐吴，彬屯据冲要。为众军前驱，每设疑兵，应机制胜，陷西陵乐乡，多所擒获。自巴陵、沔口以东，诸贼所聚，莫不震慑，倒戈肉袒。彬知贼寇已殄，孙皓将降，未至建业二百里，称疾迟留，以示不竞。果有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

于时有识，莫不高彬。

隋高为左领军大将军，伐陈，为元帅长史。陈平，以功授上柱国。高祖尝从容命与贺若弼言及陈平事，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

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帝大笑，时嘉其有让。

◎辞赏魏公叔座为魏将，而与赵韩战。会北禽乐作，魏王说，郊迎，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而辞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陟而不辟者，此吴起馀教也，臣不能为也。前察地形之险阻，决利害之便，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爨襄之力也。悬赏罚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克敌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以为臣不敢怠倦，赏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顷，巴宁、爨襄田各十顷。

王曰：“公叔座岂非良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也，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才能上之迹，公叔座何可无益乎。”故又与田四十顷，加之百顷之上，使百四十顷。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公叔当之矣。

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王。王反国，将赏从者，及屠羊说，说曰：“大王失国，臣失屠羊。大王反国，说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又何赏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说曰：“大王失国，非臣之罪也，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也，故不敢当其赏。”王曰：“见之。”屠羊说曰：“楚国之法，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今臣之智不足以存国，而勇不足以死寇。吴军入郢，说畏难而避寇。非故随大王也。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者也。”王谓司马子綦曰：“屠羊说居处卑贱，而臣义甚高，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说曰：“夫三旌之位，君之贵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之。

●后集卷十六

◎占候六叙曰：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七曜所行，经星常宿，次舍陵犯，飞流斗蚀，晕背冗，抱珥虹蜺，迅雷妖风，怪云变气，背阴阳

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犹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亏衄者鲜。

今以司天少监杨惟德等编纂天地、日月星辰、风云气候、三式占候诀分为五卷，列于左云。

◎天占凡天裂。刘向曰：天裂，阳不足，地动，阴有余。武密曰：天裂者，主地欲分裂。五行传曰：天鸣有声，万姓劳形。刘向曰：春秋之前，天鸣地坼，灾咎并臻，其主不知警惧，终于降祸之灾。此皆乱国之所生。晋元帝大兴二年八月戊戌，天鸣东南有声，如风水相扑。京房曰：天有声，主忧。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鸣，甲午止。其后王师败绩。

雨血。传曰：天雨血，是谓天妖。不出三年，其起兵乱。

雨石。甘德曰：天雨石坠地，大可一尺，或如鸡子，两头尖锐，名曰天鼓。

所下之邦，必有大战伏尸。隋开皇七年五月己卯，雨石于武安、滏阳间十里。

雨草。《五行传》曰：君吝爵禄，厥妖天雨草。京房曰：火失其姓，则有草妖，其岁民兵死。

雨鱼。《五行传》曰：天雨鱼，国有兵。鱼介虫，本于水。天鱼者，水失其姓。汉成帝时，天雨鱼。

无云而雨。《五行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夫雨者，从龙而作。无云而雨，故世多灾。隋开皇末，天无云而雨，寻汉王谅反伏诛，杀其党数千家。

无云而雷。《五行传》曰：雷者，天鼓也。无云而雷，当有暴兵。隋高祖开皇二十年二月丁丑，天无云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军总管张衡讨平之。四月壬戌，突厥犯塞兵损。

雨毛。《五行传》曰：金失其性，则天雨毛。隋开皇六年，京师天雨毛，如马骏尾，长者二尺馀，短者六五寸。其月，梁士彦、宇文忻、刘谋反伏诛。明年，发十万人筑长城，役繁灾兴，兵革不息。

雨骨。《五行传》曰：“天雨骨，是谓阳消。王者德丧，政令不行，主有内兵。梁惠成王八年，天雨骨于赤な，其后国废，兵役并起。

雨金。《五行传》曰：天雨金铁，是谓刑馀。国君残酷，好杀无辜，不出一年，主兵灾。秦献公十八年，雨金栌阳。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级。

隋文帝仁寿四年，诸州造舍利塔。时陕州天雨金银花，人以为佛家祥瑞，卒有汉王谅之乱。

雨灰。《五行传》曰：上暴虐无道，则雨灰。梁武帝大同三年，天雨灰，色黄，终有侯景之乱。

雨水银。《五行传》曰：天雨水银，兵将兴。失道之君昏臣〈娄页〉，故水失其性也。

大雾。《五行传》曰：雾者，百邪之气。阴来冒阳，邪臣谋上，擅窃主威。

在天为蒙，在人为雾。李淳风曰：雾气不顺为阴阳错乱，积阴不解，天下分离。

陈后主三年正月朝会，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隋伐陈。

苍云经天。传曰：苍云经天，下有拔城。后周武帝天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苍云广三丈许经天，自戌加辰。三月己酉，齐国公宪自龙门济河，斛律明月退保华谷。宪攻拔其新筑五城。

雨釜。传曰：天雨釜，人相食。春秋晋惠公二年，天雨釜。至六年，秦穆

公伐晋。是岁天下饥荒，人民相食。

非时降雪。传曰：凡雨阴也，雪又雨之阴也。出非其时，迫近之象。京房《易传》曰：夏雪，贼臣为乱。晋成帝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岁李雄死乱。

非时雷。传曰：非时而雷者，贼臣起也。

雨木。传曰：上阳弛不下通，下阴弛不上达，故雨如木，为水上塞无曲直也。

刘向曰：水者少阴威，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齐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木也。一说木水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

雨鳖，国有兵。

雨膏如虫，将帅败。

雨絮，主有兵。

雨墨，多阴谋。

雨物非人所见者，皆主大兵。

雨谷麦豆等类，臣妄民灾，多寇兵起。所见者余贵，不三年主换。

昼夜阴晦。传曰：天昼夜阴晦，下有阴毒谋。汉夏侯胜曰：天久阴不雨，下必有谋上者。

◎地占地震。《五行传》曰：地者，积阴主静。若震动者，阴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入，阴阳相击，地故震动。或曰：高者为谷，下者为陵，此用小人之咎。李国曰：地阴也，法当安静。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又曰：阴乘阳，弱乘强。又曰：阴背阳则地裂，羌夷叛。刘向《洪范传》曰：地动阴有余，皆下之强盛。梁武帝大清二年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右甚惧，屋倒杀人

，地生白毛二尺。

时侯景叛逆，内外骚动，民困岁歉。

地裂。《五行传》曰：地坼裂者，士庶分离。若裂而有声，天下不宁，四方兵众，其主失国。三苗欲灭，地坼及泉。《河图秘征篇》曰：地之裂，有臣叛。

汉孝和元兴二年五月癸酉，古扶风地裂，其后西羌寇凉州。

名讖。岑彭伐蜀，去成都四十里下营，有地名彭亡。闻之，欲移营，会日暮。

是夜彭为公孙述刺客杀。魏太祖围吕布，大司马杨张救之，为其将杨丑所杀。杨丑将睦固天杀丑，屯兵射犬。有巫诫之曰：“将军字白兔，而邑名射犬，兔见犬必惊，宜急去。”固不从，明日战死。

山鸣。传曰：山鸣，其下大乱。商纣末年，山鸣，为武王所伐。汉献帝建安八年，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大鸣，如牛吼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陷醴陵，杀掠吏民。

◎五行占木行占。水非时枯落，是谓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从外国来。枯木冬生，是谓阴阳易位。木生一夜盈尺，凶。木卒生道中，木忽自鸣作金声，地将分裂。

军垒中草木自死，凶。军中地忽生五谷，一军受赏，天助之兆。龙饮军中水，国虚。龙冬见于道，或斗邑中，其地有争战。雷声不发，君当振威武。攻城过旬不雷不雨，城有天助。军中尤多迅雷者，其军即罢。凡行军将军马前忽见大蛇拦道，便宜住军，不可进。亦不可攻战，不利所往，有邻人来惊我军。军行忽见蛇交者，主将凶。军行前见大赤蛇者，急警备，必有交战。军行见蛇道中入水者，得敌便利，吉。军营既成，有蛇入营求食者，营欲荒，急移营，吉。在军队中，有阴谋。

蛇集道上及郡邑中，主急兵。军营中多蛇，散败之兆。军行见蛇在地，前

有伏兵。

火行占。星坠为鸟，有兵。野鸟飞入营府，其军将去。鸛鹄鸦鸽巢军营宫室，不出三年外国来侵。鸿雁之属来翔营府之上，或三日群谋将起，大兵且至。鸟巢城上城下，不出年其城被围。鸟不巢木多在屋室上，此谓失常。众鸟集水上，有兵革。蝗虫飞从他处来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春秋时雨螽下，兵灭宋。军住，野蜂众集营垒，军散败。蜂蝶冲军，贼有冲突。若军行逢蜂蝶赤色，必有战并伏兵。军营中卒见蜂鸣多聚者，急移营，主士卒延散。军在野，有飞鸟不知名，入军幕中，凶。宜移军，无灾。众鸟集将军旗上，有忧。鸟集鼓上，将军病死。群鸟夜鸣，郡邑有忧。大鸟杀物于军前，后有大功。众鸟徘徊于军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群鸟相迎于军中，有暴兵起，若战有功。众鸟在军营上交飞相击，其下有兵战。众鸟翔起障日，群下有谋，宜警备之。众鸟宿城上，头向内，其城被围。军出郊野，有鸟迎之，是谓受福，敌人降伏。两军相向，有飞鸟来而渐高，有锐兵来攻，宜备之。群鸟集城上及军营中鸣噪，其地流血。白鹊白鸽，此是兵灾，不宜攻战。群鸟集于军营前后，凶。有鸟来逆遇军，凶。有群鹊所向，随鹊攻之，大胜。众鸟起军左，还泊军右，贼有伏兵，宜候之。凡野禽入营，敌来杀将，宜备之。众鸟飞舞于市邑，有兵。鸟鹊自死于屋上或军营内，其下地皆凶。

有大鸟逆行阵上，主兵至。众鸟四向鸣军上，有暴战。野鹊众多，先水后旱，冬有兵。雉相戏军中及斗，其将忧。鸡下卵而生子及异其形，皆主有兵。鸡聚鸣，主大兵。

土行。石自移，主分野乱。军中地生石，其地吉，可久居，养士卒。星坠为人言，善恶如其言。妇人好为小服，兵革动。人衣服尚宽，时平人吉。食器中有血，宜弃之。衣服无故臭者，宜弃之，勿服。衣服无故裂有声者，宜弃毁之。

人死复生者，兵起。人生牛马，兵起。小儿里巷相戏，以土自壅，是为荧惑不守。

不出一年，有兵攻城。小儿为旗幡戏者，不出二年戎马兴。小儿作兵马战斗，不出一年兵起。小儿聚土为城，有兵起。小儿以土壅车辙者，四夷侵扰。凡为歌谣戏语，善恶如其言。人尚胡服，戎虏相侵。人尚彩色衣服，主兵起。

国城郭门府寺门无故自开，不出二年兵从城郭起。凡城邑开及人家门户忽夜鸣者，有兵。鼓忽自鸣，主敌人来。

金行。星坠为金铁，天下有兵。钟鼓自鸣，不出三年有兵。金鼓鸣，将有功。

刀自鸣兼出血，战胜。戈戟锋有火光，主兵。军中釜鸣，将有功。六畜能言，善恶如其言，亦为大水。军行忽有豺狼之类猖獗来冲，军凶。熊罴及害人兽入营中，贼欲至。狐狸叫鸣回走军垒中，军败将辱。猿猴入军垒中，内有邪谋，兵起。狐狸走入军营中作窠，其营主罕。野兽突入我军旅中生，其军分。猛兽在军前如引军，主有城降。獭入人家及屋上，主忧兵。獐鹿入军营，兵败散，急去之，无害。

狐狸向彼军鸣者，彼军败，宜急击之。若鸣于我军，宜抚士卒。兔上城邑，必空。

军行卒有白兔，破军杀将。牛马能言，善恶如其言。牛生两头，其军分。牛生犊人面兽身，起兵。牛夜鸣，有暴兵。犬群会于街中，有大贼将起。群犬会于街衢上，有贼兵。犬能言，善恶如其言。军在野及营中，马食砂石，战胜。军中安营毕，忽有牛马入我军中戏，军败。骡马相追戏于军门，兵罢。军行路见赤鼠（鼠者贼也在子位性贪盗）在军前良久不去，必有伏兵，须警备。野行野宿，鼠咬旗鼓者，贼欲来斫营。军行营阵未罢，有鼠作雄鸡声，行营凶。军中夜被鼠穿地作孔者，移营吉。营垒中昼夜见鼠走者，五日内主水灾。鼠巢于木，主大水。鼠众舞于道，主兵。鼠无故皆夜去邑，有兵。鼠咬兵仗，主被伤。鼠啮人足，有亡败。

鼠群行不畏人，昼为饥，夜为兵。鼠聚于军营，军破，移营无灾。数小鼠聚见军中，将有反者。

水行。星坠于水，有兵。陂泽忽自竭，主城邑虚。秋水涨江，臣下有忧，主兵起。井忽自沸溢或浊及有声，主将帅亡。井中气直上，兵起。军在野营中忽见龟，兵散亡。

凡举兵行师，兵强将勇，必见吉祥。将怯士懦，必见妖异。审而用之，宜

乎趋避，不至败亡。

◎太阳占日旁云气。云气近日，黄润，皆为吉祥。日黄光大，傍有云气经抱者，《孝经援神契》曰：黄气抱日，气曲向日为抱，主邻国臣佐来降。日有一珥者，李淳风曰：为喜。两军相当，军欲和解，所临者喜。日有二黄人守日中，《孝经雌雄图》曰：外国人来降。日有戴气者，《瑞气图》曰：人君德至于天，则日有戴气，戴有德也，国有喜。日有纓气者，谓气小而在日下曲向上者为纓。《晋书天文志》曰：得地为喜。日有负气者，谓气小如半军状，在日上为负。《晋书天文志》曰：得地为喜。日有承气者，谓气如半晕在日下，名曰承气。《晋书天文志》曰：承者，臣承君之象也。日下有黄气三重若抱，名曰福人，主有喜得地。《天文总论》曰：赤气如布席掩日，为大战。白气如席，万人战。黑气如龙来日旁，及如人卧背日旁者，下有叛臣。白虹贯日，其下有谋乱者，赤气尤甚。气如青蛇贯日，主疾疫。气如白蛇贯日，起兵。气如赤蛇贯日，主叛臣。气如黄蛇贯日，下有交兵。

气如黑蛇贯日，有雨水。气如人头旌旗，皆为有兵流血。日出入有黑云贯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中有云如人状，其下有叛臣。日旁有赤云曲如车轮，此名曰日提，其下有兵亡地。有气如青龙守日，主有谋。赤气如牛守日，其下有兵。日下有气如人守日，天子之气。如马守日，苦战，有兵伤。日旁有气如蛇，其下有贼，可防之。日旁有气相交贯穿于日，将不和，有破军者。云如赤鸟啄日，兵起。日旁有赤云相交，其下不宜先起兵。日下漠漠，气如车马驰走之状，其下有破军。

日下有云如虎躅者，大将叛。日有青气在上下者，吉，可出军。日下有气如箭如弓外向，军出勇力。旁有赤气如冬木者，有兵起，客胜。日下有气如人所持者，主其下臣叛。青云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谋。白云广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国忧。日上下有黑气如蛟龙者，主风雨。日出有黑云如隔，主其下有兵，有雨即解之。日始出有云如车盖，必雨。日出没时有黑气横截之，主惊恐，三日内有雨即解。日旁有赤气两端锐，其下不宜先举兵。赤云如雄鸡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赤云扶日，其下有兵起，失也。赤云掩日，其下战亡地。赤白青黄气刺日，其分野有兵。日下有云如青赤马者，主敌敌人相谋，宜警备之。有赤云如鸟夹日而飞，其分野忧。有气在日旁去疾者，军无功。停半日者小胜，终日者大胜。赤云如虹与日俱出，所临国分野有兵。

日晕。甘德曰：日晕七日无风雨，主兵。日晕而不冠，天下有立侯王，日晕而珥，主有谋，军在外。日有交晕贯日者，其下破军死将。日有交晕抱日，有争晕者，先衰后盛者败。日晕有气如人居晕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日晕不合，有云如人在晕外，似相就者，不胜。京房曰：日晕，有兵在外者，客胜。日晕而明，有兵兵罢，无兵兵起。日有黄晕，主风雨时若国安。日有黑晕，灾在用事臣。日两旁飞晕不合，主谋不成。日上有半晕如鼎盖，有欲请和亲者。日有半晕两角锐者，有战必胜。日半晕再重，主国民蕃息，岁太和，以日宿占分野。日晕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日有青晕再重，其下有兵，谷贵。日有赤晕再重，其灾在下，所见之国蝗旱多盗。日有黄晕再重，其灾岁中兵起。日有白晕再重，所见之国多风雨，百姓不安，有兵，谷贵。日有黑晕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民流散。

日晕有赤云如车轮凹向日为内提，内臣叛其主，曲背向日为外提，外臣叛其主。

背气在晕。中青外赤，臣背主命。日晕上下有两背，无兵起，有兵兵罢。日晕有众云如毛羽临日不去，其下国有忧。《孝经雌雄图》曰：日晕庚辛，将帅不利。《夏氏占》曰：日有半晕一背，臣有邪谋不成。日晕中见马，军败，期三年。日晕珥，两背在晕，外臣叛。日晕有直珥为破军，贯中为杀将。日晕重晕中有两，有叛徒，兵起不成。日晕有四背在晕中，臣不和；四背在晕外，臣叛。日晕外有一直晕，外臣欲自立其邑，青外赤不成。日晕有三直气，有谋者不成。日晕有虹贯从虹所贯，战胜。日晕有聚云在外不去者，兵起。

又云聚云在外，不出三日围城。日晕有青云贯，有围城。日晕有赤气如战临之，其下兵起。《高宗占》曰：日有方晕二背，将败民散。日晕有两直气，有叛臣。

日晕有四锐气如锋四出者，其下亡地。日晕气如蛇大，军忧。《天下总论》曰：日有重晕，有立王者。日晕三重，主兵起。有赤云贯之，其下失地。日晕有四重，败于野，其下有叛臣。一曰：攻城围邑不拔，军败。日晕五重，不出一年主兵。

日晕六重，其下国失政忧兵。日晕七重，主戎狄强盛。日晕八重，民乱军

忧。日晕九重，主岁荒，夷人交侵。日晕十重，天下丧乱，不期年大凶。各以星宿辰及日辰占之。

日并出。武密曰：两日并出，天下用兵，无道者亡。又曰：两军相当，数日并出，有大战拔城，各以分野言之。

日斗。武密曰：两日相斗，其下国乱。

日陨地，其下失政。

日中见鸟，主其下国分。若是三足鸟见，其地受殃。出军遇之，军败。

日中黑子黑气。京房《易传》曰：天不顺，兹谓逆。厥异黑者阴也，臣不掩君恶，令下见。百姓恶君，则有此变。《河图占》曰：日中黑气，日薄也。其说曰：凡日蚀，皆于晦朔者为日薄。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掩日光也。其占类日蚀。

无光。京房《易传》曰：日出东方，二竿亭亭无光，曰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亭亭无肖，曰日死。占云：日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灾。又云：奸臣盛，病日昼昧。甘德曰：日无光昼昏，到暮不解，有大水。日失光，所临之处不昌，又主臣逆君。

赤。日赤如赭色，大将军野战。《感精符》曰：日赤如大炭，主兵急。《考灵异》曰：日有赤足，有举兵者。郗明曰：日有赤足，则其国谋叛。武密曰：赤日如血，主其下君忧臣背，灾疠盗贼并起。

日夜出。《广古占》曰：日夜出，主兵起。

日生牙。《广古占》曰：日生牙，其下有贼臣欲相残害。

虹白气贯日。《天文志》曰：虹贯日，诸侯有叛。白气贯日，主其下君忧

。

晋武帝大康元年正月己丑朔，白气贯日。占曰：君道失明。丑为斗牛，主

吴越分。

是时吴主孙皓暴虐，至四月降晋。

日蚀皆从西缺，若中央黑，名曰黑子。日蚀者，阴气盛，阳不克也。《夏氏占》曰：日蚀而出军者，军伤亡，后有疾病，有军必战。日蚀而从中者，内有伏谋。色青则谋者上，色赤则其事成，色黄则谋者诛，色白则其事觉，色黑则逆谋成。李淳风占曰：日始出而蚀，有兵失地。日午时已后蚀者，有兵兵罢。日蚀而晕珥，白云来去掩映，王兵起。日蚀而旁有云似兔如鹿守之者，不出其年，其分野兵起。凡秋有日蚀者，兵战客胜。八月日蚀，兵起。《京房占》曰：若十二月蚀，主有兵。日蚀既，夷兵起，既者，尽也。当严号令，以止其灾。日以甲乙见，有二珥四珥，而蚀有白云从中出，有兵。日以丙丁见，有二珥四珥，而蚀有黑云从中出，兵起，疾疫。日以戊己日有二珥四珥，而蚀青云从中出，有兵。庚辛壬癸日不占兵。武密曰：日蚀大寒者，夷兵动。《行军占》曰：日从下蚀，将有忧。

凡日蚀从亏处击之，胜。

◎太阴占《荆州占》曰：月有戴气，不出百日，人主有忧。月终岁不晕，主天下偃兵，邻国来和。月下气如人相随者，是谓恶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月中有如人行者，有两主争，客胜。有赤云黑云相交临月，当其国有亡军。月旁有白云大如杵抵月者，期六十日外有战破军死将。若月旁多赤云如人头，大战。多白为兵，多黑为兵败。月旁有白云一，黑云二，苍云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贯月，围城拔邑。

月始生而复没者，乱。月角各一星，有军在外者败。月生瓜，其下军忧。《河图帝览嬉》曰：月有两珥，国喜，兵在外胜。月有四珥，主喜。月大而无光，其城不降；月小而无光，其城降。月始出时有云居其中，似禽兽状，甲乙日见东方受其害，丙丁日见南方受其害，戊己日见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见西方受其害，壬癸日见北方受其害。《天文总论》曰：月晕无光，是谓大荡，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无咎。星入月中，其下起兵，破军杀将。武密曰：白虹贯月，大兵将起，主野战。《春秋运斗枢》曰：月垂芒刺，国昏乱，其地弱。《春秋》曰：月赤足，臣有过。《考异邮》曰：诸侯谋叛，则月生足。《高宗占》曰：月昼明，阴国兵强。

珥背。《河图帝览嬉》曰：月晕而珥，六十日兵起。不晕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月珥青华有兵，黄有喜，白有丧，黑失地，皆期以三年。月不晕而有四者，臣下有谋不成。《高宗占》曰：月有两珥三珥，主国喜。《荆州占》曰：月晕而珥者，有半喜。夜半而珥者，边地有恐。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喜。

李淳风曰：月有抱珥在晕外赤者，外人胜。武密曰：月有白珥，其下城降。《春秋感精符》曰：月有背，臣下弛纵，欲相残贼。

月晕。李淳风曰：经岁不晕，天下平。《河图帝览嬉》曰：晕再重，大风起；晕三重，主兵；晕四重，其下亡国；五重，贵女忧；六重，其国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八重，其下国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月晕有云垂之，有战，从所击者大胜。月晕有云如厚布若三若四贯月者，以战勿当，当者破军。《荆州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当月有晕。若不晕，不出三日，主暴风雨。一月五晕至九晕者，失地。月晕如连环有白虹于外不及月者，主女人阴谋。月晕有云横贯之，起兵者胜。月晕三重，赤云贯之，其下国亡。月晕有光，主兵降。《高宗占》曰：月交晕赤光，其国不二年遇兵。月晕多白气从外入城，攻城拔，得大将。月晕再重，背在外者，私成于外；背在内者，私成于内。月晕不合，外有四背，外有谋不成。武密曰：军在外，月晕者主战胜。一曰：先起兵者战胜。月春晕岁星，夏晕荧惑，秋晕太白，冬晕辰星，四季晕填星，皆主其下有兵。月晕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胜，五星色明客胜。

月蚀。《河图帝览嬉》曰：所宿国，其下有大战，拔城。兵在内而月蚀者，其国受殃。兵未起而月蚀者，所当之国兵战不胜。月满而蚀者，两国相当，若无兵，主将死于野。月蚀从上始谓之失道，国君当之；月蚀从旁始谓之失令，相臣当之；月蚀从下始谓之失法，将军当之。月春蚀东方，夏蚀南方，秋蚀西方，冬蚀北方，其下军忧。月犯荧惑而蚀者，其下破军亡地，大将忧，近一年远三年。

《夏氏占》曰：月蚀出军所伤，后有失地。月蚀东方，其月恶风。月蚀西方，主兵利。《荆州占》曰：月蚀，有大战，破军死将，拔邑亡地。月蚀不尽，军破将忧。月蚀青色，五谷贵。月蚀赤色，宜利客兵，不出一年。月蚀黄色

，有立诸侯国王者。月蚀白色，其国失地，或有丧。月蚀尽者，余贵，各以其下宿国占之。

月已蚀而青者为忧，月已蚀而赤者为兵，月已蚀而黄者为财，月已蚀而白者为丧，月已蚀而黑者为水。月秋蚀西方，起兵。月晕岁星而蚀者，天下大战。月晕太白而蚀者，其国兵强，若战，大将有二心。巫咸曰：月犯填星而蚀者，主将亡功。

武密占曰：军在外，月蚀自下而上者，将军当之。月蚀而斗有军必战，无军兵起，随所蚀战利。两月并蚀，天下乱。月蚀有气从外来入月中者，主忧；气从中出者，客忧；气从南行，南军忧。东、西、北亦然。气所向者败。月蚀后三日有雨，则事解。月蚀有彗星入月者，其下有兵。

◎陵犯杂占月犯岁星。其宿国饥民流，主边兵。《晋书》曰：月蚀岁星，其宿国有兵叛逆之象。月与岁星同宿而蚀，粟贵。

月犯荧惑。巫咸曰：荧惑与月同光，以其月蚀，有叛民饥。月犯荧惑，小战。

《河图帝览嬉》曰：荧惑入月中，忧在内，非兵乃盗。荧惑入月中，有兵，以战不胜。京房《易传》曰：月与荧惑会，其宿国主死。《海中占》曰：月与荧惑会，其宿臣乱起兵。月犯荧惑，战胜之国大将死。月啮荧惑，其师破败。《天官书》曰：月蚀荧惑，其国地乱。

月犯填星。巫咸曰：填星与月同光，其月月蚀。若星摇徙，其下亡地。《荆州占》曰：月与填星合，其下国饥，先举事者败。月晕填星不明，主胜，星明客胜。《天文志》曰：月蚀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曰：月晕填星，所在之国兵起，不胜。《河图帝览嬉》曰：月晕填星，所守之国有德。

月犯太白。《天文录》曰：太白与月同光，其月月蚀，其下有兵。《荆州占》曰：月与太白皆出，有城守，军宜更城守吉。太白蚀月，军出主将死。月晕太白星入晕月中者，星色不明则客败，星色明而有角，客胜。太白与月并明，主大战。

相去五寸，有城拔；二寸，忧兵。太白与月合，其分野主忧兵。月犯太白，天下民靡散。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八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战不胜。

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成月北者强，居月南者弱。入月三日刺太白，阳大阴拔，阴小邑驱掠出。南方为阳，北方为阴。《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无光，名月蚀太白，强国君死。太白有光，名太白蚀月，臣叛主，期三年。太白出月右，阴国有谋；太白出月左，阳国有谋。《天官书》曰：月犯太白，强国以战败。郗萌曰：相去五寸，天下忧兵。又曰：太白入月中，国失政。《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太白，强侯作难，战不胜。太白贯月，期不出六年，国有兵，战败亡地。月晕太白，其野受兵，战不胜，所守之国兵起。太白入月中，将军死，臣谋主不成。

又曰：必有内恶，战不胜。月与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阳国受兵；月出其北，阴国受兵。巫咸曰：月未尽三日候太白出东方，在月北中国不胜，负海国不胜。

《天文总论》曰：月未尽三日候太白出东方，与月相并举，指准之间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军死将，主人不胜；容二指，入月九日军政败。主人亡地；容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军，主亡地；容四指，入月二十日，客军大败；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战。并出则占，不并出则不占。

月犯辰星。巫咸曰：辰星与月同光，其月月蚀。《海中占》曰：月与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河图帝览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月与辰星合宿，其国亡地。月犯辰星，兵大起。月蚀辰星，其国忧水，饥。兵未起而蚀，所当之国战不胜。《荆州占》曰：辰星入月复出，其国分野主死。入不出，其而国君臣忧。又曰：月与辰合，所宿国兵起。《海中占》曰：月晕辰星，春王大旱，秋主大水，又兵起。

慧星犯月。《海中占》曰：慧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二十年大饥。若慧星入月无光，不出其年有亡国。《荆州占》曰：慧星贯月，有臣谋主。慧星在月上，有大兵起，将死，四夷来侵。《河图帝览嬉》曰：慧星在月中，兵大起。

流星犯月。《河图帝览嬉》曰：大星流入月中无光者，有兵；有光者，亡国。

《荆州占》曰：月晕有流星出入中，青色主忧主城拔，黄色主益地，白色主丰熟，黑色主军败。

月犯列星。《河图帝览嬉》曰：列星贯月，阴国可伐。甘德曰：月犯列宿，其国受兵。《荆州占》曰：月犯列星，其下有兵。月蚀列星不见者，国亡。京房《妖异占》曰：月中有星，天下盗贼，星多者盗贼多。《荆州占》曰：列星居月中不见，其国饥。其国以二十八宿所属十二分野而言之。

●后集卷十七

◎日辰占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厥灾变，籍日辰以辨之。有岁有月有日有时，所主吉凶在焉。

甲为齐，乙为东夷，丙为楚，丁为江淮、南蛮，戊为中国，己为韩、魏，庚为秦，辛为华山以西西夷之地，壬为燕、赵，癸为常山北北燕、赵之国。

子为周，丑为翟，亦主辽东，寅为赵、楚，卯为郑，辰为晋，巳为卫，午为秦，未为中山、梁、宋，申为齐、晋魏，酉为鲁，戌为赵，亥为燕、代。

岁月日辰时及见灾临所在之地，皆同用也。假令丙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时，灾见于未也，太岁在丙为楚，辰为晋，七月申又为郑，又午时为秦，灾见未地，复为中山、梁、宋，即是其地各有灾也。他不言，仿此。

◎五星占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岁星缩，以其舍命国。其星居位，其国有德厚，五谷丰昌，不可伐。

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岁星安静中度，吉盈缩失次，国有忧，不可举事用兵。

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

法使行无常。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舍命国有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国受殃。环绕钩巳，芒角动摇变色，乍前乍后，乍左乍右，其为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丧。周旋止息，乃为死丧寇乱，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顺之战胜。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思为正

。

故四星皆失，填乃为之动。动而盈，侯王不宁；缩，有军不利。所居之宿，国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而有女忧。居宿不移，国有厚福

。

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太白进退以侯兵，高卑迟速，静躁见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败；出东方失行，中国败。若经天，是谓乱纪，人众流亡。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听也。智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辰星见则主刑，主燕赵以北，宰相之象，亦为杀伐之气、战斗之象。又曰：军于野，辰星为偏将之象，无军为刑事。

凡五星：木与金合，有破军；火与金合，为烁为丧，不可用兵；金与水合，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火与水合，为壅，不可举事用兵；土与水合，为壅沮，不可举事用兵，有覆军；与金合，亡地；与木合，主饥；水与金合，为变谋，为兵忧。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其所止，以命破军。

环绕太白，若与火战，客胜。

凡木火土金与水斗，皆为战，兵不在外。凡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二星相近，其殃大；相远，毋伤；七寸以内，忌之。

凡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及各出一方，为格，野

虽有军不战。

凡五星见伏留行逆顺迟速应历度者，为得其行，政合于常；违历错度而失路盈缩者，为乱行。乱行则为天矢慧孛，而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

凡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王者奄有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四星合，是谓大荡，其下兵丧并起。三星合，是谓警立绝行，其国外兵内丧主饥。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为国亡地，战不胜。岁星、荧惑同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国外有叛臣。填星所在，岁星从之，伐者不利。

《天文总论》曰：太白、辰星同出于东方，东方有兵；同出于西方，西方有兵。太白辰星俱出东方，皆赤而角，濒海之国大败。太白、辰星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国大败。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国利。辰星色黑而出，于太白不相从，其野虽有军，不战。辰星与太白不相近，出东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东，南国有军不战，至春夏有兵。辰星与太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国有兵。辰星与太白相近三四尺于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军战。辰星相去远，不战。辰星随太白于东方，天下无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并出东，利以西伐，东军胜；若出西方，利以东伐，西军胜。太白、辰星俱出东方，太白先出辰星后出，辰星上过太白而去，其下有臣背，不出一年。辰星过太白间，可容剑，小战，客胜。居太白前，上旬三日，军罢。若出太白左，小战；压太白右，有数万人战，主人吏死。辰星来抵太白，不去，将死，有旗出上，破军杀将，客胜。太白出东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阴国兵灭，不大战，客去兵罢。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阳国，天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入而兵罢一云天下无兵。辰星在东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与太白俱在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间可容剑，在西北，阴国有兵；在西南，阳国有兵。太白、辰星在西南，南国之事；在西北，北国之事；在酉中，则中国之事。太白、辰星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军杀将，客胜；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视旗所指，以命破军。辰星、太白会，为兵为变谋。辰星随太白于西方环绕，若抵太白居，西北则阴国兵起；居西南，则阳国兵起。期半年。太白自晕，天下有赦有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国失兵。辰星自晕，有兵

有水。太白、辰星俱晕而又云掩荧惑，必有覆军死将。

◎二十八宿次舍占（凡二十八舍五星干犯之言备者同占之，以星列舍犯之事反分野主之言其灾变）东方七宿七十四度角宿二星，十三度为天关，其内天庭。黄道经其中七曜之所，行左为天田主刑，右为将主兵月晕左角，主兵左将军忧。月晕右角，主兵右将军忧。填星犯左角，大战。太白犯左角，不可战。

亢宿四星，九度半，天子内朝也。月晕亢，多雨。月晕亢，外有兵革之事。

犯距星军将死。岁星凌犯，有小兵。荧惑入亢，主兵。太白入亢，主边兵。

氏宿四星，十六度（四度二十分，宋之分野），王者之宿宫也。月晕，大将忧。月犯，兵起。太白入氏，主兵疫。辰星守氏，主兵。

房宿四星，五度，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其四星四辅也，下一星上将，次星次将，第三星次相，上星上相，中间为天门，黄道之所经。日晕，主兵。月晕，主大风。岁星、太白守犯，将相忧。

心宿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为大辰，主天下赏罚。荧惑、太白凌犯，战不胜。填星守，光明赤黄，主庆赐之事。

尾宿九星，十七度（八度五十三燕分之分野），后妃之府。太阴凌犯，阴国将军死。日晕，阴国弱。岁星守犯，主旱。太白犯之，人民不安。

箕宿四星，十度，后宫妃后之府也。月从箕星，多风雨，又主客蛮夷胡貉。

故蛮胡将动，必先占此。日蚀，主疾风雨，飞石折木。月晕西北，兵不胜。月蚀，主饥车骑满野。月并岁星犯守，谷贵。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二十五分斗宿六星，二十三度（九度九十二分吴之分野），丞相太宰之位，亦主兵。

一曰天机。南二星，天楼库也天梁也；北二星，天府庭也。月晕，大将刑。月凌犯，占风雨之变。太白、辰星犯守，有兵。填星犯守，臣下不轨。

牛宿六星，七度，天之关梁。一曰天鼓。又上一星主道路，次星主关梁，次三星主南粤。动摇变色，则占之。日晕，阴国主死。日月蚀，兵起。月凌犯，大水。填星居宿度三十日以上，天下和平，四时来服。太白入，主兵革。

女宿四星，十一度（六度六十三分齐之分野），主妇之卑者。太白犯之，布帛贵，亦主兵。

虚宿二星，十度二十五分半，主北方城邑庙堂。日晕，齐地主兵。月晕，主兵。日月蚀，军旅饥。岁星入，齐地饥。

危宿三星，十八度（十五度六十九分卫之分野）。

室宿二星，十七度，为军旅粮之府，主上功。一星为官，一星为三军之廩，故置羽林之卫。无芒角动，天下安。离宫六星在侧，日蚀，卫地有忧。月蚀，民乏食。月晕，蛮夷来。荧惑逆行凌犯，臣下有谋，主兵起。填星，主关不通，斧越用。

璧宿二星，九度，主文章。日晕，风雨，主大水。

西北七宿八十二度半少奎宿十六星，十七度（四度四十分鲁之分野），天之武库。一曰天象又曰封豕。所以禁暴横也，又主沟渎。岁星守之，北狄怀服。荧惑填星入分野，凶。

娄宿三星，十三度，大为天狱。月晕并守犯，有兵在外，不战。日蚀，鲁饥。

岁星守之，天下安。荧惑守犯，主兵起。

胃宿三星，十四度（大六度三十一分赵之分野），天之藏库，主食廩五谷府也。一曰主诛捕杀。日晕，年谷不熟。月蚀，将军忧。月犯之，赵地兵。岁

星犯之，五谷不实。荧惑守之，旱饥。填星留舍三月，客军散。太白犯之，兵起。辰星犯之，吉。

昴宿七星，十一度，天耳也，主西方毕昴间，为天街黄道之所经。七星皆黄，兵大起。星动若跳跃，胡兵起。日晕阴国，胡主死。日蚀，臣下忧。月犯，将军死，胡不安。岁星乘昴出北，阴国有忧胡王死。荧惑守犯，胡人病疫。填星守犯，国安。太白守犯，赵地旱。辰星，主疫。

毕宿八星，十六度（十度四十六分晋之分野）。其星太白天高，主边兵。日月晕蚀五星守犯，主阴国忧，胡主死。

觜宿三星，一度，为军之候，行军之府藏也，主师旅收敛万物。日晕，阴国弱，夷狄多疾疫。日蚀，边兵忧。月犯，主小战。岁星、荧惑、填星、辰星守犯，魏地兵起。

参宿十星，九度少。一曰参伐，一曰钺，主斩刈，所以斩伐万物取阴也。

日晕，鲜毕死，又曰边将忧。月蚀，兵起晋地。荧惑犯之，兵火。填星、太白、辰星犯之，主兵。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大井宿八星，三十度（一十度五十五分秦之分野），天之南门。黄道之所经，天之亭候，主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明而端列。钺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不欲其明，明与井齐，钺斧用。日晕，主风雨。日蚀，秦地凶。

月蚀年谷不登。月犯之，斧钺用。岁星、太白犯守，主秦地兵。辰星入井，在外星进，主兵。星退守井，若角动，色赤主兵，黑主水，黄润主喜。五星犯井钺，悉为兵灾。

鬼宿五星，二度，大天目也，主视明察奸谋。东北星主积布帛，西南星主积金玉，随变占之。中央为积尸，一曰铁，主诛斩。鬼星明，五谷不成，不明则民流散。欲其忽忽不明，明则起兵。日蚀月晕，秦地有兵粟贵人民忧。填星荧惑犯之，斧用。太白、辰星守犯，主兵起。犯积尸，贵臣忧。

柳宿八星，十四度少（七度五十六分周之分野）天之厨宰，又主雷雨。日晕，主兵。月晕，周地不安。填星守犯，周地旱太白、辰星守犯，主兵。

星宿七星，七度，一名天都，主兵急盗贼。星明，王道昌。日晕，周地忧。

月蚀，其地饥。月犯守，兵在外，战，主民饥。岁星守犯，主盗贼起。

张宿六星，十八度（十六度七十一分楚之分野），主珍宝宗庙天厨及赏赉之事。日晕，将相忧。岁星入内，外兵起。荧惑、填星、太白守犯，主兵起。辰星，主水。

翼宿一十二星，十九度少，天之乐府，又主夷狄远客负海之滨。星明大，则礼乐兴，四夷来。动，则夷狄使来。离徙，则天下举兵。月晕，主士卒逃遁。荧惑、太白、辰星守，兵起。

轸宿四星，十八度半（十二度十二分郑之分野），主车骑。凡军出，皆占于轸。日蚀，楚地灾。日晕，楚地兵。荧惑填星、辰星、太白犯守，楚地兵起。

◎诸星占大角一星，在摄提间，赤为兵。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锋，以备不虞。一曰天锋，主胡兵。

招摇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变动，则主兵革。

天门二星，在左角南，不见则大兵至。日晕天门，关梁不通，兵起。

库楼十星，在角宿南，为天库之府。其六大星库也，南四星楼也，旁十五星。

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街也。星明大。芒角云气流星客星干犯，则兵起。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断军狱。月犯折威，边将有弃叛阵。车三星，在氐南，天之革车也。金火守犯，兵革满野。

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宿南，天子宿卫骑士之象。五星守犯，主兵。

骑阵将军一星，骑将也。

车骑三星，在骑官南，总车骑之将，主部阵行列。

西咸四星，在房宿北，东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之道也。月犯东西咸，有阴谋事。五星犯，有兵起。

积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营军士之象。五星入守，天下兵起。月犯天江，有兵强，河津不通。

天鸡二星，在狗国北。金星入守，兵大起。

狗国四星，在建星东，主三韩、鲜卑、乌桓、獫狁之属。五星守犯狗国，外夷有忧。火守，东夷兵起。

左右旗九星，在牵牛北，天之鼓旗，为旌表，主设险备知敌谋。

天垒城十三星，形如贯索，在哭泣南，主鬼方、北夷、丁零、匈奴类，所以候兴败存亡。

斧钺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诛拒难，斩伐奸谋。明若明动，皆为斧钺角。

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北方蕃落，亦主候兵垒。

壁阵十二星，在室宿南，是羽林之垣垒，主天军营阵。五星入垒、壁阵，大兵起。

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壁之南，主天军营阵翊卫之象。月犯羽

林，兵戈起。五星入羽林，关梁不通，兵起。

天将军十一星，在娄宿北。中央大星天之大将也，外星吏士也。动摇，主兵起。旗直扬者，随所击胜。

左右更五星，在娄宿西，秦爵名也，主牧师之官，牧养牛马之属。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泽有兵起。

天街二星，在昴毕间，为阴阳之所分。月犯天街，兵塞道路。金火犯守，兵起。

参旗九星，在参宿西，天弓也。弓弩之候，如弓张则兵起，旗星偃曲也。五星犯参旗，主兵起弓弩用。

狼一星，在参东南，为野将，主侵掠。

弧矢九星，在狼星东南，天弓也。主行阴谋，以备盗贼，常属天而向狼。

凡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云气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野言其祸福。

◎星变占○瑞星四条景星。传曰：景星者，德星也。《符瑞图》曰：景星者，大星也，状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巫咸曰：景星见，其国昌，文士出。

周伯星。《晋书》曰：周伯星，黄色煌然，所见之国大昌。

含誉星。《孝经援神契》曰：含誉，光曜似彗，其国喜则含誉射之，蛮夷奉贡则含誉射之。天保星。《晋书》曰：天保星者，流星之类，有音如炬火下野雉鸣天保也，所坠之国有喜。隋开皇元年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如炬火烛地：占曰：流星有声者名曰天保，所坠之处，其国有喜。后九年陈平，天下一统。

○妖星十三条天星。传曰：天，一名觉星，本类彗星，末锐，长四丈或出

东北方，主奋争。《运斗枢》曰：彗星出东方，名天。甘德曰：天出，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必有破军拔城。《天官书》曰：岁星失次，进而东北，三月主天长四丈，馀主锐钺动。

蚩尤旗星。传曰：蚩尤旗，类彗，而后曲象旗。或曰赤云独见，或曰其色上黄下白。所见之方，下有兵大起。《天官书》曰：蚩尤旗见，则王者讨罚四方。

孟康曰：蚩尤旗者，荧惑之积也。唐中宗景龙二年七月，有赤气亘天，其光烛地，经三日不见。占曰：蚩尤旗也，主暴兵。十一月庚辛，突厥首领婆葛犯塞。

国皇星。传曰：国皇大而赤，类南极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内寇内难。或曰其下兵起兵强，或曰内外有兵。《春秋考异邮》曰：国皇见，东南兵起。

昭明星。《天官书》曰：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

孟康曰：昭明星形如三尺机，机上有九彗上向，荧惑之积也。

司危星。《天官书》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冲不利。孟康曰：星大而有毛，两角，荧惑之积也。

天谗星。巫咸曰：彗出西北，如剑，长可四五丈，名天谗。《运斗枢》曰：彗出西，如剑，长可四丈，名曰天谗，见则兵起。

五残星。巫咸曰：五残星出东方，星状类辰星，可去地六七丈。《春秋合成图》曰：苍彗散为五残，如辰星出角。五残者，五分也，为毁败之兆。《荆州占》曰：大而赤数动，察之而青，为五残，见则兵起。

六贼星。巫咸曰：六贼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大而赤动有光。《天官书》曰：六贼星所出非其方，皆为其下主兵冲不用。

天锋星。宋均曰：天锋彗象而形似矛锋，若见则天下兵起。

长庚星。《天官书》曰：长庚如一匹布著天，见兵起。

枉矢星。《晋书》曰：枉矢，类流星，色苍黑蛇行，望之如有毛角，长数丈。

见则谋反之兵合射所诛，亦为以乱伐乱。又曰：枉矢黑，军士不勇：《汉书》曰：秦将亡，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射灭亡象也。物莫直于矢，令蛇行不能直，枉而不正，以象项羽执政乱也。

天狗星。巫咸曰：天狗状如犬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焰冲天，其上锐其下圆，如数顷田。孟康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

郗萌曰：星出，其状色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荆州占》曰：流星有光，见人白坠无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中黄，如遗犬状，主候兵讨贼，破军杀将。

营头星。司马彪曰：营头星者，有云如环山坠，所谓营头之星所堕，其下覆军，流血千里。一曰：流星昼陨为营头。

○客星《天文总论》曰：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见于天，此天皇大帝之使，以告休咎也。一曰：客星见无常所，或出西，或守东。日多者，事大而祸深；日少者，事微而祸浅。或见而变色芒角，必有谋杀之兆。其色微小，即有阴谋兵乱之事。

各以星色占之。色白者，其分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军杀将，侵城夺邑。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见太微左门内。占曰：客星出太微，国有兵。十月，帝南讨孙权。是后累有兵杀。

○流星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飞。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

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声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迟者期缓。

大而无光者，众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贵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人贵且众也。

乍明且灭者，成败也。前大后小者，恐忧也。前小反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奸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长者，其事长久也。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坠，其下有兵。无风云有流星见，良久间乃入，为大风发屋折木。小流星数百，四面行者，众庚移流之象。流星如瓮大者，为有发谋起事。凡围城而有流星来往，过城或坠城内营垒之中者，军旅败散之象。流星从彼敌出来吾军止，必当有间谍来说吾士卒，夜半或寅时使至。流星有流不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动众离散。若坠吾军营中大凶，可以速退军避之，一云易将而禳之。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坠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长二三丈，名曰天雁，阵中之精华也。其国起兵，将军，当从星之所向，吉。流星有芒或有声。

《天文总论》曰：此为怒气，各以分野占之。色青为忧为饥，赤为兵为旱，黄为喜为土功之事，白为兵为刑罚，黑为疾疫为死为水灾。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日辰宿分所属之国分野论之。流星有光，尾状如匹布，苍白色为使，色赤论兵，色黑论死丧。流星甚大，其光照地，色青赤流四傍者，五谷不登。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而流者，天下不安。唐太宗大历二年九月乙丑，昼有流星出午没丑，浔桂州山僚陷州城，逐刺史。众星流者，阴阳之精、五行之气形体在下，精曜在上。众星流者，万人不安之象。凡众星并流，将军举兵，随流星所向击之，胜。

后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数十万西行。三月六日，诏将军陆真讨雍州叛民，破之。

流星犯岁星，《天文总论》曰：其地辱主。

流星犯荧惑。《天文总论》曰：流星冲荧惑，其下君有福庆。若光映荧惑者，邻国国有奸谋之意，宜谨防之。

流星犯填星，《天文总论》曰：外邦有奸人入国。流星来冲填星，其填星光润，其分野有福。流星犯填星而色赤，其分野有兵；色黑，其分野有水。

流星犯太白。《天文总论》曰：流星来犯太白，其分野军弱，无兵起兵。流星来冲太白，太白无光，其军师有忧。流星润泽，前后有光，而锐来穿太白，其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军师即还。

飞星。《天文总论》曰：飞星类流星，自下而上曰飞星。《晋书》曰：飞星大如缶，或有星如瓮，复皎然白，前卑后高，此谓顿顽。其所从者，多死亡。

奔星。《天文总论》曰：有大流星曰奔，其星所坠，其下有大兵。光迹相连曰流，绝迹而去曰奔。

陨星。《天文总论》曰：陨星如雨，有兵乱起。

彗星。传曰：彗星所以除秽布新也。《晋书》曰：彗星，所谓扫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类数寸长，或巨大。见则兵起，水火扫除也，除旧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按彗无光，假日而为。先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光芒所及为灾。《天文总论》曰：两军相对，有彗星见，随彗所指击之者胜。彗星有行有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分野占之。《荆州占》曰：诸彗出，长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凡彗星所干历，百日以上期三年，百五十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期七年。彗星见则敌国兵起，得本者胜。彗星昏见，其国受灾。彗星见久，其灾深；见短，其灾浅。彗星出，有叛者兵起。其国一日不出一岁，天下大水，其邦尤甚，运斗枢曰彗星见后曲象旗则王者讨伐四方。

孛星。传曰：孛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以分野言之，主兵灭。

虹霓。武密占曰：虹霓，阴阳之气，和则为雨露，怒则为风雷，散则为虹霓。

虹者攻也，阴气攻阳气也。者啮也，灾气伤害于物，如有所啮。一曰：枢

星之气散为虹霓者，斗之乱精也，斗失度为之。一曰：阴阳不和交错之气，雄曰虹，雌曰霓。双出色鲜者为虹。暗者为。若攻城，有虹从外入饮城中水城中，主喜；青黑凶，赤白，城陷，大战流血。虹霓有指者，从外顺虹攻之，胜。屈虹入城中，其城可屠。若城上有黄虹贯者，从所指击之，胜。二屈虹东出，其下有大战，亡城破军将死。五虹俱出，兵起，期三年。虹霓似日月晕者，必有破军，先起者胜。

虹从井中出，或饮井水者，主兵起。

◎风角占（凡四十条）凡候风之法：选高迥之地，立五丈竿首，作木，书八卦，分四维十二辰，上安三足木鸟。机开转运，使鸟口衔花，视花摇动，即占之。又法：以鸡羽八两，为葆系于竿首，候羽葆平直，即占之。

○灾祥吉祥之风：日色清明，风气和缓，从岁月日时德并德合，或乘生气而来，人心悦顺，是为吉祥，主德令下施之应。德者阳德自处，谓丙戌庚子为阳。假如甲日巳德在甲也。阴德在阳，谓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己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为德合。其有王气者，随四时王方也。

凶灭之风：日色白浊，天气昏寒，共耳叫怒而扬沙，乘刑杀而暴至，发屋折木，详五音而定凶灾，起止刑冲定八方而知善恶，后皆明格矣。

五音之法：一言土，三言火，五言水，七言金，九言木。子午庚，丑未辛，寅申戊，卯酉己，辰戌丙，巳亥丁。假令甲子金从甲数至庚得七，即纳音是金也。

假令乙数至辛得七，即纳音是金也。此乃大撓五音，配五行之音。它仿此以求之。

地有配十二辰属五音之法：子为阳宫，午为阴宫，丑寅为阳徵，未申为阴徵，卯为阳羽，酉为阴羽，辰为阳商，戌为阴商，巳为阳角，亥为阴角。

鸣条以上怒风起止，皆详其五音，与日辰刑杀，五墓五行相生相克，而言吉凶。其下主客之法：即以日辰所得纳音五行是客，时下十二辰与风所来方为主人，则可定主客胜负。假令甲子日，纳音是金，商为客也，时加巳时亥时

，此时是木角，为主人。金克木，客胜主人。馀皆仿此。

凡年月日时，四杀五墓上，天气白浊昏塞，皆为凶风。其日三刑最急，坐不及起，有贼暴至。若行，即防有伏兵。岁月日时三刑者：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未刑丑，丑刑戌，戌刑未，子刑卯，卯刑子。己上为三刑。寅午戌杀在丑，亥卯未杀在戌，申子辰杀在未，己酉丑杀在辰。己上为四杀。木墓在未，火墓在戌，水土墓在辰，金墓在丑。己上为五墓。

凡年月日时，三刑四杀五墓之风，天色白浊昏寒，兴兵动众。见此须急准备贼兵奔冲侵掠，严整武备。

○八节日占八节之日，风乘王卦而来为吉风。立春日风从艮来，春分日风从震来，立夏日风从巽来，夏至日风从离来，立秋日风从坤来，秋分日风从兑来，立冬日风从乾来，冬至日风从坎来，皆乘王卦。

○六情之日申子日贪狼。北方水，水生于申，盛于子。性触地而行，触物而润，多所好而贪，故曰贪狼。

亥卯日阴贼。东方木，木生于亥，盛于卯。木性受水气而生，贯地而出，故为怒；以阴贼气害木，故为阴贼。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

二阴并行，故王者忌子卯也。

寅午日廉正。南方火，火生于寅，盛于午。火性猛烈，无所容受，故为恶。

其气精勇严整，故曰廉正。

巳酉日宽大。西方金，金生于巳，盛于酉。金之为物，喜以利刃加万物刃，所加无不宽大，故曰宽大。

辰未日奸邪。上方之情，乐东与北也。阳气所萌，故为上方。辰穷水也，未穷木也。木落归本，水流末，故木利在未，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也。

水穷则无隙不入，木穷则旁行，故曰奸邪。

戌丑日公正。下方南与西也。阴气所萌，故为下方。戌穷火也，丑穷金也。

。

金刚火强，各归其乡，故火利午，金利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时受利，至穷无所归，故曰衰也。火性无形，金性方刚，故曰公正。

凡寅午己酉丑戌日，风和缓而来，日色清明，皆为吉风，主恩令庆贺。申子亥卯辰未日，皆为凶风，主贪掠阴谋奸诈。又看风来地位，以日时支干五行数言之，王相贼多，休囚贼少。

○观风察将凡风势隆隆，如车如雷如击鼓声者，谓之宫风，其将宽和而有信。风势如金如石相敌，如击金声杂佩和响者，谓之商风，其将威猛而好杀。风势肃肃习习，如动林木者，谓之角风，其将仁恕，不可诈欺。风势如奔马，大焱掣裂者，谓之徵风，其将猛烈难与争。风势如流水扬波激气相杂者，谓之羽风，其将贪暴，多奸诈。

○主客虑氏曰：两军相当，陈师原野，未知主客胜负如何者，以先举为客，后应为主。常以所占时与来方为主，其日纳音为客。若时与来方能制纳音，主胜。若纳音制师与来方者，客胜。若相生者，为比和，不战。常以地十二位分之。

子为阳宫，午为阴宫，属土。丑寅为阳徵，未申为阴徵，属火。卯为阳羽，酉为阴羽，属水。辰为阳商，戌为阴商，属金。巳为阳角，亥为阴角，属木。王时亦然，皆属主命。假令壬子、癸丑、壬午、癸未、戊辰、己巳、戊戌、己亥、庚寅、辛卯、庚申、辛酉木，皆属角日，为客，军命在木。若风从辰戌，商位上来，时加辰戌者，谓辰戌金能制木，皆主军胜，客军散。若风从子午宫上来，时加子午宫属土，时与风来方属土。纳音是木，能制土，客军胜，主军败，攻城得捷，边城陷。若纳音是木，风从卯酉羽上来，或从丑未寅申徵上来，皆为相生，两军和解。

李淳风曰：两敌相当，先分八卦，以察主客胜负。若风从西北乾上或正北坎上或东北艮上来，宜先举为客胜，后应为主败。若从正东震上或东南巽上或

正南离上来者，利后举主胜，先举为客败。若从西南坤上来者，主有谋不成，两不利。

若从正西兑上来者，客有伏兵，主宜设备，否则大败。

○用兵胜负谢临曰：初出军日，风从后来，冲雾决云，人雄马嘶，旌旗如举势指敌方，鼓角声清而震响，君臣对问以调和，必获全胜，以建大功。若从傍来，而前向者得天人之助，获敌粮储，敌来降我。若初出军日，风从五音相生位上来，天色清明，人马奔逸，上下欢心，风气调畅，军行胜健捷，将成大功。

○假令巳亥角日，风从卯酉羽上来，此名母来翊子。风从丑未寅申徵上来，此名子来扶母。出军当胜，有功。须天色清明，风势和缓者，兵捷。天气昏浊，风势寒色，尘土蓬勃者，即有战伤。

若入敌境经要害过城垒之处，三日内有风雨雷霆从我军上去入贼境，有威怒之势，为天助我军，行克城池，获金玉，盖得龙虎助军之象，谓云从龙凤从虎也。

若平安之时，风云相交，即雨至。若用兵之时，龙虎相交，即急战。风为主，云为客。若风势紧大，云气小薄者，主胜客负。若云色浓厚，来势且急，风势微弱，不能震怒者，客胜主负。

谢临曰：初出军，及三日内行，次风势蓬勃逆来冲我旗难举，人声怯马不嘶，从后或从傍起，吹沙触尘，人马行过步回视无迹者，此名鬼风，军必败。若出军三日内，急风甚雨，威不能振者，军必大败。若天气沉昏，风声错乱，或久阴不雨，皆为下谋上，宜设画以顺天意。若出军日顿无风，草木不动者，贼不可得。

若初立牙旗日，飘风骤来，牙旗摧折，旗幡绕竿者，此为不顺天时，上将死。若军行旗幡指后者，三军败，战将死。若半道逢贼分军两向，或战或往，风来逆吹旗幡却飞不进者，大败。若旗帜绕竿或下垂者，交战将死。若营阵既成，旗鼓初张，有暴风卒来相掩，军慕倾、旗幡折、林木推倒者，此为恶兆，主将失位，军人叛散。若风雨逆来不沾衣者，此名泣军，师徒大败。若交战

，风雨骤来者，此名洗尸，战士大败。

○中国伐夷张衡曰：欲知中国将伐四夷者，当候四季受角之日戊辰、戊戌、癸丑、癸未，为角日。日中、半夜，风势急紧，从四季上来，谓四季属土。土畏木，今日角，木克土，故知中国将伐四夷也。当以风止之处知所伐之地。

假令风止辰，伐东夷；止未，伐南蛮；止戌，伐西戎；止丑，伐北狄。若风止，有雨。景色温和，即不行。若四季受宫之日，丙辰、丙戌、辛未、辛丑未受宫日，风从巳酉上来，或四季上来，皆外兵欲降，不为恶。若四季日，风从巳酉上来，皆贼兵解散。若风势和缓，天色温和，为不来；寒克，即来。

○风攻旋射虑氏曰：若敌城相近，攻击未克，风从敌上射我军，经日不绝，止而复起，数日如此者，贼有伏兵欲来袭我，或贼救兵将至。宜整兵戈，待便克之，当得贼城池财宝。若军行敌境，下营才定，未逢战者，昼夜有急风来射我军，云气奔速，乍西乍东，急防贼兵过我营寨。宜按队屯兵，攻其不意。若旋风入营，昏尘蔽天，弋倒幕倾者，宜急设备，以防不虞。若旋风吹物上天，人皆恐怖，宜防军中有人与贼连谋，顺天时，抚将校，犒士卒，则祸去灾除。若与敌相守，营寨相近，旋风历城者，随其所有贼宜设兵备之。或云气旋风从外入敌城者，从入处宜攻，必克。

○营寨警悉李淳风曰：两军相近，各有城寨相守，经时胜负未决者，当以风势察之。若风从岁月日时刑上来（假令子年十一月子日夜半有风从卯上来者是。仿此），势迟缓者，宜秣马利兵，急设警备，以防贼至，必有大战；若势急速，乍起乍止当有狂贼，逢小战。若两军相守未击，忽有风从贼方上来初则起尘蓬勃，及至我军之上，势低小高索不紧者，其贼住十里外，兵不交锋，各无相战。

○敌城相陷李淳风曰：角日风从子午上来，时交日中、夜半，其势迅烈至寒克者，城必陷；若从角上来，势号怒发折木者，敌兵将至，宜避；若从亥子上来，夜发昼止，大寒，夜必有贼攻其城寨。凡羽日大风寒克，日色昏沉，宜有兵围城寨、客胜主不利。若贪狼奸邪日风从阴贼上来，或商角日天气昏寒，与岁月日时刑相会者，急贼至角日宫时大风击怒者，其城破。

京房曰：宽大廉正之日，风从巳酉上来，天气温和者，敌兵退散；四激上

来者，敌兵自退。四激者，春戌夏丑秋辰冬未是也。宽大受商之日，风从丑未上来连三日者，主客军退散。商风起墓中来，不利客，客退。一曰：受商之日，风从酉上来，连三日天色清明，大军皆起。又宽大之日，时加宽大，风从巳酉上来，止于巳酉时，群贼皆散。若宽大日，风从巳酉上来，夜起昼止者，主众贼皆未散。

若昼风夜止，天气温和，上下同心解散。若天色阴寒，亦未解。

○夷兵犯塞京房曰：欲知夷兵犯塞，当视四季受羽受宫之日。时当日中、夜半，风势号怒兼带刑杀者，当有夷兵犯塞。乙丑、乙未、庚辰、庚戌，为受商之日。壬辰、壬戌丁未、丁丑，为受羽之日。丙戌、丙辰、辛未、辛丑，为受宫之日。其日风从四季辰戌丑未上来，时加日中、夜半，或申子亥卯上来，其势急速者，有夷兵侵界。昼伏夜行，风势寒浊者，必成也。

李淳风曰：壬辰为夷，乙未为蛮，壬戌为戎，乙丑为狄。其日若风从申子亥卯辰未上来，势寒克者，当有寇入境。若壬辰、壬子、壬戌、壬申日风从申子亥卯上来，其势急者，有外寇与夷狄兵同侵中国。若四季上来，发屋折木，北及三日，主客军入界。若商日，风从阴贼上来，主贼自杀其主。若阴贼日，风从亥卯上来，其势寒克，贼自杀。

○军城吉凶李淳风曰：欲知军城吉凶，当视诸角日有风折木，从丑寅阳微上来，连三日者，城中主军胜，客军散，其将死。城中人力少者，客军退，城中苏息。又五音逐日风起时及地位五音克日辰纳音者，主军胜，客军败。如纯有微风起，在徵月宽大时，则客军急退之象。

假令甲子日属土为客，时加寅申，风从阳微上来者，火为主，火起制金，为主制客，则主军胜，客军败。若甲子受金之日，风从巳亥上来，时加巳亥属木，金能制木，为客制主，则客军胜，主军败。又寅日风起于寅，此名纯徵日，时加巳酉为宽大时，有风卒起，为客军急退之象。

李淳风曰：凡军营久相固守。及初下营后拟为攻却未定，或有八难风生者，亟须回避。若贼攻城，城必下风起时其状偏历八方，周旋不定，折木发屋，吹尘不解蔽天，城可屠，宜预设备防之。其风止，则令弱兵先退，奇兵渐进，以强马向敌，作陈而回之。若城内忽有强风起，势大恶，倒戈惊人，宜严警

备。若旋风入营，天色昏暗，吹帛向空，人皆见之者，其军不利，宜祭天地，良将预知，故顺天时，抚士卒，劳军伍，则灾消。

○风来知贼数李淳风曰：欲知贼数多少者，视风所来之门为月期所乘，辰为黑道，以止发时支干为人数，乘王相则数倍，乘休囚则减数。

假令风从坎上来，起夜半止日中者，坎居子位，建子为十一月，子数九，其贼当以十一月来，住九百里或九十里，内贼九人或九十人九百人。王气十倍，相气五倍，休废如数。支干数甲己子午各九，乙庚丑未各八，丙辛寅申各七，丁壬卯酉各六，戊癸辰戌各五，巳亥各四。日辰王相十倍，休废如数，囚死减半。若大国兵临未阵则言万数，中邦言千数，边寇言百数，各以大小论之也。

○伏兵京房曰：暴风忽起，昏尘蔽天，坚叶茂条皆落起于三刑五墓之上者，宜防前后，当有伏兵。

●后集卷十八

◎云气占将军气象。将军气上达于天，主名将多谋。猛将之气如龙，两军相当。若发其上，则其将猛锐。如虎在杀气中，猛将欲行动。发虎气中赤，主有暴兵起，吉凶以日辰决之。又猛将之气，或如火烟状，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色，或上黑下赤，或似黑旗，或如张弓弩或如尘埃，头锐本大，住於营垒军上者，皆猛将气也。

军上气如仓，日见而益明者，此猛将之气，不可击。军上气黄白而转泽者，将有盛谋，不可击。气青白而高者，将勇。若大战，观气前白后青而高者，将弱士勇；前大后小者，将怯。敌气上黑下赤，气在前者，将精悍不可当。气清而束散者，将怯弱。军上气发，渐渐如云变作山形者，将有深谋，不可击。若在吾军上，速战，必大胜。敌上气如蛟蛇向人，此猛将气，不可当。若在吾军，战必太胜。凡赤气上与天连，军中有名将，一云贤将。

军胜气象。凡将帅士卒勇锐者，则为胜气，可察而行之五色云。凡气上与天连，此军士强盛，不可击。若在吾军，可战，必胜。军上气如火光，将帅勇，士卒猛，此气不可击。在我军上，速战，大胜。军上气形如山，或如林木

，将士骁勇，不可与战。若在我军上，战必大胜。军上气如尘埃粉沸，其色黄白，如旌旄无风而，此军欲胜，不可击。两军相当，敌上有气如粉沸赤色者，兵说不可击。

在吾军上，战必大胜。营上气黄白色，光润重厚者，勿与战。两军相当，上有气如持斧，外向敌，战必大胜；向我，主凶。两军相当，上有气如蛇举首向敌者，战必胜。敌上气如匹帛者，此雄军之气，不可攻。若在我军上，战必大胜。敌上有云如牵牛，未可击。遥望军上气为斗鸡，赤白相随，在他军上，主得天助，不可击；若在吾军上，可战，大胜。军营上有黄赤气，上达于天，亦不可攻。凡军上有五色气，上与天连，此天应之，军不可击。其气上尖下大，其军旅日增，主兵卒锐。其军上气似堤覆，前后白，必胜。若覆吾军上者，急往击之，大胜。军上气锐色黄白，团圆而润泽者，敌将勇猛，其士能强战，不可击。云如日月，而赤气绕之，如日月晕状有光者，所见之地大胜，不可攻。敌上气如云，下如中天而至，及吾军上常有气不变者，坚固难攻。凡云气如虎踞在军上者，胜。军上气如尘埃，前后高者，将士精锐，不可击。敌上气如虎伏者，其兵锐难攻。军上气如华盖，勿与战。有云其状如飞鸟，所见国战胜。云如旌旗，如锋刃向我者，勿与战。两军相当，敌有气如飞鸟徘徊在军上，或来而高者，兵精锐不可击。黑气出上，有赤气临我军上，敌强我弱。军上气如马，首低尾昂者，勿与战。军上云如杵，勿与战。望四方，有赤气如赤鸟在黑气中，如黑人在赤气中，如赤杵在黑气中，如人拾拾五五，及状如旌旗在黑气中，有赤气在前者，敌人精悍不可当。

敌上有云如山岳，不可击。有云长如引索在阵前后或一或四，黑色者，主有阴谋，青赤黄色者，急去。月晕有黑云气入晕中者，随所入击之，胜。晕有抱，所临者胜。日晕相交者，居上胜。虹直指，顺之而击，可胜。晕有抱，如虹顺绕抱者，胜。日旁伴晕，两头尖，有大战者随所指击之。

○城吉气象凡白气从城中南北出者，兵不可攻，城不可居。城中有黑云如星，名曰军精，急解围去，有突军出，客败。城中有白气如旌旗者，胜。若赤界其边精锐不可当。

赤云临城，有大喜庆。黄云临城，亦有大喜庆。青色从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

青云如牛头触人者，城不可攻。城中有气出于东，其色黄，此天城，不可攻。白气从中出，青气从北入及回旋者，军不得入城。诸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者，为城有贤辅，疾去之勿攻。城中气出于外，如火烟者，主人欲出战。其气若如无极大极者，不可攻。城中气如双蛇者，难攻。若前高后卑，攻之可拔、后高前卑者，不可攻。赤气如杵形，从城下出向外者，内兵突出，主人胜。城上有云分为两彗状，攻不可得。城上之气不见于外者，不可攻。有赤气从城上出者，兵内胜，宜避之。凡城中有诸气从城中出入吾军上者，敌家气也。蒙气绕城不入者，外兵不入。日晕有青气从城中起四出者，中胜，勿攻。

○战阵气象气青白而高者，将勇，大战。气如人无头，如死人卧敌上，气如舟蛇，赤气随之，必大战损将。四望无云，独见赤气如狗入营，其下有流血。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立蛇，其下有流血。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覆船者，其下有战。初出军日，天昏溟漠，云气阴沉寒者，必战。若清畅晴和，风尘不动者，不见敌，亦不战。有青气，战军之旺相方上有者，当成交战；不见者，不战。若白蛇赤蛇见敌上，其下必大战流血。赤气屈盘停住者，其下有兵流血。白气如军入北斗中转移者，其下有流血，大将死。云如农夫耕垆者，兵必大战。日傍有气相交贯穿，或相背，军中不和。日有白气若虹交见者，从上击下，胜。无军而见者，下必流血。

两军相当，必交战。有白虹四五六见者，亦必大战。日旁有一缺，主万人死。其下两军相当，不利先举。月初满而蚀，有军必战。日月有赤云截之，如大杵，军在外，万人死。其下两军相当，不利先举。

○阴谋气象白气群行徘徊结阵来者，为他国人来，欲图人不可，视其所往随而击之，可得。日月蒙蒙无光，士卒内乱。将军宜循法度，察有功，以自明。及有兵内发，用严刑而伺奸人者，胜。天气阴沉不雨，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月，三日已上，阴谋也将军宜谨左右及敌人。五日至日，有谋拥蔽，将夺其权，主刑杀事。连阴十日，乱风四起，欲雨不雨，名曰蒙臣谋上。天阴沉，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月，云蒙而不雨，此谓君臣有阴谋，两敌相当，共图议事。若昼阴夜月出，上谋下；若夜阴昼日出，下谋上。黑气如幢出于营中，上黑下黄，敌欲来战，无诚实之言，九日内宜警备之。黑气游行中含五色临我军上，敌必合谋来伐，及谋军自败。

○攻城气象凡城上有赤气黄气四面绕之，城中大将死，城降。城上赤气如

飞鸟，城可急攻，必破。城上有赤气有如破阵，城可攻。城上无云气，士卒败散。城上营中有赤黑气，状如狸皮斑，及正赤者，军破。城上气如死灰色，及上不出者，城可攻。

攻城围邑，其气如灰，气出而覆其军上，士卒多病，城可屠。城上气出复入城中者，人欲逃遁。城上气聚如楼见外者攻之可得城中气起而上赤者，城可屠。城上有云如众人头，赤色，下多流血死丧。气出南北，城可克。其气出而东，城可攻。

其气出而西高，城可降。其气出而覆其军上者，士卒多病。其气出而高，无所止，用日久长。有气从城外而来者，兵欲盗攻。凡攻城，黑云临城者，积土固险之象。

黑者，水之气，城池之象。我据城敌不可攻；敌据城，我不可攻。有白气如蛇来止敌城上者，急攻之，小缓则失。若从其城来指我营者，宜急固守。凡攻城，有见白气绕城而入者，随所入急攻之，小缓则失。凡攻城，若雨蒙雾黑日光无色者，主胜勿攻。云气如雄雉临阵，其下必有降者。蒙雾围城而入城者，外兵得入。有云如立人之状，或如立牛围城上者，气如交虹向内者，城可攻。若有云内屈，虹从外入城中，三日内城可屠。日重晕而白虹贯日，围城客胜。

○暴兵气象白气如瓜蔓连结、部队相逐，须臾罢而复出至八九者，急兵至。白气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出者，当有千里兵来。黑气从敌方来我军上，敌欲袭我，敌人必至，宜备不宜战。敌回，从而击之，小胜天色苍茫，有此黑气，依日支干数内推之，无风雨则此气发之方必有暴兵。日克时则凶，时克日自消散。

此气所发之方，当有使人告急。一人来则气一条，二人来则气二条，三人来则气三条。若满散一方，则有众来。期至依干支数而算，有风雨则伏。壬子侯兵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旌旗，下有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尽有兵。若望四方无云，独见黑云极大，天下兵起。云半天，兵半起，名曰天沟，三日内有雨灾解。敌欲来者，其黑气上有赤云，其下敌必至。云气如旌旗，贼兵暴起。气如人色，赤白而悴至者，是暴兵起。气如人持刀盾，有云如人坐，赤色，临我城邑，有卒兵至，惊恐，须臾去。赤气如人持刀节，兵未息。云如赤虹，有

暴兵。白虹长出，皆有暴兵流血。有云如人行止不定，有暴兵。赤云如火者，所向之处有兵。天有白气，状如白布，经为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有云如胡人列阵，天下兵起。白气起，广六丈，东西亘天下，有兵起。有云如布匹亘天下，有兵起。有云如狗四五相聚围者，兵起。四方晴明，独有赤云赫然者，所见之地有兵。

○伏兵气象军上有黑气浑浑圆长，赤云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不可击。两军营欲战，或对垒相守，望彼军上有白气粉沸起如楼阁状，其下伏兵万人，不可轻举。军行近山林坑谷间，当善防。既是伏之地而止有气者，不疑。云气纷纷相连，及似蒿草数尺，此以车骑为伏兵。云如布庐之状，及似蒿菜盈尺许，此以步卒为伏兵。

伏兵之气如幢节状在黑云中，或如赤杵在云中，或如黑人在赤云中，勿先动。黑气出营南，贼逃，我后有伏兵，谨候察之。两军相当，有赤气者，乃伏兵之气。

若前有赤气，前有伏兵，后有赤气，后有伏兵。左右亦如之。审察则知伏兵所在。

军上有气黑色，黑色中有赤气，必有伏兵，不可攻。前有黑气，后有白气，必有伏兵，不可攻。有云如山林在外者，有伏兵。

○军败气象敌气上黄下白，名曰善气，所临之军欲求和退。敌上有气因废枯散如马肝色，如或死灰色，或类偃鱼，皆为将败。敌上气乍见不见，乍聚乍散，如雾始起，此败气，可击。若上大下小，士卒日减。凡军营上十日无气发，此军必败。有赤白气乍出即灭，外声欲战，其宝欲退散。黑气如坏山随军上者，名曰营头之气其军必败。军上气如火光夜照人，军士散乱。军上白气出而半绝者，军欲败走。一绝一败，再绝再败，三绝三败。在东发白气者，灾深。军上气如羊形，或如猪形，此是瓦解之气，军必败。敌上有气如双蛇疾往，攻之大胜。军上有气，中似双蛇守日，急往攻之，大胜。军上气如粉如尘如勃如烟，军欲散。军上气五色杂乱，东西南北不定者，其军欲败。军上气如群猪在气中，此衰气，击之大胜。军上赤气炎炎降于天，士众乱，将死。赤气如火光从天上来，流下入军中，军乱将死。

彼军上有气苍苍须臾而散，击之必胜。在我军上，宜固守。军上有黑气如牛形，或如马形，从气雾中下，渐渐入军，名曰天狗下食血，主军散败敌上气如群鸟飞乱衰气也伐之则我军胜。望彼军上气如垂衣如人相随，击之可得。望彼军上气纷纷如转蓬者，急击之。彼军上气色如扬灰，敌退去。其气苍黑，形如纷乱者，士卒饥。两军相去十里内三里外，望彼军上气高而前后青白散，此败军之气，可击。

云如覆船如车盖者，其军必败。云气如人头临军营中，战不胜，主流血。敌上云如群羊如惊鹿，必退走，宜急击之。云如卷席如布匹乱坏者，皆为丧败之兆，可攻而擒。云气盖道，蔽蒙昼宜者，饭不暇食，炊不及熟，可急去也。云如鸡兔临营者，军败走。军上气黑而卑，如倒楼状，军移必败。云气如击牛，凶败之象。

敌上气如双兔，如飞鸟，如缺堤，如坏屋，如人相指，如人无头，如惊鹿相逐，如两鸡相斗，皆为将败之气。凡降人之气，如人皆叉手低头拜踞，又如人叉手相向而立。又白气如鸟聚入屯营，连结百余里不绝而须臾下者，当有他兵来降。气如黑山，以黄云为缘者，欲降伏之象。气青而渐黑者，将欲死。云气如人头者，是将军失兵之象。散军之气如燔生草之烟，前虽锐后必退，得岁月利，便击之，必胜。黑气临营，或聚或散，如鸟将宿，主敌人畏我，心意下营不定，终必逃遁，必有大胜。若在吾军，善抚士卒。日晕中有气如死蛇者，将死。两军相当，不利先举。日旁有赤气如垂钟，其下有将死。日月晕，有青气，所临者败。军上有白虹及屈者，败。军上有白虹及入营者，败。日晕气后至，军先去者，败。凡日月晕与气亦晕，以先至者为发，以先去者为败。军上若日旁虹及犯逆之，战者败。日晕有四缺在外，军尽散败。

◎气象杂占星有两彗，上似有盖，下连星，名归斜。归斜见，主有归国者。日晕有黄花色，抱珥直光戴覆黄色，皆庆喜之事。

京房占曰：赤气如撤盖覆于军上，千里内，战有庆；千里外，战有忧。黄气临营西向东战，并凶；北向吉。赤气随日出，军必有忧；随日没，外必告急。

赤气漫血色者，流血之象。赤气如火形见者，臣叛其君，不过三朔。

赤气如龙蛇在山头上，又夜光见者，王臣离其君，为客所伤，人民流移之象。

黑气如死人头在他营上，主敌人有所献，且求降，许之。不许，必战切，虽戒士卒，主多死。黑气如牛头龙马蛇变化，当审而察之，夷兵欲败中国，宜达伺候谗言为恶。凡出向东伐而有白云从西来，随而击之，胜。若有赤云从东来逆军者，敌胜，我军当败，急宜守。他仿此。

黑云如积土在我军上，来敌袭我，我必坚守，经月敌心离而后战，大胜。凡对敌在东方，白云东去而有云又东来相迎须臾过者，云已去而有风随之，所望如龙虎之状，若在我军，皆大胜。虽云从而风逆者，亦不可战。凡有云气横来者两军未合，急先伏止，当有遁将。若黄气在吾军者，急令举兵，不速战，主士卒惧，人心有随必罢军，吉。凡两军相当，彼上有赤气状如匹帛，广长数十丈，其下色黄白，必有背叛之军。昼见在臣位，夜见在兵，宜备之。凡被围，平旦视围上气郁郁如火光芒势翕翕然者，其方有救至，无者无救。军行有白气如虹者，军大惊，宜备之。若黑气南北如阵，国将有忧。不然，有大水为害。白云白气极天南北如阵，有忧；黑云东西如阵，有忧。若天气苍苍而东西极天移日不动者，为忧深。

此气以戊己日出为灾。赤云临围上东西如阵者，败。

凡雾，春以甲乙寅卯日气色青出东方向季者，客胜。凡雾夏以丙丁巳午日气色赤出西行，为利客，主人凶。凡雾四季以戊己辰戌丑未日色气黄行向北利客，主人内乱。凡雾秋以庚辛申酉日气色白东行，利为客，先举兵胜，后举兵败。凡雾冬以壬癸亥子日气色黑，利南行。

凡兴军动众，云气乱坏，大风将至，视所从来避之。云甚润厚，大雨必暴至。

四始之日，有黑气如阵后重大而多雨。气若雾非雾，着衣冠而濡见，则其城带甲而趋日出没时，有云横截之，白者丧，黑者惊。三日内有雨，其灾解。

云气如兔临军营中，其军士死亡。天有青气入营者，兵弱惊恐。天有赤气入营者，暴兵惊。天有黄气入营者，有兵和解。天有白气入营者，兵强。天有

黑气入营者，大主疾病。一云主兵相残，宜急移营。有云如蛟龙，所见处将军失魄。

有云如日月晕，赤色，其国凶；青白色，有大水。有云状如龙行，国大水流亡。

凡遇四方盛气，勿向之战。甲乙日青气在东方，丙丁日赤气在南方，庚辛日白气在西方，壬癸日黑气在北方，戊己日黄气在中央。四季之战，当避此，吉。逆之，必败。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云，不可攻。丙丁日，日中所向有黑云，皆为坚敌，不可攻。他放此。赤气如火者，叛其君。赤气加西方，客胜；加北方者，客败；加东方者，和解，不斗，加南方进，军还，天下安。他仿此。

凡天见五色云气，望东西南北至子午卯酉。若百步千步十丈百丈而来如车道行者，若与日辰相克者，大斗；不相克者，不战。若临生气方，有天命至，为兵强相气，若战必胜。若临死气，为丧败之气，军在丧败之上，大凶。若在贼上，主拔围降敌。若在休囚之方，宜罢兵谨守之，吉。

◎行军灾异杂占将帅床上及棹无故自动者，主远行。如无远行，下欲谋之。将帅衣服无故血汗，下欲谋上宜施恩警备。将帅枪刀剑箭无故出匣者，主斗。

凡军马旗纛无故倒折，主大将失位。鼓角刀剑自鸣者，阴谋之应。

将军眼睑目动，耳鸣忽聋，及无故自惊，不觉咄嗟眼泪者，并是下人起念生谋，宜防。

军中马生角，下谋上。

将帅骑马之次无故回头，啮人靴登，触人衣裳者，主下有阴谋已成，防之。

大将门厅自鸣者，下谋上将。鸦鹊禽雉等飞入帐幕中无声者，必有下伤害。

大将军食次，其匙箸自动者，其下行毒。狗无故上床，主下谋上。蛇入厅及帐幕中屈盘者，勿损之，有阴谋相助。将帅睡中高语，自觉惊，寝计谋，必有神助之应。

凡城郭中及营寨中木上有鸟作巢，忽树巢拆卸鸟去者，兵大凶，宜别下城寨。

若梦得大鱼者，战大胜。若梦闻雷劈破贼，急进兵，大胜。梦见日晕，有下入谋上。梦见霜雪，军将失势。夏月大凶，士卒逃散。梦见捶鼓大鸣，大胜；小鸣，小胜；不鸣，不胜。林见食泥土，必收城郭。梦鸣，见大水泛涨，军阵必胜。

梦见自身病，必加爵。困者甚吉，傍有哭声者大凶。梦见吐呕者，有病出也。梦见水干得小鱼半生半死，主口舌，五日内当战，主胜。梦见牙旗倒折，军威失利。

梦见走马得快，利战，胜，行迟者，凶。梦见身入井者，被牢狱厄，宜抚士卒。梦见人遗刀剑，利战，必胜。梦见身飞扬者，战胜名闻千里。梦见大道中走，及大战者，有战。

凡为将帅，领士卒，察渊奥，测成败，参诸天道，不可不知常视神光，可见吉凶。欲交战之时，当以手拥眼角，则见光色。若见光色，各以五行言之。黄光，必护敌人；金帛赤光者，大喜；白光者，兵刀相交，主流血；青光者，主有忧；黑光者，主大忧。

凡出军，忽见虎狼在军前后吼哮，及入军营中者，不出五七日有战，先冲突者大胜。又云虎豹熊入军营中者，及伤害人者，主大贼。至獐鹿之类入军营者，皆主营空，急移营，吉。军行营幕已成，忽有虎从外入我营走过军中者，急移，必败。凡猛兽至军营中，敌人必勇，必有突入我营之机，或有奸觐我军，宜慎之。

凡两军相当，有飞鸟入我城垒营阵者，大凶，急移营阵，吉。两军相当，有虎狼豹狸走入其中，或走围绕军营悲鸣者，将有凶，必大败。宜抚军士

，翼日而战，吉。若从彼军中鸣，急宜进兵攻战。若有猛兽横入军营中者，急宜备战，主必败。

凡军中或有豹狼及雉飞入军者，皆凶，急修德杨武，吉营阵前后左右，有狐狸向军四面鸣者，战必败，宜固守。军营城垒往往捉得狐狸者，敌入来战，必破败。

凡狐狸獐鹿之类入军营不出，五日，主军惊将，可移军侯防，必得敌人，另建营寨，吉。凡野兽入军，皆与主将为应，兆两军相当，应。禽兽从将军命德土来，或岁日月德上来，皆吉庆若从将军命刑及岁月日刑上来者，主失位，大凶之兆。

凡军行，马无故食砂石者，决应兵强战胜也。凡军中众马晨夜鸣叫不息者，当有暴兵至，防急去，主士兵战败之兆。

◎太乙占太乙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乙之南，总十六神。知风雨水旱，金革凶谨之应，立阴阳二局，存诸秘式，列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灾祥，贵乎先知为之备。

用军行师，主客胜负，盖天人之际，应可察焉。

出军太乙主客胜负占经求年月日时四季太乙，入七十二局，立成得七局之数。乃用其局凶吉岁计小游积年一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一，以周纪三百六十除之，庆历甲申岁用第二丙子元九局。月计，甲申年前十一月建甲子，立五纪第四庚子元二十五局。求月计三元六纪法，日计与时纪同。甲子甲午年十一月建甲子，月计第一纪也己亥、己巳，第二纪甲戌、甲辰，第三纪己酉、己卯，第四纪甲申、甲寅，第五纪己未、己丑，第六纪从第一元通数数之。求纪法六十除，求元法七十二除之，有余者为入局。求日计太乙入局之法，至所求积年，以章月八千一百二十六乘之，章岁六百五十二而一为积月又以月法一千四百四十七乘之，日法四十九而一为所求。天正十一月朔，大小余每日加一算，其积日即以三百六十除之，以纪法六十去之，余为八纪日。又以局法七十二去之，余为日局之数。依法求之。求時計，于日计甲子上取之，与月计六纪法同。求太乙四计用法行宫法三，每二十四行一周天，月行十六神，乾坤重一算，阴局取其冲，艮巽重留计神，子岁计起寅退行。日月时同从天月命算，至太乙之

宫前止，得主算之数，三之为参将命算。乾坤艮巽八宫二宫四宫六宫为六神，正起宫数，数之间辰有八节，戌亥丑寅辰己未申是也。

天目在此起一，余依宫数数之。客算以计神加和德宫，天上十六神加临地下十六神于主天目之下，是始击将所临依前命算数年得之算，即得客大将所在宫，三因为参将。计目以岁月日時計，合神加岁月日时天目下为定。计日所临命算数得定，计大将所在，助客之算也。即看与太乙同宫之时，主名曰囚，在太一前后一宫或一辰名迫，始击同宫名掩，在太一前后名击。大小将在客主目或太乙宫前后为挟。

大小将自相同宫为关，则有客关、主人关。客当相关之时，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气有盛衰、势不两立，则以主客目所临之神五行决之，胜负可见。若主客得五。并十五、二十五、三十五者，名八门杜塞，不利兴师。若算得二，名略地。

经云：出兵略地，并用其二，客得则客利，主得则主利。凡客算以长多为胜，短少为负。若算长多，利深入；若算短少，利浅入。凡出军宜向算，战阵利背算。

凡伏兵，必有掩迫之时。凡奇兵，必各置于客主大杀之地，天目始击将也。奇兵者，百人用三十为之。皆依此为则。侯得敌人之便，鸣鼓高旗鼓噪之，令窃发而取胜。故曰能知奇伏，转祸为福。将若不知分合，不可以语奇。

太乙有用兵举旗之法，难求精妙，今采其指归。若算得一八，即用曲阵，举黑旗。算得三十，用直阵，举青旗。算得四九，宜用锐，举赤旗。算得二五，用圆阵、举黄旗。算得七六，用方阵，举白旗。若算三门具，五将发，利以兴兵动众。但文昌主目不囚迫，始击客目无掩击，即是三门具，五将发。不在所直，入门之下吉。入门算法繁而无用，今更不录。

凡太乙天目在阳，算得偶为和。太乙天目在阴，算得奇为和。阳者谓太乙在八三四九宫也，阴者太乙在二七六一宫也。天目在正宫为阳，间神为阴。凡算得阴阳和，利以兴兵。

凡言主客者，先后之礼，动静之义也。陈兵原野，旗鼓相望，先动为客

，后动为主人。安居之伐，先举事者为主人，后应者为客。欲明天道，审逆顺，先作主人岁计，次推客计。若客主俱得善计，三门具，五将发，阴阳和，利以称兵，所向必克，先起则胜，后起则败。若客主俱得恶计，三门不具，五将不发，阴阳不和，先起者败，后起者胜。若客主计一吉一凶，则利客，客胜。吉凶等则算长者胜，算短者败。

凡占外国动静，皆以时之客计占之算将八门杜，贼不来。若三门具，五将发，阴阳和，不关格掩迫，客主俱会太乙前，所闻见为实。占贼来降不为盗：若天目数转而北行者，为不来。

凡占敌使可信，当视太乙所制。假令时计，太乙在二宫属火，始击将临武德属金，火制金，敌使来不敢有他意。

凡占间谍有无，当视贼目。假令太一在一宫，则六七宫为前外，八三四宫为后内，若客目临戊阴主，为贼来窥覘间谍。

凡占射贼来多少，名客算。十六已上阴阳顺，有虏必多，有将。若十五已下，虏少，无将。天目临左，虏从东方来。临右，从西方来。八门杜，不来。若天子巡狩，太乙天目在四维之岁。若举方正，必在亥卯木之岁，及太乙岁计三门具五将发之年。

凡占闻事虚实，占天目掩迫太乙，闻不善事实，善事虚。若三门具五将发，闻吉则吉，闻凶不凶。若三门不具五将不发，闻凶则凶，闻吉不吉。

凡对敌常须观风云之势，察飞鸟之情。若太乙所在风云飞鸟从冲对上来，急须准备。假令太一在九宫巽属木，风云飞鸟从一宫来属金制太一，大凶。若风云飞鸟从主人太乙德上来，急击其冲，主人胜。若从客自大将宫来，则主人急宜备敌。

凡太乙算得一至四，步卒在前，车骑次之；算得五至九，车骑在前，步卒次之。

凡云风气随日干五行在我军上往敌，我利。假令壬癸日黑气在我军上，自北之南，随云气攻南，必胜。

凡择日择时，当审日时之计所利兴兵吉。

太乙神名凡十六神，其年月日時計命起武德侯時計有阴阳。冬至气应后用阳局，夏至气应后用阴局。其阳局皆以阳局所命之，对冲则阴局太乙所在也。

十六神名：申为武德，酉为太族，戌为阴主，乾为阳德，亥为太义，子为地主，丑为阴德，艮为和德，寅为吕申，卯为高丛，辰为太阳，巽为太昊，巳为太神，午为太威，未为天道，坤为太武。

辨九宫太乙有蹉宫之义，即一宫在西北，二宫正南，三宫东北，四宫正东，五宫居中，六宫正西，七宫西南，八宫正北，九宫东南。

十精太乙皆以七十二局之数除之年月日时。

十精太乙同候风雨灾变，军行不可不知：一曰天皇，以小周法二十除之，不尽者，命武德，顺行十六神，至阴德和德太昊太灵太武重留一算，即天皇所在。阴起吕申逆行。

二曰帝符，小周二十除之，不尽者，命起阴主，顺行十六神，至地主高丛太成太族重留一算外卯，即帝符所在。阴起太阳行逆。

三曰天时，以小周十二除之，不尽者，命起吕申，顺行十二辰算外，即是天时所在。阴起武德。

四曰太尊，以小周四除之，不尽者，命八宫坎六宫次二宫次四宫，逆行四正宫算外，即太尊所在。阴起二宫四八六。

五曰飞鸟，决飞鸟小周九除之，不尽者，命起一宫，顺行九宫算外，即飞鸟所在。阴逆行。

六曰五行，以五行小周法五除之，不尽者，命起一宫次八宫三九七算外，即五行所在。阴起九宫二七一三。

七曰八风，以小周九除之，不尽者命起二宫，顺行九宫算外，即八风所在也。

阴起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九。

八曰五风，以五风小周九除之，不尽者，命起一宫次三宫五七九二四六八算外，即五风所在。阴起九七五三一八六四二。

九曰三风，以三风小周九除之，不尽者，命起三宫次七二六一五九四八算外，即三风所在。阴起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

十曰太乙数，以太乙局法七十二除之，不尽者，命起一宫数次二数顺行算外，即太乙数所在。阴起九宫逆行也。

十精与太乙诸神相合主风雨，以休望消息用之。

经曰：天皇太乙者，在紫微垣勾陈口中。《星赞》曰：天皇上帝，秉万国神图。天皇若与太乙合，则日晕大风。合于旺相之地，风遍天下。合在东方，日晕大风。合在西方，日晕有云气。合南方，大昏。合在北方，阴昏。天皇若与天尊合，有大阴雨，日月为变。天皇若与飞鸟合，天小阴雨。天皇若与天时合，有小阴昏。天皇若与五风合，有疾风起。天皇若与太乙计数合，有大风雨。

经曰：帝符太乙者，天节之所使也。《星赞》曰：天节奉使，专对无疑。帝符若与太乙合，则日昏大风。若合在太乙旺相之地，小雨小阴云，有狂风卒起。

帝符若与天目合，当小阴疾风，或日月有变。

经曰：天时太乙者，鸡星之使也。《星赞》曰：鸡鸣伺晓，审候察时。天时间与太乙合于旺相之地。有风云卒起，或则阴雨。

经曰：太尊，黄生之长。若与太乙合旺相之地，有大阴雨寒。若合在八宫，日晕。合在六宫，阴昏。合在二宫，大阴寒。合在四宫，日昏。太尊与飞鸟

合，天温有水雨。太尊与帝符合，天有阴与大昏。太尊与天目合，天有阴雨。

经曰：飞鸟太乙者，土星之使，朱雀之体也。则主天星有变。飞鸟若与太乙合，有大风。飞鸟若与天时合，有阴风。

经曰：五行太乙者，五星之使也。其变犹影向之与形色也。五行与太乙合在旺相之地，暴风大寒，云气昏暗，或则有雨。五行与天目合，有大风阴，日月有变。五行与八风合，有小风阴雨。五行与五风合，有小阴，日月为变。五行与帝符合，风昏小阴。五行与太尊合，日月变色，小阴。五行与天符合，有大阴，昏风云起。

经曰：八风太乙者，毕星之使也。谓毕有八星，故曰八风。八风与太乙合在旺相之地，小雨八风与五行合，有风昏。八风与天时合，阴，日月有变。八风与帝符合，阴雨。八风与天星合，有大阴疾风，日月为变。八风与太乙合阴宫，有雨；合阳宫，有风。八风与帝符合，阴雨。八风雨天星合，有大风疾，日月为变。

经曰：五风太乙者，箕星有五，故曰五风。五风与太乙合在旺相之地，日月有变，连阴不见天，暴风疾雨并作五风与太尊合，天小阴雨，日月有变。五风与飞鸟合，疾风起。五风与天帝符合，有大风雨。五风与天时合，大风。五风与天目合，天阴小风，日月为变。

经曰：三风者，心星之使也。心有三星，故曰三风。三风与太乙合在旺相之地，日月无光，寒云四起。三风与天将合，有小阴风。三风与鸟飞合，有疾风云阴，日月变色。三风与太尊合，小阴风。三风与帝符合，小阴。三风与五风合，日月有变色，有小阴。三风与天星合，天温小风阴，日月有变。三风与天目合，有大阴雨。

经曰：太乙数者，五子九七十二局之数也。数与太乙合，日晕大风起。数若与太乙冲者，日晕风起。数得三十，日晕大风。数得四十，阴雨黄雾。数得五十，日晕大风。数得天目旺相合，日晕。数与太乙挟天目，阴雨日晕大风。数与飞鸟合六八九宫者，日晕。数与天地并，日晕。天十地九数与主计八合，日晕。数与天地相当，大风数与太乙飞鸟合，疾风。

推侯十精太乙云气经曰：常以太乙初移宫，日出、日午、日脯侯日旁、馀二日不侯也；及时计初移宫时，馀二时亦不占，当侯日之上下左右。若云气色青，而日時計三四，则变发在寅卯时。若云气色赤，而日時計得九二，则变发在巳午时。若云气色白，而日時計得六，则变发在申酉时。若云气色黑，而日時計得一八，则变发在亥子时。

经曰：帝符、太尊、天时、五行、八风、五风、三风，与太乙合在阳宫，则为晴为旱；合在阴宫，则为阴为雨。合阳者阳位，阴者阴位也。天皇与太乙合在阳宫，则日晕昼冥；合在阴宫，则日月晕夜昏。飞鸟与太乙合，则从风从其下来：天气纯厚则雨，天气华薄则风，天气黄雾则晕，天气黑赤则风，天气青白则寒，天气凝润则雾雨。云气如归则晴，云色文彩轮困萧索，则天文大晴。若天旱则以常阳占之，若大雨则以常阴占之。若得旺相气，则其变疾而速也。

●后集卷十九

◎太乙定主客胜负阳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太乙在一宫，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将七宫客目掩，主参将一宫囚，始击将大武掩主大将。客算十三和，客大将三宫发，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寅。

此局客算长和，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东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时。太乙虽助主，主大将为客目掩之，算短不和，不利为主，闻贼备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太乙在一宫，天目大族。

主算六不和，主大将六宫内迫，主参将八宫外迫，始击将阴主击。客算一不和，客大将一宫囚主挟，客参将三宫格利，计伸丑。

此局主大小将挟客大将，客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西，客闻贼备西北。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太乙在一宫天目阴主神迫。

主算单一不和，主大将一宫囚，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大义辰迫。客算四十不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子。

此局客算长，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亦客，云气从东来客胜，闻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时。主目辰迫不和，算短大将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太乙在二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阳德。客算十七不和，客大将七宫囚迫，客参将二宫发，计神亥。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客算不和，大将迫，主客俱不利主，闻贼备西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太乙在二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吕申。客算十四不和，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二宫囚，计神戌。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不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人杜塞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正东。

△第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太乙在二宫，天目大义。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太阳。客算十孤阳，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小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巳

午未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太乙在三宫，天目地主。

主算八不和，主大将八宫内迫，主参将四宫外迫，始击将大神。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申。

此局主人大小将迫，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太乙在三宫，天目阳德辰迫。

主算单二和，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囚，始击将临大武。客算二十二，长和，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发，计神未。

此局客算长和，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用圆阵，举黄旗，云气从正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时。

主目迫算短，参将囚，主人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太乙在三宫，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不和，主大将三宫囚，主参将九宫发，始击将大族。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午。

此局主目，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正西。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太乙在四宫，天目吕申辰迫。

主算一和，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内迫，始击将阴德。客算十二长和

，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格，计神巳。

此局客算长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用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时。主目参将迫，太乙虽助主，主人算短，不利，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太乙在四宫，天目高丛囚。

主算四不和，主大将四宫囚，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阳德。客算四不和，客大将四宫囚，客参将二宫发，计神辰。

此局主客大将囚关，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东，客闻贼备东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太乙在四宫，天目大阳辰迫。

主算三十七长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吕申辰击。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发，将参将三宫内迫，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用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算短，不和，客自辰击，参将内迫，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六纪甲子太乙在六宫，天目天昊。

主算十八短和，主大将八宫发，主参将四宫格，始击将太阳宫。客算十九长和，客大将九宫发，客主参将七宫发，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大小将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战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申酉戌时。客见阵利先行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客

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申酉戌时。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太乙在六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孤阳，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大胜。

客算九和，客大将九宫发，客参将七宫内迫，计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算常和，大将发，利为阵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锐利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客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

利申酉戌时。主大将迫，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太乙在六宫，天目大城胜。

主算九和，主大将九宫发，主参将七宫内迫，始击将大武击。客算七不和，客大将七宫内迫，客参将一宫外迫，计神子。

此局主人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主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时。客目击太乙，主目击客大将，客大小将迫，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十六局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太乙在七宫，天目天道辰迫。

。

主算一和，主大将二宫发，主参将三宫格，始击将大族。客算三十三长和，客大将三宫格，客参将九宫发，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虽大将格参将发，客算长和，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酉时。主日辰迫，算短，参将格，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东北。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太乙在七宫，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不和，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二十七不和，客大将七宫囚，客参将一宫发，计神戌。

此局文昌将囚，主客大将囚，主客大将相关，客主人关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人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西。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太乙在七宫，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不和，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发客挟，始击将地主。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将六宫外迫，参将八宫发，计神酉。

此局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小将又挟主人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人闻贼备正西，客闻贼备西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太乙在八宫，天目武德客挟。

主算八不和，主大将八宫囚，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和德。客算一十二长和，客大将二宫格，客参将六宫发，计神申。

此局客大将虽格，算长和，大小将挟文昌将，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亥子丑时。主人算短，主算短，主目为客挟之，大将囚，太乙虽助主，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太乙在八宫，天目大族。

主算七不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内迫，始击将太阳。客算二十六，客大将六宫主挟，客参将八宫囚，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小将挟客，主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方来主胜，闻贼备正西南，奇

兵正西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大将为主人大小将挟之，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太乙在八宫，天目阴主。

主算二，算短，主大将二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大神。客算十七长和，客大将十宫发，客参将一宫内迫计神午。

此局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将，客不利。主大将格，算短。主客势均，各宜固守。

主人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太乙在九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天道。客算三十孤阳不和，客大将三宫发，客参将九宫囚，计神巳。

此局主人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主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从西来主人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客算孤阳不和，参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南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太乙在九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武德。客算二十三长和，客大将三宫发，客参将九宫囚，计神辰。

此局主客俱利。主人算和，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客算长，太乙助客，参将虽囚，大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战，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时。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太乙在九宫，天目大义。

主算十六短，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阴主。客算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格，计神卯。

此局客大小将挟主。大将，太乙助客，算长和，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时。主人算短，客大小将挟主大将，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五纪甲子 丙子太乙在一宫，天目地主。

主算三十九，主大将九宫格客挟，主参将七宫发，始击将大义辰击。客算四十孤阴，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寅。

此局客算长，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时。

主人大将格，太乙虽助主，大将为客大小将挟之，主人不利，宜固守，贼备东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太乙在一宫，天目阳德。

主算三十二长，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六宫内迫，始击将和德。客算三十一长，客大将一宫囚，客参将三宫发，计神丑。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长，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得圆阵，举黄旗，云气从正南来主人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戌亥时。客大将囚，算短，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太乙在一宫，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将一宫囚，主参将三宫与天目囚，始击将高丛。客算二

十八和，客大将八宫主挟宫，参将四宫发，计神子。

此局太乙虽助主，主人大将囚，参将又与天月囚；主大小将挟客大将，客大小将挟主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正东。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太乙在二宫，天目吕申。

主算十四长，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囚，始击将太昊。客算九宫，大将九宫内迫主挟，客参将七宫外迫，计神亥。

此局太乙虽助客，主人大小将与太乙俱挟客大将，客大小将挟太乙并主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东南。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太乙在二宫，天目高丛。

主算十三，主大将三宫发，主参将九宫内迫，始击将天道击。客算三十九，客大将九宫内迫，客参将七宫外迫，计神戌。

此局主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巳午未时。客目击，大小将迫，太乙虽助客击宫，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太乙在二宫，天目太阳。

主算十孤阳，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武德。客算三十二，客大将二宫囚，客参将六宫发，计神酉。

此局主人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见阵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巳午未时。

太乙虽助客，大将囚，各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太乙在三宫，天目太昊。

主算三十三，主大将三宫囚，主参将九宫与主目囚，始击将阴主。客算十和孤阳，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囚，计神申。

此局客算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向西北，战利东南，用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丑寅时。太乙虽助主，主算不和，大将囚，参将与主目囚，主大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太乙在三宫，天目大神。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地主宫击。客算八短，客大将八宫内迫，客参将四宫外迫，计神未。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客大小将迫，算短。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太乙在三宫，天目大威。

主算二十四长，主大将四宫外迫，客挟，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和德掩击。

客算，大将三宫囚，客参将九宫主挟，计神午。

此局太乙虽助主，主算不和，大将迫，客大将囚，大小将挟主人大将，主大小将挟客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太乙在四宫，天目天道。

主算二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格，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高丛。客算四宫，客大将四宫囚，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虽格，算长和，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正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

兵西南，伏兵客目利戌亥辰时。客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太乙在四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神。客算二十八长，客大将八宫发，客参将四宫囚，计神辰。

此局客算长，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用曲阵，举黑旗，云气从正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寅卯辰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太乙在四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威。客算二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发，计神卯。

此局客算长和、大小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用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寅卯辰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太乙在六宫客挟，天目武德神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外迫，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大武击。客算七，客大将七宫内迫，客参将一宫外迫，计神寅。

此局主大将迫，与客参将并，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太乙在六宫，天目大族囚。

。

主算六，主大将六宫囚，主参将八宫，始击将阴主。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丑。

此局主目，主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西，客闻贼备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太乙在六宫，天目阴主辰迫。

主算三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义。客算三十四长和，客大将四宫格，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子。

此局客大将虽格，客算和，太乙助客，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向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太乙在七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临阴德。客算十九长和，客大将九宫发，客参将七宫囚，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算长和，大将发，依依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正东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利未申时。

主人算不和，大将囚，不利为主，闻败备西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太乙在七宫，天目阴德客挟。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宫客挟，始击将吕申。客算十六不和，客大将六宫外迫主挟，客参将八宫发，计神戌。

此局主大将囚，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将，客大小将又挟主目及参将，主客皆不利，客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太乙在七宫客挟，天目大义。主算二十七，主大将七宫客挟囚，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太阳。客算十二宫，大小将二宫内迫，客参将六宫外迫主挟，计神酉。

此局客大将挟太乙，主大将囚，客大小将二挟主大将，客大小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太乙在八宫，天目地主囚。

主算八不和，主大将八宫囚，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大神。客算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内迫，计神申。

此局客算长和，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亥子丑时。

主人算短，主目大将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太乙在八宫，天目阳德辰迫。

主算三十三长，主大将三宫外迫，主参将九宫客挟，始击将大武。客算十四，客大将四宫发主挟，客参将二宫格，计神未。

此局主目大将迫，参将为客挟，不利为主。客大将为王大小将挟之，参将格，不利为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太乙在八宫，天目和德宫迫。

主算三十二长和，主大将一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临大族。客算七短，客大将七宫主挟，客参将一宫内迫，计神午。

此局主大将虽格，参将发，主算长和，依依利，太乙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正南来主人胜，闻贼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大将为主大小将挟之，参将内迫，算短，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西。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太乙在九宫，天目吕申。

主算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阴德。客算十六长和，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发，计神巳。

此局客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太乙在九宫主挟，天目高丛宫迫。

主算四不和，主大将四宫内迫，主参将二宫外迫，始击将阳德。客算八不和算长，客大将八宫发，客参将四宫内迫，计神辰。

此局客算长，大将发，太乙助客，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辰巳时。主人大小将迫，挟太乙，算短不和，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太乙在九宫，天目太阳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格，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吕申。客算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卯。

此局主目迫，大将格，客大小将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太乙在一宫，天目大昊。

主算二十四长和，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太阳。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辰寅。

此局太乙助主，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戌亥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太乙在一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内迫，主参将八宫外迫，始击将大威。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丑。

此局太乙虽助，大小将迫，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太乙在一宫，天目大威。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武。客算十三和，客大将三宫发，客参将九宫格，计神子。

此局客算长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太乙在二宫主挟，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三十九，主大将九宫内迫，主参将七宫外迫，始击将大族。客算三十一和，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算和，门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时。

主人大小将迫，不利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太乙在二宫，天目大武宫迫。

主算三十八长，主大将八宫格，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戌。

此局主算长，大将虽格，参将发，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巳午未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太乙在二宫，天目大武宫迫。

主算三十八，主大将八宫格，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地主。客算二十四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二宫囚，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人大将格，主目迫，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太乙在三宫，天目武德。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内迫，始击和德掩击。客算三不和，客大将三宫囚，客参将九宫发，计神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长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目掩击，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五十六局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太乙在三宫，天目大族。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太阳。客算三十四长，客大将四宫外迫，客参将二宫发，计神未。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客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东，客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太乙在三宫，天目阴主。

主算十孤阳和，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始击将大神。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午。

此局太乙助主，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丑寅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太乙在四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二和，主大将二宫发，主参将二格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天道。客算二十六宫，大将六宫格与主参将关，参将八宫发，计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大将格，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太乙在四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二短，主大将二宫客挟，主参将六宫格，始击将武德。客算十九长

，客大将九宫外迫，客参将七宫主挟，计神辰。

此局太乙虽助主，主人大将为客大小将挟之，客大将迫，主大小将挟客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太乙在四宫客挟，天目大义。

主算十二和，主大将二宫发，主参将六宫格，始击将阴主。客算十三不和，客大将三宫内迫，参将九宫外迫，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算不和，大小将迫，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太乙在六宫，天目地主。

主算三十三长和，主大将三宫发，主参将九宫挟，始击将大义。客算三十四，客大将四宫格主挟，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寅。

此局主算和，主将、参将虽为客挟之，主大小将挟客大将，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申酉戌时。客大将格，太乙虽助客，客不利，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太乙在六宫，天目阳德。

主算二十六，主大将六宫囚，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和德。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丑。

此局主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正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太乙在六宫，天目和德。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高丛。客算二十二，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囚，计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发，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申酉戌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太乙在七宫，天目吕申。

主算十六不和，主大将六宫外迫，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太昊。客算十一，客大将一宫主挟，客参将三宫格，计神亥。

此局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将，主算不和，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太乙在七宫，天目高丛。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天道辰击。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格，计神戌。

此局虽客目击，太乙助客，大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东西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未申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六十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太乙在七宫。主挟，天目太阳。

主算十二，主大将二宫内迫，主参将六宫外迫，始击将武德辰击。客算三十四长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二宫内迫，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未申时。主人大小将迫，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太乙在八宫，天目大昊。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击将阴。主客算二和，客大将二宫格，客参将六宫发，计神申。

此局太乙助客，算和，大将虽格，参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利亥子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太乙在八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七长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内迫，始击将地主掩。客算八不和，客大将八宫囚，客参将四宫发，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算长和，大将发，参将虽迫，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于子丑时。客目掩，算短不和，大将囚，不利，宜固守，闻贼备正北。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太乙在八宫，天目武昌将临大威。

主算十六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囚，始击将和德宫击。客算二十二，客大将二宫格，客参将六宫发，计神午。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亥子丑时。

客目击，大将格，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太乙在九宫，天目天道。

主算三十长，主大将三宫发，主参将九宫内，始击将高丛宫击。客算四不和，客大将四宫内迫主挟，客参将二宫外迫，计神巳。

此局主大将发，算长，大小将挟各目大将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时。客目击，大小将迫，主挟客大将，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太乙在九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主大将九宫囚，主参将七宫客挟，始击将大神辰击。客算三十二，客大将二宫外迫，太乙天目主挟，客参将六宫发，计神辰。

此局太乙天目，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将，客大小将挟主参将，客主人大将囚，客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东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太乙在九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主大将九宫囚，主参将七宫与主目囚，始击将大威宫击。客算二十二，客大将一宫格，客参将三宫发，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辰巳时。主目主大小将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后集卷二十

◎太乙定主客胜负阴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太乙在九宫，天目文昌将临吕申。

主算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武。客算二十九不和，客大将九宫囚，客参将七宫发，计神申。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客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太乙在九宫，天目高丛。

主算四不和，主大将四宫内迫，主参将二宫外迫，始击将临阴主。客算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格，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向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主人大小将迫，算短不和，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太乙在九宫，天目太阳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格，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太义。客算十六长和，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发，计神午。

此局客算长和，大小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主目辰迫，虽太乙助主，大将格，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太乙在八宫，天目太昊。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阳德辰击。客算三十三，客大将三宫外迫，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巳。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客目击，大将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太乙在八宫，天目太昊。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吕申。客算三十孤阳不和，客大将三宫外迫，客参将九宫发，计神辰。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客算孤阳，不利，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太乙在八宫，天目太神。

主算十七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客挟，始击将太阳。客算二十六长和，大将六宫主挟，客参将八宫囚，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算长和，大小将挟客大将，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算虽长和，大将为主人大小将挟之，参将囚，不利为客，各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太乙在七宫主将挟，天目太威。

主算二不和，主大将二宫内迫，主参将六宫外迫，始击将大神。客算三长和，客大将三宫格，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申未时。主人算不和，大小将迫，挟太乙，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太乙在七宫，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一短不利，主大将一宫与客参将关，主参将三宫格，始击将大武掩。客算七不和，客大将七宫囚，客参将一宫与主大将关，计神丑。

此局主人算短，不利，主目青迫，大将与客参将相关，参将格，客目掩，算不和，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太乙在七宫，天目太武囚。

主算七短不和，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太簇宫击。客算三十四长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一宫内迫，计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算长和，大将发，参将虽迫，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未申时。主目大将囚，算短不和，参将虽发，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太乙在六宫，天目武德辰迫。

主算一短，主大将一宫外迫，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阴德宫击。客算二十四长和，大将四宫格，客参将二宫发，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时。主算短，主目大将迫，参将虽发，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太乙在六宫，天目太族囚。

主算六，主大将六宫囚，主参将八宫与客参将关，始击将阳德。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将六宫囚，客参将八宫与主参将关，计神戌。

此局主目囚，主客参将相关，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西南，客闻贼备正东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太乙在六宫，天目阴主辰迫。

。

主算三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吕申。客算二十三长和，客大将三宫发，客参将九宫发，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申酉戌时。主人杜塞无门，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了太乙在四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二短，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六宫客挟，始击将太阳辰击。客算三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主挟，客参将一宫发，计神申。

此局主人算短，大将虽发，参将为客挟之，客目击，参将虽发，大将为客挟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太乙在四宫，天目大义。

主算十二算短和，主大将二宫发，参将六宫客挟格，始击将大威。客算二十七长和，大将七宫主挟，客参将一宫发，计神未。

此局主算短，主人大小将挟客在将，客大小将挟主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太乙在四宫，天目地主。

主算十一，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内迫，始击将大武。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午。

此局主参将虽迫，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主胜，闻贼备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寅卯辰时。

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十六局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太乙在三宫，天目阳德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囚，始击将太族。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巳。

此局主参将虽囚，太乙助主，大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丑寅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客闻贼备正西。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太乙在三宫，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短，主在将三宫囚，主参将九宫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大义。客算九和，客大将九宫与主参将关，客参将七宫格，计神辰。

此局主参将与客大将关，主大将囚，主客将相关，主人关客，客算不和，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北。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太乙在三宫，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主大将三宫客挟囚，主参将九宫发，始击将地主宫击。客算八不和，客大将八宫内迫，客参将四宫外迫主挟，计神卯。

此局主目大将囚，客挟之，客目迫，大将击参将主挟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太乙在二宫，天目吕申。

主算十四短和，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格，始击将和德。客算十六长不和，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格，计神寅。

此局主客俱利。太乙助客，客算长不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算和，参将虽格，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

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巳午未时。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太乙在二宫，天目高丛关客

。

主算十三长和，主大将三宫与客参将关，参将九宫内迫，始击将太阴。客算十孤阳，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与主大将关，计神丑。

此局算长和，主大将与客参将相关，主人关客，客败主人胜。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巳午未时。客算短，参将与主大将相关，主人关客，客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太乙在二宫，天目太阳。

主算十孤阳，主大将一宫客大将关，主参将三宫与客参将关，始击将大神

。

客算一，客大将一宫与主大将关，客参将关，计神子。

此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太乙在一宫，天目天灵关客。

主算二十四长，主大将四宫与客宫大将关，主参将二宫与客参将关，始击将天道。客算十四，客大将四宫与主大将关，客参将二宫与主参将关，计神亥

。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关客，客败主胜，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戌亥时。客为客人关，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太乙在一宫，天目太昊。

主算二十长，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武德。

客算七算短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囚，计神戌。

此局太一助主，算长，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戌亥时。客算短，参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太乙在一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内迫，主参将八宫客挟，始击将阴主。客算一，客大将一宫主挟，客参将三宫发，计卯酉。

此局太乙虽助主，算虽长和，但大将既内迫，参将又为客所挟不发，主人不利。客算短，大将迫，主挟之，参将虽发，不利为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太乙在九宫，天目大威迫宫。

主算三十一长和，主大将一宫客挟格，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十六宫，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主挟，计神申。

此局太乙助客，大将发，大小将挟，主败客胜，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主大将为客挟之，天目迫，大将格，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太乙在六宫，天目天道。

主算三十孤阳不和，主大将三宫客目掩之，主参将九宫发，始击将和德掩主大将。客算七和，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格，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掩主大将，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辰巳时。主算孤阳不和，主大将为客目掩之，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太乙在九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宫长不和，主大将九宫囚客挟，主参将七宫发，始击将高丛掩大将。

客算四，客大将四宫客目掩击，客参将二宫主挟，计神午。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大将掩，参将为主挟，客大小将挟，主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东。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太乙在八宫，天目武德。

主算八不和，主大将八宫囚，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太昊。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巳。

此局主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太乙在八宫，天目大族。

主算七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内迫，始击将天道。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辰。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和，参将虽迫，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主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亥子丑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太乙在八宫，天目阴主。

主算二，主大将二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武德。客算八，客大将八宫囚，客参将四宫发，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向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太乙在七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七，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与主目囚，始击将阴主。客算二十八长和，客大将八宫发，客参将四宫发，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未申时。主大将囚，参将与主目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太乙在七宫，天目大义。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客挟，始击将大地。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将六宫外迫主挟，客参将八宫客目掩，计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迫主挟之，客目掩，不利，为主将囚，主大将挟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北，客闻贼备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太乙在七宫，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六不和，主大将六宫外迫，主参将八宫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和德。

客算三十八和，客在将八宫与主参将关，客参将四宫发，计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主参将相关，主大将内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太乙在六宫，天目阳德。

主算二十六不和，主大将六宫囚与客参将关，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高丛。

客算二十二和，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与主大将关，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参将与主大将相关，客关主人，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申酉戌时。主大将囚，客关主人，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太乙在六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神。客算十孤阳，客大将一宫外迫，客参将三宫发，计神戌时。

此局主算杜塞无门，客算孤阳，参将虽发，大将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威。客算九，客大将九宫发，客参将七宫内迫，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主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三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太乙在四宫，天目吕申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内迫，始击将大武。客算二十，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申。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将发，参将虽迫，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太乙在四宫，天目高丛囚。

主算四，主大将四宫客挟囚，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阴主。客算十二，客大将二宫内迫，客参将九宫主挟，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将囚，为客挟主目，客大将、参将为主挟，主客俱不利，各宜因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太乙在四宫，天目大阳辰迫。

主算三十七长和，主大将七宫客挟，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十二短和，客大将二宫内迫，客参将六宫挟主大将，计神午。

此局太乙虽助主，大将为客挟，客算短大将内迫，参将为主挟，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太乙在三宫，天目大昊。

主算三十三长不和，主大将三宫囚，主参将九宫发，始击将阳德。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囚，计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不和，参将虽发，大将囚；客目辰击，算短，参将囚。

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太乙在三宫，天目大昊。

主算三十三，主大将三宫客挟囚，主参将九宫，始击将吕申。客算三十八，客大将八宫内迫，客参将四宫主挟，计神辰。

此局主大将囚，客挟之；客大将迫，参将为主挟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太乙在二宫，天目太神。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五宫，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太阳。客算三十四。客大将四宫外迫，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卯。

此局主算短，杜塞无门，客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南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太乙在二宫，天目大威囚。

主算二不和，主大将二宫囚，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大神。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目、主大将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太乙在二宫，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三十九，主大将九宫内迫，主参将七宫外迫，始击将大武。客算三十八客大将八宫格，客参将四宫发，计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午未时。主目大小将迫，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太乙在二宫，天目大武宫迫。

主算三十八，主大将八宫格客挟，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大族。客算三十一，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主挟，计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发，大小将挟，主败客胜，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目迫，大将格，客挟之，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太乙在一宫，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囚，始击将阴德。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囚，客参将三宫发，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时。客参将虽发，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太乙在一宫，天目大族宫迫。

主算六，主大将六宫内迫，主参将八宫外迫，始击将阳德。客算三十二长，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内迫，计神戌。

此局客算长，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戌亥时。主目大小将迫，太乙虽助主，不利，宜固守，闻贼备正西。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巳亥太乙在一宫，天目阴德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囚，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吕申。客算十九长和，客大将九宫格，客参将七宫发，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客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去气从东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戌亥时。主大将囚，算短，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太乙在九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客挟，始击将太阳。客算一，客大将一宫主挟格，客参将三宫发，计神申。

此局主算长和，大将发，参将虽为客挟，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客算短，大将格，为主挟，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太乙在九宫，天目大义。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客挟，始击将大威。客算三十一，客大将一宫主挟格，客参将三宫发，计神未。

此局主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挟客大将，客败主胜，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客目击，参将虽发，大将为挟，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太乙在九宫，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武。客算二十九，客大将九宫囚，客参将七宫发，计神午。

此局主算，杜塞无门，客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巳卯 辛卯 癸卯太乙在八宫，天目阳辰击

主算三十三长不和，主大将三宫内迫，主参将九宫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大族。

客算九，客大将九宫与主参将关，客参将七宫发，计神巳。

此局主目辰迫，客相关，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大将与主参将相关，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正西。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太乙在八宫，天目和德宫迫。

主算三十二长，主大将二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大义辰击。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内迫，客参将三宫发，计神辰。

此局大乙助主，主算长，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算短，大将迫，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太乙在八宫，天目和德辰迫。

主算三十二长，主大将二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地主掩。客算八，客大将八宫囚，参将四宫发，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长，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目掩，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太乙在七宫，天目吕申。

主算十六，主大将六宫外迫，主参将八宫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和德。客算十八，客大将八宫与主参将关，客参将四宫发，计神寅。

此局主大将迫，参将与客大将关，主人关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北。

△第五十六局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太乙在七宫，天目高丛。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小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太阳。客算十二，客大将二宫内迫，参将六宫外迫，计神丑。

此局主算短，大将内外杜塞无门，客大小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太乙在七宫，天目太阳。

主算十二不和，主大将二宫内迫，主参将六宫外迫，始击将大神。客算三和，客大将三宫格，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子。

此局客算和，太乙助客，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未申时。主算不和，大小将迫，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巳酉太乙在六宫，天目大昊。

主算十八，主大将八宫与客在将关，主参将四宫与客参将关，始击将天道

客算八，客大将八宫与主大将关，客参将四宫与主参将关，计神亥。

此局主人关客，客败主人胜，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申酉戌时。

客大将为关，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太乙在六宫，天目大昊。

主算十八，主大将八宫客挟，主参将四宫格，始击将武德。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外迫，客参将三宫主挟，计神戌。

此局主客大小将相关，主人败。客大将迫，参将主挟之，客亦不利。各宜固守。

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太乙在六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主大将一宫外迫，主参将三宫发将，始击将阴主。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酉。

此局主大将迫，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太乙在四宫，天目大威。

主算二十七，主大将七宫客，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十二，客大将二宫击主目，客参将六宫主挟，计神申。

此局主大将客挟，客大将主挟，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

，客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太乙在四宫，天目天道。

主算二十六，主大将六宫格，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和德宫击。客算三十，客大将三宫内迫，客参将九宫外迫，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大小将迫，客目击，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太乙在四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临高丛掩。客算四，客大将四宫击，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午。

此局主杜塞无门，客目掩大将击，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东。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太乙在三宫，天目武德。

主算十六和，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内迫，始击将大昊。客算三不和，客大将三宫囚，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发算和，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时。客算不和，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太乙在三宫，天目大族。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天道。客算二十三不和，客大将三宫囚，客参将九宫发，计神辰。主闻贼备正西，客闻贼备西南。

△第六十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太乙在四宫，天目阴主。

主算十孤阳，主大将一宫客挟，主参将三宫囚，始击将临武德。客算十六长和，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主挟，计神卯。

此局客算长和，参将虽为主挟，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处丑寅时。主大将为客主参将囚，不利为主，宜因守，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太乙在二宫，天目阴德，客目掩。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阴主掩主目。客算二十六，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格，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掩主目，参将虽格，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算杜塞无门，主目为客目掩，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太乙在二宫，天目大义。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临地主。客算二十四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二宫囚，计神丑。

此局客算和，参将虽囚，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算杜塞无门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太乙在二宫，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四长和，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囚，始击将临和德。客算十六不和，算短，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格，计神子。

此局主算长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

，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巳午未时。

客算短，不和，参将格，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太乙在一宫，天目阳德。

主算十，算长，主大将二宫发，主参将六宫外迫，始击将临高丛。客算二十八，算短，客大将八宫外迫，客参将四宫发，计神亥。

此局主算长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正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戌亥时。客算短，大将外迫，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太乙在一宫，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将一宫客挟囚，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临大神。客算十六，客大将六宫外迫，客参将八宫主挟，计神戌。

此局主大将客挟之，客大将外迫，参将主挟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太乙在一宫，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将一宫囚，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临大义。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酉。

此局主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正南。

●后集卷二十一

◎六壬占法六壬之说，出于阴阳家流。按太衍数云，天一生水，始于北方。许慎《说文》曰：水者，准也，生数一，成数五。以水数配之，为六壬也。

又曰：昔轩辕帝，受式于玄女，离为三品，以法三才，率以五行灾祥言之。夫临戎对敌，洞究术数，辨休生而去拘忌，则天人之际，有以相助欤。

○出军决胜杂占凡六壬之法，先求日宿之宫而为将，次取于日辰。其日辰阴阳，共为四课。

将者亥为登明，古书皆云为正月将，今引而证之。昔后汉太元初年，丁丑冬至之日，日在斗宿二十度。至宋度历，甲申，崇天历冬至之日，日在斗宿五度八十四分。比验可以知之，经一十九甲子一千一百四十八年，太阳行度退缩不及者，十四度有奇零。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矣。今即不指定亥为登明，正月将值太阳，行黄道八宫，则为其将皆无差失也。自庆历四年甲申岁逐月中气后太阳黄道八宫，所用神将，列之如左：雨水正月中，日在危十五度四十九分，后一日入双鱼宫，其神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在奎二度四分，后三日入白羊宫，其神天魁。

谷雨，三月中，日在胃一度五十三分，后五日入金牛宫，其神从魁。

小满，四月中，日在毕五度九十六分，后五日入阴阳宫，其神传送。

夏至，五月中，日在井八度四十分，后六日入巨蟹宫，其神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在柳五度二十八分，后三十日入狮子宫，其神胜光。

处暑，七月中，日在张十二度二十三分，后四日入双女宫，其神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在轸四度九十三分，后八日入天秤宫，其神大冲。

小雪，十月中，日在尾初度五十分，后八日入人马宫，其神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后四日入磨蝎宫，其神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在井五度九十二分，后一日入宝瓶宫，其神神后。

凡言日辰者，即五音之阴阳，而为十干日也。辰者六律以其阳律吕配之，为十二辰。

八式明相生相克等例甲乙寅卯木，丙丁巳午火，庚申辛酉金，壬癸亥子水，戊己辰戌丑未土。

○相课例甲课寅，乙课辰，丙戌课巳，丁巳课午，庚课申，辛课戌，壬课亥，癸课丑。

○相生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相克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相刑例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午，酉亥自刑。

○相冲例子午冲，卯酉冲，辰戌冲，丑未冲，寅申冲，巳亥冲。

○入式课加临月例凡用式之法，以太阳黄道宫神加占事之时。四课之中，以下克上为用。如无下克上，始以上克下为用。若二三四上克或下克，当以此为用。俱比俱不比，以涉害深为用。用为初传，传之为次传、末传。

无相克取日辰遥克例四课无相克，先取日辰遥克。日如无，即取日遥克辰为用，而传之为三传。

○昴目例四课无遥相克，刚日仰视酉上，柔日伏视从魁所临为用。刚日先辰后日，柔日先日后辰为三传。若昴星不备，为无四课，当别责一神为用。刚日以天干合上神，柔日以支合上神为用。次传日上，末与初传同。

○伏吟例十二神各归本位，刚用日，柔用辰为用，尽刑及冲为三传。六乙日伏吟有克为用，先冲后刑为中未用，起辰午酉亥自制之辰。刚日先传日，后传辰，柔日先传辰；后传日。以刑及冲为末。

○反吟例子午相加是也。十二辰各易其位，如常课再冲，为中不传无相克

，有是四名四柔，己丑、辛丑、丁丑、辛未是也。当以神冲为用，次辰上，未日上为三传。

冲五日冲巳巳上为用，未日冲亥亥上为用。丁未己未日反吟属八专。依八专神上阴神逆数，三辰为用，次传未传日上重之。

○八专例庚申、丁未、己未、甲寅、癸丑五日八专，为阴阳共处相克如常课之。若无相克，刚日从日上阳神顺数三辰为用，柔日从辰上阴神逆数三辰为用。第二课是辰之阴神，次传未传皆日辰之上重临之，以上门例各得用起三传。

○求天乙十二将天乙居中，而前尽于五，后尽于六。其前也，皆背天门，而向地户。数至用起之辰，所临递传，尽于二传，而各得其将。各求天乙贵神所临日宿所临之神，加时分日之昼夜。凡星隐为昼，星出为夜。甲戌庚日昼丑，乙未乙巳之日昼子夜申，丙丁之日昼亥夜酉，壬癸之日昼巳夜卯，六辛之日昼午夜寅。

天乙贵神前 一腾蛇 二朱雀 三六合 四勾陈 五青龙天乙贵神后 一天后 二太阴 三玄武 四太常 五白虎 六天罡出军行师起课十二将吉凶用起天乙，将兵大捷，开地千里，敌人畏服。用起腾蛇，兵数惊骇，上下相克，士卒损伤。用起朱雀，士卒惊恐，妄作口舌。用起六合，将兵战胜，得女子金帛。用起勾陈，士卒战死车折马伤。用起青龙，将兵大胜，得敌人邦国、营寨府库。用起天后，不战自败。用起太阴，士卒怯弱。用起玄武，移遗失战不利。

用起太常，将兵大胜，又主衣服华饰事。用起白虎，将帅卒死。用起天罡，士卒不利，自防欺诈。

鬼神与将比和，相生。王相吉相克，休囚。若神与将相克则为内战，皆不比和。神者，登明、神后以下十二神也。将者，天乙前五后六是也。

○内外战法黄帝曰：神将内战，祸害难解，神将外战，祸害易解。神克将为内战，将克神为外战。

○释卦名凡以上克下为用，卦名元首。主臣忠子孝，事用男子，闻事皆实。此时行军，利先不利后，利客不利主。

凡以下克上为用，卦名重审。事起，女人下陵于上，事多不顺。此时行军，利后不利先，利主不利客。

凡此用者，为与日辰相类也，卦名知一。比者近，盗贼不出邑里，占贼占人皆在近也。

凡涉害深为用，卦名见机，谓察其微也。占之所作稽留，忧患难解。

○占出军主损伤凡辰遥克日，名蒿矢。日遥克神，名弹射。如拆蒿为矢，以弹当弓，皆无所中。当此之时，闻事皆无所中。

凡用起昴星，名曰虎视。刚日动行，稽留于关梁，男子远行外优；柔日伏藏，不欲见人。凡出军，刚日防忌关梁，柔日利于伏藏。若攻讨，彼亦潜伏。

凡天地伏吟，诸神各归其位。刚日欲行中止，柔日伏藏不起，逃亡不出邑里，盗贼不越其境，天地六合不容须臾。合者将离，居者将移。关梁杜塞，出军此时，皆此象也。

凡时值返吟，天地返覆，十二神各易其位。祸从外来，父有不顺之子，君有逆节之臣。内阳外阴，占事多灾，若出军尤宜审忌。

凡八专之日，谓甲寅、丁未、己未、庚申、癸丑之日是也。谓一神二神，阴阳共焉，卦名惟箔不修，邪乱不正之象。出军战敌，遇此日尤宜谨忌之。右己上九卦为式门之宗首，其余如枝叶之类也。引之为例，当审以明之。

○出军战敌凡出战敌，审候十一曜，见行所在之言，看所临消息祸患福气，神禽直进退休旺，兼而用之，此为微妙。

○择岁月日时法凡出军攻伐，当择岁月日时为先，忌冲太岁金神。若为主，候太白辰星东见之月。若为客，候太白辰星西见之月。其月即避冲旺方。

凡择日诸家，六壬各有择日篇，多与月内凶辰、六壬神杀相犯，忌之叶吉，犯之有殃。诸家旧法，亦皆存之于后，凶神合避，今录之于前。

凡出军，忌月建之日，损大将。其次应行军避忌凶恶之日，不可用兵。

凡天大狼籍日凶不可用：正、五、九月在子，二、六、十月在卯，三、七、十一月在午，四、八、十二月在酉。

凡八龙、七鸟、九蛇、十虎日凶：春甲子、乙亥为八龙，夏丙子、丁亥为七鸟，秋庚子、辛亥为九蛇，冬壬子、癸丑为十虎。

凡九丑之日忌行军：乙戊己辛壬之日，临子午卯酉之辰，此是九丑。若时更遇杀神临支干，主大凶。

凡往亡及日月蚀，并不可出军，归忌亦不宜用。

凡平日、收日、天罡、天魁，不可用。

凡兵禁日不可出军：正月起寅，逆行六阳辰。

凡大败日与咸池同，不宜出军：正月起卯，逆行四仲。

凡四离日不可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不可用。占时月宿更临四离之辰，名曰天寇，凶。

凡四绝日。《玉门经》月四立前一日，名曰绝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是，不可用也。占时日干临四绝之辰，名为天祸，凶。

凡月厌冲对之辰皆凶。月厌：正月起戌，逆行十二辰。

凡受死日凶：正月戌，二辰，三亥，四巳，五子，六午，七丑，八未，九寅，十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是。

凡龙虎日凶：正巳，二亥，三午，四子，五未，六丑，七申，八寅、九酉

，十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

凡罪至日凶：正月午，二子，三未，四丑，五申，六寅，七酉，八卯，九戌，十辰，十一亥，十二巳。

凡伐日切忌攻讨：支克干日是也。

凡飞廉太杀日凶，不可用：正戌，二巳，三午，四未，五寅，六卯，七辰，八亥，九子，十丑，十一申，十二酉。右己上之日，不可出军，最为凶，并须避之。

凡择日取其旺相日辰制克所攻之方，吉。若休废无气，皆凶。

《神枢经》曰：欲出军择日，常以天罡加月建，传送、从魁下为岁前，天魁下为天府，登明、神后下为岁对，大吉下为天仓，功曹下为岁后。己上日辰皆吉。

大冲下为夹卑，天罡下为负冲，太乙下为折冲，胜光下为掩冲，小吉下为致死。

以上日皆凶。

七十二占日法：辰巳日再见青龙，故曰辰巳利行赏赐；戌亥日再见白虎，故曰戌亥利行刑罚以顺天心；辰巳日再见腾蛇，宜动内财；戌亥日再见天后，宜静内财。午日终不见大阴，子日终不见六合，故子午为经，不可逃亡，是阴阳之始也；卯日终不见玄武，酉日终不见朱雀，故卯酉为纬，不可攻盗，是阴阳之中也。

虽有吉辰良将，犹不可用。

黄帝占曰：反支不可出军。戌亥为月朔，则一日、七日是，十三日、十九日、二十五是；申酉为月朔，则二日、八日、十四日、二十日、一十六日是；午未为月朔，则三日、九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是；辰巳为月朔，则四日、十日、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是；寅卯为月朔，则五日、十

一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是；子丑为月朔，则六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四日是。

《曾门经》曰：六穷日不可出军，每月四日、十九日、二十八日是。

《玉门经》曰：天乙绝气日，不可出军：正月六日，二月七日，三月八日，四月九日，五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七日。

○占用兵应日《神枢经》曰：将欲出兵，假令以木日闻惊急事，谓四方举兵及攻仇怨，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时从火门出兵，大胜，此名为子孙父母报仇。勿令金命上将以金日金时出门，必败，言金克其木日也。假令三月甲子日闻惊急事，例以丙子月巳午时出火门太乙胜光下，大胜。馀仿此。

择时择六凶神藏吉时谨按：《六壬灵匣经》云：甲庚戌日，善能用者，使前一腾蛇坠水，二朱雀头破，后三玄武拆足，四勾陈入岳，五白虎烧身，六天空被剥。假令三月庚申，坤时天魁为将，加坤即天乙，庚日昼治在大吉而临乾，前一腾蛇火神临壬水，故曰坠水。前二朱雀火神临坤土，故曰拆足。后五白虎金神临丙火，故曰烧身。后六天空土神临巽木，故曰被剥。为吉时，利于此时出军攻讨、兴动土工，皆吉。

十二月用将加课之时，凡甲戌庚日，昼即昼治，贵神在丑；夜即夜治，贵神在未。

若临乾之时，即得六凶神藏，四恶杀没于四维，此时最吉。自余七日，乙己丙丁壬癸六辛日，各依日夜贵神临之时，六凶神藏。若辰戌丑未临乾坤艮巽四维之上，即为四杀没。皆为吉时。

○择四杀没吉时按诸家阴阳书云：孟月甲丙庚壬，仲月乾坤艮巽，季月乙丁辛癸，为四杀没时。为缘太阳每岁退一分，悉退缩不及者，八十五年而退一度差殊，浸多用之有失，今证之。但太阳入宫，以其宫神言之，候太阳至双角宫，其神登明，方可用。

用丙庚壬，为四杀没于四维吉时。四杀者，辰戌丑未，为五墓四杀凶神。

四维者，乾坤艮巽是也。其太阳黄道入宫度分已备释在前，今具孟仲季月中气候太阳入宫，用持法则如后。雨水后一日，小满后五日，处暑后七日，小雪后八日，右用甲丙庚壬时为四杀没时。春分后三日，夏至后六日，秋分后八日，冬至后四日，右用乾坤艮巽时为四杀没时。谷雨后五日，大暑后三日，霜降后十日，大寒后一日，右用乙丁辛癸时为四杀没。

已上四恶杀没为四维之上为吉时，利为百事。每三日六十五分随日东行移用一刻，即一岁三百六十五日移用百刻周矣。此说得其微妙，前后诸家阴阳书未尝明。

○衅鼓法凡出军攻敌，有衅鼓之法压伏敌人。军临敌境，使游弈捉敌一人，立于大纛之前，祝曰：败寇不道，敢干天常，皇天授我旗鼓摧剪凶渠。见吾旗纛者目眩，闻吾鼓鼙者魂散。令敌人跪纛下，乃腰斩之，首横路之左，足横路之右，取血以衅鼓鼙，乃持六纛从首足间过，兵马六军从之而出，往必胜敌。亦名六纛法。

○衔枚法凡出军攻敌，六壬宜为主，后动有衔枚之法，待彼先动。欲战之时，令军人卧旗并衔枚，坐阵待敌先发，乃擂鼓大呼，进击必胜。

○雷公式六壬有用雷公式：取其敌将姓名生年月日时辰朱书，乃一气书之，安岁杀之下，左手捻式鬼门，右手转式天罡压之，以天罡令敌畏服自败。其法具于《玄女降囊经》。

○出军神道《神枢经》曰：出军有神道之法：阳岁用大吉，阴岁用小吉，加岁建之辰，天上丙壬下为天道，天上甲庚下为人道，天上乙辛下为兵道，天上丁癸下为鬼道。

出军乘天道，上吉；人道，次吉，见血；鬼道疾病。假令太岁在寅，阳辰以大吉加寅，天上甲寅临地下乙辛，为天道；天上丙壬临地下丁癸，为人道；天上乙辛临地下乾巽，为兵道；天上丁癸临地下坤艮，为鬼道。他皆仿此。

月中神道即用大、小吉加月建，同此例推之。

○出军权道《龙首经》曰：蓍龟能知吉凶，而不能变吉凶。用式则能变吉

凶。故有权道。

一曰：讨捕贼盗，视日辰行年上神能制玄武则攻之，贼不敢格斗。

一曰：今日之辰起后二攻前四，贼不敢格斗。又曰子日后二在戌，前四在辰，仿此。

一曰：不可以囚、对、相、死当王，谓秋甲乙向西攻盗是死当王。

一曰：宜以阴攻阳，谓背亥子击巳午。

一曰：将攻盗贼，以胜尤加四仲王神，春小王加卯也，出勾陈下必克。

一曰：兵四面围守者，以月将加时出天上丁癸下，吉。

一曰：有急往者，以天魁加正时，天魁加孟可入。如加仲神在门，宜固守

。

加季，可出。

一曰：避危难出奔者，当从从开星下去，吉。以月将加时，春三月出卯，夏三月出午，秋三月出戌，冬三月出亥。已上为开星下。

一曰：奔亡者，须避太乙直符下，犯之为吏执缚。直符者，正月起天罡，逆行十二时。

一曰：不可以青抵白，言甲乙日不可西攻。不可以黑向黄，言壬癸日不攻西围。他皆仿此。

○出军分主客《曾门经》曰：诸欲战斗，先分主客，然后方明胜负。主客先起为客，后为主人。先起者无令下克上，后起者无令上克下。详勾陈所临之辰，若神胜将则主人胜，将胜神则客胜。

○野宿安营寨《玉门经》曰：出军日暮将下营寨者，以神加正时，若遇三

刑加日辰，必不可住。三刑者，太冲、天罡、太乙也。假令二月甲子日时加未，欲下营寨，便以月将天罡加正时，则太冲加子、太乙加甲，日辰并在三刑之下，夜有贼来，急宜移营寨。

《神枢经》曰：若有安营止宿，以月将加正时：魁罡加日辰军夜惊；腾蛇、白虎加日辰，军再惊；天罡加日，大将死；加辰，小将死。假令三月甲申日时加丑，占下营寨，便以将神从魁加丑，则天魁加甲、天罡加申，则日辰在天魁、天罡之下，主其军夜惊。魁、罡皆临日辰，主大、小将死。

《曾门经》云：大吉加日上，宜急去，不可住。

一曰：日辰上见太冲，夜必有风雨；若神后太乙加日辰，夜有盗贼至。若带王相气，今夜必来，若带死囚气，不来。

《灵匣经》曰：怖不怖，视五墓。谓用五墓，皆恐怖。墓加日辰，亦不安宁。

假令小吉时以甲申日时加寅，占下营寨，以小吉加寅，则小吉为日之墓，加甲上当有恐怖，此名墓加日辰，必不安。

《曾门经》曰：绛宫时下营利中，明堂时利前，玉堂时利后。

敌兵相守战与不战《龙首经》曰：两军相当，视勾陈：若上下相克，必战；若上下相生，为不战；若勾陈与刑并或临日辰，亦战，故曰战不战视勾陈。若军出时，大、小吉临日辰，则两军相解不战。又曰：斗加孟，神在内，宜止；斗加仲，神在门，战必伤；斗加季，神在外，宜出战，大胜。

《玉门经》曰：用起战雄者胜，用起战雌者败。战雄者，春寅、夏巳、秋申、冬亥。战雌者，春申、夏亥、秋寅、冬巳。

《神枢经》曰：上将行军，年若克勾陈、白虎，大胜。不尔勾陈克玄武，必胜。又曰：勾陈所居神能制所攻之辰，方胜。所攻之神与勾陈并，则天乙下神能制，所临之辰是为敌降，必有大勋。

一曰：神胜将，主人败；将胜神，客败。干克支，客胜；支克干，主人胜。

《曾门经》曰：上将军本命与六害并，大败。故曰：败不败，视六害。兼之白虎，即死。若天乙临上将行年，及在有气之乡，玄武在囚死之地，大胜。若玄武临日辰遥克时上十神，勿战。

一曰：对敌当视天罡：加孟，可劳赐士众；加仲，两相伤；加季，战大胜。

○闻贼来否《金匱经》云：贼来不来，审视游都所临。游都临日辰，贼今日至；临前一辰，贼后一日至；临前二辰，贼后二日至；临前三辰，贼三日至；临前四辰，贼已过，不来。游都王相克日辰，甚凶；囚死不克日辰，无患。游都临所好之乡，不战，有降兵；临所畏之乡，大战，中外不相信。临东方，兵凶；临南方，威不可当；临西方，宜劳士卒；临北方，利胜捷。游都加孟，贼不来；加仲，半路；加季，即至。推游都法：甲己日在丑，乙庚日在子，丙辛日在寅，丁壬日在巳，戊癸日在申。《龙首经》曰：宁与人马奴，不示人游都。

《灵匣经》曰：闻贼欲知所在，以月将加正时，视大吉所临之方，贼在其下。

若大吉加子午，贼在太冲下；加丑未，贼在传送下；加卯酉，贼在从魁下；加辰戌，贼在登明下；加巳亥，贼在大吉下。

《神枢经》曰：闻有贼，不知在何处，正时视天目所临方，贼在其下。天目者，春在氏，氏乙下；夏在柳，柳丁下；秋在胃，胃辛下；冬在女，女癸下。

《灵匣经》曰：闻贼来不来，正时以庚为太白，丙为荧惑，太白入荧惑，贼来；荧惑入太白，贼不来。

○闻贼不去《神枢经》曰：闻有贼，未知去否，专视斗罡。若斗罡未去加仲，欲去；加季，贼已去。

一曰：闻贼，未知出界，当视大吉。若大吉过干，贼已出界；大吉未过干，贼未出界，贼在前后。

○占贼所在方《玉门经》曰：欲知贼在前后者，正时视子卯巳三辰所临。若临日，贼在前；加辰，贼在后。一曰：太乙加日，贼在前；加辰及人年，贼在后。

《龙首经》曰：欲求盗贼所在，当于天目下求之。天目者，胜光下是。假令胜光临酉，贼在正西。一曰：正时日辰加前，有贼；日辰加后，无贼。一曰：神后登明加日，贼在大路；加辰，贼在小路。

一曰：贼卒至，宜往房星下避之。房星，大冲下。假令日星加午，宜以正南避之。

○被兵围《灵匣经》曰：或在野被兵围，欲求出者，当破青龙下，所谓八极俱张，利如锋芒。青龙者，天罡下是。又曰：绛宫时出传送、从魁下，明堂时出大冲下，玉堂时出天罡下。月将加时登明临仲为绛宫，神后临仲为明堂，大吉临仲为玉堂。

《曾门经》曰：忽被兵围，未知伤与不伤，当视日辰。若日辰上下神将相生，为不伤；相克，为伤。假令今日乙丑，神后加乙为不伤，将得天后为重伤。若神后加丑，天魁加乙为作神后，又为前二为重伤。故曰：伤不伤，视阴阳。

一曰：吉神与吉将并而临日辰，及行年勾陈所居神制所出之辰，又用起阴得传出阳者，必免难。

○疑有伏兵《金匱》云：出军行师，前后疑有伏兵者：正时若遇巳申子卯四辰临支干。

此神王相，与杀并，必大战。此神休废，不与杀并，伏兵不敢起。

《金匱经》曰：斗加季，必有伏兵。干伤支，吉，有伏兵在前。支伤干

，凶，有伏兵在后。支干俱伤，有伏兵，战不胜。

○涉险前后占《黄帝占》曰：险隘处，知忧惧。谓行险隘，恐有恶人相拒者，当视日辰上而决之。日伤勿在前，辰伤勿在后，时下伤勿在中，日辰俱伤亦不在中。又曰：斗加孟勿在前，加仲勿在中，加季勿在后。若天罡加日辰，必有恶人蹊踪，宜急去。

《曾门经》曰：天罡、太冲、神光、登明加日辰者，前有贼；天罡、太乙加日辰者，后有贼。

○度关觚贼《曾门经》曰：度关觚贼者，当视行年。若在岁月日辰冲破一下者，皆凶。

故曰：凶不凶，视破冲。若日辰上神王相有气，上下相生，宜进返，此宜退。一曰：日辰上得登明、天罡、胜光，宜急去。

○出军吉路《神枢经》曰：出军择路者，当视玄武。若玄武能制所往之方，大胜，若玄武畏所往之方，不利出军。假令胜光为玄武，不可北行袭人，谓火畏水也。若木神为玄武，则庚辛申酉日勿战，及不得向西攻伐。余仿此。

○欲避寇难《神枢经》曰：闻贼来追欲避难者，神在内宜右避，神在前宜中避，神在外宜左避。一曰：月将加时出大冲、从魁下去，吉。又宜从天上甲下去，吉。若有须至逃匿者，忌抵王方。王方者，春东夏南秋西冬北。

○军出迷路《黄帝占》曰：军出忽迷道路者，当视天罡。若天罡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一曰：斗加阳，左道通；加阴，右道通。

《黄帝占》曰：军行迷路者，正时若遇功曹、传送临日辰，则前道通；若遇蛇虎、魁罡临日辰者，则前道不通。

○出军见异人《黄帝占》曰：备不备，见人异。谓军历危险，忽逢异人者，正时小吉临卯，此时来伺候，宜防备之。

若被围危急欲突围出者，当从天罡下出吉，此为八极俱张，无有豪强，人不敢当。

○使来虚实占《黄帝占》曰：对敌有使来言可信否，当以日辰而决之。罡时时胜日上神者，其言实；日胜时者，其言不实；辰上神克日，其言诚信；日上神制辰，其言虚诞。

若将与朱雀、天罡并加日辰者，其言反覆，来为奸诈。若太阴、天空加日辰，言皆不可信。若辰上神为日神相生，欲来求和。

○用奇伏以奇用兵，谓与敌相近，当出奇兵以决胜。奇兵者，百人用三十，千人用三百，万人用三千，皆选骁雄勇锐之人，伏于要路，仍以太岁、太阴、月建、大将军下伏之。上将于亭亭下候时至，出攻敌之不意，万胜。太岁为阳神，常以建子，从子顺行十二辰。太阴天之贵神岁之后，常在太岁后二辰。月建者，正月起寅，顺行十二次。

大将军三年一位推移之法孟岁以胜光，仲岁以小吉，季岁以传送，加太岁、天罡下，为大将军。亭亭者，常以月将加正时神后下是。

○入敌境安营《玉帐》曰：军入敌境，当下营寨，善择地者，上将宜居太岁、太阴、大将军、月建下。一曰：豹尾之下，九天之上，宜下营寨。豹尾者，申子辰在戌，亥卯未在丑，巳酉丑在未，寅午戌在辰，其冲名黄幡。九天者，春功曹，夏太乙，秋传送，冬登明。

○探贼兵《玉帐》曰：欲令人探贼兵宜出何方，以月将加时出天上太冲下，则人鬼不见。又曰：宜往太阴之上探之，其道深矣。

○六壬用禽法六壬气神用禽以日宿宫加时，视日下天乙贵人神昼夜在何神，依昼夜用之。

审天上二十八宿，地下布二十八宿，将日值宿以加时宿消息以定吉凶。忌奎娄角亢为魁罡，金神凶，首尾月孛宿凶。若用太阳火木直日吉时，亦吉祥，进退休王用之。

○看游都虏法看游都虏都所在，有气无气，将军行年本命日辰何神而临，何神以天禽地兽食啖，王相休囚并在消息，用天时地利人事以相参会。

◎遁甲法昔大挠造甲子，推天地之数；风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奥。极天幽隐，遁之谓欤。以六甲仪为直符，以二十四气为式局。六戊之下，贵神攸处。凡王师讨伐，料敌制胜，不离掌握之内，参合天人之理，则亏衄者鲜矣。因择其指要，别加编次，庶开卷而易晓也。

二十四气布局立成上中下上中下冬至天元一七四立春天元八五二坎小寒地
元 二八五艮雨水地元 九六三大寒人元三九六惊蛰人元一七四上中下上中下
春分天元三九六立夏天元四一七震清明地元 四一七巽小满地元 五二八谷雨
人元五二八芒种人元六三九上中下上中下夏至天元九三六立秋天元二五八离小
暑地元 八五二坤处暑地元 一四七大暑人元七一四白露人元九三六上中下上
中下秋分天元七一四立冬天元六九三兑寒露地元 六九三乾小雪地元 五八二
霜降人元五八二大雪人元四七一凡一节三气八节，各起主卦。冬至后阳遁，顺
数，自一至九。夏至后阴遁，逆数，自九至一。冬至后顺布六仪，逆布三奇
；夏至后顺布三奇，逆布六仪。

凡六甲为直符直事，乙为日奇，丙为月奇，丁为星奇，戊己庚辛壬癸为六仪。

凡常以直事加时宫，即知开、休、生三门所临。又以直符加时干，天上三奇与开、休、生三门合，则为吉道。有奇之门，可以出军行师吉，无不利。

凡九宫之法，盖天有九星，以镇九宫；地有九州，以应九土。其式托以灵龟。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而奇于二。九星者，从正北一宫顺数，天蓬一宫正北，天任八宫东北，天冲三宫正东，天辅四宫东南，天英九宫正南，天内二宫西南，天桂七宫正西，天心六宫西北，天禽中五寄坤二宫。

八门者，自西北起开门顺数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六宫，休一宫，生八宫，伤三宫，杜四宫，景九宫，死二宫，惊七宫。

凡用局法，甲己加仲为上元，加孟为中元，加季为下元。甲己仲者，甲子、甲午、己卯、己酉为甲己仲，各终五日为上元。甲己孟者，甲寅、甲申、己巳、己亥为甲己孟，各终五日为中元。甲己季者，甲辰、甲戌、己未、己丑为甲己季，各终五日为下元。以上甲己之日，看在是何节气之中，即知合用何局。但甲己日夜半生甲子，是甲子宫至黄昏甲戌，其六甲为直符直事也。假令冬至后甲子日寅时，用上元一局，夜半生甲子一，即休门直事，天蓬直符。逆布三奇六乙，日奇在九六丙，月奇在八六丁，星奇在七，便以休门直事加三宫，即开门在东北，休门在正东，生门在东南。又以直符在天蓬，加时干六丙八宫，即天任丙月奇与休门合，正东为有奇之门，吉。此时可以举兵行师，出其门吉。他皆仿此。假令夏至后用阴遁九局，甲子日卯时，为丁卯夜半生甲子，景门为直使、天英为直符，丁卯时六宫，顺布三奇六乙，日奇一六丙，月奇在二六丁，星奇在三，便以景门直使加时下六宫，即开门在正东，休门在东南，生门在正南。又以直符天英加时干六丁，日奇在东南，为有奇之门，可以出军行师，出奇门吉。

凡五日六十时周而复始。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

。

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若得天地人遁之时，出军最吉。生门合月奇，临六丁，为天遁，华盖日精所蔽。开门合日奇，加六己为地遁，紫微华盖所敌。休门与星奇合太阴，为人遁，后太阴所蔽。

凡时逢五不遇，即损其明，不可出兵行师。为时下之干克日干是也。假令甲日，庚时是也。

凡阳遁后一九，地二，凡地前二太阳，阴三六合。阴遁前一九天，二九地，后二太阴三六合。即陈于九天之上，伏藏于九地之下，伏兵于太阴之中，逃于六合之地。又曰：六甲为九天，六癸为九地，六丁为太阴，六己为六合。

凡地有三胜五不击。三胜者，一胜天乙宫，二胜九地宫，三胜居生门。五不击者，一不击天乙宫，二不击九地宫，三不击生门宫，四不击九地宫，五不击直使宫。

凡三甲明主客胜负。时逢上局，仲甲之时，关格，刑德在门，不可以出战。

上局甲子、甲午时是也。中局孟甲之时，刑气在内，德气在外，主客俱不利。中局甲寅、甲申时是也。下局季甲之时，阳气在外，阴气在内，此时显赫，利以出军，利为客，吉。又曰三甲之时，阳星加时吉，阴星加时凶。阳星者，天蓬、天壬、天冲、天辅、天禽也。阴星者，天英、天芮、天柱、天心是也。

凡时有五阳。若得甲乙丙丁戊为五阳时，善神治事。甲为德，丙为威，皆利客不利主。客宜先举，则高旗鸣鼓大喊，扬威武。主宜低旗待敌，以候天时。若得己庚辛壬癸时，为五阴时，恶神治事，利主不利客。见阵利后动，惟宜设谋，秘密偷寨研营。

凡天网四张之时，不可以出。当看天乙居何宫。若在一二三四宫，尺寸低人，即可扬声而出。若天上直符居六七八九宫，尺寸过人，为天网四张，不可举兵。

凡十干相加凶时，纵有吉宿奇门，不可兴师举众。

凡青龙反首之时，六甲加六丙是也。飞鸟跌穴之时，六丙加六甲。以上二时，百战百胜。

凡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水。六癸加六乙，名滕蛇夭乔。此时不可举兵。

六辛加六乙，名白虎猖强。六乙加六辛，名青龙避走。此时凶。

凡六癸所加，名之为格。六丙加临，名之为勃。遇勃紊乱纪纲，值格则斗伤主客。六丁加日干，名为伏干格。日干加六庚，名飞干格。六庚加值符，名伏宫格。直符加六庚，名飞宫格。

凡六丙加今日干，名之为勃。此时防下有勃乱者。

凡太白入荧惑，谓六庚加六丙是也。若荧惑入太白，谓六丙加六庚是也。经曰：金入火而贼来，火入金而贼退。

凡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此时凶，勿斗敌。贼若奔亡，亦不可袭逐。

凡六庚加六癸，名大格时，凶。逃者不可追。

凡子加午为伏吟。

凡午加子为反吟，不可举兵行师，凶。

凡六仪击刑，不可用。今日甲子直符时，加卯加三宫是也。甲戌直符时，加未加二宫。甲申直符时，加寅加八宫。甲午直符时，加午加九宫。甲辰直符时，加辰加四宫。甲寅直符时，加巳加四宫。己上是六仪击刑是也。

凡三奇入墓凶，不可用。乙为日奇临于坤，丙为月奇，丁为星奇临六宫天门。

己上是三奇入墓。乙未丙戌时，亦为奇入墓。六宫，天门戊也。

凡言向三避五之时，谓三宫震发，生而为吉；五象中宫无门户，死气而为凶。

凡时下宫三为吉，五为凶也。生气利为百事，如甲子用丙寅时之类。五为害气，百事皆凶，如甲子日用戊辰时之类。

凡三奇得使最为吉良。谓甲戌、甲午乙为使，甲子、甲申丙为使，甲寅、甲辰丁为使。假令阳五局，乙庚之日，人定为丁亥时，此时六乙日奇下临九宫，甲午是为乙奇得使。假令阳五局，丁壬之日，日中为丙午时，此时六丙月奇下临一宫，甲子是为丙奇得使。假令阳五局，丙之日，人定为己亥时，此六丁星奇下临四宫，甲辰是为丁奇得使。

凡地有八门。开门万事通达，利以将兵远出，显赫扬兵。休门利选练军旅，和合众情。生门阳气盛，宜贡献上书，兴兵举众。伤门主伤杀血光，惟宜弋

猎。

杜门不可出行，惟宜诛凶讨逆。景门宜上书贡献。死门宜射猎祭祀。惊门出入不安，惟宜擒奸捕盗。

凡时下得九星之名：天任、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宿吉；时下得天蓬、天英、天内、天桂，凶也。

凡宿山野欲屯营自固，或藏刑潜伏，有真人闭六戊之法。当于当旬戊上掘土，六斗于中央，分置六戊之上，持刀从鬼门左行一周，大小以六为法。安刀于取土之处，持刀念咒曰：泰山之阳，常山之阴，盗贼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闭以金关。千凶万祸，莫之敢干。于其中宿，不复出也。一说云，凡置营垒讫，取有犊牛，系母于营中，置犊于外，依法闭六戊咒讫，即犊终不敢入，是验。

凡对敌制胜，有六甲阴符之术。经曰：为上将御敌者，须作六甲阴符法，令敌人自诛。故曰宁与人千金，不教人六甲之阴符。天地之间，此道最禁。藏之金柜，贯之于心。不传非人，勿泄。盗视者盲，盗读者症。若作六甲阴符，必须斋戒。若污犯，则无验矣。六甲之阴者，甲子旬阴在丁卯，其神兔头人身。甲戌旬阴在丁丑，其神牛头人身。甲申旬阴在丁亥，其神猪头人身。甲午旬阴在丁酉，其神鸡头人身。甲辰旬阴在丁未，其神羊头人身。甲寅旬阴在丁巳，其神蛇头人身。

凡作符法，常以月蚀之时，伐杜荆及梧桐等木阴枝，亦可以柏心，悉长九寸广二寸厚二寸，用雌黄色图画之，作像拜书其神名著像下。丁卯神名孔林旋，丁丑神名梁丘叔，丁亥神名陵盛陵，丁酉神名费阳明，丁未神名王屈奇，丁巳神明许咸池是也。凡画符，以锦绛为囊盛之，大将自随身，用兵时便出其六甲旬六甲之符于囊外，以指，敌人自散，不敢及兵也。

凡取木之时，必先斋戒。取酒一斗，鹿脯三斤，盐一盞，祝文祭，以白茅为{卅席}，北向再拜，祝曰：杜荆之先，百鬼之神，曾孙某甲欲与子俱游六甲之阴，百鬼之神与子俱游，某变化某身，以子所指，莫不服者。谨奉清酌美脯香盐，愿歆享之。咒讫，再拜，凡三咒之。事毕，乃伐取木，勿令秽污，亦勿令人近污物及鸡犬见之。先受持之法，斋戒五日，沐浴兰汤，食香洁净饭，无

食五辛之物。

及画符毕，以六甲之日夜半，醮之于方坛之上。置方坛一丈二尺外，方一十二丈，门十二辰门，以竹为算，长二尺或九尺，随地宿列之在四向。六阴之符置坛上，依位也。以色缯采各三尺五寸，上安酒三杯、脯三斤、盐一盞，白茆为{卅席}，北向北拜，跪呼其四方堂之长、六甲六阴神。假令甲子日，阴在丁卯，再拜呼其神而咒，以绛帛为囊盛之。阴符常随己身，则百鬼不能侵。以阴符指敌，则敌人自灭。如仓卒无坛者，但于庭中或野外画地为之，亦可。

凡能履阴阳符者，令敌人兵不起。为术之法：甲乙日平旦南向，丙丁日食时西向，戊己日日中北向，庚辛日日东向，壬癸日日入南向。以此日所向取方寸桃枝，画敌师姓名，着左履下，求者必得。履敌人之名，兵不起者，谓书敌人恐贼姓名着左履下，咒曰：敌人某甲不善大逆，轻毁天地日月，伐名木杜树，使神不得血食。神但持之，吾自与神诛击。阴阳神理，共来剪灭。先于符下画作人之像，从月建上来呼其人名，而随六甲之神所在灭之，则敌人死，仇自消亡矣。

凡亭亭白奸者。王章曰：亭亭者，天之贵神。背之而击其冲，为胜。推此之法，以月将加时神后下是亭亭所在。假令正月登明为月将，时加午，即亭亭所居。

白奸者，天之奸神，常与亭亭合于巳亥，格于寅申，当合之时皆格之，当格之时俱合之。宜背亭亭向白奸。推此之法，以月将加时，寅午戌上见孟神，即是白奸之位。常行亥寅巳申四孟。假令正月登明为月将，时加午登明孟神临，即白奸在亥。

凡六甲下营法。《三元经》曰：大将兵四出，统众屯营，必取其法则。其法以六甲为首，十时十日一移。圆车曰：以岁旬而为伏，或依岁月，或取六甲旬首，而排布之。大将居青龙，六甲为青龙；旗鼓居蓬星，六乙为蓬星；士卒居明堂，六丙为明堂；伏兵居太阴，六丁为太阴；军门居天门，六戊为天门；小将居地户；斩罚居天狱，六庚为天狱；判断居天庭，六辛为天庭；囚系粮储居天牢，六壬为天牢；府库甲仗居天藏，六癸为天藏。仿此。假令甲己之日，青龙在子，大将居之。蓬星在丑，旗鼓居之。明堂在寅，士卒居之。大阴在卯，伏兵居之。天门在辰，军门居之。地伏在巳，小将居之。天狱在午，斩伐

居之。天庭在未，判断居之。天牢在申，囚系粮储居之。天藏在酉，府藏甲伏居之。

凡欲行千里，禹步，咒曰：六甲九章，天圆地方。四时五行，日月为光。禹为治道，蚩尤为兵，苍龙挟毂，白虎持衡。荧惑前引，辟除不祥。北斗诛伐，除去凶殃。五祥从我，周旋四方。当我者死，向我者亡。左社右稷，寇贼伏匿。行者有善，求者有福。五神我，所愿者得。急急如律令。

凡出天门，入地户，过太阴，居青龙法。经曰：初兵出天门，六戊也；入地户，六己也；过太阴，六丁也；居青龙，六甲也。居其下，百战百胜。假令冬至上元甲巳之日半夜生甲子，初起兵出天门辰地，入地户巳地，过太阴卯地，居青龙子地，即百战百胜。又一法曰：出天门者，出天上，六戊在一宫；入地上，地户在九宫；过天上，太阴在七宫；居天上，青龙在一宫。他仿此。

凡欲伏匿藏刑法。伍子胥曰：当乘青龙六甲也，历蓬星六乙也，过明堂六丙也，出天门六戊也，入地户六己也，还太阴六丁也，取草折半障人中半，入天藏六癸也。假令六甲日半夜生甲子，欲伏匿者，初从子地六甲也，历丑六乙也，过寅六丙，出辰六戊，入巳六己，还卯六丁，取草折半障人半，置卯地六丁，而入酉六癸。去人不见者，过太阴时，咒曰：天翻地覆，凡道皆塞，有来追我，至此而极。径入天藏，慎勿反顾。庚为天狱，辛为天庭，壬为天牢，宜避之，向之即被束缚。

凡涉于险厄之中。经曰：山河水涧之际，兵不复移转，若敌从利方上来，即视天时。若阳时者，令士卒皆前袒左肩，引声大呼，鸣钟击鼓，先举而击之。若阴时，令士卒衔枚驻马桴鼓不鸣，静以待之。若敌四面围之者，当分兵为三部，一居月建之上，一居日德或月德之上，一居生神之上，监军大将居亭亭之上，引兵而击之，则大胜。

凡三奇六仪。《三元经》曰：三奇游于六甲，利以宴乐欢悦，此时惟宜宴会为喜乐之事。六仪者，六甲也。三奇者，乙丙丁也。谓丙乙丁游于六仪之上。甲子旬有庚午，甲戌旬有己卯，甲申旬有戊子，甲午旬有丁酉，甲辰旬有丙午，甲寅旬有乙卯。此为三奇游六仪，又名玉女守门之时。假令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日中庚午时，是玉女守门也。

凡天辅之时。《三元经》曰：天辅之时，有罚勿疑。斧锁在前，天犹救之。

谓甲己之日时下得己，乙庚丙辛丁壬癸日时下得甲。假令甲己之日禺中，乙庚之日晡时，丙辛之日日中，丁壬日食时，戊癸日平旦，是天辅之时也。凡此时有罪者，皆可消释矣。

凡遁甲择日。葛洪曰：遁甲择出军征讨兴造百事者，其中有宝日、义日、制日、伐日也。宝日者为上吉，谓日干生支也：甲午、乙巳、丙戌、丁丑、丁未、戊申、己酉、庚子、辛亥、壬寅、癸卯。义日者为次吉，谓其日支生干也：甲子、乙亥、丙寅、丁卯、戊午、己巳、壬申、庚辰、癸酉、庚戌、辛未、辛丑是也。

制日者为中平，谓上制于下，谓干克支也：甲辰、甲戌乙、未、乙丑、丙申、丁酉、戊子、己亥、庚寅、辛卯、壬午、癸巳，中平也。伐日者下伐于上也，谓支克干也，为凶日：甲申、乙酉、丙子、丁亥、戊寅、乙卯、庚午、辛巳、壬辰、壬戌、癸未、癸丑。已上日不宜出军。

凡急则从神，缓则从门。《三元经》曰：谓有急难事不得择日时并三奇吉门者，当于太乙所居宫及直符之神所临而出。若缓，则可待三奇吉门而去。凡天乙居直符宫天上六戊所在，出其方并吉，为六戊常为天门故也。假令冬至上元阳一局，甲己之日，平旦为丙寅时，此时天一加六丙为八宫，直符在一宫，六戊在一宫，若有急事，可于东北天一正北直符六戊下，皆吉也。

玉女局法。玉女经门闭局之法：空庭巷野以六数为法，或六尺六步六丈，郊野二百四十步尺皆可也。十二日从干入，然乃下算，得筹为室中六尺为局，庭中六丈为方，巷野六十步画地。玉女行筹法：子日取子止筹投于戌上，以丑筹投于卯日，依颂文次第行筹。法曰：鼠行失穴入狗市，牛向兔园食甘草，猛虎耽耽来到巳，兔向牛栏伏不起，龙来马厩因留止，腾蛇宛转归申里，马入龙泉饮甘水，羊厩易处来其酉，猿猴击攫北奔亥，鸡飞落泊牛栏里，犬向子地捕其鼠，猪投虎次窟自求死。度算行筹呼神次第，一青龙移第一算，仰天大呼青龙下地。皆仿此。

二朱雀，三勾陈，四白虎，五玄武，六六合。每行一数第呼一神，行六算

毕，即从地户上出。

凡地户所在立成：子丑日在乙，寅在庚，卯辰日在丁，巳日在壬，午未日在辛，申日在甲，酉日在巽，戌日在癸，亥日在丙也。

凡天门所在立成：子丑寅日在丙，卯辰巳日在庚，午未申日在壬，酉戌亥日在申。

凡玉女所在立成：子日在庚，丑日在辛，寅日在乾，卯日在壬，辰日在癸，巳日在艮，午日在甲，未日在乙，申日在巽，酉日在丙，戌日在丁，亥日在坤。

凡出军不得三奇吉门，或遇敌临事不得已者，当须变机乃作。

玉女反闭局用算行筹，取天门地户玉女所在，依法为之。上将军入地户出天门，统兵破敌得玉女所助，无不决胜。玄女诀曰：当敌安营深入敌境，或被奇伏强暴掩袭，当是时又课遁无门，军师主将以为法，呼神投算，先成为天门，后成为地户。阴呼六旬中玉女祝之出天门，破敌亿万之众，莫之敢当。若兵努不利欲退军，呼玉女祝而去地户，以左手把刀，背手而画断地脉，为闭地户。仍以左手取寸草障人中半，勿反顾而去，人鬼不觉去踪矣。

步局法。室中六步，野外营中六十步四尺，表四维十二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布列以定。用左手持尺二等六筮，甲日从甲入，乙日从乙入丙丁庚辛壬癸皆从西北东南入，戊己日从坤艮入，次从今日日辰布下六算之。假如子日先布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置丑上，画六算置巳上，毕，乃投算呼六神，并皆阴诵咒文，大呼六辰。依日辰起，第一算投之于子上，先于子上投第一算，阴诵“鼠行失穴入狗市”，便以算转安戌上，大呼青龙下。次于丑上取第二算，阴诵“牛入兔园食甘草”，即投算转安卯上，大呼朱雀下。次到寅上取第三算，阴诵“猛虎眈眈来到巳”，即投算转安巳上，大呼腾蛇下。即于卯上取第四算，阴诵“兔入牛栏伏不起”，即投算转安丑上，大呼勾陈下。以次辰于辰上取第五算，阴诵“龙入马厩因留止”，即便投算转安午上，大呼白虎下。次于巳上取第六算，阴诵“腾蛇宛转归申里”，即投算转安申上，大呼玄武下。次日四孟之日，地户不成，将初筹成上算安午位，投于辰，阴诵“马入龙泉饮甘水”，地户便成。乃出地户乙，入天门丙，取丑上算，开天门取申上算，闭地

户。仍出地户，入天门。时左手提刀，画地闭之，乘玉女庚上去。他皆仿此。

右伴十二次并随日辰为投算之首，晓达之士秘而行之。